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北京出版社

叁輯・玖册目錄

古律經傳附考五卷 〔清〕紀大奎撰 …… 一

左傳分國纂畧十六卷 〔清〕盧元昌撰 …… 六九

麟指嚴四卷 〔明〕金兆清撰 …… 三三三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四卷 〔清〕沈赤然撰 …… 五〇一

孔子文昌孝經合刻二卷附録一卷 〔清〕李鳳彩輯 附 周福山輯 …… 五五一

孝經易知一卷 〔清〕耿介撰 …… 五八三

論語雅言二十卷 〔清〕董增齡撰 …… 六〇一

四書經疑問對八卷 〔元〕董彝撰 …… 七六七

〔清〕紀大奎撰

古律經傳附考五卷

清嘉慶二十年刻本

余伯兄愼齋輯尙書周官禮記左傳國語之言律呂者疏而論之爲古律經傳附考一書自史漢及歷代諸儒之說無一合者而惟呂覽伏生之說爲可採人或以爲奇今舉尙書周官禮記左傳國語之言以史漢及歷代諸儒之說解之卒無一義之可通而於金石匏竹之音無一之可合以附考之說求之義通而音無不合則余兄此書信奇矣然兄嘗謂樂之原本於天地非聖人不可得而知及夫律呂定則器數聲音之末乃矇瞍之所得知而儒者反以其穿鑿轇輵

之見愈求而愈失則由於不知圜鍾之爲中律不知黃鍾之宮之爲中律又由於初定六律之不用中律是以知有六律而不知有中律知中律則六律之上下七律之還宮夫人得而知之不難矣是則附考之說謂之奇可也謂之至平而無奇亦可也乾隆壬子冬幼弟大庚錄是編於山左昌樂署中越十有七年嘉慶戊辰而大畢得請於伯兄校而梓之於什邡署之西塾又七年始獲通其說而爲之記其大畧如此

嘉慶乙亥秋八月第三弟大畢雨民氏謹識

古律經傳附考目錄

卷一

禮記月令十三律

附 呂氏春秋八則 生鍾實附

中聲以次制十二筒圖

黃鍾之宮圖

太蔟金奏圖

六律參半爲六呂圖

六呂陰陽別爲一均圖

律呂合聲次序全圖

淸角圖

陰陽上下合而成章終則復始極則復反之圖

律管長短上下生圖

卷二

尙書二則

附 尙書大傳三則

左右五鍾圖

鄭汪左右五鍾圖

卷三上

周官大司樂二則

天樂四調圖

地樂四調圖

人樂四調圖

徵招角招圖附

卷三下

大師一則
典同一則
笙師一則
禮樂記二則
武音不及商聲圖
禮運一則
還宮圖
孔氏疏十二管還宮圖
仲呂別生六管圖
玉藻一則
佩玉左右圖

卷四
國語四則
大鈞圖
細鈞圖
武王伐紂四宮之樂圖
無射爲之大林圖
左傳三則
卷五
管子一則
絲音三分損益相生同一均圖
律音三分損益相生間一均圖
淮南子二則
諸儒還宮五音相生比正音不比正音圖
二十四律全圖
字譜附
楚辭一則
楚辭四上競氣圖
還宮聲變圖
陰陽交應圖
歷代燕樂虛比律呂之名圖
周官樂教論附

古論律呂之言國語最暢然反覆讀之不能了然蓄疑於心已非一日忽以周官月令諸書參合別得一解作國語七律說數首覽者病其未詳因復輯此以備論周律者採擇云

乾隆壬子冬十月紀大奎識

古律經傳附考卷一

臨川紀大奎

先儒言律呂者皆舉月令之文或謂周公作月令或云呂氏所作呂氏春秋十二紀皆首月令顧其文殊不類意者月令古春秋紀呂氏雜以秦歷冠諸篇首史記謂不韋刪拾春秋者是也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樂之原殆不可考呂氏謂黃帝始命伶倫造律秦焚經籍古樂書亡呂氏猶見前世典籍造律之法與周官國語六

同六間之義不相刺謬庶幾有所自者與姑采其紀樂諸篇考而論之以備月令十三律之說以其言自黃帝始也錄之為卷一

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律中太蔟。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律中仲呂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季夏之月律中林鍾。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孟秋之月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孟冬之月律中應鍾。仲冬之月律中黃鍾。季冬之月律中大呂。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　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

謹按自漢以後言樂者皆曰六律為陽六呂為陰

然此實兩均之陰陽也若以一均之陰陽言之則六律之陽亦有陽之陰六呂之陰亦有陰之陽六律之陽必以六律之陰應之而不能以六呂應六呂之陰必以六呂之陽應之而不能以六律應蓋凡人聲之發合于律者輾轉抑揚皆在律音之中而自不雜于呂入于呂者輾轉抑揚皆在呂音之中而自不雜于律此天地自然之聲也天地自然有此兩均故制樂者必兼定律呂人聲自然出于一均故用樂者必不兼用律呂古人但言六律蓋

專用律音也曰七律者六律之先有中律焉其七音也古人審音之法必就一均之音以高下之次定之爲律然後參律之間以求之爲呂律定則呂亦定呂氏此段專言初定之律也黃鍾之宫者中律也就一均高下次序審其中間一聲爲中聲吹律以合之爲中律中律定由是以次而高凡六聲爲六律之陽以次而下凡六聲爲六律之陰故曰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高者爲雄下者爲雌雄即周官之陽聲所謂六律也雌即周官之陰聲所

謂六同也音同于律故曰六同言雌與雄之必同聲相應也次一之下聲與次六之高聲應爲一音次二之下聲與次五之高聲應爲一音次三之下聲與次四之高聲應爲一音次四之下聲與次三之高聲應爲一音次五之下聲與次二之高聲應爲一音次六之下聲與次一之高聲應爲一音得聲凡十二爲音六皆自中律一音以次高下按序求之而自合于一均故曰以此黃鍾之宫適合黃鍾之宫皆可以生之然生至六音而止再進一音

以求之則仍與中律應再進二音以求之則又與次一之音應此音之所以止于七律之所以止于十二天地自然之節也中律命曰含少者六律皆有高下兩聲亦命爲老聲少聲惟中聲在高下之間若再應之以高聲則太抗再應之以下聲則太濁皆非天地自然之和故六律兩聲而中律止用一聲老少相涵是曰含少也竅厚鈞者凡六律陰陽二筒長短相同仰而吹之以揚其聲則爲雄鳴俯而吹之以低其聲則爲雌鳴仰吹之管稍利于

薄俯吹之管稍利于厚中律短薄則易揚故竅厚鈞俯仰一聲使不得揚之極高也合之共十三聲爲音七由是以制諸器焉若夫播之于樂止用五音蓋天地自然之音必備于七天地自然之音之發于人聲者必囿于五轉輾相間有不期然而然者俗樂之七音參錯非自然之發也音發于五故制樂之初以中律爲陰陽之本靜而不用于六律之中審爲宫商角徵羽之次而空其角徵間之一律由是十二律之中宫與宫應商與商應角與角

變徵與徵應羽與羽應蓋夫律五音之選定矣此古人所以但言六律者曰律謂其管中律蓋本其初制五音之韻用皆律也蓋律之五音既定則簡之長短皆有一定之數用于其兩各以長短之次爲其參差之聲參差者兩律相去之間之半即國語所謂六間當間雜于正律之間也由是以備兩均之聲而六呂之五音亦定矣以中律生六律即由六律制六呂而十二月之十三律備焉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也

或曰中央律在十二律之先而命之曰黃鍾之宮何也曰此從六律之動以旋宮名之也中律曰含少曰嬴內皆靜象也五音之所未屬也蓋五音初定之時止用六律中律靜而不用五音既定之後樂制愈詳然後旋宮之法生六律之音不足以備旋宮之用必合七音而始足于是中律乃與六律並用或動而爲宮或爲商或爲角或爲徵或爲羽因以金奏旋鍾之名表之曰黃鍾之宮蓋制律所以均鍾八音首金樂以金奏爲重金奏以商鍾爲名商音屬金從其類也黃鍾首商則中律得宮故中律爲黃鍾金奏之宮也然則中律爲黃鍾之宮黃鍾爲太蔟之宮太蔟爲姑洗之宮姑洗爲蕤賓之宮蕤賓爲夷則之宮夷則爲無射之宮矣國語云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太蔟者正宮之商音也以太蔟爲金奏之正名是黃鍾爲太蔟之宮也此金奏以商鍾名之一證也周官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之類所用旋宮十有二調皆言金奏皆以商名此又金奏以商鍾名之一證也故黃鍾

商則中律得宮姑洗商則中律得羽蕤賓商則中律得徵無射商則中律得角以旋宮爲主故命之曰黃鍾之宮此蓋從其用而名之非伶倫吹律之始之即有此名也

然則史漢以黃鍾之宮爲黃鍾律者何也曰此以黃鍾宮與黃鍾之宮混而解之乃漢儒之誤也黃鍾宮者正宮也本宮也黃鍾之宮者中宮也言黃鍾本宮之上又以黃鍾之首律爲宮故曰黃鍾之宮一若黃鍾之尊之者然漢時不知中律在六律

之先與六律合爲七音而誤以中央黃鍾之宮在六律之內即以黃鍾一律當之于是旋宮之法不可得而明蓋六律不能備七音之數不得不于六呂之內參差以求之因比例于絲音長短之變遂以兩均之管錯取爲一均故史志援引呂氏之說皆以雄鳴六爲六律雌鳴六爲六呂不知聲之高者爲雄下者爲雌大呂之聲高于黃鍾夾鍾之聲高于太蔟仲呂之聲高于姑洗呂聲以次皆高于律高者反謂之雌下者反謂之雄其誤一中聲以

上漸高者皆爲雄鳴中聲以下漸低者皆爲雌鳴若六律六呂雌雄相間是高者既爲雄鳴又爲雌鳴低者既爲雌鳴又爲雄鳴雌雄無一定之分高下無一定之界其誤二雄鳴雌鳴取其高下相應兩聲合爲一音故聲同則相應聲不同則不相應今試截竹吹之以大呂之呂應黃鍾之律夾鍾之呂應太蔟之律仲呂之呂應姑洗之律林鍾之呂應蕤賓之律南呂之呂應夷則之律應鍾之呂應無射之律既必不能且不應則既乖雌雄之本義果應則又缺七律之一音其誤三矣凡此皆不考之于律管聲音之實故也

然則律呂兩均既不可合而六律之陰聲亦以六呂之名名之者何也曰律呂兩均皆有陰陽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聲之名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聲之名者律呂兩均之所同也是故有黃鍾之律亦有黃鍾之呂有大呂之呂亦有大呂之律太蔟夾鍾以下莫不皆然其不同者六律之陽聲以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

無射爲次取陰聲以應之則以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爲次六呂之陰聲以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次取陽聲以應之則以黃鍾無射夷則蕤賓姑洗太蔟爲次各以其次相應十二律自下而上陰逆而陽順十二呂自下而上陽逆而陰順律屬陽以發舒爲主故高者爲陽聲下者爲陰聲陽以倡陰如娶妻然呂屬陰以收斂爲主故高者爲陰聲下者爲陽聲陰以涵陽如生子然是以呂之大呂高于中聲而律之大呂則最低矣

律之黃鍾高于中聲而呂之黃鍾則最低矣後之樂譜所以有黃鍾最濁配以笛管合字之說殆古時歌調音譜之所遺蓋呂聲之黃鍾也非律聲之黃鍾也曰然則亦有中聲之呂乎曰有之凡聲言陰則必有陽可知矣言陽則必有陰可知矣言陰陽則必有陰陽之中可知矣有十二律之陰陽必有十二律之中聲而後律音備有十二呂之陰陽必有十二呂之中聲而後呂音備是故有中律有中呂猶中央土之有戊己也中呂爲大呂之宮亦可曰黃鍾之宮以黃鍾大呂本同一音故也律呂初定之時止用律而不用呂其用律也亦止用正宮而不用旋宮故中聲靜而不用中聲之律不用則中聲之呂更可以不及此所以不言中呂而非其無中呂也非朝廟之樂則呂亦兼用若以十二呂旋宮取調則必合中呂以備七音猶六律之必合中律爲七律矣

中聲以次制十二筒圖

大呂	應鍾	南呂	函鍾	小呂	夾鍾	中[illegible]	黃鍾	太蔟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下宮	下商	下角	•	下徵	下羽	○	上宮	上商	上角	•	上徵	上羽

此六律之陰陽一均即周官大師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者是也上下聲合故曰六同與六呂之爲六間者大異周官文見第三卷下

黃鍾之宮圖

宮	商	角	•	徵	羽	○	宮	商	角	•	徵	羽
大呂	應鍾	南呂	函鍾	小呂	夾鍾	中律	黃鍾	太蔟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商	角	•	徵	羽	○	宮	商	角	•	徵	羽	○

金奏○黃鍾爲金奏商鍾則中律得宮也

太族金奏圖

大呂 宮
應鍾 商
南呂 角
函鍾 ●
小呂 徵
夾鍾 羽
中律 ○
黃鍾 閏正宮
太族 閏金奏○
姑洗 角
蕤賓 ●
夷則 徵
無射 羽

金奏以商鍾立名此黃鍾正宮之商鍾也故國語特表之曰太族所以金奏文見第四卷

六律參半為六呂圖

○黃鍾子宮律
呂宮 大呂丑●
○太族寅商律
呂商 夾鍾卯●
○姑洗辰角律
呂角 仲呂巳●
○蕤賓午空律
呂空 林鍾未●
○夷則申徵律
呂徵 南呂酉●
○無射戌羽律
呂羽 應鍾亥●

此即國語六閒也六呂閒于正律其律聲不相合別為一均故曰律呂不易文見第四卷朝廟正樂皆用六律六閒不用閒律也

六呂陰陽為一均圖

黃鍾 下宮
無射 下商
夷則 下角
蕤賓 ●
姑洗 下徵
太族 下羽
中 ○
大呂 上宮
夾鍾 上商
仲呂 上角
林鍾 ●
南呂 上徵
應鍾 上羽

[illegible]

此即六閒之陰陽一均也六律正聲屬陽以倡陰故高者為陽下者為陰取陰以配陽也六呂閒聲屬陰陰以和陽故高者為陰下者為陽取陽以應陰也

律呂合聲次序全圖

宮律 黃鍾子○ 大呂丑
宮呂 大呂丑● 黃鍾子
商律 太族寅○ 應鍾亥
商呂 夾鍾卯● 無射戌
角律 姑洗辰○ 南呂酉
角呂 仲呂巳● 夷則申
空律 蕤賓午○ 林鍾未
空呂 林鍾未● 蕤賓午
徵律 夷則申○ 小呂巳
徵呂 南呂酉● 姑洗辰
羽律 無射戌○ 夾鍾卯
羽呂 應鍾亥● 太族寅

一陽二陽相應一陰二陰相應三畫未成以靜而自應其幾漸長也三畫既成則陰陽相交三陽以六陰應三陰以六陽應五陽以四陰應五陰以四陽應皆合之得九故聲音之應能[illegible]天地之數相通亦自然之理也律呂二十四應符二十四氣之理

（又）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此以中律所生十二筩之聲制為一均之鍾也陰陽之氣主乎動中主乎靜故鍾有十二而中律不與焉六律止用五音而蕤賓函鍾亦與者五音之發必空一律而後和論其序之之始宮商角在內徵羽在外即黃鍾正宮蕤賓當其空隔者也若徵羽在內宮商角在外則蕤賓得宮而姑洗當其空

隔黃帝之時旋宮不盡用而此宮則兼用之亦取其中律之靜也此十二鍾之所以必備也後人謂調有黃帝清角之名蓋即蕤賓宮中無射得角聲者律至無射而極遂以最高立調名謂之曰清角以其始于黃帝十二鍾兼用之宮曰黃帝清角也仲春晝夜均平于其時始奏之以應一均陰陽之和也日在奎者呂氏不知歷法誤以當時日躔紀之也英韶咸池唐虞亦以名樂殆取黃帝始和五音之意也

清角圖

宮大呂下徵
商應鍾羽
角南呂○
●函鍾宮
徵小呂商
羽夾鍾角
○中●中律靜而不用
宮黃鍾徵
商太蔟羽
角姑洗○
●蕤賓宮
徵夷則商
羽無射清角○最高之聲角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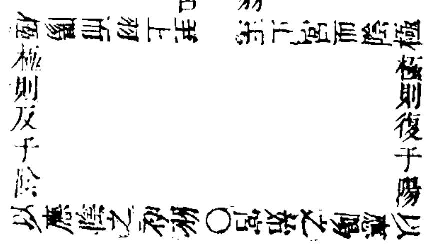
（仲夏紀大樂篇）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

此統言律呂之理也中律者太一之象也六律六呂者兩儀之象也律呂各成一均而即各有一均之上下者兩儀出陰陽之象也上宮與下宮合上商與下商合上角與下角合兩聲而一音變化離合律呂之用莫不皆同者樂之常道即天地之常

道也陽自中而上始于宮終于羽陰自中而下始于羽終于宮陽終則陰始陰終則陽始故上羽陽之極也陽極則反于陰以上羽應陰之初羽下宮陰之極也陰極則反于陽以下宮應陽之始宮陰陽二聲皆有所止終始相生流轉不息故曰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也或曰此言旋宮流轉變化不窮皆不外此十三聲之中也此段律呂之理可謂精矣

陰陽上下合而成章終則復始極則復反之圖

大呂	下宮	陰終
應鍾	下商	五陰
南呂	下角	四陰
函鍾	●	三陰
小呂	下徵	二陰
夾鍾	下羽	陰始于羽
中律	○	本于太一
黃鍾	上宮	陽始于宮
太蔟	上商	二陽
姑洗	上角	三陽
蕤賓	●	四陽
夷則	上徵	五陽
無射	上羽	陽終



（又）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

此專言一均之聲也調者合其聲以應天地之和也陰陽之聲取其相調愈以見雄鳴雌鳴之必兩聲而一音也若但知六律為陽六呂為陰不知律呂陰陽分為兩均而必不可以合用則所謂陰陽之調者終不可得而明矣

（又）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

此亦專言一均之聲也一即中律一聲之謂也十二筒陰陽高下皆由此聲以次制之故曰制令兩即雌雄兩聲之謂也雌與雄高下相應陰陽相和不乖于聽故曰從聽一之聲一兩之聲六此一均七音十三聲之制也若以黃鍾之律即黃鍾之宮則中聲固已在六陽律之內可謂之兩不可謂之一一不可得而見則所謂制令者不復可曉矣以六律六呂之兩均即雄鳴雌鳴則高下不能以相應陰陽不得以相和其體雖兩而其音不合兩不可得而合則所謂從聽者不復可曉矣從聽之兩如俗樂之低工應高工低尺應高尺兩聲而一音

也俗樂字譜七聲除一凡不用其三聲連用者為上尺工猶之宮商角也二聲連用者高者為六五猶上徵上羽也低者為合四猶下徵下羽也俗樂古樂之異在聲調其所用之七音則皆律呂所生之音猶俗詩古詩之異在辭句其所用之字則皆書契所作之字字與音惟所用而已矣

仲夏紀適音篇　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

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此言一均十三聲之不可過也太鉅太小以鍾質之厚薄言之也太清太濁以衆器人聲之高下言之也六陽之聲以次漸高則鍾之內空漸狹而質漸厚厚至無射而止過此則太鉅矣左傳所謂大者不檒檒則不容是也六陰之聲以次漸下則鍾之內空漸闊而質漸薄薄至大呂而止過此則太小矣左傳所謂小者不窕窕則不咸是也六陽聲清至無射上羽而極過此則太清矣六陰聲濁至大呂下宮而極過此則太濁矣國語所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亦國語之文也見第四卷凡為樂者以大呂至無射十三聲為鈞則無太鉅太清太小太濁之弊故十三聲者

小大輕重之衷也十三聲為小大輕重之衷而黃鍾之宮則又為十二律清濁之衷蓋自此而上漸清為陽自此而下漸濁為陰中律居乎清濁之間為陰陽遞生之本故曰清濁之衷也若不知一均中陰陽清濁之截然兩界而聲氣自通而但誤以律呂之陰陽參錯者為一均之陰陽致使十二律中清濁全不相應清濁之聲不應清濁之界不明則所謂清濁之衷者不可得而曉矣

季夏紀音律篇　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

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大蔟。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此明兩均十二律所以各有陰陽之合也。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月鍾其風者。鍾其合氣之風也。十二月皆有天地合氣之風以生十二律。是一律之聲必合天地陰陽之氣。故六律六呂皆各有陰陽相

合之兩聲也。天地陰陽相合之風氣正。則十二律陰陽相合之兩聲而一音者定矣。六律正律。六呂間律。故總言之則兩均之管亦曰十二律。

或曰。先儒以律中爲氣至灰飛之應。何也。曰。候氣之法。大抵按每月之律隨方以驗之。氣有淺深。律有長短。天地之氣陽內陰外。肇于子午。極于巳亥。以次而動。然埋管之法。今已不傳。則亦不必強以求之矣。

又 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

此合兩均六律六呂之管比其長短之數而得三分損益之法。以見天地自然之妙也。六律六呂既定。于是按其十二管之長短。則黃鍾律最長。以次漸短爲大呂呂。太蔟律。夾鍾呂。姑洗律。仲呂呂。蕤

賓律。林鍾呂。夷則律。南呂呂。無射律。應鍾呂。而中極之律爲最短。約近黃鍾之半。故半律即中聲也。

淮南子九九八十一分之說。恭合縱黍八十一粒。因以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之一尺。而釐豪絲忽皆以九爲法。若正數以十爲法。縱黍八十一粒得黃鍾八寸一分。以驗十二管損益之數。則三分八寸一分損其一。合林鍾呂之五十四分。三分林鍾益其一。合太蔟律之七十二分。三分太蔟損其一合南呂呂之四十八分。三分南呂益其一合姑洗

律之六十四分三分姑洗損其一合應鐘呂之四十二分六六六三分應鐘益其一合蕤賓律之五十六分八八八自八十一分至此第七聲恰在長短十三聲之中間第七律當午方陰生之始故又逆而上生三分益其一合大呂呂之七十五分八五二三分大呂損其一合夷則律之五十分五六八三分夷則益其一合夾鐘呂之六十七分四二四三分夾鐘損其一合無射律之四十四分九四九三分無射益其一合仲呂呂之五十九分九三二而十二律呂二十四管之長短皆備三分仲呂損其一則反而合于中律之三十九分九五五自蕤賓至此七聲合之共十三聲得律之極而數自中止不復有上生之位所謂極不生也以九寸始則極得四寸三分八三三一以八寸一分始則極得三十九分九五五數不同而長短法同皆得正聲七間聲六為六呂七律一定之次故凡律數倍半之間適符一歲十三律之聲此天地自然之理數也中律三十九分九五五正合其長三寸九分

為黃鐘之宮之說不言九五五者奇零省文也三分始終之數無六間中聲故古人用律不用呂六間之設以備其聲而已若欲用之則以蕤賓三分損一即合中呂三十七分九二六之數故蕤賓一陰之律可以逆而上生大呂呂亦可以順而下生中央呂也十二律分上七下五者下五之下有中央二律亦七也合之凡一十有四午未為上下之中自蕤賓以上數長者為上自林鍾以下數短者為下長生短為下生短生長為上生但言六律六呂之上下生者制律之初中律中呂皆不用故也凡此三分損益乃自然之數非人意計所能預揣亦可見天地本然有此兩均之聲而制律者之所以必兼制六間之呂此律呂二十四聲亦猶二十四氣之流行于一歲間也然黃帝初制必先審聲以求律參律以求呂律呂定而後有數蓋由聲以得數非推數以求聲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是也迨夫聲與數俱得有以悟夫三分損益天地自然之巧則後之人又轉可即

數以求聲矣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是也

附生鍾實（史記用三假數曰生鍾術生鍾分 此用九實數衍其術曰生鍾實）

或問史漢生鍾之法以子一丑三累乘之得亥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蔡氏謂三分損益窮于仲呂之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不盡二筭其數不行然則月令何以有中律也曰史記之法置一而九矣又復三之以爲法蓋本淮南十一三之爲積分之法然淮南史記以此爲損益之

假分則可後人以此爲積分之實數則不可蓋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于九分寸中釐豪絲忽之實均無所當而僅得三寸之實忽則固已非黃鍾之實而不可以此窮律呂之數矣若必借三分爲寸三寸爲尺以就其各以三成之數之實積則既非紀之以三之實義且又何以必用虛借之忽而不用九分之實忽以虛忽窮律呂之數而不得其極之一又何如以實忽窮律呂之數得其極之歸于一而無所待于假借也竊嘗推原其理既以九分爲寸九寸爲尺則數當以九爲法不必復以三爲法淮南子云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黃鍾之數立焉此以九爲法之理也故三者參之體也參者三之用也今以此法累之得宮一商九角八十一變徵七百二十九徵六千五百六十一羽五萬九千四十九變宮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爲黃鍾尺寸分釐豪絲忽之實律皆七音故數累于七一蠶所吐謂之忽九章云忽者數之始也以三分之黃鍾下

生林鍾三十五萬四千二百九十四林鍾上生太蔟四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太蔟下生南呂三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八南呂上生姑洗四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姑洗下生應鍾二十七萬九千九百三十六應鍾上生蕤賓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八蕤賓又上生大呂四十九萬七千六百六十四大呂下生夷則三十三萬一千七百七十六夷則上生夾鍾四十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八夾鍾下生無射二十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二無射上生仲

呂三十九萬三千二百一十六。仲呂下生中極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三分餘一數不行。故曰極不生。此黃鍾之實恰得一歲十三律之數也。是故黃鍾正宮以九寸爲一尺之實。由是一下一上而林鍾太蔟之變徵與商得寸之實。再下再上而南呂姑洗之徵與角得分之實。三下三上而應鍾㽔賓之羽與變徵得釐之實。一上一下而大呂夷則之宮與徵得豪之實。再上再下而夾鍾無射之商與羽得絲之實。三上三下而仲呂中極之角與

變宮得忽之實。于是七律六閒之數備而忽之極止于一。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一。故生之于三。成之于九。歸之于一。此律數所以合自然之道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以虛忽窮律呂之數而不得其極。不如以實忽窮律呂之數而得其極也。

若以史記法加月令中央一筭至亥亦得實忽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但其數虛實相閒。不若九數累六爲縱黍九九法尺寸分釐豪絲忽之實。葢諸儒不得月令中律之理。故不能用九九實筭因以史記生鍾分三累十一爲法。止得實數之絲不足損益之數。取亥終積分假筭之虛忽權爲黃鍾之實。而缺其實數之一累也。然史記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至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皆借言幾分黃鍾之幾數。乃筭法之命數。比並于黃鍾而命之卽所謂分母分子者。本未嘗附于分寸釐豪絲忽之定名。自班氏有函三爲一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云云之說。諸

儒因之遂皆誤以其法爲實矣。史記之法因律有十二。故爲十二筭。特借子丑寅卯之序以紀之。演其法則可以數十筭數百筭而不窮。班氏諸儒誤以子至亥分爲黃鍾之實積。則不得不窮于十二而非天地自然之數之必窮于十二。若九數累七筭之必窮于十三也。史記㽔賓下生。故大呂夾鍾仲呂僅得半數。必加倍以合律。所得半數虛而無著。葢不本律而本數故也。

古律經傳附考卷二

[illegible]　臨川紀大奎

唐虞夏商之樂其詳不可考尚書之言樂德與其效至矣器數之稱僅見于虞書六律五聲八音及夏書關石和鈞二語大約與伶倫次制雌雄各六之法無以異也余考尚書大傳始有六律六呂七始之云又有天子左右五鍾之說伏生爲秦博士及見未焚之書大傳一編當可採擇惜舉類未詳鄭氏之注不免訛謬亦沿襲之勢然也今錄其言律三條略爲論說以附尚書二條之後爲一卷

虞書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六律即雄鳴六雌鳴六之律也。陰陽之律各六。故言六律。而雌雄十二律之聲俱在其中矣。陰陽之間必有中律。故言六律以包雌雄而中律之聲亦在其中矣。曰六律五聲。可見陰陽六律本各具五聲。黃鍾宮太蔟商姑洗角夷則徵無射羽者六陽律之正宮五聲也。大呂宮應鍾商南呂角小呂徵夾鍾羽者六陰律之正宮五聲也。此六律之五聲相應陰陽調和。乃播之于八音之大端也。漢儒之言六律五聲也曰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參用律呂以備五聲。而謂古人言六律之即可以該六呂。其說似矣。然以聲考之則陰陽之五聲相應。律呂正閒之五聲不相應。故舉陽該陰以備五聲可也。舉正該閒以備五聲則不可。其誤一也。若以林鍾南呂爲六陰之律。則宮黃鍾者。徵小呂而斷不能徵林鍾。羽夾鍾而斷不能羽南呂。其誤二也。六律備正宮之五聲。故曰六律五聲。孟子亦曰六律正五音。原不待取足于呂。而漢儒之說。非取足于呂。則六律必不能備五聲。其誤三也。陽律亦取陰律爲五聲者。如正宮之徵小呂羽夾鍾。乃夷則無射高徵羽之應。以其近中聲平而協于聽。非夷則無射之不可爲徵羽也。漢儒徵林鍾羽南呂。而夷則無射必不可以爲徵羽。不知此二律當屬何聲。而六律竟斷斷不能以

五聲之間其誤四也。十二律中除中律及二空律不
用其所用于正宮者凡十律。漢儒五聲止三律二呂
而不能用者七。一宮之律大半虛設。其誤五也。律
有十二。音統于七。漢儒七律之外餘二律三呂。于
七音之內既無所位置。于七音之外又更無著落
其誤六也。若以其餘另為一均。無論律呂斷不能
參錯分均。且此七彼五既一全而一缺。兩均皆六
則七音俱不能備。其誤七也。十二律雌雄相應陰
陽合聲乃樂之大和。漢儒一宮之樂七律虛懸五
聲孤立。雌雄不得以相應。陰陽不得以相合。其誤
八也。此就黃鍾一宮言之已如此矣。原其致誤之
由始于淮南子之律呂各繇分。而諸儒即誤以淮
南子之所以各繇分者求律呂故也。

或曰五帝不相沿樂。唐虞各尚一宮。則六律不能
皆備。五聲者有之。而亦曰六律五聲者何也。曰六
律正宮之五聲正。則餘宮更無不正之患矣。故六
律五聲者制樂之統辭也。且六代尚宮雖各不同
而正宮未嘗廢而不用。故大傳有黃鍾蕤賓左右

五鍾天子出入之制。此經之在治忽出納五言節
大傳巡守貢聲觀風論俗之旨。出納五方之言。察
諸侯之治忽。與祭祀諸樂各尚一宮者不同。當亦
無異于天子出入之理。用正宮六律之五音也。先
儒謂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采詩而
納之于上。如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
也。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與時而颺之是也。此節帝既言左右有民宣力四
方則作服汝明者明等威于四方也。禮之教也。此
納五言汝聽者聽治忽于四方也。樂之教也。故上
文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而下文即曰欽四鄰。又
有明之記之庸之威之以為治四方之法。而禹即
贊之以光天之下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又儆之以慢遊是好敖虐明四方臣鄰之義。而深
見天子出入四方明禮昭樂以治天下之非偶然
也。此則當日之大旨也。

(夏書)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國語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

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鈞石爲王府之大法。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又云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古樂以中律及六陽六陰凡十二聲爲一鈞。陰聲漸下則鍾質漸薄而輕。陽聲漸高則鍾質漸厚而重。故大鈞鍾輕細鈞鍾重。重者以石爲衡使陽律之聲以次關通皆在一石之内。故曰關石。若重過于此則太高抑塞而不可通矣。其通乎陰陽也至于大呂而一鈞十三律之聲

已備。陰陽相應樂是以和。故曰和鈞。若又降而下之則出一鈞之外。太濁而不可以爲和矣。天子立鈞以制樂。使世世守其和而無縱佚之患。度量權衡皆于是乎正。故曰王府則有也。黃帝不用中律。制十二鍾爲一鈞。唐虞以後其制漸詳。周制奏陽聲衆器以陰應。奏陰聲衆器以陽應。故分高者爲細鈞。下者爲大鈞。細鈞之鍾曰鍾。大鈞之鍾曰鎛。過于大呂則太大。故曰甚大無鎛。所謂大不出鈞是也。然則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者。即和鈞之義也。

重不過石則關石之義也。關石則無過石之患矣。和鈞則無出鈞之患矣。故鈞石者制樂之大準也。國語大錢篇引此二語與無射篇之言鈞石互相發明。所謂律度量衡于是乎生也。

尚書大傳堯典　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于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于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

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正聲。六律正聲也。族。鄭氏云當爲奏。貢正聲而九族具成。言諸侯以九奏之樂貢于天子。皆尊用六律正聲。而不以閒聲之樂參其閒。樂出于一均。則聽之皆和。而律無姦物之虞。故曰具成也。鄭氏謂諸侯貢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非也。六律定而天下之正聲無不備。天子九奏之樂何待諸侯貢聲而始具。諸侯所貢之正聲。即天子六律所正之聲。樂異而聲不異也。貢者巡守之時進而奏

之非貢之于朝之謂也。葢天子有天子之樂，諸侯亦有諸侯之樂。要皆合于六律，乃天地自然之聲。雖禽獸之聲，細按之，猶莫不與律呂相關，而况于人，豈有異于此外而為聲者乎。故曰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今以人抑揚高下之聲，隨其所入之宮各有不同，而未有不得于五聲之和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審其正聲之所出入，皆不越乎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之間。故定之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箸其素。定以六律者，十二筩既

隨中律而生，而天下之正聲無或遺也。定以五聲者，調之所成，參一聲則不能諧也。定以八音者，雌雄相應之位也。定以七始者，七律皆可以為宮。凡祭祀大樂，歷代各倘一宮，而天子出入觀風論俗，則以正宮為主，而餘宮亦兼聽焉，以備人聲出入之端也。律先于呂，故謂之曰始。揚子云六始為律，六間為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漢儒言律呂，惟揚子此語庶有所本。可見律呂不得合用。既協者，有律有律之協，呂有呂之協也。素，猶現在也。樂者人性

之所自有，聖人以六律正聲，順其自然之調而著之，以合于天地自然之和，而非人私意有所增減于其間也。故曰五聲天音也，天地之音必和于五，不可多也，不可少也。八音天化也，雌鳴六律皆雄鳴，第八之音，天地陰陽合同而化，樂之所以和，故蔟以為八也。七始天統也，天地之聲以七而備，衆樂之調以七而全，無不通也，無不和也，而天下之樂于是乎定矣。樂與政通，而天下之治忽于是乎察矣，天下之言之出納于是乎審矣。

或曰：鄭注以七始為黃鍾、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歌聲不應此則去之者，何也？曰：漢儒知七始屬七音，而不知七音內之有中徵與六律而並舉，于是參合律呂以求之。以黃鍾、太蔟、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為七音之次，自班固以下莫不皆然。鄭氏此注有大呂而無林鍾，或按周官六律六同之序，于陽聲取其前四律，于陰聲取其前三律，然不惟于古制無一宮之可合，即漢儒各宮之中亦無一宮之可合者，但以序之在前者為始，則不

知用何義而斷之于七也或者以黃鍾子為天統
大呂丑為地統太族寅為人統姑洗辰為春蕤賓
午為夏南呂酉為秋應鍾亥為冬則不知春何以
必取季冬何以必取孟夏秋何以必取仲且不拔
之聲音可奏之實而但欲取天地人四時之虛義
以為之辭於樂何所用之也或者大呂即林鍾之
誤蓋鄭氏亦不能不沿漢志之舊說耳然舊說以
此為七音既已誤矣又以為七始則更甚焉彼以
此為七音者乃一宮之七音不能統七宮十二律

之全以為用而七始天統則固通天下之正音而
胥統之之謂也夫彼之所謂七律七音者既遺其
十二律之五若以此五律者能與七律應則不知
所應者之當屬何律若此五律者之既無所附則
彼七律者尚不能統十二律于一宮而又何以謂
之七始何以謂之天統也耶

(咎繇謨)　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于
前故更箸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
鄭氏注舜始欲改堯樂也詢均也

前堯典貢正聲者專定六律之聲也故但言六律
此詢十有二變者兼制六呂之聲也故並言六呂
以六呂之間聲為變聲非後世諸儒之所謂變聲
也尤奏之樂既以六律正聲為定矣然天地原有
兩均之聲故舜論人聲及鳥獸之變凡入于呂者
亦當有樂以合之而後天地之音備于是更箸四
時十二月所中氣候之律管以推極夫六律六呂
之用蓋郊廟諸樂以正聲為定而其餘則未嘗不
可以用變聲此道之所以廣也鄭氏謂舜始改堯

樂然實不過更箸變聲以入樂而于六律六呂之
制則固不必有所改也六呂皆有應聲故曰十有
二變六呂既為樂聲之變則當其用變聲之時即
始終皆六呂之樂雖宮調旋轉而總不以六律之
聲易之所謂律呂不易是也經傳中六律六呂並
舉者始見於此周官但言六律與六律之同同者
同於正律也舉正律之用而不及于間國語六律
之後別言六間而總之曰律呂不易是以六間為
六呂明呂聲之為間聲也間者不同于正律也彼

以間聲對正聲此以變聲對正聲其義俱顯而可
證未有以六律六呂之聲可參取之爲一均之樂
者其誤自漢諸儒始蓋未考大傳正變之分及國
語六間之義也六呂詳上卷

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太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
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
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
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大師奏
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以治顏貌顏

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
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
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
告入也

按鄭氏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
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
黃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
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
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周官樂師賈
氏疏用其說云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
大呂至仲呂也傳文臚舉六律並無六呂之名亦
無南北二鍾之目此與宮縣金奏鍾鎛兩鈞之制
不同鄭賈附會于傳文之外其意以黃鍾子應在
北大呂丑太蔟寅夾鍾卯姑洗辰仲呂巳以次居
東蕤賓午應在南林鍾未夷則申南呂酉無射戌
應鍾亥以次居西而以西五鍾未申酉戌亥之聲
應乎子東五鍾丑寅卯辰巳之聲應乎午蓋不按
之聲應之實而但以陰陽動靜方位進退之虛義

合之也夫律呂兩均固無相應之理如謂係一均
之陰陽則宮黃鍾者安得去太蔟姑洗之商角于
不用去太蔟姑洗不用而用應鍾南呂之商角則
又安能去仲呂夾鍾之徵羽而用夷則無射之徵
羽宮蕤賓者安必置夷則無射之商角于不用置
夷則無射不用而用仲呂夾鍾之商角則又安能
去黃鍾之徵而用大呂之徵夫高下越次則輕重
奪倫何以相和而成樂此按之古律斷不能以相
應者也即以漢儒之七聲言之黃鍾爲宮則太蔟

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
應鍾爲變宮而其餘五律不合音蕤賓爲宮則夷
則爲商無射爲角黃鍾爲變徵大呂爲徵夾鍾爲
羽仲呂爲變宮而其餘五律不合音今以西五鍾
之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與黃鍾應是有徵羽
而無商角五音不備何以相應其誤一變聲不入
樂而有應鍾其誤二夷則無射既于黃鍾之五聲
七聲無所屬而又欲其與黃鍾相應其誤三矣以
東五鍾之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與蕤賓應是

亦有徵羽而無商角其誤一變聲不入樂而有仲
呂其誤二太蔟姑洗既於蕤賓之五聲七聲無所
屬而又欲其與蕤賓相應其誤三矣若以東西五
鍾之旋宮按之亦無往而非此三誤者夫兩均之
樂並行而不悖七音之宮循環而不窮自然有以
通夫天地陰陽之理必欲按十二辰方位以求之
宜其聲之不能合矣

然則傳舉六律而曰左五鍾右五鍾者何也曰黃
鍾宮則太蔟商姑洗角夷則徵無射羽蕤賓宮則
夷則商無射角黃鍾徵太蔟羽此二宮者皆六律
全備五音而中律枯靜不用其餘四宮則不能不
用中律如無射宮則中律商黃鍾角姑洗徵蕤賓
羽而夷則太蔟爲空律夷則宮則無射商中律角
太蔟徵姑洗羽而蕤賓黃鍾爲空律姑洗宮則蕤
賓商夷則角中律徵黃鍾羽而太蔟無射爲空律
太蔟宮則姑洗商蕤賓角無射徵中律羽而黃鍾
夷則爲空律六律之中空其二律非中律則五音
不備是以黃帝制律之初鑄十二鍾以和五音止

用黃鍾蕤賓二宮唐虞以來郊廟諸樂不相沿宮
而天子出入猶倣初制雖鍾數不同而宮律無異
故左五鍾右五鍾者左右各有五聲之鍾左五鍾
謂蕤賓宮鍾也夷則商鍾也無射角鍾也黃鍾徵
鍾也太蔟羽鍾也姑洗空律不設焉以其蕤賓宮
也命之曰蕤賓右五鍾謂黃鍾宮鍾也太蔟商鍾
也姑洗角鍾也夷則徵鍾也無射羽鍾也蕤賓空
律不設焉以其黃鍾宮也命之曰黃鍾出則撞黃
鍾言撞黃鍾宮之鍾也非謂黃鍾一鍾已也故曰

右五鍾皆應。謂黃鍾之五鍾以五聲相應也。入則撞蕤賓。言撞蕤賓宮之鍾也。非謂蕤賓一鍾已也。故曰左五鍾皆應。謂蕤賓之五鍾以五聲相應也。左傳作林鍾。分大呂。蓋亦林鍾宮之五鍾。大呂宮之五鍾。非一鍾之謂也。黃鍾屬子。蕤賓屬午。一陽生于子。黃鍾之五宮。乃一陽之正宮也。一陰生于午。蕤賓之五鍾。乃一陰之正宮也。一陰一陽之正宮。獨能備五聲于六律。而中律者寂然不動之中。以象無爲至正之義。此天地之元音動靜之妙理

陰陽之始機。自然而然。非人意計所能安排者也。出則撞黃鍾之樂法。陽動也。入則撞蕤賓之樂法陰靜也。陽宮在右。西階出也。陰宮在左。東階入也。先天之卦。離居東。陽中之一陰也。坎居西。陰中之一陽也。黃鍾。後天之坎也。而實兆于先天之坎位蕤賓。後天之離也。而實兆于先天之離位。亦天地自然之機也。不用六陰者。君道也。然則六律左右五鍾之制。又何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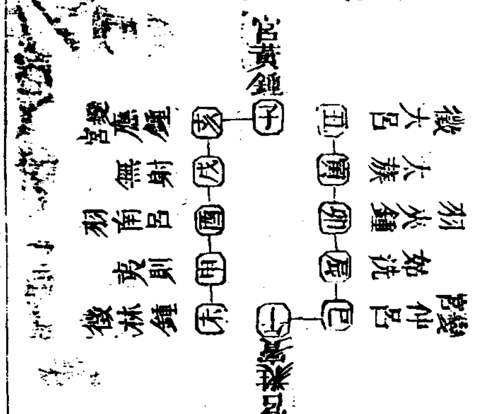
圖附後

左右五鍾圖

右宮至羽左徵至角。出入皆自下而上。以聲爲序。傳文以黃鍾蕤賓無射太蔟夾鍾姑洗爲次者。首舉一陽一陰之正鍾。以下則自左而右。自內而外。無射左太蔟右。夾鍾左。姑洗右。而六律十鍾之名畢具矣。

又按禮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蓋左應黃鍾。右應蕤賓。陽左陰右。各五玉。其取義。疑與此五鍾左右之意互相證。見第三卷下。

鄭汪左右五鍾圖



左五鍾應蕤賓宮。有徵羽。無商角。五音不備。不入五音者凡三鍾。

右五鍾應黃鍾宮。有徵羽。無商角。五音不備。不入五音者凡三鍾。

卷二

古律經傳附考卷三上

臨川紀大奎

樂至周而大備以其兼六代之樂也周官所載皆用六律正聲間律不與焉漢儒不得其解後世考古者謂大司樂一篇語多不可曉或以爲後人竄入漢書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卽周官大司樂章也注謂竇公年蓋百八十歲矣今姑不具論第考諸經義按其源流非後人所能竄入彰彰明

矣輒取諸儒之說釐而正之附以戴記諸條爲一卷

周禮春官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六律六同詳後太師職六代正樂總不外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之用自黃帝制之後世未能改古者變禮易樂不過所尚之宮以次遞易而已黃帝之樂黃鍾宮首制之始也唐虞以後始各依其序而用之堯之樂以太蔟爲宮律舜之樂以姑洗爲宮律禹之樂以蕤賓爲宮律湯之樂以夷則爲宮律武王之樂以無射爲宮律律至無射而極是以周樂之制兼用六代宮律亦勢之所必然也以六律

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者六代之宮律不同必各審其五聲流轉之次使聲與聲之陰陽相合器與器之高下相合音與容之節奏相合如黃鍾陽宮則大呂陰宮應之太蔟陽宮則應鍾陰宮應之姑洗則南呂應之蕤賓則函鍾應之夷則則小呂應之無射則夾鍾應之以此六律六同六宮之五聲按其次序流轉于八音之器使之克諧無相奪倫而奏者以陽宮歌者以陰宮先後相依則歌與奏之陰陽合矣歌大呂宮用雲門之舞應之歌

應鍾宮。則咸池之舞應之。南呂則大磬應之。函鍾則大夏應之。小呂則大濩應之。夾鍾則大武應之。抗隊相宜。俯仰相得。則歌與舞之節族合矣。此八音之器與歌者之聲。舞者之容。合以成文。歌與奏合。舞與歌合。故謂之合樂。分六代之樂而各著其所以合。以為致鬼神而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悅遠人作動物之用。故謂之大合樂。乃大司樂之總職也。分樂而序之之下。則專言致鬼神而合樂之序也。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者。用黃帝

之宮律也。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者。用帝堯之宮律也。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者。用帝舜之宮律也。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者。用禹之宮律也。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用湯之宮律也。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者。用武王之宮律也。六代宮律各有合樂之制。曰奏。曰歌。曰舞。三者所以合也。奏陽而歌陰者。器屬陰。以陽聲為主。人聲屬陽。以陰為用。高則疑于抗。故歌者用陰聲。以與器之陽聲接。神之

聽之和且平矣。然則兼用六代之樂者。用其所尚各宮之律以被之於樂。非襲用其樂章之文也。凡六樂文之以五聲者。宮聲遞易。則五聲皆易播于八音者。流轉相生。成文而不亂也。七律皆可為宮。不及中律者。黃帝始宮黃鍾。唐虞三代以次遞尚。至無射而止。未及中宮。故分樂薦神之序。止有六律之宮。若初時求神之樂。則七律之宮。惟其所用之矣

或曰。鄭氏以大合樂為徧作六代之樂者何也。曰。

六代所尚宮律不同。斷無一時並作之理。鄭氏不取歌與奏合舞與歌合之旨。而泥于下文乃分樂而序之之文。以為先合後分相對取義。不知上文致神而安賓客之類。統舉合樂之用。分樂而序之則專舉祭祀中合樂之用。經文顯而易見。並非合樂分樂皆專言祭祀之用。必須分作兩義也。分樂而序者。分其合樂之序。非以分對合也。上文統舉之辭。故合樂以致鬼神而致示。即包下文求神薦神而言之。先儒因鄭氏徧作六代之樂之誤。遂謂

求神之後又有致神之樂致神之後乃有薦神之
樂以下文凡樂圜鍾爲宮一節爲求神之樂以此
處大合樂爲致神之樂乃分樂而序之爲薦神之
樂如此分截則不知致鬼神和邦國諧萬民安賓
客之類明係統舉大司樂之職何以單列致神一
層而求神之始事薦神之正事反不得包括其中
於文義亦未當矣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
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

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
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
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
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上文分樂而序之止用一宮之樂以致其事一之
誠先儒所謂薦神之樂也此節追叙未薦之先兼
用各宮之樂以致其于彼于此在上在左右之心
先儒所謂求神之樂也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
爲徵姑洗爲羽者金奏也八音以金爲首石亦統
焉故繼之曰鼓曰鼗曰管曰琴瑟而不復言鍾磬
蓋圜鍾者圜鍾鍾也黃鍾者黃鍾鍾也大蔟者大
蔟鍾也姑洗者姑洗鍾也統論五聲則以宮爲主
專論金奏則以商爲主商音金音也故金奏以商
鍾名圜鍾黃鍾大蔟姑洗也者皆商鍾也國語云
大蔟所以金奏蓋六律本制黃鍾宮大蔟商故正

宮金奏以大蔟立名此商鍾立名之證也曰爲宮
曰爲角曰爲徵曰爲羽四調也言於商鍾爲宮音
爲角音爲徵音爲羽音也圜鍾爲宮者圜鍾商之
宮鍾也黃鍾爲角者黃鍾商之角鍾也大蔟爲徵
者大蔟商之徵鍾也姑洗爲羽者姑洗商之羽鍾
也凡樂以是音起以是音止爲宮爲角爲徵爲羽
即四調起止之音也不以商音起止者商音主調
也奏圜鍾商之宮調宮鍾起宮鍾止黃鍾之角大
蔟之徵姑洗之羽亦然地樂人樂皆以此推之也

圜鍾者。周時中律之名。與上文六律六同。爲周官之十三律。大司樂統旋宮之用。故十三律皆備。并井無疑。鄭氏以爲夾鍾。上文既曰歌夾鍾矣。此又曰圜鍾。一節之中。一律兩名。其誤顯然。蓋中律圜鍾金奏。則夾鍾得宮。故圜鍾爲宮者。夾鍾律也。卽武王宮律之應也。鄭氏必徇得聞周塒舊說。以其但舉首句爲例。故不明其理。因卽以圜鍾爲夾鍾耳。中律爲陰陽之主。得圜中之義。故名之曰圜。以象太極之生陰陽。于是天樂首用之。亦乾爲天爲

圜之意也。地樂首函鍾者。西南得朋。求之于坤之意也。人樂首黃鍾者。一陽生生之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意也。圜鍾之後。繼以黃鍾大蔟姑洗者。先儒或以爲陽律之大之二之三。相繼者天之道。故於天言之也。然惟中律爲圜鍾。乃得與三陽律相繼。愈知其非夾鍾也。函鍾之後。繼以大蔟姑洗南呂者。先儒或以爲林鍾生大蔟。大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相生者地之功。故于地言之也。相生之數非一均所能備。然陰陽相應。亦取象于十二

辰之合。故借取相生之義。而實非其本數也。又大蔟艮律。於坤爲後天之對。姑洗巽。南呂兌。於坤爲先天之合也。黃鍾之後。繼以大呂大蔟應鍾者。先儒或以爲子與丑合。寅與亥合。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人言之也。又子寅爲陽律之初。丑亥爲陰律之終也。雖然。不惟是也。夫天神之樂。圜鍾爲宮者。夾鍾卯律也。黃鍾爲角者。大蔟寅律也。大蔟爲徵者夷則申律也。姑洗爲羽者。圜鍾中律也。地示之樂。函鍾爲宮者。南呂酉律也。大蔟爲角者。姑洗辰律

也。姑洗爲徵者。無射戌律也。南呂爲羽者。亦圜鍾中律也。人鬼之樂。黃鍾爲宮者。圜鍾中律也。月令律中黃鍾之宮者是也。大呂爲角者。應鍾亥律也。大蔟爲徵者。夷則申律也。應鍾爲羽者。夾鍾卯律也。此十二聲所以爲四調起止者何也。先王求神之精意所寓也。夫天樂始于卯律者。冬至祀天。則求之以春分之律。生物之氣也。地樂始于酉律者。夏至祭地。則求之以秋分之律。成物之氣也。天樂繼之以寅申者。孟春孟秋之律。生成之始氣。天施

之道也。地樂繼之以辰戌者。季春季秋之律。生成之終氣。順承天施之道也。皆歸于中律者。陰陽之本也。人樂歸于卯律者。萬物出乎震也。先之以亥申者。後天乾坤之氣。會合出震。帝出乎震而後萬物出乎震也。始之以中律者。天地二樂終于中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以中律始也。此所以求天地人之道者至矣。故曰先王求神之精意所寓也。不惟是也。以七音旋宮按之。天樂圜鍾爲宮。羽宮也。黃鍾爲角。中宮也。大蔟爲徵。正宮也。姑洗爲羽。

商宮也。凡四宮。地樂函鍾爲宮。角宮也。大蔟爲角正宮也。姑洗爲徵。商宮也。南呂爲羽。亦商宮也。凡三宮。人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中宮也。大蔟爲徵應鍾爲羽。正宮也。凡二宮。人樂惟中正二宮。地樂則宮商角三宮。天樂則中正前後四宮。愈尊而求之愈廣也。又天樂四鈞皆陽。至純也。地樂陰鈞二。陽鈞二。陽在陰中。陰含陽也。人樂陰陽相間。合天地之氣也。先王求神之意。若惟恐其不得而致也而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地示皆出可得而禮

矣。人鬼可得而禮矣。然後分樂之序。專奏一宮。精一之至。于是乎至焉。然則旋宮之用。先王之精意紀于大司樂者微矣。或曰。月令何以不言律中圜鍾而必曰律中黃鍾之宮也。曰。中律雖陰陽之本。而中央之令分寄于四時。一歲十二月之氣。必始于冬至。必首于黃鍾。故不曰圜鍾而曰黃鍾之宮。重黃鍾之宮。所以重黃鍾也。又圜鍾或周官後起之名。黃鍾之宮則本其初用中律之名也。

圖附後

天樂圜鍾爲宮鍾圖

○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夾鍾卯 圜鍾中 黃鍾子 太蔟寅 姑洗辰 蕤賓午 夷則申 無射戌

宮春分生律 圜中宮金奏 角 ●徵 羽 ○ 宮

天樂黃鍾爲角鍾圖

○羽 宮 商 角 ●徵 羽

夾鍾卯 圜鍾中 黃鍾子 太蔟寅 姑洗辰 蕤賓午 夷則申 無射戌

○ 宮 圜一陽金奏 角孟春之律 ●徵 羽 ○

天樂太蔟爲徵鍾圖

羽 夾鍾卯 羽
○ 圜鍾中 ○
宮 黃鍾子 宮
商 太蔟寅 〔商〕二陽金奏
角 姑洗辰 角
● 蕤賓午 ●
徵 夷則申 〔徵〕孟秋之律
羽 無射戌 羽

天樂姑洗爲羽鍾圖

羽 夾鍾卯 徵
○ 圜鍾中 〔羽〕生成之本
宮 黃鍾子 ○
商 太蔟寅 宮
角 姑洗辰 〔商〕三陽金奏
● 蕤賓午 角
徵 夷則申 ●
羽 無射戌 徵

地樂函鍾爲宮鍾圖

宮 大呂丑 羽
商 應鍾亥 ○
角 南呂酉 〔宮〕秋分成律
● 函鍾未 〔商〕坤宮金奏
徵 小呂巳 角
羽 夾鍾卯 ●
○ 圜鍾中 徵
宮 黃鍾子 羽

地樂太蔟爲角鍾圖

羽 夾鍾卯 羽
○ 圜鍾中 ○
宮 黃鍾子 宮
商 太蔟寅 〔商〕艮宮金奏
角 姑洗辰 〔角〕季春之律
● 蕤賓午 ●
徵 夷則申 徵
羽 無射戌 羽

地樂姑洗爲徵鍾圖

羽 夾鍾卯 徵
○ 圜鍾中 羽
宮 黃鍾子 ○
商 太蔟寅 宮
角 姑洗辰 〔商〕巽宮金奏
● 蕤賓午 角
徵 夷則申 ●
羽 無射戌 〔徵〕季秋之律

地樂南呂爲羽鍾圖

宮 大呂丑 ○
商 應鍾亥 宮
角 南呂酉 〔商〕兌宮金奏
● 函鍾未 角
徵 小呂巳 ●
羽 夾鍾卯 徵
○ 圜鍾中 〔羽〕生成之本
宮 黃鍾子 ○

人樂黃鍾爲宮鍾圖

羽 夾鍾卯 ○
○ 圜鍾中 〔宮〕中律
宮 黃鍾子 〔商〕一陽金奏
商 太蔟寅 角
角 姑洗辰 ●
● 蕤賓午 徵
徵 夷則申 羽
羽 無射戌 ○

人樂大呂爲角鍾圖

宮 大呂丑 〔商〕六陰金奏
商 應鍾亥 〔角〕乾律
角 南呂酉 ●
● 函鍾未 徵
徵 小呂巳 羽
羽 夾鍾卯 ○
○ 圜鍾中 宮
宮 黃鍾子 商

八樂太蔟爲徵鍾圖

羽　夾鍾卯　○羽
○圜鍾中
宮　黃鍾子　宮
商　太蔟寅　(商)一陽金奏
角　姑洗辰　角
●　蕤賓午　●
徵　夷則申　(徵)坤律
羽　無射戌　羽

八樂應鍾爲羽鎛圖

宮　大呂丑　宮
商　應鍾亥　(商)五陰金奏
角　南呂酉　角
●　函鍾未　●
徵　小呂巳　徵
羽　夾鍾卯　(羽)震律
○　圜鍾中　○
宮　黃鍾子　宮

以上金奏諸圖凡陽宮皆用鍾凡陰宮皆用鎛。鎛亦鍾也鍾師鎛師皆掌金奏陰陽各有專屬。國語細鈞有鍾無鎛以昭其大大鈞有鎛無鍾以鳴其細是也凡聲低則漸大高則漸細大聲應鍾細聲應鎛衆器陰陽之和也蓋神之樂專用一宮齋莊純一之象也求神之樂旋宮互用。流動充滿之象也大鈞有黃鍾者宮鍾止宮鍾始細鈞有夾鍾者羽鎛始羽鎛止首尾相應各八音大傳族以爲八是也。

或問六代各尚一宮韶樂姑洗角宮而孟子兼言徵招何也曰此即韶樂姑洗宮之徵與角非姑洗角也各宮五聲皆可起調畢曲此或兼用徵角二調如註角爲民徵爲事之說是也或分用上下二宮以七音五聲最高名之亦是也蓋韶樂下宮七音中律徵聲當其最高上宮七音夷則角聲當其最高無射變徵不用故下宮曰徵招上宮曰角招也金奏用八者一宮首尾相應此言二宮兼用故止合中律七音以五聲最高立名也　圖附後

徵招下宮圖

宮　大呂　羽
商　應鍾　○
角　南呂　下宮
●　函鍾　商
徵　小呂　角
羽　夾鍾　●
○　圜鍾　(徵)最高

角招上宮圖

○　圜鍾　徵
宮　黃鍾　羽
商　太蔟　○
角　姑洗　上宮
●　蕤賓　商
徵　夷則　(角)最高
羽　無射　●

古律經傳附考卷三下

臨川紀大奎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蓋取六代宮律及七律陰陽旋宮之制。統樂器人聲舞

容次第合之以定郊廟朝廷之樂者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則專掌十二律管之聲以審其陰陽之相合。爲大司樂大合樂之用者也。合陰陽之聲者。六律爲陽。六同爲陰。以六陽律爲之音。而以六陰聲合之。陰與陽合。故謂之六同。言其聲同于律也。故繼之曰以六律爲之音。而不言六同。以其合焉。故陽律音定。而陰隨之也。陽聲黃鍾大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者。即所以合陰陽之聲之序也。依此陰陽之序以合之。而後可以制樂。故凡言六律五聲之序。必以此經之文爲據也。以正宮按之。則黃鍾聲宮。大蔟聲商。姑洗聲角。夷則聲徵。無射聲羽。而㽔賓爲空律。此正宮陽律五聲之序也。大呂聲宮。應鍾聲商。南呂聲角。小呂聲徵。夾鍾聲羽。而函鍾爲空律。此正宮陰律五聲之序也。陰陽皆具五聲。故曰皆文之以五聲。由是下宮與上宮合。下商與上商合。下角與上角合。下徵與上徵合。下羽與上羽合。六律六同。高下相合。陰陽相得。如俗樂之

低工應工。低尺應尺。低上應上者然。此所謂合陰陽之聲也。正宮既合。則旋宮屢變而無不相合。故大司樂之奏黃鍾歌大呂。奏大蔟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㽔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與此文陰陽之序正合。而不待附會于斗建日辰之說矣。若夫月令十二律之次序。則固六律六呂兩均之樂。與此經六律六同一均之樂截然不同。故其序亦異。月令統舉天地之音。必兼六呂而後備。周官專掌朝廟之奏。則不得兼六間之聲

也不舉中律圜鍾者中央止一律老少含一謂之曰含少乃一定之聲無待于再審六律則取陰聲之應必審其兩律之合與否而後無不和之音也是故不言中律非無中律也陰陽備則中律在其間矣猶之旋宮不言二變非無二變也五聲具則二變在其間矣

或曰鄭氏所謂合陰陽之聲者非聲之合與曰鄭注既以十一月建子而辰在星紀十二月建丑而辰在元枵之類爲陰陽兩聲之合矣乃其所定爲

七音者以太蔟爲商應鍾爲變宮則寅亥之兩聲何以合姑洗爲角南呂爲羽則辰酉之兩聲何以合林鍾爲徵蕤賓爲變徵則午未之兩聲何以合而仲呂夷則之旋宮或一角而一徵或一羽而一宮則巳申之兩聲又何以合夾鍾無射之旋宮或一羽而一角或一商而一羽或一徵而一商則卯戌之兩聲又何以合且鄭氏未知周官月令之所以異而誤以月令兩均三分損益之序釋六同今試以三分損益十二管長短之數求之則六呂之

聲皆參差于兩律之間而必不能强合于六律既不能與六律合則何以謂之六同何以謂之合陰陽之聲求之不得其故則但以辰與建合當其義而于聲之合不合有不暇計者矣夫經文明言合陰陽之聲聲既不合而徒附會于斗辰之絶不相關者以爲之說使人執三分損益之管以求其所謂合聲者此司樂一官所以語不可曉而唐宋諸儒言樂之書皆以是誤之也

曰六陰聲之以鍾名者三何也曰十二律以中律

爲所生之本居中以制外謂之制故以之度律以之均鍾國語云以制度律均鍾是也鍾也者言氣之凝萃于中也故黃鍾以比于中而曰黃而夾鍾以陰律夾之二律之名鍾因中律而得名也乾爲圜太極之象亦爲圜中律之爲圜鍾雖取象于太極之生陰陽而陰必以陽爲主坤必以乾爲得主圜鍾之取義于乾者中氣之凝萃也夫中氣之凝萃莫妙于陰之涵陽故陰律間一聲而取鍾之名最近曰夾稍遠曰函又遠曰應皆因中律而名之

也夫先天之蘊坤中藏乾無極之前陰中含陽陰律之多得鍾名此物此志也曰三鍾之間皆借六呂以名之何也曰呂之義如脊呂然管之象也人身面陽而背陰然脊呂之中實命門陽氣之所出以上通者如陰之合于陽然故鍾與呂相間以立名也聲以濁為大以清為細故至濁者曰大呂稍濁而近于清者曰小呂而南呂則在其間南國陰生之地也此六者本皆正律六陰之名六呂間律因而借之而間律之應聲亦遂借陽律之名以名

之矣太蔟者泰卦之月三陽節宣也姑洗者夬以決陰修潔神明陽氣專一也㽔賓者一陰生如賓至然安靖以綏之使神人和悅也夷則者乾上坤下天地定位故平之以法則以治民也又金主義亦裁制之意也無射者律之極自姤以至于終無厭射焉德之純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大師掌六律六同十二管之聲審其陰陽之合與同郎按其十二律管所合之聲以作樂器皆所以備大司樂合樂之用者也鄭氏注曰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元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為之愚按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筒應雌雄之鳴未聞陰律之必以銅也且十二

管以竹以銅皆無不可而總非六同之義二鄭皆未思六同合聲為同之義故有陽竹陰銅及皆以銅為之之說而又援故書作銅之文益所謂故書亦不知者之譌誤而非周公之舊本也鄭氏序官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疏云協合也謂合四時節氣之早晚及月之大小又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度量衡六者引之以證同先於律之意也愚謂六同

固陰律之名而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必審其陰聲之同于陽聲者以爲樂器故謂之典同言陰陽二律之相同也非同先于律之謂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亦謂執陰陽相同之十二律以聽之故言同律以別于六呂之間律也尙書同律亦同其陰陽之正律使諸侯之樂皆合于正聲卽大傳堯典所謂五載一巡守貢正聲而九族具成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箸其素者是也非六同六律之名以同先于律之謂也曰律有陰陽焉曰度有長

短焉曰量有小大焉曰衡有輕重焉皆同之曰時四時也曰月十二月也曰正三正也曰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皆協之使十有二州之諸侯皆不敢異于天子之政也然則同也者卽協之之意也非六同之謂也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鄭注教教眡瞭也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鍾笙與鍾相應之笙也按八音金石最重周官有鍾師磬師鎛師專掌之而竽笙塤籥簫篪笛管諸器則皆掌之于笙師是笙又爲諸器之長與鍾之義並重故祭祀饗射有鍾笙之樂而眡瞭之擊磬有頌磬笙磬書曰笙鏞以閒夫笙之與鍾並重者意鍾以六陽六陰與中律圜鍾而得十三聲故足以統衆器而笙之十三簧則亦同聲者六而專聲者一雖其所謂一者非卽中律之聲則以笙管微細不能如鍾磬之恰符國語所以有重從細輕從大之說而要其以一統六共十三聲而合爲七

音則其理固無以異此其所以與鍾並重得爲竽塤簫篪諸器之長而以之名官也陳氏樂書謂十二簧以象十二月其一以象閏非也月令十三律以中央貫四時鍾之十三律笙之十三簧皆以一制六若閏則餘數之積隨所値之月以當其節候不足以統四時是十三簧非閏之比也觀笙與鍾所以並重之理則黃帝七律之制以一生六而爲十三聲者益可以證矣

然則笙之名殆取一六相生之意與曰宮生徵徵

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變宮變宮生變徵者七音相生之序也下宮合上宮下商合上商下角合上角下徵合上徵下羽合上羽者陰陽相生之機也至之十三簧合二簧以取聲以一生凡以凡生上以上生六以六生尺以尺生五以五生工以工反一而七音相生之理合矣以五合五以六合六以凡合凡以工合工以尺合尺以上合上而陰陽相生之機得矣故名之曰笙非但一六相生也

禮樂記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一即中律也所謂一制令者也和即六陽六陰之和也所謂兩從聽者也審一以定和者審中律之音以定陰陽高下之音則無不和矣由是金石絲竹干戚羽旄諸物相比相應合而成文故中聲如君而陰陽六律爲之臣焉中聲如父而陰陽六律爲之子焉而萬舞之抑揚中節則如萬民之相親相附也此先王立樂之方也

樂記賓牟賈篇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五聲缺一不可以成調斷無不用商音而可以爲樂者及商之商謂正宮之本商即太蔟應鍾是也非旋宮五聲之商也武音謂大武之聲也武王作大武以無射爲宮無射宮則圜鍾聲商黃鍾聲角姑洗聲徵蕤賓聲羽而太蔟夷則爲空律無射正羽也黃鍾正宮也姑洗正角也太蔟正商也夷則正徵也此以正羽旋宮則正商正徵倫空律不入五聲之內故樂聲不得淫及之後世樂制殘缺失次有司不得其傳于是有淫及于正商者賓牟賈亦知其非武音之舊也此一條按之五聲旋宮之序愈足以見七律十三聲之次及六代宮律遞易之序矣若以漢唐五聲十二律之說求之則無射爲宮黃鍾爲商太蔟爲角正宮之商爲武音之角安得不及之安得謂之淫此飾之義幾不可通後儒强爲之說終無當也

後附圖

武音不及商聲圖

大呂		正宮	武音角
應鍾		正商	●武音不得淫及此聲
南呂		正角	武音徵
函鍾		●	武音羽
小呂		正徵	○
夾鍾		正羽	武音宮
圜鍾	○	○	武音商
黃鍾		正宮	武音角
太蔟		正商	●武音不得淫及此聲
姑洗		正角	武音徵
蕤賓		●	武音羽
夷則		正徵	○
無射		正羽	武音宮

禮運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制律之初止用正宮。則但言六律十二管而五聲已備。至于還宮之制。必合七聲而後備。斷非五聲所能也。必合七律而後備。斷非六律所能也。必合十三管而始備。斷非十二管所能也。然而周官禮記止言五聲六律十二管者。言五聲而七聲已具矣。言六律而七律已具矣。言十二管而十三管已具矣。空律二聲間于五聲之間。五聲斷不能以相連而取音。此舉五聲而七聲已具也。中律一聲在六陽六陰之間。陰陽六聲相應。則中間必有此一聲。斷不能以十二管陰陽相連而成其同聲之應此舉六律而七律已具。舉十二管而十三管已具也。若據此文以疑中律。則亦可據此文以疑二變之不必有乎。是故十二律陰陽相合。而中律之生其陰陽者見矣。十二月寒暑相推。而中氣之主乎寒暑者見矣。然則七律之但言六律。亦猶五氣順布之但言四時也與。或曰禮運漢儒增飾。故以十二管還宮。未知信否。

還宮圖附後

還宮圖

一陽正宮商宮角宮一陰正宮徵宮羽宮中宮

大呂下宮	○	羽	徵	●	角	商
應鍾下商	宮	○	羽	徵	●	角
南呂下角	商	宮	○	羽	徵	●
函鍾●	角	商	宮	○	羽	徵
小呂下徵	●	角	商	宮	○	羽
夾鍾下羽	徵	●	角	商	宮	○
圜鍾○	[羽]	[徵]	⊙	[角]	[商]	[宮]
黃鍾上宮	○	羽	徵	●	角	商
太蔟上商	宮	○	羽	徵	●	角
姑洗上角	商	宮	○	羽	徵	●
蕤賓●	角	商	宮	○	羽	徵
夷則上徵	●	角	商	宮	○	羽
無射上羽	徵	●	角	商	宮	○

此圖足以盡還宮之用。諧調百變。總不能外于此。漢唐諸儒。誤以六閒之管合爲一均。無如六律六呂不能各具七音。不得不參錯律呂以求其所謂五聲七聲者。或四律而三呂。或三律而四呂。于是以十二宮比而按之。則一律也。在此宮高一聲。在彼宮低一聲。一聲也。在此宮有閒律。在彼宮無閒律。變易不定。有不勝其戾者。今節錄孔疏原文于左而爲之圖。庶覽者有所考正焉。

疏云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太蔟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太蔟爲第三宮。下生南呂徵。上生姑洗商。下生應鍾羽。上生蕤賓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徵。下生應鍾商。上生蕤賓羽。上生大呂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徵。上生蕤賓商。上生大呂羽。下生夷則角。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徵。上生大呂商。下生夷則羽。上生夾鍾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徵。下生夷則商。上生夾鍾羽。下生無射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徵。上生夾鍾商。下生無射羽。上生仲呂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徵。下生無射商。上生仲呂羽。上生黃鍾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徵。上生仲呂商。上生黃鍾羽。下生林鍾角。無射第十一宮。上生仲呂徵。上生黃鍾商。下生林鍾羽。上生太蔟角。仲呂第十二宮。上生黃鍾徵。下生林鍾商。上生太蔟羽。下生南呂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

孔氏十二管還宮圖

	一宮	二宮	三宮	四宮	五宮	六宮	七宮	八宮	九宮	十宮	十一宮	十二宮
黃鍾	宮						□	□	□	□	□	□
大呂		●	○	角	羽	商	徵	宮				
太蔟	商	徵	宮						□	□	□	□
夾鍾				●	○	角	羽	商	徵	宮		
姑洗	角	羽	商	徵	宮						□	□
仲呂						●	○	角	羽	商	徵	宮
蕤賓	●	○	角	羽	商	徵	宮					
林鍾	徵	宮						□	□	□	□	□
夷則			●	○	角	羽	商	徵	宮			
南呂	羽	商	徵	宮						□	□	□
無射					●	○	角	羽	商	徵	宮	
應鍾	○	角	羽	商	徵	宮						□

以上還宮及圖以五音相生與六律六呂相生之次合而一之始于漢儒誤用淮南子絲分而孔氏據以疏戴記十二管歷代諸儒相沿不改盖還宮之說未有出于此序者矣今以十二管按圖考之黃鍾正宮既以太蔟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爲商角徵羽二變之七聲同在一均矣而此六者之宮黃鍾何以不得入于五聲七聲之內同爲一均之律耶黃鍾正宮既不得以大呂夾鍾仲呂夷則無射入七聲之內而此五律又何以得與諸律迭

爲還宮之用耶若謂五律即與相連之律同一音姑無論長與短之數不相協子與辰之合不相符且何以蕤賓應鍾得獨爲一音而八宮以下蕤賓忽無音七宮以下應鍾忽無音耶若謂八宮以下蕤賓隨仲呂七宮以下應鍾隨無射則兩音可以混爲一音耶若不能混爲一音則九宮十宮之商與角十宮十一宮之徵與羽十一二宮之宮與商皆可隔一音而取之耶雖使伶倫截竹按此序以求聲必不能矣且漢儒有律窮于仲呂之說乃七

宮以下以仲呂羽生黃鍾角仲呂商生黃鍾羽仲呂徵生黃鍾商仲呂宮生黃鍾徵今以十分爲寸之八寸一分遞計之則仲呂得五寸九分九三二以九分爲寸之九寸遞計之則仲呂得六寸六分五九一〇三分益一另有所生之管而斷不能合九寸之黃鍾與八寸一分之黃鍾是其所生已在十二管之外而十二管外之黃鍾又有所生之商羽角以五音計之多四管以七音計之多六管是還宮當有十八管益十二宮七聲上下生之序惟蕤

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得備七聲而五宮無聲此外則黃鍾僅得正宮一聲而十一宮皆無聲林鍾僅得宮徵二聲而十宮無聲太蔟得宮徵商三聲而九宮無聲南呂得宮徵商羽四聲而八宮無聲姑洗得五聲而七宮無聲應鍾得六聲而六宮無聲非十八管不足備還宮之數所謂十二管各具五音凡六十聲者萬不可解矣然則孔氏以淮南子之說疏戴記之十二管者果足據乎

後附圖

仲呂別生六管圖

	仲呂宮	五寸九分九三二	仲呂正數
三分益一	生黃鍾徵	七寸九分九〇九	非黃鍾八寸一分
三分損一	生林鍾商	五寸三分二七二	非林鍾五寸四分
三分益一	生太蔟羽	七寸一分〇三	非太蔟七寸二分
三分損一	生南呂角	四寸七分三五三	非南呂四寸八分
三分益一	生姑洗變宮	六寸三分一三七	非姑洗六寸四分
三分損一	生應鍾變徵	四寸二分〇九一	非應鍾四寸二分六六六

【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右徵角者法蕤賓陰宮之聲以徵羽宮商角為次左宮羽者法黃鍾陽宮之聲以宮商角徵羽為次自徵至角自宮至羽各舉終始以該五玉也進則前其手自羽而宮自角而徵聲漸抑故曰進則揖之退則後其手自宮而羽自徵而角聲漸揚故曰退則揚之皆五玉次第並鳴故曰然後玉鏘鳴也或曰進則前左手自羽而宮退則後右手自徵而角亦通尚書大傳天子出入五鍾出用黃鍾自宮至羽入用蕤賓自徵至角徵角在左宮羽在右者蓋彼陽出而陰入此陽左而陰右也益可見古人重陰陽二宮取中律主靜無為之義於君之出入臣之進退咸兢兢焉其意深矣又按蕤賓以林鍾應若陽宮用陽律陰宮用陰律與黃鍾天統林鍾地統之義亦合附記于此 圖附後

佩玉左右圖

左宮羽

無射	羽	進則揖之
夷則	徵	
姑洗	角	
太蔟	商	
黃鍾	宮	退則揚之

右徵角

黃鍾	徵	進則揖之
太蔟	羽	
蕤賓	宮	
夷則	商	
無射	角	退則揚之

古律經傳附考卷四

臨川紀大奎

余讀周官所載周律之制可謂備矣六呂不用故缺焉諸儒之説若彼不亦宜哉至國語始有六間之稱律呂不可兼用於兹益信余考古經傳言律周官而外國語最詳焉顧州鳩之言七律單子之論大林或未有灼然之說而國語二篇遂與大司樂同爲千古疑案豈不惜哉姑錄敘其文以周官律制考而論之證以左傳數條

爲一卷

國語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鑄無射者非鑄無射之一鍾也蓋以無射爲宮鍾

故統五鍾而名之曰無射猶大傳之擬黃鍾擬蕤賓也然景王之鑄無射五鍾將欲高出于正律之外而不用武王宮無射之制以其非古律所有也故未明言其意而先問律制于州鳩州鳩因備舉度律均鍾之法以告之也立均者立正間之兩均也出度者長短高下各有其度也考中聲者聲高爲陽聲下爲陰自陰而遞上之自陽而遞下之考其中間一聲謂之中聲即黃鍾之宮是也中聲得則陰陽十二筩以次制之故中聲一律名之曰制

由中以制律由律以制呂考其分寸而上生下生
之數定矣故曰以制度律六律六呂既定律之陽
以陰應之呂之陰以陽應之自中以高下各十二
鍾而兩均之和定矣故曰以制均鍾度律均鍾而
樂以之成樂成而後上下以和君臣相悅此百官
之所以軌儀也紀之以三者律呂長短皆合三分
損益之數故以三紀之使制器者皆可因數以得
聲也平之以六者律呂各得其六也成于十二者
六律六呂皆有陰陽各以十二管高下相應也此

皆天地自然之音非人所能强爲故曰天之道也
先考中聲而後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可
知中律在十二律之先與呂氏春秋伶倫制律之
義合矣聲自中而遞進猶色自素而遞深故曰夫
六中之色猶言素之絢也第之曰黃鍾太蔟姑洗
㽔賓夷則無射漸而加焉律以陽統陰故舉六陽
之名也他律皆釋字義太蔟獨曰所以金奏者太
蔟正商金奏以商鍾立名故太蔟爲正宮金奏之
名樂重金奏鍾師鎛師掌之故獨表其制以示異

也色有正間聲亦有正間呂聲參介兩律之間不
可與六律正聲並奏故名之曰六間爲之六間者
言另爲一均所以別于上文六律之一均也元間
大呂次于黃鍾二間夾鍾次于太蔟三間仲呂次
于姑洗四間林鍾次于㽔賓五間南呂次于夷則
六間應鍾次于無射此長短之序也呂以陰涵陽
故舉六陰之名也揚沈伏黜散越者黃鍾作則間
聲之大呂伏太蔟作則間聲之夾鍾伏黃鍾而淫
于大呂則正律之宮聲散越矣太蔟而淫于夾鍾

則正律之商聲散越矣別之而自立一均使之不
雜于正聲則自呂言之而沈伏者揚自律言之而
散越者黜律呂之聲各自爲同兩不相易律呂之
器各自爲用兩不相姦故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經傳中律呂並言者始見于尚書大傳更箸四時
推六律六呂之文及此律呂不易之說漢儒未知
律呂不易之義混而合之以注周官之六同此其
所以誤也自夫六以下申平之以六之義細鈞以
下則申成于十二之義也兩均皆有十二律各以

高下相應聲高曰細下曰大如人以聲應律下者大聲以協之高者細聲以協之也故一均之中又分爲細鈞大鈞細鈞之金奏以鍾鍾師掌之大鈞之金奏以鎛鎛師掌之鎛亦鍾也鍾制內空漸狹則聲漸高而細內空漸闊則聲漸下而大以正律言之細鈞之鍾八夾鍾也圜鍾也黃鍾也太蔟也姑洗也蕤賓也夷則也無射也有夾鍾者起于羽止于羽首尾相應也大鈞之鎛八大呂也應鍾也南呂也函鍾也小呂也夾鍾也圜鍾也黃鍾也有

黃鍾者終于宮始于宮首尾相應也細鈞有鍾無鎛大鈞有鎛無鍾者無兩鍾並擊之理故細鈞鍾奏則不得擊鎛大鈞鎛奏則不得擊鍾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者鍾奏細鈞則衆音以大應如奏黃鍾應大呂奏太蔟應應鍾之類是也若又以鎛之大者應之則衆音之大者不顯矣故無鎛所以昭其大使衆音得與鍾應也大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者鎛奏大鈞則衆音以細應如奏大呂則應黃鍾奏應鍾則應太蔟若又以鍾之細者應之則衆音之細者不顯矣故無鍾所以鳴其細使衆音得與鎛應也甚大無鎛者大不踰宮至大呂下宮而止過此則踰矣故不得于大呂之下再制一鎛也而甚細無鍾亦可以知矣大昭小鳴則衆音相得故曰和之道也和平則久翕如之象也久固則純純如之象也純明則終皦如之象也終復則樂繹如之象也故曰所以成政也此一段于古人度律均鍾之大概可謂明且晰矣

圖附後

大鈞圖

大不踰宮

大呂	宮	陰極
應鍾	商	五陰
南呂	角	四陰
函鍾	●	三陰
小呂	徵	二陰
夾鍾	羽	初陰
圜鍾	○	一以生陰
黃鍾	宮	始之陽

細鈞圖

夾鍾　羽　始之

圜鍾　○　一以生

黃鍾　宮　初陽

太蔟　商　二陽

姑洗　角　三陽

蕤賓　●　四陽

夷則　徵　五陽

無射　羽　陽極

細不過羽

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則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

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七律者何非問七律之聲問七律所以變宮與武王所以宮七律之意也七律皆可以變宮黃鍾正宮也黃鍾一變則宮太蔟矣太蔟再變則宮姑洗矣姑洗三變則宮蕤賓矣蕤賓四變則宮夷則矣夷則五變則宮無射矣無射六變則宮中律矣中律七變則復于黃鍾故旋宮始變之律後人謂之曰變宮言自宮而變也凡律論一代之尙宮則舉宮律以名之周官之奏黃鍾奏太蔟此篇之鑄無射是也論金奏之重商則舉商鍾以表之周官之圜鍾爲宮函鍾爲宮是也論七律之旋宮則舉宮律之變以表之此篇之夷則上宮黃鍾下宮是也

故七宮總謂之七律。歷代各倘一宮，則但以一宮五音之律制一宮五律之鍾，天子出入亦止左右五鍾，未有七律之宮兼倘者。武王既倘無射，又兼變七律以旋宮，則必制細大二鈞以備七律之鍾。景王將鑄無射，不知武王所以兼倘七律之意，故問之，而州鳩因備言其所以不專用無射之故也。歲在鶉火以下，詳見後孔氏左傳七音疏義。五位三所者，歲月日辰星之五位，在北維及東南之三所也。武王伐殷之時，仰推天象，自歲至月東南二

所得張翼軫角亢氐房之七列，自歲至星南北之揆得午巳辰卯寅丑子之七同，以數之七，恰合于聲之七，故以一聲兼七聲之用，各接其宮律以和之，而七律之宮，惟其所用，無專倘焉，故曰于是乎有七律。蓋武王之伐殷，不得已而為之也，故其宮無射，亦不得已而為之也。無射，律之極也，極則反焉，此其所以宮七律也。七律之旋宮，自變而始。夷則之上宮者，宮自夷則而變也，夷則宮變，則宮旋于無射矣。上者陽聲也，下者陰聲也。無射戌律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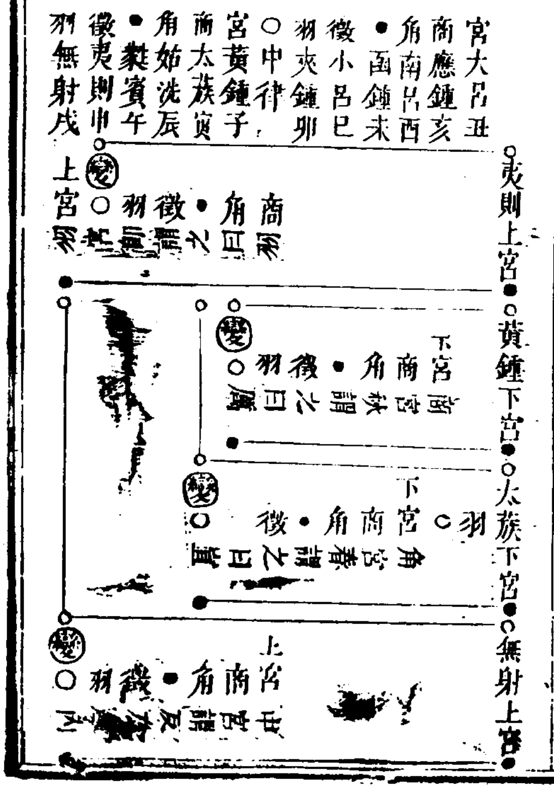
上宮，夾鍾卯律旋下宮，此正宮之羽聲旋宮也，故名之曰羽，用上宮以應乎辰之在戌也。此伐殷之本律，武王易樂之始宮也。黃鍾之下宮者，宮自黃鍾而變也，黃鍾宮變，則宮旋于太蔟矣。下宮，太蔟之應也。太蔟寅律旋上宮，應鍾亥律旋下宮，此正宮之商聲旋宮也。商屬秋，金肅殺之氣，故謂之厲，以布戎厲師，不取上宮寅者，寅春律，亥冬律，取秋冬殺伐之氣也。太蔟之下宮者，宮自太蔟而變也，太蔟宮變，則宮旋于姑洗矣，下宮姑洗之應也。姑

洗辰律旋上宮，南呂酉律旋下宮，此正宮之角聲旋宮也。角木春音，發生之氣，故謂之宣，以舒合顯文德。取下宮酉者，以底紂之多辠，故亦用秋律，生與殺互相成也。無射之上宮者，宮自無射而變也，無射宮變，則宮旋于中律矣。中律無下聲，而本曰上宮者，與陽律為一類也，又商角徵羽皆用陽而不用陰也。此律嬴于陰六陽六之內，自六律未制之先言之，則此律為數之始；自六律既用之後言之，則此律反為數之嬴，視十二律為較短，故曰嬴

內及及嬴內者對前三宮長律而言非地名也又陰陽之衷亦曰內中律陰陽之衷土之德也以此布憲施舍于百姓以優柔容民蓋即布令于商之終事故謂之嬴亂言樂之卒章也武王兼備七律于伐殷之時擇此四律而用之其始也以無射其終也以中律極則變而反于中焉故曰武王有所不得已也此武王所以有七律也州鳩之言若心知景王有鍾無射之意而隱示其不可鑄之機措乎王之不悟也

圖附後

武王伐紂四宮之樂圖



然則武王始加二變謂之七律者其說非與曰此孔氏疏左傳七音之誤也按杜氏注左傳七音引國語此段七律爲證孔氏疏之云是言周樂有七音之意也五位者歲月日星辰之位也三所者星與日辰之位是一所也歲之所在二所也月之所在三所也武王以殷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其日月合宿于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日在箕七度箕于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斗柄斗前也戊午後

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朔于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辰在斗柄也星在天黿者星于五星爲水星辰星是也天黿即元枵次之別名也于是辰星在婺女之宿其分在天黿之宿次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爲次張翼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爲七列宿有七也鶉火在午天黿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午至子爲南北之揆七同也揆度也度量星之有七同也武王既見天時如此因此以數比合之其數有七

也。以聲昭明之聲。亦宜有七也。故以七同其數。五聲之外。加以變宮變徵也。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合。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今按孔氏所疏五位三所七列七同之義。可謂詳矣。月建之說。茲不暇論。其謂武王加二變于五音之外。一似前代並未嘗有七音而武王始有之者。不知左傳五聲六律七音八風。皆言天地自然之音。雖有神聖。欲于一均七音之中。增一音減一音。斷斷不能。黃帝制律之先。七音

無日不在人聲之中。其命伶倫造律也。不過因天地人自然之七音。使之截竹吹律以合之。先定中聲。含少之一管。以次高下為陰陽之六應。並非黃帝伶倫所能私意為之者。特被之于樂。則必以五音成調。斷不能七音並用。此亦人聲自然之竅。非黃帝伶倫所能私意滅之者。七音雖止用五音。而二音之不用者自在。當時不過蕤賓一律居角徵之間空而不用。中聲一律居陰陽之間靜而不用。而未嘗有變宮變徵之名。至後世旋宮之法立。則

中律不能不用。而六律之空。其二者凡四宮。于是不得不立變宮變徵之名以別之。變宮者自宮聲而變也。變徵者自徵聲而變也。由變而旋。必此二聲當之。宮轉而上。則此宮聲之律空矣。徵轉而上。則此徵聲之律空矣。故謂武王于七音之中立變宮變徵之名。則無害于理。謂舊本無七音而武王加此二音。則非也。謂琴舊止五絲而武王加二絲亦無害于理。謂律舊止五音而武王加此二音。則非也。且律止五音。則伶倫止應有五律。而何以有

六律。既有六律。則武王加二音為八律。而何以又止七音止云七律耶。若絲音二變之數。則其聲又皆得六間之空呂。而誤以宮徵之變律名之。無論其在六呂變聲中亦本非宮徵之次。且斷不能與正聲五律同相旋以為宮。又安得以此與于七律之音乎。至謂武王調和二變與五音會。夫二變之與五音會。唯俗樂淫聲如琴譜曲譜之類固多有之。然周室東遷後。樂制缺亡。蓋亦有武音羽宮兩淫及于商者。是淫及于空律也。故賓牟賈亦知其

非武音者武王調和二變與五音倫則淫之至而
武王之志荒矣自杜孔之說行後儒守之而國語
此篇之義病于不可曉不特伶倫之對非所問節
景王問七律之旨與鑄無射之旨亦絕不相關也
中律名圜鍾又曰嬴內者以義推之此特從其初
反于中宮之名圜鍾則其後制樂均鍾定爲細大
二鈞之時所立鍾名也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
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

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
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
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
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
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
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
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
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
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

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
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
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
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
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
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
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
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
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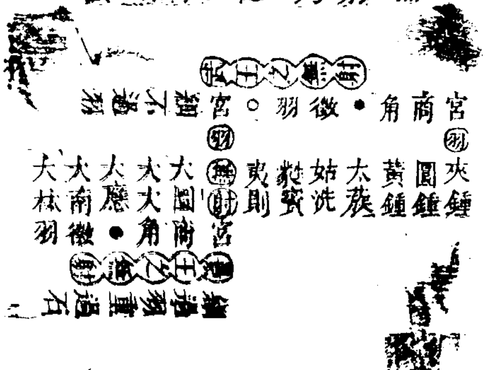
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
佚氣佚則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
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
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
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
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
大林者大林鍾也正宮初定之時宮商角徵羽之
五音由黃鍾而上之以次漸高各循其序遞旋宮
法立五音高下之序參差遞變至無射而宮聲之

高巳極更無有高于宮者反之而羽蕤賓徵姑洗角黃鍾商中律以夾鍾爲下宮而五音以和此一定之理也景王既効武王伐殷宮無射以示武欲鑄無射五鍾以侈其雄心而又嫌于商角徵羽四聲不能如黃鍾正宮之依次漸高以爲快于是欲于無射宮鍾之上更鑄四鍾遞高之商角徵羽以逞其志依陰陽相應之序仍取陰律之名名之無射宮聲之上其與中律商聲應者爲大圜鍾此外與黃鍾角聲應者爲大大呂與姑洗徵聲應者爲大南呂與蕤賓羽聲應者爲大林鍾凡聲愈高則鍾質愈重故侈之曰大以別于林鍾南呂大呂之本名以一宮五鍾計之自宮鍾無射起至羽鍾大林止而無射之五鍾具故曰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言不用正律之商角徵羽也是爲細過羽重過石此自制律以來所未有者景王于是乎侈之至矣大不出鈞重不過石詳見二卷闕石和鈞之下先王均鍾之定制也鍾質愈重則鍾聲愈細于無射之上之無復有律者一旦增之以至于大林其重

太過則其細已甚故曰無射有林耳不及也惟絲質至細可以按而取之然究于樂無用若鍾之重大更不成聲矣故曰非鍾聲也無射之高已極今又高過五聲使聽者中心駭蕩拂逆大傷和平之氣呂氏所謂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是也故曰聽樂而震患莫甚焉樂由心生通于情性達于政治單穆公之言反復明切無以復加而惜乎王之終不悟也

圖附後

無射爲之大林圖



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尙宮鍾尙羽石尙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聲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樂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尙羽石尙角瓦絲尙宮匏竹尙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

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守官（韋昭作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

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

王不聽單穆公之言因思州鳩論武王尙無射之肯復以其意問之州鳩因極言無射之不可過以見羽宮之斷不可爲之大林也聲之低者曰大自

中聲下之至下宮大呂而止不可踰也聲之高者曰細自中聲上之至上羽無射而止不可過也故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正宮爲聲之主自宮而上次第以及羽凡五聲皆統于宮若爲之大林使羽之上更有五聲則黃鍾宮之所不及下文所謂細過其主是也重者從細器重則從其聲之細也輕者從大器輕則從其聲之大也從細者自最高之律起第而下之也從大者自最低之律起第而上之也金最重自無射羽聲起爲第一鍾以次而下

未有高于無射者故曰尙羽石次重尙角則自姑洗角聲起爲第一磬以次而下其蕤賓夷則無射三聲以函鍾小呂夾鍾應之也凡絲質最輕從大呂下宮起與黃鍾應者爲第一聲以次而上故曰尙宮尙下宮也匏竹輕于金石而重于絲二曰利制一曰尙議中律之聲謂之制即前篇所謂以制度律均鍾者是也呂氏云次制十二筒蓋陰陽二聲皆由中聲制之又曰一也者制令此中律之聲所以謂之制議即制之別名也匏竹皆以中律合第一聲以次而下故曰利制又曰尙議自第一聲而下皆以陰聲應陽聲者然竹之陰聲仰吹使高即爲陽是竹可以陰含陽較之金石之但得一聲與絲音之必待柱按者爲尤利且竹匏又皆以一器而兼七音故皆曰利制也總而計之輕者從大皆尙宮重者從細分三等石次于金匏竹次于石尙羽尙角尙制其遞降皆三聲焉革木止有一聲則無所謂尙矣夫輕者尙宮大呂之下有聲是踰宮也重者尙羽無射之上有鍾是過羽也踰宮過

羽蕩越于中律七聲之外陽病而散陰病而滯聲離其極則物失其常矣夫中律者樂之極猶陰陽之有太極也陽自極而上之于六陰自極而下之于六此陰陽之正聲而物之常理也故曰物得其常曰樂極得其極則自陽之上羽而下之以至于中音得七自陰之下宮而上之以至于中音亦得七陰陽之數皆集于中而爲七聲之正大呂之下無射之上七音不能相集于中極而不可以爲聲矣故曰極之所集曰聲中極所集之七聲除極聲以一制令此外皆得陰陽之兩應故曰聲應相保曰和由是細大二鈞不踰此中極上下七聲十二律之外則高不過亢低不過濁故曰細大不踰曰平樂從和從聲應相保之和也所謂聲以和樂者也和從平從細大不踰之平也所謂律以平聲者也然後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人民和利物得其常樂得其極所以謂之樂正也若無射之上爲之大林細而踰者五聲焉爲正宮主聲之所不及統故曰細過其主妨于正細至大林則鍾器

愈重而過于石。故曰用物過度妨于財。夫細極而過其主，欲以細鈞之聲應之，則以高濟高而抑塞愈甚，是細抑也。欲以大鈞之聲應之，則中越一鈞陵亂而不相接，是大陵也。細抑大陵，非陰陽聲應相保之正矣。故曰不容于耳非和也。耳所不及，愈聽而愈覺其遠，非二鈞細大不踰之聲矣。故曰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守官之所司。蓋伶之職在于守先王之律。無射有林，非其守之所及。故曰臣之守官弗及也。道之以中德，詠之

以中音者，蓋天地之音統于七。自中聲上之至無射而七，自中聲下之至大呂而亦七。則六陰六陽皆在中音統攝之內，故十二律之聲，被之于樂，皆中德之所道，中音之所詠，所謂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也。故樂也者，德之發也。聞其樂而知其德。若縱極于無射之上，以逞其淫心，則非中音統攝之所及，聽之不和而比之不度，于是乎中德亡矣。豈治民事神之道哉。州鳩之言樂，可謂深切著明矣。

左傳　昭公二十有一年　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

小者不窕，大者不槬，以鍾質言之也。質之薄者曰小，過于薄則窕矣。質之厚者曰大，過于厚則槬矣。聲漸低漸大則鍾質漸薄，聲漸高漸細則鍾質漸

厚。不窕不槬則厚薄咸宜，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和于物。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則樂矣。若踰宮而窕，鍾聲過大，則陰氣滯而不能通，故曰窕則不咸。過羽而槬，鍾聲甚細，則陽氣散而耳不及，故曰槬則不容。不咸不容，則滯塞不和之氣感于心而生疾。景王于無射之上為之大林，過羽者凡五聲，而鍾槬矣。是以知其有心疾也。又無射旋宮則中律聲商。中律，心之象也。商，金之氣也。武王伐殷，不得已而用之。若鑄無射而又侈其聲于宮之外，不以

中律正聲爲商而以中律相應最高而太過之聲
爲商則厲心太勝而害氣之中于隱微者深矣是
亦心疾之機也
昭公元年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
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
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
五節卽五音之節也音之有七乃天地自然之音
也音有七而止用其五乃天地聲音自然之節也
盖人之于聲惟五音有自然相及之勢或自宮及

商或自商及宮或自宮及羽或自羽及宮或自上
及下或自下及上之類遠近相推抑揚相接皆出
于自然之籟而空律之二聲則其勢不能以相及
惟淫聲則强及之而非其本然之節此先王之所
以有五節也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者絲音
之節也六陽上六陰下升降皆本于中律金音質
重則從細而尚羽自中聲以上至無射而不可過
焉絲音質輕則從大而尚宮自中聲以降至大呂
而不可踰焉故琴之古制第一絲與黃鍾應者爲

下宮大呂之聲第二絲與太蔟應者爲下商應鍾
之聲第三絲與姑洗應者爲下角南呂之聲第四
絲與蕤賓應者爲空律函鍾之聲第五絲與夷則
應者爲下徵小呂之聲第六絲與無射應者爲下
羽夾鍾之聲第七絲爲中律之聲此古制旋宮七
音皆備與後世琴音之序不同也五降者正宮之
五陰聲也自中聲以降爲羽爲徵爲角爲商爲宮
除空律一聲不用至宮而止自此而下聲音太低
不能與衆器相應故曰五降以後不容彈矣凡彈

皆按而彈之不用散聲盖絲質輕泛音不能高故
瑟必用柱琴必用按後世琴譜散聲兼用五降以
後濁音甚多止可獨彈以娛一二人之聽而斷不
可以入于雅樂通計淸濁每絲正間數十聲至于
吟猱百變指法多端所謂煩手淫聲慆堙心耳者
非和平之聲也景王鑄鍾于中聲不及之上則太
高後世彈琴于中聲五降之下則太低皆失先王
五節之義矣又按蔡氏新書謂五降之後有變宮
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不可爲調此說非也

中聲卽在二變之內。又二變參居五聲之間。安得云在五降後。且五降之後原有不容彈之二變。必兼不容彈之七音而並有之。不能獨有二變也。若以五聲相生之序言之。徵商高于宮羽。高于徵上下相生。非所謂降也。

昭公二十年　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

一氣。聲生于氣也。正聞。二體也。奏歌舞。三類也。陰律陽律陰呂陽呂。四物也。聲之五。律之六。音之七。風之八。歌之九也。皆一氣自然之所生也。凡此皆不始于武王。而杜氏孔氏謂七音武王始加。引國語七律疏之。何也。國語篇論之詳矣。

卷四

古律經傳附考卷五

臨川紀大奎

漢唐諸儒言樂之書繁矣。余既考論月令尚書及呂氏春秋大傳諸說與周官國語之義相符古經傳之于律。豈可謂之不備哉。顧經傳之言若此。諸儒之說若彼何哉。余讀管子淮南之說未嘗不歎諸儒之所以誤也。其始以律名絲漸迺以絲紊律。然則律呂淆亂。罔所折衷。不亦宜與。因略取二子之言。晰而論之。而俗樂四上字

譜之始見于楚辭一語者。亦附諸篇末。共爲一卷。史漢而下。余姑闕焉

〔管子〕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

此調琴音之法也武王琴制以宮商角變徵徵羽
變宮七音爲七絲之次以備郊廟朝廷旋宮之用
國語所謂琴瑟尙宮者是也此則以徵羽宮商角
五音爲次而六七兩絲則與一二絲之徵羽應後
世琴譜用之以散聲七音不備故旋宮轉調往往
遞相緊緩更易一兩絲之聲以就指法益利于獨
彈而不以之入朝廟之樂白虎通所謂絲屬離音
盛德在火其音徵者是也凡將起五音者先定一
絲以次生七絲之音也首者絲之首音也卽散聲

也先以一絲爲主按三分損益之法以求其聲以
一絲之長分爲四開取四開之三以合三三如九
九九八十一之數以爲黃鍾九九之宮聲故曰先
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也九九之宮聲既合
卽按此宮聲以定第三絲之首聲兩聲並彈相合
則宮絲之首聲定矣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以成宮三絲漸小于一絲故曰小素素卽絲也由
是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
八數往還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

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者以九往還之數也
宮音九九八十一以九起數三分益一爲三九二
十七合之百有八爲徵音之數卽第一絲之首聲
第一絲之本數也本數百有八得九者十有二以
三分之四九爲一分之數爲一乘三四一十二去
其乘者去其一四也于九數之一十二去其九數
之一乘適足八九七十二之數爲商音之數焉有
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
足以是成角者以八往還之數也商音九八七十

二以八起數三分益一爲三八二十四合之九十
六返而復之爲羽音之數焉得八者十有二以三
分之四八爲一分之數爲一乘三四一十二于八
數之一十二去其八數之一乘適足八八六十四
之數爲角音之數焉自是按此各數之音以定各
絲之首音而琴音調矣徵音百有八者五十四之
倍數也與五十四之徵音應羽音九十六者四十
八之倍數也與四十八之羽音應故宮可以上生
徵亦可以下生徵商可以上生羽亦可以下生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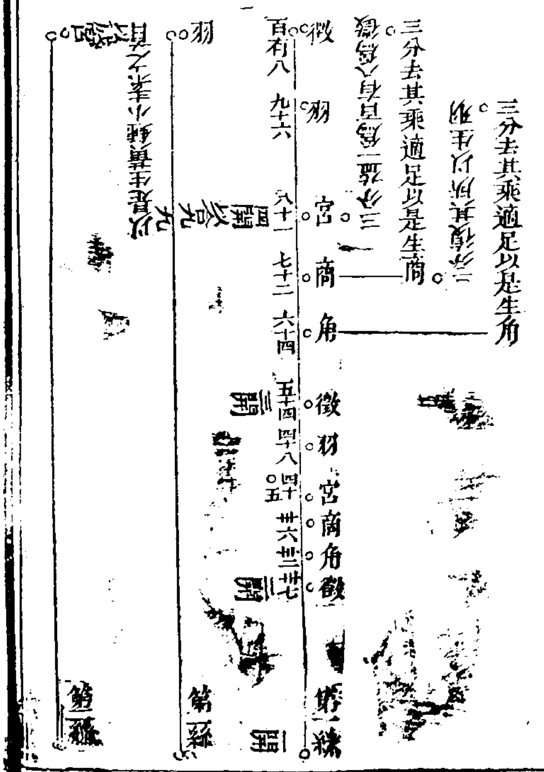
也管子以此言絲音之法非律管之制也然因其以黃鍾名小素之首漢儒遂誤以此求律呂之法于是以十二管之三分損益與五聲之三分損益比而合之而律呂之說棼然不可究詰矣不知律管之三分損益與絲音之三分損益絕不相同絲音三分損益上生下生惟二變之數不同一均其五聲則皆在一均之中故宮上生徵徵下生商商上生羽羽下生角次第自然相和若律管三分損益上生下生則皆兩均相閒故黃鍾生林鍾而此林鍾不能與黃鍾同均也林鍾生太蔟而此太蔟不能與林鍾同均也乃因宮生徵徵生商之說而謂黃鍾之生林鍾即合于宮之生徵林鍾之生太蔟即合于徵之生商但取其說之相似而不考之于聲音之實此其所以愈合而愈戾也且絲音百有八之徵與五十四之徵聲應九十六之羽與四十八之羽聲應凡五音倍數與半數上生與下生未有不相應者律則不能黃鍾下生林鍾五寸四分之管倍之為上生十寸八分之管則必不能與

林鍾應林鍾上生太蔟七寸二分之管半之為下生三寸六分之管則必不能與太蔟應凡十二管倍數半數未有能與本律相應者此琴與律之斷斷不可以互推也然後世諸儒不但絲律淆亂罔所分别即專以絲論亦未免五聲錯亂之失如管子五聲之次後世譜琴者既皆用其聲矣而又不用其聲之名祇因宮聲最濁之說遂以管子之徵聲為宮羽聲為商宮聲為角商聲為徵角聲為羽徵聲之應為少宮羽聲之應為少商管子之徵聲未嘗不可以旋宮但既以徵為宮則三絲必緩一聲而後合否則為空律之聲高于角音一聲矣安得謂之角于是又立為高角緩角之名以别之夫高下一音必如一絲與六絲二絲與七絲高低越七聲而後合若高低越一聲斷無同名之理故角高一聲為空律即七音之變徵安有變徵之聲強名之以高角者則五聲之淆亂已極蓋未考于管子百八為徵及白虎通其音徵之說與國語琴瑟尚宮之說之所以異故也然管子借黃鍾名小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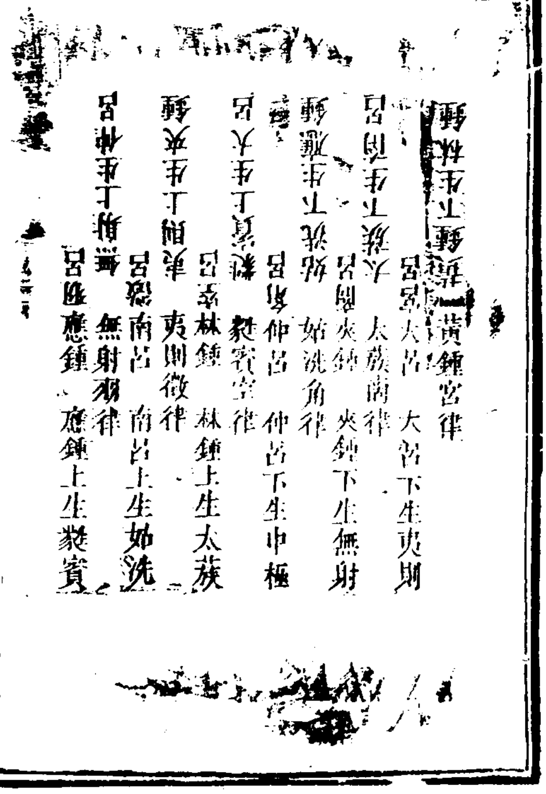
之首亦非黄鍾之實無論後世三絲之聲並不能與黄鍾大呂之聲應即使管子三絲之取聲不與後世之聲同而果與黄鍾大呂之聲相應亦不過大呂之濁應又下于大呂之鈞者而斷斷不可以謂之爲黄鍾爲大呂也抑或者此鈞之聲本無名以其濁于大呂而適與黄鍾應即名之曰黄鍾小素猶甤賓清聲適與林鍾應者之即名之曰大林也與

圖附後

絲音三分損益相生同一均圖



律音三分損益間生一均圖



淮南子天文訓　道曰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黄鍾之律九寸而宫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鍾之數立焉黄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黄故曰黄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

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爲姑洗。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宮生徵徵生商原本誤作徵生宮宮生商

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謹按淮南此段。實爲歷代言律之宗。其中緜律淆亂。絕不可通。諸儒之所以誤古經傳諸說之所以不復可曉。皋由于此。其始言黃鍾之律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是以九分爲寸。九寸爲尺。蓋用縱黍八十一分。縱黍八十一分。得橫黍一百分。此

其分寸取數之法。雖與呂氏稍異。而其爲律分之長短。猶不異也。其言雌雄十二鍾以副十二月。雖與呂氏所謂十二鍾以和五音及雄鳴六雌鳴六皆指一均陰陽相應之聲者。其名同而其實異。然十二鍾兩均兼備。亦無不可。則其于律呂之制。猶可通也。其言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雖不知有中律一筭。以致史漢而下誤以此數爲積分之實。然但就六律六呂之三分損益計之。則十一筭而分母之積已合。其爲律

呂之三分猶未誤也。及其言五音相次之序。謂十二律黄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則以絲分之聲雜之。而于律呂之五音斷不可通矣。其言六律六呂至十二月上生下生之數。雖不知古時極不生之語之爲中律而誤以仲呂爲極不生然其爲律呂十二長短上下生之數猶不誤也。及其言五音相生之序。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則以絲分之五音相生雜之。而于律呂之五音各均。及十二管之相生斷不可通

矣。蓋十二律之損益相生與絲音五聲之損益相生。二則兩均互相爲生。一則一均自相爲生。其三分上下之理雖同。而其得聲則大異。當時古樂書亡。律呂之制殆無可考。八人之徒亦僅能以琴求音。遂以絲音相生之分。配合律呂相生之分以立名。約以三十分當其九分之二寸。然惟宮商角之數得與律聲合。而徵羽及二變之數則不可合。蓋徵分之數。林鍾之數也。而聲則與夷則最濁之聲應矣。羽分之數。南呂之數也。而聲則與無射最濁

之聲應矣。二變之數。應鍾蕤賓之數也。而聲則幷應鍾蕤賓之聲矣。故以之自爲著說則可。以之解經傳律呂之說則不可。後儒乃以此定爲十二宮律呂七音相生之序。于是宮商角變徵之間。及徵羽變宮之間。皆各隔一律。而變徵與徵變宮與宮則相連而無可隔。旋宮之法不得不亂。律呂之說愈精。而律呂之聲愈不復可求矣。夫一均之律。固無俟隔律取音。兩均之律。則又斷無雜取互用之理。故隋書音樂志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

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蓋徵羽變宮三者。宮律則取之于呂。宮呂則取之于律。安得而不乖應乎。蔡氏新書猶沿其舊說。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各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謂之變宮。夫必相去一律而後和。則又安可近宮近徵以收一不和之聲。必近收而後和。則又安能相

去一律而使之和且既以音節遠而必收二聲以和之則二聲者必當與五音並奏如俳優俗曲而後謂之和若如古樂二變不入調則音節之遠者仍遠而又何所用其收一聲以為之和哉凡此皆其斷斷不可強通于律管者蓋自史漢以下但沿淮南子之文牽合絲律以求之于數而未嘗按之于音故不知其必有三聲之乖應也又按淮南此又前後均未嘗有二變之名疑但言五音相生還宮之法姑洗生應鍾者姑洗宮之生徵也應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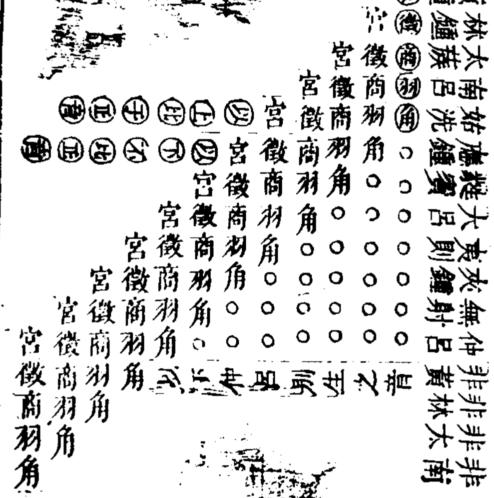
蕤賓者應鍾宮之生徵也言宮之生徵以統徵下遞生之三音言姑洗角宮之比正音以統姑洗前三宮之比正音言應鍾宮不比正音以統應鍾後六宮之不比正音蓋十二宮以黃鍾宮為正五音林鍾徵宮得正音四太蔟商宮得正音三南呂羽宮得正音二姑洗角宮得正音一正音至姑洗角宮而盡自應鍾第六宮以下至仲呂十二宮凡七宮其五聲皆不得與正五音比故曰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為繆也自絲言之姑洗前五宮宮皆本絲之聲應鍾後七宮七絲皆不得以本聲為宮聲矣若以諸侷還宮律言之應鍾第六宮不比正音猶在十二律中也夷則以下四宮則十二律不能備相生之五音而必有仲呂別生之管以濟之則繆之甚矣甲子以下言十二律各依十二辰之五日以分配五音即下文六十音之說舉黃鍾五子以見例仲呂之徵夾鍾之羽無射之商夷則之角皆絲分之黃鍾也絲分雖有進退皆在一絃之內若以此言律則所謂

徵羽商角者即仲呂別生七寸九分九之管而非八寸一分之黃鍾安得謂之黃鍾五音耶

或曰三百六十音之說果有之乎曰若以絲音言之散聲得縱黍三百六十分半之一百八十分得中音又半之九十分得高音又半之四十五分得又高音計一絲正間兩均數十聲而七絲之三百餘聲不為多矣若以律音言之一律七聲不過還宮之異名名異而聲實不異律呂兩均各止十三律各止十三聲不能多也竹聲彰彰可按古經傳

之文具在。亦彰彰可考。烏有所謂六十聲者。因而六之三百六十音。則鑿之甚矣。若以律呂分寸之間。析其豪釐而皆爲之管。則雖三百六十不足以盡之。又何以適當一歲之日耶。後儒因淮南子之言過爲附會。而京房諸人于是有執始去滅等紛紛之號。以是求律。不啻如左傳之所謂煩手淫聲慆堙心耳者。然則聲音之節。以尚書周官禮記左傳國語之文爲據可矣。

諸備還宮五音相生比正音不比正音全圖



（又）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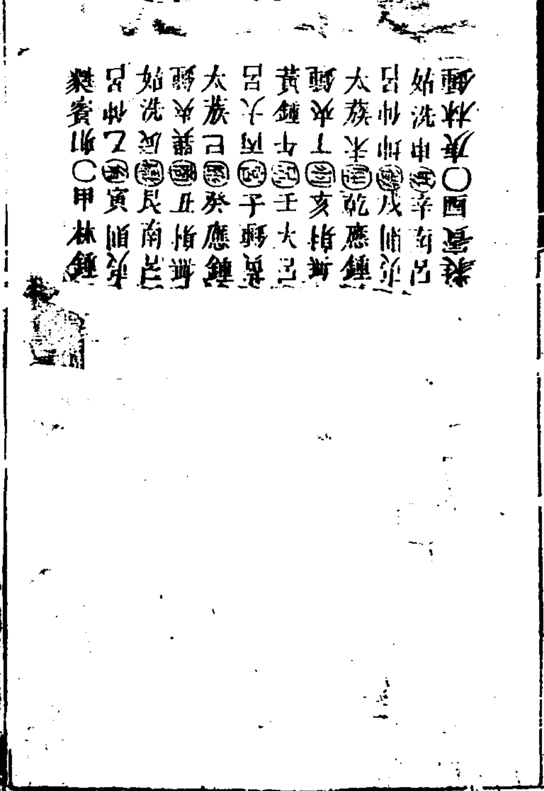
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

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于子陰生于午

此段重標律呂蓋本古人以兩均各十二律虛比二十四時之數以定名故但言音比黃鍾云云與律中氣應之實義不同今以其序按之以十二辰順比六陽而自子至巳黃鍾無射夷則㽔賓姑洗太蔟得六呂之陽之序自午至亥黃鍾太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得六律之陽之序呂之陽聲低故比于子六位律之陽聲高故比于午六位也以八干四維逆比六陰而自丙至癸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得六呂之陰之序與六呂之陽同方五聲南北相應而空其同位于東偏惟自壬至丁律之陰差一位或壬子丙午本皆比大呂黃鍾後人誤認黃鍾子午正對五陽左右橫對以壬之大呂移于丁使六陰亦橫對以尊黃鍾耳今以大呂

歸于壬遞進一位而自壬至丁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恰得六律之陰之序與六律之陽同方亦五聲南北相應而空其同位于西偏而二十四律之象備焉嘗曰雜纂成書不能標著其義蓋律呂之制既無可考但能以琴求音故雖聞極不生之語而不知其為中律雖聞二十四律之說而不知其為兩均之陰陽歷代諸儒因其無可比附亦不復援引此文以求其故然猶幸此書之存尚足以證兩均之不謬焉耳謹考正附圖于左

二十四律全圖



字譜附

楚辭 四上競氣。極聲變只。

樂譜工尺等字。不知其所自始。歷代燕樂。以所用合四四一一上勾尺工工凡凡虛比黃鍾大呂十二長短之次。或從太族起。而以黃鍾大呂清聲爲二凡。其誤皆不具論。求之于古。惟楚辭有四上競氣之文。如果出于樂譜。則其來亦久矣。意當時製譜之人。或假借管子凡首王一四開以合之文。以爲凡一四合之字。又假借五聲宮徵商羽角之序。

以爲工尺上五六之字。蓋或伶工輩不知宮商角徵羽爲五音自下而上之序。而誤以宮徵商羽角之遞生。爲高下次序之聲名。以其字畫多不便于族書。故以工尺上五六代之。宮工音同。尺字譜音近徵。或本用只字。譌爲尺耳。上字譜音如商。里音也。羽五音近。角字古多作六音。又自工而下。五音當其五。六音當其六。此以工尺上五六爲宮徵商羽角之序之誤也。姑以其意布于六律。工音居中。則無射聲五。夷則聲六。甤賓空律不用。姑洗聲工。

太族聲尺。黃鍾聲上。而五音以備。六陰律之應之亦然。其上字之下謂之一。意必以管子先王一之義。依附于呂氏春秋中央含少之律。以五六凡工尺上皆陰陽二律高下相應。惟中聲止一律。居陰陽高下四上二字之間。故謂之一也。呂氏云一也者制令。亦一字之所由立也。工字之上空律謂之凡。彼意旋宮之法。必以宮首一律爲變宮之始。故管子言凡將起五音凡首。所以立旋工之例。于是七音旋宮。有凡工尺上一四合之序。而笛音亦遂

以此次之。彼意以一字之不用者爲七聲之主。凡字之不用者爲七工之首也。四合即五六同聲。彼意笛孔初開末一指爲四字。當無名指爲第四指也。自此以上盡合之爲合字。以此附會四開以合九九之文。而舊說以合字合九九黃鍾律者殆由于此也。合字配黃鍾。則凡字配中律。與一字中律之本序不合。蓋笛音取旋宮中之一調以立名。而旋宮中惟一字凡字居中者六律皆備五音。與大傅子午二宮之聲同。故取之也。先王一而三三之者。

呂氏以十二筩言。則一之上下爲陽六陰六。此以七聲言。則一之上下各三聲。或曰主一而三之者。一之上下爲三陰三陽之正。四開以合九九者。三陽三陰之上下。又再生三陽以與三陰應。再生三陰以與三陽應。得四三一十二聲。皆始生于一。而最長得九九之數。以統十三聲之全。凡此皆假借管子之說而爲之也。然此法既于變徵之名不可通。且必以姑洗爲宮。或無射爲高宮。而後六陰六陽各具五音。是黃鍾反不得爲正宮之聲。由其誤以宮徵商之遞生爲自高而下之序。而不知必當自下而上以宮商角爲序。則黃鍾爲宮而六律之五音備。故周官大師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而樂記之序亦與之合。其徵羽之可前可後。則因其高下而次之。以爲陰陽之應。而其所以爲流轉之序則一。此斷不可易者也。然則工尺上五六者。亦姑從其字譜之便于疾書。使人人可一覽而得其音。不必以其宮徵商羽角之序命之。而按五音本然之序。以上尺工六五命之爲宮商角徵羽。益無不可矣。

然則四上競氣但舉兩字何也。曰中律一字。陰陽之主。陽聲始于上。遞而上之以至于五。陰聲始于四。遞而下之以至于上。故四上二字足以統陰陽兩聲。兩聲並作。旋宮轉調。惟其所變。故曰競氣。并四上兩字相競之謂也。如此足以極聲音之變矣。或曰極聲即中律一字之聲。爲陰陽七聲之所交會。故曰四上競氣。國語所謂極之所集曰聲是也。七聲旋轉。則極聲之靜者曰凡一。即二變聲也。極聲之動者曰上尺工六五。即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也。此極聲變動。而陰陽流轉七宮交迭之象也。或曰陰始于四而陽終于五。五者四之同聲也。陽始于上而陰終于低上。低上者上之同聲也。故陽聲自上而極于五。則必反于陰之四。陰聲自四而極于上。則必復于陽之上。此聲之終。應彼聲之始。乃陽極陰生陰極陽生之妙緒。一氣往還。首尾變通。而天地之和在是焉。然則四上競氣。亦足以證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之義矣。 圖附後

四上競氣圖

宮大呂上　陰聲之極
商應鍾尺　陰聲五
角南呂工　陰聲四
•函鍾凡　陰聲三
徵小呂合　陰聲二
羽夾鍾四　陰始生于四漸而下之
○中　〇一生陰陽
宮黃鍾上　陽始生于上漸而上之
商太蔟尺　陽聲二
角姑洗工　陽聲三
•蕤賓凡　陽聲四
徵夷則六　陽聲五
羽無射五　陽聲之極

陰極則復于陽
陽極則反于陰

還宮聲變圖

	宮大呂	商應鍾	角南呂	•函鍾	徵小呂	羽夾鍾	○中律	宮黃鍾	商太蔟	角姑洗	•蕤賓	徵夷則	羽無射
正宮	上	尺	工	凡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商宮	乙	上	尺	工	凡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角宮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上	尺	工	凡
變徵宮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上	尺	工
徵宮	凡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上	尺
羽宮	工	凡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上
中宮	尺	工	凡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陰陽交應圖

宮大呂丑　低上　最低為重陰
商應鍾亥　低尺　重陰凡三聲
角南呂酉　低工　所以應正陽
•函鍾未　凡
徵小呂巳　六
羽夾鍾卯　五
○中　㊀　一生陰陽。先主一
宮黃鍾子　上
商太蔟寅　尺
角姑洗辰　工
•蕤賓午　高凡　最高為重陽
徵夷則申　高六　重陽凡三聲
羽無射戌　高五　所以應正陰

歷代燕樂虛比律呂之名圖

黃鍾合	○
大呂四	○
太蔟四	合
夾鍾一	四
姑洗一	四
仲呂上	一
蕤賓勾	一
林鍾尺	上
夷則工	勾
南呂工	尺
無射凡	工
應鍾凡	工
黃鍾六	凡
大呂五	凡

此但以樂譜所用合四一上等字意為雙單虛比律呂之名並非律呂之實若以諸儒十二宮配之凡七音之不可强附者各五宮雖欲虛比之萬不可得蓋律書與樂制兩不相關諸儒之言僅足資文字之用而已

或問宮徵商羽角之訛為工尺上五六于傳記亦有可徵者乎曰嘗疑史記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之文即俗譜相沿之九絃褚氏誤拾之以為上下生之次也管子一絃始于古音之徵以次而上為徵羽宮商角徵羽之七聲俗譜自上而下命之為羽角宮徵商羽角之七聲加二絃于上則為上徵上商羽角宮徵商羽角之九聲即高尺高上五六工尺上四合之序也蓋以宮宜居中自宮而下之為徵商羽角者不可復增自宮而上

增至九絃之徵而止故曰上九九絃而下商八羽七角六以次至宮五得居中于是中五而下四絃之徵得與上九之徵應故表其聲曰徵九而二之應八三之應七四之應六不待言矣褚氏不明音律摭拾舊聞抵捂雜亂如律數大呂夾鍾仲呂皆上生而鍾分又用下生之得半律數據度法之十分寸曰黃鍾八寸十分一而鍾術又據淮南之九分寸曰凡得九寸既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又曰音始于宮窮于角此其于律可知矣

周官樂教論附

或問周官大司樂為樂師之長而以之掌成均之法者何也曰朱子謂即夔典樂教胄子之事是也今夫聖人之教人也必以道而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以太極陰陽之理分而為五行布而為四時列而為十二月而相摩相盪顯仁藏用之機備焉張子所謂太和之道也夫太和之道非樂其孰與宣之乎且夫律呂之始作也以天地之中聲生律呂之陰陽如天地之一生二也分而為五行有陰

陽各具之五行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上宮與下宮應也上商與下商應也上角與下角應也上徵與下徵應也上羽與下羽應也陰陽相得而樂以成如一生水而六成之二生火而七成之三生木而八成之四生金而九成之五生土而十成之也有陰陽合具之五行中律屬土居陰陽之中而陽律之子辰申以陽律之寅午戌交之而水火相成矣陰律之卯未亥以陰律之巳酉丑交之而木金相成矣陽律之子辰申以陰律之

丑酉巳合之。而金水相生矣。陽律之寅午戌以陰
律之亥未卯合之。而木火相生矣。陰陽四象如四
時十二月木火金水互相生旺者之往來成歲。而
土德運之于中央也。故曰太和之道非樂其孰與
宣之乎。夫律呂陰陽。有以默契乎天地之理。則總
之者。以平其心。以一其氣。以涵泳乎興道諷誦言
語之樂語。以興于詩。以敦篤乎中和祗庸孝友之
樂德。以立于禮。使夫一言一動。無不如律呂之陰
陽相得。以默會夫天地之理于吾之一身者。豈其

微歟。此大司樂以成均之法教國子而德曰樂德。
語曰樂語。以見樂之道不可斯須去身。而興詩立
禮之必于是乎成焉者也。夫語以德爲本。德之孝
友以庸爲之本。和祗以中爲之本。而中又爲庸之
本。中庸本成均樂德之教南昌熊畏齋先生刪其本義以示人先生有吾郡教授大全從受其說益本之司樂非創論也夫中者。天命之性。天下之大本也。由中
而發之。中其節焉謂之和。而其功必由于能祗。戒
慎恐懼。君子所以慎獨者。祗之道也。由是行之爲
庸德言之爲庸言庸也。有天下之常道也。五常之
道。無不包。而孝友爲先。子臣弟友。君子所以慥慥
也。慥慥之至。則無不祗焉。無不祗則無不和焉。而
中之全體大用得矣。此六德首中之意也。大哉中
乎。天地之五位相得而有合者。以其中也。聖人之
位天地而育萬物者。以其致中以致和也。故曰大
樂必易。古經傳律呂之理。可謂至易矣。後儒之說
愈繁愈難。而愈不可曉。律呂之制。幾不復可施于
用。無他。失其中和之理。斯失其所以爲易也。夫人
誠知律呂陰陽五位相得而有合之本于天地。而

由是反之于身。以求其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之理。則窮理以盡其性。中庸之德于是乎成。而斯
道之至易者在是矣。此周官樂教之意也與。

古律經傳附考卷五終

〔清〕盧元昌撰

左傳分國纂畧十六卷

清康熙書林孫敬南刻本

悉遵杜林原註

雲間盧文子先生評閱

左傳分國纂略

左傳一書邇來苦無善本
先生發其蘊抉其奧援今證古洞心豁目鐫成
本坊敦請行世讀者自能珍賞奉爲拱璧也

書林孫敬南梓

左傳分國纂略叙

閱春秋年表例得二十國分集止九國何也秦事率綴于晉不另集蔡附楚陳與許亦然莒入齊邾也小邾也因曾而見杞滕薛曹只一二條錯見

于晉曾中周亦國何左氏曾與鄭平列云何以不標題標題後儒之陋也卽以經文可乎曰有有經無傳者有有傳無經者未可以概也旣分國盡紀事而本末之杜預

曰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尋緒繹之血脈貫浹首尾洞然必如前人牽合而本末焉固矣夫通鑑之見不可施于左氏是以不爲漢何休目

左氏曰膏肓晉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唐韓愈直以爲浮夸豈通論哉余且掇其菁英爲學者文庫組練間有罣漏故名纂略或曰左傳春秋功臣而許左傳功

臣則我豈敢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雲間盧元昌題於東柯艸舍

纂例

一合註向列于腹玆列眉使讀者于正文全行俱下
稍有增减總使傳文明豁而已

一圈點非古非此眼目不醒但不太濫使人厭觀

一評發明傳意非侈臆說與前賢爭幟

一左氏以文勝所賞者不以其人其事之劣略辭采
之優

一篇章繁簡各臻其妙累百行不厭多兩三行不嫌
少不以繁節不以簡置

纂例 一

一左氏聖于文杜公聖于詩不揣固陋願學未能纂
述之餘極知僭妄庶幾不得志于時之所爲也

一予弱冠時方禹修先生有國瑋一書曾將左傳分
校彼時見解未徹晚年略窺其藴因有此集

一左傳外史記兩漢生平所嗜少時曾經纂訂手鈔
成帙後館京兆氏散失無存天若假年續成問世

一杜闇剞劂王大司農分俸助成此書勉力爲之適
暮齒了餘生而已

一予無他著述間有雜撰隨成隨毀一二吟咏半林
集外有東柯草堂未刻稿若制義邇年課孫有思
美廬詒篇未免程夫子晚年見獵之悔

一予昔年選評時牘率被遠賈翻刻繼唐宋八家翻
刻者到處皆然此書若蹈前轍勿怪控憲爰書從
事

巳巳六月隨庵原字文子偶筆

纂例 二

盧文子評閱左傳分國纂略目次

卷一周集

周平王

魯隱三年一條

周桓王

魯隱六年一條

十一年一條

魯桓五年一條

周莊王

魯桓十八年一條

周惠王

魯莊十九二十年合一條

周襄王

魯僖五年至二十二年合一條

二十四年一條

二十五年一條

周定王

魯宣十二年一條

周簡王

魯成元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魯襄十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周景王

魯襄三十年一條

魯昭元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一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八年二條

二十一年一條

二十二年一條

周敬王

魯昭二十三四年合一條

二十四五年合一條

二十六年一條

二十九年一條

三十二年一條

魯定元年一條

六七年合一條

卷二魯集

魯隱公

元年至十五年合一條

五年一條

八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魯桓公

元年一條

二年二條

三年一條

五年一條

六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七年一條

十八年一條

魯莊公

七年一條

八年一條

十年二條

二十二年一條

二十三四年合一條

二十五年一條

二十八九年合一條

三十二年一條

魯閔公

元年二條

二年一條

魯僖公

五年一條

二十一年二條

二十二年一條

二十六年一條

二十九年一條

三十年一條

三十一年二條

三十三年一條

魯文公

元年二條

元二年合一條

二年一條
二三年合一條
四年二條
六年二條
七年一條
十一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十四五年合一條
十六年一條

十八年二條

魯宣公

四年一條
八年一條
十四年二條
十五年一條
十八年一條

魯成公

元二年合一條
條

二年一條
四年一條
六年一條
八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一年一條
十六年一條
十七年一條
十八年一條

魯襄公

二年至四年一條
三年一條
四年一條
六年一條
七年三條
八年一條
九年二條
十一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六年一條
十七年一條
十九年二條
二十年一條
二十一年一條
二十二年一條
二十三年一條
二十四年一條
二十八年二條
二十九年二條

三十一年二條

曾昭公

元年一條
二年一條
三年一條
四年一條
五年二條
五六年合一條
七年二條
九年一條

十年一條
十一年一條
十二年二條
十三年二條
十四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六年一條
十七年二條
二十一年一條
二十三年一條

二十四年二條
二十五年一條

卷四曾集

曾昭公

二十五年四條
二十六年一條
二十七年一條
二十七年至九年合一條
二十九年一條
三十一年二條

二十二年一條

魯定公

元年一條

五年一條

六年二條

七年一條

八年三條

九年一條

十年二條

十二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魯哀公

三年二條

七八年合一條

十一年三條

十二年二條

十四年三條

十五年一條

十六年一條

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合一條

二十三年一條

二十四年一條

二十四五年合一條

二十七年二條

卷五晉集

晉穆侯

魯桓二年一條

晉獻公

魯莊十八年一條

二十二年一條

二十七年一條

二十八年一條

三十二年一條

魯閔元年一條

二年二條

魯僖二年二條

四年一條

五六年合一條

五年一條

八年一條

九年一條
晉惠公
魯僖九十年合一條
十年二條
十一年一條
十三四年合一條
十五年二條
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合一條
晉懷公
魯僖二十二年二條

晉文公
魯僖二十四年三條
二十五年二條
二十七年一條
二十八年二條
晉襄公
魯僖三十年至三十二三年合一條
三十三年一條
魯文二年一條
三年一條

四年一條
五六年合一條
晉靈公
魯文六七年合一條
七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魯宣二年一條
晉成公

魯宣二年一條
晉景公
魯宣十一年一條
十二三年合一條
十四年一條
十五年二條
十六年一條
十七年二條
魯成二年二條
三年一條

五年一條
六年二條
六年至八年合一條
八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年一條
卷七晉集
晉厲公
魯成十一年二條
十二年一條

十三年二條
十五年二條
十六年二條
十七年一條
晉悼公
魯成十八年二條
魯襄二年一條
三年三條
四年一條
七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年一條
十一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十二年至十四年合一條
十四年三條
卷八晉集
晉平公
魯襄十八年二條

二十一年一條
二十五年二條
二十六年三條
二十七年一條
二十九年三條
三十年一條
魯昭元年一條
二年一條
三年一條
六年一條

七年一條
八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年二條
十二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七年一條

晉平公

左傳目 十五

魯昭二十八年二條
二十九年二條

晉定公

魯定四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魯哀二年一條
五年一條
十七年一條
二十四年一條
二十七年一條

又悼四年一條

卷九鄭集

鄭莊公

魯隱元年一條
五年一條
六年一條
七八年合一條
九年一條
十年一條
十一年二條

左傳目 十六

魯桓十一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七八年合一條

鄭厲公

魯莊十四年一條
十六年一條

鄭文公

魯僖五年至七年合一條
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合一條
二十四年一條

二十年一條
二十三年一條
鄭穆公
魯文十七年一條
魯宣二年一條
鄭靈公
魯宣四年至九年合一條
鄭襄公
魯宣六年一條
九年至十一年合一條
十二年一條

魯成四年一條
鄭悼公
魯成六年一條
鄭成公
魯成九十年合一條
魯襄二年一條
鄭僖公
魯襄七八年合一條
鄭簡公

魯襄八年一條
九年二條
十年二條
十一年三條
十三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八九年合一條
二十二年三條
二十四年一條
卷十彙集

鄭簡公
魯襄二十四年一條
二十五年三條
二十六年三條
二十八年二條
二十九年二條
三十年四條
三十一年四條
魯昭元年二條
二年一條

二年二條
四年一條
七年二條
十二年一條
鄭定公
魯昭十六年二條
十七八年合一條
十九年二條
二十年一條
鄭獻公

魯昭二十年一條
魯定九年一條
鄭聲公
魯哀五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卷十一 衛集
衛桓公
魯隱三年一條
四年一條
衛惠公

魯桓十六年一條
魯莊六年一條
衛懿公
魯閔二年一條
衛文公
魯僖十八年至二十五年合一條
衛成公
魯僖二十八年一條
三十一年一條
衛穆公

魯宣十二三四年合一條
魯成二年一條
衛定公
魯成十四年二條
衛獻公
魯襄十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十七年至十九年合一條
二十年一條
二十五年一條

二十七年一條
衛襄公
魯襄二十一年一條
魯昭七年一條
衛靈公
魯昭二十年一條
魯定七八年合一條
十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魯哀二年一條
衛出公
魯哀十一年一條
衛莊公
魯哀十五年一條
十六年三條
十六七年合一條
十七年一條
衛出公

魯哀十八年至二十五年合一條
二十六年二條
卷十二齊集
齊僖公
魯隱八年一條
齊襄公
魯桓五年至莊公四年合一條
魯莊八年一條
齊桓公
魯莊九年一條

二十二年一條
二十一年一條
魯僖三年一條
四年至七年合一條
七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十六年一條
十七年一條
齊昭公

魯文十四年一條

齊懿公

魯文十五年一條

十六年至十八年合一條

齊惠公

魯宣十年一條

齊靈公

魯成十七八年合一條

魯襄二年至六年合一條

十九年一條

齊莊公

魯襄二十一年一條

二十三年二條

二十四年一條

二十五年一條

齊景公

魯襄二十七年一條

二十八年三條

二十九年一條

魯昭二年二條

三年至七年合一條

三年至十年合一條

十六年一條

十九年一條

二十年二條

二十二三年合一條

二十六年一條

魯定九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魯哀五年一條

六年二條

齊悼公

魯哀八年一條

齊簡公

魯哀十四年二條

卷十三宋集

宋穆公

魯隱三年一條

宋殤公

魯隱五年一條

魯桓元二年合一條
宋莊公
魯桓十四年一條
宋閔公
魯莊十一年一條
魯莊十一二年合一條
宋桓公
魯僖八九年合一條
十九年一條
十九二十年合一條
二十一二年合一條

宋成公
魯僖二十四年一條
宋昭公
魯文七年一條
八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六七年合一條
宋文公
魯宣二年一條

魯成二年一條
五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宋平公
魯成十八年至魯襄元年合一條
魯襄六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七年二條

二十六年一條
二十七年一條
三十年二條
魯昭六年一條
十年一條
二十年二條
二十一年一條
二十一二年合一條
宋景公
魯定六年至八年合一條

九年一條
十年一條
魯哀七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十七年一條
二十六年一條

卷十四楚集

楚武王
魯桓六年一條
八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一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魯莊四年一條

楚文王
魯莊六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十九年一條

楚成王
魯莊二十八年一條
魯僖五年一條
六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二十年一條
二十二年一條
二十八年一條
三十三年一條
魯文元年一條

楚穆王
魯文四五年合一條
九年一條
十年二條

楚莊王
魯文十四年一條
十六年一條
魯宣二年一條
四年一條
十一年二條
十二三年合一條

十四五年合一條

楚共王

魯成二年一條

七年一條

八九年合一條

魯襄四年一條

七年一條

九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楚康王

魯襄十四年二條

十五年一條

二十一年一條

二十一二年合一條

二十二年一條

二十四五年合一條

二十五年一條

二十六年一條

二十七年一條

楚郟敖

魯襄二十九三十年合一條

三十年一條

魯昭元年二條

卷十五楚集

楚靈王

魯昭四年二條

五年一條

七年三條

八年一條

十一年二條

十二年一條

十三年一條

楚平王

魯昭十三年一條

十三四年合一條

十四年一條

十五年一條

十八年一條

十九年三條

二十年一條

二十一年一條
二十三年三條
二十四年一條
二十五年一條
二十六年一條
楚昭王
魯昭二十七年二條
三十一年一條
魯定三年一條
四年一條

魯哀元年一條
四年一條
六年一條
楚惠王
魯哀十六年一條
十七年一條
十八年一條
卷十六吳集
吳壽夢
魯成七年一條

魯襄二年至十年合一條
十二年一條
吳諸樊
魯襄十四年一條
二十五年一條
吳餘祭
魯襄二十九年一條
吳夷昧
魯襄二十九年一條
三十一年一條

吳王僚
魯昭十七年一條
二十七年一條
吳闔廬
魯昭三十年二條
三十一年一條
魯定二年一條
十四年一條
吳夫差
魯哀元年二條

七年一條
十年一條
十一年一條
十二年一條
十三年二條
十五年一條
二十年一條
二十二年一條

閔智心編次

目終

貳分政也

凡君子曰左氏自言

左傳分國集畧卷一 周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閔智心點次

周平王

魯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信國之寶也能信君臣嘗見其有禮周之東遷晉鄭是依鄭祖孫父子相繼爲周卿士此其君臣相信夫豈一朝夕之故忽然平王欲奪鄭伯政而授之虢豈易爲力抑豈不可明示以奪之之故乃先之以貳曰吾意欲分政于虢也云爾繼而曰無心欲如是而口復不然是不信于鄭又有畏于鄭而懟且自飾也于是交疑而交質交惡直王交兵始于不信卒于無禮無怪乎君子以二國目之乎列之曰周鄭也古之帝王惇德允元廸知忱恂任下如此其信然後臣亦祇承在宣勿欺其主秦王也中不信人王翦請田請宅曰不如是王將生而疑我漢高欲誅韓信僞遊雲夢諸將皆反晉乎宋太祖曰我心如重門洞開使天下皆見杯酒釋兵備疑盡消甚矣禮爲安上全下之義物尤貴將之以信哉

周桓王

魯隱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

不禮二字眼目

莊王也

我周之東也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交質交惡後得此一來寔谷之春也故曰始又不禮焉豈非自絕于鄭此李懷光千里赴難唐德宗不待以殊禮去而遂叛也

欑茅隰郕爲二邑共十二邑

魯隱十一年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不如不取）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贈字着眼）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鄔劉蔿邘鄭田也王取而有之蘇忿生十二邑王所不能有者使鄭自取奪其焦中之物使取償于難得者何其不恕傳曰爭民施奪此之謂也

左傳　卷一　二

方陳曰拒

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伍承偏之隙而補其缺漏旝旃也執爲號令鼓以進軍

魯桓五年 王（由貪自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以諸侯三字殺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爲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一班木偶）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子元有節制）以當陳人曰陳亂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吳光戰雞父本此）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有節制）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冷語）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大濟之辭兼撰鄭之詐）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天子討而不伐有不朝者六師移之以諸侯伐鄭安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且夫能左右之曰以當時王肆自將蔡衛陳人誰肯用命又安在能左右之乎取于二拒王于射肩尚曰王亦能軍哀哉

莊王桓王子

周公名黑肩克桓王庶子子儀也

周莊王

魯桓十八年 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一部周傳並后八个字盡之）周公弗從故及

桓寵克屬之黑肩邪志也爲黑肩者辭于桓師以辛伯之言進可也已從先君之邪志矣告于莊王守金匱之盟可也弒莊王何欲速也辛伯惡其無將告于王而先之定亂于未然千古有作用人黑肩不納辛伯言殺棲己決信乎爲人臣者不可不讀春秋

左傳　卷一　三

王姚莊王妾姚姓也

因蘇氏王奪蘇氏邑也

不克不能也

周惠王

魯莊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禍亂之作非由一端左氏必連類及之）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賂而還（大謬）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

晉命相命也
阻鄭地
西辟西偏畧界也鄭失虎牢今復與之
效尤效子頹之僭舞
王號地酒泉周邑鞶紳鑑帶以鑑爲飾也

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
行僇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莫大焉樂
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春晉命
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
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
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
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
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
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

鄭伯納王起于貪心初入成周遂取寳賂繼以鞶爵厚薄故致憾于王貪婪之心萌而禍不旋踵宜其亡也原伯以其效尤謂將有咎其鏡禍猶淺耳

襄王惠王子名鄭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立子帶晉桓公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事聘事也

周襄王

魯僖五年王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崩襄
二十二年
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
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
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晉侯平戎于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
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秋爲
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

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富辰言于王曰請召
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
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子頹之亂惠王親歷之復溺于子帶之寵爲難二十年三折肱知爲良醫未必然也○華戎雜居自古爲患而秦晉遷之內地乎其亦因子帶之召誘而致之耳與子江統之徙戎矣嗚呼見伊川野祭下中國之爲戎開天津杜鵑知天下之將亂氣數使然雖智者亦如之何

即衛親衛也
不與爵是前執與衛滑怨

僖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
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
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

今案
二叔夏商叔季
平王東遷依晉鄭惠王出奔鄭納之此句言鄭勳也

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
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
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
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從
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

厲王于宣王母弟此句承親親役申侯子幹用叔詹堵叔師叔此句承尊賢子諸姬句承暱近

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渝變也

施望報者近之不知足遠之則怨恨無已是無極無終

子帶食邑于甘稱甘昭公

隗即狄后替廢也

大叔即子帶坎欿周地

來告告晉也鄙野也言野處鄭之氾地

凶服素服

問官司具備用先公後私

用三良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有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禦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夏四

之禮也

宥助也加之幣帛

言晉不尚德政尚威刑故不服

出其民但取其土也

上年王孫蘇與毛召爭政殺之

烝升也武子即士會季氏折享當體薦今升殽于俎武子怪而問之

半解其體薦以示儉曰體薦爲體解節折以物皆可食以示慈惠曰折俎

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因伐鄭召狄因召狄納后因納后了帶通因而子帶奔臣構難兄弟操戈或召戎或以狄後世借兵突厥乞援回紇又堂堂正正矣

魯僖二十五年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勿許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乎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我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不許隧與之田此仲尼于繁纓曰不如多與之邑也弗許數語居然生色倉葛之呼更壯使晉侯膽一落于王章氣再挫于俘虜

周定王

魯宣十六年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襄王折請隧定王解烝殽周室雖微典禮之間尚有可觀他日景王彝器之索雖曰非禮典籍之徵使籍談語塞亦自彬彬士會歸而修法古人留心典故如此

周簡王

魯成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新與戎盟而伐之是背盟皆爲平戎而背之是欺大國

宣伯欲得王賜故請先而王不如厚獻子柏公以禮故重賜之

右助之也說叔說于王叔也處處河上也

徵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

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

未敗績于徐吾氏

王室也而大國背將小邦周
矣唐末丁藩鎮猶不至此

魯成十三年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

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

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四月成肅

公卒于瑕

有禮則可以相君獻子是也不敬則難以事
神成子且然宣伯貪夫宜爲簡王窺破耳

周靈王

魯襄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

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

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

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我七姓從王牲用備具

也

言刑罰放赦皆是寵臣出不勝富言受貨賄也

宣子即士匄

合要合要約之詞契約詞也

不監毀譽但曰若而人

結成也陰里周大夫官師即劉夏非卿也

環齊侯名

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

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

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惟大

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

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

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權要家以勢陵人曰篳門圭竇而陵其上瑕禽以兩言
折之從王東遷騂旄與盟何嘗篳門圭竇也清白傳家
貨賄不入宜其篳門圭竇也不待合要王叔之
氣已挫以王之左右爲曲直片言走王叔矣

魯襄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

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

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春官師

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我嘗讀齊風俟著章病齊俗昏禮之替及觀晏桓子所
對誰謂齊俗夸詐不嫺于禮結以陰里逆以劉夏王自
不嫺于
禮耳

魯襄十四年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

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

伯舅是賴今余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尚有誥冊之體）

舊敬之哉毋廢朕命

册命天子之常此日則如景星慶雲矣此靈王也
周其信有顛王其所謂工其辭聖無惡于諸侯者

儋季靈王弟必有此言欲有此朝廷之權也童子謂愆期佞夫靈王子景王弟成愆即愆期

瑕廖括之黨

王景王

剕景王

魯襄三十年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也尹劉五人不能正括之罪而于佞夫是問者景王使之也故書法云然雖然靈王不能無責焉當愆期入告時誠納其言察括之罪置諸法他日佞夫之禍亦可免漫應曰童子何知于是括無忌憚以爲廢立大事惟我所爲不執之謀遂决豈非靈王縱之以至此嗚呼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已形之釁詎而置勿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左傳 卷一 十

問欲也不即不能成就也

魯昭元年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我其魚乎（數何不媿王室之老）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我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及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十反覆以失之）神怒不歆其祀民畔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一趙孟也偷食之語劉子卜其不復年視陰而言秦鍼決其將死矣辭氣之間占人休咎管公明于何晏鄧颺但得其粗耳

潁周邑

以后稷以其功也

言爲廢隊之國當救濟之今晉反來伐也

允姓陰戎之祖

何有言不足責也

魯昭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五國）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四國）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四國）肅慎燕亳吾北土也（三國）吾何邇封之有（何難）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此段責備得當所謂直者此耳）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堂堂天子止自處于謀主乎）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若不直當如何）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周全耳）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王亦周全太甚）晉人禮而歸之

不責其無君但與之較量曰吾東土吾西土吾南土吾北土是君爲輕土爲重也不責其伐君但數其率戎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今戎制之不亦難乎苟非率戎君可伐也宜晉人責之以爲王辭直云潁俘之致晉聊解朝甘大夫之執嗚呼尚忍言哉

左傳 卷一 十一

常列之位曰序定野會設表以爲位酒表之領

文伯即荀躒

叔籍談字

文王伐密得其鼓路闕鞏國名出甲鎧參虛晉之分野

證在也言福祚不在叔父當誰在耶

魯昭十一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
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
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
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
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
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甚哉君子貴養氣也養氣則能守氣而恭從肅乂無往
不宜單子視下言徐叔向直斷曰無守氣斷以理也與
前乎四體之
說相發明

魯昭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
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

左傳 卷一 十二

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
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
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
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
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
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大路鍼鉞秬鬯彤弓
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
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
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
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

董史董狐之祖

心之所樂必終于此終終其天年也天子絕朞故后與太子皆謂三年喪非由喪非由而獻也天子除喪當在卒哭既葬而除謂之遂

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我聞之所樂必卒
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于是乎以喪宴賓又求彝器樂憂甚矣彝器之來嘉
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王雖不遂宴樂以
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
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彝器之來王誠失也爲籍談者何不正言折之曰王何
彝器之徵也晉有世勳于王室無事爲王捍牧圉有事
爲王執干戈討不庭其爲彝器也多矣國家之寶三土
地人民政事不聞以器且王喪甫除不毋后太子是戚
而徵及彝器夫乃以賄聞于諸侯王室其日卑乎王何
彝器之問也乃竟嘿嘿致數典忘祖之誚尤可笑者文
伯一揖後
竟結舌也

左傳 卷一 十三

昆吾夏伯也乙卯日與桀同誅稔熟也惡積而熟也後得從子朝而亡

原伯魯周大夫後其子黨子朝而殺

周亂俗壞言不學者過多

魯昭十八年 春王三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
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
王都不亡何待

善不熟不見惡不熟不亡未熟善惡皆有轉移之勢故
凶人爲不善造物常冀其自新熟則無望矣吉人爲善
造物常患其不卒熟則無慮矣所以先聖于善必
曰積善于惡必曰積惡有味哉左氏稔之一字乎

魯昭十八年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
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

所以及在位之大人大人患有學而大道□□□于是以不學爲無害而作事皆懷苟且

以器聚音曰鍾之樂須音以行曰行之音細曰窕橫而不入曰槬億安也

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上陵下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洵見）

雋不疑一引春秋霍光嘆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張詠謂寇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遂自病不學無術王室大臣狃于不學焉能明理宜乎伯魯之子黨子朝而身爲僇也

魯昭二十一年春天王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精細）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樂根于心）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左傳　卷一

景王樂憂心疾已久無射之應心實召之非心感于鍾鍾實感于心也嫗之言但可一節耳宋仁宗詔胡瑗較定鍾律時黄鍾律短所奏音高又其鍾弇而直聲鬱不發劉羲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與此一例

賓孟師起王欲立子朝與吾說之

言有欲位之言

實用人言爲人用以犧假人則招禍難使犧在已則無害也欲王早立子朝不爲人圖

見現也王子

魯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郊要餞三邑也

悼王郎王子猛還子朝之黨單子失王故出奔樊頃子劉臣之黨奉王王子還等也殺荒妥罪于荒也還姑八人皆黨于子朝者

桓王以子儀屬黑肩而黑肩殺莊王寵子頹舊國諸人因之而族滅惠王寵子帶而子帶安在儋括立佞夫甯佞夫授首賓孟尚欲犧子朝乎子朝終不得爲犧而賓孟已爲孤豚嗚呼斷尾之偶見竟爲斷脰之讖矣妄念之萌適自賊哉雖然王疾不作劉單遇害朝之爲犧尚未可知

魯昭二十二年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百官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

左傳　卷一

群喪職秩者故曰天所廢出亦示急也劉劉蚠之采地王子處猛黨也肸子朝之黨醜猛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以醜敗而叛旅爲單氏所伐而敗

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己酉王子

不成喪釋不稱王崩之故

京楚子朝所在

三邑屬子朝者

囿子朝黨佗敬王黨

以南子朝之黨

震爲屋所壓死盆之父亦皆欲立猛者故云

西王子朝東王敬王也

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時子朝黨盛子猛黨孤子朝因群喪職者皆天所廢之人雖多易散耳猛僅劉單兩人同心協力爲天所相自五月至十月亙黃之戰半年矣王八人臧郡斯焚百工敗子朝之黨稍稍單弱然后晉師出何遅遅我行耶而猶帥九州之戎堂堂大國不能移檄于兄弟甥舅而帥戎以來借兵吐蕃乞師回鶻晉爲之倆也宜乎明年子大叔激之有黃父之會

周敬王

魯昭二十三四年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午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

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不納衆言曲子朝也

子朝禱河求福兵出于水晉以溫兵防不使侵子朝求王定位不侵獻玉

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南宮極震死天厭子朝矣乾祭介衆不與人厭子朝矣寶珪出水而不納百神無不厭子朝矣傳歷言之以見敬王當立神器有主獨怪晉人曾無定見幸而衆曲子朝設黨朝而左衽之將奈何

魯昭二十四五年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因其五行氣爲五

物事也

右師即樂大心牒輸粟之牒也　定十年大心出奔

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此段則天之明）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一路文法亦殊○藏○錯○落）長育（以下民之行也）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音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大○哉○言○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大○心○欲○自○外○于○名○義○適○取○禍○耳）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子朝擾亂王室劉單力不能支晉師一出王室稍定入
細晉力競子大叔之語范獻子黃父之會共謀王室貸

子大叔一激之力論禮對欠典要其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僞爲不肯輸粟之樂大心先下鍼砭

伯盈子朝之黨

行惡疾也走其望禱禱山川群望之神

釋去也間與也諸侯去己位治王事共和是也效授也

穎去也鄩殺子穎晉殺叔帶

間王位本子朝也今朝指惡句受亂災本楚也今朝指晉

魯昭二十六年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小○入○次○復）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第○可○觀）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專不足取一篇詞令亦佳）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層○次○亦○是○歷○歷）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

劉坌。

貫習也。

赦教其憂國閔其難而汝也。

稱伯魯子終前不說學國與子朝同介楚而道還也。

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何不自反）
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
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
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
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
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
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自供罪狀）
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
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
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爲

猛與匄皆太子壽母弟子朝既云太子壽早夭則立嫡定屬猛匄何爭之有以立少爲辭哉若以景王所寵愛而力爭而已又自言已王不立愛且告中逆引子頹子帶之作亂而神器終歸惠襄易地而觀卽作敬王檄子朝文亦可西漢吳王濞遺諸侯王書體裁妙絕陳仁錫評云藩國之文自有體無論反書子朝之文自可載也

魯昭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
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
入于鄰以叛陰不佞敗之

黨子朝繼逐子朝與勸子朝爲亂而中道背之者如伯盈尹固似乎反正不可不殺蓋其心卽丁公之心也原伯魯之子亦見殺者其黨子朝由于不學之故所謂苟而可不學將落也

因子朝之亂都在王城故王畏之故定都成周。

庸之謂有功也。

後事晉故也。

伯音卽韓不信。

衰序差次之謂。

物相也。

爲所當役之數賦所當城丈尺帥諸侯之大夫也效致也簡子卽不信。

魯昭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
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
暱甥舅不遑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一幅詞令起佳）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
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
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
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詞令亦自韶）
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實重圖之俾我
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
魏獻子曰與其戍之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

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
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
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
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
面衛彪徯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
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
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方八面用此體凡作記）
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者須倣此）
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
以爲成命

易位以否大夫易周大夫也。
原壽過周大夫。
設版築曰栽
郳卽郳仲幾欲三國代宋之役
言踐土盟曰從復則薛宜從舊爲宋役
謂仲幾侮我故以納侮
後後期不及役也萇弘以天厭周德欲違天延命是

詩曰宗子維城又曰懷德維寧敬王忠子朝之黨在王城似徙都成周又慮其狄請更城之惟城惟寧之不務而役役于是抑末矣未幾儋翩之亂接踵而起姑蕕之轍郎次不遑本之不務則雖本天多築以備出居蕕連比堅自名統禹亦徒致笑于漆城之隹何救于裳寧之禍也哉

魯定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

左傳　卷一

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僇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

違天高張急功是違人其後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哀六年高張奔魯。
尹氏復黨儋翩

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宋有不輸粟之衆大心又有不受役之仲幾何宋人之多抗命也至于薛前有與滕爭長之君今又有與宋爭役之宰君臣之間何多崛強乎嗚呼成周雖城儋翩之亂復作直至滅儋翩王室始定劉單二人厥勳偉哉

魯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左傳　卷一

定子頹子帶之亂鄭力居多定子朝儋翩之亂晉爲有功若劉單二公始終王室又非晉鄭可比唐之郭子儀庶幾似之

左傳分國纂畧卷二魯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純仁鼎次

魯隱公

隱公元年至五年

惠公隱公父仲子桓公母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惠公薨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緩則不及尸不及哀未薨則豫凶事時賵惠公并及仲子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聲子隱公母不赴不反哭不祔聲子三禮缺矣生不夫人死不薨不葬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萬舞也

王睭仲子而聲子則隱公不赴焉隱公舞仲子宮而聲子則并不祔焉蓋母以子貴賤也隱公雖貴而自安于攝也公弗臨無非明乎其爲攝耳問羽數而不僭者僭總于羽羽文于武胡氏曰婦人無武事所謂戎畢不適女器也

隱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軌法物采也度軌必準于法也章物以章物采也

矢陳也

僖伯孝公子惠公弟故稱叔父

人君舉動非禮必糾故貴起居注且非禮不從故貴從僖伯始而諫繼而不從可官起居注爲真能從矣嗚

呼世傳隱公爲賢主莫大于納諫[illegible]于棠遊棠何地棠何事曰將以觀魚辛有僖伯之諫猶以觀物陳以古制悚以亂政乃飾詞曰略地其[illegible]淘藏罟宣公賢矣吾考隱公攝位十一年中會戎爲交之始盟宋爲私盟之始無駭帥師爲大夫專兵之羽父帥師爲公子專將之始南門既作中丘又城末已城郎又書鍾巫之祭惑于鬼神妄亦甚矣老春秋始于隱公以見魯失政之所由也至若不朝京師不奔王喪取部及防入祊易許諸大過胡傳議之詳矣

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蓋爲無駭請族爲其子請也

因生如舜由嬀汭陳爲嬀姓後封于陳日陳氏諸侯不得賜姓因氏其王父字或即先人謚

或以生或以字或以官與邑五六言括盡萬姓通考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

以爲族有功者以官或以封邑無駭公子展之後故爲展氏此以字爲族也

任薛之姓

兗裘地名

公之一段是追叙

內諱獲曰止

鍾巫尹氏主祭之神先禱後祈遂得歸立鍾巫廟以報之

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不能正法誅之曰有死者傳言進退無據也

釋合也祊鄭人從祀泰山朝宿之邑許田魯國朝宿之邑後立周公別廟

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二語斷定猶恐不足以服其心又斡二語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侯語塞矣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隱之讓而非攝胡氏論之斷斷矣所可議者隱既有讓桓之心于嗣位時何不即爲太伯成器之舉至羽父請殺桓猶曰我將授之也始也探父之邪志隱忍以就位卒也縱羽父之奸而不早爲之所吾將授之隱則云然誰信之哉嗚呼狐壤幾死禱鍾巫而得歸菟裘未營祭鍾巫而促死彼桓公者納譖而賊殺其兄雖不死于羽父卒不免于彭生天之報施不爽也

魯桓公

桓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越草也結草爲席

藻率以皮爲之所以藉玉厲帶垂貌鍚音揚

爲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祊許皆天子所賜一祀泰山一立周公廟尊尊親親百世不易鄭動于無君之心奪名山之祭何有于魯之周公隱雖不卒易因循至于桓卒易焉夫不思祖祖不歸祖廟在焉而委祀于鄭人乎鄭人且惡易之名託之璧假魯何沒沒也爲周公爲湯沐之邑爲祊爲朝宿之邑皆有關王事而不可易之義明矣周公祊兩事也故璧假諱易之故直誅其心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宋華督賂君桓故會諸侯于稷以平宋亂終而納賂欲立華氏義始利終與亂爲黨書稱成宋亂不書立華氏

二人相會其肯爲主會事不成故但稱地至自唐之類三人則言會于某至自某成會事也

信乎猶爲有隱乎爾大抵八冬有冀事必有斯督蔡甚桓弑兄從其類也始納華賂繼納三叛人爲之兆也傳曰取以若桓之貪縱不賂而桓之心眈眈乎此云爾嗚呼唐太宗殺蓋蘇文弑君貢金蓄遂良以爲此郜鼎之類其猶聞哀伯之風夫

桓二年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此種章法幾幾公穀兩家矣公穀實祖此而左氏濫觴焉爾

桓三年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按經首曰公子翬如齊逆女次曰齊侯送姜氏于讙終曰夫人姜氏至自齊辭繁而不殺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胡氏謂荀藏之刺兆矣信也

麻蟄正月龍見四月始殺八月閉蟄十月雩于四月秋爲過

桓五年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雩祀天于南郊其大則徧及于山川謂之大雩天子之事諸侯爲之也豈但不時書不時譏也

以名有文仲子之類以德文名昌武名發之類以類孔子首象尼丘名曰丘物

桓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不以國不以

別如伯魚因鯉賜名鯉以父如子同生與父同日生之類位名司徒廢爲中軍武名司空廢爲司城公名具武公名敖別以其鄉名山物類也謂同日

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命之曰同

桓無父無兄何有于子而鄭重若此其心以子文姜出而姜係齊自出是故也詩曰不錫爾類桓本弑兄之賊以同日生取義于類永錫之義恐不如此况桓嘗自言同非我子齊侯之子嗚呼焉得同

桓九年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孝子以繼嗣爲憂不二月其父曹伯終生卒大子之嘆良有以也

疆事爭疆界也

桓十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謁告也

爾毋我侵我毋爾犯杜甫詩謂立國自有疆也唐人貪能騎石堡侵伐虜疆卒之隴右一帶反致吐蕃參莊之誚桓公數語足爲千古邊吏不書又何謁焉四字使喜開邊釁如王忮者索然氣盡後惟趙充國金城方畧惟以繕亭障浚溝渠屯要害以固守爲務而勿輕襲擊得其遺意云

以告夫人告齊侯也

彭生多力拉公殺之

桓十八年 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

言恥辱之惡聞于諸侯除其恥辱也

日光不見故夜明

得出師之禮

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

言有德人乃降服

肉食指當國者

閒猶間也言何必廁身其間

恥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春秋特記其始末耳記其始以著姜氏于歸之由記其末以著桓公喪身之故其實中間不能屢書也至于桓公旣薨後會禚會防會穀如齊師享祝丘則罪在莊公也蓋齊襄之立雖在桓公十四年文姜則爲齊襄之妹綏綏之狐妄求其匹必非朝夕之故此展吾甥兮見譏于齊人而同非吾子魯桓亦以爲然也嗚呼魯桓弒隱見殺彭生卒之貝丘之田齊襄又喪魄于人豕天道好還章章不爽

魯莊公

莊七年（于公穀）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以上經文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此異也胡氏謂後此桓文更霸政歸盟主之兆似也但魯有文姜縱淫會齊侯無度咎徵實應之耳

莊八年 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亦是累月十郤是也）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以己意解經）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于奚之役桓公辭邊吏之告圍郕之役莊公郤慶父之言是父是子殊無式穀此則其子同生之可取者雖皆由于畏齊以之自固豈非嘉謀

莊十年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突入）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問得突叫）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小非遠謀）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小非遠謀）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能見其大）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識戰于古無第二人）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我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曹劌胸中具有成算觀破肉食一輩人故突然請見便問何以戰也小惠小信以其小故鄙之所謂未能遠謀也至曰忠之屬也而後曰可以一戰未戰之前有成算也遠謀一將鼓之日未可齊人三鼓而後曰可將戰之

時有成算也遠謀一齊敗公逐之而曰未可視其轍望其旗而後曰可旣戰之後有成算也遠謀一凡此皆非肉食者所知公在曹劌疑陳中況肉食者前有曹劌後有毛遂十九人與肉食者大抵亦相等

公子偃魯大夫

更請自雩門竊出云云皐比虎皮也馬蒙之

莊十年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此更請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冬盟于柯（至十三年乃）始及齊平也（篇力息）

齊人不得志于長勺隨有次郎之師公子偃雩門一出豈激于曹劌之言以此賈勇與明年鄑之役復乘宋師未陳薄之大敗宋師其亦雩門之餘勇也

莊二十三年 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諫是大臣）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

宗婦同宗之婦

正月正陽之月建巳六陽用事故陰氣不作慝陰氣也
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理所重故鼓

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
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劌論兵是尔猶論禮是名相時莊公年三十六矣受制
于母文姜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二十一年文
姜薨二十二年纔納幣非尚未適也如齊觀社何爲乎
或曰齊蒐軍實以兵威脅公欲堅昏約夫齊亦何忌于
公必于脅也公舉動弗謹自貽伊戚明年姜氏始至用
幣亂男女之别其後通于共仲帷薄不修有自來也齊
人諷公曰巧趨蹌兮
其輕儇跳躍可知

莊二十四年 秋丹桓公之楹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以不丹楹刻桷爲共耳
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
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
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

左傳 卷十一 九

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
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丹楹刻桷以展孝思猶曰可也窺公之意不過將逆齊
姜後美觀以媚伉人女童心耳男女同贄慶父之奸宜
其及
也

莊二十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
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
月之眚不鼓
鼓以助陽氣也正陽之月純陽用事而陰侵焉爲不宜
耳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
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也大水次之狂且不用何
况于鼓乎莊公自慶父上與哀姜至後凡書日食三大

蠶馬欲其蕃息故廄以延名日中春分秋分也春分牧于外坰日出秋分牧于内廄日入春宜外坰今作廄故不時九月龍見角亢星晨見東方也大火心星也十月晨見水營室星也十月昏見日南至十一月也

黨音掌黨氏魯大夫孟任黨氏女

閟不從公以夫人許之始從女公子般之妹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蓋其屋之桷反覆門上言其勇也成季即季友僖叔即叔牙鍼巫氏魯大夫即鍼季以君命將命也不以罪誅故得立後即位即喪從也次舍也共仲即慶父

水二慝作于內災見于外不務正宮闈抑權奸以弭天變
紛紛然今日用幣明日伐鼓巫覡之陋習耳何救于災異

莊二十九年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
中而入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
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畢務農務畢也日至而畢栽
築之功畢也以時字括之

莊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illegible]夫人言許
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
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
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

左傳 卷十一 十

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
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
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
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不誅叔牙則慶父立矣不矯君命則叔牙難酖也蓋慶
父借叔牙而所恃者實哀姜乘公未葬以君命殺之叔
牙圖無如何即慶父哀姜亦有所忌而未敢動稍遲大
事去矣雖然圉人犖在場莊公不殺委之慶父慶父卒
用使賊子般子般以淫于黨氏生于黨以
次于黨氏死成季雖以死奉般亦奈之何

魯閔公

閔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

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

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有定數湖京與動皆不必也）

天生成季與魯終始季氏亡則魯不昌直照見哀公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此叔孫指楹曰雖惡此豈能去乎比之于楹誠倚之也

公齊桓公。

閔元年（確見）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敷句仲父）周禮（不及）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伯王之器也

魯根本堅固因而成就之曰因重固。

人得禮而立國有禮而固七國早滅魯亡獨後至漢高尚有不肯行之魯兩生禮之持運誠久也若齊桓者因魯難欲取魯則知封邢救衛非其本心

齮魯大夫。成風以僖公屬季友故以之適邾入立。季友入立僖公也。請請免死也。不許其免。哭以示辦免之意。奚斯[illegible]也。

閔二年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嬰着）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立得僖共）以賂求共仲于莒（仲亦留不得）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死遲矣）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共仲雖掌兵權恃內援弒閔之後哀姜孫邾矣奔莒而歸一孤豚耳天討終稽但令自縊原季友之意不過以叔牙待之使若無罪而死以為立後地然哀書則不均矣胡傳以共仲巨惡卒難誅僇比之蘇產又何辽與雖然藉非奔莒盤踞內地召卜齮為羽反哀姜于齊竟事未可知也

魯僖公

周之正月十一月也觀臺臺上有觀可遠望故名觀。

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二句及言）

觀以眺遠後人謂仙人好樓居遂有飛廉桂觀延壽觀青梧白楊等觀誣也魯自莊公天災疊見星隕日食不一而足僖之望其有懼思乎不虞豫備凡事皆然已災而伐鼓用幣何如未災而側身修行古人作臺觀望氛祲察妖祥後人但侈登臨失其意矣

勸分勸民分粟也。則如不如也。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透極）

修城郭十一字十二荒政已得其五天欲殺之則如弗生動之以慈心若能為旱焚之滋甚悚之以懼心君相之言可挽天意饑而不害此足徵矣雖然巫尪無罪弘羊當烹大暑去酷吏況大旱乎

成風須句女僖公之母。邾近戎故曰夷。

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婦人有此典重之言）

齊孝公伐魯故伐齊洮之盟在二十五年

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須句主皞濟之祀非邾所得滅猶顓臾主東蒙之祭非季氏所得伐也成風之請不爲私恩公之伐見其義僖公嘗從齊桓公此亦得其城邢封衛之意至文公七年取須句寘邾文公子爲大夫絕皞濟之祀以與叛臣又何謬也

僖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

左傳　卷二　十三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搏物者無論大小皆當以全力副之此言小不可忽也故曰一夫不可狃又曰一人勝予輕敵者未有不自覆也升陘之役雖得報于訾婁乃貝冑之懸已取笑于列國蔑敵者戒之

僖二十六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

不敢保聚正是無恐之意

介國也葛盧名欲侵蕭先朝魯也

昌歜昌蒲菹白黍稻黑黍形鹽形象虎五味嘉穀以象文形鹽象武

共恭順也

濟水自榮陽東過魯之西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人未有不壓于分者曰恃先王之命奪其魄矣人未有不好名者曰君必不然利其心矣雖然以邾人來而不設備之僖公強敵壓境何恃不恐喜曰恃先王之命亦恃展禽之命耳微齊之君臣如越之君臣不好名者曰余雖靦然人面哉猶禽獸也魯曰君必不然齊曰何必不然則奈之何

僖二十九年　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非牛鳴如是聞其聲而知其所以然也林註曰傳言人聽能通鳥獸之情非但如白龜年之識羊鳴而已

左傳　卷二　十四

僖三十年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體薦折俎有宴饗之分白黑形鹽有文武之象周禮在魯斌斌可觀

僖三十一年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當時晉文公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過快一時之欲以雪觀脅之恥魯與曹同姓也何不踵當時隱公入許之役曰君雖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乎不然後王焉使先至者受地盡而魯無分亦趙然免乎譏議矣文仲

望望祭也望止三從也常祀不卜必以其時卜牲與日知吉凶既得吉則牛改名曰牲

會葬僖公公孫敖慶父之子又稱穆伯食子奉祭祀供養子也收子葬子身也穀文伯難惠叔

稱知者惑于重館人言重藺起分利令知書君子不取或曰濟西田爲魯故地然不以亂易亂公羊以爲春秋之法故直書曰取

僖三十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必卜郊從而後卜牲今已牲是牛先得吉卜矣而卜郊是卜牲先于卜郊矣郊不從而免牲始以郊從牲終以牲從郊故曰怠慢要之魯郊非禮卜牲免牲爲猶隱乎爾西亭援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三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王使史角諭止之魯之郊自僖公始也

僖三十三年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

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以僖公之賢不能得正而斃其後文公至十五月而始作主祔而作主之謂何且特祀于主十五月之內未有主是十五月內無特祀也至大事于大廟徙欲躋之閔公上多見其不知禮耳

魯文公

文元年　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相二子也直鏡出公孫敖自己一生之究竟食以奉祭養敖幾幾乎作若敖矣收以敖骨敖幾幾乎不得首丘

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文元年之三月

文公即位初行聘禮

明言其所見新鬼僖公故鬼閔公僖長故大閔少故小

后稷雖親先稱帝知所尊也姊雖親先問姑亦然

矣叔服言下大有捧喝敖知之否唐杜牧論相謂呂公來和之相呂雉楊堅當日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人所言更進一籌

文元年　于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作曆者若無置閏一法亦易辦耳惟置閏難陶唐羲百工釐以此也履端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爲曆首舉正以日月之行遲速之中氣爲十二月之序也歸餘每月所餘之日歸之于終爲閏也前綴羲和二公後開一行諸人盡于此數語耳

文元年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

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桓莊僖以來齊魯兵端屢構文公踐祚往修盟好亦弭釁之上策也

文二年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

降降階也辭
讓公也與還
上成拜禮
夫人爲小君
後出故曰出
姜
夫人爲內主
傳究言之

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
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魯人但知兄大于弟不知君尊于臣僖先臣于閔也故
曰逆祀當時莫有正之者故左氏托之君子曰躋僖公
唐時遂至遷中宗祔睿宗躋睿宗于中宗之上孫平子
力非之以爲兄臣于弟尚不可躋況弟臣于兄乎卒貶
斥夏父爲
之倫也
文二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
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
諱之也（自反不縮而有人心）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
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
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經前曰及晉處父盟不書公爲公諱也後曰公及晉侯
盟書公如晉之始也詩中有樂且有儀句故曰敢不慎
儀又曰何
樂如之
文四年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此二年事）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
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亦微辭）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
也君子以是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
而卑之立而廢之（猷得透）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
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昏禮重親逆前公子翬逆文姜尚非之況并卿不行乎
且禮入國然後稱婦方逆尚在齊而婦之胡氏所謂方
逆而已成爲婦未至而如在國中也未婦而婦宜乎己
婦而不婦婦姜也而爲出姜乎國亂子弒有自來也

肄業謂樂工
玈音盧
覺明也以明
報功之宴
言聲己尚在
可爲繼室襄
仲穆伯之從
父弟

文四年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今語）昔諸侯朝
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名卿佳話掩映千古）王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
魯秉禮之國也且僖公朝史克作頌詩亦彬彬矣彤弓
湛露何昧昧焉其後穆叔聘晉拜鹿鳴不拜肆夏文王
儻亦聞甯
俞之風與
文六年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
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言自不朽）求而無之實難過
求何害

子產會晉平之葬子皮請以見新君之幣行子產曰喪
焉用幣以吉且不可聘晉而脩幣是吉豫凶也不可
必矣三思過計
宜尼父譏之
文六年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甚言閏月之重）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八字鐵案）
閏月者積餘日爲之非餘月也不告之意若以爲餘月
而可置之閏月可置閏月中之政事皆可廢乎當時文
公猶朝于廟明知不可
廢矣此春秋所以譏也
文七年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
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
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

底平也。舍不娶也。反反還莒女。使字直貫到如初。

僑如。鄋瞞國之君。長三丈。穆叔獲而役之。得臣待事而名其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皇父二人皆死。耏班獨在。故獨受賞。耏門以班姓名門。旌之也。

伐晉。即河曲之役。

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爲亂。于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穆伯舉動的是慶父之子。有是父。有是子也。八年奔莒。卒從己氏。

文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相傳眉見于軾。節骨專車。身橫九畝。者。節足極也。例此兄弟五人。宜乎橫行天下。乃獲不旋踵。得臣將事命子。而僑如其子。將狄其子矣。卒之宣伯淫惡。通于穆姜。身爲戮行。是亦狄也。眞僑如也。

文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鎭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

節信也。以圭璋爲信。故以爲瑞節。藉薦也。

事八年衛雍之盟。

鴻鴈。取哀恤鰥寡之義。文子言同有微弱之憂。四月。取行役踰時。載馳。取急難之義。采薇。取豈敢定居二句意。

穆伯從己氏。事八年。文伯。穆伯之子穀也。

襄仲使穆伯復國無朝于君。不許聽政。穆伯復終寢于家。後仍適莒。

穀之子孟獻

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此秦通于魯之始。其言將伐晉者。爲令狐之役也。魯爲望國。爲襄仲者。何不明告以令狐之役。臣各爲主。雖晉不謝。秦潛師而禦。曲在晉也。然夷皐既立。國勢宜消。且穆嬴秦自出。夷皐穆所出。請君釋憾于晉。乃使者言。襄仲豈置嘿嘿乎。窺仲之意。不過畏秦爲虎狼國。順逆兩難。進退無據。他日且從壁上觀耳。但恐爲秦人窺其短長。安在其爲望國也。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

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鴻鴈。鄭望魯鳩也。季子以同病答之。而賦四月。自傷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也。鄭終思求援于魯。故又賦載馳。季子采薇之答。則能慰其意矣。遂并其賦情文之美。隱然言外。

文十四年。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

二年尚幼 惠叔 叔服取子之言 葬以父子皆以罪降 己氏出 二子將殺 戾丘皆 魯已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以明已無殺獻子之心

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惠叔請復于生前收骨于身後有子考無咎其然乎所惜爲聲己者不能字二子帷堂不視但[illegible]舊之怨

二子禦寇而死以明不殺又何烈哉

尤可異者宣伯無行四子皆賢也

自伯禽至僖凡十七君蛇如其數

文十六年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此亦偶合之數聲姜之薨豈爲是與泉臺之毀細人之見也夫胡氏以毀爲有輕先祖之心左氏曰如先君之數亦似有微意

仲見之仲襄仲也 惡太子名視惡之母弟也惠伯即叔仲君命許以子惡命也 其不言立

文十八年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

言宣公父殺 惡叔仲之帑 何立叔仲之後

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仲如齊齊許之殺惡視二子爲几上肉剸刃殺之一孤雛耳公冉止其主固智固愛主惠伯入而死能殉君亦忠過市一哭聲有餘哀殺適立庶罪布通國勝于討徼首道矣嗚呼文十八年而惡視見殺宣十八年而東門氏逐一間耳況惠伯殺而後齊立魯父奔而家遂亡誰謂天道無知哉

時宣公已立莒僕弒紀公則文公十八年也故傳繫之十八年

文十八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

逆出之也

四域也

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

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
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
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
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
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
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

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
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
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
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
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
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
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
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

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
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行父去莒僕詞義斷斷矣但魯有東門襄仲通敬嬴殺大子其罪浮于莒僕公在魯之莒僕亟去區區于一來奔之莒僕而出之曰去一凶矣何其謬也自比于舜又何厚顏

魯宣公

平國之禮

宣四年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
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無治何以行禮

伐崇不服文王尚退而修德平之也反加伐又取焉是殺平為名掩襲之耳

蒐引袘者

宣八年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

先卜遠日

先遠日辟不懷也

懷思也卜遠日辟不懷即追遠之意也雖然無麻用葛雨不克葬其于禮真薄乎云禮也而皆告徵也而敬嬴之私事襄仲宜有焉敬嬴氏之言信哉

子家歸父氏

宣十四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
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
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時子家欲去三桓專國政所以懷魯言魯樂也虎得人而甘之不知黃羆在樹顛已躡其後羆更猛于虎也子家自謂得寵能勝舉朝之則目乎謀人人亦謀己逆謀者宜猛省

宣十四年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
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

助者藉也藉即助法。

適于惡齊甥也仲殺之立宣公前適于楚既不能因又不能堅事晉晉故曰失大援弋于恐歸父欲去三桓借此以罪之討宣叔名仲居東門故稱東門氏即位設哭位也

晉楚二國爭爲盟主齊既從楚必來伐晉雖晉爲盟

有嘉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小國魯大國楚何至于此乎當時楚莊即位首滅庸遂伐陸渾問鼎于周滅舒蓼入陳服鄭敗晉于邲滅蕭圍宋凌虐乎及魯獻子以爲憂似也然不能圖內治固國本徒以薦賄爲自全計抑末矣

宣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

稅畝因財不足也不過藉乃所以豐財當時魯脅于楚謀國者憂其不免觀仲孫蔑之言于公歸父之會于宋岌岌乎薦賄是圖宜國用之不足而思取償于民也後世除陌方田又何怪其然乎（事是而意非）

宣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

左傳　卷二　二五

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東門氏應逐也行父當國若能施于惡視未殺前或惡視將殺日行父當萬代瞻仰宣公薨而後宣言于朝曉矣君在殯遣巨室忍矣況其胷中本非爲國不過因歸父謀去三桓先發制人爲自全計宣叔之責行父片言破的子家之哭宣公令有餘哀但覺行父老奸無一善狀

魯成公

成元年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說得透）

伐齊楚必因結好而救齊是齊楚共伐我也。

龍魯邑盧蒲就魁名門攻龍門也。

兩而字皆作汝膊磔也。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在宣公十五年成公元年盟赤棘。

弱年少也下二君弱同。

屬臨終之命

大戶閱民戶也已責棄逋負也。

五件正是惠恤其民。

悉師悉起楚師也。

公衡成公之子。

嬰齊即子重

匱乏而盟曰匱盟。

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已

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有備足矣何必曰逞龍人逞矣殺嬖人而膊諸城親鼓陵城三日而拔龍自取耳

成二年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

左傳　卷二　二六

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

諸侯之位。

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楚師
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

誰居言誰任其咎。

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

大夫指子重。

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
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

子重闢口一句曰師衆而后可語似誕讒及說先君闔
之不過日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及大誓云云然後知大
夫其非衆之謂而周十人同心者衆之謂也有臣如此
差强人意魯臧孫辭往孟孫行賂公衡為質既而逃歸
何無一
善狀也

晉蒐棘之盟

成三年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

中行伯荀庚位在三下卿也。

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
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以衛為小國以晉為大國衛之上卿當晉之下卿矣但晉為盟主故先之。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
盟衛禮也

當時晉平戎于王新與戎盟劉康公伐之周內史叔服
曰背盟而欺大國是王室亦稱晉為大國矣衛豈得伉
大國之
乎嗚呼

成四年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
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

宗愛也。

我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禮人不答反其敬成公不思自反輒思叛
晉此匹夫之事耳正所謂相與辭也謬矣

成六年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
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文子立武宮武子作林鐘皆因人以旌
已何貽謀繩武覓出一轍是父是子也

成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
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

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

妃配也。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
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
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
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
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不遠是用大

簡諫。

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汶陽本魯田為齊所侵自鞌師戰鞌晉使齊人歸魯纔
七年又欲歸齊晉不信矣不知魯實自取也當公即位
受盟于晉乃歸田之惠未拜而陽橋之役竊與楚盟不
思自反遂欲叛晉雖不果叛適啓晉疑汶陽之來索有
以也季子前以叛晉為不可今以歸
齊而不直大晉庶幾當國之臣與

韓弈五章有孔樂韓土句言宋為樂土 卸拜也 綠衣卒章有實獲我心句言文子得我意也

成九年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弈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穆姜非良媛也然辭𨻶文則通于易賦綠衣則嫺于詩使丙行無玷雖班氏何讓焉此舉也如宋致女公羊以伯姬不得其所故謂之致雖列侯交相勝而逆者既微使卿非禮丙稱不與以伯姬之賢而失所反賦韓弈何也其後卒死于火哀哉

聲伯名嬰齊叔肹子叔肹宣公同母弟穆姜宣公夫人謂為姒 二子一男一女

成十一年 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我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求為子婦 于大夫也夫以倫禍為戲 誓絕之也

聲伯之母出嫁于管偏于穆姜也聲伯仕外弟嫁外妹義也外妹于施從一而終矣迫于郤犨聲伯奪嫁是誠何心外妹于此時一死自誓施無忝惜乎誓施氏不能誓郤氏也

齊侯自出師于衛 壞隤魯邑宣伯即僑如 公子偃成公庶弟

成十六年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服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我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二子季孟 言欲廢公更立君

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 使者豹之介 時豹知僑如將作亂奔齊

蔑孟獻子

仇讎指齊楚 言亡必入齊楚

兄則惡邑晉竊

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我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齊豹異僑如而奔衛

僑如私穆姜罪惡滔天又欲去季孫殺獻子行譖于郤犨僑如淫人郤犨貪夫氣類自合沙隨之會魯君見拒苕丘之役季孫見執晉之郤犨亦僑如也晉童之戈殺及其頸矣辭伯晉師未至四日不食季孫之執方請得歸直固士哉若僑如者奔齊復通聲孟位間高國奔衛復聞于卿天富淫人天邀厚其毒耳

泣涙化爲瓊瑰歌亦夢中作

歸乎歸乎死也生寄死歸

成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我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莫作者

時魯公會諸侯以伐鄭聲伯四日不食以待晉師誠至矣瓊瑰之夢誠極而通何怪之有

敗宋彭城之師

成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以來卿上下爲師數多寡豈定論乎聊以塞一時之請云爾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守仁點次

穆姜。襄公嫡母。成公夫人。頌琴。猶雅琴。亦以送終也。穆姜為舅姑。

季氏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定姒。成公妾。

不終事君之道。

不以道取為家。

御即禦也。

魯襄公

襄二年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唯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穆姜私于僑如。行父奪其美檟。豈以淫亂不宜。不若以美乎。卒之己櫬亦不自保。不以禮處人。人亦不以禮待己。匠慶即以行父之道處行父。是亦出乎爾。反乎爾也。

襄三年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稽首非禮也。蒙之賜貴不稽首。致數年不覺之謫。有自來也。

襄四年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當時詩學之失。不獨篇章用之于事。夫所如此。魯猶秉禮。奏于寡俞且失。晉有士會講求典禮。尚夫奏焉。此夫子正樂。必于自衛反魯之後。考訂精詳。始得其所也。

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數。

欲令鄫助己。官命晉官。從發之命。欲使得無賦鄫。

髽。首騶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不及布。故但髽而已。時公方七歲。紀短小。故曰朱儒。

臧治甲兵之器。

襄四年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魯既屬鄫。救鄫是也。侵邾何為。至使狐駘喪師。小子之呼。以辱其君。朱儒之呼。以辱其己。昔鄫以莒公子為後。自取其禍。六年。鄫滅。

襄五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

衎汝也。

南季武子如晉拜聽有穀此亦我之言理在成三年。

其行爲從衡往也橫而不順必毀折

謂此恭之飄……遇……

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大臣歸殁當爲社稷計家貲之有無抑末也當時魯日不振君幼國弱狐駘一敗鄭事可尙善道尋盟吳氛初熾况邾怨未釋楚吻正張又當迎讐伉勢同于鄭文子善後之策槩不聞焉傳者但舉其家無私積以爲忠于公室亦薄乎云爾數其美而止是也雖然較之籯金窖粟遺所不知誰何之人者不旣賢乎哉

襄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周之四月爲建卯之月春分已過孟春祈穀四月非其時也三卜不從宜其然矣至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竟不郊又何其悖

襄七年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費邑自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挐之時所賜也行父相三君而仍其故行父卒昭伯欲善季氏敢爲此舉其意隱寬季武子之無君爲此強私弱公之計武子不得辭其責也

襄七年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我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林父逐君何有鄰主吾子其少安巽辭以諷之衡而委蛇必折危言以儆之已鏡出于戚之叛

襄八年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言及詩共計臭味言同類何時言進遠任命所弓取與相遠之義彤弓欲晉君繼文之業也句宣子名。

淫于僑如是亂單于丈夫是下位欲廢成公是不靖淫從東宮井害身棄夫人位與僑如淫是棄位而效。

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是年楚伐鄭鄭子駟將從楚宣子聘魯將謀救鄭也摽梅之賦急難相期彤弓之詩纘武是望他日于戲之役卒許鄭成蕭魚之美有自來也此傳情文千載想見

襄九年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穆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廢居東宮筮隨爻自謂已無四德必不能出理精詞辨宿學無以過之婦人具智慧若此必無德也武曌亦然然後世博達敏贍如曹大家班氏何嘗無德

襄九年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魯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今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大國三軍

皆次國爲大國之制故曰不能

季氏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人季氏者無公征孟氏取子弟之半叔孫盡取子弟以父兄歸公不舍不改作也

尋十一年亳之盟尤責過也

兄成而弟毀之是有間也

一家兄喪畢之祭時晉悼

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考之冠義古者重冠行之於廟未聞道而冠也魯衛雖兄弟之國先君之廟在望矣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成公衛獻公之祖何居乎冠于其廟且夫冠昏喪祭爲四大禮冠而于道後假昏喪祭皆可于道行之乎假鐘磬焉禮也微辭也而林氏以爲得冠禮之正耶

襄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作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

左傳 卷三 五

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孟氏叔氏尚有以子弟父兄歸公者季則盡歸之私矣他月三耦不具哀哉

襄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吾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張老尚且善頌阿奴不覺火攻向戌面規獻子友愛賢哉二大夫

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之喪未畢也

閒閒也

圻父責其不修職

鴻雁卒章欲其知我哀也鳩聚也鳩飛多聚故取義云

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于旅松還守防

夙沙衛奄人

禮唁也杙小木也傷獲將所傷者

謝討齊也

黍苗美召伯之勞四國也六月以吉甫比晉侯

從稱伐之例三等中此爲最下從計功之例則借晉

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晉悼以來魯晉之交往來朝聘情文稠疊十六年晉悼已薨魯懼晉携穆叔早爲之計有請于晉卿也穆叔善于辭國哉

襄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

左傳 卷三 六

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齊侯免臧堅于死能知臧堅矣堅以刑臣之唁爲辱不如一死此能知己而無禮不如死在縲囚中之意而義烈尤

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

之力也妨民以見無養。

取盜于大邪二句意。

卒盡八章也。欲二國好合相親如兄弟去所辟席也。

庶其邾大夫。漆閭丘二邑名。

外盜指庶其

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邲戰之捷楚莊尚辭京觀故傳引之譏行父之立武宮爲非禮也牐哉武子竊人之功作林鐘銘已功乎此何異宋因蒙古滅金欲旌已功洪咨夔曰豈可侈因人之獲使邊將論功朝臣頌德獨不念端門受師之崇寧乎闍桃取龍齊師不遠武子此舉亦昧于前車之鑒矣西鄆武城宜其吹也

襄十九年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魯從晉伐齊齊將遷怒于魯子柯之會魯固自固也晰武子有林鐘之作而穆叔爲武城之城兩人謀國優劣何如

襄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宋魯異姓也而賦常棣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惟人莫有如兄弟者而欲兄弟之也魯公以邦家之光美武子武子辭之其亦得人臣讓善之意乎

襄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我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釋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后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結語解經。

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有聖人之稱以其智也晴雨不知焉得爲聖不可使言不能任使事也。

先大夫臧孫達諫納郜鼎以宋督弒君之賊也先大夫行父黜莒僕以莒僕弒父之賊也至武子三綱掃人矣襄公如晉納庶其昭公如晉納牟夷昭公在乾侯納黑肱擬厥所由則武子爲國大盜也當其作三軍使軍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至中軍毀四分公室武子取二既取卞矣假曰討卞拜莒田也受其好貨是武子爲大盜而其家爲盜藪也武仲謂其召外盜盍先去內盜乎上之所爲數語咄咄逼人惜乎孟悼一事失于媚季也

襄二十二年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雨行何聖不過善戲謔耳倍賦罰之甚矣蓋從來不肯任事之人好議論任事之人甚而持其長短此輩掌之臣灰心任事不如笑傲湖山之爲得也穆叔曰忍國之蠹也甚哉斫矣

公彌公鉏也。悼子名紇。其然猶必爾也言必爾吾將行不敢與聞。客爲上客。酒尊餞新又滌濯之。及旅獻酬禮畢也。與之齒使列悼子下從庶子之禮。所使處也何常言廢置無常也。姦回似指臧氏。且蕃享之具携其面往畫與公鉏。又出家臣仕于公。羯孟莊子庶子爲孟孫爲孟孫後也秩莊子長子。臧氏因季孫之就尚爲有力令季氏專立之力倍于臧也。夫子謂莊子。志相順從猶疾之美身之害也志相違疾猶藥之活

襄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我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我亡

能孫疾也。戒備也辟穿藏也藉借也于臧氏借人除於道正夫隧正也長孟氏故以甲士從己臧除者孟孫以臧氏爲亂告季孫季孫見其有甲信之。賈使爲爲已請而爲自爲請。其人防邑之人。臧以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孟椒孟獻子孫子服惠伯

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氏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臧孫以少儲立遂施諸季孫天生孟氏有一豐點以臧孫之法斃臧孫而猶季孫若讎季孫矣嗚呼臧孫二逢迎武子衆怒皆歸庶幾武子始終之乃甲從一端卒逢武子之怒其心明知季孫愛我爲疢疢孟氏怒我爲藥石而冒昧晝策者蔽于私也立悼子而他日悼子遠我也誰料東門之甲方從東門之關遂出乎閔子馬且

立謂不廢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六世之卿而血食幾斬寔其
然乎嗚呼與其爲季孫上客之臧孫何如爲盡宰而行
之甫
豈乎
襄二十四年　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
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
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
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左傳　〈卷三〉　十一

宣子蓋有所挾而問也穆叔窺其胷中有一段世
系待其自述然後折之何處更有遜遜華胄也

梓愼魯大夫
歲歲星也淫行失次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位在東方玄枵三星虛星在其中歲爲宋鄭之星淫人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是土虛民耗

襄二十八年　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
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
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雖解躔次實有至理故能鑿鑿
非漢儒附會之言誣誑人主也

言伯有不受郄還爲鄭害
尸主也服蘭之女爲之主祠猶享之以其敬也

襄二十八年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于
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
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

奪之言是專
伍始舉言未識遠
從昭伯謀

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
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
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
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春王正月公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楚欲依遣使之比
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同此君臨臣喪之禮也楚故慚

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
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
悔之
弭兵一盟向戌所以夢諸侯也牽率滔上列侯如楚以
魯人風馬牛而聞關至此向戌眞千古罪人也當時楚
氛之惡晉亦避之讀傳至此爲日以晉悼公不已
被殯一舉其見夷昧于禮魯爲秉禮之國也

左傳　〈卷三〉　十二

公冶季之家臣
告譎詞也致使致季氏使命也公冶初亦以爲討卞發書後知其爲叛
非德賞故辭
式微詩中有胡不歸句
言季氏言季氏政事也

襄二十九年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
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
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
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
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
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
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吾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
無使季氏葬我
黎侯失國諸臣賦式微而勸歸武子雖取卞國勢尚無
恙也而公欲無入何也榮伯賦此一章指獨父乾侯之形見

晉平杞出也爲杞城
二人爲耦

見于此公冶致邑後生不入季氏家
死不受季氏葬古之義士何以加茲
襄二十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
九年 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
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當時公室四分魯君虛器魯國空國晨星落落三
耦不備雖然尚有二耦至民食于他尚可問乎
襄三十 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
一年 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
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
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
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
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乎誰能無偷朝不謀
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
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
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
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得終言之

賢者謀國知己知彼眞周知數十年後而爲之備故能
樹德弭患也晉主遣張華問伐吳之計于羊祜祜曰若
皓不幸而殁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
華然其計穆叔樹善于韓子之說深謀遠慮灼見其然
其後卒如所料孝伯不足責
也武子爲政何憒憒不省
襄三十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一年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

得罪謂魯人
薄之其子孫
終不得志于
魯
毀哀過毀也

衰已三易其
衰下復如舊
衰言其嬉戲
無度也

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
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
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
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
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
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
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
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如楚歸而作楚宮卒死楚宮會吳反而效夷言季死于
夷魯襄衛輒一也叔向曰所樂必卒焉信哉如周景王
之死于樂唐莊宗之焚于樂器皆是也嗚呼以子野之
過毀而卒以裯父之無度而立魯祚不幸宜穆叔以爲
憂乎季孫立裯父喜其童心易牿豈知自貽伊
戚穆叔曰必爲季氏憂亦既危言之如弗納乎

貞魯昔弭兵
之盟齊盟齊
壹之盟
本欲求貨以
帶爲名匿豹
之宗臣
言爲國衛而
豫其惡則我
之罪又甚于
臧季孫伐莒
啟怨
鮒樂桓子名
前也言帶
故裂裳示

魯昭公
昭元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
年 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
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
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吾以貨免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
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
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
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

不逆其請

安靖賢能則衆附從

逐鯨也

言楚亦不能孚弭兵之盟

去煩宥善指叔孫有賢

言既不義又務勝焉必以

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

左傳　卷二　七十五

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

不義爲道以淫虐爲常不能久居大位也

能受恥忍其外也日中不出不忍其內也

言如商賈求利者不得慈意季既利甚何嫌于此

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人臣不辱國不辱身不畏彊禦只是能輕七尺軀耳叔孫豹不肯以貨免其身死輕毛重太山褒叔與鍼并貪人智勇備矣吾於叔孫氏得兩人焉豹不以貨免死衛社稷鍼去衆與兵挺身而朝豹于樂鮒襲裘而與鍼于范鞅子以冠式父子志操若合符節樂鮒請帶范鞅請冠貪亦相等晉政漸衰貪人競出晉不堪晉求兆已見于此叔孫拒之亦以曩者所言晉大夫貪求無厭之故思有以杜其漸與

左傳　卷三　七十六

代趙武爲政

賦詩以晉侯比文王以韓起比四輔取其恤遠之義

節取畜萬邦句也

宿武子名

以宣子比召公見嘉樹而勿忘也

子雅齊大夫

子旗子雅之子

子尾亦齊大夫彊子尾之子

昭二年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

濮上之喜宣子言武公之德不瓜欲厚報以爲好是年春韓宣子來聘徹逆也

懿伯椒之叔父忘怨也

云郎叔弓叔弓禮儀爲之深惡懿伯郎子服椒

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宣子初聘倩文有加武子賭答亦自斐亹王卜欒高二人何洞中也周內史之善相何以加焉

昭二年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忠信爲主卑讓輔之得力在兩提君命能亢大國以此也

昭三年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

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叔弓不入不失親親之誼猶之兄弟之佚也惠伯先入不失尊君之禮所謂公爾忘私也均足取焉

昭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

越散也

姓子也

公孫明齊大夫

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藏冰亦燮理陰陽之一節出入以時則雹災可免申豐亦就事論事耳但當時政逮大夫主權旁落爲陰長陽消之兆雹陰物也非時爲災正陰壯之應申豐柔武子之問微言之如皇之不極厥罰常陰之類未爲不可竟作一篇雹志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胡傳引正蒙云當是時僖公卽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西漢蕭望之雨雹對云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于天變

宜無此害又云是大臣任政一姓擅權之所致也何申豐之憒憒耶

昭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我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歸未逆

子孟丙仲壬
際交際也借落鐘以享寮爲交際其禮享禮具也
言使牛請享日于叔孫牛不請而私命之
北婦人指國姜爲謂公孫明
殺殺至而來言公御士同造謁于公宮
仲使牛示環于叔孫牛又不示見仲而

國姜子明取之夜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蕕遂遇
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
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
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
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
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
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
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
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寘虛命徹十

左傳　卷三　十九

何言見仲于公何知
洩力不能去牛故辭
个東西廂也僅者寘食于个牛弗進
有餓令空若已食命去之絕食三日
昭子諾也叔仲昭子諾也
路王賜車也
子諷叔孫以路令葬

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
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
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
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
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
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
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
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
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余讀傳至此竊悲以叔孫穆子之賢不幸有庚宗婦人
之遇遺孽豎牛幾于覆宗以至絕食而死同于崔敷之
探嗚呼孰謂天與善人哉及見杜洩
幸能力爭以禮葬其主稍爲吐氣也

國人盡屬三家但以所征隨時獻公而已
不以壽終爲葬鮮爲拱璧
首何傀于叔孫耶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
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
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
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
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

左傳　卷三　二十

亂從也
遷群禍而逆行
使從使從于亂也賦死事
昭子不知故不及
南子之二子
寧風齊邑
不勞不以豎牛立己爲功
莊叔穆之父
行出奔也

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
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
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
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
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
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
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

中王位二公位三卿位日爲臣位並投位也下初爲旅是爲了注日動物也君子象之也字日在三又象食時故日三日不食

言亞卿之位不足以終卦也

人人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
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
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
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
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
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
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
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杜洩一爭路莬一不肯以毀中軍誣死主一爭鮮薦乎
出正門一葬後郎兒幾遠行以此人托國札邪仲尸不

可有是主有是臣也若昭子爲豎牛立卒殺豎牛不獨
不以私恩廢公道直坐其罪曰殺適立庶何卓卓哉有
是父有是子也明夷一爻數本天定天壓一變造
化弄人左氏述此以明叔孫善人禍非已作耳

昭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
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謂自郊勞
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
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
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
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
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

虐小國伐莒也

食于他食于二家也

難指乾侯也

間隙也

討受牟夷莒人不設攻戰之備

謝五年受牟夷邑晉不見討也

禮
禮以定民禮以立國禮以衛身昭公無一焉乾侯之難叔齊知之矣

昭五 六年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
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
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
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
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冬季
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

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
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好貨宴好之貨

昭七年 魯人納叛晉若討之于義爲正置納叛不問反加籩于宿是獎納叛也安在其爲豐夫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
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
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
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
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
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
桃晉人爲杞取成

言晉罪昭公之如楚

侯晉有間隙仍伐杞取之

桃邑名

言仮尚獨共

說南宮敬叔何忌懿子

僖子時未從了一年尚會祁于十祲祥傳究言之卒于昭公二十四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田反其所侵亦也乃割成以與
是得人之寸失己之尺也與人以邑反曰得邑武子侯
口但可飼鴉息耳果能藉辭者肯爲其所餌而授之乎
嗚呼以晉之加邊重貨甘心削地而被德之德令棄宋一轍

昭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
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
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
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

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
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
已矣

先大夫藏子以相君有禮受賜王室僖子病不能禮何
也僖子所相者昭公昭公習儀以亟所修者郊勞贈賄
之文非禮之本僖子自維不能匡君以禮有忝于先大
夫故以爲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何以立定其位所以
立也若但謂僖子爲介不能相儀以足
爲病屬子仲尼其覩仲尼爲叔孫通乎

昭九年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
可無民其可乎

發泰離姑往往以營色狗馬宮室臺榭置其身于娛樂
最安然後難成所爲囿囿之安意如之剝也昭可氏圖

言同也祭人用也

欲泉丘女之僚友也遺女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君在外故納泉丘人專副助之至副僖也皆泉丘女生似雙生字蓉也

齊歸昭公母胡女歸姓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姓生也不思親不爲祖考所臨佑史趙叔向以篇其解忌畏也不畏君不思也

宋元公新即位家藏首尊

私門君守空國鬼然一閩四顧蕭然豈有高高下下之
娛將發松耶栢耶之嘆此比蒲之蒐未幾而饑覆之巢
踐至也

昭十年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
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此喪俗也魯秉禮之國而用之乎曰始用棄禮自平子
始然則成十七年九月用郊胡氏謂蓋以人享非也

昭十一年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
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
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
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物還度宗婦生豐牛獲得泉丘女生說與何忌同
一私也所生之善惡不同如是非獲德優天也

昭十一年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
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
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
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
無卑乎殆其失國

史趙曰不思親祖不歸也請下一轉語曰
祖不歸君亦不歸矣乾侯客死亦足徵也

昭十二年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
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

三寵令德等事同宴語故同不在位也

昭子不伐莒亦不備加三命使使昭子自貶黜也言若因立庶以討己則不敢辭若卿之位次則已有君命也著位次也頗偏也言我將與季氏訟曲直于朝書辭無敢偏頗公慭使子仲進共謀先歸湫愁攸危也

三德正直剛柔也

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宴語不懷憂將至矣寵光不宣辱將及矣令德不知徵于惡矣同福不受禍是叢矣不能在位勢將出奔

昭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

叅三也三美盡備可如筮

杞指蒯子男子之稱言從我不叛不失其尊者叛必有鄙辱之事鄙鄉人自謂也已乎二句言逐非不咬非我族類也

言若使之畏懼是反爲聚黨也皆然皆如我之所爲

平丘之會爲晉所執

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

舉大事者必以大義未有逞小忿而能濟者也南蒯之欲出季氏祇以不見禮之故且其胸中若無成算既語子仲又告穆子機事不密豈能有成窮而以費叛坤比之筮又何益哉孟椒斷之以理折其叛謀允哉忠告鄉人或嘆或諷南蒯不悟愚哉小丈夫乎

昭十三年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尹鐸弗蒯繇晉陽其民不叛猶子焉緩焚券于薛薛邑人終戴孟嘗冶區夫之畫費即此意也然則冉求聚斂正欲民携心于季以斃季乎

昭十三年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

叔魚鮒之字

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除館不得歸矣禮見遣之禮

平子見執非惠伯不能請非宣子不能免非叔魚不能歸當時惠伯欲請免于會欲暴晉曲于諸侯也既不能免于會猶待禮于晉賢者作事表表如此乎子卒墮叔魚術中小人與小人爲綠信哉

左傳　卷三

間病差也

昭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癈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右謂季氏

奔費還魯費未屬齊致費名也

當時私門多賢能之人如公冶杜洩義烈可風區治費赤智畧出衆司徒老祁慮癸作用更敏惜乎費無二關桃李盡在公門也

致齋戒

昭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大夫卒故去樂得禮之變也

去籥隱恤大臣之心至矣卒事誠敬祖考之心盡矣胡氏云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悶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徹之饌必不忍輕徹是去籥者以先祖之心爲心而卒事者以孝子之心爲心兩得之矣

晉以取鄆止公至自歸

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

昭十六年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自往見乃信之

春秋多奇童周有王孫滿決秦師之敗楚有楚買卜子玉之不能過三百乘鄭有國僑斷侵蔡之必致楚師子服回又一童也此孺子可教圯上人屬意于納履之子

左傳　卷三

過春分而未夏至稀辟正殿遇日食時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日君象也日食而安之安君之危有君之災也非不君而何

此三年事

此十七年事

以內地以國用臨之才

夷平也

危止也

德不能致遠瑞但以民事命官顓頊以來使爲德薄

昭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國無大小也視人才耳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小邾之有人又以悲魯之無人不能久也

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左傳　卷三　三九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德盛能致瑞故以雲鳥紀官顓頊以後德薄不能致瑞狃于卑近民事而已閱此後世縉紳簿宦是同光腳色

宜時之用以[illegible]

惜叔孫位在己上欲使得罪于晉也鮑國歸費在十四年時爲鮑國七年

物事也

二分日夜等故言同二至長短極故言過

徐鉏三人邾大夫

邾絕也阻邾人歸路

昭二十一年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爲十一牢

季孫以私怨欲使叔孫得罪于晉而見黜焉故薄晉牢後以邾故叔孫如晉遂爲晉人所執奸人當國不顧國體如是

昭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于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左傳　卷十三　四十

二至二分日食不爲災其餘皆災言備理透天官家恐未必曉

昭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

諱邾人也。士伯聽辭訟之辭。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故為執。館叔孫箕地。從旦至日中。期別囚子服。回是子服昭伯。為名叔孫者。為不解其意。者與請冠而裂家同。留申豐不使行貨吏人晉人也。疑其殺己也。

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婼之去衆與兵而朝，偉矣壯矣。吾于唐得一人焉，當段太尉取郭晞之卒，斷頭注槊，一軍皆甲。太尉去佩刀，選老躄至晞門曰：殺一老革，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自反而縮，萬人吾往，千古得叔孫、太尉兩人耳。至于不與邾大夫坐，尊國體；取冠與之，塞貪心；不欲貨免，立臣節；吠狗勿與，取與嚴；一介葺屋，如始至去，就必以禮。郭太在客，必掃舍而去，其亦聞叔孫葺館之風歟。

昭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䟦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魏公剌客來，曰：斬我頭去。叔孫于彌牟至，疑其殺己，屬甲以先之，似怯，非也。去衆與兵，亦既不畏死矣。今將歸而報命，又不可以徒死。石子死生固可輕哉。

陰勝陽，故曰將水。莫漠然不動也。陽氣漠然積聚之象，積則致旱。

昭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梓慎推數，昭子據理。數不勝理，此李尋、蔡邕不如董仲舒善言天人也。

右師樂大心，居桐門。司城樂氏之大宗。卑賤，謂其才德薄。新宮，逸詩。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女，故賦車轄。信勤宴禮。昭子之泣，亦為宋事耳。子，女也。曹氏即宋元夫人，曹，小邾姓也。宋出季也。四公，宣、成、襄、昭。

昭二十五年　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隋煬高麗一征盡向遼東浪死矣猶曰此中大有人在無氏而曰有氏好頭頸定爲人斫矣然而曰無氏而欲遂其志者未之有也爲千古亂亡之君痛下捧喝古之人君毋歲獻民版拜受其數豈無爲哉

左傳分國纂畧卷四魯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守仁熙大

首四句公次陽州齊唁野井。饋馬四句平子每歲饋公馬及衣屨稠父昭公宋父定公也來哭迎喪歸也。

季姒即公鳥之妻。扶朴也使余言奸余也秦妻公鳥之妹公甫平子弟要余亦奸余也皆誣陷之言公之亦平子弟。逆命逆平子之命。鷄芥子播其羽也距鷄距也金其距示不相下使郈氏宮以自益讓責也蒍之也萬者舞也公[illegible]人衆萬

魯昭公

昭二十五年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鸜鵒不踰濟之鳥今踰汶是魯君孫于齊之兆童謠數句與後事一一相應亦物妖童造此奇讖

左傳　昭二十五年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

丁季氏旋師八佾舞于庭事也廟用也不用禘于先公也
言執而無勤令
公賁又使僚柤言既而公果自言
難難逆也
于家懿伯命子家羈
言告矣氏心已數世矣

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
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
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
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
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
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
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
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
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

左傳　卷四

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
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
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
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
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
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
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
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
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

偽若劫昭公以代季氏於負罪出奔使若非公本意言自可止不出
先下謂先往至野井
待代季氏之命
言從已者受公而去誰與公並立于此

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負罪以
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
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
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
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
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
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
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僇

左傳　卷四　三

信明者處者有罪從者死罪
外言不入內言不出死得交通
從者陷君留者逐君是皆有罪
言君不必繾綣從公
思從者知叔孫歸欲命執適公館者

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
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
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
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
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
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
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
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
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

言待時伏兵 舊典志不欲 復納公

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昭公之逐季氏不特無其力并無其意特迫于郈臧諸大夫各人之私怨而僥成此舉以公爲孤注也或曰當僚柤公果告公時公苟稔知季惡則當召諸大夫布列罪狀此時內有公爲公衍公果公賁諸公子外有公若郈臧諸大夫而秉正不撓者又有叔孫昭子子家子羈爲之主持季孫雖強剪之易耳山不然國依于民魯之無民久矣且察乎人情卽知國勢當殿辰言于衆曰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因共帥徒以往公徒見逐既而齊師臨成成宰身請受師林雍額鳴之徒爲季氏力戰人心固結卽此昭公出亡諸臣從公者擾亂自端昭子求納公公從欲殺昭子子家謂君以一乘入諸從者脅公不得歸況與大國之納則齊有梁丘據之受賄首有范士鞅之取貨所以義如昭子至于祈死忠如子家子惟有拉心拉血而已其日讒人以君爲徼幸眞洞見本末矣嗚呼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昭公居喪不戚嬉戲無度久爲世家大族所輕有一子家子而言不見聽有國家者其亦鑒于魯侯之轍哉

爲昭公故 兄華向之反 楄柎棺中笭床幹骸骨也言及先君欲自貶也

昭二十五年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卽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惟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季平子元公婿也元公此行如晉爲平子實爲魯昭也謂料道死竟爲阻納者目實

昭二十六年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

僭不信也 若有他故然所謂僭也 無之內子並無他故 勳假郈大夫計送計簿也 從公于乾侯

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我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單爲季臧有惡之故敘此一段昭伯從公四字是傳者脈絡此非二十五年事昭伯從公平子立會則是年事也

二兩二疋以使懷藏 子猶卽梁丘據 而賺也言魯人賣此甚多每一布以百疋爲數今以二疋爲先 卜知季氏可伐否 言成力已不欲降齊

昭二十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

[illegible]衆心不欲伐知降待齊人守備既成告齊師用衆不欲戰[illegible]不能戰[illegible]汰[illegible]也[illegible]使畢[illegible]聲子[illegible]叱亦叱[illegible]心但[illegible]叱也[illegible]謂子武[illegible]子車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欲擊其[illegible]目視下一足行曰擊[illegible]呼林雍[illegible]言皆人不以私怨相害[illegible]十家即樂祁宋人北宮衛人

出君必有備是何言與

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
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
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
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
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
怨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
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
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
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

苑子剸林雍斷其足鑋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
呼曰林雍乘

成人為季氏死戰本無足取而為其臣則
盡其力使公徒如此何至釋甲執冰耶

昭二十七年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
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
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
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人守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

齊援從苑子[illegible]出伐成之[illegible]可知

以難納復命吾君

猶疑也

言公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

且知近鄆地

君寡大夫使宰主獻以大夫之禮待公

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以君出辟齊夫人也

齊侯卑公故適晉欲使晉迎于竟以待命其亦使逆君

言自使齊逆君志詞也

不得見晉侯退居于鄆

主君大夫之稱

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
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
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
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受賂之言子猶與士鞅如出一口而士鞅更甚其劣曰季
無異委其故為昭公之自取猶曰為平子逐君諱也至
曰夫豈無備而能出君若謂不出此語以後歷言季之
多助天贊人與又曰弗敢宣也謂季特守臣節而未動
耳跌一句曰請從二子以
圍魯無成死之其舌可斷

昭二十七九年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
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
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

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享之子家
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享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
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
乃以君出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
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
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春公至自乾侯處
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
祇辱焉公如乾侯

齊侯不信不如適晉初出時子家子便有此言至久于
齊見辱于齊然後適晉晉肯許我乎痛主留中全無準

賈貴其馬。塹除埋死也。以爲作棺也。言請以帷賞給從者。龍輔玉名，并羔裘獻之。陽穀齊邑。務生時兩母同出到產舍，中公衍先生，公爲之母留之，得己先生，則公爲先生，而私背之，而私告，遂以先告者爲兄。務人，公爲名。

渭雖有善者，無如之何。

昭二十九年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種種處嘆）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進言之）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婦人有此智）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向來如夢耶）（亦未必）

平子不肯居逐君名，無奈調文庸劣，令人難忍，至以陽穀私喜，而思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伐季之役，非其本心情見。

知伯即荀躒。

昭三十一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何處之多）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有一處）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其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聞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君必逐季氏。夫人指平子。有如河，自誓也。言晉恐獲不納君之罪，納而不入，何敢與知。歸祭攝行君事也。

齊晉二君皆欲納昭公，究不得納，子猶士鞅受貨故也。余曰：否。齊晉二君原未嘗有與納公之心也。使真與納公，以兩國之強，有方伯之職，聲罪致討，朝濟師，夕降魯之竟上，討魯之爲大逆而逐君，出者被意如，致諸乾侯，然後歸竟內，執昭公以復國，豈不萬代瞻仰。徒爾紛紛然，代成之擧，遣使往來，使小人得以乘其間，匿其遷諉也。嗚呼！齊晉伯衰，貪人敗類，未幾田氏篡，三晉分，較之乾侯，禍更烈哉。

濫邑名。黑肱非命卿，故曰賤。此所謂有地無名，有名不如無名已止。

昭三十一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

無禮惡逆皆載而不書記事之善也

輕細也

不敢逆言前之受也

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名三叛人重地也去貪也是也盜齊豹謂齊豹求名而故削之似非通論此左氏讀春秋以己意斷之耳仲尼之意恐不盡然○唐悉怛謀以維州來奇章公歸之似亦有合名三叛人之意論者必左李而右牛何也

昭三十二年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

聽命言諸臣去留聽子家處分

幾哭位不欲見叔孫故哭不同位

子家出時叔孫未為卿故不得見又言叔孫之卿非君命也

不敢成子名

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寇出與季氏為仇者

文辭也

公氏猶言公之族也溝溝絕其兆域不同先君

旌章也自章君之惡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

史墨數行悚人毛骨可為千古長國家者龜鑑他日簡子有雉蛤之嘆而竇犨以范氏子孫將耕于田宗廟之犧而為畎畝之勤對其警簡子也與史墨之言一例

魯定公

定元年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我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

信明也自明其不臣之迹傳終言之
煬公伯禽之子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當時原無貌而出者或有托于貌而出者以求容于平子被子家一言點破無措身地矣瓌瓚之奔宜也嗚呼王琨已老徐廣猶悲讀爲勸進之辭淵誰是徇君之表粲讀春秋者其嘗咽于戊辰即位之時哉○孫范曰煬公以弟繼考公猶定公以弟繼昭公故立煬公廟夫季氏欲自解于立定公殊不知昭公有子也

璵璠君所佩昭出奔季行君事曾佩璵璠今復臣位故改君步矣不得復用玉斂君指季孫爲君不欲使稽也子洩卽不狃懷從桓子行輕慢于洩行之逐之也

定五年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貨欲以璵璠斂非尊平子盜竊寶玉大弓已伏于此其心以平子可諸侯斂陪臣亦可執國命懷之不與卓有風節時貨欲作亂一囚桓子遂披其族剪其黨殺者殺逐者逐奔者奔而季氏一空天生此兒以族滅意如信哉子孫微矣

周敬王儋翩之亂因鄭人也鄭爲之伐胥靡
陽虎將逐三桓故使得罪于鄭國
昭兆寶龜也

定六年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

憂憂昭公之出亡也
蒙覆也

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之爲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貨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當時魯昭出奔傳言惟宋衛欲復昭公宋以平子故翁婿之戚也衛以同姓故兄弟之國也公叔老成篤論欵欵動人讀此何至譚尚相爭骨肉不顧耶

虎欲因辱三桓故強使正卿報幣
獻俘報幣兼享之戲魯也
房更衣房

定六年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虎圖三桓不遺餘力矣獨季孟之驍雄而于衛旣墮其術于晉復聽命焉垂頭帖耳如虎之制于罷豈積惡已甚不復誘其衆乎不然何負嵎之獸一日在檻也

乘夜以攻曰宵軍
齊墮毀其軍以誘敵設伏兵以擊之
而汝也

定七年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虎爲此舉將假手于齊甘心季孟也幸有處父苫夷在不然兩人不爲齊所俘獲者希矣

門或其門也。三十斤爲鈞。子鉏齊人。斃仆也顏高偃仆在地猶射死子鉏。言志射其目誤中眉蓋諱以自矜。會見猛不在列詐言殿。

定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傳言魯無軍政也坐列者觀弓者中眉者僞傷足者呼殿者寫得如火如花陽州一役至今在目○自宣公季年以後八十年凡伐不稱公至定公六年書公侵鄭八年陽州之役書公侵齊廩丘之役又書公侵齊者則以公也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以三桓爲尸實故諸侯不復帥師而桓以公將非公室能張也出姜氏全考

主人齊人也焚魯之戰車。馬褐馬衣濡以救火毀毀其郛。陽州之役猛先歸故云猛因有激而怒還廩丘人虎言此皆客氣而非勇。獲獲邾也。

定八年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陽州僞傷足廩丘僞顛冉猛何善僞也苫越獲陽州之俘以名子自比僑如取法亦卑矣

定八年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于是始尚羔

羔尊于雁魯向無別今始尚羔亦似諷辭况以晉執羔而魯始尚羔安在其爲秉禮之國也

定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

以昭公主從祀太廟欲宣季氏之罪取媚國人也。都車都邑之車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越虎之弟。咋暫也。欲召也。孟氏僞築室將以聚衆也。公期孟氏支子激怒其馬。

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既馳以走孟氏季孫既入遂閉門處父踐壬辰之約。季氏脫于死必喜故言喜于召死。陽欲因亂討季孫歸之歸季孫也。子言即季寤辨猶遍也徧告廟以酒示無懼。

季孫祈免于林楚聲情可憐處父力戰于孟氏義風可感惜乎孟孫止其追也寧乎處父之刃將及季孫耳入宮取寶寢衢作食舍爵而出人間以敎魯眞無人哉

定九年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

施氏魯大夫

刻車軸使易毀折以麻束縛刻處而還其主以絕追

者車之有蔽者曰葱靈

令士官以兵擊萊人

玆無還魯大夫

得用焉門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
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
曰臣嘗爲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
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
罷大臣必多死亡己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玆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
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
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

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晉受陽虎猶梁受侯景兩人究竟畧同二
國納之皆啓亂端晉簡子何如齊鮑子也

定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
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
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
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
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無還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我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

出門野享謂之棄禮秕稗言不具禮言穢薄也

成子卒也公南叔孫家臣……

言以殺之末劍鋒也

犯以不能副殺公若之命故叛恐誅也

四言曰不敢以告人

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事吾子胡不聞之事既成
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
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
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
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勇莫大于禮也衆人之兵仲尼以禮却之自反而縮萬
人吾往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一曰夫禮齊侯奪再曰
夫禮野享徹彼柯盟之
劫如曹沫者安足道也

定十年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
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
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

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
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
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
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與郈人爲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
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
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

伝固也 郈人背之郈人又止之有司與甲者爲責也責甲之原數稍識也 致致其名等也

必倍與于地且盡多舍甲于子之門曰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侯犯一木強人也不能殺公若貌能叛郈駟赤靈織其虛犯着着緊着着爲侯犯着着制侯犯犯受其顛倒簸弄而不知爲易于齊與貫還之術已精矣侯犯之驍宛然呂蒙駟赤之巧何異曲逆耶

左傳　卷四　十八

言齊義在討叛非私爲賜于魯 墮毀之也

定十年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齊侯之言近私武叔之言持正郈亦從此遂墮矣

定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　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仲尼欲墮三都先使仲由爲季氏宰扼其吭矣聽其自墮遺命方伐伐之有名矣成難未墮後致齊卒歸于費究得仲由之力

定十五年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爲所言者不幸也聖人曰言而中者爲不幸故以多言抑之使賜多言者賜自使之也

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左傳　卷四　十九

魯哀公

哀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

…也汗不於夫大道…所何者夫其衆積道開…道也遷…開…局境公宮使火不道而偕甚盡…願當災 其常亂臣无死勿殉死也因濡子猶子…妻肥季康子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
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
其桓僖乎

災故叔出御書景伯出禮書伯子命藏象魏比爾府者知
大灑矣拾瀋之言一出三人所急者皆末著矣觀盡不
毀官有火災凡人備
應之微非聖人不知

哀三年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
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
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
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左傳 卷四 二十

召正常正常不反

正常既載以如朝告于君大夫正常之責盡矣奉身而
退召之不反如幾哉雖然念及付托尚宜竭力保全庶
週嬰曰雖不得立不速之殺不
然以死守之與其殉季以死也

二德仁信恐安也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 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答孟孫且阿季孫也無德二句

哀七八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
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
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
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
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

…見孟孫之言是魯德無以勝于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固備鬻邾不設備也 辟陋也作僻 鄫衍即鄫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 輒與不狃皆魯人時在吳情實也

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
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
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
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
遠吳憑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
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
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
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

左傳 卷四 二十一

違奔亡也未臣所奔之國前伐本國者還奔命死其難皆所因托則爲之隱惡 率導也 子張輒也子洩即不狃 故由險道使魯成備 潦濕也衲者鄫人也因魯人曾拘執之 王犯吳大夫皆命爲武城宰與滅明之父相好恐爲內應故懼

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可以
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
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
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
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
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
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

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三人同車傳互言之
同車能同死是國能使人
微虎魯大夫
負載書將出盟也何景伯名釋舍也吳欲留景伯許之許盟魯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王不肯而止
鄎事在前年
言不能禦諸竟近郊之地可也
言勸君也

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

止吳人盟而還。

自魚門懸胄魯與邾歲有役矣平丘之會邾人一愬于晉季孫見執離姑之役邾人再愬于晉昭子見執魯何利于邾焉小不事大邾罪何辭大不字小魯亦失策今以伐邾故挑吳強吳當國者但以私忿縱師抄掠灘其宮囚其主稱快意矣未幾吳師至將帥俘大夫質署相當焉幸而吳之率兵者爲不狃有舊君之誼而我之發憤者爲微虎有國士之風所恨者漏菅之人竟爲前道稷門之師沮于季孫耳茅夷鴻見事不濟束帛乘韋請救于吳卒以存邾是亦邾之申包胥哉

哀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

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
務人昭公之子公爲也
勉言必死戰也
言我不如誰而欲走若止戰豈得爲賢
獲甲首八十左師冉求所得諜間也
洩曰四字孺子述之也
時人疑童子當殤也

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

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三將皆吳大夫。得志得死事之功也。相厲以死戰。虞殯送死之曲。含玉殯斂之物。約繩也，八尺爲尋，吳人髮短，故以繩貫其首。三戰夷儀、五氏與今。弦多，齊人，以琴遺之。示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問叔孫何職。言欲吳司馬所命。州仇，叔孫之名。對爲也。褽著也。下國，魯自稱。言天誠不善，故使下民獲國子。

一發□成，故務人者破卒能死敵，不愧賢公子哉。求之務，則須之踰溝，不并末者，最可痛者林不徂屬于不欲戰之右師，使之奔，曰誰不如使之。孔曰惡賢，滿懷憤慲，誰人識得至于從容就死也。最可嗤者季孫之儒怯，尤可恥者孟孺之厚顏。蒿傳至此，使人破涕爲笑也。

哀十一年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吾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

左傳　卷四

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魯侍吳，非策也。國元之歸，以辱齊，適怒齊也。內治不修，晨強壓讎，恩矣。然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似也。嗚呼，曷不與務□□保之言二復之乎。

□蓋之法，田□□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以用也。不對，不公答也。丘，丘賦也。

哀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宣公初稅畝，傳曰穀出不過藉。若田賦，不止于過藉矣。此務人有事克敢重之法。仲尼既私言于冉有，他日聚斂卒徇季欲，此盡徹之對，有若爲似孔子也。

哀十二年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

左傳　卷四

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絻，喪冠也。季氏不服喪，故不絻，放去絰也。

孔子從大夫後，猶以小君弔焉。季氏不絻去絰，非慢小君，无先君也。

哀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尋鄫之盟，周固也。

盟可尋亦可寒也，罵盡從來屢盟者。雖以大素驕伯嚭，俊唯唯而退，眞一言重于九鼎。

夏之十月也。

哀十二年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依謂邾與羈邑叛君出不義之故不得與盟
欲于成邑養馬
孺子洩孺氏也
從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問喪服哭于衢請共供使又弗許

火伏之時猶九月歷官失一閏也此
行狩之時仲尼有志焉而未逮何
哀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
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以爲不祥宜也仲尼曰麟也豁然
神傷矣何必說到涕下沾袍
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使子
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
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盟叛人大辱國也詎季路烈士而肯乎
康子慣矣冉氏子啣命而來尤慣矣
哀十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
左傳 叅閱
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
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
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冬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
遂城輸
成宰不受圉馬守宰之職也奔喪弗納聽共不許
叛而入齊宜哉又城輸以偪之適堅其事齊耳
哀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
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
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
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
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

十五年子玉即陳瓘
弟成子也
公孫成即成宰公孫宿

言子叛宗國人亦將叛子
館客使景伯揖子貢就館
書社言籍書而致之
嬴齊地宿避齊不歸

役其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
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
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
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
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
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
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
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時成子將篡齊欲結好于魯故端木一言歸
成恐後而尤得力于季路曰善覺以待賊
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
左傳 叅閱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
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
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大夫書卒尼父嘗從大夫之後也失志則微
死矣失所則不歿于魯賜不幸而言又中
哀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
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
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
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
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

辰敝也
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
惟天子稱余一人
季羔即高柴
高蹈遠行也

言魯猶固禮謂書不答請言令齊郵遠至傳遽驛遞也舟道齊地名言費宋元公大人植于外謂司送葬者必執紼紼棺索也與人衆人職遂也康子父之舅氏故自稱甥甥不敢斥尊故云宰繁馬餘飾也涘樂祈之言字在孝氏

唯其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一不備首贈詐數年至以易象春秋周禮在魯之國而日稱其禮書乎

哀二十三年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繁纓諸侯之飾康子曰可以稱旌繁乎雖賻宋也言下頗不遜矣

左傳 癸圖

宗人禮官 武公敬也

哀二十四年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此宗人賢乎釁夏父弗忌矣

昔者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按此公于夫人喪親久矣豈知無以妾爲妻王命也魯秉禮之國而犯王命乎釁夏力爭不愧禮官賢于李世勣許敬宗遠矣

謂閔越太子名得相得也前年伐今還郭重爲公御言吾二子不

哀二十五年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臣上言甚多欲使公盡以觀之觀上壽者肥謂彘其貌飲罰也言重隨君遠行勤勞不得稱肥

當時季孟之勢如七月之火熾矣哀公不能有爲至于燕會之際言語相猜哀之爲哀也宜哉吳越春秋載吳夫差引劍而伏越誅嚭與大差同葬甲猶山此曰因大宰嚭納賂焉豈越不誅嚭而又相之乎後人以越爲失刑何其相反耶

叔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子貢十十二年辭吳盟故思之文子叔孫文子言

哀二十七年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左傳 春圖

季孫不能用子貢臨難而思之

蔡山叔思才齡曰善哉思于儀從古喪敗之君思者盡是也曰請念也四字令人尋繹無窮柱子夫旦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正是此意

哀二十七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問已可得以壽終否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有陘氏即有山氏 旃施其罪也

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是借兵于寇也卒之巳亦客死同于乾侯之轍季氏亡則魯不昌信哉

左傳分國集注卷四魯集終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條晉地以戰條生而卽以仇怨取名千畝地名師衆也以千畝戰生而卽以能聚衆爲義以成師。

妃音配仇爲文侯成師爲桓叔穆侯俱取于戰以爲名用意自異。

士卑以子弟爲隸。

分親以親疎爲分別等衰殺也。

翼晉國所都。

陘庭間而導之也。

晉哀侯

魯桓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穆侯大夫）（能杜其患）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獻先亂首後一轍）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千古定論）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啓字眼目）（晉桓公）二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剛了）（莊公）八年春滅翼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後之作二軍）

以條之役以千畝之戰此卽待事命名之意也但用意自不同耳師服卿之不能銷萌杜患徒言之亦何益哉

嗚呼有曲沃之命因有魏斯趙籍韓虔三大夫之命天道好還原不爽也

聚晉邑城聚而處羣公子。

外示優寵實陷之也。

讓事禮樂和樂愛親愛也哀喪慈也。

晉獻公

魯莊十八年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北時事拘不得）

七衣之命尚許武公何有于玉馬是猶江河之防決而愼蟻穴之漏也左氏以非禮譏之迂矣

魯莊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授以謀羣）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與羣公子謀以見羣公子愚而可怜）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得二偏）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又使羣公子）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可傷）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剪伐同室亂亡之本也漢削七國幾危社稷齊誅宗室不保其子獻已殘忍士蔿又不遺餘力整伐晉室人謂二耦實利耳不知磨厲以須有先爲之下手者

魯莊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深心人料事如此）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吾字）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言觀而斷）亟戰將饑

善戰者必日畜精兵畜利器畜糗糧爲曰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得戰之本矣楚申叔時之論亦然

魯莊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驪戎男男爵也納女于人曰女

俱曰使二五同聲而稱美之

謂遷徙

二世號去群公子故謂之

莘虢地

過內史名

若以甲乙日至玉用梓服用青之類

晉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國家禍亂未有不由于內外交搆者晉獻嬖驪姬又有外嬖東關嬖之二五此交搆之由也內寵無外嬖姦不行外嬖無內嬖謀不固內外之嬖合而君心蠱國本搖矣傳中前則使言于公驪使之後賂譖俱曰驪使之曾告公使之也嗚呼二五為耦群公子去矣為人君者觀所嬖哉以此防民後世又有嬖張氏韓李輔國讒殺建寧王倓者

魯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

前一軍今二軍

震為足震為長男屯變為坤坤為眾坤安震殺言有權也

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虢聽于神祈賜之土田虐民享祀豐潔神必據我虢君之惡相類而兩國俱亡其兵敗于德也若則虞虢之滅雖滅于晉神其此之實大厭之乎

魯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illegible]

日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黜布反上欲使太子將四皓曰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受禍下軍將皐落伐而申生之座危乎古一例然虞平王將而卒弱其位亦賴李泌彌縫其缺耳

魯閔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末世之祿大抵皆無德者享之而殃亦不至何也曰天富淫人天富淫人以厚其毒

魯閔二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

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君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

先友言偏衣無惡慝握兵可以遠害親有偏衣之親也

冬爲時之卒

不獲不獲常服也

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服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

棄當也

諗告也

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人臣謀國未有中立而能有濟者或者事已成身不爲人所畏懼已成則雖挽不人所畏憚彼雖欲獨斷而不能當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時雖有廢立之心其謀未決幸語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焉里克者當以申生既爲太子進不從以死繼之願不對而退何也至申生敗翟自殺桑還驪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吾殺亟服族事君里克不關優施飲之酒歌不發而寢意必有深謀至是乃夜半召施不過問曰曩而言戲乎施曰君許驪姬殺太子謀成矣里克曰中立其免乎遂稱疾不朝三旬

而難成嗚呼人臣當國臨大節顧如是乎先事既不言爲之計已爲人所長憚反爲人所奪是太子之廢廢於里克中立之一言故傳曰既與中大夫成謀里克爲中大夫也然則里克者洵申生之罪人哉至申生縊獻公卒三公子之難作殺奚齊殺卓子于事何濟而已卒不免于夷吾之手嗚呼克亦愚矣拙矣臨行論人之言狐突爲不可易

冀國名顛軨坂名鄍虞邑前冀伐虞虞報伐冀使冀病欲假道故稱前恩以悅其心

逆旅客舍也

魯僖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

道旅。經曰虞師晉師滅下陽是先虞。

五稔五次成熟五年也。

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受賄者爲主也）

借冀以形虢又言虞能病冀以張虞蒙古之假道于宋其誘宋亦如此也虢亡虞隨之金亡宋隨之前後一轍可異者李梁宮奇兩人隨虢不能用爲敵國所畏忌而皆窺破之熊率且比日李梁在何益荀息曰雖諫將不聽何蔽智而我愚耶

魯僖二年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戎有功爲驕惟智者知之）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虢將晉士蔿策其棄民虢敗戎卜偃決其必亡此趙氏得左人中人二邑而懼爲之廢飧不食也

渝變也猶美也言專寵之變必攘奪公之所美美指申生。

中大夫里克來謀郎中立之言。

墳起也。

譖自陳兵狀時詐其詐也

姬死君必不樂是我使之不樂也。

名汝秋君父之惡名也。

魯僖四年 初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

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卜人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此即里克中立之謀點）姬謂大子曰吾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泣得奸）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仁人之言）君老矣我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不顧言其猶有之藏）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

寘薪土雜薪不堅。上篇字作對下篇字寇讎保守也無戎築城終爲寇讎所保守何必堅固。

君父之命不可與校由直校則吾反仇怨之也。

夷吾奔屈

既與中大夫成謀一句與國語中五吾其中立句隱隱關照作傳者罪有所歸。

魯僖五六年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告于晉）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有意爲之）夷吾訴之（可笑夷吾鄙）公使讓之（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看破今局）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忍人）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持正）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

言重耳先出已在狄幸親幸也

虢爲輔頰如脣在外虞爲牙車如齒在內

桓叔非伯晉之從祖。

其袪遂出奔翟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築城寘薪士蔿知晉將有內亂所急不在此也夷吾之訴何憒憒乎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獻公肺腑士蔿見之矣

魯僖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

言一物而異用有德則享無德則吐之物未嘗改易也

井伯即百里奚 虞之也

此段植十年事

前年事

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僇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不以身殉何也）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師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

左傳　卷五　九

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恃親者曰虞不親于桓莊恃神者曰神所馮依在德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下愚亦當猛省悔諫不從虞之滅虞自滅之也

魯僖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

無恥不以走爲恥也

復言應也

往死者居生者送之事之生死而無愧故曰耦俱無猜

人指里克我欲盡忠于奚齊不能止里克使不忠于申生等次我次也

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一日縱狄數世之患善哉先軫之言乎唐肅宗至德年間香積之役祿山大潰僕固懷恩謂廣平王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萬騎追之縛取安守忠等廣平王曰將軍疲矣且休息賊宵遁明年甄店之戰又煩我師采桑之役梁由靡明于料敵里克未免儒書也嗚呼蜂蠆而可遺毒哉

魯僖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左傳　卷五　十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荀息傅奚齊受遺命而死輔之似也里克殺奚齊息于此時捐軀以殉豈不卓卓乎之立胡爲者里克可殺

言國非已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得民不患無土。
弄戲也。不過。言有節制。
言自解說不暇。
謝丕以緩報之賂。
共大子。申生。忠恕如婁而[illegible]

先君所立之奚齊何辜。殺。荀息所立之卓子殺
而荀息死。死璧矣。嗚呼。舉晉之君得人付托。尚欲圖守
而勿失之。先君熟生者。畀之我。我不能以身捍衛之。使
之免于難。安在其竭股肱之力乎。又不即以死從之。曰
先君在殯也。棄而後此身可以死也。嗚
呼。兩六尺手。狗先君乎。荀息食言矣。

晉惠公

魯僖九十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
愛焉。人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
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
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
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
則多怨。又焉能克。是我利也。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
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
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
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
矣。伏劍而死。于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里克曾中有一重耳。夷吾洞見之。懼其以奚齊卓子我
也。然忌克矣。雖然。里克以中立悞申生。夷吾一劒聊謝
中立之罪耳。嗚呼。里克亦自
言矣。曰吾以重耳爲寄也。

魯僖十年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
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

狐突爲僕。無禮必指烝于賈君之事。
見我。將因巫而見也。
敝。謂後與秦戰于韓。秦獲夷吾。
不從。不與秦賂也。
重問。重幣也。
豹。鄭之子。
言惠公失衆。焉能殺里丕之黨。既避禍在外。安能逐出其君。

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
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
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于韓

夷吾爲申生改葬加諡。可謂有禮矣。而冥譴
難逃者。烝賈君爲亂倫之大敵。韓猶薄譴也。

魯僖十年 丕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
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
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
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
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

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
違禍。誰能出君

丕鄭父子欲作亂于惠公。既入里克既殺之後。曉矣。何
不早與克謀。納重耳乎。秦伯決夷吾。止丕豹。識高千古

魯僖十一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
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
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申生曰夷吾無禮。內史過曰禮不行。何以長世。無禮二
字。夷吾一生受病處。烝賈君。二施不報。皆是物也。受玉
惰末也。

魯僖十四年 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

言不捐秦。
代更代也。
豹請伐，欲因以鄭爲晉報之故。
貪愛者惜也。
皮喻所許秦城，毛比糴，言城已背盟，糴于何有。

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
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
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
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
曰汎舟之役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
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
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
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
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左傳　卷五

賈君獻公之次妃
徒父掌卜者。
卦主秦師涉河，晉侯敗車，三敗三壞其車也，三去猶三敗也。

子桑數語報不報兩層皆透行道有福四字便是舊果矣
秦穆弗聽丕豹之請晉惠卒從虢射之言兩君優劣何如

僖十五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
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
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
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
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
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風吹落之言晉必敗。
鄭國所獻馬名小駟。
張作脈，言馬不與人一心也。

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
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
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
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
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
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鬭士
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
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
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

左傳　卷五

韓之戰，避秦師，戰鬭之命。
輅迎也，止獲也，慶鄭以救公誤失秦伯。
反首亂髮垂下，拔舍拔草止宿。
妖夢狐突之夢其人子也。
免晉國重服也。

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
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我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
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
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
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
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
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

言涕且點學自殺要刦之也

呂飴甥字子金。

圉惠公子貳代也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

孺子大子圉州兵使州長皆繕甲兵。

衁血也。

敗于宗丘敗不出國也姪其從姑子圉質秦圉爲穆姬之姪也逋逃歸棄家子圉[illegible]

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

左傳　卷五　十五

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

高梁重耳入殺圉于高梁也。

言德當主衰敗非由數也。

陰飴甥即呂甥。

圉太子圉

吾不及此夫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晉事敗矣猶伐呂甥耳呂甥使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又曰君亡之不恤羣臣是憂此時國君見執人心潰散觀望睽睽求未可知呂甥之言出能使潰散之人心忽然收拾秦天眾已之謀一變而河北山東無不感泣奮發是也當晉大夫反首拔舍之時秦夫人登臺履薪之後穆公之歸夷吾有日矣特未有其會耳有呂甥惠爲之斡旋轉矣其要尤在卜貳圉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數語秦人以留惠公不過一羈士歸之而德國其所也戰國時趙王如秦藺相如送至竟與王訣曰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從來善謀國者不幸遭此而使主還國復者多矣然而微欽亡英廟返儀亦有幸不幸與

僖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

左傳　卷五　十六

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

征，征其賦也。即惠公所賂之地。

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惠之歸也內有郤䣶之劫制外有呂甥之讒蔽幸耳以待能者能者謂誰非重耳乎慶鄭雖有不孫之罪而以救公失秦伯且其語雖戇直無不洞中殺而後入何褊衷哉較之斬祛不校者度量奚翅什百

河東晉所賂之地。卜招父，梁大卜。圉，養馬者。不聘曰妾。秦居西方，故曰西質。嬴氏，秦妻子圉者。

魯僖十七年 夏晉大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二十二年 晉大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于

左傳　卷五

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懷嬴之言非也嬴既歸圉身爲圉之人矣去留惟圉生死惟圉乃以棄君命辭知有父不知有夫矣直斥謂父一面已人盡夫也何怪乎卒嬖二君宜乎爲賤哉

亡人謂重耳。期，期約也。突弗召子。辟罪也。

晉懷公

魯僖二十三年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

言懷公必無後于晉。

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夷吾以忌克不終圉又甚焉首其及也狐突殺身堅其子事仇高梁之双自速之耳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與縞高不從攻管之命曰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語意正同狐突見殺縞高刎頸有同哀矣

保，恃也。

季子，郥胥臣臼季也。廧咎如，赤狄。

魯僖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左傳　卷五

塊土，有國之祥，故曰天賜。姜氏，齊宗女，妻重耳。

懷人之寵，安己之居。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

自貳自別異于曹也 臣無竟外之交故藏璧飧中不令人見 重耳大夫狐姬所生是同姓也 離遭罹也外出奔也 三士有相才足以居人之上

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勿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

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饗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

晉侯謂懷公

河水取朝宗之義六月取以匡王國以君事有

佐天子句

宋公之師拒重耳者

不拜

考國語重耳在翟十二年無行期狐偃曰日吾在此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盍速行乎及行在齊又安之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從者以爲不可而未動重耳假一懷安無大志人也豈其智有成算待時而行故爲此迂鈍乎不知此重耳所以能大有爲也當時夷吾行賂于國逃歸其心汲汲然無非急圖富貴如夜行者之所爲卒之而人皆敗重耳心竊鄙之所以人巧故拙人急故迂閱歷十九年老謀而有壯事也虎之將搏也必伏鷹之將擊也必戢英雄遵養豈容人測其淺深當齊齊桓年耄知繼霸者必重耳宗女之妻蓋將深觀之耳至若人臣各爲其主以理斷之子玉之請殺重耳賢于僖負羈之饋飧藏璧若曰有天命者人不能殺是便于人臣有外心而樹德于敵也劉季謝羽鴻門范增不以其龍成五采有天子氣置之勿擊項莊送拔劍起舞項伯爲羽族反以身翼蔽焉千載下子終以范增之擊爲正項伯之市恩爲不忠者之尤也僖負羈身爲曹臣欲早自貳是誠何心哉卒之重耳伐曹數其罪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嗚呼僖負羈以不用而有貳

心是安能免于譏議耶 此傳與後篇[illegible]展禽對照此寫其險阻艱難彼寫其快意得志艱難處著眼在三士之上人快意處著眼在請人之善讀須合觀之

晉文公

魯僖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

言當獻惠戒女不過蒲人狄人耳于吾有何義其無蒲狄指焚宮之難焉反也告以焚宮之故。

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紀綱心綱紀人。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豎臣庾反　覆芳服反

重耳反國，晉亂止矣。寺人皆思自全之策，故狐偃請卜于前，寺人告難于後，而守豎以求納之故請見也。寺人頭須兩人口氣尤咄咄逼人。相傳楚昭王出奔，濟于成臼，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亹曰：夫之于歸，亹求見王，王欲執之。對曰：臣避于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臣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乎。君若不鑒而長之，臣何有于死，死在司敗矣。王見之，事頗相類。

僖二十四年：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

之命。文公以女妻趙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文公之女，叔隗狄女。盾，叔隗之子。卿之嫡妻曰內子。

請之來，賢矣。使三子下盾，尤賢。使三子下之，賢矣。已自下叔隗，尤賢。不以隗爲重耳之女。

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言不求而死將以誰懟。

子推之高，其母激成之耳。嘗推不言祿矣，義罪賞姦之言出，自遂曰盍亦求之，又曰亦使知之，蓋微窺子意也。至曰身將隱焉用文，母然後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則前此不能如是可知也。杜子美贈韋諷君詩：楚妃堂上色殊衆，野鶴階前鳴向人。之推于驕首爭功時，而不言祿，可謂色殊衆矣，乃不能嘿嘿，殆不免于鳴向人乎。雖然，緜田一坏，清風千古，後人追誦龍蛇之章，以爲太息，若之推者，亦鶴羣之一鶴也。

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

公之周王自當帝先

故帶在溫故先圍之

勃鞮即寺人披

徑行也言衰從公行從徑餒不敢食亦且至不忘君也

被廬晉地蒐蒐兵也

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亦○佳○很○吉）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右○方○佰）

勤王是也辭秦師爲以晉師順流而下此何異王濬之趨石頭兩遣人要以論事報曰風利不得泊也蓋當時秦師先駐河上將納王晉獨不可與共事乎要名之心急專功之念勝耳（泊○皆○從○兩○字○遇○如○此）

魯僖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與○伐○幾○同○以○數○記○此）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以○小○義○失○自○其○事○亦○是○歸○語）

處原修舊尚須七旬酉伯降崇猶待三旬伐原而以三日期誕矣何信之有守原非可謀于寺人柳于原論之詳矣壺飧勿食比之蕪蔞豆粥誼有加焉

魯僖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二二句○括○盡）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伯○先○舒）于是乎蒐于被（二千○各○蒲）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

子犯曰以下總前後作一小結

民以貨物相易者不詐以求多明定其辭不貳價也

執秩主爵秩之官

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實齊桓公子雍于此

原軫即先軫以下軍超將中軍

門焉攻曹城門也

舍于墓言將發曹人之冢遷師于其間

于是曹人加誑晉師棺其尸而出之

新兗發冢之禍

獻狀責其功狀

爇燒也

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以○下○都○爲○兩○段）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功○日○藏○進○達○之○意）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一○生○事○業○以○應○爲○總○結○之）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勤王伐原大蒐文公圖伯本領盡于此矣傳中摹寫文公急于圖霸一則曰欲用之又曰將用之終曰可矣乎遲暮之年真不能待須臾榆拊髀肉情見乎詞矣

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從○孤○未○節○去○二○行○例○法）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不○用○賢○者○罪○之）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令○節）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語○亦○是）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爇○之○則○非）魏犨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

百猶勵也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三百勉勵也
言齊秦未肯助我與楚戰
使齊秦告宋之賂怒楚之頑必與楚戰
情實也
救宋而歸于謂允當
間執猶塞也讒慝指蒍賈賈以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也
君取一釋宋圍而已臣取二復衛封曹也
定三國釋宋復衛封曹不許楚則晉上有復楚亦有宋是有二國也
攜離也攜楚與曹衛之交

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
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
申叔時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
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左傳　卷五

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
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
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
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
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
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
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

飽直氣盈也
晉君退師楚臣犯我則曲在楚
酅丘陵險阻處也
言當謀立新功不必念舊德也
盬啑也上向爲得天下向爲伏罪楚其爲是柔之也
言驚來修備
蒙馬蒙以虎皮三人各由所出

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
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
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

左傳　卷五　二十六

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
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
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
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
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
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
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
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

殺王閒晉臨勝自往拳之故爲作宮

鄉役淋循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子人氏九名

傅相也

大輅其服驚冕戎輅其服韋弁

有懋於王者糾而逖之

馬牛風逸而走皆失之

軍衆日愷師出有功則愷飲入曰

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illegible]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

左傳　卷五

非王狩地隱其召君之失義以明晉之功德

以誠曹爲辭齊封邢衛

即私許復曹衛事

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文公國霸全從恩怨起見觀曹伐衛伐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不置無非報施報怨不休快意不置無非報仇報怨然卒不得報耳即其臨陳對敵詭謀取勝亦然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觀此其孰能不乎取徑而行焉得不譎

魯僖二十八年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

左傳　卷五

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寧俞賂醫衛侯不死侯獳貨筮史曹伯以復如此貨賄卻不可少矣世徒爲美言之願無錢不行何也

左傳分國纂畧卷六晉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守仁點次

晉襄公

杞子秦使戍鄭者。

師知所爲言秦師既知其所欲爲之事。

皋桀之祖父

弦高鄭商……古人獻……先……腆厚也不腆……

僖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異事）
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假言以安衆心）
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老成人言）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已窺見秦之舉）
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

左傳　卷六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
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秦師過周
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
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
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
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
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

以君死故忘秦施

同姓鄭也。

父未葬稱子墨縗其衰而加絰。

欲因其拜謝而執之。

將以君賜將欲報仇也。

不替廢也言不廢孟明之師

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
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不得不還）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
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吾也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
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
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

左傳　卷六　十二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
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
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
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
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

役之取取也

以一眚掩大德

當秦納燭之武之言背晉盟鄭使杞子三人戍鄭名曰解鄭之圍實爲襲鄭之計各人之館而謀其主獨甚至山假虎自衛北門之鑰以兵授人宜秦人每飯不忘也不然趙國鄰遠既納之武之言于前勞師襲遠覓違褒叔之言于後乎秦貪甚矣始于貪卒于悔君子猶取焉衰服臨戎卒擒三帥庶幾乎唐莊宗夾寨之戰周世宗高平之師所譬者姜戎前驅墨衰變禮未免狄道耳即晉侯亦諱之而以賊者告但以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而已爾

見取也。

講前不難而匹。

晉僖三十三年狄伐晉及其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郤父薦欲教文公。

言不以父罪而及其子見罪而大其爲也

先茅絕後。

行臣師曰參冀缺之故已也。

郤父郤芮晉與焚公宮之難人各爲其主也文公舉讎辛取敵狄之功有以夫。

晉文二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嘲之。

追原前事以明狼瞫死秦師之由。

黜狼瞫另以續簡伯爲右

此言秦也秦死爲義勇言不可以苟死。

述成子師趙衰。

先軫之死狄師也報其君也感其勿許也狼瞫之死秦師也激其黜也宜也但秦殽之一孟明晉輕喪先軫狼瞫二人秦禍晉戎首不復振于此抑矣嗚呼

任好穆公名

晉文 二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

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無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孟明再挫秦伯弗替焚舟一舉遂霸西戎宜哉但生前一孟明而不忍殺臨死以三良而用爲殉何逕庭哉嚬山工匠生閉墓中其由來者非一朝夕矣

晉文 四年 晉文公之末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公末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春晉侯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

言使衛更伐示强然後陳爲辭以謝晉而請和成衛

城濮之役晉既復衛矣又不朝成公之宿怨未忘也陳爲衛謀更伐我辭是千古極善處事之法戰國策士祖此以得志于游說傳者以爲古而不合于時何也

晉文 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

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

臺臺于剛也不干寒暑相順 潘麗也 是別姑郎賈季 成季郎趙衰父晉爲其屬大夫 上之使盾爲中軍元帥 盾字宣子 辟理也正用也猶常職修舊官也陽父時爲太傅 處父少族多但制居狐氏之故

宗已命師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簡伯卽䠶居
醜辱之也
介因也。
損除也。
夫子指宣子。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
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僇臾駢臾駢之人欲
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
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氏我以其寵報私怨
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
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無私曰陽處父以成季屬大夫黨于趙氏何陽之有且
臣無專制盾佐中軍惟君所命處父奪賈季之元帥以
與盾無君之罪人得而殺也但處父固有可殺之罪而
賈季則非殺處父之人䠶居不察慢受其使晉殺䠶居
亦爲失刑宣子送帑祇以易位故致奔奔
耳所難者臾駢釋怨扞帑送之義篤矣古

立少君恐有難。
雍襄公庶弟杜祁之子。
稱辟也。
矣季于是年奔而置在前者因陽處父爭之始末逆嬴之也樂父公子懷嬴生今改辰嬴二君謂懷公文公也辟辟陋也偪姞生襄公故杜祁讓使在巳上以季隗是文公託

左傳

晉靈公

魯文六七年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
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
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
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
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

爲君妻故又尊之。
穆嬴襄夫人也。

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
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
郫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
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
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
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
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
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
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

受受秦所送公子雍。
晉師卑枚無聲夜起襲秦不備。
及及于禍也。
士伯卽先蔑

左傳

爲右及堇陰宣子曰吾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
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
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
同官爲寮吾嘗爲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
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
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
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

…之士會歸在十三年。

荀首季在狄 [illegible]

及歸遂不見。

立公子雍立公子樂無論其出之貴賤皆非也舍襄公子立文公子舍穆嬴子立杜祁子舍在國之子立在外之子秦之子一時惑于國有長君之說宣孟亦無定見林父況知其不可何不昌言于朝力爭之僅私言之先蔑厥嗚呼夷皐之立非宣孟本心傳曰宣子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立靈公夫穆嬴頓則已不畏國人偪我以大義則已不義彼穆嬴與國人宜孟竟甘心于不負不義乎故曰夷皐之立非其本心然則今日之立夷皐者非宣孟他日之弑夷皐者乃眞宣孟夫

魯文七年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趙氏以未保世滋大衰之冬日為之也桃園之弒首家惡名下宮之討幾滅趙祀盾之夏日為何如冬日可愛哉

魯文七年 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宣子之德莫可歌也 [illegible] 衛于晉自長攬不假道以來至于今始睦歸田致封然後釋怨睦鄰之道

穿少年也不在不任也使輕兵暫往攻之速退然趙穿可得一戰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illegible] 兩退日 [illegible] 故也 [illegible] 為趁之也

魯文十二年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吾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臾駢知士會在秦未可輕敵欲老其師以不戰勝之也輕兵誘戰宣孟 [illegible] 而遽河其不武 [illegible] 婿穿門之呼何士會論 [illegible] 深曲晉人 [illegible] 其約令狐一役不義之甚耳

魯文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

壽餘請以私邑自歸降于秦。
請士會見欲使行。
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論魏有司。
語行示已無去心言若背秦者不以禮。
當臣死于晉。妻子爲戮于秦。此劫劉之言。
言得士會故西還。
士會竟復劉累之後，劉族復累之姓。
定公名二且。
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所哭也。

請復賈季能事外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
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
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
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
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
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
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壽餘僞降士會知之繞朝知之秦伯亦豈不知之辭秦
數言要秦伯以必歸帑也蓋專屬於留賢則秦伯豈

左傳

能留士會河曲之役報效已畢而無獻焉嗚呼棄賢資
敵自古所嘆此聲子有班荊之嘆李斯上逐客之書君
矣晉在秦在楚自比隨賈語梁帝以高澄
忌賈在狄惡會在秦又何其無恥與

魯文十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四年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
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
祥乃還
晉以勢來邾以義屈春秋時尚有
此等舉動末世率于八百乘矣

魯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
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
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

宮中堂屋霤也。
首山也。

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
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
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
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
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
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

左傳

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
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
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
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
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
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

是道可免不誅賊之誅所可免于弑君之罪。

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逆公子穿于秦趙盾也逆公子黑臀于周亦趙盾也穿公于中間但博得桃園一弑耳夫乙丑至壬申纔六日也桃園之攻盾既聞之未出竟而仰復方復國而即逆六七日中攻者攻弑者弑隨弑隨復隨復隨逆其情辭矣胡氏于穿之使崇謂上卿以志同受惡者見于此又軍門之呼放晉甲又不放趙穿而謂其庇黨豈一朝夕之故與傳者歷敘靈之欲殺盾以見怨毒之深又歷舉盾之多死士以見黨與之盛趙盾弑其君太史非失入也

晉成公

訊盟誓也成公黑臀即以餘子旄餘子之政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

魯宣二年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盾讓氏逆之以為適旄車公行之官盾舍為公族故屏季族旄車以故猶與屏季史為哀之道上

初趙姬以盾為才使為適嗣至是盾仍以適讓屏季自掌旄車猶予祠偷嬖齊屏季致膠也

晉景公

殪盡也

魯宣十一年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春曰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

成子郤缺

勤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言德不同但日莫如勤蓋諱言求以勤為辭也以文王勤止為比妄矣

魯宣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隙

荊楚尸陳也楚武王始為陳法

追求草蓐為宿備也楚以茅為旌識慮其備慮有無也。

中軍佐彘子帥師欲以之先濟

如從也

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尸主也

𠩄者服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

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承[illegible]也

子呼也

于亦呼也

此段破驕字

此段破老字

此段破無備

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

此破其鄭師爲承句

原趙同屏趙括皆彘子

二先君楚成王穆王也

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麾旌驅疾也。摩近也。菆矢之善者。兩飾也。掉正也。飾馬正鞅以示閒暇。所聞即上三言。從兩角從旁夾攻之。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免止不逐也。錡犨之子。叔黨即潘黨。命去魏錡弗使逐。蕃穿之子。怒激怒之也。敖山名。七覆七伏兵也。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我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

左傳　七

軘車兵車也。游闕補闕者。駒伯郤錡。下。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惎教也。廣車上兵闌。得教而出。反譏其數奔。晉人湯笑師也。謂楚人習熟于奔也。騎了勿顧趙

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毋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中軍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

左傳　十

旃使之走避也
即趙旃者一
子違父命故
尸之免趙
旃也兄弟累
尸而死故重
獲在木下
知莊子之
子故以家兵反
蓮戰廚武子
師還於董澤
取蒲為箭也
言子為人殺
不求子而但
取好蒲也蒲
可為箭董澤
出蒲于云以
得己子必敢
人之子我必
擇入而射故

留齊說
重輜重也

章篇章也

我虐殘

既服已功又
表晉悔之苦
民盡忠以死
君命

其二子毋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
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
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
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
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
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
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
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

子服即石制

得臣即子玉

敗而復殺子
玉是再敗
林父即桓子

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
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
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
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是晉再
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
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秋赤狄伐晉及清
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盡
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邲之役荀子逆命濟師桓子身為元帥不能按法行戮
畏失屬亡師之罪從同佐分謗之言知難冒進自棄晉
師春秋罪歸桓子是也余所疑者晉師不能軍也當時
楚師既老晉師方銳加以六卿皆在三帥皆良不弱于
楚之子反子重也彘子偏師雖曰違命諸師或成師而
出協力競進焚舟濟河何至我軍挫衄成敗堂堂桓子
身任元帥不過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使上軍下軍
爭舟舟中斷指多至可掬傳曰桓子不知所為彼謂哉
況彘子雖不用命其餘諸帥各有統屬然幾其舊唯楚
子亦曰不穀不德幸邀大敵而乃師敗晉將終夜有聲
傳曰晉之餘師不能軍豈其然乎桓子進不能正彘子
以濟退不能作三軍之氣何物長人請死而免亦僥幸

晉敗于邲鄭遂屬楚。宣而兵示鄭人以整使鄭自謀而來服子良有禮因之應。

耳更可畏者楚之伍參其以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何料晉之明乎夫知彼知己軍之善政桓子從政雖新彼士會亦老成練達矣但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說至于設備從義七覆以自固其軍同事而出何沒沒耶莊子以求于故權襄老因殺臣何不致果殺于大衆使二軍有桀鷹讀傳至此不能爲晉諸帥解也。邲之敗桓子請死士子不聞焉若非清之役覓幸免矣惡不積不滅于纔子益信

魯宣十四年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蒐焉而還徠之以兵威矣示之以整又服之以紀律何不用之于邲哉

魯宣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

左傳 卷十八

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吾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歸諸晉晉人殺之

儁勝也有才藝勝人者三狄指酆舒仲章潞之賢人。文字反其正則爲乏字。

才以召殺恃才致之由也少正卯言辯記博仲尼以小人之雄傑不免兩觀之誅况酆舒怙三儁才濟以五惡往正其罪何辭之有但不得并潞滅之耳伯宗之數罪果爲定案晉師之滅潞豈爲義師

魯宣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以是報

顆魏武子之子。疾病之甚也。

義正者能施人顆用武子治命其義已正使可亢杜回有餘必俟老人結草細人之見

左傳 卷十八

君時且日勞之不存報于何士九使距躍曲踴何等壯節區區一嬖妾欲嫁欲殉秀拳不置何無丈夫氣耶嗚呼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此項重瞳有虞兮之嘆曹瞞分香賣履刺刺不休也

魯宣十五年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我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士伯士貞子。伯氏桓子也邲之敗晉侯將殺桓子士伯諫而止。庸用也言中行伯可用中行即桓子。

士伯止桓子之死賞桓子并賞士伯士伯薦桓子之才用桓子并用士伯爲善者宜勸矣趙同殺于成八年而

命周王之命。

稱舉也。

徵召也欲爲斷道之會。

郤克跛而登。婦人笑之。

得齊之罪乃許復命。

賁皇楚人賁子黃使見因使而見之也。

精晚早衰原屏咎之
徒也怨國可懲哉

魯宣十六年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以王命命士會晉于是乎有禮舉士會爲政晉之盜賊晝奔于秦秦豈眞爲逋逃藪哉皐陶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理有固然耳范雎相蔡澤之徒往往入秦郭隗用樂毅劇辛之徒爭入燕是類者合非類者去也善在上則國無幸民想見孔明之治蜀

左傳

魯宣十七年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四子者

懷綏懷之也。

來者請侯來歸于晉者。

信齊沮信齊人沮止三子之言。

綏不拘執使得逃去也。

范武子即士會告老也以類不遷也易遷也。

矛解也。

新築一傳人衛。

曰君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郤笑召禍自古有之廬杞貌醜郭令公戒婦人勿得侍立懼以笑啓釁也夫帷薄觀肖尚召伐豈之甲蹕裴行儉卒斬笑髮之頭堂堂晉使帷婦笑之竟戰之怒其能免乎苗賁皇數語酷似端木語吳太宰嚭

魯宣十七年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

左傳

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郤氏不終武子已見其然不然爲政曷何以日使逞其志也

魯成二年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桀擔也。言有欲勇者，吾以餘勇賣之。

張侯即解張。朱殷直色也。

華不注，山名。子輿，韓厥之父。故其舍左右而居中御。

寓，寄也。左右皆死，故肘止之。丑父見華泉，恐傷，故易位。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

之處隱伏……也，反爲晉所獲。

辟罪也。以奉得罪來辱兩君。

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之事，與君俱逃。

丑父欲公下車取水走逃也。

齊師敗者有退心，故齊侯出其衆以厲退者。狄卒，狄人從晉者。狄衛皆畏齊侯。

得免矣。保者，女子辟君也。銳司徒主兵者，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也。辟司徒主壁壘者。女子乃銳司徒女，辟司徒妻。賓媚人即國佐。

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我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

不然不見許也。
欲于城下復借一戰幸而得勝亦從晉求和。
得地反所侵地也。
會歸魯大夫公孫成公
言汝後入猶不爲吾望汝之切乎。

于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
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
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
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
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
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
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

左傳　卷十六

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
寶吾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
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
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空司馬輿帥
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范叔即范文子。
庚荀庚。
可用也。
奸禮謂獻齊捷。
欲獻受其獻也。
士莊伯即鞏朔。
籍書也勿書於冊以爲禮典。
汝人言易已子果如知非

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
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
何力之有焉

齊以蹙鞏一笑召鞌戰之師亦自取也晉人四卿並將
曹衛二國連衡以一怒之微至于殘民毒衆血流五百
里是亦不可以已乎逢丑父易位救君爲紀信韓成之
祖賓媚人正言折晉開魯公當弱之風覺鞌戰之怒焉
不式而丑父娟人二一段浩氣足千古也將
帥交讓餘波淼然傳者殆爲一怒解嘲

魯成 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
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illegible]淫慝也今叔

左傳　卷十六

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illegible]所使來撫余一
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
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
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
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
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
非禮也勿籍

齊非有大無道可伐之罪不過一笑啓釁耳爰婁之盟
何捷之有王之不受是也嗚呼崔杼弒君受賂而還鞏
或獻捷適形其醜晉之覇業其替矣哉

魯成 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

可之亡者首首即知莊子之父。

即號也。

楚君蘭旅稱父名。

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
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
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
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
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
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
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
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

左傳　卷六

褚衣囊也賈人欲寘荀罃于褚囊之而逃。

言來謝笑辱非爲修好於君不任當此

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
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
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
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
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寡君之以爲戮以晉君爲不庇臣所以尊君其不失刑也首其請于寡君以修于宗以其父爲不庇子所以尊父見有義方也王曰子歸何以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崔之自得又何如哉覺得羽之報故遭公未免邪治賈人尤奇欺高辭賞此賈遂齊何鄭多賢賈也

魯成
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
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

戎服制服不同矣明識韓厥也。欲爲齊晉和好之故致竭力在懷。道途重載之人使避已。重人言車重行遲待我避不如出邪任焉何其提邪從也。請見謂重人見于晉侯。伯宗即用重人之言以復公。

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
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郤克尚有餘怒韓厥尚有餘韻寥寥數字風致千古

魯成
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
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
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山崩大災召伯宗大事重人說得尋常簡易天下無難處之事矣伯宗欲見之言君此攘善也此如常

左傳　卷六

魯宰之盟宋公辭以子靈之難不保不設備也。以謀襲故登陴

武所奏臣客馬固爲之一例曰伯宗其無納乎其攘善也此穀梁之言也文聞之

魯成
六年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
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
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
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退衛人登陴

衛不設備以孫良夫甯相皆在師也說正以其皆在師而襲之伯宗正言有王道氣象。

魯成
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
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
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

重膇足腫也

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民愁民愁則墊隘下
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
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
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必居郇瑕者正謂其地沃饒耳民驕佚公室貧誰能見及
嗚呼如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盤庚遷都所爲三致意云

魯成六年八年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
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
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

不令不可謂令于衆

二縣申息也

大政中軍元帥也

欒書從三人之謀

[illegible]

左傳　卷六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
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
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
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
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
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
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
從善如流宜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
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三人不欲戰能止八人之欲戰鄢之役三帥不欲戰民
竟不能折一衆子武子從衆從三人不從八人斷之以
理而三人爲衆八人爲寡豈特八人理所不在千
萬人不敵三人也宜乎初從知范韓而遂敗楚也

莊姬趙朔之妻朔趙盾之子嬰下淫其婦原屏嬰之二兄不作不作亂也

此以五年閒事

無罪而亡卽其福也

魯成八年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
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
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
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
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
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
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

武朔之子姬保成公文故畜于宮

辟邪也

左傳　卷六

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耳周書曰不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趙嬰通莊姬以叔報姪婦原屏放之似也但難爲莊姬地
耳莊姬作難趙氏宗危武之得存二幾耳韓厥仗義存趙
仁人哉嗚呼趙氏滅遐存一武欒郤亡靡有子遺傳曰
欒郤爲徵原屏之殺欒郤殺之也欒郤自滅特一間耳

歸田在前年旣以齊侯地還魯又使韓穿來言歸齊故諸侯不服馬陵在七年

魯成九年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
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有范文
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
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公羊傳載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
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食肉請
皆反其所侵地夫于義誠然及歸魯者復歸齊則貳
其行矣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行父爾言卓絕千古

稅解其縶也音脫
弔問之也
泠人樂官
南音楚聲
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
[illegible]老也
言近事[illegible]稱
少小以示[illegible]
所自欲[illegible]至

魯成九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
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
且昔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
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
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
操土音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
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
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
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
子辰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鍾儀固伶官之賢者稱道其君之賢偏舉
其爲太子時朝于嬰齊而夕于側尤奇

左傳

讀也
大厲是趙[illegible]
因晉殺原屏也
丕豎同十於
緩名爲治也

魯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
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
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
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
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張脹也
出及明術見
於公臣以言
夢自殉

厲鬼雖虐病鬼雖救卒之公不死于厲鬼死于膏肓醫
不能治膏肓之上下漫得厚賞與僥幸也巫能料人不
能料己小臣夢登天出公
于廁俗云夢相反蓋有之

左傳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蘇與伯達俱封河內。刑就也。不能，不相合。狐溱、陽處父先食邑也。

晉厲公

魯成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叛不一姓，奈何），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一、原主），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又一、原主），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直奪其懷中）？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郤為溫之別邑，爭鄇田，竟欲有其溫，貪矣。況曰溫吾故也，層累而上，誰非故者？傳以甚郤氏之食，亦不旋踵云。

郤至。代更也。

魯成十一年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書先，為見秦之貪），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齊盟地，先不齊）。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秦晉構兵，非一盟所能釋也，況一河東、一河西，謂之齊盟，會所先分。

魯成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匿事）。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有一、還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此一段亦是迂語）？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拜其是禮）。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對一、矢加遺說），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郤至占鋒亦利），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已伏所死）。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受責也。國家安靜無事，故朝治其事，而不夕見。略，取也。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呂相，呂錡之子。[illegible]曰宣己命。

干城腹心，雖因其有一夫加遺之言而折之，其實全作于下，慮其有伏也。故曰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嗚呼，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屋間阿堵，謝太傅且斥之，懸金何足道哉。

魯成十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兩遙對）。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幾[illegible]）？

喪亡之兆，古人往往于不敬處見其必然。今日富貴人動名未能如郤氏，驕惰過之，吾知其及矣。

魯成十三年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

韓原由在晉。

此由在秦。

不弔秦不哀我喪是也。

文元年楚弒成王。東求公晉文公甥。公子雍之役晉爲之出反社我秦賊那曲在晉。

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吾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

左傳　卷七　三

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我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

河主帥乘車士。

成差女父皆秦大夫不更秦爵名。

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左傳　卷七　四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旣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絕秦多誣詞只背成召狄是實據耳嗚呼鄢陵之敗楚自敗也晉楚爲成晉盟在楚三反三矣之言其禍已兆麻隧之敗秦自敗也秦晉爲成晉盟在秦小狡獪東之命其禍已甚屢盟長亂此盟誓所以及三王矣

欣時即子臧

尸有伐秦之役故曰勞

成公即負芻請請留子臧也致鑿也

州犂宗之子

屈公無道皆欣然幾懷而修德也

魯成十五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此段十三年事）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逃亡人也）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句法）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我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此非三代下人物）

既為國人所與又為諸侯所推重之以王命子臧可以立矣卒辭焉不欲乘負芻不義因以為利也且子臧之意僨已之國讓堅成公之復國具有苦心不但鳴一己之節耳

魯成十五年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智哉伯夫人）

主人非得罪于盜盜必憎之上非得罪于民民每致惡之直言非有期于禍難禍難每隨之釋辭最透嗚呼伯宗之妻每朝必戒亦賢矣雖然伯宗亦何忝此妻哉

魯成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我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既見宜讓其言）（居然王道）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楚有申叔時鄭有國僑）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吾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

許伯誕

問殷死也

五月與師肝時進

底究竟也人各盡其究竟

句士燮之子。塞其井平其竈爲戰地疏行首者當陳前闊去塞爲戰道。二卿子重子反也。龍老不代也。厲兵兵家所忌陳合宜諠而加喧各顧其後所謂人無所庇也。行首杭。闞止在晉伯州犂。淖泥也。遷避之左右從泥之左右行。

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千古名言）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匃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書論戰事欒郤二言皆是其如楚文子則有卓見）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以下皆望中所見）曰

左傳　卷七　七

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望塵指顯如畫）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晉以齊楚以晉備告）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illegible]）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指伯州犂分晉備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

韋君當救子名其父言書既當大任又實得專命復爲御戎叔公爲侵官元帥而御爲失官遠其部曲爲離局擅棄也。蔑毀也。言女以射自誇必死于藝。趨風疾走如風斷還也。胝注戎服。言有軍事不敢[illegible]從。言必不在御逐之可及。中自已辱楚下故不可再辱。諜間道邀也欲攔兵車退以距鄭伯車前自從黎其車以執之。壹敗壹敗大崩也言女居車右與我執不同故首當于君以退。

廣荀偃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鍼書之人）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誇其勇故也）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呂錡伏弢而死）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外臣禮）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楚子自己）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illegible]）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

左傳　卷七　八

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拜命有禮未免爲患者所疑）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句法峭）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韓郤皆有禮）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唐苟亦烈士）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

[illegible]一間是
[illegible]也
命兼兼之命
不整郤食言
見暇也

乃止囚楚公子茷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
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整○暇○二○字○實○中○列○評）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
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我言
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上○力○忍○戰）
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伏○穀○著○公）

左傳　卷七　九

穀陽子反內豎

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
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老○成○人○言）
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提○先○大○夫○爲○榜○樣○子○反○便○不○見○矣）
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口○角○尖○薄）
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
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
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

先大夫子玉時王不在軍故罪歸子王今王自在軍中子反無以爲已之過而復也
於一辭極惡之言
當時一段入題倩問
至會已于[illegible]字也

言佐新軍位在八
成十七年事

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
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
之其可乎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幸○免○齊○室○之○禍○耳）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借○宗○約○擾○于○衛）
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謀國者誰不願其國之勝至于以勝爲憂如范文子者
意念深矣厲公侈暴寵任群小將有翦滅巨室之舉欒
郤不知禍之及已悻悻然欲甘心于此役范文子始欲
反繼不欲戰子欲戰則執戈逐之晉師捷則日何以至
此至反自鄢陵衆人方奏凱文子獨使祝宗祈死何其
憂之至危之至深知此舉一快厲公之侈暴必甚而天
特厚之毒也昔者虢公敗戎于桑田卜偃曰虢必亡亡
下陽不懼而又有功國語載厲公無德而功烈多不一
韓與鳴呼賢者不憂敵之疆而憂其主之驕晉厲享國
司馬炎決討伐吳山濤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釋

左傳　卷七　十

吳以爲外懼豈非算乎甚矣文子之言爲百世師也孟
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有
國家者三復斯言夫

諸侯雖有弒逆之罪既與會則不復討

魯成十六年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
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聲○角○聲○致）
大泯曹也先君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列○亂○賊○于○會○徙）
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爲○亂○誣○之○口○實）
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賢○者○見○重○如○此）
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字○筍○有○終）
晉執曹伯歸之京師權在天子矣明正其罪更置其君
子臧辭讓豈宗可謂得乃歸之京師者仍歸自京師而
反使日君列諸會矣亂賊列會遂不復討
肆然爲君當時大王不振盟主何怪其然

郤欲廢胥克立克之子。
鄢陵既敗欒書欲因此譖郤至言楚有六間可勝。
東師未至衛之師皆未至郤錡先師軍帥不具。
孫周即悼公。
此皆欒書之言郤至受楚子之弓。
因欒之譖尊者先殺公與婦人先殺而後卿佐。
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

魯成十七年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奪（缺爲黨事不安於疾況又有嬖胥之子）
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
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著欲陷）
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
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譏人之口憑）
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險人用心爲如此）
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
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

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殺事太過）
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
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智
勇也信不叛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受命于日非然不至今日）
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吾之有
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陽
五師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
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
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遂去無去不與黨昔不與
孟姬之亂今豈與二子之黨。

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郤人之仁）
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
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長魚矯可人哉）
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
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眼中無人）
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
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言次以畜老日君比且老牛此何）

二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
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童五矯三人雖嬖于公欲殺三郤豈易爲力郤氏專晉
三世三卿三軍卽其家屬可敵國之半觀克之欲伐齊
也且請以家屬殺使謀之不臧三郤并力操戈入室不
獨童五矯爲李訓鄭注之流勢成騎虎厲必見劫此時
塗炭尚忍言哉乃郤氏竟授首于三人易如磔鼠一欒
書爲之耳自欒書譖行三人知厲公怨郤已深勢不容
一日留郤公又以欒書譖郤知欒氏必不助郤郎三人
亦知欒郤有隙可以惟我所爲況中行又與欒氏深相
結郤氏謀孤乎是三郤之殺二欒書爲之禍矣也而
世族滅晚矣長魚矯姦軌數語不但爲郤氏洗冤直謫
欒書之卿請行奔狄不
與胥童之難亦奇矣哉

晉悼公

魯成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

衆晉之旌旄

伯子同姓大夫

七人夷陽五之屬

不縱私欲以奉襄時

謂言悼公所以不必皆在

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可憐）（謂淳者自為之）

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邪天道何在）

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只此數句隱書體勢）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福也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有作用）

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見得公非僻）

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新主初立偏服權臣貴有驚人數語爽吾語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陽生語陳乞亦曰微子則不及此何其無人君之度甚者如費无忌之語辛戰曰君知我喜否不往其作為何似一出口斷其為庸主矣悼公片及此豈非天乎歸之于天使貴充積淵事無所措藏矣求君出令數語辭嚴誼正寧止漢文代來時乎

魯成十八年　二月乙酉朔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編月二事）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官家則用一番人以下詳用數）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个使字著眼）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双士尚節義）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句法亦錯落）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

即位之年

虎牢鄭邑今屬晉崔子有不服晉之言獻子皆告武子

得請謂齊人聽命也諸侯會築虎牢

言意外之事不可戒備也故欲謀不協以彌之以示名

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不獨邪如置器失宜方失所亦不得其用如悼公使某人為某官使其官為某事便為得宜國語載此一段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宜惠于教也使為太傅云云每使一人必先曰知更透

魯襄二年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我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蓋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本謀鄭也兼謀齊即借虎牢一役下齊之咽道真善于謀國者虎牢城而鄭服鄭服而楚失其所以爭強于上國而諸侯息肩故城虎牢焉

天下之大計士氏之言淘哉

魯襄三年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悼公復霸將合諸侯其籌畫若此知其霸業必隆也若楚虔求諸侯驕汰不恭豈有終哉

魯襄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屬官爲偏。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
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
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
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
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
焉

舉讎疑於不直舉子疑於不公舉偏疑於不廉故傳者
尤叙之而卿斷之曰不爲諂不爲比不爲黨總歸之舉
舉善同時者舅犯于虞子羔王生于柳
朔後則鄭侯謝傳皆祖此以成佳話也

行陳失也。

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左傳　卷七　十五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
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
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
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
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
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
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
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
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

猶此也使臣爲此司馬之官。

慎勿持故之心

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魏絳不庇君之弟悼公亦不自庇其弟是君是臣也
楚莊不庇其子聽廷理戮其御斬其輈亦無異焉

嘉父山戎子

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
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
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

武羅四人皆臣也。寒國名浞人名。伯明之後寒其好讒寒棄之而不用羿薦其好讒故用之。

左傳　卷七　十六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
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
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
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
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

靡夏之遺臣。斟灌二國夏之同姓。過戈地名。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爲箴以箴王闕。

以穡數也

外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
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
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
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
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
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戎請和公欲伐絳未說到和戎也忽入后羿好田一事公遂曰然則莫如和戎吾知其故矣公好田也伐戎黷武也而好田爲之漸漢武好黷窮兵沙漠絳慮其然故極陳后羿淫獸亡國之禍公默會其意曰然則莫如和戎乎此與趙烈侯欲賜歌者擔石二人田公仲連不許而以牛畜荀欣徐越進烈侯曰歌者之田且止同一機栝

穆子名無忌

魯襄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
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
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
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
大夫

無忌之弟
子曰蘇晉
賢人

無忌讓起實之以田蘇之言信友所以獲上孽言是嚴也無忌仁起悼公稱仁無忌人國貴讓哉若伯石之三辭則君子又惡之矣

言戎鄭服

魯襄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朞
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時晉人不得志于鄭退而自修居然王道可興也滑從之者特魏絳知武子諸人而惜乎又不永百年必世仲尼之言有以夫

魯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
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
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
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

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
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
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
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
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
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
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
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
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

挾車以從
郰
紇仲尼父
言紇多力抉
起縣門出在
內者
以大車輪爲櫓
甲楯左手執
之右手又拔
一戟言其勇
也
上城三次又
帶斷布以徇
示之也
荀子偃匄之
言二事伐偪
陽封向戌也
易變易也
言因會以滅
國非之也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旌夏大旆也題識也以大旆表識其行列

祟見于卜兆

諸侯中國我之喪

當晉邑

參北 父戌 方用向子師 例尤以從相廟

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晉伐偪陽封向戌晉無他乎必偪陽也且偪陽何罪焉而請伐遲在何偃樂而不允班師遲在荀罃以諸帥喜怒爲偪陽存滅況因會襲之乎遷族居霍善不滅姓何矩不伐不滅亡之爲德也書曰遂滅偪陽逐之辱義大矣哉

時鄭人賂晉以樂歲鄭衆

魯襄十一年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

濟河南展鄭也

伯游荀偃

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賞本國典絳非辭賞人臣受君須防其漸焉樂曰請與子樂之樂不可訓也絳直折其萌曰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又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譏言篤論古良臣何以加焉

魯襄十三年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

范宣子士匄也

陵之也

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作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吳伐楚喪爲不德。

殽之役秦匹馬隻輪無反者戎之力也。

角當其頭掎踣其足。

陽也青蠅之詩。

戎亮晉之也。

悼公謀息民八年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又
六卿皆民譽交讓其能次如桓子亦化于讓能敬且和
王道可興使其多歷年所勝殘去殺何多讓焉
惜乎年之不長此仲尼繫善人爲邦之思與（爲楚諱吳亦惡）

魯襄十四年 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
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有聲有情）
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吾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
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似屬細故）（句法好）
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先駁迫逐乃祖一段）
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好大來歷）

左傳 卷七 二十一

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戎言備佩是以有）
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展宣子）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即姜戎一事）
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包括）
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再駁今諸侯一段）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謂宣子信讒而亦戎也）
于會成愷悌也于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因介戎子于會而）

庶長秦爵名。

此段十一年事。

飲毒水故死。

中行伯荀偃也。

言荀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願。

二位欒將下軍已爲戎右。

四子謂士鞅。

向書齊人未入言此語也。

人輕其幣而益敬其使（惟其譬喻本心）
吳伐楚喪數之宜也莒貳于楚執之亦可戎子無
罪黜其與會宣子過矣無怪乎反見屈于戎子

魯襄十二年至十四年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
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疏）
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夏諸侯（應）
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以下歷寫濟涇等事畢）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畫）
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
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有步驟）

左傳 卷七 二十二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人不服）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失言易下實）
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
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
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有驊騮之風）
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寫私憤可笑）
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
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

宮不書亦惜也書于伐秦能稱師濟涇也

秦不書惜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

諫辭耳何益之有

家之興替必以三世觀之

棫之役但能勝不備之秦耳棫林之役苟涇上流使遷延不進何其怯也欒鍼鄢陵之戰掀公于淖遷延之役馳死秦軍壯哉欒氏不祐鍼死黶存若武子有甘棠之澤誅甚矣

成國大國也天子六軍大國三軍

魯襄十四年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于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知朔知罃之長子盈朔之子號盈生而朔死武子知罃也彘裘士魴之子士魴卒子亦幼也

可爲后世法

悼公舍新軍以荀罃士魴之子皆幼未可立也有合于大國三軍之禮傳者遂表之夫二帥之下[illegible]而仍舍新軍後世亂臭小兒即賜侯印甚者如[illegible]生三日玄宗官拔五品毛仲曰我不堪作三品耶視昔悼公何如哉

衛出獻公

魯襄十四年 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皆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從欲惡也

晉人殺厲公魯成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里革對曰君之過也齊人殺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曠曰其身死自取之也竊疑兩人此語非理之正及見師曠侍晉侯晉侯問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必不然矣然後知兩人之言爲不易參互邑人說齊桓公曰騐君毋得罪于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魯襄十四年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齊桓乘魯內亂欲取魯晉悼因衛內亂欲取衛霸主且然他無論矣仲孫中行二人皆能畜君者

左傳分國纂評卷七晉集終

左傳分國纂略卷八晉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守仁懋次

十四年晉人侵鄭明年鄭人伐晉晉將爲晉討之悼公卒平公繼其事當使各從載貳齊有二心故不類

晉平公

魯襄十六年　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列國之諸侯皆在而諸大夫敢盟何也夫詩以言志歌詩必類亦類其無君之志耳嗚呼吾世有取于高厚之逃歸也

荀偃獻子所祈夢中并其事

魯襄十八年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

環齊侯名。彪晉侯名。曾臣猶言末臣，諸侯稱明上有天子。

塹廣一里。

析文子齊大夫，知子荀偃相知者。

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

晨不敢徹也。烏烏得空營故樂。班別也。

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

無日皆覆之，自日皆見之，以衛人也。假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止生爲三，弗侍使不止，發欲射兩矢中央。晉不敢明反，殖綽郭最其面。秦周齊大夫，道衛故殺之。

枚馬撾也。數門板也。數其板，示不恐。
言將犯晉師而去。
以鄫馬爲鼎之先，先輕後重也。
日出，目睛努出。鄭甥，吳也，荀偃之子。
不可含，口噤也。
宣子自悔以私待人，而曰事吳也。
桓子，欒黶也。懷子，盈也。十四年，欒黶逐鞅奔秦。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
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
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
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
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
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
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
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

左傳　卷八　三

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
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
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
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荀偃與欒書謀弑厲公，隊首之夢，已兆日出之殃矣。有
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巫言聊以解嘲耳。嗚呼！身死惡滅，
族滅趙氏，就是君而可弑哉？篇中摹寫晉師伐救者、殺
犬者、斬萌者、焚竹者、數闔者，晉師之閒暇，正見齊師之
委頓也。奄人斂弛，鼓聲便當不揚，
抽劍斷鞅，賴有大子與郭榮耳。——事在遷延之役——

魯襄二
十一年　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
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

欒祁，黶之妻，盈之母，范宣子之女。范祁，逆也。家臣曰老。州賓名。下室，言淫亂之甚。桓主，黶也。言盈以范氏欺黶爲已死。
著，地名。
十人皆盈之黨。
羆，羆也。知，智也。
言必與虎同謀。

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
而以寵報之，又與我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
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
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
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
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
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
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

左傳　卷八

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
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
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
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
親，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
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
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

其戮人見公不告免不告謝也
不使見叔向之父
言爲郊甸所侵掠也
尉氏討姦之官
轘轅關名候候人鎮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
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

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
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
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
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
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
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
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
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
左傳　卷八
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敢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
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
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
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
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
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秋欒盈自楚
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
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

藩車之有障蔽者士爪牙之士
知悼子知盈也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親說
桓子樂王鮒也
恐欒氏有內應故爲婦人服以入
固宮宮之有守備者
用王鮒計匿之

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欒
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晉將
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
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
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
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
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
左傳　卷八
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
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
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
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
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
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
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
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

僕獻子僕

犯罪沒官而書其罪

隱短牆也

苛盜也

命鞅致死力

死之言不死也

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

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

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

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

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

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

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

曲沃晉人圍之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

左傳 卷八 七

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吾嘗怪范士鞅對秦景言欒氏之亡也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夫盈之怨果章矣請武子于乎[illegible]子害趙宗欒氏一怨矣殺三郤欒氏一怨矣弑厲公欒氏罪大惡誅不持怨矣武子何德之有欒盈好施得士觀曲沃之人竊而泣泣而觀爲之死是盈可以[illegible]卒亡者武子亡之也此禍起于帷薄不修欒[illegible]文構耳樂桓子爲范氏壻策入國宮刼魏舒[illegible]洵爲雄特若郵奚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之不告免焉而朝此與張安世邦私謝洫滂不謝霍諝落落千古幾人而已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

六正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

魯襄二十五年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

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

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

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弑君之賊受其賂而舍之何以聞于諸侯乎頓有會人曰君舍有罪崔杼之罪章晉之得賂亦顯然矣

以重禮待諸侯

言與楚令尹子木相知

魯襄二十五年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

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

侯兵可以弭

武所恃者齊崔慶新得政耳楚子木舊相知耳遂曰兵可以弭晉霸寖衰一至于此

魯襄二十六年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

左傳 卷八 八

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

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

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易之謂變易其往來之言是姦邪也

一撫劍一拂衣國體何在而晉侯循調停之也史載漢信宗時南詔酋使來請和鄭畋盧攜議蠻事不合攜怒拂衣起袂胃研墜地破之帝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以秦鍼之賢而晉臣如此不慮爲秦所唾乎子常易之戎子謂官之師旅實有關焉此類是與

請事王問何事來聘起宣子名稱諸侯之大夫于天子前稱士時東國時供職

魯襄二十六年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

事于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

宰旅冢宰之下，猶不敢斥尊也。

失禮

當時能修供職者亦少矣，此王有何事之訴，然曰辭不失舊，是朝貢舊典載在王府，王蓋識之，以諷失舊貢。

公會襄公。孫氏，孫林父。所，所謂也。以甯喜弑君伐孫氏，故執之。女齊，司馬侯。先歸甯喜而後召諸侯。士弱，晉主獄大夫。蓼蕭、緇衣二詩趣不同。欲拜謝二君異爵。

魯襄二十六年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

左傳 卷八 九

臣，孫林父也。言晉爲孫林父執衛侯。言以殺晉戍三百爲罪，不以林父故。子皮，罕氏。烏餘，齊大夫。廩丘，齊邑。羊角，衛地。高魚，魯地。介，甲也。

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晉討衛也，疆戚田，取衛邑以與孫氏，分明爲孫氏執衛侯，托言他罪，不難甚矣。爲臣執君，國子直著于文，言婉

魯襄二十七年，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

周禮也。當來勿以受地爲名，恐烏餘知之有備。故致也。僞若委邑封烏餘者。平公，母杞女。治理其地，修其城。

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致烏餘之受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烏餘一大夫耳，襲取四國之地，竄穴于晉，晉爲逋逃藪矣。胥梁帶假封爲名，不煩一甲，烏餘受縛，四國得地，眞智勇哉。趙文子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其識胥梁帶尤奇。

魯襄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

左傳 卷八 十

肄，餘也。夏肄後生曰肄，指杞爲亡國之餘孽，城之也。棄同姓，就異姓。云，旋也。言不尚叔侯之取貨。

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平王戍申，僖公封須句，春秋病之，謂其但知有母也。晉棄諸姬，城所自出，悠悠天下，皆私其姻如此，嗚呼，周之宗盟同姓爲東，親親之殺。先王所爲，奉本支也。

魯襄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言先君若有知怪夫人之所爲何用責我

高子容高止司徒華定知伯荀盈司馬侯即女齊

老有所與見其年老疑之使言其年

季末也其末至于今日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爲三分六甲之一

士文宣二書在上三人在下亥以二爲首以六爲身

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女叔嘵嘵幾悲老婦嘻而矣而悼夫人竟息其懾亦賢矣哉

魯襄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左傳 卷八 十一

女齊議意專尤甚于侈也專則必侈侈容有不專者侈只自斃專則妨人實多故自斃必得力盡若人斃之不旋踵也齊放高止在是年七月華定出奔在昭公二十一年

魯襄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焉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

以二首爲二萬以六身爲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由用也

復陶主衣服之官

以絳縣輿尉

役使孤老辟其職

輸齊也

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泥塗之中老者多矣大都皆受輿尉屬辱耳悠悠舉世皆輿尉也安得有趙孟者拔之泥塗乎

后子名鍼秦桓公子景公弟選數也悉景公數其罪

面加僇

造舟爲梁

每十里以八乘車以次載幣相授而還

蓋備九獻之禮自雍其一續送其八也

言已老車多故出奔

鮮少也少尚言歷五年多則不啻

甚日見衰

魯昭元年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左傳 卷八 十二

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后子必歸吾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

氣偈皆令也。執政爲民之主而貪翫歲日幾何不久也。

中行穆子荀吳也崇聚也。口地險不便車增十人當一車之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便以五人爲伍兩伍專參偏皆陳法。

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鍼本公子富厚千乘權侔二君至是未遇者庭之亦在道勿去懼選毋尤先幾其對司馬侯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趙孟子所云處其之邑是欲故下之意真賢公子哉

魯昭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春秋時率用車戰步卒自吳魏終始盡用兵有難子洗古者如何次律陳濤尚用車戰不敗何爲

十三

左傳 參入

不臧不善二子之所爲。

震娠也大叔師虞。

魯昭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

其明也。壹同合時也。內官嬪御同姓之相與先美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

左傳 參入

十四

同姓爲四人。爲治者無不減省也。斥鄭子皙作亂。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非彈之正是謂淫手非聲之

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

[illegible]謂淫聲
[illegible]
百事皆知樂
不可失節
末四肢也
女常隨陽故
爲陽物
和醫之名

于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

左傳　卷八　十五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晉人所疑者實沈臺駘爲祟也子產曰此二物者不及君身而歸于四時之專壹不能節宣其氣此意與浹龍五事相爲發明至娶同姓爲美盡盡則生疾尤未離人道晉侯曰博物君子眞備哉醫和觀疾歸之六氣精理鑿鑿肺腑而能謂不能易此矣至曰良臣將死直指趙孟趙孟不自反但曰良醫又何夢夢也

魯昭二年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須起之子
別立號以寵
異之
班列也言送
女從逆女之
班爵宜公族
大夫陳無宇
[illegible]

畏晉改易禮
物使上大夫
送致有此執
辱之之罪蓋謙
以示謙也
[illegible]
服禮服也
有辭送從逆
班之辭
伯石即公孫
段豐姓

君無辱公還季孫叔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齊晉匹也以女爲其側室而以上大夫送猶被執焉何無禮也景公忍之薄出女莫肯往他日

魯昭三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

左傳　卷八　十六

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一州也趙欲之韓范欲之已賜段他日仍還之晉韓病之究歸于欒大心趙止貪于前韓止貪于後范爲差厭矣然亦皆有鑒于郤至之爭溫乎

州本屬溫溫
欒氏邑
郤稱晉大夫
始受州自是
而與溫別至
今傳三家縣
邑既別甚多
無有得追而
取治之
趙獲文子之
子
故舊也欒氏
至晉皆以韓
氏爲主
後若還晉韓
欲自取之也

私面私見鄭伯也。

刲殺也。

斁邪也。豕亞也。

魯昭六年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字法）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亦見夥名）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賢人處處有分曉）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反覆剝切）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棄疾有當璧之兆交于諸侯如此其恭可不謂賢雖然我虞其矯飾以干譽也不然即位之後奪子幹殺諫臣城邪城圍蔡氏無虛日何其前後若兩人耶

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如言星在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伯瑕士文伯言日食之驗從其言可常必不

魯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異同如大辰北辰之類。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

務三而已經國之本豈但弭災且何災不可弭豈但日食同始異終四字尤透所謂天道無常視人事之得失推移以爲應否至言哉

信本也。

魯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

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師曠之聰叔向知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人不敢言則石言之可畏哉當時吳夫差築姑蘇臺鑿隱通于酉日二三子不忠矣矣盡變動則敵國懼遂樂則強鄰喜平公築虒祁以圖安樂在史趙以爲可弔在太叔以爲可賀弔則弔其可弔賀則賀其可賀史趙之言師曠之意也子大叔之言子西之意也吉祥有國家者讀勿經從收慶爲難國也

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工樂師。紂甲子亡桀乙卯亡故謂疾日。學人習樂之人。有哀而作樂是非其物。一御工與嬖叔。知氏即荀氏。躒盈之子。識自解說。

魯昭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
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
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
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
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
之容非其物也而女弗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
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
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左傳　卷八　批

屠蒯知公欲廢知氏爲是譏飭以諷諫勤
之以股肱耳目之思也當爲諷諫之祖

星客星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請玄枵任薛姓齊薛二邑于玄枵之地客星出非其地故曰妖星邑姜齊太公女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禍歸邑姜逢公殷諸侯會于戊子日辛竪卒也逆公公死之先妖星出婺女故言亦[illegible]

魯昭十年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
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
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七月戊子
晉侯彪卒

客星出婺女本非爲晉君之故裨竈預卜晉君死
期在逢公以登七月戊子且此其占驗亦奇矣

晉昭公

魯昭十年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
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禮而晉君自于戊子日卒也。禮諸侯不相弔故辭幣見新君之禮。兩車也。知其不可而行之是我之不足。高彊齊子尾之子是年奔晉。夫人謂子尾。鄭簡公未葬也。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
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
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
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
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
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
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

左傳　卷八　二十

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
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
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
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以見新君之幣行亦深備之意比之聘而備喪禮者異
矣但不行而盡用之何也昭子之諭子尾使強宗聽之
毛髮悚然曠宗及身不但宗
廟之儀爲亂亂之勤而已

魯昭十二年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
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人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
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

言投壺不足爲儁異。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
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
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
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
以出矣以齊侯出

投壺之舉晉人自出下策幸而儁耳然齊亦儁也猶自
誇曰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乎平丘示威早于此爲之兆
矣公孫傁以齊侯出真得儁哉

言取郠在十三年。

魯昭十三年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
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
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

左傳　參人　卅二

縱淫芻蕘之八。

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
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
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
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
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
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

讀者未退而謂已禁之言其瀆貨之甚。

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
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
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

言欲使晉討

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命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
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
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
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
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
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
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
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亢齊盟也。

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

左傳　參人　卅三

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
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
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
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

此辭絕佳。

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
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
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
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

言不畏邾不[illegible]也。

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
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

二憂謂翻子貢。
盟師同也。
除地爲壇盟會處。
承貢賦之次
甸服在天子畿內。
行理節行李
司鐸射晉大夫
已猶決絕。
乘其爭競以禮明之。

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
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鼓期）
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明事必周）
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此爭亦不可少）
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言不應由諸侯之貢）
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言皆徵求無常）
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
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不得不爭）（看破晉局）
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

左傳　卷八　三五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不與反高）
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義）
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錦珍以賞）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吉人適知己）
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
禮也

平丘之會晉人申東四千乘何威武矣何不用于楚虔
未遑暇而用之于此正如臧紇所言抑君似鼠晝伏夜
動也齊人不可羞豈人意魯公見拒何足
爲怪叔向賢者何不正之豈亦似兩人耶

魯昭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

蔽斷也
爲行罪也
三惡貪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
鼓白狄之別號。

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
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
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四字斷定下串刪之）
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
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
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生死之賊）
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
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子義未必有之）
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
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以上是三數叔魚之罪）
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此傳仍專爲叔魚而發仲尼畧邢雍專及叔魚以
章叔向之大義滅親三數叔魚皆不害其爲直也

魯昭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
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
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言中清到即仁義自見于古）
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尤妙）
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妙）
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
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

左傳　卷八　三六

不濟也不能善終。

屠蒯膳宰者事于祭之牲

酖者故使之

數其罪也

過室易娶也祁勝鄔臧皆祁盈之家臣

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吾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昭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䳒鞮歸使涉佗守之

釋鼓而還乃是正理必使其食竭力盡而取之義于何有大段是伐原故智後卒偶糴襲鼓前之假義安在我是不如武侯于孟獲屢擒屢縱南人不復反而後已庶幾王者之師

魯昭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

左傳　參八

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伐陸渾而托之祭懼楚躡其後也滅陸渾不獻俘于周晉不復有周矣周人尚以大獲爲喜可哀也夫

晉頃公

魯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

慭發語辭吾君謂祁盈欲使勝與臧先死

楊食我叔向之子叔向羊舌氏

巫臣氏即夏姬

其子申生

子容母叔向之嫂伯石即楊食我

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取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

左傳　參八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羊舌氏不覆于叔虎卒滅于食我彼猶生龍蛇此直生豺狼也嗚呼覆宗滅祀天實爲之叔向亦早自言矣無子所惜者以祁奚之賢而亂起家門以叔向之明哲而禍乖乖類大道茫茫何足信哉

魯昭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

從隨也使使人。

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吾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

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

爲妻御之皋澤。

上上其父。

不夕食言饑也。

言小人猶知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每舉一人，必核以實，知之明，舉之當也。後世執例簿以進者，當各書一通，以爲選舉法。

魯昭二十八年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

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受賄私事，難以顯言，直托借端，婉諷不言而喻。二子善諫，魏亦善受。國語于結添獻子曰：善。似贅。

魯昭二十九年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

擾順也。四龍爲一乘河漢各二是四龍也。更代也。食藏也宿安也。業其官守物亦坻止伏匿猶不出鬱滯湮塞而不生。物謂上六[illegible]

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

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

令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夷之蒐一蒐而三易中軍故曰亂制。范氏中行氏兩家交易遞亡趙氏雖與非其本心故曰不得已。楚久留蔡侯故伐之。中山鮮虞。

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能得其嗜欲而飲食之龍有耆欲宜爲人豢過有無嗜欲者人豈得而豢之乎非龍實智正以其有嗜欲也至曰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生子勤死于邊非莫不然史墨始借擾龍說法非如唐李紳所記蘇州畫龍徒得其豢而已

魯昭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

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蓋堅不祀國偪先亡刑之爲禍烈也況用家法又亂制乎中行范氏之亡以此耳

晉定公

魯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

衣賤者也令展人謂其姉以爲宗卑鄭主予行敬子衛大夫祝佗字子魚舊職大祝也。

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毛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

左傳　卷八　三二

方正也。

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條氏六族皆之遺民醜衆也。

陪增也敦厚也。

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

閻季周公弟也司空聃叔司徒。

密須國也以闕法鞀鼓之文王伐密須得其大鼓闕鞏甲名姑洗鍾名懷姓唐之餘民大原近戎故治以戎法。

上蔡也蔡叔放也。

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

左傳　卷八　三三

五叔管蔡成霍毛也文昭

國以小武偃國反大威如非尚年。

昭道也。

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晉自平丘一會夫諸侯今又假王命伐劉文公[illegible]爲

召陵之會[illegible]于是求貨于蔡侯[illegible]

十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趙鞅置之邯鄲今欲徙之晉陽晉陽趙氏邑又見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午故與邯鄲親。從衆則命當不殺其懼而往則衛邯鄲不服欲從晉陽從也從午之從人寘午之子安于趙氏臣言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免。

而假羽旄于鄭旆會以辱之辱鄭者將以賈鄭晉也言鄭不遂又長衛于衛長衛者將以愧蔡而致其賄而衛之貨又可因是取也反覆一貪賂之心也一會而失蔡人失鄭人又失衛人子魚長衛尚德不尚年理順義正其詳列分魯分衛分唐以及命書載書藏否並列次序較然一何詳配而神也實事分次之實其使了魚張揚其厥祖之怨爾卒長衛于蔡矣榮及蕞安在其爲盟主嗚呼盡言哉貴尚口乎無能言豎蕞不德故寅范執権易使王室國老唯唯諾諾然則後如子魚又易可少哉

魯定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

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

高彊齊大夫言必三折肱屢病痛多者然後深知治療之法。三家知韓魏。知文子即荀躒。其黨也。

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

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趙鞅以衛貢五百家甘心于族人午不仁甚矣但爲午者何不以謀明達之鞅也涉賓之叛各爲其主耳中行范以親戚私諠故而與于深相結悠悠天下皆私其姻亦何利乎韓魏以趙氏爲請入于絳盟于宮三卿分晉已分于此高彊折肱數語可謂老馬知道董安于殺身安趙于晉爲鞅盡在趙不失爲忠臣

子姚罕達子般駟弘。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旆與兵車以示衆也罕駟之。

魯哀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我貌必有懼心于是

車而結陳勢人隨之不加其馬實見車心必懼觀外說也言軍容非所稅
故兆詢衛大于兆也言今既謀同不須更卜
遂得遂仕進夫斷役為免
志父簡子之名屬辟棺之重致兆葬域
郵無恤王良也鐵丘名子良郎王良婦人言其怯
言畢萬得藉終也畢萬七戰不死而仍死牖下知死不在寇也
勝將也羅不能乘車御之于車而托言病故
勝鄭公名午晉君名
集作也
羞以無勇被戮
知氏將為敗
尨稅而獻于簡子簡子釋之而還其所稅

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左傳　卷八

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

取還所失之蠭旗
弢弓衣
上言功為上乘義也王良欲自驗其御之善使車駕馬而載細小之橫木兩靷同時皆絕以明上使不絕之功
柏人邑名
昭子士吉射也
出柏人奔齊
僭不信也
君衛莊公大子蒯也
恐晉君謂鞅教使不來
時衛有爭立之難抔訴也
輒訴父欲速得其處
子玉即陳瓘
服服常服釋因服也瓘言不須求致師自將往戰

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齊之田乞將欲為亂樹黨于逆臣言于景公而輸之粟鄭人送之何也蒯聵助鞅亦非義戰公孫尨奪蠭旗獻于上下誇功其諸為趙簡子之師與

魯哀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

左傳　卷八

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王生之舉柳朔難矣柳朔不負王生之所舉更難范氏雖亡有此兩人生色千古

魯哀十七年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時蒯聵初劫孔悝而立輒奔魯趙鞅召之曰請君若大子來其心叵測宜蒯聵而輒又椓之吾師復至也夫輒

知伯即荀瑤。
長武子晉大夫。
亥晉吏。繕治兵具也。萊章齊大夫。
言往擒顏庚，今取廩丘，覺過也。謗也。晉衛。
在行在軍也。度禮也。
孤子顏庚之子，名晉。
涿聚即庚。夫殺七里近矣，而殺人不知，詭言甯也。子思因亦鄭六大夫而不

讀者執也。圍衛者亦執執，誠何心一嘅。
齊師解圍而去，自反不縮，宜其怯耳。

魯哀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馬駭而反，敵不示人以怯；決戰而不再卜，不示人以疑。可謂強毅果敢矣。知果且強毅果敢，明曉然而甚不仁，知宗必滅，職此之故。

魯哀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萊章料敵如神，曰天奉多矣，又焉能進，誠盡因人成事，小器易盈一等人。

魯哀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吾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今而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謀事者必始中終三者皆舉，斯為萬全。荀寅自病不能，有以也。三折肱不聽，而嘈然于始中終慮，不亦晚乎？

評鄭滅陳，使成子不必救鄭之害也。謂晉君使已察陳之義以討鄭，非本謂陳。言陳滅于吾何與。
皆不在，言中行范氏。
中行文子即荀寅，時奔在齊。成子以寅為漏晉師，但有為齊意來中也。三始中終，謀事當三思。荀寅自悔已事之無謀也，不但謂言不可復。
悼公，哀公之子。哀公出孫，魯人立之。代去也。保守也。鄭駟弘，晉士。將之知政，宦使反為鄭，閉口不言而死，不肯背晉也。將門，攻鄭門。士謂知伯。惎視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立襄子，故言何故立以為子。反而喪之，韓魏反與趙氏共謀滅知伯也。

魯悼公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知伯美鬢長大，滿美矣，然不如襄子之醜惡而保宗；知伯射御足力，滿勇矣，然不如襄子之無勇而亢宗。傳者徵條歷寫知伯之挾才恃能，正見其亡之速也。

卷八終

左傳分國纂略卷九鄭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鄭莊公

（生子而開目者曰寤生。）

（魯隱）元年。初，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一語一愛便斜）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未為不是）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絕其他想）

（三堵曰雉。）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歸獄于姜氏）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深心人）

（貳兩屬也。）（事即監之之意。）（兩兩屬者適以為己邑。）（子封即子呂。）（暱親暱也。）（啟開道之。）（鄭志鄭伯之志。）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深心人）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深心人）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夫人為內應）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處心積）不言出奔，難之也。（處四字本此。此都非）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妙）

（[illegible]）（此即有獻之意。千古善解兒者。）（大隧之中，其樂融融；大隧之外，其樂洩洩。亦何止是賦。）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一語露天）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入情）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寫千古解兒之詞）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按）遂為母子如初。（雲見日矣）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歸功于潁）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鄭莊公固忍鷙人也，然謂其處心積慮，欲殺段，深文也。段之見殺，姜氏殺之。何殺乎爾？姜氏以溺愛殺之也。當姜氏惡莊公，愛段，欲立之，亟請武公，使武公此時從其所請，以段之貪戾傲桀，加以莊之陰鷙強忍，突忽之禍不再世矣。及莊即位，姜氏為段請制，使莊公即狥其請，以傲弟據巖邑，其速之殺當不至二十年後。公曰制巖邑也，託之虢叔死者，以姜愛段之深，料不欲置之死地耳。繼而請京，姜氏使之請。既而命西北二鄙，姜氏為之命。既而收貳為己邑，姜氏縱之收。所以將襲鄭，而傳曰夫人將啟之，公于此時安得不命將出師，聲言以討叛？且段平日所與，無非服馬飲酒之徒，民心不屬，所以居京二十年，鄭師一臨，京即叛段。平日所恃者姜氏，至此無能為也已。在莊不得辭其責者，獨城潁一置。嘗讀漢史，景帝以太后故，不忍置梁王于法，太后哭不食，帝封其男五人，太后始加餐。莊公縱不能然，于鄢克後，便當母子如初，何待解嘲于封人之舍肉遺羹，紛紛然掘地賦隧，為此怪誕不經之事？是莊公雖無處心積慮殺段之事，不孝之誅，殆難為莊公寬也。

（東門之役在隱四年。）（正兵在前，伏兵在後。）（制人虎牢人也，即潛軍。不）

（魯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正兵）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伏兵）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點）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

虞不拘也。

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其所畏者其所備也其所不虞者其所不備也不知唯不虞當備使天下事盡爲我所可虞者備亦多事蓋備不虞則可虞者無不備不虞則可虞者至故備不爲虞設爲不虞者設燕人愚矣

魯隱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陳及鄭平十二月

輕敵侵夫

惡有能及人自毅耳爲惡者愚之

盟積宗聚也。

依作中。

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句法

意不在歃言不務盟以爲要。

陳侯長惡遂有五父之禍立而五父卒見殺五父之諫陳侯何不自勉于敬哉

魯隱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

八年

昏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與叔晉何異

鍼子陳大夫。

告于莊公之廟而不苑虞且然蓋將以嗣親故先告祖先配後祖忘其身之所自來是不爲育計也宜其不終後齊欲以文姜妻之辭以失命豈有艾而無祖乎

衣中也猶云表也戎三處受敵因之于中而前後擊之

魯隱九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勇有子元又有公子突而人料敵皆有勝算

見清在目中

衷字音妙

一覆擊其前二覆擊其後三覆擊其中使戎人腹背受敵唯輕而不整故易亂唯貪而不親故易離矣眞聯虎情善談兵

魯隱十年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鄭人以王命來告伐

挾天子令諸侯之術

又詠

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十日兩取兩邑傳言簡

之食

得爲諸赦亦爻形焉之人食

魯尊故日王爵。

取郜取防魯取之爲內諱歸之鄭師既非其有取之矣一日歸于我再日歸于我明魯之貪宋地鄭人逢迎之也雖然既假王命則宜歸之于周蓋要魯用命以此賂之鄭莊之肘腸亦見焉

魯隱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

忠孝在一人

鴻言以作三軍

子都即公孫閼。

旗名蝥弧取之先登許城倒者也。

言其也鄭師

□公之致皆□公皆隱公。

共給億安也。

獲公孫獲。

不但使許叔居東偏將復還其國也。

刑法也。

行卒之行列也。

邪不能治而詛祝何益于事。

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
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
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
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
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
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
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
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
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

左傳　卷八

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
之為亦聊以固我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
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
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
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
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
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君
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
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違言言語相違也。

言語曲直當明徵其辭以審之而息侯輕鬬也是不徵不察。

班次也魯班齊饋鄭伯怒故後公。

第二辭非文姜。

以父命辭之。

兵有先聲是以奪人之氣雖以鼓衆者如瑕叔盈以蝥弧
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獨瑕叔盈詩淝水
之戰朱序在陳後大呼曰秦兵敗矣周德威擊梁軍走矣其
鼓譟而進曰梁軍走矣又揮其東偏曰梁軍走矣其
實未嘗登未嘗敗未嘗走不過壯我軍氣潰敵人心耳
魯人辭許鄭伯受之又喋喋曰況能久有許又曰況能
禋祀許又曰吾敢與許爭歟天乎歟人乎不能明正子
都之罪使行卒出豭犬以詛之又何其愚不能處分也

魯隱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
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
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出口興戎古人所戒有違言而遽興兵
更甚矣其後息卒滅于楚誰階之厲哉

魯桓六年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
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

左傳　卷九　六

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
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
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
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
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
故大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
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忽辭齊昏曰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彼借援大國約為昏
姻者真卷卷無氣也再曰是以師昏也辭以父命不假
父命受而假父命辭忽真賢哉嗚呼魯桓昏于齊致彭
生之禍身之不保何有于國忽辭昏而文姜之禍不及
自求多福語是徵焉而詩人譏
狡童刺之謂其但知自潔候矣

昭公即公子忽。
以女妻人曰女。
厲公，公子突。
欄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
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高渠彌，立子儀。

鄭昭公

魯桓十一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厲公立。

昭公之立，出於祭仲之私，宜其不終也。乃厲公之立，又脅於雍宗之私乎。夫立君非置棋，已立矣，又脅於宋，立厲公，不勝其禍矣。祭仲之心事，難問矣。

左傳　卷九　七

鄭厲公

魯桓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私其夫，忘其父者多矣。雍糾之妻猶屬可取，使其為盧蒲癸之妻，祭仲之首領，難保矣。

魯桓十七八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高渠彌手刃昭公，其車裂宜矣。祭仲于忽、突、儀、亹更立四君，毫無主持，靦然在位，吾不知其何心。

車裂曰轘。鄭子，子儀。
公曾莊公。子儀與忌厲公之入，其忌之氣燄致此。
亦異。
裏言，納我之言。

鄭厲公

魯莊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厲公殺傅瑕，于公之戮，不為過也。其曰納我而無貳心者，皆許之以上大夫之事，獨不思納我之人，即貳心于子儀之人乎。况納我之人，又可以納人；我有罪人，亦有辭說。殺傅瑕，又以爵許納我者，是賞貳也。原繁既朝老

左傳　卷九　八

公父定，大叔段之子。

齊桓首止之盟。

少待，欲殺申侯以說齊也。

臣處矣。忽、亹、儀間無左右袒，但能中立者。厲公以其出
不親，人不親，疑其有貳，殘矣。一篇自盡亦截最可至者。
祭仲有寵于莊公，既立忽矣，又立突，既出突矣，又立亹，立
亹殺矣，又立儀，儀殺矣，突又入，傳瑕未殺以前，不與朱
彌同禍，傳瑕既殺以後，不與原繁同死，雍糾之男既進，
強鉏之刖不及，何其幸與。人曰祭仲以知免，仲亦曰信
也。嗚呼，知耶奸耶，而人殺美其名曰權乎，其心
事不可得而知也。我儀圖之，其五代馮瀛王乎。

魯莊十六年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祭仲殺雍糾，逐厲公。祭仲而在，必不免矣，而先死，何其幸與。強鉏不能衛其足，以其強故譏之也。

鄭文公

左傳　卷九　九

魯僖五年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魯僖七年　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王寵叔帶，盟首止，定世子，王所惡也，故使鄭伯從楚以携之。乃逃，則匹夫之事，宜其敗也。鄭之圖已解齊師，又至。鄭終能恃楚乎，尚曰姑少待乎。又不能弱，四字道盡弱國而挽強者之情形。

魯僖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丙子晨，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鄭于首止之役，王使從楚，遂逃齊盟，歸楚，遂數有事于鄭。鄭始朝楚，楚賜金矣，鄭夫人勞楚于柯澤，楚王于朝觀楚王，文羋送楚王于出其妻子。鄭何國，楚王此君也，楚子者無禮，亦其宜乎。師敗城濮，身死商臣，謀殺于此，嗚呼，人知楚之情也。豈非其招自鄭，識之實，周王啟之耶。

叔詹，鄭大夫。

魯僖二十四年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殺之。八月，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左傳　卷九　十

惡鷸冠，是也。盜殺之，何哉。蓋文公之罪有大于子臧者，報叔父妃而生子臧，顯殺之，慮有慶封之答，楚虔者，故盜殺之耳。

魯僖三十年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

鄭遠以鄭爲鄙遠也。
厭厭柔而拒秦也。
鄭而小秦之土地也。
言以人爲藉秦之力。

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

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絕秦中權及鄭盟即此事也自重耳入晉從未有隙此謀行鄭國之圍雖解秦晉之師遂攜燭之武眞傾危之士哉

魯僖三十三年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亡適也卒獲于汜。

文公諸子子華殺之南里矣子臧盜殺之矣士死于葉矣俞彌早卒矣庶幾子瑕存耳又死于覆車之禍豈天爲穆公有蘭夢之徵七穆將蕃必令諸公子無一存而突忽亹儀之變庶可免也其曰文夫人斂而葬之公之寡恩不隱然見哉

鄭穆公

公會公。
執訊通訊問之官。
宣多既立穆公將寵專權。
夷太子名歸子家名。
將夷往朝晉。

魯文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在位穆公在位之中二三臣謂之武將生自謂也。
言所欲。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此傳辭令爲國僑徵朝之對獻捷之對之祖游吉奔喪之對子產之對亦祖此也實鄭國辭令之開山。

右鯈南燕之祖　言蘭之可愛也

注上曰殺鄭子文公叔父子儀

子家即歸生

殺其食指不敢而與

魯宣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于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文公盡逐群公子穆亦幾幾不免矣幸有蘭徵耳厥後七穆果蕃天之所啓不可廢也

鄭靈公

魯宣四年至九年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指父怨懟忘儆逐羊斟無義華元敗歸子公染指靈公見弒由腹之累人甚矣子良辭立大節卓然願與穆氏俱亡竟得俱存其高可風其義可敬

權不足以禦下懼譖從之故書首惡

鄭襄公

不過三年

十一年楚伐鄭子良曰晉楚無信得志于鄭也

魯宣六年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評閱及惡德古訓明矣無德而貪宜其殃也但不識末世之貪果皆有德乎存此以示人妄想云

魯宣九年至十一年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九年鄭從晉楚伐之不義也晉救鄭義之也十年楚伐鄭猶直楚也晉士會潁北之師...晉也十一年

哭也

衛代之封也

劌于反名

辰陵之盟鄭子下喬入谷得書于經傷中國之不能令
賦中國進夷狄也居大國之間雖強是從于良甚必然
得已哉晉楚不務德
而兵爭語尤滿的

魯宣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
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
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
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
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
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得國無

左傳 卷九

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辰陵之盟載書未改鄭又激事強晉宜楚師之壓至雖
然桓武之烈赫赫猶昨爲子孫者至肉袒牽羊而逆楚
使人並思不肖
下齊之紀侯也

魯成四年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
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
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
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
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
足以知二國之成

授玉在兩楹之間遇東爲不安其位

子如公子班

髡頑成公太子

此許鄭交訟之始直至許靈死于楚而訟始
結交搆歷四十年蓋自莊公入許其禍已成

鄭悼公

魯成六年 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
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
久

氣數所盡神先告焉此亦有不期然
而然者六月悼公卒果如士貞伯言

鄭成公

魯成九年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
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鄭人圍許示晉以不急君也是

左傳 卷九

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
使晉必歸君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
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
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
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
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
況不令乎

立君紓使策之上者甫有各徇其私者隨藏之公子班
之立繻是也君髡頑之立叔申何異鄭伯歸而殺之宋
光宗曰人心已屬大子矣是鄭伯之
心也于必保之叔申已先受之

欲從楚欲曰息肩以民罷民也鄢陵之戰楚救鄭晉射中楚王目力謂親言謂盟免免背楚也

元年鄭僖元年也

魯襄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
矢于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于是子罕當國
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亦是

成公舊恩駟遵治命君臣皆能達理
過此以往堅意從楚則鄭之悞也

鄭僖公

魯襄七
八年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
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
將朝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三人皆不禮

羣公子謀殺子駟子駟知先殺四公子辟謂之二子狐之侯孫惡也加罪而殺之

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
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鄭羣公子以僖公
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
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當時鄭僖公不欲與楚諸大夫皆欲從楚一不禮于子
罕再不禮于子豐又不禮于子駟有以也于鄬之會雖
未見諸侯而志則可嘉其如子駟何子駟能逆
羣公子之謀卒不免于崇止天道固不爽也

鄭簡公

魯襄
八年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
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

子國子產之父

會鄢陵會戚會城棣會鄬會邢丘五會也親我者晉鄙我者楚楚欲以鄭爲道

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
言焉將爲僇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
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
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我民晉師至我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
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
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
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

鄢也 舍二子展名杖可倚杖也

騑子駟名

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
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
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
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
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
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
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
之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

爭有疾病者
樹之虎牢城

來者楚也言
楚不能分應
也不戰而楚
師罷

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子駟之告晉也代楚則委之晉人曰君命敝邑云云從
楚則委之鄭人曰民之用窮云云竟欲自立于無過之
地言則乃矣殊不知騎牆之見
無一面可兩受其敵子駟過矣
魯襄
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
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
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
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
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左傳　卷九　廿九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
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
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
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
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
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人民不獲享其

子展從守信

大國指晉前
有晉命是聽
之盟

蠲絜也不以
要盟為絜

中分鄭里名

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
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
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
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
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
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
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
克之子展曰不可

左傳　卷九　卅

儀姓王鼎符于覺上古國之道也載鄭駟務言之居于
大國之間惟強是從亦必堅事一晉子展杖信之言為
不易也子駟背晉從楚以致晉師既與晉盟而曰自今
以後惟有禮與強者是從楚無禮晉有禮而強宜堅事
晉矣駟之意不然晉來則曰無禮可擊楚來則曰惟強
是從始終欲背晉從楚也自知武子修德息民晉悼卒
與三駕之師以服楚而子展杖信待
晉之言始為謀國者可無定見哉
魯襄
九年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
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
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
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
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
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以要盟爲非信，而神不臨，所言自誣。子展杖信，所異皆子駟同辭耳，亦非謀國之正。而晉歸息民，未必不得力于此。

魯襄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

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爲藏也。獲，俘因也。宦藏猶尉止之車，又奪其所獲之因而勿許其獻。爲田洫，侵又侵四氏之田。

尉止五人皆士也，故曰無大夫。

子西，駟之子，先臨尸而逐盜。

子產先置守門人。

又臨尸也。

日蒞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不許與朝政何法也。

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子駟幸免于群公子難，逃尉氏之禍。子孔漏網于尉止，難免西宮純門之討，天道不遠也。子產戒備討賊，焚書安衆，獨相之器卓然不群。

魯襄十年，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此一役也，春秋深許楚之救鄭，而罪諸侯之戍虎牢。是也。但有晉不能事，而恃救于楚，有虎牢不能守，而聽戍于諸侯，鄭其尚可爲國乎。

魯襄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我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我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

欲使遠近見所燒也。

制即虎牢。

此晉三駕之一。

致怨猶釋怨也。

言不可自命爲必克。

汝意也。言晉不能于爭鄭也。

與宋爲惡

諸侯必至此晉三駕之二

盡年遠積年而不分災

十二國凡七姓姬姓曹姓子姓姜姓己姓姒姓任姓

將不能吾乃國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
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
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又與之盟而重賂
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立國貴自強從楚固賢皆非也國晉稍愈耳侵宋致師
盟楚賂晉而後與晉始固子展之謀殊憸濟然晉黃鳴
呼子產以侵蔡為致晉楚之師子展以國晉為保社稷
之計似矣君依子駟尚在晉恤不生雖有子產子展終
于圖撓信乎因須在
人尤貴有時勢哉

魯襄十一年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
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
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

左傳　卷九

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
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
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大川
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
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
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
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
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

此三駕之三

二八以下入賞

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
入盟鄭伯冬十月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
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
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
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
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
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無故而忽侵宋宋向戌先至焉宋入其彀中矣侵宋而
致諸侯之師遂與諸侯行成同盟于亳諸侯入其彀中
矣楚師至鄭復逆之隨告絕焉楚入其彀中矣諸侯悉
師又來然後子展出盟晉侯而重賂之晉亦入其彀中
矣只子展與宋為惡因宋勞空生出討其謀矣心亦苦
矣是時晉悼初霸以德綏侯故救因禮歸納侯禁掠難

左傳　卷九

三駕之師焉楚非爲鄭乃蕭魚一會鄭得固晉從此不
被兵者垂二十餘年謚曰以善服人伯者之烈然厥發
以來楚氛稍息鄭得罷兵
息民悼之德施亦偉哉

五卜皆吉曰詳習

使止則鄭二大臣懷怨疾楚固晉之事皆宜因處而不得歸令使楚之牽引事皆不悔

二人之父皆被殺

魯襄十三年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
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
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
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鄭一國晉而楚氣喪楚謀泄二卿之留鄭
塞責耳故一言即遣不待三駕楚魂已褫

魯襄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

里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逃之孔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
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
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
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宋有子罕也使其爲質之汜鞅與之害諸師其危矣君獨怪無目人偏能識子罕作此諷辭
魯襄十八九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
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
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
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左傳
之其君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
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
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
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
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
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
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
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
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不出師不穀先業爲死不得從先君之禮
子庚名
不次宗城
費滑胥靡皆鄭邑
苟有日信
反之及于楚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
之德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
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
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
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
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
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
如一故及于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
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子孔不得志于晉欲以楚師去諸大夫晉楚兼昔比于庚執持其師遷延不進
左傳
也晉人聞之不見信于楚內見惡于諸大夫小人專欲卒犯衆怒至于見殺
亦愚矣
魯襄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
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
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
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
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

敘子革子良并及于難之由
前義譬云惟有禮與彊者是從

此飾辭也其實鄭使告絕于楚楚人執之石盂郎不異耳新泯

讀戒也段爲已薄祭一羊三年盛系以羊豕伯張即黑肱

善自全

子明即游眅

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
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
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間二
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
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
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鄭之從楚晉所忌也偏從從楚說入以晉不禮于鄭下
得已從楚楚中禮焉曲在晉矣至于國晉則曰中之重
賂縱之討貳親之以嘗酎發端間有不朝聘使祖理不
絕直在鄭矣今日徵朝直欲蘄與晉何說之辭與而關

婉而不阿直而有體
辭令中第一神品

魯襄二十二年九月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
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
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
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子罕為政子孔當國兩人皆以事欲而亡子張有鑒以
是貽戒也嗚呼汰如欒氏幽汏譴賁亦何傷封朱方卒
藏君子寧為晏嬰之宅反諸宅人不為伯有之
居秀生門上末世宦途率皆余穴其亦鑒此夫

魯襄二十二年鄭游眅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
丁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
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
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子明奪人妻宜為亡妻者殺亡妻者不告于有司擅殺
之烏得無罪子展置勿問召使復所抹日抑強扶弱固
時之宜但也子明之子君賢應立子展日
請舍子明之類亦有見其非幹蠱者與

賴之用之也

浚取也

魯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
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
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
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
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
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
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先是悼公繼伯修睦鄭封其疆敝書也且無壍利爵于
魯幣則輕之平公嗣位悼政漸衰諸侯之心懈遂重幣雖
初息肩于晉乃徵朝徵聘無歲不失又以重幣乎國僑
寓書不從鄭國也見而曰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
子之家壞人誰不自愛其家者以重幣至肉國害亦
家乎嗚呼樹八百石從尺琉鳴饑身滅家痛竟安在

也同借此書賃
貸者請勸一通

部婁培塿也亢小阜
乘車安車
橐衣橐也
公孫射犬也二子叫之不告弗待是再不謀
言前之不告志入也今之弗待怯也皆歸願與言其性急不肯受伍
鄭之井木陳人堙之刊之
公使賈獲載母子車賈不欲男女無別故曰不祥

左傳分國集註卷十鄭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守仁點次

鄭簡公

魯襄二十四年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晉師人楚軍踞轉鼓琴如入無人之境蓋由目中無楚師也既食後食將及後從所謂大國之人不可與者如此鄭人御晉師進退行止若兒戲然蓋出胸中無鄙也苟告而馳弗待而出所謂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夫如此猶然幸而不敗耳射犬以私恨不告不待二師明知之而聽之儻敗乃事二師豈得辭其責哉

魯襄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

言既衰服也
執縶以正禮也
子美自子產飾兵符
承欲猶言奉耳
從房鄭快心
謹詠也
上文八言又八十文公辭

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陳侯有禮）
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子展有禮）
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子產有禮）
空致地乃還

陳挾楚以欺鄭鄭入楚弗救大罪不可恃也子展執縶
必修外臣禮子產數俘而出致民勿有致地勿取致節
勿復疆點幾
仁義之師

魯襄二十五年（第一段）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一提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
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
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

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
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出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
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
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
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
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第二段）
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再提先王）
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第三段）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文公。

不在程身其家必有出亡之釁
蔑然明名其面醜

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三提先王）
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
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
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結其辭順句）
哉

此傳聳聽者每段各提天子一日服事我先王一日先
王之命唯罪所在一日我先君爲平桓卿士晉人聞之
自然唯唯聽命
解嘲曰其辭順

魯襄二十五年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
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

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二句聳）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
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智人也不在程
鄭其有亡釁乎（結第一）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又轉）晉程鄭卒子（見上二十四年事）
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
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名臣之言千古不磨）
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
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善哉然明語子產以政也異日子產得爲遺愛得力于
然明視民如子一句異日子產褚衣冠鑄刑書得力于
然明鷹鸇之逐鳥雀一句若子產語大叔思其始成其
終異日授子大叔政教之以猛而大叔以寬見難遂多盜

先八邑以路服先之。降殺皆以兩為數。

上手下手以高舉其手媚權要也顯喻其尊貴王子獲已。

皇頡以下穿人并囚印堇父鄭人以皇頡歸令尹。

囚以下二十字子產設為使秦之辭。

是不能思其始成其終也過安得鮮矣

魯襄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先路次路皆王蓋請之于王也 不可及

一賞也何戎彊兵而請國僑挺陳而辭人之度量相越何如齊晏嬰庶幾云

魯襄二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上一下一畫出媚權要態 所謂待人當以禮 以下改辭 簡靈

小人媚權要一上下手間枉善申勢曲証陷人何所不至究之子圍立伯州犁見殺穿封戌得封上手之諂何如抽戈之直子產謂貨賂不可得囚必更辭而後可豈處人者當處以禮也

釁動也嗇貪也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

鄭獲楚之攻門者九人。

廷往也。

不易謂饑荒也。

魯襄二十六年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欲其言可行 小人謂鄭勇者 楚情見矣

此許鄭交搆之結案也以死乞師楚人從之鄭固寇不禦明知楚非與鄭為難聊塞許君之請云爾

魯襄二十八年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文波而西宗 大義補獄

新臺召狄壽巨鼎戎未有亂倫至此不滅者五代宋璽亦然于班之弑焉得逃乎

魯襄二十八年 子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

口角可怖

自解說

行奉行之也

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
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
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
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
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逐其願而棄其
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
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
曰今玆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

左傳　弭兵之盟　卷十　六

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
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
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
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
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
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
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
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
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宋皮弭兵爲會于宋楚人衷甲當時楚氛正熾也歲將
減何待歲星棄次乎子產于晉則亢于楚則卑所以能

不以爲德故不書

子皮罕氏子罕樂氏

得國掌國政也

子皙黑之字

安鄭也

魯襄二十九年　葬靈王（周靈王也）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
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春秋弱仍叔之子印弱另遣似也子展曰愈于莫往當
時諸侯于王室如此晉韓起鄭印段其空谷之音乎

魯襄二十九年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
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
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
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左傳　卷十　七

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
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
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子皮以子展之命遵父命不以爲己恩子罕請于平公
奉君命不以爲臣之德與陳氏厚施異矣施而不德直
黔敖嗟來而饑者寧死
不食也彼沾沾者胡爲

魯襄二十九年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
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
乙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戾止也

駟子皙良伯有

朝者伯有之家臣稱伯有爲公

叙谷卽窟室

而後能紓然明日亦將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
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
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鄭公族有國凶一子駟一子孔一伯有一子皙四人駟
橫暴相當者不得其死七穆中凶人駟氏居其而其善
者唯罕氏國氏乃罕氏後亡國氏先亡用猛之
故耳禪諶言必使子產息之誠非猛不濟也

魯襄三十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
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
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
矣

駟良方爭正禪諶所云長亂之道吾得
見焉三年而後紓禪諶之言可參也

魯襄三十年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
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
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于大國能無亡
乎不過十年矣

聚禾粟繕城郭春秋時以爲能國也子產決其必亡不
撫其民邦本已失也卽不弱不侈不卑不傲不多門亦
難免焉子輿氏城郭不完非國之災
田野不辟非國之害此物此志也

魯襄三十年　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
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

而叙伯有朝鄭君也

見子皙之欲助三家之彊攻伯有也

人謂子產言不屬何必留之

子石卽印段

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
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
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
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
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不我順何止焉子產曰
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
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
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
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
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
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
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
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
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
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
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乙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
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
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

不再及此降婁之次伯有必先亡也。娵訾營室東壁。

虎子皮名。

有事須使之也。

既卻之又使大史更命己。

惡其作亂故使次己位。

田間原道。鮮野獸。眾祭臣以芻豢為給。

乎。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在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駟良之爭也。子產不肯助之而中立。托之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亦深見駟之曲。難與鄭言。故置其日前。待天討耳。伯有家于豁窒。蕣生門上。羊肆之禍不待駟氏操戈。而糟丘久為死所。至于周氏之衢。駟尸加木。特反掌間爾。人為不善。唯日不足。讀駟良傳可猶省矣。

魯襄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

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平心之言）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所見甚大）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

子張豐卷字。

良之徒事奔晉子晳也。

褚衣裝也。褚之藏之也。

閒暇也。

垣墻也。

怒。退而征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無欲所以律己。不可以律人。使人皆得其欲。而功名亦集。是大作用。亦通理也。子產曰。無欲實難。真宰相之言。

魯襄三十一年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

麗文也

賤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吾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

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自子產獻捷一對晉人無辭幣重一書宣子心折伐陳獻捷我服將事晉人謂其辭順強晉弱鄭勿輕凡畏故今日壞垣綱領寔從來所未有之事子產行之無復顧忌蓋由識高見卓耳但曰子產有辭抑末矣

□□□用□勞之商

魯襄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此傳凡三段首段北宮文子次段子產從政三段鄉人用命以有禮二字為脈絡

魯襄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以議于鄉校者為吾師此即懸鞀設鐸之意真宰相也用文書于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正文之過文私得賞于外者疾入諫正過則是矣揚名則非也

魯襄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厭壓也
言官邑之重多于美錦
貫習慣也
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
言吾安能治汝家事然有危亦必以告也
戒戒享期也瓠葉不以薄物廢禮意
冢宰子皮鵲巢喻晉君

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
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
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
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吾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
吾爲我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我家

左傳　卷十　十四

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
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
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孜行中有四喻操刀一喻謂尹何未習也棟折一喻謂子皮任之未當也製錦一喻謂當使尹何先學也田獵一喻激合操刀使割之意子皮因之亦以衣服爲喻而子產又以子面吾面終之無非喻也
魯昭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
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
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
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

有國趙孟治之之意
言小國微薄大國省愛用之
死麕卒章有無使尨也吠句
是年冬趙孟卒
楚子南黑子皙禽納雁也
忌敵也
楚七穆中之游氏行逆也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
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
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
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
不復此矣
賦詩飲酒情文斐然一時佳會映照千古吾不復此矣抑盛筵難再意乃趙孟於此竟成讖語云
魯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
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
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
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

左傳　卷十　十五

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
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
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
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
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
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
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
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
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

亦非亦游氏宗故也。

黑自欲同于六卿故曰七子。

逆傳車大國指晉。

不終不以壽終。

印黑之子褚師市官也。

書罪于木加諸尸上。

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爭室罪在黑操戈罪在楚子產就事論事則先放楚而黑之罪自難逭也不然秉其傷而幸勝之殺黑一孤豚耳何待作亂時乎非子產矣

魯昭二年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氏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不以其將作亂而誅歷數其從前三大罪皆足致死向特有稽國討耳褚師勿許即寓合于明之微意

魯昭二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

得已言不得已也。

不敢以妾爲位卑而禮敎必有守適夫人。

火心星也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言晉將衰將不復領諸侯也。

宋之盟云晉楚交相見。

使使人往謂因前有又將來有之言也謂前趯也因謂前有于將無事之言故云庶幾勿謂言也。

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一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爲鄭諱惡君子也晉衰失政張趯明言之彼且猶在君子後寫晉國勢至此使賢者不能爲之諱豈得已哉

魯昭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在楚猶在晉晉人疑已忠然作見謂其其心也張趯之謂大叔得毋自悔前之失言乎大叔以孟言之明智人

丘賦別賦其田也如魯之田賦
子寬鄭大夫
渾罕即子寬
變改也
塞度也
有士無恒移于法則民反不畏上

封答。
如此。
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作丘賦渾罕譏之鑄刑書叔向非之而子產執持不變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叔向曰終子之身鄭其敗乎子產只倚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若子產治鄭北明治獨皆出救敝之意不任德不任怨于古兩人而已

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大火心星也
五月昏見
三月是火未出也
藏爭辟之法

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君子之治人國也責其致意而爲之制鄭之射其益殺三辟而子產子皆之爭室國祀何在刑書之鑄誠不得已而救時也夫刑平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鄭非亂國而不爲刑辟豈爲通論

私問于子產

漢朱博治齊以齊俗好紆緩養名悉去舊曹官觀諸兒欲以此爲俗耶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無奈何所言聖人之道何也閉閣無見取以治齊俗刻對症之劑病有必以瞑眩治者此類是與

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

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

洩子孔之子，止伯有子。

固有二義以為厲也之恐，或氏并立洩，爰君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以解說民心，勿權勢。

良霄伯有名。

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疆埸之言謂非人所及）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于樂大心（畢竟貪心所使）

黃熊之祀，僑說對祀之病差亦適然耳，不然祭不甚見，況鯀為夏宗乎。衛侯祀夏相，衛于不可，豈國僑所見出衛于予。州田之歸，不獨安豐氏，且息晉乎。宣子貪鼠，可謂汞大心之易，名州名取，州實宣子，猶未免于鼠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左氏善說鬼）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首作用亦是王術那）良止以撫之乃止（歸字著精）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至言是以釋惑）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伯有無罪而強死數句輕屬）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

子皮之族罕氏。

違去也。

嬖大夫下大夫也。

除除葬道。

用葬廟之具。

辟辟道避之也。

司墓之室鄭公墓大夫之室當道當葬道。

堋下棺也。

毀其室則道直而下棺早。

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立言精確）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君子作事將以明民也必斤斤焉使民皆曉我意則我意已無餘不如曖之鄭人懼伯有為厲子產先立子孔之子後立伯有之子昔此舉不爲伯有而民之惑于是乎釋蓋存亡繼絕國之大義托之乎此也此即可使由不可使知意仲尼先薄正祭器同此作用後原從未隱矣

晉昭七年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亞大夫又以罪降則卑甚矣仍從嬖大夫子產故耳。

晉昭十二年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二字中有三層妙）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我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此說理透耳）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司墓之室大叔請毀子產勿毀則知游氏之廟雖除徒不言子產原不使毀也蓋以大叔之廟且勿毀耳

鄭僑樂肆之間

偷薄也

鄭定公

魯昭十六年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

若唯命是供則鄭且爲晉之邊鄙之邑則不成國體是失位也

競求言無小祉

庸用也耦次更相從耦耕

子蕃子皮之子

子柳印段之子

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

(詩中有邂逅句也)(無他人句也)(是指褰裳)[illegible]

宣子將歸日請 四方畏天之威

三子歸大夫

蓺殖護令繁殖也

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不與環反與玉有 通聽勿）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孔張失位僑不受責非苟而已必先自立于無過觀其發命數語占地既高披駁孔張詞義嚴正儼然壁立千仞宣子求玉堅執不許非愛玉也晉君失政卿大夫多貪不從宣子先折之彼叔向士鞅貫貪皆可由要于然非子產不能成宣子之賢非宣子不能成子產之直不然其不爲晉之十一宰也幾希

昭公十六年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左傳　卷十　三十四

國之大旱大都此有官邑者致之也據理盡應罷斥奪之官邑子產豈爲斬木之故如三子類者蓋警乎

昭公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

火出前年火出時今年火章之月而字其終必隨大火而滅得天正

壬水午火也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守正）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東北曰融風融木也木生火）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守正）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補此句尤妙）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火勝災後之氣涉言先災

而死

左傳　卷十　三十五

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有守）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義）火作子（且下火政）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作用井井不亂）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不恤民不畏天也）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

商成公鄭大夫

焮炙也

登城防姦也

徵徵役之人

鄘城也

庭蒐壇庭小，不得一時畢，而汝也毀汝所向。

撊勁忿貌。

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聽望則在晉也。

偃字子游。絲，偃之子，弱，少也。子瑕，偃之叔駟乞。

也。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傳言子產仁）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不可小三字妙）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不欲重君之憂也正言之又妙）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貳心

禳祈禍福端不可啟，玉雖可以禳火，而使其試驗，則國家輕政事重祈禳，故拒之。至於既火之後，寬征給材，大作之時，授兵登陴，眞是大臣作用。

魯昭十九年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與大夫謀

子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

爲晉縣鄙，則鄭失職矣。

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立孫順，立叔亂也。然此家事，晉何與焉。但非子產亢言，不能折服。庸庸者旁落，自立留後，入于晉，且不能主今，晉大夫欲以消陽壓之矣。

淵爲龍之室。

魯昭十九年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而不相覿，兩無所求，滑稽之言，却是至理，西門豹之投巫亦得此意。

魯昭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

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雖有德者能以寬撫民鮮此不自乘于有德大叔撰矣嗚呼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治在尚遵其趨之法而亂賢者尤法乖謀謀可忽乎吳漢語及試目顧陛下慎無敢竟臣之言可知矣

昭公二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

聞於也不復數不能如先王時之禮歟

左傳　卷十　二十六

周之晉人不能詰

王國之喪鄭止一少卿則不足詩只此二語歷括晉人其餘詞令國僑之亞也

魯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鄧析之惡仲尼以例少正卯子然殺之宜也用其竹刑子然已非傳者并欲存其人耶

魯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

國僑死竹刑用駟秦輩出矣幸有國參在耳然與殺鄧析鄭繇繳詩煌煌玖宮物寢處禍所嬰其即此意夫

魯哀九年至十二年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

言刑書之于竹不用所鑄

子然歉之字

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

鄭武子賸之子姚

郟張鄭羅鄭大夫

趙鞅盈宋姓子

[illegible]

左傳　卷十　三十

成讙郜延二人宋大夫

故也故鄭則不吉不如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産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戌圍宋師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鄧析亂法駟秦僭制罕達縱欲構兵問僑死後鄭遂無一善者可謂賢人無益于國乎

哀十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

賈誼新書曰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臣逐諫臣晉人伐之虢人不守虢公出走至于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與此一例不如左氏之簡

左傳分國纂畧卷十鄭集終

定之謂宜教以義方

眕目有限也能自限制之謂

老致仕也

是年春州吁弒桓公而立

左傳分國纂畧卷十一衛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衛桓公

隱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此傳有寵好兵公弗禁七字便是桓公見弒之由亦即州吁自殺其身之機也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十字便是石厚殺身之由亦即衛人殺州吁石碏殺其子厚之機也人知州吁弒桓公衛人殺州吁不知實其公之有寵弗禁致之殺致之殺耳人知衛人殺州吁不知殺石厚不知縱州吁之好兵石厚之不可其父自之殺也雖無衛人誰無石碏非州吁殺厚即厚殺州吁耳長國家者不可偏愛而兵非佳器弄則不祥爲人子者當不害不入將遵義方毋使他日大義滅親也

隱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

怨一年伐衛之怨。

公看隱公。

石子猶也。王覲朝王也。

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

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州吁能攘君位不能攘民心思求寵于諸侯以固其勢石碏無機可乘得石厚一問曰王覲爲可兩人卽陳而虎離穴矣一殺于濮一殺于陳眞千古快事

衛惠公

魯桓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

惡公卽朔。

衆中也。

本弱者枝必披不强成之。

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兄弟爭死自古爲難況急壽不同母乎急不敢棄父命壽不忍死其兄乘舟汎汎詩人所謂流涕也

魯莊六年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爲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廢衛朔立黔牟討左矣然二公子討于急壽未死前擒知衛有內難救之他往使急壽爲重耳夷吾已爲狐趙呂郤未爲不可討不出此入而見殺自取之哉

衛懿公

史祝史。

惡其勇故恐之言不使我先往白鬼神

魯閔二年　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

國不可得也。至則諸侯者曰不可全而待亡。石寧二子遂出。昭伯公子頑。衣單複具曰稱。遺之門材先立門戶。

文公名燬。

時齊桓公初沒，故曰無伯。燬至衛大夫，可謂之息失作亂以為閒。

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
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所生男女）
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昔賢奔齊）
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宋桓之夫人予齊桓）
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
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
魚軒重錦三十兩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文公此時不負齊桓）
通商惠工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

左傳

新臺納媵靳奔烝母衛狄久矣外狄因之所異者懿公
雖好鶴觀其臨難處分授祁子以玦授莊子以矢授夫
人以繡衣一日以此贊國一日聽于二子何井井歟傳
者舉此以見狄之滅衛不由懿公有亂乎其者矣不害
二子潰圍夜出濟河七百餘
人不至盡殲于狄莽其力與

衛文公

魯僖十八年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
至二十五年（有微于諸之兆也）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于
訾婁狄師還狄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
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明邢之無道）
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後世以謀多刑也）

謂二禮至兄弟也。

寗叔即叔武。

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謂二禮從）
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
殺國子莫余敢止（多此銘以考趣）

衛人不念齊桓之德輒伐喪焉春秋非之邢與衛同患
難之國又同姓始借狄以伐衛繼狄去而邢留卒為衛
滅二禮至詐謀銘功自矜鄙哉衛文
伐喪滅同姓又用二至不足取也

衛成公

魯僖二
十八年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衛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城濮之役）
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成公使奉叔武非專矣何為又聽人之訴而殺）

左傳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其子）
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平心）
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盟辭兩兩至極得要者）
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
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
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叔武賢）
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冤）（撫久）
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多此一逃）

公諡僖公。

子適公子瑕也子儀瑕同母弟

且受盟會之
帝丘
及後自
當祀相

棄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
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各十瑴王許之秋乃釋
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甯俞之忠人知饘薄酖周旋患難不知死讓一盟成
爲受頸蓄義牛之出而入出之國人罰此盟也而後弗
試國不國矣元咺以社稷爲重奉叔武入守殺其子不
顧二君出立一君立一君死又立一君卒之國安君復
而身與所立之君俱死秦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有以
也夫所可惜者叔武之見殺也爲叔武計當爲宋之目

夷楚人執宋公目夷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
我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我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
君矣于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目夷曰國爲君守之君
曷爲不入然後迎公歸當時叔武知此于成公之歸先
期迎之猶豫之殺可免乃成公已先入叔武尚不知何
嘗懷其苦衷者文堂堂作主爾不猶之小忿伐未已又討
詩本已又執莊至使醫行酖必賊殺焉始使及其釋也
不過十瑴之區區何其無作主之度也嗚呼爲人君者
無復罪于百姓讀此傳者
其亦有鑒于襄牛之轍夫

魯僖三十一年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
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
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祖歸于孫故曰不思祖祖不歆相爲夏祖于衛何與齊
武帝夢太祖謂宋諸帝從吾求食可劉爲祀遂四時致

衛不書卿以
宋伐陳衛救
之不討貳也
晉代宋晉不
救不恤病也
故曰不實其
言。

室其子妻之也。

夏有以下賜
大夫新築戰
言。
使良夫有以
衆退我止下
之從衛齊師
衛于師良夫
面爲諸侯之
榮繁纓諸侯
之飾

祭于清溪形家人謂祇
無以寢子之說正之也

衛穆公

魯宣十二年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清丘之盟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
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
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
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
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

位

清丘之盟唯宋救蕭能恤病也伐陳能討貳也餘皆不
免雖然孔達守先君之約勝于蔑清丘之盟不惜以身
殉國與趙氏之董
安于異烈均焉

魯成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
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
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
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
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
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

林父貞夫之子七年定公惡林父林父奔晉晉欲歸之故使強見

苦成叔郤犨

十七年郤氏亡

言禍也

鱄獻公之同母弟子鮮大夫聞林父

日借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聖人之言）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以仲叔雖係亡衣之請猶須王命新築何人妄有此請仲尼追論之垂戒嚴矣

衛定公

魯成十四年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強見不可又違之）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見事遠）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識得大體）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

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子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柔和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衛定不肯見林父與晉聽不肯見乎丁盧君何且何其相似

魯成十四年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發言是妻）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于是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

衛獻從晉故救宋

戒勑也食欲其飲食

蒯林父之子卒章有職為亂階詩句喻林父也

忌蒯不顯又誦言之

奸犯也言逐君更立未見其愈也

戚而甚善者大夫

定姜數語情辭悽楚以後一盤殘局都已見到林父選帑于戚其如甯子之攻而不免于夜哭何

衛獻公

魯襄十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亦遠）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兆獻）于定姜（子定姜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斷兆奇）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妥臨奇）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喪雄非利也姜曰禦寇之利猶之往亡非吉也李頭忠以為可擊者權詞以果軍心也

魯襄十四年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待大臣不信）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待大臣不敬）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小人之可畏）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見幾所以恭而愼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

使子行請和。

子魚即庾公差。過射不求中。鉤車軛。從還射丁。

公使厚公孫成叔名。

弔社也欲達也若不能臣之道……

郲寄名傳終言之。

言初從君非從之不得已也孤矣羔次之辭已一身謂其從君由出爲少惡耳

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
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
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
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
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
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
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
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

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
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
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
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
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
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
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
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

遠厲聲也。

石買石碏之孫。長子地名。石共子石買。悼子石惡也。二十八年石惡出奔。

惠子甯殖也悼子喜也。欲子納君掩其惡名。

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
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
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
得乎

皮冠不釋細故也歌巧言亦諷詞耳何至并帑出君
犯大逆不順甚矣人君一言一行無得罪于巨室也

魯襄十七至十九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
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晉人執衛
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衛石共子卒
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必不有其宗

林父逐君蒯不思蓋愆而但逞志于重丘禍矣石
買不思纘祖之績與蒯是黨卒墜乃宗惜哉

魯襄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
能掩之則我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
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予覩甯殖疾革時命其子君入則掩之幾語然後知自
古亂臣賊子雖身爲其事未嘗不畏惡名之播于天下
萬世也崔杼弒其君光齊大史書之崔杼殺之其弟嗣
書而死者兩人桓溫枋頭失利尚懼孫盛直筆彼謂不
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者非其本心也雖然若甯
殖者名已在諸侯之策矣重丘毀瓶之人且重訴之而
欲其子掩其惡不更愚哉

魯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不獲命不得已干戚如之命。

言子鮮若欲踐言多不過能出亡耳。

喜聚皆林父子。

伯國即襄

子叔即剽

如晉以邑屬

閑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説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我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吾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

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惟以專邑自留爲罪故傳發之。

衎據其頭。

在存問之。

言政由甯氏

獻公出職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出諸林父。

木門晉邑。

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父欲掩逐君之惡于復負弑君之罪蓋衎恐乎遲惡乎或曰欲復獻公必先爲剽地曰傳言之矣衛人立公孫剽一君非出于甯氏之立君是歸公孫剽一叔武耳而春秋書甯喜弑其君剽則成其爲君非叔武之比然則何

如日以强之言爲亂

命喜不受命可也

魯襄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諸河託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

徵之治其事也是明己欲弭其無所自怨

從師總也寧子鮮故特為此服無月數也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我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寗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免餘攻寗氏殺寗喜鱄假死有喜能成事至辭邑讓卿卓絕千古矣鱄有叔肸不義宜公而不食其祿衛有子鮮不義獻公而坐不同衛魯衛有此兩人耶

衛襄公

令尹王子圍也

魯襄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

左傳 《卷十一》 十四

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此將令尹威儀不過設服離位執戈二人蒲宮以居儼然似君矣不知此非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如文王克守臣節乃可則象語中有針

戚邑穆人林父地

左傳 《卷十一》 十五

魯昭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一國別之先八為諸侯亦受殷之追命者陟帝所陟帝意

余敢忘高圉亞圉者言我先人受殷追命至今不敢忘衛嗣君庶不忘今日之所追也語特藹藹

衛靈公

成子名烝鉏。

元孟縶之弟。即衛公孫烝鉏之子。曰圉孔圉代史苟之子。

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謂子有常位，何建之有。今日建以位不定也。

孟跛則居元亨利建。

鄄豹邑。黨是不甚敬。有役則以邑還之。使行無役則取其官邑。

見為也。

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

從不信是使子言不信。

魯昭七年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此段敘事與前對針）

左傳　卷十一　十六

魯昭二十年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我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我遠也。雖其不善，我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我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

閎門道。

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即豹。

祝鼃衛人。

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

死鳥地名。

言命已使臣衛臣下。

欲役行道以為守備。

設燎火以備守。

齊氏召北宮同叛。

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

（數子可取）

左傳　卷十一　十七

賜生蓋以其滅喬氏與背從也。
于石卻公孫青言其盡禮
言他日青有罪亦并受其罰故辭。
公孟不善而食其祿是食姦許豹行事是受亂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于邪知雖不告是以邪待人周事豹是蓋不義
以二心事賊是非禮
以溫原比小之也。
殺掎也並及矣。

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與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齊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豹之殺孟縶仲尼歸獄于宗魯有以也夫齊豹見宗魯于孟縶不過一薦主耳已事孟縶猶我主也況寡君

母兄人相滅賊我所事之主是寡君兄也可知而不告乎豫料賊殺祭他妻猶以告丈而宗教其夫宗魯懷二心事孟縶雖斷肱同死亦何益哉析朱鉏竇出從公北宮喜攻殺齊豹公孫青盡禮于草莽之中苑何忌辭賞于賞功之會均是取焉若孟縶者原其見殺之由由于御齊豹奪之官邑也然則孟縶不良其罪足致無齊豹奪官邑不良莫甚焉雖不敢亦無人君體即謂之自殺亦可

魯定七

八年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插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

先戰後質尚未為遲。
九年齊伐晉夷儀衛從之也。
夫子謂午。
步行門之左右。
如植示整也。
殺于罪重獨執涉佗。

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國家危難時莫如朝國人與之謀吕甥朝國人以君命賞衛侯朝國人不以五伐激發人心在此二舉不然

如唐去宗夜半出延秋門宋二帝北狩城門閉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閉國人亦奈之何

魯定

十年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衛叛晉實非由涉佗成何也涉澤盟衛叛計已決晉人討衛叛之故而曰由涉佗成何聊以解嘲云爾不然豈

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患將至雖征也言代小國富如畏者以爲致之
子臣言于能拔臣禍戌亥子之亡于
夫人南子明年戌奔魯
孟臣名
要猶求子豬言得其則定
艾豭牡豬也

盟勿許求成勿許然後從伐
伐之免亦遲矣何邁之有
魯定十一年 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試孟賈勇之人
寧爲無勇亦是伐辭敵之廉偽差勝耳
魯定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䲡而告之
卓識 多事
史䲡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我不先告子是我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䲡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矣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名言可味
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

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戍之必亡史䲡言之矣文子臨卒何不盡散其家財嗚呼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役亡有味哉黑肱之言也
魯定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
欲縱 歌辭亦妙 速亦可人 畫出妖淫 反詆亦妙

有之有命也
縱始發喪之張言柰故拒不受哉居于戚
疾所娶女之娣出奔也自以其女妻太叔疾別爲一宮以居之魯已女不嫁大叔疾汝或將往淫于外州輒奪也戲獻于君

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于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戲言詞是頑未 信義二字精
此連一時苟免之言然且吾以信義千古至言小人謀者同伐須以此法處之既保身亦全義也
魯哀二年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我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賢哉郢 賢哉郢 輒有命因 不言所以然之己見

晉納蒯聵假也借手出于趙鞅之私何私爾于明年趙鞅告衛且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也知之兒與子絻者陽虎虎鞅之私人也況至衛宵迷使八人衰絰爲僞自衛逆者是何舉動也夫且晉爲方伯伐叛討亂何謀何疑如昔年趙盾以諸侯師百納捷菑于邾故事爲鞅者揭竟內而與衛與指衛輒數輒罪聲輒師輒遂不能與晉抗乃爲此宵行呼門之舉夫以一伯姬迎孔悝作難輒即奔蒯聵即立堂堂大晉智出伯姬下何以爲盟主

衛出公

魯哀十一年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
出之奔 莽內孔圉使之 惡理

一不肯妻疾軒也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懿子大叔疾。

之孫悼子疾也夏戊悼子之甥翦削其爵邑。

北自衛反魯衆正之年。

公求孫壓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
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慭
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
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
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
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
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使疾出初妻妻以己女又奪己女孔姞嫁疾之弟孔圉作事何其悖也宜己妻伯姬有渾良夫之通使子孔悝至于亡家獲宗乎

左傳　卷十一　三二

姊即伯姬。

使渾良夫為大子所之從也。

豎用豭也。

季子子路召獲衛大夫輒奔于魯。

衛莊公

魯哀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
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
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
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
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
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
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
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
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

言己必擬孔悝為難也孔叔即悝。

故政執臣之讎執政者害為己害也。

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
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
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
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
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
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
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伯姬杖戈而先眞呂須一流人物
孔悝蒯聵皆不彌人是舅是甥哉

左傳　卷十一　三三

蒯聵子名。

蒯聵主石圃孔氏廟在西圃使副車還與許渾怪反夜者氣不來使許公為迎

魯哀十六年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
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
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
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
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晉納蒯聵聵曰余詐河上微詞哉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聵之終只在是矣

魯哀十六年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
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
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
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

使子伯先射，以發天理。

疾大子亡君藏也。謂若不材，亦可得其器。

言良夫二字爲美名。紫衣張辭劍。

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
以其車從。得祏于橐中。孔悝出奔宋

子伯臣子孔殺其反祏之人
不仁甚矣。宜亥公爲之手。

魯哀十六年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
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
奔晉

酒肉之累人甚矣。剝義從欲。悅求多嬖子。
不與。出晉江州致悅。忿懼而卒。況嬖人乎。

魯哀十六七年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
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

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
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春衛侯爲虎幄于籍圃。成求
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使請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
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
罪而殺之

屏人密謀。皆姦人所爲也。徐湛謀誅太子劭。秉燭繞壁
徐知諸夜引齊丘以鐵箸畫灰作字。皆是也。渾良夫代
執火者而言。自謂密謀。卒死于密謀。雖然良夫之罪在
適伯姬于莊公。因功臣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大子固
虐。莊公亦
似寡恩。

魯哀十七年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
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

卜人不敢以實告，猶言不實。五卜夢之吉凶。親求也。晉侯流方羊，邊衡流方羊，不能自安也。

起鑿公子。

以圃逐兩君故逐之。雖遺二人皆莊公所逐，上十九年。禮見君解襪。散咳吐也。

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
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
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
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
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
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
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
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
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

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
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
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睹處逐矣。孔悝衍矣。大叔遺奔矣。渾良夫殺矣。晉人來
伐矣。衛人孑。是乎出莊公。而戎州難作。身死己氏。孟子
曰。德慧術知生于疢疾。莊公可謂疢疾矣。
而憒憒如此耶。其後出公作孽。大戾似父。

衛出公

魯哀十八年
至二十五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
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
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

即彌子瑕。
期，夏氏之子。
優狡，俳優。拳彌，大夫。使與之盟，辱之也。公文要，即公文懿子。
拳彌近信，故得入。
宋南近越，鄭詞命將向發方強。
戲南君，言君且寶自隨，將致公論速行。
且寓其盤而同載寶歸衛。
也支離，陳名。
知揮為內間。子之，公孫彌牟。
先逐揮之，家而宿焉，信外里，公所在。

公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為人君者，毋得罪于羣臣，此哀世之言也。及觀出公之入而復出，然後知此言為不易。方其奴褚師，欲斷其足，

文子自言，以觀眾心。
申，進也。因寵問，殺守備，恐公使不敢入。司徒期也。夫人，期之姊。言逐君之事，期為也。然期不得加害，故勒令宮女附若期姊，王越王孫期而及其姊為夫人，其黨…夫人之子。

奪彌牟邑，奪司寇亥政，奴公文要之車于池，奪司徒寵，遣優狡與拳彌盟而恥辱之，使三匠無休期，自以為生殺唯我，予奪唯我，榮辱唯我，長未幾，蘊怒一發，而怒者、奪者、失車者、奪政者、久役者、盟優者，與三匠之斤，或哀己者，一謀而起，一出門而遂處處難。嗚呼，可畏哉！昔者衛人出其君，師曠曰：或者其君實甚，蓋非一世矣。

魯哀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于越。

魯哀公請越師而客死于外，衛出公受夷言而卒死于越，簡兄弟不獨取戮。

魯哀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顧之若得其人因方以爲主而國予何有

有一公孫揮而已妻子皆爲僕矣雖人亦甚無聊哉

左傳分國纂略卷十二齊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守仁熙大

齊僖公

公會隱公

鳩集也

魯隱（釋三國之紛）八年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見以表僖之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此等舉動僖公實開桓公之先而獨病其與紀爲難至襄公卒使大去也

齊襄公

齊滅紀故入齊

時衛惠公奔齊

紀季紀侯之弟判分也分紀爲附庸

時鄭厲公在櫟故以國難辭

魯桓五年至莊四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有會）夏會

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祭公來逆王后于紀禮也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春盟于黄不齊紀且謀衛故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齊曾襄）伯謀紀故也（紀矣與謀何益宜然）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于古想見其人）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齊處心積慮以圖紀紀娶魯昏周以圖存黄之盟既平矣而齊憾未釋割酅入齊願爲附庸也而齊之憾終未釋紀心盡矣紀謀窮矣惟有一去以了之君子傷魯之不振惡齊之憑陵鄭之黨惡而又歎天王之尊不能庇一小國悲紀侯之一去不反不知其何國之從而生死存亡不可復問也雖然去則去矣千載下想見此不能

降齊之紀侯跣跡飄然竟高于田
橫一等劉禪孫皓負愧死無地矣

魯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人臣苟能死君難何論其君之有道無道與其臣之大小吾讀齊傳得襄公莊公之諸小臣焉襄公無道為禽獸行彭生豕立喪其精魄以政令無常稱戈遂因無知以作亂卒見殺死公難者有鬬死之徒人費死于階下之石紛如有代公死之孟陽而矣莊公通棠姜見弒于崔杼死公難者有州綽等八人甚而復命之佗父不脫弁而死監漁者之申蒯先宰死亦死兩公無道然焉獨當諸小臣為君死難亦同此雖平日嬖倖使然然較之居高位食厚祿視其君若路人者反愧之也或曰魯有公父文伯死其母戒妾曰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吾惡其以好內聞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之意恐章文伯之過于婦人厚于長者薄是

連稱二人齊大夫。問命也。絀減也。間隔也捷克也。誅責也責所失屨于徒從之人名費者御禦也言我非禦汝者背有鞭痕伏匿也石之紛如小臣也孟陽代公居牀賊以為公而殺之。

深于愛子者襄莊死死難者唯諸小臣適見其多嬖寵而待大臣不以禮何取焉是非通論也夫一鳥死百鳥哀君臣之義何論大小嗚呼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嚴羣臣趣此杜子美作杜鵑行也夫

齊桓公

魯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公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鮑叔請管仲似也然當時魯施伯言之曰此非欲戮之欲用其政也殺而授之以屍桓公亦言之曰施伯賢之謀臣知吾將用之必不予矣魯莊非憒憒奈何曰天生仲才必有以用之況魯莊非用仲之人乎秦梁二人能鼠丹父之先蹤孟陽之後

魯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二子恐齊獲公以公旗僞公公誤齊師也止獲也二子為齊舍親不忍自殺故欲魯討稅脫也高傒齊卿言管仲治才過之。敬仲卽完。弛猶息肩。懿氏陳大夫卜以女妻敬仲。

旅陳也百言猶也

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傳備言其始終

陳完奔齊代齊之由也傳志其辭卿位辭夜飲以見完有敬德敬能有辭況吉美負王數已前定乎齊子孫不務修德陳氏厚施均穀收拾人心其勢日昌以至崔慶殲簒高披姜氏之祚遂拱手而授有媯也當時齊桓霸業方始乃八世後代齊之人已入齊國如唐太宗貞觀十二年間爲極盛時而亂唐武氏已在宮中自非知幾焉能燭微哉

獻捷于魯

中國不獻示不忍也

魯莊三十一年齊人伐山戎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得國非幸勝敵爲憂業未可量也戎捷而獻桓業其止此乎

厭足也

魯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敵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救邢僖元年事 師聶北之師 擇其遷之處所私取

于田完思卜夜之飲于蔡姬有蕩舟之戲桓志荒矣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仲蓋寓意于救邢云

多魚地名

魯僖三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貂何人也使之掌兵至于漏師唐之魚朝恩不至此大抵女奄相因奄擅權如夫人六人勢必至此且挾姬乘舟何怖乎蕩蕩而懼懼而禁禁之不可而歸之可見齊桓之威不能施一婦人

馬從順風牛從逆風故不相及

履所踐履之界

穆陵極南無棣極北皆征伐所至之界

魯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我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

宣仲卽濤塗
反卽反覆意
賜邑卽虎牢
鄭逃首止之
盟齊伐之故
殺申侯以解

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
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
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
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屈完及諸侯盟

侵蔡爲稚席私忿耳何必以諸侯之師若曰爲伐楚故
是乘其不備而襲之安在其正而不譎也且楚自荆尸
授師漢陽諸姬半爲剪滅包茅不貢細不足問南征不
反尤屬荒遠乃威之以諸侯之師曰誰能禦之宜屈完
强詞足以奪之也況東略不知襲外攘之虛名勿克終
局譬寵六人忘內亂之實禍至于爭立卽事而論誰謂
其優于晉文哉○伋師指楚界唐王呂齡送人赴安
陸有天邊何處穆陵關句蓋安陸郡卽雲夢二縣也後
人以穆陵爲齊地悞

魯僖四年至七年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
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可也申侯曰善
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
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
伯出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轅宣仲怨鄭
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
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
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夏鄭殺申
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

求多多所責
備也
以鄭未服
方物土物也
犯父命爲罪
人
記之則章惡
不記則諱惡

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
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
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旣葬出奔鄭又
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
弗可改也已

申侯自是險人美城之報雖似已甚亦自取也夫以專
利之人到處不免楚王知之而寵之寵之而予取予求
彼意天下皆楚王已之欲無往不遂不知美城之禍已
及此猶栁宗元所記永州某氏之鼠某氏鼠宕縱鼠不
捕鼠以終無捕鼠之貓一更他氏殺鼠如丘然則楚
王之寵申侯適殺申侯而美疢之毒其滋多也夫

魯僖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

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
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
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
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
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
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
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
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
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

介因也。為齊內臣是顯其圖

必受盟天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
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
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甯毋爲衣裳之會八有姦父命如子華者與諸侯共正
其罪可也猶賴仲父不然託姦替盟桓猶不早顧乎

魯僖　莊十三年　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　十四年
九年　秋天子　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鄄宋
服故也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夏同盟于　十五年　初霸　十六年　二十
幽陳鄭服也入于檉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盟　七年　僖元年　五年
于甯毋謀鄭故也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　七年　九年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

有事祭也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　其後命下拜不可
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止此矣
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　遺用下拜字如實殊
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修德而勤遠略
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　看破齊桓……不過是也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晉侯獻公也

在察也將晉內亂將作

自北杏至葵丘衣裳之會凡九次而盟貫服江黃會陽
穀謀伐楚不與焉不務德勤遠略宰孔片言隱盡曰耗
其精神桑榆東略之必不能顧其內亂將作嘆其不
務德以靖亂徒蒙外攘之虛名也吾觀齊桓一生事業
管仲爲之桓無足取……仲之亂便從襄召聽于華之
滿然于穀丘下夜之飲見辭于蔽仲陳師之言不值于

屈完于柯見其理屈陽穀徵其志荒而況蔑可漏多魚
之師雍巫預定策之事寵嬖擅庶孽僉逞身死乎立
猪殯六旬嗚呼霸
王之器固如是耶

二守國歸父高傒

魯僖十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
二年
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　謙詞有休
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　下拜辭卿君臣皆虛文耳
忘其上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上謂高國

應報應也

小白拜胙仲父辭卿君臣之
間似乎有禮要之具文耳

魯僖十　春盟于洮謀王室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　八年　十三年
六年

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春楚人伐　十五年
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　尚公從齊桓伐楚至是此事
救徐也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　十六年
還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
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此兵車之會凡四次皆攘夷也衣裳之會盛于葵丘飽
止于葵丘兵車之會極于謀鄫飽止于謀鄫一生霸業
盡此
兩條

魯僖十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夫人可三乎
七年　如若又可六人乎　應立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

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雍巫卽易牙

無虧卽武孟

桓惑于內寵無責也所責者管仲耳既屬孝公于宋襄又立武孟不問出一言爭之臨卒竟置孝公不問彼雍巫一庖豎耳庖人不治庖越俎而謀定策爲管仲者當其薦羞有請卽請置法雍巫雖寵能與仲爭乎計不出此于是上不能爲張留侯次不能爲霍子孟大臣當國大事莫知定儲乃因循釀亂一至于此蘇洵曰若管仲者何以死哉夫雍巫之請立武孟也仲未死何以嘿嘿也○宋襄一生但有敗齊師立孝公一舉然未免于阿于公子之意故穀梁胡氏皆非之

齊昭公

魯文十四年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吾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而曰夫已氏

妃配也昭公卽公子潘

恐言免我于禍也

齊人不服故至九月始定

已氏猶云某甲

商人弑舍讓元元不取識知一立爲舍之續也卒之以刖人父掠人妻申池之禍天假手于丙閻二人商人奪國終殺身于元辭立卒得國一奪一辭當知所擇矣

齊懿公

魯文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不能言不能討己弑君之罪

十一年曹朝

己罪免討謂人無能而侵之己則無禮忌人有禮而伐之橫逆甚矣不亦何待

魯文十六年至十八年　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公卽文公

間病差也復復命

偷薄也

欲其速死不及師期

言魯君先死矣終令龜者

亦將不免

一兆而齊侯申池之殺魯公臺下之薨惠伯馬矢之埋刻期不爽今日安得有如是神龜者

魯文十八年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

鄭戶而刖其足。扑箠抶擊也。謂女甚于妻。氣殺也。竹中竹林中。

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
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
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怨毒之于人甚矣雖賤且不忘況刖人父奪人妻者哉
齊士弱焚申池之竹申池竹甚必茂懿公之屍猶在其
中噫嘻猶焉
死得其所也

去國曰違上某氏謂守其名。

齊惠公

魯宣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
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
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

玉帛之使謂聘問往來者請必素次也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二卿必有規其微者故曰畏其
偪書曰崔氏胡氏歙許翰以謂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
以其宗彊故也
非非其罪之謂

齊靈公

魯成十七八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
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
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公而
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
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

國牽之子仕于魯施氏

百室之邑匡宰之禄入也匡句須宰于鮑以邑還施氏

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
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
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
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
其足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

難謂盧之難

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
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

勝佐之子

于清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
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

佐本疾慶克之淫亂故殺之今以是討佐據罪不及死故傳明其三罪蓋佐之

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
也

吹于國佐罪不至斬祀

當時鮑牽已刖无咎已逐國佐勢不能超然事外冒違
命之罪歸殺慶克豈非義舉獨罪其以穀叛爲國佐者
殺克之後即陳于公若曰慶克淫亂不利于君臣得其
情爲君除亂擅殺之罪敢以死請則已可免內宮之難
子勿罹淸人之刃若之何叛也鍾惺曰國武
子亦招人過以致怨惡正國子謫我之謂與

索簡擇好者

魯襄二年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
至六年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孟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齊侯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
之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
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

姊妹其往來求婦故召之婦人越禮送葬非禮也恃謀恃有爲牟之路

抃治咸遂圍之運于山周城爲之
王湫故齊人三人師別邑兵來解圍苟隨齊故殺之人

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
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
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
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萊雖夷齊同姓也無大故必殲滅之
輿子力盡浮柔勢窮身死國亡哀哉

祖子嬰之父
哀降殺時晏子爲大夫言當用士禮

魯襄十七年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
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末世士用大夫禮大夫用卿禮率以爲榮
親也觀晏子言仲尼之告懿子有以夫

間易也已屬于諸侯難發之
竪光而廢之東謂
微被服也病疾甚也
易已言殺公易已位也
衛不肯顧還恐城傳食會食也

魯襄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
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左傳 卷十二 十四

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
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
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
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
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齊慶封圍高唐弗克
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
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
納師醢衛于軍

萊人行賂于夙沙衛是奄人掌兵也使夙沙衛傳公子
牙是奄人定策也其端起于桓公豎刁漏多魚立武孟
也尸戎子于朝尸崔杼慶封基遂
至尸莊后于市市更甚矣

齊莊公

州綽晉人曾禽殖綽二人
鳴猶雄字
州綽曾以叔致門閭言二人州綽曾射得之

魯襄二十一年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
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
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
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
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矣

設勇爵致勇力士自謂可以衛身也豎臺拆檻
時勇士安在雖駢首共死亦何救于敗亡哉

左傳 卷十二 十五

先驅前軍也申驅次軍也成秩公之副車左翼曰啓有翼曰胠大殿後軍也四乘四人共一車
君皆有貌禍之亂故日間大國之敗
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執君以說晉故日君于何有

魯襄二十三年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
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
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
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
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
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
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
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
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

言義過于君尚宜既抑况惡過于君乎

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
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
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

晏氂齊大夫且于莒邑門攻且于之門杞殖即杞梁華還即華周皆齊大夫

追之獲晏氂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
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于且于之
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

莒子要盟使無死戰

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
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

婦人無外事故不與郊弔

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

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前日先驅者某某申驅者某某試傷者某某啓者某某胠者某某大
殿者某某後曰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
郫邵封少水吾方嘆齊師伐晉如人無人之境忽然趙
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齊兮一連皆驚結出華
殖鄰路杞梁戰死其妻不與郊弔紛紛拳勇
勳然氣盡而公之傷股尤足闢諸拳勇之徒

將紀奔齊

魯襄二
十三年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賤功曰多上多字功下多多少之多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

言齊乘晉有內亂而伐者少勢所事之不嚴矣武仲存惡將敗不敢守其邑故以鼠激之但

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
施也

能違齊難誠奔矣其勢不容于魯何

仲之驗誠切矣但好勇如莊公臧
紇亦幸而免哉嗟曰智亦微幸耳
魯襄二
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

請會期

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蒺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
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既欲乞師又自張其師本欲懾楚反
先懾晉晉楚不受懾也適自焚耳

魯襄二
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

大志弒君也

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

不寇不嚴欲得民心也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奸雄作事亦必以得民心為先他日于晏子曰民之望
也亦此意耳但恐民心不與此州吁欲和民而不得也

魯襄二
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
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
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

史阿崔子曰吉

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
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言棠公已當其凶娶敢也

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

因是怒公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
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
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

間伺疾

干掫行夜人言崔室近于公宮或淫者詐稱公干掫命夜守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其他

另一賈舉賈寧入人公所嬖勇力之人侍漁者監取魚之官帑妻也及皆也此奔亡之驗

私暱親人之類人謂崔子言己非其親暱誰得任其事將人故不死圖將欲死亡之義何所歸趣祭何二人莊公之黨

言崔慶若不忠于君不利社稷吾不與

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免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

崔姜同謀　此即廣今之歌矣　言假如提　淫者不知有君　入人皆合黨

曰獨我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

聲情交觸　奇絕

也

暱謂其妻

弇中狹道也言道狹一人當一人耳

二子前妻所生

偏喪曰寡

孤前夫所生

崔崔氏之邑

夫子崔子

彼指崔子弒君故謂君之

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殺大史　南史高於此等人　以其私也　賢哉鮮虞　叙事如畫　可悼

死難臣節也亦不可以徒死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蓋死與亡皆有取義耳當時崔慶諸惡布列滿朝所忌只一晏子晏子欲留其身以有爲肯輕身溝瀆乎厥後自相殘滅景公賞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其辭移默奪之功如慶封崔欒高則不然矣何滿慶舍則聽之此章明較著者也

齊景公

魯襄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與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

成非宗主邪　真情

去死然而假有他難吾助汝
入吳崔不肯留崔故云然
終入其宮不見其妻內外無貨爲人僕賃于晉之野爲莊公服衰
舍封之子
交易其妻縱淫不已甚于盧蒲氏朝見封之人前出崔者能補之則反其身

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予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于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令尹

成彊之殺偃无咎似也但不宜與慶封謀耳慶之滅崔亦吐莊公之氣但慶并其人也申鮮虞僕賃服衰義勁千古楚人召之楚能用賢哉

魯襄二十八年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此弭兵之後初尋盟也慶封驕强阻齊侯之行未爲不是但一種驕横之氣未方之殲已在目前

魯襄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

功盧蒲嫳之
舍之字慶舍
萬皆姜姓言
有求于慶氏
不敢顧禮如
賦詩者取其
一章而已
洎汁也或易
以羹澤友弃
去其肉尤薄
昔癸何之計
故蒲崙大夫
之勝使衆怒
慶氏而圖之
也子之即慶
封佐子車名
桓子名無字
文子之子善
其子不合其
無言可善守
其家也文子
之即以卜兆
示子之使其
弗知見血上
爰倪慶季
嗣封之義十
子家封之字
嘗然祭于息
御慶嗣
斷慶封之救
盈姜舍之女
癸之妻言舍
性恭告之止
反出也
尸祭主與音
招
二家養馬人
爲優俳之戲
介因也

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

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勿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言慶舍有力。
慶繩即臭。
脫祭服。
言竭民力為之，故人瘁。
氾汜，祀遍散所祭，不敬也。
茅鴟，刺不敬者。
朱方，邑名。
昭公四年，吳殺之。

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至言。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言淫人富宜自反。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左傳　卷十二　三三

莊公之弒，崔慶同謀，故大宮之盟曰：「所不與崔慶者。」崔氏滅，慶安得獨留？當慶封之嬖盧蒲嫳也，自謂公黨亡，崔氏滅，此外無足為吾難者，豈知莊公之黨一日在慶封之家？一日難作，天奪其魄，使亡人得賊以告而反之。于是盧蒲癸反矣，王何因癸亦反矣。癸為舍婿，得慶氏之內情，何與癸密，得朝夕于慶氏臥榻之側，各執寢戈，刑殺之間，命懸其手。兩人皆莊公黨，兩人謀合，而慶氏之滅在股掌矣。因而以滅崔激欒高之怒，因而以審謀遂陳鮑之情，直與觀優慶徒卸甲嘗祭，未徹鼓譟而起，此時慶氏如在醉夢中，而刺者刺，擊者擊，殺者殺。嗟嗟，癸何小人，差強人意哉！雖朱方之殲，封誅少稽，天厚其毒，正使之無噍類，云爾若盧蒲姜者，不為雍糾之妻，反與癸共謀其父，豈非天討難逃，骨月皆讐哉。

魯襄二十八年，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叙反羣公子，正窮崔慶之惡。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

丨鄎邑名。
黜放也。
致還公也。
釋放也。
以莊公棺著崔子尸，邊章其罪也。
蠆子尾，竈子雅。
詳人善以為己功。
豎，止之子。
敬仲，高傒。
晉賢其致邑也。

子鄎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六十六邑，言知之者少。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幅字妙。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幅，節限守也。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僇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慶寺殯崔。以其棺尸崔杼於市，之人敖，猶以此正崔之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左傳　卷十二　三三

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是慶氏之欲，尚有足耳，吾觀今人之欲，何耳足哉？只由未知幅利二字耳。

魯襄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按功者之戒。故難及之。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高止罪不至絕祀。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亦賢。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置旃。

致盧于齊，得緜于晉，豎無愧為高傒之後，賢于父矣。

二子，子雅、子尾。

嫳曾有寢處子雅之言。

魯昭二年　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吾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嫳止于放，已屬輕典，尚欲報復于桑榆乎，請二子盡出奸宄而國日

臺豆也，振擇也。

魯昭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下段）

成，許其成。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以上陳氏）

民參以下言公家則足者多，故謂貴民人以下又言陳氏。

箕伯四人皆陳氏之先，言將代齊，鬼神已在齊國。

胡公又四人之後相相與也。

溢尤過甚也。

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我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己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使各還其故居，宅人原宅。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

八也

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
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
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
請其復舊
乃許之
表齊將爲陳氏晏子知之晉三卿將分公室叔向知之
賢者憂國家之不祀此暨彼歎情見乎辭如此嗚呼爲
人君者不能保守社稷振厥墜緒不自悲而其臣悲之
爲人臣者不能以覆亡之禍陳之于君而私相痛悼無
復救援之策園桃之詩所爲作也至若發蔣將衰芋谷
與徐樨語稼穡之事則答及國家之事則不答謂客曰
爲我謝郭林宗大木將顛非一繩可維何爲栖栖不遑
寧處夫不言之不能而言之又不可賢者處亂世其語
默兩難哉叔向不以無子爲憂晏子不欲
高大其室無非早知國亡家滅之故也

以己之女更
公女更嫁公

魯昭三年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

女
言子尾有寵
子雅而我反
疏遠之子尾
其將以參歸
我乎

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
吾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子尾行欺宣子受欺兩君都
在夢中真千古絕倒事也

比相與比也

魯昭三年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
至七年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
罪之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
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
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
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

燕人歸之反
從求平如晏
子言

從公孫晳言
所謂左右諂
諛者耳王假
不克不克納
民不貳也
而唐衆納之
見非齊力

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
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春齊高偃
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晏子曰吾君賄因受燕賂晏子見左右諂諛因從公孫
晳言晏子曰民不貳所以不克晏子曰不入卒因唐衆
而納知者
料事如此

子旗竈之子

魯昭三年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
至十年
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
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
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

梁嬰子尾家
臣
子良子尾之
子

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我室欲兼我

去戎服著便
服以迎子旗
僞爲不知而
請命彊氏即
子良
子盍何不子
子之言
言不惠者惠
之不茂者茂
之
頃公靈公
欒子旗高子
良欒爲欒施
高爲高彊
桓子乘子良
之醉喜告鮑

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
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
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
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
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
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
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齊惠欒
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
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
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

文子。
虎門公門欲入公不許遂伐公。
靈姑銔旌旗名率師也不敢與君同故斷三尺。

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
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
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
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
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
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桓子曰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
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
孽姑無所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

子山由故邑三人並名子山子商子周皆子尾所逐之諸公子子成三人子旗所逐者

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
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成子公公
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
貧弱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
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
大

齊之公族崔慶欒高慶滅崔欒高滅慶而欒高又爲陳氏滅公族盡矣祚遂爲陳祚矣獨是晏子明知弱一个焉奚其危哉竟坐視其滅豈所云陳氏祖宗已在齊莫敢阻定無容人力耶

魯昭十六年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
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

甲父古國名

言爲小國害

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
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
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千里興師止取一甲父鼎蒲隧之盟聊解嘲耳不獨齊師之替亦歎晉伯之衰

紀鄣莒邑。
去藏也以紡纑度紀城藏待外攻者欲報仇也。
子占即孫書

魯昭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
度而去之及冦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
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昔婦紡纑度城以待攻者爲夫報仇可畏哉此戎州己氏以髡髮殺衛莊東海呂母廿破產殺長吏也後世有畺江之廣狹獻策陳渡江討者其亦紡度之遺意與

魯昭二十年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
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
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
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
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
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
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
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

厭兄私欲

還顧也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

官名言公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埶法制也布常布政也

應應之以罪

已責赦其逋負也

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
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
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
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
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
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
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
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
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齊景以痁疾欲誅祝史何其視祝史重修德輕也晏子
姑爲詭對曰有德之君其言忠于鬼神則鬼神享適遇
淫君其言僭嫚于鬼神則鬼神不享至曰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詛語似詼諧却是諷諫對昏
庸之君不言修德不足聳聽將禍福說透然後一言斷
定曰修德而後可轉石之功不勞于力眞善畜君哉

子猶即梁丘據

樂以氣爲主故一氣二體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五聲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故七音

周密也

魯昭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
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
官君子韙之

提出先君之田四字便可壓服
先君何人舉勇爵而好田者

魯昭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
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
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
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
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
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
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
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晏子但爲和字說法破其同耳非君臣必欲相反也爽鳩一對借不令秦皇漢武唐玄憲兩宗聞之

魯昭二十二三年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子是乎大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郊公庚輿之姪著丘公之子。

莒子儘鑄劍試人一妄男子耳宜烏存亦欲以殳試之乎何必以試君成名舊作弑君成名春秋有弑君以成名之說彼欲求名而不與之故齊豹沒其名而書曰盗其實非也故公孫翩之殺蔡侯申亦書曰盗蘇轍以爲求名而不得者之書法胡氏力非之後知此是試君成名以莒子好以劍試人爲此解嘲之言試君是惟同傳作試侯博議參之

魯昭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夫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

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尚之

箴諫也。從下自導。上可尊尚也。

天道不謟句。折盡小人指妖爲祥誣災爲瑞如野鳥祥變十月梨花之類不試其命何尤遇凡轉禍可爲福逢凶可化吉小人爲廟上覺脟全使此語于是或禳或禜或祈或禳紛紛固惑明達人八个字使成鐵案雖然禜惑不災善言之主亦云弗禍罪己之君修德弭災尤爲不易之論○陳氏將有齊路人皆知司馬之心矣或者公不知耳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其陳氏乎亦既知之矣但曰是可若何又曰我不能矣晏子乃曰

唯禮可以已之。夫禮禁于未然，所以昭定分而爲之防者。陳氏之勢，自恒以來，盤根九世，微之人而北戶爲歌舞，僖之鬼，商胡公，已在齊得國者取果于成熟之時，失國者落葉于秋蟻之後。此時猶日唯禮可以已之，何異寒于滄洋者蔽隄土，救車薪者持勺水乎。晏子言此，亦猶仲尼君君臣臣之對，聖賢只道其經，他非所知也。不然詢采之對，日蹄之奉，其不識亂也幾希。

魯定公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后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有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

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君子之居人國也，不忘其故主。吾于魯取公山不狃，當不狃奔吳，吳以邾故伐魯，叔孫輒引伐之，必得志。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及見褚師圃亡在晉中牟，當衛從齊代晉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圃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不如伐齊。猶以兩人行道，尤言臣僑于大賢，而介爲其故主，可謂賢矣。樂毅奔趙，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事昭王，猶今日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乃止。廉頗趙將，後任楚，曰：吾思用趙人。王猛寢疾，苻堅訪以後事，猛曰：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數人者皆有君子之風，至若巫臣謀傾楚，羽頡謀伐鄭，小人之尤耳，何足道哉。

鄆，音暈。

傳，傳車。

收斂其軒以示罰。

與乘，共載也。載甲于乘廣，也比待也，言待衛君必駕。

魯定公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既曰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忽傳晉師至，而皇遽。又聞無晉師，而遂止。何其草草無主張也。按經書齊侯、衛侯盟于沙，衛爲主也。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齊爲主也。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衛交相爲主也。救晉伐晉，事于此畢。二國之兵聞而無名，晉伯之衰亦可見矣。此後惟書伐晉，晉遂三分。

魯哀公五年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之
詐爲諸大夫之言
言高國將造禍
晏圉晏嬰之子
邴意茲高國之黨南郭且于即乞公子鉏
陽家人識其故又獻馬爲闞止陽生家臣王陽生子也士僖子之母使饋者入處公宮差車主車者見其醉遂誣之景公嘗爲孺子牛使荼

景公眼中見得國非已有故作此言非如楊惲人生
行樂之謂也但死之日無得而稱讀歌詞黯然矣

魯哀六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國將圖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

奔

陳乞之僞事高國猶陳豹之僞事闞止所
異者高國闞止見事之疏密其局中耳

魯哀六年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

王之頗難而亦其齒悼公即陽生言我君可爲君必不愿鮑于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
大謂國政小謂殺荼

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子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景公之立荼也溺于所愛不過以牽繩折齒之故嘗哀
悼之明知不足君而姑立之豈知一立竟速之死也陽
生訴鮑子陳子數言
亦似從閻歷中來

千乘君也
麋之謂之也
季氏奔于魯之日鄭侯康子之叔以叔報然女也

齊悼公

魯哀八年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鮑牧欲安孺子賜生乎謀矣遣使居潞虎已離穴以三
分之一出中道漸減蕭然一乘一死衰凉危何益哉

魯哀五年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
壬十年
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

辛改也前請師今辭之也

復帥師伐我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我及
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
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春齊侯使
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
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公會吳子邾
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
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
乃還

鄭既通于齊侯絕之勿逆可也何必伐魯且請吳師既
伐而盟絕置勿逆可也逆矣何必又嬖至于吳師何不
辭于未盟前盟矣後辭是借吳以儲魯怨取媚[illegible]悼公
作事何剌謬也吳人儆師來伐周其所耳但吳子之哭

悼公一副無情
淚何處得來

即公子壬陽生之子

齊簡公

闞止也鞅齊大夫

子我即闞止夕夕視事也潘米汁可沐頭使逆詐為病而遺之

僂脊目望陽

魯哀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
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
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
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
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
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吾盡

言已與陳氏疏遠

子行即陳逆前逃而匿于陳氏今又往匿于公宮

成子入不利于我

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吾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
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
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
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
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
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
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失道于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及耏衆知

成子欲奔子行不許

大陸子方闞止之臣

衆知其矯命奪車逆使東

東郭賈即大陸子方

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
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
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
此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
不言

陳氏得民心固是其固也忽犯大逆民心不與
聖人固確見其然也有可乘之隙而失之惜哉

左傳分國纂略卷十二齊集終

與夷宣公子。穆公弟。

馮穆公子。

魯公子翬帥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宋穆公

魯隱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宋宣公舍與夷立穆公為社稷大計以穆公為賢非謂其他日能讓之故也為穆公者顧以先昭之無廢其功豈在區區小節不擇諸此而立先君之所舍者至殤武殘民卒死華督之手究竟召公子馮立之是則先君若問與夷穆公真無辭以對者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為知人立與夷為不知人亦大彰明較著矣嗚呼穆公今日立與夷又何如當日為子馮哉

宋殤公

魯隱五年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

成平也。

莊公即馮。

公即桓公。

魯桓公與鄭盟。

郎義于宋之役。

以宮而毀用之將以辱鄭。

盧門宋城門。

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西伯戡阮還密人之兵正在未至阮時及郛而救已無及矣反以其未及國而辭之隱何憒憒哉

魯桓元二年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事皆成于因也督欲弒殤發于孔父欲甘心于孔父又無其因因民之不堪命借之以殺孔遂行弒也其實所因者不在此

宋莊公

魯桓十二至十四年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宋因立鄭厲公責賂于鄭鄭厲公欲與之平也既不得賂歸其一椽聊以解嘲

言懼罪己也名禮稱孤也其說宋其公子實與不驗啟可御說之宜爲君實之

乘丘在十一年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靳笑也萬以公言爲病

桓公即御說

失一國言失一國之好

宋閔公

魯莊十一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四字已蘊含禮在其中）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漢武輪臺唐德與元皆能悔過罪己卒收已去之民心嗚呼恤民者宜爲君彼草菅民命豈容一日立民上乎

魯莊十一二年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見弑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華督恨乎了長萬故弑）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一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此邪說）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言萬之多力）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納叛者請鑒此言）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執者）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石子之言足爲從來納叛者石畫華督之死假手于萬固快宋萬多力以婦人柔之尤奇

茲父即襄公子魚即目夷

宋桓公

魯僖八九年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兩人交讓皆賢）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爲嫡）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河族第一人）

目夷之賢實倍茲父茲父即位後名雖爲霸實無一善狀于泓傷股一蹶而殞讓美德也余獨惜目夷多此一讓

宋襄公

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故退而告人

魯僖十六年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述志異事宋伯可知）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不終二字實錄）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由人二字確）吾不敢逆君故也

對雖失實不終二字斷盡宋襄一生矣吉凶由人修省補救皆在其中

用殺以爲牲也

不相用如祭馬不用馬之類

屬令也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魯僖十九年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六畜不相爲用之言）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斷盡宋公）

圖伯以振兵也，是人以祭戎俗也。用夷俗以圖伯，而況不
禘睢小國，亦列會盟，雖爲妖神，何關祀典。茲爻此舉不
獨卜其伯業無成，而
殺命不永亦可知也。

魯僖十九 二十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內字妙）
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
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子魚之言大似王道）宋
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何事不然）
鮮濟。

襄公若從子魚之言，王道可興，何但伯業，惜乎以規爲
瑱也。至文仲二語，後國僑用之以折楚虔，名臣之言，百
世不
易。

以求伯諸侯也。

魯僖二十 一二年 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著著觀破）
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
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于斯之）
也，未足以懲君。（此已在目中）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到頭矣）楚人
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所謂大禍不再）
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兵在于涯）
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兩未）
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可笑）

大司馬即子魚。

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駁上未成列句）
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駁不禽二毛句）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駁勿重傷句）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駁不鼓不成列句）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夏五月，宋襄公
卒，傷于泓故也。

儳，儳巖也，乘敵之未陳，鼓而禽之可也。

宋襄公，節陳餘也；子魚，節李左車也。陳餘自稱仁義，不
用詐謀，違李左車策，卒敗于韓信；宋襄違子魚之諫，幾
死于泓。愚哉，
此兩人乎。

宋成公

魯僖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
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
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讀白馬之詩，周人之待勝國厚矣，後人有
發其陵而謀戮其子孫者，請三復此條。

宋昭公

魯文七年 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
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此六卿也）
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根謂葛藟）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

君皆之祭以作之證放殺之人也爲本之戾而縱戕之可乎。

爲其况國君乎此彭所謂庶其焉而竊尋斧焉者也必不可
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
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
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宋
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戕伐同氣未有不覆晉魏蕭齊
往往然也樂豫之言千古不磨

致猶致也。

魯文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厲之
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
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
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
也

握節而死以官死也致節出奔不以其節奔也兩人似
有可取而穀梁以稱官爲無君之辭胡傳以爲不能其
官至于見殺出
奔又何斷斷也

宋盟于曹。

魯文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
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
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
敏

亞旅上大夫也承其先罪于不與敵司魯人。

以爲敏者僅之人云爾此傳者之微詞故書曰
華孫褒其孫而其祖之罪遺醜萬年矣

昭公之庶……也。

魯文十六七年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
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
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
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
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
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君無道
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
雖亡子猶不亡族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
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
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
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

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
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
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
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春晉荀林父衞孔達陳公孫寧鄭
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
也

蕩意諸之弟所謂亡子不亡族也失其所失其所討之罪。

文公十年司城蕩意諸來奔春秋書之及其死也反不
書胡傳以其知而不言不諫也故不得同于孔父仇牧
之死夫王姬將使昭公田孟諸而殺之公旣知之矣意
諸亦勸其適諸侯矣又田孟諸自趨死所意諸亦知之
何一死自盡不獨痾君亦可謝父乎鮑厚施示德其立
心與商人無異通于祖母弑昭公原情定罪昭公見
殺謂鮑殺之亦可經雖書宋人弑其君此日何故弑君
猶立文公而還遂風晉之受賂而文公弑君亦顯然矣

宋文公

輅迎也　狡出鄭人于井又反爲鄭禽狂狡散戟是又易其道宜爲敵禽

魯宣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

叔牂即羊斟合答也謙謀放奔　植將城之將主思即督元多鬚我日于思謂其敗而思逃也那何也言棄甲何害從縱也夫言此役夫

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倒戟出敵狂狡之見禽宜也羊斟以羹故敗國殄民宜止典刑及其歸也反見慰焉宋失刑矣役夫之謳大不共也此倡彼和若出一口華元之馭下雖寬宋其失政哉

皆用王禮樂舉亦宋卿

魯成二年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宋文之厚葬而用王禮甚無謂也豈以其厚葬之故而僭之不然逼于王僭宜明之禮矣甚矣

宋共公

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爲質

魯成五年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鼓譟習攻以報私怨淺之乎丈夫也宋公殺之不獨安華亦以靖國

魯成十二年　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楚之成僅六年華元能合之華元不獨有靖國之才又有交隣之畧乃南宋呂本中譏斥之以爲合成不如尊王

魯成十五年　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許公許之也。不敢異桓族彊也合晉楚專是元大功六官華元不反國人怨桓氏逐元必彊桓也偏不勞亡也戍向戌也。

從之五人從之也華元不納自爲守禦討矣。

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文公卽位殺母弟須及戴桓之族諸族岌岌不能保朝夕蕩澤謀弱公室有自來也蕩澤誅五卿奔華元反國人定獨惜二魚料事洞徹

何不因華元而獨止耶

宋平公

魯成十八年至襄元年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我同惡以德于我我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我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奸而携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我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于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而我以我爲撫循也。惜謂五人。或吳晉往來之道封五人于彭城絕吳晉之道也彼奸人得志勢張從者之心應乃也宋善事晉晉必恤宋之患難勤之忌其患難也。

楚取彭城封五人是登叛人也西鉏吾以爲是役也楚人之失非宋之憂定亂卓識華出其右晉人討魚石會五大夫之在彭城者還是義舉

魯襄六年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僇于朝罪莫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僞謂戲也子蕩卽樂轡

言不多日亦從我而逐也

華弱受梏于子蕩罪在子蕩反逐華弱謬矣子罕亦逐子蕩甚乃得平善之如初尤見休休

魯襄九年 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

宋司命子罕備火之文徵其關火從救火。

城為積陰祀以禳火
問宋何故自知天道當災
心大火心星主陽火内納
宋相土皆有之祀

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
保奔火所使華閲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
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
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師令四
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
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
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
大火陶唐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
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閲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
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
也

知有大道豫為之備是救災大指也
子產詳備子罕簡要皆大臣作用

言必為盜所害故請納以免死

魯襄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
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
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
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子罕人有其寶之一句劃然指開他人當此往往為其所
奪者始于不能審至于不能舍終于不能保兩寶俱
喪也子罕識得吾寶透守得吾寶
定故享得吾寶安是真愛寶者

臣閲之弟臯比閲之子

魯襄十七年 宋華閲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

合左師 向戌也 而放也

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
曰臯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
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
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
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臣虐宗擅殺人罪在必討左師庇之聊為
策相避堂堂左師不如狂犬之能逐奸也

皇父 日居澤門 黑也子罕 居邑中

魯襄十七年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功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
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

抶決罰也

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
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樹德于民非臣之利田單解裘衣涉者齊襄
惡之得貫珠者之言乃解市私恩者鑒諸

入名入宮夕見其母共姬也尤甚也惡貌醜

魯襄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
也而視之尤姣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
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
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
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

指大子

其言不行，是內侍爲其……也。

能爲進也，欲使宋失期。

步馬者，習馬之人。

言爲不知。

左師從改命，左傳言宋公嘉左師議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之不敢近，斂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二字入，其一顯有）公囚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料其必遲）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可惜）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晚矣）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發口突然）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由求左師之含而欲）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左傳　卷十二　十五

禍忠之生，未有無隙。小人得乘之爲亂者。宋有太子痤矣，公見芮司徒女，視之尤，因納諸御，嬖而生佐。太子此座危矣。爲左師所畏惡，伊戾無寵，太子此座又危矣。既而楚客過宋，請野享之，伊戾請從，此時太子自開釁端，伊戾直斬關而入，盟書有徵，左師爲証，縱使佐至亦何救哉。太子此座危，并其身亦不保矣。夫芮女之嬖，旋孩之寵也，于佐之生，弗陡之愛也，左師伊戾之疾太子，而充蘇文之不合于太子，據也。野享之請，博望賓客之通也。欲書之徵，木人之擴也。過期之縊，湖里之投繯也。徐聞其無罪，歸來望思之悲也。伊戾之亨，江充之族，蘇文橋之焚也。獨可異者，子罕無一言耳。當時子罕爲舉朝之望，左師賞書，尚可削奪太子，盟書無惜片言立辨其誣，縱有伊戾不過閹宦，何能爲之有。爾顧默默然不爲喬闕上書之三老也。嗚呼，春秋大義，責備賢者，余竊謂子罕不得辭其責。

經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此二句以見其欲私，爲名二字誅心）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

騁傳也，謂告也。

齊言，使勿爭。

晉處北偏，楚處南偏。

何以荀盈言楚有讒，齊之氣懼有患難，趙言有急可……

左……人宋東門

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親楚爲從，建何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晉威孑名耳）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而違點告字，許字發遣，點至字）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特入仲尼奇言於）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

左傳　（楚人大書在此）　卷十二　十六

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趙武從言而不從行，終屬于楚奈何）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亦妥）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昇頓挫）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發端數十个字，寫得文法皆變）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恃宋亦怨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

以志言信也
參三也
單盡也
不病者單斃一夫
楚之所病則
人衆城宋爲
宋士致死助
晉力可倍楚
武子□楚期
齊宋重叔欲
以小國恐叔
孫不從假公
命以爭之叔
孫不允視宋
衛以受盟
狎更也
只語助辭
尸主也
言楚欲尸盟
是以小國自
處也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
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
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
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
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我庸多矣非所
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
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
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
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
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
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
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
侍言焉子木亦弗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
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

二子石印段
公孫段
武趙孟自
謂
言有刺鄭故
公怨之
夫子指伯有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
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
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
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
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
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
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

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
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
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
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
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

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
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
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
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
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此役也向戌實勸楚氛從此諸侯南向朝楚疲于奔命
向戌眞爲世罪人也始而爲名繼而要賞[illegible]
其歎矣

知女道不知婦道

魯襄三十年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
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
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伯姬避時于婦道猶不失爲守禮君子哀其志可也何
議焉考姬自成九年嫁于宋經載如宋致女列侯爭來
媵是也公殺已皆賢之至襄三十年姬年約六十餘矣
而守禮如是者宋共公卒于成十五年姬寡將三十三
年也眞賢矣哉

魯襄三十年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
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
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
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
夫諱之也

大夫而勤卹鄰之意也嘗讀史宋丞相陳自強一夕大
火所貯盡燬韓侂胄助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所
助信乎所失之數春秋諸大
夫而反食言乎宜其譏也

亡人華臣也

魯昭六年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
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
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
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

之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
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
畏哉

華臣弱皐比華亥傾合比蕭牆之內自起戈矛難
無尋斧之殺而維城自壞華氏之亡宜其速哉

元公爲大子 熾炭以溫地

魯昭十年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
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人謂倫褻送媛不爲小人役兩耳不知使
人主蠱惑而罷比之大抵皆熾炭之類

宋元公

華氏桓向

魯昭二十年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
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宋華向二族
問之問疾也
八人皆公黨
八人亦公黨
公要成華氏長憂殺太子滿私也
不能出奔而事他人
而所居官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

同氣文猶華族宜士弭兵一
聚向氏宜滅不但侈汰而已

經昭二十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亂公本）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君臣文質同法郳奉）公亦取華（以爲常）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晋華亥

與其妻必盥而食（老亦漸知有主）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自取其厭）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宋公亦在夢中）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自偶詬之）冬十月公殺華向（大果）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向寧婦然有餘小人中之錚錚者）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華亥于三公子始則盟食以致其敬既焉用向寧亡殺使華牼奉而歸公不可以叛故沒其義也

良子華登先奔吳
鄧氏言當亡走矣因
衛也
子皮即華貙也
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矣
費橫亭
烏枝鳴齊大夫助宋人禦宋

經昭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公言如是費遂自可撫不邇耳）司馬以我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我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寺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言不如是遂緣之意耳）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馬自振）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匄亂咎）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匄亦僚）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子皮亦不）

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任臼鄭翩殺多僚（意是勃與疾懸指）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何如不使之存乎）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華多僚之譖貙張匄殺之似也但不得劫司馬以叛召亡人耳匄爲貙臣擧動之妄如此則多僚之譖于公曰貙將納亡人因爲首實而匄與貙之叛罪甚于多僚也知子莫若父司馬既知爲多僚故何難召二子訊質之乃曰君命可若何況假孟諸之田爲遣逐之計既不能殺讒子又以計逐無辜司馬老矣作事何憒憒也費亭之禦牼如有國不知有家宜乎
諸華亡牼獨以少司寇終哉

經昭二十一年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

大夫。
出奔也。
欲戰也。
以下裳裹屍入之前而傍也不得華登而入華氏故皆脫甲。
鸛鵝陳名。
又還戰也。注傳矢關引弓閒于城子祿之閒。狎更也言不更射汝爲鄙。又欲活犨。犨與豹同乘不肯獨生。吾至不幸不

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
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
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雓偃
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
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
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
豈專孤之累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
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
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
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

左傳　卷十七　二十三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
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
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
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
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
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
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
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
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

爲商亢不中正。

師華豹二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
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
也後既許之矣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
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
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
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

左傳　卷廿三　二十四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
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
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此時內有華貙南里之叛外有華登吳師之逼又諸士
人貳矣其間雖有齊戍危疑莫必廚人濮先人奪人之
言一出軍心遂定未幾揚徽一呼公徒皆左袒裂裳一
戰敵人已披靡一軍信爲得華登揚門之戰氣日增南
里之叛人自散廚人濮眞國士哉烏枝鳴曰用少莫如
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誰陰之致諸死進兵軍之用
麻札刀何以加茲干犨張豹張匄皆華黨也公子城
一人殲三寇楚人理屈諸侯圍解宋爲幸而不亡哉

宋景公

魯定六
年八年秋八月宋樂祁言于宋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

得其必執故使立後溷祁子也見于冠立以爲後

士鞅即獻子

子梁祁之字

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
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見溷）
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吾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多事）
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工于世故之言）
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
（議聞之言有隙便乘）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祁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
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
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

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見得透）
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士鞅驕貪所見果同）
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陳寅見事洞徹真明智人楊楯賈禍祁實自取綿上之酒早爲子梁止尸設也亦可哀矣

魯定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
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子明出之語極亦不逮）
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
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凡有疑殺人不可不知）（何法縱）
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
門右師

子明即溷桐門右師即樂大心大心到子明舍子明遂使出擊鐘言其無同族之戒也曰不作亂如言疾不行

步以國之賢人出謂仲佗石彄等也

右師僞疾宜致子明之諷子明不自反自來右師之誣故唯無瑕者能責人也不然楚虔慶封往往而然

魯定 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
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可笑）
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何至此）
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持平之言）
爲君禮不過出竟公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
之請弗聽辰曰是吾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口角志甚）
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
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寡人家有之）
也

寵一向魋使賢者至國而去甚矣爲君者當慎所嬖也

魯哀 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何不夢于曹君）
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戒待者）
其子曰吾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
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
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遵父命）
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竟繇周天子矣）
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曹伯好田已足亡國天生公孫彊以實戒者之夢耳賜吁或者之夢能庇其子振鐸之賢莫救其亡

驟數也
甲兵之備盡往享所
子仲即皇野
長長省也
左師向巢也
往曰以下皆皇野之言至逆子止迹人主逆禽獸者
介大也
單言君難以游戲煩大臣也野自言私請
魋與公與之要誓公言決不負
以魋難及子
瑞發兵之符節
子頎魋之弟
司馬即魋子車亦魋弟
欲入攻公也
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珪守邑符信

魯哀十四年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左傳　卷十二

牛不欲與魋同國故數奔
子仲皇野也
爲子爲嫡子
伯非我之兄
言右師老不識麇亂麇則不可知也
其子瑗懼禍故奔召今還
緩瑗之從子
降和同也
大尹近官
小臣告君自以其意假君命
奉公尸也
下國

衣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魋以朱豔之寵而謀逆之心祗自速其覆宗耳巢攻魋不克仍可入國何必劫曹人以自固至曰臣不可以復入矣此之王敦核石頭王導從容相位爲差愈焉向巢流離顛躓客死葬魯賢者處家門不幸可傷哉

魯哀十七年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麇皇瑗奔晉召之秦宋殺皇瑗

左傳　卷十三

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立伯之言正而反見執以致僇父釁于覆宗禍偏于奪邑也戒之哉

魯哀二十六年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

少寢之盟大尹不與。
子潞師衆戕尹不得衆也民與我戮與何不逐人尹
施施罪也

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宣言未聽矣）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已爲烏而（言夢）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少寢之盟）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民與我不肯因人）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無恥）（惡其欺公與君無別）

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大尹卿君命不告而令六卿三族因之以逆此與唐李輔國何異有六卿三族容澤之遊至不疑防連中之李大尹謀弑思逞得志于啓章章然也左師始曰縱之使盈其罪縱之至于弑君無乃以君爲孤注乎至公卒而衆茷曰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既矣當時六卿三族聲罪致討大尹承豚夫何能爲而徒使奉啓奔楚吾不能爲六卿解也

左傳分國纂略卷十二宋集終

董正也。
權則合小國以謀楚離以間之此季之策也張張大也少師素自侈大請以羸卒誘之使之張大而怨楚。

左傳分國纂略卷十四楚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守仁婁爻

楚武王

魯桓

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鬪伯比言于楚子曰我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先欲携其黨）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鬪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福此句妙）王毀軍而納少師（張之）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曰字精）

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我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對見本領）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此段文章實開楚之風氣）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

伐國
貢也
也

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
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
不敢伐

楚之羸師誘少師不能誘季梁如何阿奴
示弱曰羸誘用堂堂強漢不及隨有季梁也

魯桓八年　隨少師有寵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
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
淮漢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

左傳　卷十四　二

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
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
乃盟而還

相馬書生曰權臣在內岳少保且不免而兀朮回戈正
少師有寵其釁可乘之謂契丹曰中國相司馬相公矣
正季梁在而少師死之謂
也國之存亡豈不以人哉

魯桓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
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
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
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
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

言鄾鄧人所
殺故弗受
帥也分巴
爲二部而
陳其間與
鄧戰而僞敗

師大敗鄾人宵潰

巴之請楚有造于鄧也鄧之虐楚貽禍于鄧
也鄧不巴是德反助鄧以抗楚不敗何爲

魯桓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
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
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
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
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
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鬬廉舍四邑而搗鄖是用鄖人之所虞也用其所虞
者攻其所恃也兵固有出其不意而制勝奪其膽心而

左傳　卷十四　三

四支自潰者鬬廉之謂乎莫敖始而患繼請濟
師終請卜一庸妄人耳荒谷之縊何待伐羅

魯桓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
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
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
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
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均一小國也絞愚如此羅智如
彼羅可輕敵乎而莫敖易之

魯桓十三年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
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

貳軫二國名
鄖國名
莫敖楚官名

采樵者楚師
也扞衛之也

伯嘉羅大夫
諜伺也三數
楚師之多少

[illegible]莫敖以厥明之戍事。不設備以取敗非莫敖。

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
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德大撫倫）
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盡悉說誤）
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小羅）
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羅人兼軍）
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以不殊師也）

鬬廉策莫敖一明智丈夫耳鄧曼策莫敖婦人中有此
人哉請師之故廉不言楚子不悉鄧曼洞見其然而謂
廉之意不在益師以莫敖小羅必不設備而取敗欲王
以此儆之耳推之治國撫民御下莫加于此後來鄧國
三甥明決過人想其
母亦鄧曼一流人物

左傳 卷十四 四

其為尸荊若楚陳兵之法，示戟也，[illegible]動成人也。

魯莊四年 春王正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字法）
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又知天道有歸人）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事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
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句法）（妙著）
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防其追也）

[illegible]授王喪，[illegible]其為兵吏，閉道進兵檢，渡水請為會，使隨不疑也。

鬻盈益謙天道也楚王之盈在于稱王楚自熊繹曾一
稱王後畏厲王去王號至魯桓十八年熊通自立為
武王曼曰先君其知之矣知王號不可信今日子孫稱
王為祿盡之日耳因其授兵于廟齋告祖宗即以此言
進也秘喪臨隨仍用王
命遂為後世不易之法

楚文王

文王鄧曼所生。三甥仕于鄧氏者。伐申還之年。弗賓不以禮待之。繩譽也。為設享具以滅之。未言不與王言也。

魯莊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
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雖絕）（明決）
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
曰人將不食我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神負號雄）
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鄧曼機警三甥亦復驍絕楚文鄧出絕類可知宜為三
甥所忌可笑鄧侯長者何無忌酷似其舅未必盡然也

魯莊十四年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寘[illegible]）（小品奏之情）
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我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以上十年事）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
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
子問之對曰我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言矣奈何）
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追怨其意有句法）
蔡哀侯乎（冷妙）

此楚猾夏之始也若息媯者國亡夫死既以身事楚子將
以不言謝息侯乎何不以不受子元蠱早誓絕于楚子也

魯莊十九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
于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無義）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
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春楚子禦之大敗于

左傳 卷十四

鬻拳兵諫微楚子伐則必亡國若叔以聽弗□之罪經皇不討閽生守門死不失職

律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䠊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鬻拳納楚子不以為罪楚子亦賢）
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強（忠而有禮）
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
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自刖自殺以兩贖其罪賢哉鬻乎）
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二句銳極）
納君于善

臨之以兵非以兵臨君也乃指陳敵國外患以危之如伍員之諫夫差曰吾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云爾而范蠡尚議之王若梁開平時弘農王渥無道牙將徐溫諫不聽乃以直入數渥所親信盡殺之自謂兵諫與鬻拳同其論也

楚成王

夫人即息嬀蠱惑以淫事也萬舞也

仇讎謂鄭

縣門施于內城門內不發

閑也出兵而效楚之言示閑暇也

魯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異想）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聲情可哀）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人作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楚歌之意）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且欲去之）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媽又殺一子元）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子元罪中有一息嬀伐鄭塞責耳獨是一息嬀喪息息亡息侯刑伐蔡死楚子亡堵敖殺子元何不祥至是當時有為息侯一死諸凶皆可蔽矣雖然不共楚王言囚振萬而泣其情亦可憐哉

江黃道柏四國名

魯僖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小國原可圖存唯恃大者必亡隨侯修德楚不敢伐弦子何憒憒也

蔡除凶之禮

魯僖六年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亦似討其過而）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假託楚子可送為叔寧□賓）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微子行遯在殷未亡之前而謂其面縛銜璧于武王必無之也

魯僖十二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郢止九百里不能害我齊遠東海幾千里能庇我乎黃之滅與弦一律皆齊桓誤之也

魯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君言）

當時漢東諸侯遁猶抗楚又遠交于齊恃為救援若非天方授楚楚不支矣雖然隨能修德又何力之有哉

侍臣子子玉

叔伯楚人夫

魯僖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善于處人）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商密鄀之別
邑析是邑隈
鄀其人皆爲
克所得其郛
商者皆可承
晉不公令軍
擒申息其精
人也子儀子
邊令尹子玉卽
屈禦寇
頓國名
諸侯之祀無
過五世夔祖
熊摯自不得
祀祝融與鬻熊
也

日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有功不賞國何由靖况子玉不靖之人
也當事者盡如子文何人不可駕馭
魯僖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
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
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輿人之係猶可言也鬬屈戍商密秦人僞盟
兩人不察竟爲秦虜何秦人智楚師愚乎
魯僖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
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
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魯不敢祀公劉衞不敢祀后稷夔子何不以大義辭楚
人曰諸侯不得祀遠祖我祖熊摯祀熊摯耳何責焉楚
應辭屈矣乃以有疾于遠
祖爲辭自取滅亡而已
魯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
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
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
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苟入而
賀何後之有

二臣子西孫伯
從子玉而死
故云得臣三
稍南人對使
之辭
得言呂臣自
守無大志
復告楚使意
成陳而后戰
識辭也
鳶追也
商臣怨子上
止子上已故
譖之
若立而又黜
乃取亂之道

城濮之敗已在蔿賈眼中子文
豈不知之亦曰吾以靖國云爾
魯僖二十八年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
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
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
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
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
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
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河神要玉之請楚人尚鬼爲子玉解嘲耳
不然似此子玉縱知神請未必能勝也
魯僖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
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
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
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
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
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
楚之恥也罪莫大焉乃殺子上
陽子之言殺子上信之愚矣商
臣之譖斬關而入何怪其然
魯文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
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

子氏嫁于江
呼發聲役夫賤者之稱
大事弒君
熊蹯難熟冀救

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
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
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
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
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
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
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成王不納子上之言，繼又誅及婦人，宮甲之與，禍由自取，熊蹯待救，亦愚矣。

楚穆王

左傳

魯文四五年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
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
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

時晉人救江，卒爲楚滅，晉伯哀也。秦伯降服出次，雖不救，賢于救矣。至若六叛宜伐，蓼何爲者。文仲哀庭堅之不祀，豈皋陶之邁種德，不如于公于號高其門；皋陶至德，與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戰，猶有刑之餘爵。

一國皆皋陶後庭堅皋陶字

魯文九年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盂田獵陳名
宋地邑名復
遂爲期思邑
公子朱無畏
皆楚大夫子
舟即無畏也
徇陵辱也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時漢東諸侯約略剪盡，遂修然有北方之志，蠻夷寇伺中國，每飯不忘，可畏哉。諸侯救鄭，瞠乎其後，何也。

魯文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
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
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
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
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
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
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
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楚氛之橫，自厥貉始。宋鄭二君甘受役焉，彼許蔡二君乘楚子車，尚爲失位，況爲左右盂乎。曾不如麇子之逃歸也。

二君成王子玉子西強死不以壽終也
愚思范巫言欲使不驗故止其死
歸宜申即子西

左傳

魯文十年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
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
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
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
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
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

成王見弒于商臣，強死矣；王止子玉，死，而先死；又止子西，死，而卒以謀弒死，亦皆強死。巫言可畏哉。

楚莊王

疏言舒叛楚

戢黎廬邑大夫叔麇其屬也知其將不利于楚子而誘殺之鬭克卯子儀不得志無賞報也

選楚地不啓僞中國也

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供子揚窻戢黎官屬

北佯敗也精誘楚但使禆鯈魚三邑人逐楚

魯文十四年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巨測）（楚王危矣）（退原作亂之由）

楚莊時年尚幼商密爲儀燮舊庭以楚子出謀不利難廬大夫誘殺之得先着矣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坐鐘鼓之間左抱鄭姬右抱越女伍舉諫曰有鳥于此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此正不蜚不鳴之時與明年一戰而滅庸遂與覇業當時内有儀燮之亂外有羣蠻之叛而又因之以饑饉幼冲之年罹此多難天將啓之豈漫然哉（得先著少遲一）

魯文十六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禆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天方饑楚使之啓之）（楚勢岌岌矣）（貞能先事之言）（得勝算）（得力在此）（又一勝算）（妙）（中計）

左傳

卷十三

十二

若順也

子良子文之弟

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楚自武王荊尸巳經四傳城濮一戰楚焰少挫未有窘促于此日之庸者蔿賈伐庸之計決楚師一出百濮駭走夫賈豈眞驕饒卒圖僥倖觀其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其得士卒之心有由也既而謀起大師師叔不可七遇佯北以驕蠻心庸人遂滅兵固有以弱爲强者蔿賈是也有以强爲弱者師叔是也有臣如此楚莊不覇得乎

魯宣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巨測）（一提天）（再提天）（重提天字凡四見）

左傳

卷十三

楚莊假伐戎爲名窺伺周室故傳者深惡之曰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心良叵測矣王孫滿以天字壓之一曰天休再曰天祚終曰天命反將德字放輕曰周德雖衰夷不信德而畏天也

魯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有命）（伏）

春秋必告廟數先君之罪故曰傲其先君穀子文之子子越卽椒也子揚卽般已卽爲賈圄囚也伯嬴卽爲賈三王文武穆伯棼卽椒汰過也跗以架鼓丁寧鉦也笠蓋執笠之人依轂而立也

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遂行矣身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久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蔿賈亦至此乎）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敘事□）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䢵

夢夢澤也

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箴尹克黃般之子

命曰生若更生然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眞子文之孫）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君敖之族雖滅子文之後自存蓋勸善也雖子揚已殺藉非有使齊之役皋滸之戰箴尹豈能獨存天蓋巧于延子文哉獨是蔿賈表表諸殺子揚己亦不免夫蔿賈幼年能識子玉之必敗不能獨越椒之必亡豈所謂小時了了大將不了了耶

蔿艾獵卽孫叔敖

封人主築城者慮謀也司徒掌役之官

魯宣十一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蔿氏世有能人）素

簡括周緻晉士彌牟之營成周取裁于此歐蘇亭臺諸記縟而不實況其下者

衷衣也衵近身衣也洩冶陳卿服也

多辟邪也立辟法也

魯宣十一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無禮）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陳靈（見上九年事）

以上十年事時陳立成公少西徵舒之祖

蹊徑也

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見上十年事）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猶云發其故據。

示諸夏氏所侵疆功也。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號，呼也。無社欲叔展教己逃難，展故言麥麴、山鞠窮，欲使無社逃水中。無社不解，曰無；既而解之，欲入井，故使叔展視廢井而拯己也。叔展又教結茅絰以表井，有哭乃應。

申舟，楚大夫，僕，其子孫。

無畏，申舟之名。

三及字狀其迷也。

鍾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多此一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微申叔時言，楚子因亂以襲陳，大不直于諸侯矣。然鄉取一人，猶沾沾乎爾也。

魯宣十二年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

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還無社無守心矣，又與楚師有故，不欲何待。麥麴、山鞠窮，皆隱語，如魯有山氏呼庚癸，唐許欽明呼美醬未墨爾。

魯宣十四五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言晉師悉起，楚之命。

無畏申舟之名。不服宋而必死，且棄言示無去志也。

易子而食其子，故易。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

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此傳一信貫之。楚子不食我伐之之言，信也；解揚卒致晉君之命，信也；華元、子反各輸其情，卒去三十里而平，信也。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直作全傳帶了。

楚共王

魯成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是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

屈巫卽巫臣　嬖寵也　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晉因楚公子穀臣　召姬夏姬　以重幣錮晉使不用巫臣

左傳　卷十四　十八

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巫臣明知夏姬不祥又自納之究之夏姬歸巫臣不終又歸羊舌氏巫臣愚矣所難者楚莊楚共父子兩人耳隋賓入建康令留張麗華高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變色曰吾必有以報高公矣欒盈出奔晉人錮之至命于商丘使諸侯不得受楚非納巫臣言以夏姬與襄老共王亦子反請不使晉人錮巫臣人之度量相越何如哉

魯成七年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晉巫臣之族　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左傳　卷十四　十九

渠丘公即莒子。

大國思啓封疆，莒又無備，以襲之。

一都潰

一都潰。

一都潰

終歸本邑。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巫臣不憚于友敎吳車戰使二人罷于奔命獨不思罷

二人適以罷楚適以罷中國甚矣君子貴懲忿窒欲也

魯成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

九年

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

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

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

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

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

（惡字三見）

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

（陋已不可恃況不可）

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

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備

之不可以已也

城郭不完莒國之災也降莒之城

不如閏莒之本胡傳豈欺我哉

魯成十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

五年

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

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

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

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人不杖信未有不亡子反鄢陵之難所以不

旋踵也申叔時卜之于身韓獻子決之于民

特遂殺之的也。

漆甲有組紋曰組甲，練練袍也。

不代陳喪楚行禮也。

子辛即壬夫。侵欲于小國，言其于不能素明教法，陳叛之日又不能渫斷威刑也，故曰不刑允信也。

魯襄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四年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

（所存無幾傳以著子重之罪）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

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于是

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

（不得） （不死）

疾而卒

駕爲良邑廖爲良將二良交喪子重之顏

汗矣能不心疾是亦罷于奔命所致也

魯襄 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

四年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

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

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獻子服楚以西伯自待何其尊楚而卑晉也文仲惜

惜焉事之不服當時大國名顯莫楚如此可慨也

魯襄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

五年

曰楚人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

（共王賢主也爲夫刑）

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傳言壬夫侵欲于小國非專謂陳也楚無可奈

何于陳殺一壬夫以塞責以侵欲府其辜云爾

魯襄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

五年 （賢者則子囊）

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

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令爲之入也　晉君臣楚

陳非我乎也無之而後可亦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
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時晉悼初立承厲政之餘方圖內寧也無之後可亦釋吳以爲外懼意雖賢者甚周能如此

魯襄七年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何人逆其如此）

陳侯逃歸雖匹夫之行亦懼二慶奸謀不利于社稷將傳少之亦未深察二慶之奸謀哉

魯襄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知彼知己之謂是當國者）（句句當心）（一語盡晉事）

晉經中衰悼公初政能使強楚畏服如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雖大國必畏之矣子囊之言信而有徵

魯襄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大臣之卓識）（美字法）

左傳　卷十四

共王楚之賢辟也釋巫臣之獨不窮所往允秦師之乞不食其言鄢陵傷目而引問郤至伐陳聞喪而退師繁陽不但知過一端宜謚其共也嗚呼成王啓商臣之弑謚靈不瞑共王以靈厲自貶卒謚爲共兩君賢否何如哉

以自毀其謚

魯襄十二年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伐喪非禮其自取敗）（不弔傷哀也）

左傳　卷十四

吳伐喪已不宜矣伐喪而不弔未有不敗者但恐受伐者爲其所乘耳不然吾平陳寨往往推勝三覆之設出人意外真奇兵哉

楚康王上

魯襄十四年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此役多事）（卽是謂殿）

勝兵常敗敗兵常勝勝兵驕驕則寡謀敗兵懼懼則多算庸浦之役可以觀矣

魯襄十四年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

名。奚族楚之官

言不欲事晉

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城郢固忠也然當時楚患不在于郢況吳勢日盛奔命罷已區區城郢何益子囊遺命當在固本也

魯襄十五年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朝無倖位則國無幸民末世官可賂取人懷倖心矣能官人則民無覦心千古名言

魯襄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于申叔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多寵則逼王弱則下移故不可爲也薳子以疾辭子南以寵取斃哉薳子亦叔豫始終之耳

魯襄二十年至二十三年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唯命不于常

二慶畏誅不敢自往故使慶樂二慶之族

築板隊地二人以其不用心殺築人役人遂相告作亂殺二慶

言不可肆然于人上

二慶假蔡傾黃險矣楚人討之曉矣不授首于楚師而見殺于役人險惡之人人得而誅之也

魯襄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我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

子尸子南之尸

吾與吾與知其謀也

叔豫避薳子之嫌也

得罪。舒起卑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
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
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生殺予奪。唯君所命。康王欲殺人之父。謀及其子。幸而棄疾不爲廢。兆棄疾。承君之命。抑豈不可慟哭爭之。自以身殉。于代父死。如孝子。吉聯。亦何不可。不然泣陳于父。俾得自新。莫坐視其父死。遂于閫豫言。立辭八人。乃得盡忠。廢弗召關。抱木抹之。初志耳。嗚呼。武安。勝官。子孟緊。乘之龍者。豈三賢焉。

魯襄二十四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吳
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
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左傳 卷十四 注疏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
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楚薳子馮卒。屈建
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
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
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
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
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不繼。復逐之。傅諸其
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
掩。

子木先入扼舒鳩之吭矣。五人以私卒誘吳。敦陳整旅于後。吳師在中。進退兩難。蓋本兵在前。勁旅在後。吳人所見者。誘戰之私卒耳。是以取勝。嗚呼。戎師。師叔誘庸人。魏子敗無終。同一奇兵。

魯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
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
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
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古人選官交相責成者如此。故能報成後人以官爲傳舍。所急者匪規耳。閱此能無愧死。

偃豬下濕之地。原防隄也。町方丘之行。沃平美之地。

魯襄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

椒舉即伍舉。

左傳 卷十四 注疏

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
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
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
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
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
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

歸生聲子名。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賈季在狄，士會在秦，晉人以為憂。諸人在晉，楚置不問，此楚所以不競，終讓晉耳。雖然，楚能復伍舉，不能復其孫伍員于吳。椒舉之敗，天實為之，此非聲子所能逆料也。嗚呼，伍舉不復，伍員不奔，聲子而在，不悔此一復哉？

魯襄二十七年，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敏，汲汲也，不懈之謂也。若華耦之揚先惡，魯人以為敏，君子不以為敏也。

楚郟敖

魯襄二十九年，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春王正月，楚子使

王子即令尹圍。

子蕩即薳罷。

公子圍康王之子，後名虔，時爲令尹。

偪佐也。

蓋遂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
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
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
之匿其情矣
設服離位令尹似君路人皆知司馬心矣子蕩爲之諱
乎臣之情在楊水之卒章矣吾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楊證
魯襄三十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
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
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
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絕民主民不歸去身偏身亦危艾王體不弑君不已
殺一司馬國覆身危君亡皆見焉無宇直李虔觀矣

左傳 卷十四 三十

使城外爲墠成昏禮。

公孫段豐氏也。

豐氏大臣也，大臣

縛也蔑難也，

言難以復鰥。

言已失所恃。

言諸侯愆恨

以距君命壅

塞不行所懼

之。

魯昭元年 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
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
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巨測
請墠聽命令尹使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 詞令亦自嫻熟
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
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
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 直破其旨
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 爭力與是拔之彩潮
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

蹙凌也。

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
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
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
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
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 祁午之語文子俱反友之藥石
晉國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
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
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
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 警切
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

左傳 卷十四 一三一

言不能信爲難，非楚非所忌也。

設君服離陳也。

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

楚公子棄疾有當璧之兆。

言王爲君。

二子圍與州犂。

憂患以憂生，事成而樂。

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 本論始終義存
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 善比已字更妙
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 申是吾未能何妙妙
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
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
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 一段似嘲似笑令尹何以爲情
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犂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 志辭
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 莫非射妙
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昭子曰不憂何成

辨之言無所取與也

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
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樂王鮒曰小旻卒章善矣吾從
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
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
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
將憂字疑衍一本作被殺大夫
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
知物其是之謂矣

設服離衛諸大夫已笑其不終州犂猶阿私而比之自
以上手之詔將可取淵豈知狠子野心于郟之及不爲
語而可幸免也評論憂字如觀溺者或
笑或嗟公子圍乾谿之難在眼前矣

本傳

卷十四 三三一

夫成君曰赦以吉終稱嗣以篡弑赴諸侯

秦公子鍼也食祿也至也

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敖君）（咄咄逼人矣）
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
焉冬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及竟聞王有疾而還
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
（殺得當）
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
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
（何）（後來子干不得爲君完與秦）
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
（公子一倒耳）
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
（斷定）
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

后子即秦公子鍼遂數也秦數其罪而誅故奔晉不復不自安去鍼先王欲公子以楚公子爲驕客而敬之忌殺也

禦己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敵公子不）
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
（敢與子干齒二明懼選之故一則先來爲在之故）
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何共）
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
（游吉之見不如子産）
歸謂子産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
（豫言見識）
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

楚虔以僞赴經書曰楚子麇卒蓋當時諸侯莫能
討書卒者略其篡以扶大義也春秋之旨微矣

三三二

左傳分纂畧卷十五楚集

竟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楚靈王

一君許男鄭伯

不易言有難也

晉修晉德以待楚君之所歸

魯昭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我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與為國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自晉楚文相見虔竊取福號召諸侯尚有諸夏哉子產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賴此兩言折之耳司馬侯一番議論更足千古

魯昭四年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同會于召陵之事。宋爵公鄭爵伯故所獻各從其爵。
規規正二子之過。
重布也恨其後守故云然。
侈辟也。

王曰我用齊桓（輕其耳）。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
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對答皆有禮）。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
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爲太僭解嘲耳）。王使椒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
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亦微辭）。宋大子
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開致絕其後）。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
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
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此都試）。椒舉曰夫六王二
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
之會有緡叛之（得是）。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

左傳　卷十五

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椒舉類有見識者小耳）。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
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補一句法妙）。

申之會楚虔以弑君賊號召諸侯其臣舉六王二公之
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事侈汰甚矣猶幸虔用齊桓事
耳使其侈于六王
諸臣其何以處之

魯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
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假手于虔）
盡滅其族將僇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亦快心）（楚虔有瑕）
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
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自道破綻得妙）
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可正偶赴大快）
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
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許男故事）
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
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鬭韋龜與公子
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
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點滿之主三復此言）
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三者最快心事申無
宇竟斷爲禍首以王心不違驕盈已極也值眞言之矣

左傳　卷十五　四

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乃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
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此郎申無宇之意有國家者愼
無以莫校不違
爲快心遂意哉

魯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
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
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
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侈）（驕橫）
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
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

宋齊晉二國

重怨也
宴樂也
爲遠也
羊舌食采于楊楊石即食我叔向子遺守謂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
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
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
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
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
反下發明有備
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
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
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
以上明上不可無備
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
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
左傳　卷十五　五
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武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
折服晉主須如孔恐爲之
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
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
亦言其猶之意
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
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
亦使服諸
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

不敢見君命未反故
從從吳師
覘候也
尚庶幾也
龜兆止克可知也句
言不能必其常吉

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無理之君唯理可折又莫若即其誤而難之我觀楚靈
王汰侈驕暴無理甚矣欲刖韓起爲閽宮羊舌肸爲司
宮以辱晉薳啓彊曰無禮以速寇使羣臣往遺之禽以
逞君心何不可之有假乎兵諫劫制之言而靈王即曰
不穀之罪也大夫無辱求鼎求鄭田無理甚矣子革
引祈招之詩思我王度式如金式如玉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靈王聞之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此何故哉二
子之言中乎理未嘗攖其逆鱗而衵悅以解法莫善乎
此也夫以無理如楚靈知過能自反且如此況賢主乎
而謂不可引諸堯舜之域者眞有愧于啓彊子革哉
魯昭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
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
輕敵必敗
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
左傳　卷十五　六
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
先止其吉
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
下識由之言
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
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
又關一步
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常
又關一步
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
見卜也
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

百甲至癸爲十日。

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之。隱器，隱匿盜所得之器。封汝，言閱猶匿王汝亦。天人也，人致死，欲討紂也。言若指我爲盜，我亦爲問王之寵未可敢也。數言之。

先人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
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言蹶由之）
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虎問卜卽以卜對虎問吉卽以吉對以不殺爲凶以
殺爲吉不殺則不備殺則有備非欲逃死理固然也

昭 七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逆言）（固之有縣）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
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執之是）
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
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

左傳　卷十五　七

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于王宮將（言將）
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何必執其逃亡之人）（楚）
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文王）（不利之律）
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謂駁大故）
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今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指王爲盜有罷）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
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言宇始成祭之爲落。

衡父，魯成公之子，時質于楚。

問行期，問脩見伐之期。請問也，以問成公所賜何不踐言。祖，祭行道之神。

大屈，弓名。好，賜也。

斷王之旌指王爲盜無宇之强悍極矣楚虔無可如
何乃知亂臣賊子雖其桀驁自反不縮未有不服者

昭 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
能得魯君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吾先大夫
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鎭撫其社
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
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
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楚人辭令綢繆可觀此必受辭于父侍相）
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
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
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頓挫）

左傳　卷十五　八

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倒敘句）
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照綴法）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所見亦透）
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
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蜀之役衡父逃歸宣叔以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楚國
後之人必有任是夫今來召魯以此爲辭宣叔之言騐
矣假夢以往

魯眞憒憒

昭 七年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

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恪以慎守
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楚曾賜鄭伯金而悔之使無鑄兵今賜大屈而又悔其矣蘇氏之無信也
晉昭八年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
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
請寘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
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
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
禮以息楚國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
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

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
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
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
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毀玉以葬絰頸而逃嬖人中有此哉穿封戌致死自恩楚
言直襯虎醜蓋早知如此豈特抽戈直斬楚虎有餘辜
也嗚呼穿以上手而抹戈以抽戈而
封忠佞兩途驚主眼中原自了了
晉昭十一年 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
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
有之然壅也歲在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
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憾今幣

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
甲而享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
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
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
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
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
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
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
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
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
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
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
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
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
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
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蔡般弒君天討宜加楚虔何不聲罪以討誘而殺之豈以
慶封之悖入爲病乎本滅蔡也傳意却在楚自滅本蔡侯
無道以致滅也傳意却以滅蔡爲罪楚之毒而速乎自
滅惡壅必潰惡周必復萇弘臆以天道酌以人事
晉昭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

五大五標五官之大小者大在邊則外重小在廷則內輕羈旅之人

復陶秦所遺羽衣子革卽然丹夕暮見也

篳路以柴爲車

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無宇不思棄疾有當璧之兆猶以親不在外大都耦國爲慮愚矣秦皇分天下爲郡縣無救于亡蕭齊盡削宗藩亡不旋踵楚陵不適其涉亡豈在棄疾封蔡哉

魯昭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

左傳　卷十五　十一

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

四國而不羨陳蔡也

鍼斧秘柄也

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

祈祈父招其名司馬官欲于祇宮免于墓戮也

言用民當隨方任使如金玉之器隨物剖形靜穆王遠遊過用民力衆故無度故詩言如此靈王亦然引此諷王勿貪于遊

庶詩大夫

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左傳　卷十五　十二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諫鶩主遊之不如縱之也疾折之不如徐以有待也靈王志驕氣盈周鼎之問鄭田之求欲諸侯之畏我驕盈極矣子革惟命是從曰與君王哉敢不畏君王哉所謂縱之使其後顧無以復加然後徐折其志降其氣是子革摩厲以須之力全在此際出而復語斬闕直入矣惜哉不能自克免難得毋罪大惡極天亦不復誘其衷耶

魯昭十三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

從洧于圍王行乾谿。中犨邑名，成然章龜之子。蔓成然也。常壽過申會所致者。息州楚邑。觀從以父死怨楚，故請試作亂。子干名比，子晳名黑肱。詐爲盟書以示衆，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以爲欲言，將執觀從，從言矣子……子干子晳之賊，蔡公已成軍，殺已無益也。朝吳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不能，不如與蔡公，可得安定也。違上，違蔡公之命。爲名，爲陳蔡復仇之名。築壁壘以示後人也。欲速述入楚，言不必築壘，請爲藩可也。告使乾谿之師於靈王。

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修焉王奪鬭（四怨）（五怨）
章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六怨）（總筆左氏章法也）
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
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
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
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
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稱觀自觀從二人）
牲加書而速行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二句可作）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則如不如也）
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

左傳　卷十五　十三

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先言以奪之衆）
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
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
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
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寫出倉猝事情）
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殺羣及平王之報也）
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
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就此要著）（先入者有）
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
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此骨肉之至情乎）

一斷王旌。二執人于王宮。子玉即觀從。子干未成君，謂之殺。子旗即成然。前年圍徐之師。觀從前教子干殺棄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犫櫟本鄭邑，鄭已悅服，不復須賂，故弗致。

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到此自反亦晚矣）
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
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遂遁三策不允遂走）
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本文不盡恩者有）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
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
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
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

左傳　卷十五　十四

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言衆可畏二子不信）
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
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四亦幸言）
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
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
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
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
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
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犫櫟敢請命（諒本可入）
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犫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

丁若其有權亦有事將後告子也。
羣望山川星辰。
從長幼以次拜。
微密至紐以爲舊識
知其將立故託其子。

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
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
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
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
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
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
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
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
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

左傳　卷十五　十五

言從子干游者皆非達人
出亡楚人無愛念之者
無學子畏虐無所畏忌將自
亡
亦言楚君子
子干之言其人借
子干爲君以
弑舊君無
成也
當璧拜民信
之無苛慝者
芊子爲季子

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
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
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
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
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
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

從善也。
惠公懷公不恤其民。
言誰可代文又而主皆祀者與于謂棄疾

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
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
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
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
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
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
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
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

左傳　卷十五　十六

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
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楚之亂前何自乎子干則共王自爲之耳共
王無適子有寵子五人立庶以長禮也子躬居長召而
立之誰曰不宜乃謀及婦人埋璧大室陳五子拜之以
當璧爲兆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此時五子皆中人
人有得大將意稀而當璧者棄疾乃所立者仍子躬則
共王已自食其言不唯食言且悖神亂端肇矣況當璧
之兆畢朔知之鬬韋龜屬其子矣列國知之游吉謂當
璧猶在也子圍以當璧不立起圖度之心于前而弑敖
弑子干以當璧不立起僥倖之心于後而觀從之謀生
棄疾則以當璧未立其黃袍加身之想何日忘之思速
得志而甘心也事苟有濟何不可爲一旦子圍外伐國
內空虛煽動怨之民糾集喪職之族狂呼而嚇而散
流言于干無自全之計訾梁有告潰之變而棄疾爲君
矣假使共王當日既大事羣望于埋璧率拜時明示五
子以當璧爲君之指壓紐有屬主器歸之棄疾雖幼臨
之以羣望重之以神謀申之以父命如圍韋龜芊尹無

字皆老臣也以六尺孤屬之況楚國之寧恒在少君其鈞以卜又古禮乎許不出此既廢立長之禮而卜之何又違當璧之命而立其長故曰楚之亂其王自爲之也然則其王之欲自謚爲靈厲也亦未爲謬

楚平王

道房申三邑名○

魯昭十三年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吳歸于陳禮也

傳雖云封陳蔡而皆復之下即接曰隱太子之子歸于蔡悼太子之子歸于陳若自歸其國此善體經文不以興滅繼絕予楚也經傳相表裏此類是與

魯昭十三四年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

左傳　卷十五　十七

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物事也如然丹所爲

平王初政何異晉悼惜乎無極之譖來而國本搖功臣黜遂一敗不可支也

魯昭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國家所恃者法度耳功臣不然皆出于不知法度此唐太宗于尉遲敬德曰卿居官數犯法始知韓彭葅醢非高帝之過也成然于平王雖有佐命之功亦叢貪求自取十滅殺其身立其子兩得之矣

魯昭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上位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言蔡人在上位者才不如朝吳

異言多權謀也

平王亦以蔡起家蔡必速飛刺入平王之心矣讒人之舌利如劒鋒

魯昭十八年　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

左傳　卷一五　十八

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許先鄭而封故曰舊國鄭嘗滅許故曰余俘邑上二句○爲許鄭之言土指葉易言也國指鄭不可小而忽之讐指晉于遷許白羽改爲析

一遷許而固楚國杜鄭釁還許舊息晉爭兩國如子勝無遺策矣盡心力正對不嘗藥說非謂藥物真可舍正見不嘗藥者之不盡心力云爾

魯昭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

郥音狊

言今亦未撫

忿于室家而
作色于市人

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
計已定矣 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
人嬴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 雖同骨肉者
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
多此着 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
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此即二五耦之故智而蕭廟太子
建也驪人近骨肉遠所由來矣
魯昭十 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
九年
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人城州
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

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
于此名言 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
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淸陽未嘗不施舍而征役罷民至于亡國沈尹戌
不以施舍爲撫民以陶德節用爲撫民眞篤論也 會生
魯昭十 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
九年
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蹶由羈楚十九年至是始歸是
亦稱過也然不足以釋吳之憾
魯昭二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十年
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

犯之相從俱
奔俱死猶愈
也
州于吳公子
光
時光欲弒僚
不利員用
員亦知之
鄙退居邊鄙

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 指奢娶書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 先着
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入王曰言出于余口 大義凜凜
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 斷語二
何更妙 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
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
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

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 君命行尚貢于員
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
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
知子莫如父 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 先機斷
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
而心事便知 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
于鄙
平王歷艱難得國人情眞僞宜熟悉之乃即位以來寵
無極翦朝吳伍奢何罪執之太子何罪欲殺之股肱骨
肉岌岌不保即其所爲有甚于虔者宜柏舉有鞭尸之
辱哉奮揚走太子已卒免丁殺吾愛其智勇乃伍員未叛
楚先戕一王僚
吾輔其傾危

失位不在太子位以長幼言。
衆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也。
子謂朱也。楚靈王殺蔡世子平侯與公子比殺靈王故言同惡。

魯昭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言理而卑且不可）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盟可依蔡人以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那棘體）

以同謀殺靈王報父仇為德君今立其子德君更甚猶不思朱亦隱大子之孫而平侯之子乎佞人顛倒是非其言如此

幾師無氣勢也。

魯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熠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料事透）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料人透門角寅體）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熠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看破敗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二句要領）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四從不整以其狂而頑了）

三國許蔡頓
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

與陳三國爭之（此當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亂之也）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青許）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日滅）獲陳夏齧（孩大夫死生皆日獲）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以罪人三千犯其前或奔或止以亂之所謂去備薄威也蓋幼而狂壯而頑者須以此嘗之也以三軍繫於後乘其亂而要擊之所謂敦陳整旅也蓋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也光真智勇哉

魯昭二十三年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平王滿寺夫人亦藏）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要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亦義）乃縊於薳澨

四援四鄰諸侯為援助也。
言不得守其四竟。
走集邊竟之[illegible]

郹夫人奔平王于潛郹無幾君王后之于莊章也以取秦女而歸召吳入啟之為吳俘取而去郹夫人固其所也平王廢其子并失其妻何以立于天地間

魯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城郢日必亡所見卓矣）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千古名言）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

者强也
百里爲一同千里爲圻
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疆埸
壽夢越大夫
二帥守巢大夫鍾離大夫
遷復茄人于州屈徙訾人于丘皇築郭于巢卷二邑
子常囊瓦

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亡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善爲國者不盡民力歲不過役三十日平王不謀罔本己賊州來敗于吳矣今又城郢此猶寇在門庭日築離自固有是理乎況征役罷民日新不已也嗚呼古未有征役罷民不亡其國者長城築隴上之嘆興高麗征泯死之歌作秦隋皆亡其亡忽焉有國家者尚稟馭馬之戒哉

魯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

左傳　卷十五　二十三

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楚此時保境足矣尚欲侵吳乎不如是安能速亡郢之禍

魯昭二十五年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地非時物也可以爲我扃鑰者民非弈棋也可隨我布置者何乎王之愚也

魯昭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

廢適立庶是亂國政言王子建聘之妻章先君之惡外援秦也不立王秦將來討是速仇名惡名也
和故悅直故惡之
子惡郤宛字
救潛之役入吳傳
爲吳有國喪弒餘之難
投爇之也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吾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據此一事子西頗有大節惜乎卵翼白公竟至於掩面而死也

楚昭王

魯昭二十七年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

左傳　卷十五　二十四

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時國中祭祀故進胙。左尹郤宛中廐尹陽令終。弗圖不早自圖也。

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氏
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
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郤宛直而和一傳之綱唯直故聽無極之言如響順之
而莫疑也唯和故國人愛之菅刈皆棄弗忍爇也雖然
無極之舌信可斬
郤宛之愚亦太甚

魯昭二十七年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
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
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
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

左傳　卷十五　二五

并晉陳爲三人。

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
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
謗將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
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
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
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
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子常以晉陳之呼而病之沈尹戌乘機進言立
殺無極少遲子常與戌未有不授首于無極者

魯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

竊馬者自拘。隱憂約也。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助之賞馬必有加於與者。

日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
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春秋時列國休咎往往已國
不知他國皆之此類是也

魯定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
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
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
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

左傳　卷十五　二六

禮遺禮也。爲言久留以遭禮不共故。是年晉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伯亦率囊瓦出。

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
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
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
質焉而請伐楚

物之尤者往往賈禍因文以一狐裘獻秦王不免于愛
姬之欲得况囊瓦之貪乎竊馬而獻雅智過人自拘數
語何異優孟蔡人濟漢
沈玉何如捐珮早旋哉

魯定四年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
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

大隧三處皆漢東之要路。
城口三隘道之總名。
知吳不可勝。
子致死克吳可免負將致死之罪說脫也。
死致死以克楚也。
清發水名。
楚人奔吳人食楚人之食而從之。
畀我季芈之字。
燧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以辟吳師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吳入郢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
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
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
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
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
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
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

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
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
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
困獸猶鬬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
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
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
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

言我若將死誰能取我首。
司馬已死剄取其首也。
辛蔓成然之子鬬辛也平王殺蔓成然。
弒君罪應滅宗。
隨之公宮。
子期昭王之兄。

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
謂其臣曰誰能免我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
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我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
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
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
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
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
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

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
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
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
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
似王逃王而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
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
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
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鑢金初宦于子期氏實
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
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以處也。

無衣三章每章三頓首。

道猶法也制吳之法。

爲堂谿氏終言之也。

言焚吳復楚恭祀不廢也。

后臧爲吳所俘棄其母而歸葉公不義之。

必復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處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

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

志前欲殺之過。

十旗求欲無厭平王殺之。

脾洩楚邑也子西僞爲王車服立國于脾洩以安道路人不使人心潰散。

言自知不能

不如辭而勿行言城且諾知他又何知。

言知懼可以圖治。

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

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以爲矣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楚昭無失德至奔亡失國則以平王信讒罷民子常貪賄有以致之平王死禍移于昭也卒能復國者亦以無失德而從亡者多賢人也以司馬之忠勇善謀子常見忌讒禪不和大事已去當時戰死司馬一人而已乃從亡者則有背受戈之由于心敢血之子期負季芊之鍾建距辛懷之鄖公鑪金初與隨人立盟誓申包胥則哭秦庭而乞師況薳子有草莽之戰藉子西保脾洩之大心昭王復國天也諸子之功也諸子之功亦由昭王

致其民衆也負函故蔡地

無大失德也如靈王者有一焉猶而營梁方潰蔡王徒走爲人君者尚務修德以固人心哉

魯哀 元年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吳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四年 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翩以矢守門

如牆衆人並行也

蔡十六年王復之斬一佩之故謀伐楚不念復國之德遂遷小忿宜有此禍也卒之不滅于楚不滅于吳而自滅之哀哉

魯哀 四年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之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三戶地名

蠻子奔晉求庇也楚請覆不問可也出之竟外可也乃多方致之又使之盡俘以歸晉亦甚矣

鄧之盟

魯哀 六年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期子西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啓即子閭

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人能信由己出以率天常可以不亡

宋景言善熒惑退舍楚昭罪己赤雲不災王只祭不越望祭非其鬼者何媿楚昭矣

子木卽建。
請行謂襲鄭之期。
周親也。
私謀復仇。
本節言政令未得節制也。
及子西許伐鄭而反救鄭。
恨子西卽指子西爲鄭人。
言鄭我讎也。
諸父亦爾父。
第用人之次第。
言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不悛待之如初也。
二卿子西子期。
謂拒其作亂。
獻所得之兵欲因以作亂。

楚惠王

哀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
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
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
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
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
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
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
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
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

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
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
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
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
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
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
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
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子高卽葉公。
楚賢大夫管仲後。
高府楚之別府。
民安也。
二子子高子期。
徵匿也。
長者白公。
燕白公之弟。

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
者我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
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
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
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
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
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
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
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
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
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
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
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
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
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
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
事克則爲卿弗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

二〇令尹司馬也。寧子西之子。寬子期之子。

聚稍聚也。

楚武王。

楚文王。

開封畛鄆至汝水界。

舍舍右領左史。

志在令尹過于志將爲王。下可從。

觀瞻觀從之後世爲卜尹。

奔竄黃氏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于葉

一高〇北〇

吾觀太子建在晉鄭時頗危如此誠當日幸免無慚之譽得以嗣位復楚必矣伊子白公酷肖其父忽然作亂以恩爲仇操戈入宮劫君叛國此時人情在鼎沸中葉公在方城外不疾不徐閉殺管修而後入忽而胄忽而免胄而知國人皆左袒遂率以攻而白公奔奔而縊於石乞石乞烹此其定亂之才何其從容整暇哉圉公陽穴宮出王箴尹固固戈討賊僭子西者誤子期冥自取殺身可悲也夫

魯哀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師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帥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于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子穀之言固立賢無方之道但右領左史非[illegible]其賤無其德諸梁見地更高故卜子國數不易理[illegible]

魯哀十八年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illegible]

寧子國也。

承佐也宿寢之從寢尹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

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蕩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任賢不貳終身不遷寧如志何卜焉惠王之論千古不磨

言無恤者小國者

上謂霸主指晉也

此文士燮十分辭有賂賄之辭無以加貨先受賂而公私之兩不能兩成

左傳分國纂略卷十六吳集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評閱　孫男守仁點次

吳壽夢

魯成七年秋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成六年吳壽夢始入春秋壽夢二年伐郯郯小國也就吳成不得已也魯晉不吳是問而伐郯是會何哉尤可唖者季孫也夫郯之畏吳猶魯之畏晉不思自反而命帥師無亦之言幾乎口食君子以知懼稱之亦徒知懼焉而已

魯襄三年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前以鄫事吳故而魯晉爭伐之不及五年晉逆吳子矣魯衛二卿先會吳矣齊太子光來會矣吳勢日昌列侯不振于此可見

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前此未嘗臨也臨自壽夢始此使人與晉薦之感戚焉羅尋斧者獨何心哉

負芻弑君故不義之

吳諸樊

魯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適子曰義嗣

吳欲兄弟相傳以及札非正也札辭之似也卒之大啓吳祚者諸樊之子光天實為之焉可強哉

魯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而攻門也

吳人以救舒鳩敗于楚不懲小忿輕身隕于巢猶伯符志業未遂殊足惜也

吳餘祭

魯襄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閽以刀弑之

敵俘也何可使爲閽使守舟况觀之乎輕生如此者諸樊與餘祭夷眛欲致國于季子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余身此諸樊餘祭不惜巢隕閽戕也豈料札終不立適啓光誅中閒王僚又以行刺死哉

吳夷眛

魯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勿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僇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

王王風也

周公居東

不德不矜伐

辯猶爭也

夫子指孫林父

時衛君尚未葬

多良多自賢其臣哉

冀以御斂祭

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夏許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李如其言 必思自免于難。

札于列國名卿皆能知其難之將至而預戒之。何獨于吳亂置之也。豈料人智料已昏。故越人之射涕泣而道。其兄關兄付之談笑乎。豈兄弟相傳亂端已釀。光僚爭立。勢所必然。札亦將如之何。

魯襄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句法奇 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吳國若果大啓。必季札立。季札不立。便是吳亡之兆。何大啓之有。此唐獨孤及季札論。府辛于季札。謂其潔己而遺國。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也。

楚故事司馬主卜

魴子魚名

三語卜辭

餘皇舟名

塹深至泉。又滿隧道以言

吳王僚

魯昭十七年。吳伐楚。陽匃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令命也 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

守舟之嚴

楚人多長鬣。使詐爲楚人師吳師

都君子都邑之士

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吾呼餘皇則對。有善守者又有善取者 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假吳人爲楚人。雜于楚人中以亂楚人。後人趙幟楚歌。皆是法也。岳少保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使自相攻擊。亦似祖此意。

魯昭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

前後皆楚軍故不能退

言爾我一身。爾母即我母也

闔閭光也。子鱄設諸之子

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光雖見事明決 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如此赴席何如不赴 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闔閭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遂人之言 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

二公子，僚之子。

定其所徙之居，養師所封之邑，城，城養也。

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先人既有相傳之約，夷眛死，國宜及季子。季子以使未歸，僚越光代季子，竊室之刃，自取之與。季子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嗚呼，幸而爲吳公子光，不幸而爲德邪。廷美是以君子責大居正。

吳闔廬

魯昭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

二公子，王僚母弟，光之讐也。又封而城之，是張其讐。

先王，太王、王季。

懷安也。

以待其善惡之歸。

防，壅山水以浸徐。

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故爲聽審頓跌之言，令王自思，妙妙。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我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句法妙。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人指王僚，惡伐楚之功爲僚所有，[illegible]勞也。

楚不防吳之三肆，而寵其二，譬曰吾以害吳也，亦未知光爲何如人也，愚矣。

魯昭三十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即知武十三人。一師至，彼必皆出。疑楚之法。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此亦揣摩有年矣。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至臣數吳楚，罷奔命，繼之以伍員二人，皆楚良胥。爲敵國用，以自斃。有國家者慎勿棄賢資敵哉。讀畢。

魯昭三十一年　秋，吳人侵楚，隨退應接不暇。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此承肆以罷之也。高穎嘗語隋主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待收穫之時，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其亦微祖此法與。

史墨，即史黯。

敘舒鳩誘楚，使以師伐吳，我伐桐，吳伐桐也，爲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于楚，見所以將

魯昭三十一年　夏，吳伐越，墨之言驗已然。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夫差志史墨之言而不忘矣，故後日臨難而思之。僅四十年後，常如殺父之呼于庭而自厲，使其不驗焉，何亡之有。

魯定二年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計亦狡絕。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可謂多方。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五年之事。越入吳，[illegible]

爲楚伐楙[illegible]楚知之潛師賓伐楚也楚不忌吳故敗

此多方以誤之也周世宗時王朴獻取[illegible]與吾接境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illegible]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我可乘虛取之也亦似祖此意

將指足大指

而汝也

魯定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奇想奇計）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悠悠不盡千古不磨）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夫差使人呼名圖報父仇此其志氣天地鬼神相之詎意夫椒一勝父仇遂釋從此商高下下吳民日罷而姑蘇麋鹿并復我有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有國家者念之

惎毒也以澆爲毒而戒備之

女艾少康之臣諜澆伺虛

吳夫差

魯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二字斬然）不可（二句未斬）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引例似迂）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之臣也豷澆之弟

今猶已止也

陳人隨所居之田爲左右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去疾不盡之意）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稱言之）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員以少康比越以過澆例吳崇越卑吳失倫已甚而謂夫差能納哉行成之允差識夫策進諫之言員亦未善

魯哀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句法妙）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未無左右）逢滑當公而

從黨隨黨而立不知左右

柏舉之役楚敗于吳

怨即召陳不至一事

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見識高）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名言不刊）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

知身死不見贖棄
長相交也

泛遍也

天十二次

道長長于道路時曾君在舍康子居守故嚭問云然

言包藏禍心不可量度其

老謂康子端委禮衣也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此時伍員屬鏤未賜也越之行成尚且撓之荒淫無度虐用其民不聞出一言以相規乎嗚呼吳之亡也不亡于救越亡于縱欲不亡于甬東自殺亡于罷民姑蘇高高下下之日也

魯哀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

無禮知其不能伯

一君吳楚

以成子期伐陳之名

屬鏤劍名

子羽衛大夫非鄭子羽

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當時晉霸已衰楚氛亦替吳出爭盟泗上無與抗者儻能繼壽夢之烈用夏變夷一姓再興未可知也與諸侯會徒爭牢數多寡似此貪鄙何以聞于諸侯嚭將亡吳矣宜其爾也

魯哀十年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札年時九十餘矣夫差淫虐規諫不聞即日務德安民未見其施諸國也豈猶害將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

魯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柏舉鞭尸父仇已雪屬鏤賜死臣節已盡竊子鮑氏豈未能割兒女之情乎

魯哀十二年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

長木踣仆不摽物而摽擊之國狗狂瘈不擇人而噬之

吳旣衛侯住藩籬圍其館舍因辱之

墮毀也衛之不欲來會者

其言驗於得志

子之即公孫彌牟言從夷之心固不可改

彌庸父爲越所殺姑蔑人得其旗

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比例大國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貢衛人故與之謀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大宰嚭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端木景伯兩人皆能言之士實爲戰國游說之祖墮黨崇讎四字舌鋒尖銳使人悚然

魯哀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惡諸侯聞之

見父旗而赴鬬壯哉夫差能以彌庸之心爲心夫僣之徒可以再賀借乎不能七人之剄夫先自敗也已

二臣趙鞅與寅

肉食在位之人墨氣色下也吳王氣色下必敗國爲敵所勝也

公賓公

半邾三百乘如邾六百乘

何景伯名

戶牖地名

吳人信鬼以此恐之

爲惡名

魯哀十三年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爲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侯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

素然服飾備也。
言吳王佩玉旨酒而已身無所繫也。睨旨酒而不得飲也，以見吳王不恤下。
庚癸，軍中用隱語也。
吳去宋遠，故弗能居。
弔閔恤也。
廩然傾動貌，隕尸墜棺也。
不敢斥其君，故言君之下吏。
襲嗣也。
廢行道之日，以供殯斂所被服之用。一日便還次，不敢留君命也。
朝聘道死，以尸行事。遭所聘之喪，則自還。若聘使道死，不得以尸將命，是遭所朝聘之喪，則須自還也，不可必矣。
虐士死者，言無以死士爲識惡。
棄毀也。

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自晉楚爲成晉勢寖失至黃池之會吳亦稱雄以列國命晉春秋予吳書及稱吳也不使晉屈于吳也

魯哀十五年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

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以尸將事本爲奇詭援勝禮以爲楯借遭喪以爲駁何鑿鑿也

魯哀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

此十七年事。
以下二十二年事。
時趙孟有父喪，爲吳難，故食又降于居喪。
嗣子，襄子自謂。言晉力不能敵乃救吳也。
志父，趙簡子之名。
問遺也。
晉史黯曾言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夫差旨廢而圖及此二十一年事。

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吳之不忠者越人之所利也雖除之恐亦難止越師伍員在焉庶可共濟

魯哀二十二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

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

形以吳王之人以歸

吳何德于晉趙孟爲之降食諂也夫差不復達伍員之諫而思晉之史黯何其聰蔽而能服乎嗚呼姑蘇麋鹿已遊荒臺吳宮麋人亦從少伯不識甬東歸魂何以爲情

〔明〕金兆清撰

麟指嚴四卷

明刻本

序

夫法嚴而後政立教嚴而後道行惟嚴之爲義可以起偏詖坊氾濫杜奇衺轉流遁而定厥旨歸治綂學

綂之畫一罔不繇之故易之言曰修詞立誠書之言曰詞尚體要詩之言曰訏謨定命禮之言曰儼若定詞六經之教蓋一稟之於

嚴而況麟經尤孔氏刑書乎嘗試綜遺文繹大旨其嘗時與左丘明觀史記據行事有所褒諱貶損大人事實皆形於傳至於隱其

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嚴可知已厥後口說流行乃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傳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傳惟稱公羊高親受子夏詞義

淸儁穀梁赤師徒相傳文
淸義約與左氏三傳竝行
賈逵作左氏條例以丘明
寔長於二傳迨宋高宗以
左氏傳付胡安國點句正
音安國謂爲繁碎不宜躭
玩文采虛費光陰遂用安
國專講春秋至同時講官
援例乞各專一經不許不
綦嚴乎惟是經筵之講肄

序　三

一變而爲科舉之帖括或
附會於比事屬詞或影響
於起義終事而本經據傳
之旨漸不無濫觴於郁離
氏之合題然洪武甲子命
禮部頒行科舉程式春秋
初雖竝主左氏公羊穀梁
胡氏張洽諸家而
太宗皇帝後修五經大全則
易書詩如舊惟春秋獨宗

序　四

胡氏焉惟其嚴也蓋康侯
當日立傳止期大經大法
炳如日星用破三氏之膏
肓佐一王之衮鉞初何意
後來乃作八股津梁而要

以大冬嚴雪不可犯之法
意藹古自與聖經終始則
史外之傳固猶之法中之
律亦安遑而不可比附乎
故從來講討之家其劈理

分肌稱梅臆顯明精簡稱
巨解至我猶龍氏指月一
行遡委窮源倍爲詳匝嗣
有爾新氏之麟旨定則折
衷諸家而嚴去取之例仲

先氏之三發則研析精奧
而嚴題類之分皆以嚴爲
主而詳備其說者也今日
海內麟學首推歸安而歸
安之淵源强半出於太清

氏余與太清交最久止覺
其飲醇莫逆恂恂若不出
口乃至談經獨如畫泥印
沙凜然不可假借一字爰
是以麟指嚴之刻嘉惠來

序　七

學方今
聖天子尊立春秋講官肄之
日講而史官又請以春秋
徧課天下自雍士始太清
固今之康侯即日繇戚均

高等分春明半席擁皐比
而辨同異侍
厦旃而析是非夫政其嚴
之一時也是豈獨抒其經
術哉即與事之舉繫焉矣

序　八

余請即是編而弁之
長洲社弟張我城德仲
父書

金太清麟旨嚴序

昔董子之言曰人無春氣何以愽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是故因天地之性適寒燠之節優柔愉夷駿發肅兩行不悖立言之道繇斯尚已

僑大夫鑄刑器庀火政後之人興徒兵以殲萑苻盜猶拾瀋水火互濟之説意尚在服猛也一時惟産有詞振振列國名公卿閒古詩三千孔子手刪之僅存三百其作春秋也使弟子先求百國寶書文成數萬詞旨數千蓋其慎也六經有春秋猶法律有斷例非尚繩人亦以自律平津布被陸淳因熱識者歎焉退之氏以為春秋謹嚴莫謹於此所以子厚強退之作史退之堅

不欲亦繇是也

國初説春秋者康侯張洽傅燕重永樂中釐正制科尚重胡氏博士家鮮窺三傳之全他又何言哉今

天子特立春秋講官與夏商周

之書並讀金石絲竹之音昔存
闢開今傳殿陛正志明道之佐
揚體元法天之義下逮乎人臣
懷二心之戒斥史學之煩文略
李詞而弗錄猗歟盛哉乃嵩經
家倚席窮年惟單傳比合是務

經數寒暑非精心強記弗能舉
其條貫雕蟲之技壯夫恥爲嗟
乎此太清氏麟吉嚴所爲作也
太清氏外若樸易中實嚴若憫
師儒之流失應聖作之絕睹欲
以綜核舊聞焰燿來者竹篁深

窗算燈融二研京十年練都一
紀不是過也手是編者其亦凜
於秋霜信若著蔡矣乎夫學以
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
銀手如斷卜商之行也太清氏
近之矣今將驅車北向上對

明廷蔑江都之三策陳天人之
細徽應循良之詔抒稽古之榮
嗚呼豈遽出儒大夫下哉故嚴
也者書之成名也惟其有之名
謂之
長洲社弟沈明掄伯叙父題於

晏之鶴來堂

麟指條例

一談經家自泗山先生而後近之從風者指月標其宗談虎闡其與其題之煩簡不論而竊取之指期乎曲暢傳意微逗題神頭腦太多尋千里之緒究意味索然搽

一滴之醍醐間有蓄而未露之指略剖其微正須暗室之一燈可令青天而迷霧

一單題無傳者必見某傳其無傳可寄因所搭之題遂以某傳某句爲主如伐邢股民事交剛股顯親愛君之類俱刪又或參大全小註如盟叟會叟等悉置不錄

一傳題必科場可出乃爲有用徒以疑難射覆竟何益窮經家今迂怪牽合或以左氏之影響甚以別傳之駢枝俱不錄又有正股則加反股尤爲可笑削之非僭

一題見崩薨卒葬傳中非冠昏有關係如報功尊賢放文從質等比不錄他如公子公孫和好弔恤非傳意之無味則題面之不佳又如突卒傳之奔歸復入弒君傳之孔父牧息徒滋混擾雖有明傳亦奚以爲

一題有換比不能悉登另拈出以便簡閱其有比數疑似者別註之下以防舛混

一合題不載本股於傳題完止云合某比但從同並載於前其以脫毋合者卽註合某傳庶觀者不費思索

兆清謹識

麟指條例終

麟指嚴卷一

吳興金兆清靈徹甫手授 男金槃宗銘甫叅訂

○隱公

元年

舊講只以體元套話相沿提用字作眼不曾洗發得心字元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君體此爲心便是正心無限經綸總不外此體卽與之爲一意只爲當時人君但求正人而不求正巳之心把君職都廢了故春秋深明之斯義也卽二帝三王不能易是以舜典商訓金稱愈見得體元之大祖述意不必另出

元年 會葵丘 有宰股皆可出

此以治化之根原言兩者兩之字正呼吸人主宰相之真神真脉處天地之元在人心而其用自貴者始須擒此意首尾以元字總論將君相低昂一發有以調元帯講反不冠冕

元年 春王正月

須以立文之例泛論起點明述作二字纔盡力發揮見春秋立文兼此而不拘拘一例意或述或作正是斟酌百王處

合秋七月 體元 法天

兩傳俱有易詞上與天地合德就正心言下與四時合序就行也德言

合家父聘 舜典 帝歌 商訓 陶賡

俱有人君之職

合戰韓獲　大刑　大分

俱有祖述意。

元年　春王正月　同生　札聘

文須發意各股事實無干且人知此題以述作禪繼合而不知眞脉從兼字來也周破云聖人作經兼述作以立文兼帝王以垂法尤高

春王正月

周正紀事卽在夏時冠周月內聖人所用紀事者一依周月次序但以夏之時令冠之大一統在書王上與正月無干亂端意要透益惟宜立者輕君父之命而後篡弒之人得矯命耳此皆春秋始例卽例

擅立無妨

春王正月　巳卯烝

行夏時尊周朔俱在本比內說完後將烝以仲冬宜書冬十一月而書春正月作一驗全重發意勿粘事迹可見法者天子與天下所共秉位則天子所獨秉以制天下者其

天句總頂綴處勿輕放過

合盟蔑

統頒三正周建子而書春夫子嘗曰行夏之時爵列五等會侯爵而稱公夫子嘗曰吾從周俱自聖人意上發

合歸朋

能敬授民時之謂王夫子欲天下共遵不倍之屬故加王于正能欽若昊天之謂王。夫子欲人君衆著奉若之訓故繫王于天

合厇屋　行夏時　變周制

合滕朝　明天道　正王法

各依傳問起俱以春秋天子之事發揮

合闓不告　明時　重罰　顏淵　子貢

盟蔑

講信修睦亦是修盟的話頭但相沿于刑牲要神之習不曾講得箇大義連自家心裏也有些信不過只此便是私私字應上公字唯以大義爲公所講者乃天下之信而非一人之信何須做此勾當我所欲曰及是解釋文法盟有勿獲巳者只起汲汲欲句此題惡慝之私

意亦輕還是槩論盟之不足貴

家父　祭仲　紀季　蕭叔

南季　女叔

上與列國大夫異下與諸侯私命異雖以尊王立意全就常例發道之正

王朝大夫

南季　家父　仍叔　榮叔

命大夫

祭仲　單伯　女叔

諸侯兄弟

蔡季　許叔　蔡叔　紀季
突救　鍼奔
緣常道翹轉到變上要見雖變而不離乎正是道之中罪鍼以紀季
傳公子不當去國言
盟蔑　盟葵丘
講信修睦以大義公天下言只借葵丘以公天下意點翹顯單題發
合會鄧
上不知講信修睦爲事下不知循天理敦信義爲本俱是世道之憂
公私強弱兩傳都有得力語
谷朔入　講信修睦　選賢與能

俱以大義公天下
合瓦屋
從周文變周制要發所以可從可變意
合盟幽　從周之文　從帝之質
南季　女叔　周公　華元　合州公傳
克段
傳中此鄭伯之志也以前是立案王政以善養人一段正是斷時文
却將斷罪語抹過了須擒此透發使奸雄無地躲閃推見至隱莊公
私心喉看得位重故不自覺其謀之慘毒春秋直發其私所以正人
心而示天下爲公便是王政

合如紀　王政以善養人　王者興滅繼絕
合立晉　考叔純孝　石碏純臣
歸賵
稱天不但尊之望其合天也此通例只提過從天王拂經倒歸責迫
祭公逆　祭叔聘　盟洮　劉夏逆
歸賵　歸含
就冢宰猶名天王猶貶見法如此之嚴以嫡妻之分重發
盟宿
通傳只有箇信字無公字信卽是公時文只將私叛二意描寫惡盟
影子誰知私叛根苗却從司盟上剔出蓋司盟者先王不得已而設

乃待衰世之法信必非盟所能結也試觀蔑宿後事可見須以春秋
惡盟與非先王所欲一片婆心寫得悲婉激切乃爲合拍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須體故知二字春秋惡盟之意在盟上不在叛上周破云兩觀盟不
足以結信而知惡盟之故矣最爲靈醒
盟宿　踐土　子虎要言
全要發聖人意果字猶字又況字須剔明觀公者猶不善則知所以
惡盟者不獨以其私矣
合會防　志古　崇王
合鄭人伐衛　志大公　誅大權

合娍郎 紹信非公 與役非府
合朔入 果掌於司盟云云 雖以正取國云云
盟宿　會防　盟貫　蕭魚
此題要把允字縱得醒便針針見血破云春秋槩譏乎信好意可知
矣
遂伐楚　踐土 合伐衛傳
踐土　盟戲 合長勺傳
踐土　清丘 代盟宿　盟戲　大鹵 代長勺
祭伯來
本字對末流看內臣意不乀全重杜朋黨之原在心字描寫立論最

有味二心正朋黨種子蓋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此心潔潔淨淨有甚
倚藉扳援所以然者三句宜極力發揮纔盡立傳之旨
合會潛 正本藉外權云云 安所致金罍云云
合白狄 正本 存防
合盟唐
曰唯此義不行然後有云云曰雖悔於終亦將何及總重在流禍上
看得爲明戒爲垂戒意要緊須說得可危可湍
祭伯　祭叔　濟西　汝陽 合牟婁傳
二年　會潛
中國夷狄比之君子小人一陰陽消長之道世道否泰全係於此外

戎雖通例即此見其不當會非二意道正所以成德體用亦非判然
爲二就無不覆載中原自有箇內外在聖人因而內外之使之各安
其本然之所也傳中策不可施三段極發明不可與通之意非流弊
元年　會潛
以何獨外戎狄難起說明即倒重用上蓋傳所論王德之體就行王
道者心上說此是借題不必苦粘經股
會潛　長岸
都在聖人意上做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春秋乃聖人傾
否之責豈嚴于君子小人而獨寬于中國夷狄也哉故于內外之間
在所必謹

盟蔑　會潛　僑如　盟扈 同
盟暴　會宋　會申
要發其不可之故所以致謹于今日之會
合盟唐
盟比會更深上言馭夷下則戒結夷矣各有三段引語
合狩郎 明王道 全王德
合滅邛 明王道之用 正人道之義
合黃池 內中國外四夷 治中國禦四夷
盟蔑　會潛　滅譚　滅邢
以兩本比起將盟蔑滅譚一問振出天子與天地參聖人與天地合

德何獨外之別之乎要知就金載之中有分別便是明外內就合變
之中有差等便是別親疎

入向入極

義既在入字上只發明逆而不順而為逆者之不臣縱逆者之不君
目明遙事直書只是直書一入字餘書法是經起例不必用

盟唐

此傳重一辨字謹之乃謹嚴之謹傳末雖悔于終亦將奚及正對謹
之也一句後世之不知謹遂至於不可救藥然後知春秋之謹嚴番
戒遠也須發得剴切

狄伐邢　鄭伐許

兩則字有機有眼見一毫不放空箭正是嚴處此春秋之吉句須理
會

盟蔑　盟宿　盟密　石門

前此後此正吸獨字之神須在本比上點睛

會盂 信　乞師 納　會號 結

合尾犀 嚴大防 志大公

後世乃有云云其末至於云云正見得不可不謹

合首止 特詠以謹防 殊詞以正分

要得兩邊書法神情見這一日不是等閒會盟之日故書日這箇人
不是尋常以下之人故殊會否泰乾坤是確對

合如齊 如京

謹嚴要說得細莫謹于夷夏之辨辨字莫大乎君臣名分之際際字
獨書日特書春王正月見聖人一段竦然意雖悔于終之禍與倍叛
侵陵之敗從此起是焉可以不謹

履緰逆 加歸紀只作事寔

伯姬歸 見莊二十五年歸杞傳

歸賵　履繻逆

不可叙事須以傳中有夫婦然後云云一段議論叫醒即將題面點
破而以名宰咺書履繻發出譏亂志變意眾妾之分二句重看入春
秋之始句甚不閑

盟密

此傳乃文定通論一經闕文而言本據舊史云云指聖人說先儒傳
授云云則指後世之先儒如劉向仲舒之徒闕疑而慎言云云劉胡
氏自謂原非以慎字屬闕疑安得從闕疑推出聖心之慎乎作文只
就窮經者立論方是的穴

春王正月　盟密

鄭人伐衛

用兵之義類不一獨以上伐下有聲罪致討之名是征伐為天子之
大權權爭得一箇命之有無須以權字命字扭合得緊命不出于王
即私也雖執言亦是箇虛聲當不得命遮不得法正見得王命之重

修怨只帶說曰衛可免見罪之獨在鄭耳

升陘　取鄟

須將大權講起見得征伐天子之大權臣下所不可假者魯奈何擅興而邾與鄟之紛紛乎此其罪固不可逃曰戰曰取特以君之故婉其詞要之大權終不可假不則聖人何必曲爲之諱哉傳中特字解作不過二字最得

伐衛　遂伐楚

雖有言可執緊頂無王命句即就鄭身上饒勿以無命罪桓

合伐衛及戰　服抗

上下俱主衛能服罪而不戰爲可免不服罪而遽戰爲可譏亦須以

鄭之無命齊之奉命引起

合及狄盟

征伐天子之權云云況修怨乎盟會中國之禮云云況即夷地而盟夷乎

伐衛　遂伐楚　召陵　受伐而不戰　伐人而不戰

三年　日食

法有定準意字下得活克謹天戒四句正此意也傳意遞下見人君於此法不可不察又不可徒察要懼要修省故總結之以戒天象之不可忽

尹氏卒　傳　季子歸　會宋　立魏武而反其田　會[illegible]同

傳本即世祿以譏世官須發得祿所以可世官所以不可世意爲透徹

尊賢

小白入　臧譚　伐宋　俱管仲　敗萁　郤缺

報功

書救　枝子　起聘　厥子　晉侯伐衛　先且居軫子

求賻

以不言使提起倒求字作加求車求金只主端本一意

石門

王法即常典也只就常事也何以書發出一傳議論監原是一樁怪

異事怎麼把他作常事看了全在喚醒天下之人此據夫子大道之行數句想出敬信是民之自有原不消施得因殷周誓會之作多此一番事業所以長民之疑叛聖人亦不能遽華之但書之于策使人駭其爲非常便是王法之所在而大道之行或不徒付諸空言矣

石門　兎屋　會鄧　北杏　石門會防同

合兎屋　錄外盟　謹參盟

只據兩傳開作各寫得本傳透徹不可混亦不可相紐

合遇清

宜以公字禮字作主不在古者討消息觀傳凡書二句是的穴破云春秋槩惡夫盟與遇者最得

合胥命 自敬自信驗外盟之非古 易食易生幸不盟之近古
合如紀 與王者敬信之法 與王者興繼之義
合入櫟 挈盛世之心 待衰世之意
合晉宋伐鄭 在亂世常事先於王法則非常 在衰世免討先論王法則不赦
合城虎牢 駁非常以孔子語證 罪失險以孟子語證

四年 牟婁

看牟婁杞邑也便見邑爲杞有莒焉得強奪之哉其罪自見或曰一段因書取而推論之非比事以甚其罪然必本王制方發得惡出擅與一段只以見莒之玩法而稔惡帶講在末 加入向同

取長葛 以鄭入

強者多兼則弱者日削矣亦借股發不可分爲二項

濟西 汶陽

本猶言原委謂地所自出非本邑之本正疆理不但請命于王一皋于建邦啓土之額如非其有者別有箇與繼之法此所謂正也此題須將本丘論入照傳問起倒書取書法春秋之義二句是正肯

合會曹伐 祿因五等之位大司徒掌之 爵有九儀之辨大司馬掌之

遇清

遇者草次之期是解春秋之遇正與不期句相應一傳議論皆由此而生心字私爲字自比字直欲字須說透所惡在簡禮所以可惡在欲簡禮欲亍正對恭肅之心心字看其曰無國君之禮又曰無人君相見之禮只此二句是一傳大關鍵作文不徒說他志於簡禮又從人君身上着議便開展生色 七遇各要觀其所遇之故然後知其無不期者須渾化入講二書法依傳總收彼此尊卑要挑剔正見莫適主處

遇淸 遇垂

合胥命 簡禮 論信

有能相命而信諭與直欲簡其禮句最重須發透聖人凡書遇與特起胥命之文光景不在戾古近古上着脚

合桃丘弗遇 簡禮 失信

都在聖人書法上做直欲并中變是兩傳的穴

四國伐鄭

阻兵修怨姑且勿論正以甚其弑君之罪不可不討耳此傳不但責他黨惡直責以討賊大義觀可但已乎及告哀公云云雖不黨亦不爲無罪也惟不能討而又黨之便是助他爲惡而誅討者所必先治矣須知誅殤正所以誅吁玩傳末誅亂臣云云 全在誅吁上發

翬帥師

此題未甚責隱公之縱只重及時蚤辨意辨非空空辨始而請既而固請其請之爲何義則固請之心爲何心然必請之而行事權猶在吾手公但堅持其所爲弗許有而履霜之漸可弭何不能辨之於蚤哉猶使之帥師主後日言

會四國伐鄭

惡之極極字只重定賊上聖人之情卽誅討亂賊之情此題全在書法描寫仍須於誅吁發意　加四國伐鞏帥師仝

六月雨　楚子入陳 代本比

此題不宜對只以化工提起發聖人討賊之深情不煩點綴能于簡策間和盤托出筆端具有造化

合盟暴

上以詞簡而義精問起嚴誅討之法下以紀約而志詳問起別内外之防

立晉

此傳分明責晉不宜專立春秋於衛人云云不過總結書法所以用一故字以此番法句非兩跨之辭蓋父子君臣原根内承上稟來卽緊頂以未有二句傳中可乎字與未有字自相照應衆謂宜立而遂自立句堪玩

同生　邾朝

此亦借題發傳不可說爲聖人所予爲子爲諸侯爲字極有味要剔出未有而不字見不受之父國人必不能代爲之承不受之王國人必不能代爲之稟況爲子爲諸侯又諱爲之須敲擊衆字之神出

五年　觀魚

人君之欲最無底極惟禮足以克之爲之辭指略地句縱欲不克全在又爲之辭上蓋明知其非而故縱之更無足以坊公欲者矣一觀魚小節文定謂鍾巫之及寔胚胎焉何等激切

河陽　如京

只借發巡狩述職之義緊頂無非事者見人君不可無事逸遊

王所　入郕

要剔得非此不出意醒勿坐實講

王事

晉侯伐衛 先朝王

民事

楚丘 衛文星言夙駕税于桑田　衛人伐邢 聽甯莊子之言因民旱而興師

歸田 景公出舍

合甯毋 復諫納忠

合觀社 禮僖伯法曹劌

此題向皆爲左所掩兩復諫意不重上非王事不出非民事不出只表出其逸遊歸重在縱欲而不以禮自克下諸侯會之受命卿大夫佐之受事只表出其不當觀歸重在非故業而不法

合咸丘 伯益之戒罔遊于逸周公之戒成王無淫于田

合陽歸 違忠言而棄國政矢魚鍾巫之役聽辨言以亂舊政獻厲社宫之謀

入郕

嗚呼句極重君道須透發不徒說父母斯民之道要見立國之始自

家利害與民相關意入人之國一句亦有景可思　加四國伐立晉
只照繼吁句出全傳將數比稱師之例輕提過倒單
城邢　滅陳蔡
矜字對著字看上不稱師見謂一伯主援之耳不見其犄角連衡之
勢下不稱師見謂一偏裨嘗之耳不見其悉力厚逞之毒
入郕　滅陳蔡
殘民殘夏不同其暴一也須粘定衆字
考宮
正其仲子之名而立宮之非禮自見然不當泛論嫡妾直存一箇篡
弑罪案蓋隱桓之際有謂桓君而隱攝有謂隱據而桓爭以桓爲夫

人之所自出必正得仲子之爲妾而一時之寔錄彰此定隱之獄轉
以定他日之桓之獄傳首云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
爲嫡子便是千古罪案末數語更自凜然
歸賵　考宮
因其來賵因其考宮乃隨事正名不是胡亂意思前輩云仲子之賵
孰歸乎天王使宰咺歸之也如是而王室之施于仲子者既夫人之
矣而書于經者必曰仲子之賵夫賵可歸也仲子之名不得而沒也
是名正而賵之者爲非而禮定矣對云云　極攻擊排蕩之妙
六羽
此題不重明舊借舊借何須明因而正天下之大典句重正大典直

從成王遍賜而伯禽受之非說來非徒指羣公僭用說諸侯僭于上
至上下無復辨矣一段要緊正是聖人所以正典之意加考宮作串
寔同單
合稅畝　叫僭制之舊用八　譏變法之始取二
合三軍　正大典　譏大權
樂制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兵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季
氏三家昭公定公帶證
合益來　明前之僭用　見後之去惡
翬鄭伐宋
翬既主兵自當首翬不是聖人特先之以著首惡只發揮翬之主兵

而罪自見州吁一段是從此論出不必入講
石門　四國伐　翬鄭伐
須以石門設辨班序輕輕引起先翬意講完本股仍用然則渡過破
云春秋變常例以紀兵非撥亂之法可倫也
梁丘　盟貫　陽穀　侵蔡伐
禮與事須究竟此聖人大議論處發得禮字事字透則常變自明不
重事寔
胥命　伐鄆　出匡解同　馮易遇垂　會救鄭
盟貫　陽穀　侵蔡伐
只發明聖人變例之意變字亦因常字形出以主爲首只渾融說去

四國伐　邾鄭伐
此與滅譚傳之徐奔同皆由本傳拖出不可倒作然亦須依傳相生
下來起處以事同總問
蟆傳　入郕　入郕
借題發傳要體傳中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幾于天字本字會着
破云郎民食所係之重而知聖人紀灾之故矣
圍長葛
何罪句與誅討句對便見以忌為故波及矣何須說出圍字要說得
張皇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正經年不解之寔加取長葛只照書法
圍長　取長　下陽　執虞公　以書法合

六年　輸平
簒弑奪攘之禍未有不以利入之耽耽逐逐相尋于敗亾而不悟此
傳直剖析義利根原所以杜亾國敗家之本不專爲一鄭而發蓋說
着修睦着王便是義舉義則自無損人益巳之事何至於挑釁速禍
是乃平也設有一毫徇利之心以利之所在而平便以利之所不在
而不平其流之弊可勝言哉吾戒意須極力發揮加盟宿等股只叙
起納成之由雖不出祊防亦照破如單
輸平　歸祊入　郜防
由後事皆以利往來全無些義見得今日是以利相結非謂今日之
平即以二事許魯也不可復於二享上尋話

歸祊入　伐宋　郜防　同
輸平　盟幽
以修睦之義講起如傳倒
寗毋　新城
重主字是諸侯修睦本意然須以利交照點隱隱關合得綿裏藏針
之妙舊出葵丘踐土以明王禁獎王室爲主
合盟柯
舊云正之以義酌之以時愚謂求成而以利則所主之非其道極亾
國敗家之禍平怨而易世則所報之非其時釋不共戴天之讐纔是
兩傳的穴

合盟貫　平固所善以利相結則貶盟雖所惡而義之著則許
歸祊入　郜防　伐楚次　江黃伐　合陽穀傳
歸祊入　郜防　會虢　取鄟　合展輿傳
歸祊入　郜防　入鄭　執聘　合三軍傳
秋七月
傳中理字對事字看雖無事而理自具不備書時不足以見天德不
又書月不足以見君子之行德德隱而難知故觀天之德以時觀王
之德以月張弛之不可膠呼吸之不相襲實具效法之資非徒以
備天行之數也作文勿粘秋字　春令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夏令贊
傑遂良行爵出祿秋令選士厲兵誅暴刑亂冬令固封備邊命將講

武亦順時中箇非拘定某時行某政耳

合家父聘　天人一理周易　君相一心虞史

合六月雨　天人之理　君國子民之道

合不告月　德不可闕　禮不可廢

合無氷　大易之乾西郊之迹　洪範之庶徵北陸之藏

取長葛

凡陰陽報應之說皆王法淪斁無聊之極思葢王法所以維天理于不墜者乃至天子不及問方伯不能討使世界容此恃強怙惡逆天不道之人乎傳云其罪著矣曰不善之積著矣又曰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一唱三歎無限感慨緊接以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終歸諸天理之不誣使人悲憤欲涕復使人毛骨俱竦加伐取等比完全一箇積字始終忌馮念之積圍取事之積

叔姬婦

志其失非貶叔姬只謹禮于微之意賢而得書一段另講𢈔有兩書法

履綸逆　叔姬歸

中丘

此傳通一經養民而發養字與勞力相對唯上有愛民之主民始以其力遂其生因以其生復其性就中自有次第正見得民力之當重卽義也人君不知此義亦安所覓心哉唯義可裁主心而使節亦可提主心而使醒須說得十分懷惻

城向　城邢

全要發得聖人以勞民爲重意透貼雖字口氣急繳本股

中丘　築郿

一創始便有許多更張雖完舊也有一番騷擾只以四字體貼而勞民之景宛然在目

築郎囿　城成周

以創始完舊點過復以時義分貼城于冬之時昭子猶以勤民爲戒城王之邑士彌年猶以量度計議爲兢兢

城邢　楚丘　城成周　墮郈費　加緜蕞同

小註云存三國以興繼絕城成周以尊王室墮二邑以弱私家俱役之合義

合咸丘　水昏龍見之塲寓勞于佚　掩禽合圍之禁寓殺于生

合浚洙　立君以養民爲先　固國以保民爲本

合昌間　養非立君之心　教非訓民之本

年聘

曰僖公母弟又曰僖公私於同母母弟之義須要發明寵愛重在乎巳施及其子數句正是寵愛之禍葢聖人因他寵愛不能結果故有此論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須重發看來此傳不是責僖卻是惜僖誰無兄弟可慨千古

午聘　語盟　鍼奔　辰奔

絕偏繫之私二句不平絕其私正所以篤於義重垂訓上發

公伐邾

此題只如傳辨論成文而魯之罪自見不必着斷罪語加盟蔑邾鄭

伐同

遂伐楚　合邑伐　加次陘卽執[illegible]人伯

玩傳非字語氣不是說有言可執有罪可討的好則此題當從伐楚

伐陳二比跌出皆字意來不然恐顧奴先王

伐凡伯

伐國非兵少所能曰伐見其以徒衆只解事寔罪凡伯提起卽就以

歸易詞轉到衛之失職

八年　歸祊入

傳首至未許也敘鄭以祊易許之顛末周制至邑矣原魯鄭所以有

祊許爲王室特恩而二國未可輕以與人用是見鄭等語斷鄭罪其

言我入祊以下責魯祊非我有起下文不可強入之句勿摹拙書法

歸祊

此題須擒心字無君無親乃誅心之論用是見三字不可放過葢此

心一日不忘君親則一日不忘君所賜親所受之特典有逆料不復

時廵之心則有弁髦其君之心有薄視湯沐無用之心則必有土梗

其祖先之心無書法

入祊

唯祊非我有故義不可入強是強義只就義不可三字上虛描不必

扭上無君親意

輸平　歸祊入　假許

此以傳首一段搭宜如傳將數比叙明卽倒歸祊斷罪葢輸平者歸

祊之始謀而假許者歸祊之成筭今日祊之歸所以踐前言而要後

利也無書法

輸平　歸祊　上比只作叙事照單股作

歸祊入　假許

無輸平便與假許傳通矣王合兩傳心字顯然以無君親作眼去入

祊同

入祊　假許

自鄭之君親而論則祊之入於我爲不順自我之君親而論則許之

易於我爲大惡

合以四國伐　以地相與司徒職方氏形方氏　以兵相用司馬旅賁氏虎賁氏

瓦屋

此題須融會傳意描寫盟誓自來流弊見得不可不謹謹始非謹參

盟之始因參盟而謹其盟之始也玩一其字便見巷始字正對數箇

然後字及至是字而言安得錯認爲尋常謹始之說乎聖人之心未

嘗以薄待天下那見得今日人之心便不同於未施敬未施信之人

心一箇大道爲公而司盟便可無設故於參盟而書曰使一於言盟
之日而即謹豈其仍有此日乎欲無此日必無此日以前之盟然後
可勿粘定瓦屋死講

瓦屋　胥命　蕭魚

此題宜從後人想出聖人意思立論如云見參盟則謹之見相命者
則善之見以信待人而不疑者則美之變周制乃承謹字善字美字
總只一箇不欲盟凡此類句可玩

胥命　蕭魚

總以公世意起講善美處須像足謹參盟句勿涉于合

合入様　志大公而謹參盟　傷小康而戒設險

浮來

隱公有國而讓桓屈千乘以盟莒都是退一步見識却不知于國體
所損最大傳中本易之謙以斷其失禮明老子之術不可以爲國也
立論關係不小須於言外理會

葵丘　叔弓如晉　昭二

齊桓無忘下拜叔弓無跋爲賓謙光意亦在君臣之分上看出

合會蜀　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　以中國諸侯下與夷狄之大夫會　易曰謙光　書言有恐

無駭卒傳　入極　蔑如　仲字　會號　齊謚　軼聘　士官

城成周　韓邑　易曼多侵　鄖邑

以占者置卿云　云起即以無駭未世貼近古講數語傳中四箇或字

正是無不賜之族須以先王之禮亾大發番戒意

入極　三卿伐莒　易盟　拆戰　筆同

未賜族自合稱名已賜族自當稱族無書法但即此見得春秋之初
猶爲近古其後先王之禮亾矣非始幸其存而終惜其廢也

九年　震電雨雪

作文要發明于天人相感之際三句而精神尤在聖人所書之意意
字上陽失節而陰氣縱唯君不能制臣則臣反欲制君曰人爲感又
曰天人相感蓋感在人而天爲應然應在人而天又爲感此際有眞
消息在

城郎

譏會意只爲非時而妨農務又當分財用一段甚言民不可妄用之
意此題全在意字上發他與民漠不相關的情景

中丘　城郎　城費　墮郈費

墮股不重只驗其非制也敘起總發無愛養斯民之意時制不必太
開

城郎　城費　城成周　士彌牟

會防

周官行人一段通論一經之例左傳稱宋公以下只辨左氏所稱之
非宜如傳辨駁成文然傳云始則私相會爲謀于防必擒始字着眼
纔不落假命活套

會防　召陵

召陵服須安頓得好召陵之仗義責楚未嘗非王事也然終以無命爲恨如左氏所云則宋負不王之罪無異于楚而鄭有奉命之義反勝於桓何春秋之無異文哉

會防　中丘　伐宋　敗菅　取郜防

始則中則終則六字不閑謂自始至終都是私耳雖有三段要在會防上領出方妙不可以會伐並提

合楚丘　私會不異文　專封無美諷

十年　中丘

卽今日師期上以辨會防之非王事若果有王事則天下諸侯將不期而集何至會聚之後猶慮不協而有師期之定哉勿涉盟鄧上

會伐宋

此題泛說兵柄下移泊然無味玩傳始而今而始猶屬請今則先期有日異月不同之勢全從前傳翻斷說得洞心駭目國雖欲制之其將能乎謂及今之不罷兵權指後日言加會伐鄭同

敗菅　取郜防

看來詐戰曰敗是事寔書法只提起倒郜防作不妨

取郜防

以取邑之爲惡宜在所隱然尚有滅國之惡在使取邑而諱將何以廸于滅國者故不得不從小惡之例而直書非以取邑爲小惡也與廸不諱書法如傳辨斷加三取就聖人書法上發如單

敗菅　戰泓

旹陣曰戰兩人俱有罪詐戰曰敗只敗之者有罪二句原無大味且經中此類甚多須知詐戰只可用本比旹陣唯戰泓有據姑存之

宋衛入鄭

卽此便可說駐師于郊多方以悮之彼筭定宋殤必來報復故示之隙以誘之又料其不敢久在鄭必趨利於小國故潛伏於郊以待之而宋衛俱墮其術中矣

伐戴取

用奇非便是殘民料莊之奇勝特破或疑力不能取戴必兼三國之

非殘民之甚在兼取看出須將已圍而後乘其斃處描寫盡情加克段四國伐入許從王伐倒單

新城　雞父　换本比

什倍則圍之伍倍則攻之正與以寡覆相反雖以奇正立論亦須得王客意

齊鄭入郕

傳卽程氏之言以辨左氏之非據經書入斷其非討違命是從書法悟經旨但根伐宋說來知伐宋之非王命則知入郕之非討違王命猶未透傳旨加會防（王臣不行）伐宋（王師不出）只辨其爲私忿倒單

滕薛朝

傳首通論一經諸侯相朝之事只將魯事一驗且列國以下正責修
朝聘者相字就列國交相說此責滕薛不特言以下專責魯非天子
不旅見諸侯即申明旅見之意亦以見志荒對偃然受之言作此題
須有低回感慨之致二書法最要分曉
滕薛朝　穀鄧朝　如晉復　如晉復
全要搴魯以見列國發感慨時事意
年聘　年聘　邾朝　邾朝
最可恨者述職之缺而私自為朝聘要得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
譏意
杞子朝　韓起聘同

合會向　旅見金使
合白狄　大公井天子不旅見諸侯　大防夷狄於天子世一見
穀鄧朝　二傷伐　會號　至河復　不報不納以意以勢
時來入許
伐許雖鄭志而入許則公寔欲之以酬其祊邑之惠將書法辨䢖即
就魯志而斷其惡之大只罪其不臣未透從前說來方與積字相合
此傳就隱公根苗直說到結果處勿將等閒看過單入許同但須貼
今又口氣
時來
拿定志字極力形容而罪自見勿着斷罪語須說透鄭莊心事端和

云要之會則必從要之伐則必克分必從之力于入而專必克之利
于我可謂要言不煩
入祊　郜防　假許　去假許即輸平傳　去郜防王合
假許雖在桓公時然隱業已許之矣罪其無人臣之禮
入祊　入許
如此出以取地兼國分不得倒本股
時來　入許　會番　盟穢
上以鄭志䢖倒魯之稔惡下以魯志䢖倒鄭之黨惡
總傳　春王正月　墮郈費　國書伐　冉求有功魯欲用孔子不果退而刪述六經
以加王于正為聖人大一統下二比俱一統內事蓋政出多門道有

二致皆非所以大一統也去首比仍以一統意發若只說國政道術
之歸一於王正月之義便無關
春王正月　墮郈費
聖經修而一統之義明聖道試而一統之義行
敗箕　胥臣引郤缺　適歷　荀躒黨季孫
傳中是論祭伯此係借比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當重發略以
事迹點綴
盟扈　范文子釋行父　會扈　范獻子黨意如
敗箕　盟扈　單就汲引一邊
汲引

小白入 鮑叔薦管仲 圍宋 御說蕭叔薦 秦人伐晉 子孟明薦

盈奔 向祁奚免叔 取鄴 叔孫趙孟請 滅潞 士伯請殺林、功并賞士伯 路之職亦同

良霄入 子駟欲攻子產子皮止之即授子產政

朋黨

茬丘 御鞶黨僑如 公圍成 梁丘據黨意如 鞅歸 韓魏為請復

奔救 鍼奔 春王 黃池

○桓公

元年

通論帝王不專指魯改元建號皆春秋以後事唯編年可久自後人見得如此非夫子特為此編年以示法

會垂

假許

只發明鄭伯圖許之志其罪自見勿涉黨惡意

隱其惡許其改二意總在假字上見宜以無君無親說明罪案而融會二書法意發之義莫大於君親見利忘義遂至棄君親不顧此心何等慘毒故曰篡弒之漸以是為國惡而隱之須委曲肖傳說出聖人惓惓愛義之心後段渾用望字未細傳只說許人改過不曾說望桓改過曰許人改便合着垂訓意言隨你無君無親恁般大惡你若肯改時聖人原許你改所以訓人之改過自新也加會垂作事寔加諸彷只照明加璧

假許 伐鄭次鄶 易滅下陽 伐鮮虞

全是借題發傳以假許起鄭黠入伐次要見必至奪攘後歷與推之天下國家可行意非判然兩開

伐鄭次鄶 墮郈費

亦不宜坐寔講破云兩觀正義之效而知利之不可放矣

合盍來 許其遷善之有機 彰其去惡之不吝

盟越

稱及只作事寔須就魯志中發出罪鄭方有味 因此一盟後人更不問其弒君之罪所以為定位也收無俟貶絕

二年 及孔父

據今日之處命不渝以賢父而所以賢之意全在平日能為有無上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見其能為有無觀凡亂臣賊子以下一段可見先剪其所忌及欲字憚字俱有力示後世人主三句要重發

合歸鄗 臣道 婦道

合哀奔 賢其能 貴其智

滕朝

此傳只就一箇降滕上雜引諸說翻駁到底乃發明聖人一部春秋知我罪我根由開口云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後應之以春秋天子之事又曰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結句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天討王法都在聖人進退之中有德無位云云煞有關

鐵不得等閒放過加滕薛朝只照書法再加黜予翰〈襄六〉照綜春秋不

復釋侯

合戕虎 王法 君道

兩傳俱有名寔字

合楚子伐鄭 禮之先兆 兵之適至

合荊聘 帝王之法 天地之心

合歸田 立法不嫌於自專 紀績不嫌於自敘

合獲麟 帝王之法 帝王之瑞

會稷

只特書所爲書法爲賂故三字最緊要以賂故立華氏爲相其罪浮

麟指殲 卷一 桓公 三十二 二八七

于不討而黨之者故曰甚矣又曰極矣猶爲有隱乎爾言說不盡惡

處正以極言其惡非書法

取郜鼎

重明示百官上公子牙云云勿輕放過垂戒意須痛發之直戳其事

謹書其日並收加季歸遂如適歷只帶後

杞朝

此傳非爲紀立出案乃爲朝桓者立入案也紀侯之得免於貶正見

朝桓者之不免於貶以王與諸侯爲案翻出恕杞之意方有情

滕朝 糾聘

合如紀 原情 誅意

合厥貉 志非黨惡 志在從夷

會鄧

此傳是從懼楚上說出所以可懼之意始宇對其後言聖人益傷之

非傷其後來之結局正傷他今日之失策也大抵纔說會盟便有個

離合通一經中彼離此合不知多少事迹中間各有好歹如鄧之會

亦是合但不知本此云云便是夷盛夏衰之由由字根道字來安中

夏正所以待四夷而安中夏待四夷之道必本於天理信義原一套

話

陽穀 夾谷

荊楚雖大何懼句此題借來反呼有情景且能擊得會鄧醒二比正

麟指殲 卷一 桓公 三十三 二六

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句文中須得此意不可實講事迹

會鄧 北杏 盟齊 踐土 易盟 戲

此題本傳末會盟離合數句發盛衰四股俱有自治之得失乃盛衰

之由其故不在夷之強弱大小也觀聖人予奪之意可知惟中國之

自治而已

北杏 盟齊 蕭魚 會申

盛衰之故爭齊桓晉悼之有無只重一箇自治

厥貉 新城 會宋 會虢

只以春秋意思上立論就抑揚予奪之間寓安中夏待四夷之道見

中國之不可一日不合夷狄之不可一日不離而盛之機常在中夏

衰之勢常在夷狄乃不失春秋之旨耳。

城邢　楚丘　緣陵　椒聘　術聘　札聘　以安中夏待四夷出

合北杏　始懼楚世道。始戴齊王道。

合楚人伐鄭　始懼。受強。

合陽穀　懼外。謀外。

合盟齊　始懼楚其後云云　楚始與中國盟後二年云云

合舒蓼　安待之道。攘却之謀。

要扼傳中其後字與是時字

合會宋　循天理惇信義、畏簡書畜撻伐。

兩邊俱有夷夏盛衰之由破云觀懼夷媚夷之好知中國所由衰矣

麟指嚴　卷一　桓公　三十四　三四六

合盟蜀　懼夷　宗夷

荊楚雖大何畏焉是兩傳得力語下以任仁賢修政事對

合盟宋　傷懼外之非道。傷交見之失策。

合長岸　夷夏盛衰之由。本末強弱之由。

上重在自治循天理惇信義是其大者而地之大小力之強弱不敢

焉下重在得賢去讒遠貨乃最先者而廣土衆民不足恃也。

合二零　循天理惇信義荊楚雖大何畏焉。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

合黃池　安內即所以待外。鄧甥之謀圖、治內即所以禦外。薔褐之智計、

俱在聖人意思上發須體認安字治字無限精神。

盟唐至

桓公弒君而立至同惡也正聖人所以危之之意全是托此以傷中

國若真屬望於戎豈不癡絕然鍾情至十分真切處每類于癡要得

無限幾幸無限躊躇光景

新城至夏出冬還　黑壤至　止公　重丘至　薰杍

侵蔡至六月出八月歸　踐土至夏出春歸　俱有夷狄之有君云云

合辰陵

合吳救陳

合兩傳居夷浮海意文中須得夫子感慨有激討賊恤患一片牢騷

熱腸

三年胥命

麟指嚴　卷一　桓公　三十五　二八三

有能字豈不獨字最有遠神然亦是無聊之極思着一實語便呆信

字對私字說全在古者與人情中間較量出好處傳末以信易食一

段乃以足善之之意不可遺

合葵丘　信論特起胥命、咸論再言葵丘

合召陵　荀卿、楊子

獨爲近正庶幾王事都於春秋時論

有年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合宋人圍曹　發天道之微　發人心之隱

四年

狩郎

微指不地言對上戎祀大事事有微德便不論微蓋王德之虧全在
舉心動念與斯民切切相關處如何容得一絲掛漏
滅譚　河陽
須從國之大事影出不地之爲微欲全王德者決不以其微而可忽
狩郎　大閱
須要見害及于民不但譏其不地不時而已不地則害百姓　𨽻圃之物不時則傷百姓耕穫之功
合無氷　全王德　備王事
全屬聖人意上發揮對民物故曰王德對觀變察幾故曰王事
合仲幾　謹微　謹礼

兩傳每字勿說煞凡聖人之致謹皆此類也每於人所易忽之處每於亂所未形之初正全王德熄禍亂之關頭
糾聘
失天職正咎宰之不能詔王以定典之人而自亂之故曰亂首咺賵一段因糾之兼稱爵故說出其任重見稱名爲責之深非另一意
糾聘　榮叔
始既貶宰終又譏王所以發明亂賊之不可獎者義無不至也故曰其義備矣此句須重發
咺賵　糾聘
已封未封亦就書官稱爵上料之要說得活俱重書名不然豈嫡妾
君臣之倫有所輕重而差等其罪哉
五年　如紀
此題以志僭爲案以修經以下爲斷近有專主下半傳曰必存此之如使人知後此紀侯之去齊避滅之反落空了加大去同
如紀　城邢
合遷三邑
既懷詐諼以謀之又用大衆以迫之總一事不必板對兩傳俱有興滅繼絕
合叔弓會陳　劉敞誅意　穀梁存陳
在聖人意思上發兩邊須提明得書于策之由轉下存而弗削俱以

興繼爲案
合河陽　以大事小者誅其意　劉敞　以下致上者原其情　啖助
城邢　同圍齊　亦與於典滅繼滅之義　亦與於誅暴禁亂之兵　合升陘傳
須粘二本傳意發纔好轉到畏字上去
仍叔聘
此傳在公私上辨論而狥大臣私意一狥字正不能公選之病書法重之子玩傳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又施及童穉併用其子弟之弱句不時喚醒及周衰一段發政由是敗之意作文全要體認此旨須一眼見萬世大臣通弊禍亂胚胎入主所當省意若泛說不當世官於題何謂

季子歸 任賢 令狐 使能 陽子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以盾將中軍

遂如齊　歸父弁　取鄆　舍至 易敗箕書敉同

只平平發透傳意不可倒書法亦不可予奪之用人就云不以父與世棄之亦不是聖人不疑不廢謂道理當如此耳須以公選意起後將父世黜破方有力

父故

敗箕 卻缺父 卻芮　夏伐陳 子惠父 子夏

世故

書敉　侵蔡　鄢陵 氏皆欒　句聘　欒聘 氏皆士　新城　會號 皆趙氏 按欒氏士氏趙氏皆世祿之家有出雙此只父子相承如僖伯哀伯祈奚祁午趙鞅趙武之類但不成題

城濮 趙衰　令狐 趙盾　甲氏 士會　鄢陵 士燮

世相世將替伊陟二句重在象賢世美上所以復相掌兵非以褒之子而相之會之子而將之也

會號 祁奚 祁午　缺伐衛 王生 鳥　易季歸句又同

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主惟其公而已矣句發

晉秦圍鄭 不可屬之武　城杞 絳縣老人　主賢者退處不已

合季歸 不狥大臣之私伊陟云云 不絲宗親之故堯親九族云云

不重仍叔季子須以兩傳末國家治亂意重發

合稅畝 廢官人之法 廢取民之制

並兩傳番戒意發上云戒後世人主欲無敗亂其國家必使公道日行不然小人得政賢者退處則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下云欲守成法而不變必去華就實無虛內事外不然作法于貪弊將安極即至于二猶不足矣

▲祭伯 貴故　盟洮 賤故　歸父 父故　舍至 世故　合盟洮稱

從王伐鄭

三剛軍政之本句總括三段意君行臣從不是予陳蔡之從存防只論其理該如是爾

大雩

此題須體性命之文將諸侯不得祭天地一段重發蓋當時視祭祀為虛文故侈僭以為美觀聖人灼見格天人通祖考只在一點精誠

一毫矯假不得此因事而書無有精義在故曰性命之文　加郊禘比同

吉禘　四卜郊

以享親享帝略分點明因事而書亦以諸侯一段意透發

合襄歸 性命之文 禮 性命之理 義

人只曉春秋之書屬詞比事而止而不知其托根於性命故行之則為禮筆之則為文細勘之則為義利之辨而精研之直以為聖人之性命須扼明此義治國如指掌其說行而天下自定矣句從來無性命外之鬼神故無性命外之祇事亦無性命外之天下故無性命外之治平可稱千古了義

如曹

此題以度其國危遂不復爲察度字須玩味以公之爵位至隆反覆慨歎纍然弗克振拔有傷之之意無斷罪語録本意帶後　加寔來

同

葵丘　曹南　凡有周公宋公字面俱可易

兩項俱周制非聖人特加之稱天子王者字様最重

葵丘　曹南　河陽　錫命　合賜命傳

兩本傳須得一二語點破因州公稱公見稱公之例不同有以云云一則以其近于王一則以其出于王也因錫命稱子見一人之號不一于其云云或以其法之勝或以其恩之勝也

六年　寔來

正名二句最重正名兼名不名二項所以處寓公之禮即係于此自取事依傳或字活點須知此題全在商度夫子所以待州公上發正名意直斷州公便無味傳末勸戒意帶發

石門　寔來　滅邢

以諸侯不生名起例略分總發正名經世之本二句

寔來　獻舞　譚　弦　温　曹陽　郣益

以托國之禮如傳辨起隨以失國不同春秋所以待之者亦異大發勸戒意勿泥題次

石門　寔來　譚奔　加弦温同

自取邊只出本股倒單以石門辨起譚股比斷

寔來　譚奔　滅遂　殲遂

以兩末勸戒意合要發善惡強弱

寔來　譚奔　滅邢　滅夔

以失地滅同姓則名句起上辨自取異於不幸下辨中國異于夷狄

大閱

不時內不可脫獨詳三時意厲農二字正生於此講失政中要依傳串入如云魯之借禮舊矣顧其所以奪農時而爲此者何汲汲若是哉未兩桑土句正與豫字相應須透發

合追戎　備敵　曝敵

合告糴　厲農失政　急病讓夷

合蒐紅　詩戒未雨弛政　易戒履霜縱權

合昌間　先王寓軍政于四時訓民禦暴其備豫　古者講武事于農隙納民軌物其本主

同生

傳以帝王之道立論見與子必定於立嫡而立嫡必定於始生始生之義最重惟始生即定則國本有在而庶孽無可奪之所以定民志而室亂源乃與子之法也始生自然未誓非削之此聖人借魯事以垂訓

同生　札聘

只借股以明禪繼之法讀文氣有墜重可繼意在

四國伐鄭 忌突 陽生入 立荼
如宋穆之與殤夫非務曰禪讓而其後如斤始知與賢貴在得人若
與子則定于立嫡不然其不爲景之亂齊者無幾
盟宿 武 遇清 令狐
宣公禪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
不若女晉襄以靈屬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惟子之怨
同生 會首止
以與子定於立嫡分一國天下作
合下陽 正本以防配嫡明天下之達禮 設守以待暴客挈裘世之小喫
同生 札聘 取郜 仲幾 酌禪總 參文質

紀朝
此題雖是傷其失所主亦要見紀之自爲謀者未善蓋請王命極是
一箇大題目如所主之人非其人何公告不能四字饒情景不能自
請而求援於人已爲失策又主之以弑逆之人則求榮反以得辱求
成乃以速敗矣
鄭逃 乞盟 孫齊 軌庚
鄭不聽孔叔失親之戒齊不聽子家無信之言
鄭逃 侵蔡 取郕 圍蔡 合戰紀傳
七年 咸丘
須知帝王好生與浮屠放生是同是別惟心之能推即日尋于殺之
途而何傷殺機之中于心便自不可救藥作文只以此意發得懇切
而焚林而田者其失自見
合甲氏 易禮 伯俞宣王
穀鄧朝
舊以越國踰境自遠來朝兩邊俱在遠上發揮曰旣嚴黨惡之誅又
絕用刑之望看來前半傳題意已足後段只於四年七年發明不必
混入名二君者人道之所以立去二時者天道之所以彰書法雖有
兩般只是一箇惓惓討賊意更覺痛快直截加石門秋七月只發例
耙
會城濮 盟踐土 上此武齊人伐衛

要見命討不可偏廢意又須緊貼天道方與去秋冬相關易朔弃小
邾朝同
糾聘 穀鄧
滕朝 穀鄧 邾牟葛 會邑 執意如 召陵侵 合例歌傳
八年 巳卯烝
玩傳首以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悶祀見春秋用
周正紀事纔轉到穀梁之誤末總結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
也則周正一段不可撇開實講瀆禮非即以合時提過例在爲再烝
見瀆書句亦無味且不似傳文呼應口氣 加丁丑烝只照書法
狩郎 巳卯烝

巡狩烝享原泛論商周之制郎此以見其自夏而所書春正月者乃
周之正月也須如此剔出

家父聘

此從學者討出聖人義意來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蓋王之責只
在任相相之責只在匡君如元首股肱相與以有成而不得他誘此
聖人示法之意若實講則涉糾聘矣論相意未亦不可遺

糾聘　家父　榮叔

以君相為一心下着一故字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下又着一故字
正見宰相與君皆關天下治亂邪正而論相之不可忽

合戰郎　重相責。一將權。

合大棘敗　君相一心。師將一體。

糾聘　家父　三不雨　六月雨　人主之職在於論相。君國之道在於子民。

糾聘　家父　首止　葵丘　責相尊君。

糾聘　家父　秦人伐　晉侯伐　宰相不可以在之自此虞史、賢者不可以常人自待。秦誓

丁丑烝

貶只在今日之烝但必再書而後見耳非謂前貶而後亦貶也要在
春秋之文上發

伐凡伯　己卯烝　丁丑烝

兩有字之類字須體玩只以學者觀聖人書法上看

祭公逆

只重不稱使一意遂字作事寔禮天子婚使大夫謀婚於同姓諸侯
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

祭公逆　劉夏逆

下比只證明使卿逆公監之為禮之正見今日之祭公郎後日之單
靖公也但可於卿逆之時使監臨其事耳乃謀婚而遽使之失其節
矣何惟乎專行不報不監卿逆而身自逆之也哉故不稱使書法

九年　姜歸

借季姜以化天下見得歸道之當執如此耳正始之道始於來歸王
化之基基於閨門有二意

逆后　姜歸

須體同一后也自逆者云云自歸者云云此意要發得透得力處從
天王所命從父母所子上想出十分光景

合首止　婦道。臣道。

逆后　姜歸　河陽　錫命

上見作配五位而六宮之主有常尊推恩九嬪而一人之側無常御
下見居重馭輕而禮樂征伐所自出居高聽卑而休養生息無餘恩
俱在稱謂上想出

射姑朝

責其父子皆以宗社為重須渾發之大位奸之竊一段因射姑之事

而論儲副之不可輕推開說

盟洮　盟戚　雞澤　會申

陳欵序曹伯之下宋成序齊侯之下巳誓下君一等齊光繼邾子之後宋子繼許男之後未誓繼子男

甯毋　盟洮

鄭伯使世子華通王貢陳宣使世子欵通王室要見必王事不敢後耳全要跌出何急於朝桓意

十年　桃丘弗遇

胡氏恐人疑弗者遷詞未必是惡他故把後兩書法證之蓋觀中變後之事皆貶則今日之貶其中變可知若變得好聖人亦不拘小信

矣通以翻駁成文爲高不宜以惡失信捉住死講加戰郎惡曹同

戰郎

此題不在不知類着脚兵凶戰危一段見非誅暴禁亂等事皆可以巳三國之兵乃不爲此用而爲彼用哉必誅而不以聽說得甚狠還是汲汲誅討意若但責他遲忿何至比之四國伐鄭之例書來戰正是以三國爲主首齊帶收加四國伐鄭等比同

同圍齊　大鹵

舊以不得巳總承玩應字則不得巳句只頂敵加于巳說指月以下文悖道縱欲反誅暴禁亂得巳不巳而先之反不得巳而應之不宜沿襲混用　匡解出河曲圍彭城比

盟趡　會稷

四國伐鄭　戰郎

體傳猶字串作重討桓上纔與州吁緊貼齊鄭罪只一樣與宋衛不同但據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則鄭無齊而不行猶吁無殤而不動也

十年　惡曹

斷惡曹之罪全要根戰郎來如云惡曹之盟而非三國之君也我不可知夫郎三國之君也則其所以戰于郎者既不以道而爲私忿小忿矣私忿小忿豈結焉而不可解爲私忿小忿而樹的黨豈膠焉而不可散而又爲此盟也結字固字重洗發不以道不必粘討桓意加

戰郎同

執祭仲

庇身保君緊根事權重來言可以制鄭而不必聽宋也突之書名證其廢置由仲之實正所以明仲罪立非所立卽不能使其君保安富云云勿以廢置平看

祭仲　突歸　忽奔

此題他人以罪仲爲主以立突廢忽爲案北虞先生却以仲書字爲主以突之書名云云竟挽入正講作祭仲罪案看傳何等分明

突歸　忽奔

孔父　祭仲

雖照傳問起倒畢輕重權衡意須發透

突歸

絕之以父子言不當立以嫡庶言玩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即繼之以小白云云蓋小白亦不稱公子但小白繫國突不繫國於此辨倡順逆出來可見內無承上無稟例不得稱公子其斷罪只不繫國一書法歸易辭作事實依傳用在後辨其非順更有味

突歸　小白入

突歸易　忽歸順　許叔入難　朔入逆

忽奔

須本分正上發不能君意傳引子產一段爲詩人刺忽之無援而發

故結云亦待大國之助乎總明其自取欲人自強於爲善意未要發正是不待大國之援

執仲　忽奔　伐陳　會號

只說明子產之不待助而仲忽之自取自明

忽奔　會號　倒單

伐陳　會號　易盟平丘主爭承　易會平丘主問聊乞立俱當晉

自立自字十分有味以鄭削總起要描寫變其常度意馳詞執禮是當晉楚時事迹禮固自立之本也志士仁人宜重發

盟戲　蕭魚　溴梁　澶淵

晉人徵朝于鄭子產馳詞對之原于戲蕭魚之役以昭歲事之勤述溴梁澶淵之盟以數在庭之敬四比只輕點總發能自立意

會號　歸田　強郕　顓希　合行父如傳

會號　圍蔡　申包胥　合殲逆傳

楚丘衛文公　會號　合至晉傳

伐楚　戰韓　伐陳　會號　合三國伐宋傳

齊自胥仲得政他日子產相焉皆得力語

召陵　會葵丘　會號　盟平丘　換比易忘

伐陳　會號　郎圍　舍至　合舍至傳

伐陳　會號　夾谷　墮費　子產之當晉楚　孔子之變齊魯

伐陳　會號　墮郈　墮費　執禮馳詞　以禮爲國

伐鄭　蕭魚　伐陳　會號　臣之能執禮　君之善用謀

按上二比宜易伐鄭盟戲楚子伐鄭則合蕭魚傳十二

伐陳　會號　雞父　柏舉　合長岸傳

上以五伯侵削引起下以戰勝諸侯引起

一盟四會

全在屢數字着眼方不泛須知聖人不是惡其離叛直惡其盟會也于以見自聖人皆存而不削句看出加武父戰宋敘處就將離叛證明發不足恃意方醒

盟折

只出一盟雖不見得屢亦要含蓄下文收存而不削書法削其一即

不見其盟之屢矣柔書名蔡叔書字不必用

十二年 武父

武父乃前會盟後戰伐中間一關節比事以觀盟不足恃而聖人志大公之意可知然據此以發盟會不足恃意非實責魯宋之叛離也

伐宋戰

既書伐宋句只爲戰于宋句而發惟可伐而不能伐正見得二國之不能治人合二書法總描爲得玩傳三箇者字及宋也魯桓也鄭突也便見一般人無賢不肖了加會稷郜鼎等比只作事寔

郜鼎 突歸

全要發無諸巳然後可以非諸人二國自處于不正便非聲罪之人

矣

齊人伐衛 取須句

奉命討罪專命存小以用賢治不肖二句搭要發春秋之義跌出故字來

戰郎 敗宋

皆非以主及客之例跙著罪于客來往二字須透發若曰不當來而來來之者之罪也云云兩是也有味蓋魯固可討而所以討之者非其故宋固可伐而所以伐之者非其人

十三年 戰紀

着眼全在彼爲無道句彼爲無道加兵于巳則其直在我即德之所

當度而不患引責之無其事辨論之無其文故曰必有猶不得免只有固守一着而上訴下告之能伸曰其必有伸之者矣亦根彼之無道全要相時做去是即自治之真精神自治之實道理奈何憤然一戰以疆場宗社爲吾逞忿之資哉曰省德相時自治之意推開說勿粘紀死講

完盟 滅黃 北鄙 同圍齊 去死守此便是彭衙傳

全以紀爲主而借列國代他籌畫亦根彼之無道說來引咎責躬不定法我之有罪即徵詞中事猶不得免句亦要體貼憤然與戰輕與齊戰正此題對症不可一步放鬆

侵蔡獲 貞伐鄭 柏舉 圍蔡

此不是說勝與滅相乘機括全是不能省德相時憤然與戰而僥倖于一勝未有不以之基禍者小國大國字亦須醒豁

合鄢陵

以大小內外字作眼俱是倖勝帶取禍以示戒

合彭衙

二傳俱有引咎三項宜總用起見不論小國大國待敵之道皆當如此耳上重憤然與戰下重遽然興師

十四年 無氷

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云云周官陵人之職云云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須老實寫出經邦一段始見無氷之當書要玩一察字

夏五

其自言其語人皆引以證聖心之慎世或以私意云云是說經者自
家意思亦要發

春王正月　夏五

其義其事通一經而言卽此以見作經之大意不可專就二股說

語盟

來盟只作事寔寵愛指平日言非友于之義葢寵愛過甚則其後汰
侈反有不能全其弟者須知宜親而親為恩宜制而制為義義正所
以善其恩也

高子　屈完

直就不稱使上發權非權宜之權全要在影出稱使之為前定來

許叔　蔡季　高子　屈完

如此題既無意味且輕重不倫全就書法上相形

御廪災

示重本之意亦就書法上看加新作門觀只順題倒單

山戎　築郎　合陸渾傳

乙亥嘗

禮字將來作領袖事與心亦要體貼秋嘗以物成薦新為義周官每
戒期卜日而享

以四國伐鄭

兵統於天子天子以其所自統者用之諸侯以天子之所統者為天
子用之敢私用之二句兼宋與四國說私字對巳意二字敢字亦不
隔當極力剔之卽此便是大亂之道非落一層加伐齊柏舉總叙同
單三忩字要玩正私之實

合會曹伐　以弱假強以小先大　大司馬九伐　大宗伯九儀

二傳俱有意字俱重杜亂上發

十五年　求車

傳意重在王者有求四字葢上好則下必甚必至奪攘而後厭兵刑
從此起矣惟儉德可風使定志安分而無求自然無弑奪之禍不然
侈心動而莫為之制未有不至於淪亡者此傳議論甚大觀春秋所

書云云須重發

甯母　通王貢　黃父　輸王粟

全要發不至有求不至來求意於兩股事迹無干

盟扈　文十五　受齊賂　會扈　文十七　受宋賂　召召陵侵　荀寅　樂祁　范鞅

利國利家要形容皇皇惟恐不足意俱本天子有求來只盟扈樂祁
同勿錯認朝歌傳

突奔

自取只體貼君實有國而出於臣語意虛影　正而天下之事
理句要玩

忽復歸

此傳總是傷他不能立惟君位已亡故爲既絕而復歸二書法原一
意
忽歸　咺歸
只借以明諸侯大夫之義兩邊事迹不重
同生　盟折　無駭同
世國不世官就中發出可復不可復意
許叔入
傳未聞可滅之罪句極重惟其無罪故可伸大義以直詞看孰能與
之爭勢何等容易惟大義不伸而乘亂竊入則進退觀望之際不勝
疑畏事本易自做得難了須發得難詞意透若徒責其非義不于勢

上看出難來便是逆詞矣加入許同
入櫟
作文全在書法上發聖人垂戒天下與來世見爲國者當謹于禮不
必責鄭莊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句極重
克段　入櫟　衛奔　比歸　墮郈費
孔子行乎季孫承衛楚事來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承孔子行乎季
孫來此題須叙事議論相夾而行將垂戒意重發
入櫟　奔衛　比歸　一
引衛楚事既以證上文謀國之誤又起下書法宜會傳血脉行文
衛奔　比歸　墮郈費

照故字口氣做下惟末大之必折故夫子云云要知雖聖人爲國亦
不能外禮也
衛奔　比歸　易會咸　楚子伐徐同
須看一必字要即二事以決理勢之必然不粘事實
入櫟　墮郈費
傳本引聖人之行事以證聖人之書法不必對
合下陽　設險　失險　易城虎牢同
兩邊俱要發得衰世意盛世大道爲公人我不虞有險也可無險也
可今則衰世也若無故設險則人便憑之若無故棄險則人便扼之
如之何而可故云云

衛奔　比歸　舍中軍　欒施奔　合會晁傳　謹禮　謹權
會袁伐
疑字最重疑于爲義未有不果于爲不義者疑果都在一時始字就
發念言督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與突無必是他發念之始
從向強弱上計較主意糊塗到底做下不義的事來日變者益輔正
是定理疑而與邪便是變了不可以會爲疑于義伐爲果于不義也
加忽歸突入同
忽歸　突入
須從分之邪正說到勢上來兩箇日字宜玩上見其當輔下見其不
當與

合會曹伐 以勢論人而不顧其義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

合納提菑 疑于爲義擿底勇于徙義長奴

會曹伐

只一易序便說到民志不定又曰亂之所由生蓋伐鄭原以納突此宋之意也諸侯之爭先者即逆趨宋意而承之其有躊躇不前猶是疑于義而爲奉公守正之機自宋之勸沮行而人心不定矣自宋之易序以勸易序以沮而人心益不定矣人心搖搖只有若趨若赴之精神更無能奉能守的功令成何體統成何世界故曰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須說得透頭

會曹

縮脚題須有含蓄見蔡之先衛乃儀位之一定非意可得而先後者

伐鄭 牛首 伐鄭 北林 會宋 會號

齊光先至故一長於滕薛再長於邾莒晉武少儒故一絀于子木再絀于子圍此題以禮制提起只發意不重事迹 易本股伐鄭 會號同

盟幽 許先滕滑 會淮 許先邢曹 會宋 子木先歃 黃池 夫差爭長同

新築 雞澤

以繁纓爲誘以欲殺魏絳爲阻亦借題發意後世有以字須有原委

合肆告 柰禮失刑

合刑丘 率人不以禮防微愛人不以德謹始

至伐鄭

曰以納突也又曰伐鄭以納突兩點突字有味見他非諸侯意非正也從此生來無王法恣爲不義只一意玩而奠之禁也有傷王法之不伸使逆黨得晏然歸國意

朔奔 寺五國伐衛傳

雖以王命爲主只重絕朔須含不可復入與諸侯不當納意

蔡季歸

舊以去與歸平玩傳仍以歸爲主以禮禮字即孔子進以禮之禮與汲汲乘亂爭國相反看或謂指奔喪說不知春秋非美其歸美其不遽歸也看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句自明意有屬則先去必待

獻舞已立而後歸串看總是不爭一意以道禮二字作眼劉敞四句略點勿分貼

合華元奔歸 始終以不爭爲心所以爲貴 劉敞 始終以計罪爲心所以爲正 蘇轍

合舍至 以道以禮以忠以禮

合履奔 去就之合宜進退之失正

○莊公

元年 同生 春王正月

如傳倒爲諸侯上未誓通即位以前言之

孫齊

嗣君夫人所出子斷毋獄故以爲難而恩輕義重是爲莊公說得母

之法全據書法斷之只收孫字

城楚丘　宋入圍曹　重本閑邪　合如苔傳

許穆夫人賦載馳宋襄公母賦河廣皆重聖人錄於國風意題面甚

整

逆王姬

築館

傳中本字是本始之本指命會時言益王命固不可辭而制命之非則可辭惟起初不會辭得所以今日知其不可亦無奈何有外館之築也知其不可只是袞麻非所以接弁冕若仇讎云云莊公未必念此但聖人之意則重復仇耳

榮叔錫

王姬歸

遷三邑

邑不言遷謂有遷國無遷邑也遷不言師謂遷國且不言師況遷邑也蓋凡遷皆力不敵不必用大衆今以師遷之可見紀民猶足與守云云須描出他一段廹逐光景滅即在遷上看出言紀國自此遂滅俱是紀實之詞不再貶是總論遷國邑話亦非書法加城邢當與繼

股

二年　伐餘丘

傳中得兵權即致亂之由不是二意邑而曰伐益張大其事若一國

然此是聖人特筆聖入深見後日子般之禍成季之不能正者皆由於今日之得兵權故特書伐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于般事就現成點出此傳乃垂戒意不拘拘責莊之委權

入杞　討不恭　伐邾　報升陘　會救鄭　禦范山

得權在擅兵兩世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上須總三役論之

合下陽　縱權棄險

合邢丘　征伐國之大權朝聘國之大典

幼主當新造之初若以為無事益至于云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即此而見亂之所由生故曰為戒遠英主當用命之時若以為可忽益至于云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由終而原弊之所自起故曰謹

其始

三年　溺伐衛

以鄙入

玩傳非人臣也何總就人臣之義論之重在存祀上原他見季承命下敵實出不得已雖有用地去國之嫌而其情則可矜也作文須體聖人看破紀季當時不得已衷腸故不書奔而不書名與於私逃有罪者分明從二書法想出不貶季意

庶其奔　鍼奔　牟夷奔　辰奔　各一比同

許叔　蔡季　鍼奔　辰奔

此只辨明不書名之非貶機括全在書名書字上逗出貶不貶意許

蔡亦須在去國上論其無罪

許叔　蔡季

一迫于齊鄭之勢一避乎獻舞之嫌故其去亦爲甚不得已稱字只還以諸矦兄弟之常例非予之也然此題只影照書法連無罪意亦輕

合城邢　奉命存祀原情　專命存小從權

次滑

此傳因穀梁有畏也一句發出一段議論後以一經紀兵之大例證之勿徒板板責莊畏字正與勇字相反見義不爲是傳者據今日之出師救紀斷他如此其實莊公非能見復仇之義也

次滑　次陘

只辨起書法倒本股亦得

書救　偪陽　夾谷　吳救陳　季子曰吾請退以爲子名

此段首尾只有勇字進卽勇退卽怯並無四項要領義如何耳之旨有時而退退亦所以善其進豈以鼓亂而諱言勇乎常要互出不可畏意有以墮費比易夾谷主仲尼用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更妥

次陘　召陵　圍新城　遂救許　左傳師進次于陘師退次于召陵

合納捷菑　見義不爲謙之六五　聞義能徙同人之九四

合戰邲　見義而怯于進　知難而勇于退

四年　遇垂

文定引蘓子之說全重在莫適與也皆不没其實云云非徒欲辨[illegible]非子儀而引之也以故傳末二句似不了之文而此題斷案已具旣以厲公爲非子儀而又取其說之善須肖傳玲瓏或單主突之入以篡而春秋不與或專重止亂俱未得

入櫟　遇垂　衛奔衎　湨梁剽

突之篡衎之惡固非而儀剽亦非所安須如傳低昂發

盟戚　札聘　上易十三國伐秦會向同

傳原爲君子不幸而處此設法只于如字可也字不如是等字玲瓏提掇若實講兩人便似說夢

子哀奔　嬰齊如　執曹　札聘　善處昏亂之朝　善處爭奪之邦　合湨治傳

大去

不名只是無貶傳中曰道曰義曰則當曰亦可字面俱有斟酌與其不爭二句連說葢不與之意卽在與之中矣俱以太王照看

大雩　大閱　大蒐

大去　滅黃

咬定則當亦可二句葢義者萬世之經而道者一時之權也勿兩開

寔來　大去　歸酅

五年　郳犂朝

書名只引起書朝意能修朝禮謂其來朝之時儀文禮節俱有可觀一一如中國友邦世朝之禮故曰能修其後王命爲小邾子非以能

修朝禮之故但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行將馴入於中國矣於此巳

能字面須寵　郳本邾之別裔世居東海勿用寵褒等語

郳朝　小邾朝

五國伐衛

逆王命以黨有罪一串意重王命上人諸侯所以人公益可以人諸侯而不可以人公也非只貶公加朔奔只叙起

合圍宋　黨惡人諸侯所以人公 附夷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六年

突救

王命卽是廢朔之命不可謂王命既壅賴子突能申之此題只在聖人于王人雖微嘉而書字上辨不可在突上認眞了末一段因或人

書人之譏謅出一箇理字破世俗成敗之見煞有感慨激勸意

朔奔　伐衛　突救　朔入　上朔奔卽朔入傳此何無久到 下傳無朔奔

以王命絕朔起斷其無可入之理納者非則拒者是總發聖人不以成敗論事意

伐衛　突救同　同

合盟洮　苟有申命之理事之成敗弗論也 苟爲奉命之人臣之貴賤弗問也

合楚丘　有申命之理雖無功必褒 有專命之轍雖有功亦貶

合宋楚平　君子行法以俟命 仁人明其道計不其功

合書救　王命民命俱就無功辨起

合入陳　不計其功 未滅其食

合厥慭　理不勝命 力不從心

合黃父　行法俟命 以正待人

合會申　行法俟命 以義立命

朔入公至

朔之所以見廢于王者爲殺兄故朔之所以始而殺兄今又逆命者爲爭國故春秋六義一段只就取國上論二書法雖金收要見春秋誅朔之情極爲嚴緊單朔入同只以朔逆王命斷罪

公至

全在罪魯中發出誅朔意玩春秋之情句煞有誅不盡情之恨

伐衛　突救　朔入　以連五國拒王官一段搭

朔入　札聘

選賢與能亦在聖人書法上論故曰春秋大義

立晉　札聘

伐衛　突救　朔入　公至

此題全在書法上描寫春秋之情見矣不可草草說過

合盧吳歸　選賢與能 興滅繼絕

歸俘

結正者歸結其事而昭正其罪見前此極力揆朔至逆命不顧皆根于欲貧一念故曰迷惑之端則未有以及書然後知其字面須極力發揮加伐衛突救朔入同

合猷捷 貪利。矜功。

七年星隕傳 伐衛 突救 北杏 踐土

在星隕之前則天變爲有自在星隕之後則天變又有徵。要體前此
後此總發春秋致謹意。

大水無麥苗

曰畏曰重皆在聖人書法上看須知不是脫空混話直有大作用在
先輩程說到側身修行發幣賑民王者之心纔有安頓

八年 次郎俟

師次作事實只重一俟字曰次日以俟卽所謂俟而次也或曰二段
乃不可知之詞當如傳活說若是皆非義矣正見其無名處無名便

是妄動不必說到動大衆

次郎 聶北 次陘

傳三項雖非相形語細玩日善之曰譏之曰深貶之還須歸重本股
三意字俱從次上生來

聶北 次陘 次匡 雍榆 只次陘次匡或次陘雍榆同惟聶北次陘在聶北傳辨之

如傳分不拘題次末繳出俟而次不可與慎戰金美且不得與緩師
同譏矣

聶北 次匡 雍榆

只救任救字發得緩師畏敵意出而知經之書次爲譏之也不必著
斷罪語

合追濟西 未至而俟之無名。已去而追之無備。

治兵

治之者方欲用之而未已故曰黷武須從申明軍法處寫出用兵不
休之情復字重

圍郕郕降

止就黨佹虐親無義而不能服人斷他尚非此傳的穴前二傳只說
他無名黷武尚莫測其師之所用到此方有箇着落正是煞風景處
不徒曰莊公之惡著矣於是二字可玩

師還

重衆之義全在役久上須就俟及還通論乃見其久至是師爲重矣

句當玩如睡夢之中一捧喝醒以平日重君之例忽轉而重師正所
謂王道之權衡須透發

公至伐 師還

宜從書法總作以君民互發至是二字亦要體貼不至是則天下無
輕君一至是則天下又無輕師如拘拘于重君之例則恩誼俱懸而
權衡不應其爲王道不亦迂乎

次滑 次郎 同

次郎 治兵 圍郕 師還

照傳將左氏語問起不書公書法混作同單

次郎 圍郕

須從不至不服字發出久意勿以無名黷武分

合表婁　輕重之權衡　曲直之經界

公伐邾　師還　戰郚　戰審　變重君之例戒其黷　變重將之例戒其專

公伐邾　師還　單伯伐　城邢　合大林傳

齊無知傳　年聘　季子歸

兩傳俱有親親尊賢及尭周等語主合上稱弟下不稱公子各就書法轉入議論成文

諸兒傳　盟蒞　葵丘

總以齊之強大論起發出典亡之由以見用舍之當慎

葵丘　長岸

上要在桓公所用之人即襄公見棄之人上看得分明要玩親賢人遠小人是其所以基興之由下要在晉所以害楚者即楚之策士奇才上看得痛快要玩去纔遠貨是所以勸賢之道是兩傳關合精神處

九年　盟蒞

邢狄伐衛　圍蔡　加城邢入郢同

須體如之何發俱在天理人倫上說　易戰韓　秦穆報晉惠　戰鐵　公孫尨報趙鞅

納糾小白入

以不書子係齊為主不稱公子帶之餘書法只作事寔管仲召忽一段乃胡氏所據以論糾白之公案講後須入證

小白入

義是分義之義此以長幼之序言不稱公子一段正是為桓出脫處

納糾白入　取糾　葵丘

同罪黜仲忽事略重此據孔子見成語不可復於仲忽上自生議論

救邢　伐楚　甯毋　易首止　葵丘

玩傳故字只重所事得正不重成功上要貼聖人稱仲語意使齊非小白所宜有則反面以事之者其罪可知聖人何為而亟稱之耶即挽歸宜有齊上着一懈語不得

乾時

兩榮字相應傳謂莊自父死後與齊相好從不曾說起戰來今日有

此戰雖敗亦是好事全是虛設之詞後又曰若以復讎舉事云云說到此處辭愈婉而情愈迫有一語坐寔便是說夢加沙隨平丘同

浚洙

保民所該者廣愛養民力自是第一節本末字緊關要發番戒意

合下陽　洞庭彭蠡　潼關劍嶺

設險之昧本失險之啓寇俱重守國二字

合告糴　本末名實

合邑間　守國之無本　訓民之無本

十年　長勺

此題以王事為主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後應我自有已亂之道寡

怨之方善爲國者理足以自勝無待于師善師者義足以服人無待
于陣善陣者謀足以敝敵無待于戰三句泛論道理行使二句方說
及臨時禦敵之道正己亂寡怨之事交告之詞使人不能指我之曲
守禦之備使人不能攻我之瑕見聖人非空空不要人戰有所以賢
于戰者詐謀輕重在兵刃相接上

長勺　北鄙　書救　盟戲

以長勺問起即以下三比論起待敵之道照傳倒入本比

北鄙　書救　盟戲

三段遞下總來是借股發傳從傳發意爲最勿粘定展禽書壁上

召陵　書救　夾谷　以召陵爲善陳左傳有陳諸侯之師句出次陘同傳有厚集其陣句

須以王事講起亦勿說桓悼之未盡善併善爲國者不師句重發

書救　盟戲

補一句善爲國者不師吾不得而見之矣其次云云

北鄙 使受命于展禽 入滑 重鄭有備不重寇高上

文告守禦俱是臨敵時不可少者外諭敵以理內自壯其威便可不
戰而屈人兵見無庸戰意

晉秦圍鄭 主燭之武說秦 徐越伐吳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不重職由上同

文告

伐楚次 敬仲責楚 納捷菑 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 會鄭 子貢說吳釋衛

守禦

會虢 伍舉知其有備 午伐鄭 子展子西完守入保

合敗鄖 非王者之事非王者之師

合彭衙 文告守禦王者已亂之事引咎辨論王者息爭之道

合大鹵 勝敵非王事性外非王師

遷宿

全在民情難遷上描寫他遷之者之不仁極要發迫字意

次郎乘丘

照傳語意遞講倒責魯遷小人之道對王者之事言後將事理二字
說透交譏之意

次郎

大衆深入字不可忽玩誠有罪也句是不了語便虛虛逗出魯來

乘丘

詞令便是理所謂禮義辨論也小人之道從偷得情景描來

伐楚次　北鄙 易次鄙夾谷同

以事以理見次與勝之必出於此要擊得本題透醒

乘丘　敗鄖 小人之道強國之事

敗蔡獻舞

虜甚矣以上論起臣虜之可絕即以蔓子之不絕辨出無罪二字而
結之以欲使有國云云是究他所以可絕處前後只一意重看一服
字大凡兢業保身之主即不幸臨難自反無愧必不肯甘心屈降如

夔子之對是也以此反照則獻舞之平日可知危溢之行大縣說亦
因他以息媯一事取禍來
敗莘　兼代鄭荊聘二傳
獻舞　豹歸　陽歸　原載寔來傳因無明文移之
就服爲臣虜上斷其自取事迹略點不必以棄賢係佞三句分貼
獻舞　譚奔　滅黃　蔡歸
傳雖因蔡事問過蔡上然同一爲臣虜蔡以無罪獨不名則獻舞之
名以有罪可知開手以黃與譚論起虜甚矣甚字要體貼
獻舞　蔡歸　加石門以不生名引起書法
蔡歸　徐奔　合譚奔傳

國亾而君虜則名獻舞是也而蔡之虜獨不名國亾而君奔則不名
譚子是也而徐之奔獨名上傳有其詞初不服下傳有既巳屈服句
破云春秋待彼患之君論其服與不服而巳加獻舞歸譚奔同傳因
本股論及非引蔡徐以斷蔡譚勿倒
譚奔
義未絕就巳無取滅之罪內見惟其無罪則先王建國無可泯之宗
祊所以不比于失地之君而名之有興復之望不必用葢此乃論徐
之說安得因此而添出其意乎不幸意要見傳一曰爲橫逆所加二
曰坐此見滅可乎未又曰抑強扶弱宜就齊橫中發出恕譚來
譚奔　弦奔楚不事　温奔不能于狄

譚奔　章羽奔
宜體傳中然則口氣逸對而意相連方妙抑強二句須重發
十一年　宋大水
此題須在外災上着一番精神纔有異景災有外而謹恤之心不可
以有外也總之入只曉得王者之事四字殊不知題竅在傳中見春
秋有數字上有是心卽有是事矣
大水　四國災
只就弔者是不弔者非見得災之當重諸侯于四鄰二句不可忽
合叔弓會陳　明王事　合天德
天戒民隱原一體而不二民心天德總至公而無私都在聖人心上

說
王姬歸
同詞不異只一歸字上見玩又豈所以爲治須以人倫風俗之關係
說得緊嚴此卽垂訓之義加伯姬歸只照同詞
伯姬　王姬　首止　葵丘
雖以尊臣抑臣喝起王對作冠冕上同詞以謹婦道下異詞以明臣
道
合叔姬歸　何彼穠矣周姬成肅雍之德　汎彼柏舟共姜矢不易之操
十二年　歸酅
侁牧

義利二字重看凡避死者多托言殺身無益以自免聖人取敗公
不畏強禦明知無益而不敢愛死立人本朝而執國政君弒不以其
私死義亦要發

孔父　仇牧　荀息

仇牧　會夷儀　加孔父荀息同

以晏子之不死形出仇牧之當死權字要透

宋萬奔

雖宋之殺萬實由於陳然不以爲賊而納之便是黨了又字要體貼
受宋賂而執之始終不能正天討與未嘗討一般收特書萬奔陳而
閔公不葬只一書法

十三年　北杏

傳首曰以諸侯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此正是王運一劫不令
諸侯則中國必不安而民之被髮左衽此又是世運一劫無王所以
有伯桓可有攘桓之諸侯不可有有伯所以有中國桓可無功在中
國之桓不可無此聖人參權正以立法正則萬世之常經權則一時
之活路有能字雖與字可也字俱下得斟酌

會鄄　盟幽　救邢　召陵

有盟股便不可以代北杏了宜以主天下會盟之政建天下安攘之
功照單二意爲妥

曹南　城濮　伐晉　辰陵

北杏股不但首尾見之通篇全要體出跡此而爲之句

盟幽 股代本　救邢　召陵

會諸侯以安中國而免民左衽一串講俱自今日時事上論要發得
權與意出

合盟柯　創伯子象怡　釋然于易世

合前幽　伯業之不可毕　人心之不能外　俱有上無天子云云

合後幽　有安中國免民左衽之功　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

合楚人伐鄭　誅始亂其後宋襄云云跡此而爲之　譏浸強會中華云云所由來漸矣

合城邢

一非受命之伯一非請命之師兩傳可也字須玩言外便有苟非令

諸侯安中國而免民左衽則齊安可予苟非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
奔亾則王命安可無

合伐楚次　主令有能云云雖與之可也　專兵苟志于善斯善之矣

合盟齊　諸侯而主天下會盟自此始其後云云　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其後云云

合辰陵　了創伯上無天子　恕從我中國不能令

合邢丘　因諸侯專政而責夫戴之者　因大夫專政而責夫委之者

春秋之世一變于五伯連結再變于大夫交政而都有所始上是一
人作其俑天下效其尤而天下大勢遂相終始下是英主開其端庸
主踵其弊而列國大勢亦相與終始原其始不過自相推戴及重煩
諸侯一念耳要洗發

滅遂
只是罪齊一意其論見滅者之不幸特以形滅國之罪耳罪莫重矣
與罪孰爲重重字相應桓創伯之始譚遂相繼而滅正是以力服人
之術故傳引天下之民歸心何此意要貼
盟柯
當其身與今易世矣緊緊呼應是此傳關目只因他挫過了時節到
今時仇無可復而不得不爲乎怨之語乎之一字豈人子之所忍言
哉或稱一段不可撇過曰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也
原無一語放鬆
小白入　北杏　盟柯

北杏　救鄭　伐楚　葵丘
雖說報怨之非其時仍宜句句覷着時之不可後乃見體傳之妙恭
人子以復仇爲孝父仇最重則計較安危又是第二着了
盟幽　城邢　召陵　甯母 同
長勺　盟柯
要知莊之戰原非爲復仇莊之盟亦非以釋怨拿得此意定則忘仇
斷案了然前此之專責今日之無貶皆不繫復仇之義也全在書法
上描寫
十四年　三國伐宋
稱人不是特書書法只是貶稱人上見其將卑師少就將卑師少見其

用兵之有制有制在前卽作內政而寄軍令事此題雖在節兵上論
全重賦于民薄意蓋兵出于賦賦出于民惟民有餘力則兵有餘勇
何敵不可摧抑此是伯業根本處若泛泛說節兵有何意味然亦過
二十年間論之不可泥着伐宋講加北杏只作爭霸加滅譚同
伐郳　伐徐　救鄭　救邢
卽此數比以驟二十餘年之事大意同單
伐楚　伐韓　易召陵會葵丘同
要緊故能二字南摧西抑不僅僅說服三強耳西南之強者且服豈
復有爭衡者哉故曰天下莫能與之爭
合首止　忌民 匡君

合丘申　節兵以息民 盈兵以困民
合書救　以制用兵而賦于民薄 以不遷猍還師而全于民大
合盟戲　制謀
上國十五而鄭之高國各率其五下國四軍而三之諸侯併分其銳
俱要說得詳明使強弱勝負如指諸掌方妙
合城濮　管仲用兵有制 子犯訓民有禮
伐楚　戰韓　夾谷　歸田　借呂閭傳非合本傳號出伐楚戰韓城濮踐土同 合行父如傳勿誤認北示 斷顯
伐楚　戰韓　良霄
上是天下莫能與之爭下是楚莫能與之爭齊用管仲之內政節兵
而賦於民薄晉聽知魏之老謀息民而不與楚戰傳中兩自字不可

遇加會申股以摧抑駕馭合

伐楚　戰韓　歸田　體貲　南菲西抵　外柔內順　合題發揮

單伯伐

在桓公之人可會不在伐宋上玩傳齊桓公也四字見實辦入不同
只以州吁來反照出脫便是然可從處說得太好便不倦乎詞加兆
杏伐宋同

伐鄭　葷會　伐宋　單伯會

如傳問起排股相形不必太開末結以聖人之情見矣除非是誅討
亂賊不得不嚴黨惡之法豈等閑從征之人而槩以極惡之例例之

荆入蔡　見荆聘傳

麟指嚴　卷一　莊公　七十六　三四

兩會鄄

舊主陳蔡曹邾已附者不須與會見政之簡再合諸侯而不轝乎盟
見心之慎出小註馮云以二意提過借兆杏傳會諸侯云云　許文穆
不謬

下五年　伐郳

傳說二十七年天下與之然後成伯則伐郳之時人心尚有未與者
須從人心未與寫出伯業之未成惟未成乎伯所以不得從伯主專
征之例當從王兵之例序宋下此是紀定書法蓋桓豈須與忌伯者
而亦豈不固其與不要其成遽儼然執鞭弭爲天下先哉只是勢不
得不遑便透伯局

伐郳　遂伐楚

王兵專征字眼還他明白俱重齊上以未成已成分貼

邾鄭伐宋　會救鄭

專征卽是王兵但王兵指一事言人無定主專征指一人言事有專
主矣須玩伯者非伯者字

伐郳　盟幽　遂伐楚

此題全要將成伯之事影出伐郳之猶未成纔肖傳旨去伐楚同須
體貼然後字面縈挽到伐郳上

盟幽　遂伐楚

得衆而後可以專征則伯業蓋未易矣當使二十七年以前之光景

麟指嚴　卷一　莊公　七十七　三十

宛然在目纔是題神

合圍成王　人心未與二十七年云云　國政未專越明年云云

侵宋

此傳是解詁體全是翻駁無名行師曰侵一句須把先儒或非其說
問起照傳援引諸經然後據侵伐而辨其立名之義論侵伐之義而
別其爲奇正之法只如此法辨論若扭定奇兵上說便失肯綮

伐郳　侵宋

以先儒之說辨起見侵伐二項都是兵法所有亦要翻駁辨論若死
講奇正之法有何意味

侵宋　伐鄭　次陘　江黃伐陳　法　合陽穀傳

十六年　三國伐鄭　借伐宋伐鄭二傳

荊伐鄭　見荊聘傳

盟幽

傳中共諱公何也下卽繼之以程氏云云其曰同盟何也下亦繼之以程氏云云語氣兩平自古皆有死一段又卽上意而申說之蓋魯之失信則同盟之守信自不必言須以始伯仗義提明見義之必不能外而信之必不可失魯在同盟之中乃其爲叛首耶仍將重信意咏歎一番庶不失通傳之神

盟柯　盟幽　詹逃

同欲提過倒失信邊盟柯此只借以辨書法如傳一照

合後幽　天下與之原齊桓始伯說來　授之諸方原齊桓強盛說來

合新城　欲其從本上無天王云云　欲其外楚本荊楚僭王云云

盟幽　詹逃　會檉　敗偃　失輔伯之信　無安攘之減

執詹

玩傳所謂待齊者乃齊自待之道當如此猶云爲齊計也全在宜執而見惡發聖人待之之意如添出不以常情待齊亦鑿

晉侯伐衛　納孩尤之言先朝王而後伐衛　荀吳伐鮮虞　却叛臣之獻而不賞所甚惡

須把本題細照盡道盡仁要體二以字發二則字之神破云春秋待伯之意欲以已爲衛也

合執濤塗　圖伯之初正昭德懷遠之日　黜楚之後正愼德居功之時

殲遂

亾國餘民何壁重但勸戒意須十分透徹春秋書此者以下六句不但是叙事之詞傳中見字有味齊惟恃強凌弱故滅乎遂因而殲于遂遂惟上下同力故雖見滅于齊而可殲乎齊此不足見強不義者之戒而動弱者之省身自立乎

滅遂　殲遂

殲遂　入郢

遂民四族申胥一身天下理可憑而勢不足憑大抵如此勸戒意須從此發出

入郢　入吳　申胥一身可以存楚秦人賦無衣　句踐一旅可以沼吳國人賦飛鳥　合至晉傳

廬歸　圍蔡　朝吳復蔡　申胥存楚　合朝吳奔鄭

詹逃

兩邊俱重義字詹之不當逃卽魯之不當受故行法以侯命惟義爲護身之符信載義而行惟義爲勿諉之契責詹責魯並收加盟幽執詹同隨出一股倒一邊做

多麋

害稼則及人所以可憂作此題要把學者意思想出聖人作經本旨方于傳此亦之意四字透露看放龍蛇遠犀象便有個設法處置在

十八年　追濟西

因追戎見得無備全重不覺二字啓戎心而不知儆謂戎心已啓而

尙不知儆卽是不覺其來未雨桑土陰關與察春秋之意

合山戎　忘武備　好武功

合告糴　未雨桑土閒暇政刑　務農重穀節用愛人

有蜮　傳　札聘　獲麟

蕭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全重人主之愼所感

十九年　結滕盟

失巳失入碎講輕重字要透所重所輕就人言書公子書爵只疑下而曰句滕陳人之婦是直書遂字是特筆傳末因書遂而詳論之非倒重語單遂及盟以抗爲主插入傳意而以利國家云云辨一段在後

遂及盟　完盟

全要形本有此命得以便宜行事否則違命行私卽有安國家利社稷之功尙云云況齊宋何人盟齊宋何事而可乎哉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須透發

遂及盟　宋楚平

總以專之可也問起上云專之而可者謂本有此命云云下云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云云

伐西鄙

此傳不過爲上傳結案耳因引上傳語故着一所謂字傳末云云王結上傳安社稷一段非漫然語　加鄄盟同

二十二年　肆大眚

專就大字上看出不當肆來眚曰大則其人無可赦其情無可原共事亦無所疑大眚之所以不可肆者以其縱有罪也縱有罪則虐無辜所以爲廢天討虧國典後世有姑息爲政一段曰其弊益流於此亦要發

合救邢　加刑于奸宄。所以惠良民。　用兵于夷狄。所以安中國。

合侵宋　征伐　易詩書周官九伐之法。　刑赦　易舜典呂刑周官司刺之法。

合大閱　縱惡　周官紀赦宥。後世姑息之弊盡由於此。　崇詐　周詩美薄伐。後世變詐之害皆啓於此。

合邢丘　刑　周官三赦五宥。　政　周公立政立事。

盟防　納幣

總就齊字上發忘親意無人心又就娶上打動他須發透

二十三年　祭叔聘

只重內臣句發正人臣之義黨錮之禍熄矣一句首尾須透說之

祭伯　祭叔

朝自無王命而來故不言朝聘必假王命而來故不言使總發正人臣之義

觀社

齊棄太公句只輕引起天子祀上帝一段正解非故業句禮之所在卽成法之所在以此承前便爲故業以此示後便爲後觀前後一串意

如京伐秦 成子受盟 有事武宮 叔弓涖事

只論其常分比照莊公會祀之非

荆聘

此題全重聖人樂與人爲善玩遂字雖字與不念字及與天地相似處語意皆非爲世類而云作文全在聖人意上發不是與荆人看雖蠻夷句描寫聖人樂與一點公心何等惻惻此心政與天地相似後世之君能以其心爲心卽安遐服遠之道不外乎此此段須透發

敗蔡 入蔡 伐鄭 荆聘 上隨出一比同

要渾發聖人與善之心全在不念字遂字寫出一箇活照

荆入蔡 荆伐鄭

玩一故字見聖人本是樂與人爲善惟其猾夏故狄之初非有一定絕楚之心方擊得本題意出破云卽聖人所以斥遠人者可以想見其與善之心矣

滕薛朝 年聘 荆聘 主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一段搭

城邢 完盟

遠邇點破要根以刑以禮來是文定就聖心想出後來的光景着不得一實語

會潛 荆聘

一則惟恐其通中國一則惟恐其不通中國全要究所以異待處

敗蔡 荆聘 取舒 伐莒 伐邾 會戚 伐吳 入吳

叛則來則二句非勉後世之君重二則字卽此是天地之心卽此是聖人之心但不可以刑禮作書法看耳總是一箇樂與眞景如浮雲之無滯迹

荆聘 英氏 會戚 徐越伐吳

皆諸夏之變于夷者故書法如此仍發聖人樂與人爲善意

合完盟 進蔡義 嘉服義

合季歸 樂與人爲善 樂道人之善

合次陘 俱有樂與人爲善

合晉侯伐衛 樂與人爲善 樂與人改過

合會奔 樂與善 善善長 諸夏之變于夷 以其賢者之後

合益來 與天地之心相似 可以操賞罰之權

合柏舉 不念其逆 不計其僞

入蔡 荆聘 柏舉 入郢

上不以逆而廢其順下不以善而掩其惡總是一箇無成心

蕭叔朝

一傳精神只消傳首穀齊地也一句便勾以爲禮必當所起故字緊承言不可受正以明其失正而撥亂二字卽論必反于正之意殊無弁髦寔語

蕭叔 覲用

只就二事上論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須透發之

莊初　戎公

見享禮不可野合而朝禮獨可野合乎使孔子當此必以御齊者却

蕭矣以責蕭做起將反正意重發

合白狄來

上以非其所起倒君子有不受發撥亂反正意下以不得通起倒君

子不享其贊發懲淫慝一內外意

盟扈

大義非指娶仇女蓋宗廟社稷為重則毋言為輕大舜不告而娶便

是孝子裁大義之案收詳書

二十四年　丹楹　刻桷

有亂心而不知正與非特有意心正後世人主心術三心字二正字

相綰亂心全在楹飾以誇仇女上

行父如晉　叔弓如晉　賀虎祁　易城楚丘　會平丘同

此等非援引體亦非比劍體仍要做本股指出御孫知為大惡而不

不敢盡言于不敢盡言中借儉後二字影出其德大惡仍發自常情

觀及春秋云云正人主之心術重發

大雩歲　狩禚時　不時朔月　壽納幣禮

就常事中說出非常以春秋之必志發將以為戒意

姜氏入

然不正始提過重發忌仇意莊公不勝其毋至末一段是統論圖婚

一事故曰詳書書法只是不致入是事實

覿用幣

私事曰覿重所見非其人上書法是覿字下遊是詳書正應何以書

句則正始之道單屬下段亦帶後不必重

羈奔赤歸

就羈出赤歸見羈之制在戎就制在戎想見羈非明而斷憍服全在

平日歸易詞只作事寔收以國氏而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要發單

赤歸全借赤之易以形羈之不立

執仲　突歸　忽奔　羈奔赤歸

郭公　觀魚　棄師　易城　濮子王　朝吳奔

借題發傳見不貴知而貴行然傳有桓公之郭云云理或然也入此

二比宜渾發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意有出流

譏齊桓用管仲　六月雨　僖公放佞臣郭都　王能用能去　武季歸　公如晉同

二十五年　鼓用牲

重發恐懼修省天意所當答非禮以不鼓朝而鼓社用牲帶之社陽

神日食陰勝陽也鼓有聲舉陽聲以壓陰氣天子尊故伐鼓于社以

責神諸侯卑故伐鼓于朝以自責郊社有常期故用牲備物救災惟

臨時將敬故止用幣

伯姬歸

不言逆以微者點起禮之失謂先親迎之禮非責其不使卿也即使

卿亦是失禮

　綸逆　歸紀　歸杞　莒慶逆　高固逆　二歸同

杞之不言逆以非卿而略之矣而必書歸志其不親迎之失也若紀之書履綸明乎其不親迎矣而猶書歸以别于慶固之自逆也譏禮辨分兩開　去本股倒辨分一邊

二十六年　伐戎至

王下傳夷患有據説戎須暎帶出徐來乃見合兵必戎與徐云云亦自春伐戎秋又伐徐上料想勿作死語

曹殺傳　單伯　葵丘無專殺　垂隴　甲父

玩傳古者諸侯及春秋時云云則此題之謬可知如出須順傳無王

甚矣句重發

　單伯　葵丘　上股易甲氏王命晉士會爲太傅

舊以命討對愚意葵丘股傳有明文宜以不敢專命亦不敢專殺起仍體五伯云云發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意

　城濮　敗箕　垂隴甲父同

要體兩皆字見其無王之甚上以擅蔡殺顛頡以奸命殺祁瞞以逃歸殺舟之僑下以一命命卿克再命命胥臣三命命先且居

　葵丘　垂隴

存明禁而抑私命全在聖人意上發明書于策與止錄名氏相對

　葵丘　垂隴　盾免侵　無婁　高厚伐

以下四比對葵丘隨出一比同

　垂隴　盾免侵　無婁　高厚伐

總是專命文中只宜于上卿着眼勿于交政中華二句又生枝節

　葵丘　垂隴　柏舉　入郢　尊王奉天

當自説經者發聖人意全在抑揚褒貶書法上論上可以司見其權不可以衆爲操下可以司見其權不可以成心執

　伐徐

無危只在齊人同會上説觀傳公獨親行何見其有可危緊接以其不致者句可見役不淹時見非去國踰時之久耳原並説不得

二十七年會洮傳　祭伯來　觀魚　河陽

只借股莫拘事迹禮字無干要發出典訓之不可忘意

　祭伯來　觀魚

　盟幽

伯中國攘夷狄之勢原鄭之所以畏服即一鄭以見得諸侯之咸授而安攘之功自此可成非復落落時矣故曰視他盟爲愈玩強盛及畏服字終是以力服人氣象按北杏兩幽傳中曰戴曰與曰授乃桓伯三箇關節要看得分曉　加毫北只宜以下比辨起書同之例倒單

　伐西鄙　伐戎

前此鄭伯嘗二句須另起二比亦是緊見其勢要説得開

合救鄭 安攘之勢成 安攘之事見

此題上下須相照上綴云雖其事尚未見而勢固已浸浸盛矣下綴云彼其勢固已盛而事則至今日見耳

合盟貫 得衆 結遠

此題宜在鄭貳於齊江黃服於楚上生議論重衆字遠字勢盛處周皆在盟前覻他盟為愈許是盟須說出二盟大關係處

合召陵 服內 視他盟爲愈 貼外 盟外斯爲盛

合葵丘 欲之同 特書同盟 志之渝 再言葵丘

合新城 諸侯之從齊與否係伯業之成敗 諸侯之外楚與否關周室之存亡

盟幽 盟幽 書救 九國救 講信協由伯勢之並盛 恤患勤由夷勢之益張

友如陳

季子未必不請于君但以私事出境卽有命亦私行耳緊搶著著效發見私交已成箇通例末流可知應上表不正句季子莒高乃癸伯輩之末流

莒慶逆

稱字是大夫自逆之例只提起倒非禮作加纁逆只辨稱字書法

會城濮

此題不徒說命討出于王要從命齊與討衛見齊師之為奉命鄒云宜以伐衛與起中用述事體仍綴衛人之不可抗則與單伐衛奚別說齊之奉命特起衛之當服耳不講其故二句卽不徹詞一段意正字有味此胡氏推爲夫子疾衛之情極其激烈非判然兩意收書及書法以書日帶綴之

齊人伐衛

賜齊侯命命之為侯伯也此句輕命乃伐衛之命原齊之奉命以見衛當服辜勿作予齊說加城濮同讎以命討分大謬

伐鄭救

以楚暴提起倒善救作就于救中講安攘之事見謂救鄭之事出其主張調遣則安攘之義此其見諸行事矣只書救一書法葢此時病中國者無如楚中國與楚必爭者無如鄭不攘其所最病而安其所

必爭則天下服桓之威而未必不疑其心疑其心而未必肯信其忠拈出鄭來立論便覺天下局勢瞭然心目

會救鄭

救患恤鄰緊根鄭人將奔桐丘而楚師夜遁發主兵句亦不可忽惟主兵而大柄在我所以得見其事

合盟貫 前此安攘之志至今已見其事 後此安攘之慮卽今已著其義

合伐鄭救 文公九年

以子元范山起一有不忘襄鄰之說一有北方可圖之言桓公能救急恤鄰趙盾不能折衝消患

合嬰齊伐九國救 桓公主兵 晉景親從

築郿
全在不視歲三字寫他與民漠不相關之心不必為意亦要透加城
築等比同
合告糴　築人君之心　失大臣之道
合南門　輕用民力于所不必為　輕用民力于所不當為
大無麥禾
書大無於冬形容著後人不計盈縮忽然告匱光景傳中然後知三
字最妙公之大病全在崇飾無度上其虛竭非不足於入乃不足於
出也不敦本即指肆侈說大抵累年積蓄自足以輔凶荒今至積蓄
盡空豈一時使然定由平日妄費之故故此傳去歲凶而言妄費加

告糴只照書法
合大有　人事之失　天道之異
大無　告糴　平丘　平丘　忽養民之本　失服貳之道
平丘傳亦有宮室臺榭云云而以示威對乞糴收如下文所貶甚整
丹楹　刻桷　築郿　公如齊　行父如　歸父會宋　合幾傳
侈宮室臺榭之末竭財於內外後之告糴不亦急乎煩朝聘賂遺之
末竭財於外前之稅畝亦何益乎
告糴
病危也夷平也危則急之已平則讓之人其曰賢者急病云云此便
是名魯人悅之而以為功者也却不知平時務農云云使民不至于

辯方是大臣任國事之實治名在臨時不治實在平日須將治名治
實推勘公平便是文仲律令
二十年　新延廄
傳引居宜白一段重時詘舉嬴引穀梁子一段重時視民之所勤勤
字作急字看此乃民勤于食之時全要發用民力為已悉與百事廢
相反亦總大無云云方合悉字之意
城中丘　延廄　初稅畝
重時視民之所勤依傳照點明時字然後引用穀梁語借股發意如
傳落重本股用民力為已悉須透發
合大無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民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

三十年　降鄣
降者脅服之詞一句便看得伯者急事功的心事出蓋謂王者撫綏
之道既迂緩而難俟世主荼毒之慘又深諱而不居故不以兵加其
國但逞以聲勢恐愒他來降使提收其利而婉博其名不特為一鄣
地須將以強凌弱扶弱抑強見聖人之法與伯者之政不同所云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不是泛泛說道義事功
郕降　降鄣
玩傳前書與此言要得將此形彼之意
合山戎　抑強扶弱之意　治內柔遠之意
伐山戎

要季好武功好守凡務兵于遠若未有不起于好功者也凡得志于
遠者亦未有遠能厭兵者也王者知略遠之必困民故惟強本治內
而遠人自服此便是文德之修全重困民上發而正王法意又要早
早點破則黃戒之旨恍然

伐宋　山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加伐邾等此同

以節兵稱人辨起即以獻捷證明倒咯遠作然則伐楚一段正以足
上文不可勤兵於遠意要體何以美之云云非謂伐楚之役便能修
文德也

伐宋　山戎

論傳當倒單但無獻捷則難于挽入宜總叙分作安知非將卑師少

句須于轉處見之仍以稱人作眼上重賦于民薄下重困吾民之力
纔有關鍵加獻捷同看

山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此題與全傳何別諸說必主兩開而中用然則作細全要在書法上
討分曉曰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云云又曰何以美之其
謂云云總結以觀此可以見云云大意了了

伐宋　召陵

總論分作兩倒處須繳出本比上云以桓之節兵如此豈謂伐戎之
役遂不務德而勤兵于遠哉下云以桓之慎兵如此何爲伐戎之役
曾不務德而勤兵于遠哉

伐山戎　遂伐楚

既無退師事兩開上以通燕貢問起下以徵楚貢問起北伐南征
是確對須以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總發一段于後

伐山戎　獻捷

兩傳俱有自宜主合總是抑伐戎之功上就不當伐上發下就不當
獻上發後世人君云云後世宰臣云云對仗自整

合楚丘　略遠專封

須知聖人非刻意貶桓王法自應如此一指強本治內一指明道正
義

山戎　獻捷　楚子伐鄭救

兩邊皆以屬詞見罪稱人安知非將卑師少乎以下稱齊侯知之稱
爵豈與之乎以下書救鄭知之

伐楚　召陵　伐鄭　圍新城　合圍綵傳　圍新城傳有召陵此但無伐楚

各用本股辨起轉出然則來柔遠之所以無譏攘夷之所以不貶

三十一年　築郎

不緣占候便是厲民自樂以去國而築臺于遠知之若占候之臺不
當去國中矣要知候天地候四時察其災祥寒暑之變無非爲民如
此講便邪得厲民意出

三築臺　三不雨　厲民自樂　與民同樂

獻捷

獻之一字乃聖人抑之之詞齊桓一場豪舉有不能自持之狀被聖
人說得灰冷使後世生事外徼者亦無所容其矜張此意須透發
加踐土戰鞍只論𧺆獻捷之恤倒本股作

踐土 獻楚俘于王 戰鞍 獻齊捷于戰 邢丘 獻蔡捷于晉

𧺆云桓以戎捷誇齊而春秋書獻說者以爲抑之也何以知之嘗攷
獻捷之體而知獻爲下奉上之詞矣以踐土既是夷俘又獻之王作
一頭鞍之捷雖獻之王然其捷則齊也非所獻而獻也邢丘爲蔡之
捷況其獻于晉也不當獻而獻也仍收本傳

踐土 滅甲氏 士會獻捷于周

此題不但是借來形獻之失要見狄楚可伐非貪功生事之比而諸

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不爲誇示意

夷俘獻王

滅潞 楚同獻狄俘于周 鄖陵 卻至獻楚捷于周

諸侯相遺

九國捷 鄭伯獻儀獻于晉 夏伐陳 子產獻陳捷于晉

合宜申獻 不必獻 不當受

誇示者齊之意而春秋抑之沮生事邀徼之臣脅魯者楚之意而春
秋諱之爲不能申大義于中國

合黃父 略遠略後世有不貲邊功得此意矣 勤王之後世以濫賞報臣失此義矣

合田賦 後世沮生事者不貲邊功 近世違時政者先省圖冊

慶父如齊

出入自如四字要描寫傳中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全不莊
公之委權來須痛發垂戒意加餘丘同

麟指嚴卷一 終

麟指嚴卷二

吳興金兆清靈徵甫手授　廣陵門人李肺平子甫叅訂

○閔公

元年　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通一經而言兵者以下正挑明所以善救之意作此題只說透書救大例與聖人善救之情則救邢之善自見故文中不可坐實講

突救　救邢　狄救　救江　救成至　救晉次

先以救邢提明便將客股遞過總發善救意不必倒單除本股同

突救　狄救　處父救

緊承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來各就罪不救中發出善救意

救成至　救晉次

亦要自罪怯慢上發善救意議之全是欲他勇往直前不可專于怯慢上死講

師還　救邢

宜以重兵弔起書法獨至於三字着眼聖人之情即此逗出

合雍北救　兵固有不可輕用者然非所論于救也　師固有利用次者然非所論于救也

兩聖人之情是一樣的都就書法上虛描爲佳

合城邢　恤患　雖曰民命當重　存小　雖曰王命當請

合盟貫　恤患　兵者聖人所重　崇遠　盟雖春秋所惡

合盂來　恤患　去惡

落姑

玩則是賢也句是於國人思上見得他賢謂以賢故思之便非口氣

季子歸

此題近多以賢季子爲主描寫一段喜之之情將數書法遞收細玩傳開口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云云只起不書奔之故總結以欲沒其恥云云後又以聖人樂與之情發出一段似說完了復提不書公子見季友云云即引虞周之親九族厚本枝而尊賢之等與親親之殺並著曰此義行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如何將後半傳抹過則宜以旌賢爲主恐累其賢既爲他遮護恐惟

其賢又爲他表章聖人之情即樂與人爲善之情待來世之意即親親尊賢之意始終一箇旌賢而以兩書法作二大支庶不失傳旨加落姑只作串定

高子　河陽

都在書法上論要味孔子也三字急繳出本股之諱恥旌賢

踐土　處父盟　弗克納

明此可以蓄納污之德樂與人爲善矣二句重亦須擒着諱賢方緊得本比意出春秋也句不閑

合高子盟　因閔公之讀而歸國以安社稷　我桓公之緒而推會以定僖公　皆特稱子

合會奔　聖人樂道人善惡稱人惡　聖人善善長惡惡短

合益來　明此可以著糾乃之德　明此可以操賞罰之權
合華元歸　緊去慶父逃哀姜　正殺蕩山出魚石
仲孫來
君臣聯講俱重討賊上問魯可取在仲孫歸後然即此便見得起初省難的主意了故傳直斷爲窺覘云云使慶父稔惡一段最重略字意亦要講以其使不以禮事不以忠其爲君臣抑末矣斯亦不足致詳也
合札聘　禮存於內有以杜外臣之謀　樂備於內有以啓外臣之慕
合韓起聘　仲孫知魯未可動　韓起知周所以興　但是周禮
二年
吉禘

以禘與祫之祭典辨明魯自不宜有禘此亦通一經而言即以不時非所輕點總收失禮之當謹
孫邾
降文姜非降之以責莊謂殺子之罪自不同於殺夫耳屢書雖概指莊公之忘親然孫邾之案全在此通傳讀之毛髮俱豎
慶父奔
看慶父罪惡云云則前此疾父者猶未衆而附季者猶未多今日疾彼附此公論已明而尚不亟討以慶父主兵日久即季子亦不能遽奪之須體又字尸氣雖說到縱權而春秋之所痛恨者莊公之忘親百官則而象之云云即上傳國人習而不察云云何得輕過而總收云是以至此極竟說失馭臣之道反覺懈緩
季子歸　墮費
此非辨聖賢之分原謂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以如此之勢非聖人未易卒回觀傳明爲圖者一段自明作文全要重發
合圍成至　由賢臣得政之未久　由聖人得政之未專
會虢　墮費　不待援而亦影出忽　不待時而化影出季友　合忽奔傳
高子盟
不稱使是事寔然關係却重洹公使將南陽之甲而來既有存魯取魯二意無一定之命以當時人臣功利之見處之則取魯爲便而高子獨裁之以義魯人賴焉以爲美譚美高子之久而不絕即美使高

子之久而不絕此非深明人臣之義在于將順君德者不能故特稱子權乃權柄之權
合盟首止　平輩定儀衆人賴焉至于久而不絕　控大扶小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人臣奉使之義在裁之于治亂之間而成其德人臣處變之義惟權之于名分之中而當其可都在聖人意思上發
棄師
按而誅之三段正退小人之道責臣協志云云亦不過謀所以退之鄭原非有意棄師只爲遠克之無策耳須讀得師必不可棄透露然後見所以棄師之失玩傳危國亡師之本及危亡字面何等痛切
○僖公

元年
歸眀　春王正月　易凡伯聘小白入用

只借般以發聖人之意必字與而後字當體大意謂欲知保國保天下之道當原受國受天下之自說到天必有箇道在容不得一毫意見其間而後謂之奉若說到王必有箇度在容不得一毫偕差其外而後謂之謹守

南季聘　荆敗蔡　小白入　春王正月　合去疾入傳

上示保天下國家之義下示定天下國家之義俱就聖人意上發

聶北救

全在兵力有餘上發不速意益有餘力而救不速非聖人救急之情了末四句不可直作聖人之情是文定從聖人之情推論玩故字可

見禮即諸侯睦鄰之禮急字有味正對次字看

聶北救　伐楚次

合救與伐論方見聖人之情不可大開聖人之情只是欲仁天下末四句急頂一故字益謂由二次之褒貶觀之而聖人仁天下之情見矣所以救患分災于周官睦鄰之禮爲急而好攻樂殺于孟子所云殘民之罪爲大

聶北次　伐楚次　遂救許　雍丘　取蔚同舊出伐𦾔取

先以二次作二比用聖人之情見矣照故字過下仍挽二次於傳較順破云觀聖人予奪駐兵之情而功罪可推也

遂救許　雍丘

二[illegible]要發聖人之情須體故字惟罪大攻殺聖人善伐而次之情見矣惟禮急分災聖人譏救而次之情益見矣須於中間隊出

次陘　遂救許

同上但上比于好攻樂殺反了須云討罪之慎免好攻樂殺之罪恤患之速得救患分災之禮

聶北　遂救許

不能急救患分災之禮是又得分災救急之義主合妥

合圍新城　恤患而有餘力　討罪而有餘力

合納捷菑　力本有餘而不急於禮　力非不足而能制於義

合厥慭　本其力而譏之　諒其力而恕之

遷夷儀

春秋責桓正是惟他不亟救援致潰散出奔而至于遷耳須于自遷上描出聶北緩救來要體見字若實用責語又似講聶北去了

夷儀　城邢

傳首緩不及事只諦上傳耳提明轉志義重發志謂志於存中國無命一段正是胡氏說明救患之功可美必得此㡬幾美桓意無駁益城國非泛泛救患之比非王命不可但以當時之勢觀之中國衰微云云有能可也字面最要緊繞見聖人不得已而予桓處故曰權書法重再列三師　加聶北同但緩師意多說幾句耳

城邢

亦要本自選說來志義上不必多講只透發聖人權予之意

齊人伐衛　城邢　上易失救同

權正都在書法上說仍以正影出權來倒重本股見得以詆王靈必待齊人之奉命城濮而後可顧當此云云

合河陽　於恤小者美其志　於愛君者原其情

合入陳　恤患不討其專　討罪不計其貪　天子不能正　中國不能討

合厥憖　權以美其志　恕以原其心

合黃父　以權予伯　以正待人

楚人伐鄭

稱人見得這個人是不可忽畧之人不是前此未強到今日始浸浸

強盛葢敗蔡時固巳強矣至伐鄭之日尤覺有日異而月不同者傳中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如叙年譜明爲漸字註脚會中華四句亦有日甚一日之意此正是浸強之實　加荊敗蔡諸比同再加會中華四比亦如單

敗蔡　荊聘　荊伐鄭

始見于經云云　乃復字要體貼見聖人未嘗輕以人假楚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緊緊呌出這箇人是不可忽畧之人

盟齊　會盂執　公如楚　會號　會申同

說他浸強之實總發其來有漸見至此則天下大勢不在中國而在夷狄不在齊晉而在楚巳敗壞決裂不可救藥然非中國之人[illegible]察何以釀成之春秋所以謹而稱人

會舒蓼　浸強益強

合盟宋　圖其漸　謹其始

合楚子伐鄭　宣九　堵敖之世來聘稱人進之也至是書人豈許其伐國乎　歸生之亂伐鄭稱爵予之也至是書爵豈予之乎

會檉敗偃

誠字重看從同字協字生來此時病中國者惟楚中國與楚必爭者一鄭救鄭之謀卽其爲安攘之謀卽又二字要體貼無安攘之誠不在伐邾之日而卽在咸與之日也詐戰只作事寔

會檉

傳曰謀救鄭便見檉之會正是安攘之大義所關苟其志之果同誠

之眞協決不於同者背之於協者仇之也如此說纔擊得不誠意出咸與焉及則是字有味

會檉　敗偃　盟貫　伐黃　無安攘之誠　失安攘之義　俱重旣以字

敗莒獲

此傳非是責其詐全重不戰意至于兵刃既接就是正勝巳非王者之師況又用詐謀云云　葢原莒以責賂而來曲本在莒正好以理諭之何容于兵須將莒曲發透振醒本題責之備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書獲無所不用其貶非責備賢者之謂

召陵　北鄙

借二比以見友之却莒當如此亦要本莒之有罪說來

敗旨 召陵

如王合須在理直力強上發出非字近字一則不必于戰一則可以戰即倒傳亦可

合秦人伐晋 抑鋒止鋭論以詞命則善矣懲忿窒慾德之修也

合大鹵 禮義辨論王者用師之道華夷虎賁王者用師之法

二年 楚丘

周制一段是春秋責桓律令斷案全是固當亡滅而不存矣一句功之大在此聖人貶他也在此大節即請命之節功利道義要剔明功利而不犯王法之禁即道義矣春秋之法應王法法字益以莫大之功極博之利繩以君臣之大節則其惠爲小是法之在所當略也

城邢 楚丘

傳原以邢未滅明衛已滅故彼爲救患此是擅封國之權正道義功利不可不辨之際須於相形處敲擊入髓不必倒單加狄入衛夷儀同

合遂伐楚 專討以存衛之功揚抑 專征以伐楚之善揚抑

合盟葵丘 擅權三五伯三王之罪人 明禁五伯桓公爲盛

合戰泓 正王法 明王政

都在聖人意上合全以大小字爲骨當時以爲功高利博自聖人斷之止小惠耳此而不略則道義之大節便忘了當時以爲至仁大義自聖人斷之止小名耳此而飾之則仁義之大德便妨了

合城濮

兩事皆莫大之功而桓文之所以伯與天下之所以歸桓文者都只在功利上看了聖人作春秋把道義一照則寧可無衛不可無王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寧不一戰勝楚不主夏盟不可有此詭詐故曰則知曾西不爲管仲須玩味無道桓文之事與卒老于行而不悔二句有深意

合敗殽 專封求瓜 食秣一參誓

合秦人伐晋 以王法正專封詩之木瓜 以王事責貳過易之擳

如此合全在抛題做聖人意思若曰與其有功不若無功不能修德何貴知德重發其所以略而不序與責備之意

合楚子圍鄭

要見春秋是存大節略小惠之書是取大節略小過之書雖以中華莫大之功苟有違于道義微之若此以懲陵上國之惡苟能誅討正倫猶從末減勿認定兩人身上死講

合會陳

載馳賦而衛亡矣桓之城而不書若非存自齊者然蓋封國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鶉火占而陳亡矣陳之災而復書若未滅於楚者然蓋興繼是堯舜三代之公心非一人所得私以自奉者

合圍彭城 正王法 謹王度

合大鹵 專封 詐戰 木瓜 六月

合城杞 專大權 睞大夲 木瓜載馳 葛藟揚之水

合黃父 封國非諸侯所得擅之權 勤王寔臣子所當爲之事。

滅下陽

近有以虞之亾自滅下陽始而下陽之滅自貪利始是一串事玩傳中二書法及兩何也又曰觀此義可以見法春秋此義其衰世之意兩邉須據此透發番戒不可寔責虞公上遂其強暴遂字重看下失險與虎牢傳責鄭之不能有同意非如唇齒之說加剙鄭伐滅遂同只照二書法

下陽 執虞 滅巢 入郢 宮之奇 沈尹戌

盟貫

江黃東方之與國也句最重是人所想不到處而桓也去服他再無一着不到了故曰慮周要本服荆楚來若只要勝楚也不消服得江黃惟要他不戰而自服須結交江黃使之一無所恃而後可義著意重若不是攘夷之義則亦不過縱橫交攻之故智耳作文以慮周作案就中發出義著然周著總在今日區畫上說此盟只是服之尚未與謀與陽穀有別 舊加伐楚召陵爲義著戾傳刪之

合陽穀 定兗 定謀

服江黃正服荆楚之慮妙在結之使來謀伐楚惟不用江黃之奇妙在使按兵不動

合召陵 許其結遠以服外 美其不戰以貼外

合侵陳 得于制勝義之叢 失于持勝德之衰 武王 成湯

合入曹畀 結遠以制外慮之周 虐小以制外謀之譎

合侵崇 江黃東方與國也 慮周而義亦叢 崇在西土泰所與也 謀迂而逆已見

合盟戲 結遠交以制外 許內成以敵外 下比勿說知塋葵盟貫之謀不出管仲

合蕭魚 結遠以服外 推誠以服二 下比不出伐鄭宜以服鄭對服楚爲是

楚人侵 見滅滑傳

重近在王畿上見其爲門庭之寇末點桓禦之不極其兵力繳出本股

三年 三不兩

志字極重傳從詩稱云云想出僖公閔雨之情文中要發以著其勤也光景須玩故冬不雨云云而書三句語意

三不雨 二不雨

有志于民則自動無志于民則自慢皆按其平日行事自不容矯飾者故觀于詩云云觀于春秋云云歷時與每時正是其著勤著慢處不可冷淡放過了

盟邑 立晉靈 盟邑 討商人 會邑 討宋鮑

要於邦交之怠想出無志於民來勿粘事寔

取舒 主徐 楚伐吳傳

觀魯頌荆舒是懲則舒之黨楚久矣徐取之爲桓通伐楚之徑重[illegible]

善作待變夷意略帶

六月雨

從憂不雨上料他以雨爲樂傳只借僖同民之情發出君國子民之道須以番訓意爲主不專美僖公觀此義一段要說得透露蓋由今日之喜以遐想其未雨之痗人君之懼恤當何如者可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乎懼與恤正是其所以喜處纔說死了便不是

三不雨　六月雨

憂雨根平日來喜雨根憂雨來全以虛境描寫總發君國子民之道

陽穀

傳雖奇正並說意側重奇兵上奇就江黃不與看故書法亦係於江

麟指㩳　卷二　僖公　十三

黃末又直結江黃以足之伐楚二字重看槩春秋中惟伐楚一事爲克敵制勝之最善而所以能制楚之死命者全在此謀須說得利害分明如親與其謀者然方妙傳三謀字相呼應自爲犄角自字亦要體認見不用之爲有用也

陽穀　侵代次　召陵　執陳　加侵陳節主合要記此傳無侵陳

陽穀善謀全在侵伐次之與不與處奇正總在內執伐此將來一證見與於伐陳則非不與於伐楚耳作文叙本股過如傳問延節以侵伐次之與不與寔講奇正之謀而以召陵執伐爲驗重發犄角之［illegible］明繳本股書法去本股同

陽穀　次伐侵

奇正並用正其謀之善處不可截斷陽穀爲謀下爲行其謀也

召陵　執陳　伐陳

就用江黃處驗不用爲奇非以此兵爲奇也自爲犄角之勢須透發

合召陵　善其攘外之謀　序其怙外之績

合侵陳　能制勝　不能持勝

合盟戲　奇正之謀　勞逸之法

伐陳　盟葵丘

自爲犄角之勢明矣翼戴襄王之事信矣則知字及明字信字俱要喚醒勿坐寔講

有合城費傳之墮費展與傳之取鄆伐莒傳之舍中軍俱不

麟指㩳　卷二　僖公　十四

整刪之

會檉　次陘　振中夏之威　震中國之威　合侵陳傳

振與震有別振謂振起其積衰之勢震謂震耀其全盛之勢也上補云威振矣而又敦信於遠國何其念之深哉下補云威震矣而又伏奇於境內何其謀之善哉

楚人伐鄭

主下傳鬪章方旋荆尸又遲聃伯未釋溱洧復兵楚之暴橫甚矣雖然非奉命孰敢擅兵乎

四年　侵蔡伐楚次

奇正于叙事見之只［illegible］箇伐楚［illegible］直處也在此善處也在此正名與

善二意自相縮以諸侯而興師忿却君臣之名有何善之可與但問
楚之無王亦是爲君臣之義上興師斯其志之足取序績不必泥定
不戰之績使今日非志于尊王則師出無名雖不戰而盟亦何績之
可序乎次陘只作書法與遂字對加於師召陵同去次陘即召陵傳

侵蔡

苟字主不用江黃說咬定陽穀傳爲有據舊謂侵蔡而使楚不知備
乃奇于伐楚則于伐楚者正也一句照不來

侵蔡遂伐楚

以奇正提起倒專一意作

次陘　于師召陵

此題純在書法上描寫志是尊周之志就苟字斯字體貼出樂與人
人爲善之意然脫不得正名來龍去于師即侵陳傳

楚人伐鄭　遂伐楚　于師召陵　春秋無義戰 孟子　春秋美召陵 楊子

遂伐楚　召陵 同上　出次陘即全傳題

遂伐楚　遂救許　幾討罪之專 美恤患之急

合入曹畀　兵雖正而失之專 功雖高而失之譎　天吏之兵 王者之教　加于師召陵城濮踐土同

合城濮　王命 王道

合河陽　兵正而事專 事逆而情順

合圍許　征伐天子之大權 朝覲臣子之大禮

合大鹵　專王命 非王隨　宣王南征 宣王北伐

伐楚次　召陵　侵曹伐　救衛　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 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

伐楚次　召陵　荆敗蔡　椒聘　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許男卒 傳　偪陽　意如至

卜桑林之祟而旬偃請禱聞西河之館而意如恐逃二項都是畏死
貪生而亂于禮全重命字僞出襄歸是貪國非貪生三塋是僣祀非
淫祀此等題俱借題發意勿粘事迹或出偪陽舍至是反股則上比
主荀罃不從桑林之

于師召陵　此傳無次陘

以完服義提起重序績上作看來敵服退舍自是當然安所稱下敵
惟諸包茅之責又辭昭王之問承同好之願又對攻敵之難且順且

抗如有忿心力逞寧能隱忍不戰哉桓公能以禮下之不以戰服此
其所以可美不驕不暴俱在盟上見出在處已則言律在處敵則言
禮此亦文定贊歎語須于講末咏歎數句勿入正講然未可直說是
王事只庶幾之耳

完盟

不稱使與來盟俱是紀實稱名氏是特筆若桓之制楚終是力征局
面然其以力假仁一戰便無味矣則不得不以楚爲事又不得不以
服楚成名屈完覘我機關擒着種子似爲桓用而實能用桓只說箇
服義亦非當日情景

召陵

不遂字不可糢糊桓之兵力強矣此處正是英雄難撒手處况伯者
全以力假仁乃有其力而不遂是其幾于王事處認不遂真從此拈
入禮律不煩分疏矣不暴謂不暴虐其師非屬楚言

侵蔡伐　于師召陵

伐楚次　于師召陵　執伐侵　近王事 歉王德　去首股即侵陳傳

于師召陵　城濮　序不戰 略志戰　去于師王敗江傳

召陵　盟首止　柔遠 寔征 定儲 夾輔

合盟葵丘　近王事 明王示

合戰泓　不驕不暴近王事 不仁不義戾王政

合晉侯伐秦　柔遠春秋于斯爲盛 改過秦誓列于百篇

合盟戚　不戰以服楚 一匡 不戰以散楚 三駕

合肖魚　外服而下以禮 內携而感以誠

上全要齊之力強與楚之且順且抗一段光景纔盡出齊桓卒與之
而不遂所以爲幾王事下要看既同又叛以前一段光景纔盡出晉
悼信鄭不疑所以能感動人

執濤塗

此股與下侵伐不同傳首原說齊桓欲徑陳陳不果納必竟要執其
執政于此想見必有一段不厭于人心者此意重發宜自反就合在
內收稱人以執

及江黃

驗謀之奇只點起依本傳發全要根楚之受盟來楚一箇受盟桓自
以天下無不在我宇下乃有〻陳大夫之倔彊是以執其身未已也
又伐其國即江黃不曾試兵到此亦勞動一番須揣寫他十分震怒
十分烜赫擔當不定處非桓之德至此而衰纔露出向來本色

王伐楚

主去國踰時之久有據舊以大齊桓伐楚之功

執陳伐陳侵陳

傳意在責人與自反上斷王伯器量之大小首引思斁一段便含得
賤伯貴王意益濤塗以國病爲憂桓軍政必有不厭人心處宜其自
反而乃云云桓德於是乎衰矣須玩方字已字一謀字猶未字模寫

之要本念深禮謹斷斷見桓本來面目不過以貼楚精神勉爲裝點
勉爲矜持方受盟句最有味量非容人之量乃功高而盈器滿而覆
是其德之衰而不可以進于王也德衰對王者言非桓一身之有盛
衰桓公二字頻點要知春秋十分望桓十分惜桓處仲只帶言只使
陳同要將執伐來影出怨猶未息發責之深意

楚人伐鄭　三年　執濤塗

傳中論思原指周公不宜以齊桓代出破云伯政思于人而輒斁大
失聖人之望矣

執濤塗　韓延聘　此比左傳有周公存之餘俱無當

以幾字立論不重事迹破云即人心之思斁而王伯之貴賤見矣

會檉　陽穀　次陘　召陵

以王者居功論起重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意念深是謹禮根子此念直到後面服楚而待以禮方了故曰深深字謹字正與一謀不協數句相反何其二字總皆不了話只借此傷他末路之不終耳存此心以進善云云須透發

會檉　陽穀

此題要描寫桓仲勤鄭結江黃一段精神周匝不敢淺露不敢輕逞處方似念深仍要體何其二字含德不終意

次陘　召陵

按兵退舍俱就不戰上描寫謹禮亦須根念深來此尚是未帖之憂

益其心惟恐一與之戰則勝負一分而楚終不可帖耳

于師召陵　執伐侵

要做原其失在于器量褊淺桓公只識得一個管仲管仲只辦得一箇楚楚一受盟便都把捉不來了故下說成湯豈故爲是隕淵之懼哉彼寔有所以見得責任愈大則其罪戾益深耳仲尼不道曾西不爲正在此

合伐黃　用侵衛傳　德衰從量淺來成湯勝夏云云　業怠縱行荒求伯益戒舜云云

合救徐　德衰　德益衰說　虽

合圍曹　德之衰　心之失　量淺而器不宏　欲速而見小利

合城濮　桓公管仲才識有餘而器量不足　文公先軫功利雖勝而道義則慌

合衛侯齊　楚方受盟志已驕溢在于量淺而器不宏　衛已受盟猶拒而絕之惟褻智自私而心不廣

合晉侯伐秦　厚于責人而不自反　傷過能改而不責人

人之度量相越與雖聖賢詒命意須想發仲尼無道桓文而列秦誓于百篇只爭責人與自責耳

合滅蕭　俱是不能久假而遽歸

合大鹵　非王德　非王師　周公東征　宣王北伐　伯攻之數于人　王道之威乎人　俱有楊子

執濤塗　歸田

陽穀　召陵　陽穀　伐黃　念深禮讓　行荒業怠　合狄侵衛傳

會檉　陽穀　執滕　曹南　合圍曹傳

此題雖以威信作眼重在憂與急上描寫兩伯心事要知桓伯之憂

只是一箇帖楚非真有服天下器量宋舍急急圖伯有須臾不能待光景連假胚子也做不來

五年　會首止

此題全在書法上發揮堂堂王世子以無寵故不克定位而借重於桓之一會自是君弱臣強下陵上抗之日自是箇亂世春秋抑而扶之所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此正字與後正分義也正字相應詞分義必如是而正使羣臣得伸其敬云云乃胡氏從書法體出觀傳末而班位定矣直應後世論其班位云云可見不可做聖人意思賞譜

首止　盟洮　葵丘

三比如傳問題須就抑臣內發出尊君意方於宰周公與王人同戶

意相協且得聖人殊會肯綮

合盟洮　尊王儲。重王命。

合踐土　正分義。權名寔。

兩邊都是君弱臣強之時須以此意振起殊詞與諱詞見聖人一片苦心

合河陽　抑強扶弱。撥亂反正。尊周全晉。以誠變禮。

合黃池　及以會。使上有常尊而下不敢抗。天地。會以及。使內有常治而外不敢橫。冠履。

盟首止

作文須把王將以愛易世子猝得變之大方與得美之大醒私愛最難轉移桓公任以為已憂而控大扶小合天下公心以勝一人私愛然後世子定位無復可搖動而父子君臣之倫正矣傳中提出中國字要重看中國之所以不淪于夷狄者止恃此倫理之撐持收再言首止書法復舉諸侯不重重詞有樂道不厭意　加會首止只作事實

合遂救許　一盟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美之大。一救而討罪恤患之義咸得善之尤。

二首止　二葵丘　定倫孔子稱一匡之烈。明禁孟子載五命之詞。

鄭逃

或曰以下胡氏恐人疑聖人貶從命之鄭與作經尊王之旨相悖故出箇大義字為斷義在則臣可行於君子可行於父弟可行於兄大舜湯武周公所不拘也聖人處變[illegible]惟義而[illegible]此乃煞貫經綸[illegible]

只一逃字書法加首止乞盟同

首止　鄭逃　平丘　不與

傳本以客形主宜倒作須以善惡提明然後發出不盟之可貶不同于不與之為幸意

首止　首止　鄭逃

此題不在齊鄭上着脚把春秋道各分五句一想便知題竅矣盟首止此只照春秋與之者句會首止之遵王命逃歸之承王命這是君臣之變處變而不失中就聖人身上說傳末此春秋之所以二句勿輕放過

會戚　執曹　夾谷　歸田　盟戚夾谷同

此題不重聖賢分量要見宜守而守常之所不得拘聖人自環應無端常把身子立在活路上雖遭倫常之變而不失尺寸之衡中卽義也只借題面作影子能反說更高

合札聘　以諸侯行匹夫之事。以賢智徇匹夫之節。

會首止　札聘　賢守常。聖盡變。大舜湯武。賢守節。聖達節。季歷武王。

此題俱就書法上論上以雖衰世之事反起重義字下以有補於衰世反起重時字傳末俱以聖人修春秋結之

首止　鄭逃　踐土　河陽　常變。名寔。　合踐土傳

首止　鄭逃　會溫　河陽　權于義而變之中。原其情而變以誠。　合河陽傳

弦奔　與戚諱同

執虞公

此題宜以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作一大書法可以見承上書字記字文中光景從此想去其言其曰其不言筭不得書法是夾議論之詞以國君而同于匹夫之賤此意常要點綴

下陽　虞公

滅下陽所以執虞公捨任相連發重番戒上止收書滅下陽云云于始于後字最有力

六年　伐鄭圍　遂救　公至

合義是後人斷語桓之所以合義只在有遺力一着上看出蓋伯所謂義全注之于力力盡則義亡矣力而使之有遺有所以用其力者

不日得分災救急之義而曰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是討罪裏面更有一般善處全在即解圍以救上故曰善之尤書至帶收

伐鄭圍

有遺力只就圍而不舉上看出要體貼齊自召陵之後云云方見得不盡力于鄭加召陵同

圍許救

楚之圍許乃攻其所必救也桓此時擁兵力之強無難分師以救即下楚以救許力亦能及妙處全在即解圍移師以救上討罪分災救急之義折不開正謂一舉而兩善併故曰善之尤單救許同不但是急急救許仍見他當緩而緩當急而急之意

至伐鄭

全要根善之尤則何以致說來志其久勿說到臣子不忘君之心蓋使曾從齊桓一舉而下鄭楚圍許又置之不救則可一出而遂還矣惟其圍鄭不舉而許有楚患即撤兵以往救亦不勝跋涉之艱此所以久于外也如此說通傳俱靈

救鄭　救邢　遂救許

以凡言救者未有不善影出書遂救為善之尤倒本股作

圍許遂救　伐宋圍緡　善之尤　義之不得為

圍許遂救　狄侵齊　圍鄭　桓能移師救許　文不能移師卽秋

遂救許　遂圍許

以兩遂字合都就聖人意思發上要得即解圍而移師下要得再會再至而許距近

七年　齊人伐鄭

未離字復字重看鄭惟附楚故齊來伐其于申侯何罪而乃殺以說齊乎須挑明當自反意　加伐鄭圍新城同再加鄭逃同

小邾朝　黎來朝

甯毋

借盟柯傳會諸侯尊天王句即以通王貢作事寔然不必以本傳起繳

八年　盟洮乞盟

傳意雖兩重然以虛實扭對甚爲不整況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是事
寔當不得書法卽以尊君之義提明以乞盟另作無妨舉動之審愼
指乎日言要得垂戒意

盟洮

聖人之意在王命故序王人于上則其情見矣王人以命故尊而尊
君之義明矣亦要從書法推開說啖定本股便索然無味　加祭伯
祭叔只總發聖人尊君之情要得主客相形意

合會號　重命不計其爵之尊卑　重信不計其歃之先後

禘用致

說誣僞不誠而非所以祀先正亂名犯分處通一經之禘而言只提

起倒私恩崇毋作收不稱姓氏用致只作事寔成風尚存而曰致者
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
致之于廟夫人不氏明爲妾無當尊之理

敗莒　用致

總叙以私字爲案斷其越禮之罪加行父如宿如同

九年敗莒　舍中單　賞私勞之失　不賞私勞之得　合如卒傳

會葵丘

用則進不用則退以立身言故曰節出則宣力于外入則效勞于內
以事君言故曰義可進可退可出可入正是無常尊處無常尊自不
得殊會非故抑孔以尊世子也引爲周只見以冢宰兼三公自古有

之勿牽入正　講時說以尊王立論不幾顧奴失主乎

會首止　會葵丘　舊載首止專今正之

合黃父　不殊會無美詞

盟葵丘

惟盡禁是以咸喩惟咸喩是以不歃血寔誠事亦須驗入蓋卽此一
事而知桓禁并空言人心所以咸喩也志不必指定尊周以周盛時
之禁依方策而輕重布之兢兢于同盟之無隕越于桓爲禁于諸侯
爲喩忘其志之在已亦忘其志之在桓一盟稱二百四十年極盛之
事須要鋪張冠冕

會首止　盟葵丘　加盟首止同

傳意是將首止驗初命語氣似倒言之要知卽翼戴襄王之一事而
知其五禁之克盡大抵如斯此志之所以咸喩

舊載合新城驗從夷合取鄆驗崇惡合三卿伐莒驗專兵合
墮費驗越禮或本股或脫毋更參之

殺奚齊傳　會首止　會黃父　易朝奔同

要發天理根於人心不可以私害公意子弗子兩邊俱有

十年溫奔　見滅譚傳

弒卓傳　寔赦　佹牧

義以事君言節以自處言里克不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
君執節不貳徒以中立祈免則倖成而惜死矣不知說着節義邀功

與生之念都抹倒了此借題發意要說得慷慨磊落

明義股　易高子盟　荀吳伐鮮虞

立節股　易宋楚平 解揚 取鄭　舍玉　徐越伐吳 厥由

及荀息

從君於昏自局外之人言當託孤寄命之時固不論其君之昏明也荀息所謂其濟君之靈其不濟以死繼之不食其言不是硜硜小信正大節之至死不渝聖人所以取之

會陽穀

玩傳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云云宜重僖公上以桓業怠就中挑發佐字與之俱字都有味而更字更有波瀾須描寫他末路相率惰偷光景

大雩　伐黃

以公與夫人賜穀之會觀之是一傳關節語須體貼宛肖如以見儆于人對見戒于天此齊不能救黃非黃之背齊也惡得為人儆看書之可笑如此

伐黃

齊宗諸侯自有攘夷狄安中國之大義在救患分災乃所以安攘也即他國之被兵不可以不救況既與會盟乎乃城守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自是無以宗諸侯矣徒使人悲愴於敬仲之言始之用江黃今之棄江黃是桓伯業興廢一大關頭不專罪其不能救

盟貫　伐黃

傳引管仲語只重伐而不能救二句以為下文立案非咎其與盟也全在安攘大義上論傳中兩義字緊緊關照方見當年失着處

滅弦　滅溫　伐黃　滅黃

弦溫以未與會盟故不來告只影起書法斷棄義之罪去弦溫同

盟貫　伐黃　侵蔡獲　貞伐鄭 字小忌管仲之言事大忽子產之戒

盟貫　伐黃　吳伐鄭　會伐鄭 彭仲之料季文子之憂兩傳俱有既又字

盟貫　陽穀　伐黃　戍陳　會鄭　陳逃 敬仲有不能救之憂宣子有我喪陳之患

十二年 滅黃

前半傳特總論見滅而言此題宜以黃之得正提起倒罪伯之失職

蓋夷狄之強由諸夏之弱諸夏之弱又由方伯之修職細玩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云云極有明據即傷時之不幸亦所以罪伯也

弦奔　溫奔　滅黃　滅江　許歸　頓歸

照前半傳以歸奔之輕重點明倒江黃作

弦奔　溫奔　許歸　頓歸

以不死位為罪之總而以有望無望斷其罪之輕重仍繳出本股之守正

侵衛

要見桓在而狄敢于侵則行荒業怠狄有以窺之傳然後二字文中宜洗發正接息荒二句來不是以至誠責他說若是王者自無此允

故曰仲尼之徒云云

陽穀　伐黃

惟其行荒是以業息亦不是板板責他須吊起然後之神

侵衛　會鹹　侵鄭

有一步竟一步光景今年明年字亦不可忽

侵衛　侵齊　上加侵鄭下加圍鄭同

主齊桓晉文若此類者云云還宜推開說以至誠無息作主帝王之道卽春秋之法總結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五伯假之也只是一箇不誠默識于意言之表卽是此義文中須會此旨勿以啓患縱患涉于合

合邢丘　集息無寬　立政立事

會鹹

以謀杞縣起亦字不忌字須體發

十四年　緣陵

杞未及爵救而存之亦可而一旦遷之便是專轍意事字要醒蓋救患分災所以爲諸侯之事也此題雖以城邢照斷而楚丘亦要相形全重聖人意思發

城邢　楚丘　緣陵

傳原總三城而論不可倒作邢自遷也杞則待桓而遷者杞未滅也衛則已滅而封者故以功言之云云功利道義便是王伯之辨

於三城只論道義不論功利是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

城邢　緣陵

只以自遷遷杞分別加夷儀會鹹同

楚丘　緣陵

已滅未滅作案其事專其事尤專要斟酌深沒凡舉亦有別

城邢　楚丘　緣陵　邢氏　甲氏　鮮虞　貴王賤伯之意　用兵禦敵之略

十五年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以楚橫起雖對齊之遙處爲阻尚當速救況其不然明救之不可以不速三段是當速故緩之實此非書法乃紀寔話玩芒見字可知書法只救而書次一段綫字是合盟與次遣大夫三節來夫桓之志

切安攘始事之勤何如者一旦之衰頹至此至誠無息昧欲有國者云云要得以桓毋戒意三指月云細玩三段一步緊一步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然使桓能嚴明號令則怠可奮也而復次焉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然苟能親帥諸軍以赴徐猶諒其志義之美而又大夫帥師諸侯不行焉可見桓德益衰而安攘之志怠矣然則諸侯之不協亦由桓之志而不協也號令之不嚴亦因志之怠而不嚴也故始勤移怠只頁[illegible]字而以至誠無息大發于後

伐徐

暴橫憑陵全在遠字上形容冠偪迫則當急救形親勢便則又易救二意當重發于後

牡丘次匡

只就桓不能一衆心嚴號令描寫他怠處不必太闌使非門庭之寇而有餽糧越險之難其潰且慢又不知何如矣

牡丘

只就人心解散而假盟以要之見得他怠處不可責諸侯

次匡

號令不嚴乃桓自家不嚴非諸侯之不遵令也此當速故緩之一端不必另補加救徐亦不必分次與救只就兩項總發其安擾之怠

救徐

聊遣大夫正見其怠處蓋諸侯皆在而命將便是苟且塞責無必欲

成功之意矣志字重看曰益衰猶云甚衰耳非有所承

救鄭　救邢　救許　次匡　救徐

王氏兵而書救一段下救而書次看來卽作始勤終怠何等完全舊以會檉陽穀諸比不貼救上便泛了

遂救許　救徐

速救不速救相照最切合此二役真似兩截人蓋惟誠則不息伯者之不根于誠勤時便蔵了怠時胚胎終處只顯得始處局面總發方警策

葵丘　牡丘

此題就人心之恊與潰推出他勤怠來不可遺始終字指月主合

侵衛　會鹹　侵鄭　牡丘　次匡　救徐

上說人都來窺伺見得他有以啓之此至誠無息所以爲帝王之道下就已都怠緩見得他一發振刷不來此歉不息之誠所以能固其國

伐徐　救徐　嬰齊伐　九國救

重親往不親往上俱有安擾句

合楚子圍宋　書無怠無荒　易作事謀始

合邢丘　厚終伯益戒舜　謹始周公戒成王

合札聘

誠是帝王之道桓公是當時第一箇伯者故聖人以不息之歉責之

中是聖賢之道季札是當時第一箇賢者故聖人以時措之宜望之

震廟傳　仲孫來　戰甗

德厚二句原自祖廟隆殺言卽出不必粘事迹但曰觀于所流之異亦可恍然於厚薄之說矣仍繳出廟制而震廟爲德之不勝

韓起聘 周德　叔弓會陳 衰德

婁林 見城濮傳

全在諸大夫不能救上見楚之横宜有以大創之而惜其不由道也

戰韓獲

輕重曲直乃此題眼目上以罪晉爲主免秦正所以罪晉下以重君爲主輕師正所以重君兩邊能就書法發意不使事寔尤高

戰韓

玩䘏秦伯句則秦之來伐亦不爲無罪但以晉較則晉罪爲甚而秦
可免耳夫伐人國執人君而猶䘏之其罪晉何如哉只咎其背施幸
災貪愛怒鄰皆背施中事

戰韓獲　大棘敗　艾陵同　加雞父獲即雞父傳

君重於師將等於師重在書師敗不書師敗上發不可泛

公伐邾　師還　大棘敗

以首比重君爲主下二比俱挽到君上必如久役之莊而稱師則師
次於君不得與君較明矣卽華元已獲猶言師敗則大夫僅與師敵
益不得與君較明矣

師還傳君將不言師師句只出君師不出將有公伐邾比此
傳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有公伐邾師還比多大棘敗大棘
傳有師將無君其搭比不同棐林傳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
體敵句出公伐邾處父救比卽大棘敗獲可出無師還亦搭
不得戰韓獲會厖傳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云
云有公伐邾舉師師比又有師還比則在戰韓傳爲師次在
會厖傳爲師重也須辨之

合鄢陵　曲直之機　竝遇蠱獲其雄狐　盛衰之機　竝遇復王中厥目

各以不書師敗起倒責晉

十六年　六鷁傳　秋大水　平　六月雨　和　易鸜鵒巢獲麟亦新

孟執　戰泓

非責宋襄無消變之德天之示人二句不可放過正借宋襄而著之
經以垂戒惟恐懼修省之能消

季友卒傳　敗鄫　遂如齊

二君皆以私勞世官此變法亂紀之端重發垂戒意

會淮　見下傳以僖公在會句作案

十七年　伐英氏　與取舒同主徐越伐吳傳

滅項

此題只重聖人意思發不着季孫斷罪抑臣正所以尊君全要在擅
權爲惡上發不爲朋黨比周意

滅譚　滅項　三取　倒畢

滅項　三取

以本此問題依傳串作不可以尊抑分

十八年　伐齊　師救　戰甗　狄救

伐喪全爲奪長責宋只重奪長上襄受桓囑在宋未必不以此厚誣
故武曰以下又以桓仲之囑指出箇大義來破其私愛之非此題將
書法輕點倒宋之昧義發傳開口說其罪大故其責詳而結之以春
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自是了了

伐齊　戰甗

以曲直而論主客則曲在宋也宋屬主乎是戰也以曲直而分老

則老在宋也齊柰何以直見取也單伐齊同無書法
師救　狄救
上爲無虧之殺下爲四公子之取宜以傳解書法仍以奉少奪長挽
到宋襄身上
狄救
不稱入欲顯救者之爲夷狄以深著中國諸侯之罪此即申明罪諸
夏句無二意二書法側收
鄭逃　伐齊
基齊桓傳　首止　葵丘　伐齊 上只出一比同北杏會鄄皆可
除道義而外餘功皆近餘利皆小故凡言功利其在人皆淺非謂桓

之功利尚淺也此即貴王賤伯意
葵丘　戰甗　踐土　敗殽
傳原因桓之不能庇後以見功利之在人淺因功利之在人淺而論
春秋明道正義於二伯之事有貶而無過褒正謂其事皆功利也此
乃通論生前行事
葵丘　戰甗　夾谷　歸田 伯功之入人淺 王道之感人淺
邢狄伐衛
許狄處全要綰在救齊上須以大義裁衛方見背德之尤不然安知
衛之奉孝而立非以此報桓德耶無及于齊故曰功近德遠只對入
理亾矣看有扶伯賜于朱墜意蓋德莫大乎安定其國家而[illegible]

嗣也舊說以夷狄憂中國忒泛加荆聘只辨起書法
伐齊　狄救　侵曹伐　圍蔡
至是人理亾矣正應上亦太甚矣句將四比輕叙過重伐齊總斷
伐齊　邢狄伐　衛伐邢 報菟圃之役 㩦李 同
楚丘　伐楚　召陵　伐齊戰　狄救　邢狄伐
不念其賜諸侯皆負恩之人而於衛爲尤以衛之再造比他人不同
也照傳收先書再書云云意本連株勿分應
楚丘　召陵
勿以安攘分要見諸侯均被其賜而衛之受恩尤深意則於入理上
何如

狄救　邢狄伐
罪諸侯亦所以罪衛以救與伐點綴在內不可分股總收書法
合入鄄 功近而德遠 善小而惡大
伐齊　師救　戰甗　狄救　狄伐 詳詞以責大國之昧義 托詞以著與國之背德
十九年 執嬰齊
滕介齊宋之間正與江黃遠國反照非閒語不尊事大國只論以小
事大之常禮不必以慢伯生枝夫見執者之獨名明其爲有罪矣宋
何以不得爲伯討傳有罪罪字凡五見且以苟爲有罪句落下餬作
更有情
會鄄　盟貫　陽穀　宋人伐背 僖十五

要例三十七年及宋襄云云口氣串作

盟幽 盟貫 執滕

單主責滕重不與衣裳之會雖字與相繼字要洗發

執滕 執衛侯

仍以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兒執雖以罪而不歸京師與歸于京師

而執非其罪專與濫皆在所貶意

合圍許 慢伯 滕介齊宋之閒 慢王 許距河陽數土近矣

盟貫 陽穀 王所 王所 即上題脫毋

盟曹南

非同志在要盟上見要發急于合諸侯意

圍曹

操心之失全在不省德上而所以不能省德者其病根又在欲速見小上故傳引子夏問政直就欲速見小斷之此通論襄公圖伯時事迹執滕曹南在內故曰不越數端云云只模寫襄公操心近小不能須臾待的景狀透便得加執滕曹南同又加戰泓同

執滕 曹南

須知襄公之示威信非但示之滕曹正欲以滕曹而示之天下也總是一箇不反求而急于合諸侯爲欲速見小之過

合戰泓 反仁反智操心之失 不仁非義餙名之非

合衛奔 無欲速無見小利 心不外背不盟

衛人伐邢 見滅邢傳

盟齊

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句最重乃夷夏盛衰所係傳中不得與中國會盟其後遂爲此盟後二年復盟等語俱就盟上論可見一以外三句總是一意見夷狄當外而諸侯失道至此遂以爲毀防之始宜融會成文重謹始上始對終桓公終字非要其後禍而謹之也傳中桓公既沒中國無伯云云有無限感傷須摹寫得出此題方有情景加鹿上會盂執伐同要體貼故深諱此盟故字

伐鄭 婁林 盟齊 鹿上 會盂執

齊修伯業非但指不與楚會盟然制強處全在楚不得與會盟上見

前此未有後此遂從而毀決都由此會盟起故深諱之如此一段展轉唏噓之情溢於言表

楚人伐鄭 楚人伐徐

上始稱人下止於稱人以齊桓能制之要得終其世意制之就是不與會盟依傳一串下

敗徐 盟齊

亦串作不可以制夷交夷對

圍許 婁林 鹿上 會盂執

以盟齊起纔須着力在會盟見以前不敢與盟會以後便主會盟則禍之有所自始而可以不謹乎只敗徐會盂同

合翟泉　謹防殷分俱有貽患意重譏始字

合盟宋

鹿上　會盂　如楚　會申　即此題股毋

合邢丘　衰大陵齊桓之業又二年復盟云云　委大權文襄之業後八年溴梁云云

梁亡傳　圍緡　滅江

仍以秦乘梁而滅之春秋不書問起見秦之罪惡人易見易知梁之自取亡滅其事微人恒忽略過了聖人所以特明出來見有國者不可不自強於政治只借股發意

二十年　作南門

此重勞民而在不當爲上發他輕用不是把不當爲又深一層看人

爲長府總是起下以見勞民爲重事一句意非以此形不當改作也若重視民力未有不審其所爲者

城向　城邢　南門

合楊李　君遊　子遊

各以所書說起倒所不書作修泮宮復閟宮史克有明頌矣而經不書益二役之興乃爲國之先務敗越師棲越君立庭有明誓矣而經不書益三年之報特人子之常職

二十一年　鹿上

攘夷狄以尊王室盟主合諸侯之義也須本繼桓說來此是宋襄求諸侯於楚自盟主而言直是責他不能攘却加會盂同不必以[illegible]

分股但不可倒書法

會盂執

不必以楚作一頭其罪自寓於分惡內矣在會者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自不消說然盟主義所以號召天下惟攘戎狄以尊王室一着與會之人即其所當攘之人何以激發天下之義氣乎故雖曲直之義甚明連自家也信不過宜倒責宋公逆

北杏　遂伐楚　首止

雖三股不宜分須以攘夷狄爲主一氣說下要體夫盟主者及所以句并者也二字不單講齊桓之烈

盟貫　陽穀　鹿上　會盂

盟貫陽穀重合江黃以攘楚說須體欲繼齊桓句如云不打帳做這樣人便可胡亂歇既思量學他豈可反他所爲而與楚會盟乎

合圍緡　交夷繼桓公之烈　殘夏撫伯國之餘業

宜申捷

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所以扼楚之要領全在此處正是大義之可申而拒使請討不患無辭重在申大義以攘楚若但責其不當受而拒使便索然無味加鹿上會盂執只叙起

鹿上　獻捷　尊王室齊桓遺烈　尊中國周公家法

合盟薄釋　受外侮　畀外權　俱昧大義

合歸父會宋　受俘宋先代之後　蔑跡魯周公之裔

盟薄釋

以大變引起，別出操縱之大權來，益執之於楚而釋之於天王與國，未見楚之能執人，即執之自楚而釋之自楚，未見楚之能釋人，惟求楚子以釋宋，是明以釋不釋之權聽楚，使楚之操縱自如，亦忘其為天下之大變矣，傎之甚，宜透發二書法不平重為魯諱上加會盂執獻提只作事寔

會稷成　盟薄釋　澶淵故

以二會特書所為起，倒本股俱關天下之大義

合踐土　操縱自夷，廢置自已

合納頓　魯不能云云而求楚釋之，是操縱自蠻夷出；中國諸侯不能云云而使楚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

二十二年　取須句

非所以為禮，只應上崇祀保小之禮，是就成風之言而辨之，不是斷詞，亦不可以請命為禮，以亂易亂句最重，發透不請擅取之為亂，便見得不可以易亂了，收取字加牟婁只照書法

合城杞　魯僖不請王命而毋慾是報，晉平不獎王室而毋族是恤

升陘

輕兵不在今日，首說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尚是前日之禍胎，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正對念毋言，如此說纔有味，卑邾不設備只作事寔

加須句同

升陘　同圍齊

同圍齊暴　圍彭城亂

勿寔說誅暴禁亂，只影出輕用師徒，來亦異於口氣宜體

戰泓

傳首提出本字，是責襄律令仁義都從根株上做起，如親親仁民愛物等便是順事恕施，襄公平日不仁非義之事，那一件不為，今日對敵，獨愛重傷與二毛，則是計末遺本，飾小妨大，甚昧乎王政之本，所以比之仲子之廉，盜跖之仁義，一傳乃破先儒不鼓不阨為至仁大義之誤，不是責宋襄飾仁義之名而致敗，亦不是追咎他平日無仁義之實也，妨大德正是遺本，要發得透

伐齊戰　執滕　曹南　執鄫　圍曹

不仁非義，只渾說敢于行，敢字重看，見得那等事都為了，何有於煦煦子子之名乎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及荀息

薄德句用子魚語，在因壘取，舍緩救邢衛上論，襄公伐齊之喪，不但空空責他奉少奪長，須要發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二句，方與晉獻事相照，加伐齊戰執滕鄫同

高子盟　城邢　楚丘

全要影出虐小之罪來，猶曰字面須體

合野井　物有本末，順事恕施，政之本；禮有本末，正身率人，禮之本　與本平首行亦

二十三年　伐宋圍緡

此題以義字爲案而甥尤字爲斷惟伯國餘業故以尊攘之義責之
若他國則但貶其不當乘約伐人而已加伐楚召陵戰泓同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只就與楚合與楚戰上洗發說得事之美惡分明而不嫌於同之旨自見

杞卒 傳　滕朝　杞朝

定名寔意要透發玩傳中國所以爲中國云云則二股俱是謹辨勿以君臣夷夏分

二十四年　出居鄭

只出居二書法重褻王用夷制夏之傾亦要發垂戒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與王者以天下爲家意實相關撥亂反正之旨須透發加狄伐鄭只點起居字重端本作

麟指嚴　卷二　僖公　四十三

二十五年　衛燬滅邢

傳首一段斷滅親之罪爲重中一段又就滅國之中發明滅親之罪所以尤重意春秋之法法字與王法法字相應蓋法爲人道而設也公而無私者理之一親而有等者分之殊說透不可不差等意而衛罪自見末一段又就滅同姓之中有名有不名者反覆言之以見衛罪之無可解所以坐實其滅親之罪耳加石門只起生名書法加邢狄伐衛只作尋迹

元年　滅譚　滅邢

耳一節寓分殊內不可分姑以元年作聖人與天地合德云云問起而理一分殊總在下二比發之

滅譚　執虞　滅邢　滅夔

以滅譚辨燬之書名正講發理一分殊意同單仍用然則轉下以虞夔辨二比

執虞　邢狄伐衛　滅邢

以滅親提明即以晉人之不名問起重原情定罪作又遣禮至云云總見得非邢之自取以虞公照斷

執虞　滅夔

須以衛燬作骨仍如傳口氣側下不宜對

麟指嚴　卷二　僖公　四十四

合襄歸　辨親疎之等　仁義之決　嚴義利之辨　性命之理

圍陳納頓

此傳原從納上起義使楚人納之只頂諸侯之不納來還以陳罪提起倒諸侯之不能修職傳中又字可玩使夷狄之得以仗義聖人之情愈覺憤烈而難平蓋楚勢不必言所乏者義耳幸修方伯連卒之職者無遺義以拾之今得以納頓爲名是挾勢者又能仗義中國諸侯奈何不自爲地也亦正本自治之意亦字須說得輕活

合吳救陳　正本自治之意　居夷浮海之意

重中國不能納與救上俱有修方伯連帥之職句陳楚只點起

二十六年　盟洮盟向

以乞師問起須原衛之不義見黨之者召兵之有自傳中旣字又字
不可放過卽帶當自反意
侵西追鄑
兩邊俱在私憤上斷用詐深入皆憤心所爲弗及亦自深入內亦非
議其怯書人書侵云云皆事實書法以交譏總結只侵西齊憤魯之
黨衛而侵黜潛師及誘魯二意入講單追鄑弗及於起處點破齊師
全在深入上發他逞憤曰有畏而不敢及若非有畏未必以弗及止
也
濟西　追鄑
境內境外要提得醒玩傳凡書追者句及兩在字兩則字兩是也字

宜虛論道理題面只體是也口氣點入方肖
伐北鄙　見乞師傳
從又字體出齊之非義固亦二字不說煞急頂故字見魯之當自反
遂乞師
此傳以義字爲主重以夷殘夏而自反意略帶計安社稷不必說到
伏楚之禍中國自相殘賊不合於義便是貽憂社稷文中須要發揮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從衛不義之甚翻出魯之不當黨而齊之侵伐不爲無故
伐齊　滅邢　侵西　伐北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要喚得乞師情景出方好見得魯之乞師不過報侵伐之怨然齊之
侵西伐北皆緣我之黨衛故也黨在衛則仇在齊如之何不來兩鄙
之紛紛哉
合晉狄伐秦
齊怨起自洮向秦怨起自侵崇俱以不自反說起歸重用夷殘夏上
夔歸
祝融楚之遠祖鬻熊其十二世孫夔又楚之別封故祀不及猶魯祖
周公不祀公劉衛祖康叔不祀后稷夔之無罪只以諸侯之祀無過
其祖一句律之看寘夔失楚之對猶錚錚有生氣訙一箇非其罪正
見得是楚之罪楚何以不名照傳辨斷於末

伐齊取穀至
以字提起倒書至作取人之邑爲已有便是失正甚字從背華卽夷
上看出患之起必自此始亦論道理如此此其所以可危不必說到
夷禍上
伐齊取穀
以者不以者也是解事實當不得書法若曰楚何人也而可以之也
若曰穀誰之邑也而可以楚取之也只斷他失正之甚
至伐齊
二十七年　遂入杞
仲遂擅兵兩世此纔第一事耳卽自三軍服其威令之有素發[illegible]

意

圍宋盟宋

貶楚處不可輕宋非有篡弑之惡而摟諸侯以圍之卽爲無故把楚罪說得痛快而從兵受盟者之罪自明聖人大意只爲以夷凌夏諸侯不能攘之卻之而反助其虐世道大防無復有存可爲時事深慨也諸侯與會遞下書法總收單圍宋只一書人而楚與中國之罪自見勿太開了

盟宋

宋方見圍而公卽其地以盟獨無嫌乎不說到夷夏之大防但肆毒何人奉牲何地到此猶不得其半點之嫌公之爲公者可知矣作此

題不必毒罵須用冷語刺入

二十八年　侵曹伐衛

通傳只識復怨一意或曰以下辨其非爲背華致武乃以報復之私又況衛已請盟再足上意見得請盟而猶弗許何其隆怨之深哉作此題須要識聖人待文公處不望其能容而但望其能忍傳中能忍與何獨不能忍緊相應見得一槩不能忍者無望了既能有所忍則無處不可忍何獨不能於曹衛一忍耶要發責備意

鄭人伐衛　取牟婁　易知　鄭伐宋　許　防同　下比或秦入滑

非字則字須剔出春秋之時不可放過須知借一以類其凡讀汝卞之詩吾不能無望於晉文者卽其用兵於曹衛猶然一春秋之[illegible]

安在其爲賢者也正與責備賢者意針對宜語語映照

圍宋　盟宋　侵曹伐　救衛

不備愈乎又況云云總辨其爲隆怨之私再稱晉侯要得甚之之詞

救衛書法只帶點

伐衛　救衛

甚字實兼得不與會圍而衛已請盟在內非專主拒盟一意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語氣一串下二書法總收

合秦人伐晉　忍乃有濟　損德之修　以懲忿窒慾總起

晉侯伐衛　納捷菑　春秋樂與人改過　聖人以改過爲大　書稱有忍　易稱乘𫗧

楚人救衛　衛侯奔楚

總以拒盟提醒上書楚救下不名衛侯俱托辭以甚之責備賢者不可遺

救衛比合鈌救合書救俱以下書云云不能具載

楚人救衛

須於書救發責晉之深意深字要體貼

執曹畀

此傳要將禮字認得眞又不可說煞禮之所該者廣衛以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禮字混入卽此二句亦不知安所指也如就執曹畀宋言則曹宋非君臣或指報僖負羈而執曹伯畀是然亦不[illegible]況云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泛說定伯以前言之今日之不[illegible]

亦在內詞令非空言即覩文匿武云云寔修吾政使之狎而知所從
也據字對上于是乎字此二句極重以此施於曹則暴欲以此致楚
則譎行事之暴皆本於心術之譎此晉文一生受病處戰勝主盟非
要其成功言之玩一雖字謂似此舉動其不中於禮者亦多即戰而
捷必得諸侯而功雖高道安足尚哉故曰五伯云云

伐楚次　會邑伐

修訓即是序成不可分原自古者說要得覩文匿武意德政未孚斷
不令無敵之師猝而逞于一擊常把於是乎擊出遽字之神

執曹畀　會邑伐

序成而不至云云不可便以會邑伐陳當之只借此發古者增修德

政之勤而兵革非其所淫逞也倒本比同畢

執曹畀　城濮

只主欲致楚師云云見其謀之譎

城濮　踐土

戰勝主盟一直下不可填入事迹雖字語氣要體貼曰不中於禮亦
多矣因治曹一節槩論其生平耳傳直將道字壓倒功字不足尚意
須透發

合取汶陽　治汶之不以禮復地之不以道。兩邊各有孟子議

合盾免侵　遽入其國暴譎遽以兵加仁智

合侌之侵　晉文聽先軫之策欲致楚師與之戰。鄭簡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

城濮

文之悖道義只在志戰上志戰只在許復曹衛以攜之拘宛春以激
之不可參入棠馬等事詠其意便是略其功書及便是無美詞傳
前是案後是斷非有二層功利道義須透發晉君臣意在必戰只要
功利速就為却功利二字壞了多少心術須想曾西所以不為與孔
孟所以不悔意則五伯為三王之罪人而於春秋抑城濮之旨思過
半矣

圍宋　晉侯伐衛　執曹畀　城濮

是未有字及字而後字分明畫出晉君臣之意來宜細細體玩

滅黃　婁林　孟執　取穀　圍宋　城濮　主後半傳

滅黃　婁林　會孟執

全在兩箇不能字一箇不敢字描寫楚橫而擴却之功似不可少書
之何如此其略哉

合河陽　誅其意。原其情。

合鄢陵　楚未有必戰之意。得天。晉未有必勝之形。射月。

衛侯奔

此傳罪晉全在拒盟上塞其向善之心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是病源
當時許衛結盟是收拾天下一大機括故傳云南向諸侯棄楚而從
晉矣文公全是為小失大一生受了鑿智自私的虧所以舉動[illegible]
只一箇衛國便紛紛生出許多事來又何以統大衆而處大[illegible]

曰不勝任端本議刑就聖人之辭衛罪晉說加伐衛只作拒盟事寔

會匽伐　伐鮮虞　易後幽寓毋同

要知無外爲心有鑒則爲智鑒皆自私而心不廣原一直說下須勘
出若不勝任的病根來

踐土

兩邊俱就書法上發聖人意的之于名實之間正扶植綱常一片苦
心不徒爲空名計長久也故足之以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下廢
置都在立武上見專權自恣根行私來即請命立武亦所不許也如
對有牽強即以下段截做無妨

歸朋　會葵丘　天子有事於文武

號與祭皆名此非聖人存之因此而動聖人扶衰之念耳

踐土　河陽 [illegible]

名實字總是一樣周特名爲天子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雖名
爲方伯而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一向有無限情景與其
猶愈於正扶植綱常之極思故於書法之間上則去其下勞之實以
全其天子之名一則正其巡狩之名以統其強大之實統者遮蓋之
意須知聖人欲因其所存者而救其所亡非只存空名已也君道父
道臣道子道重看即大倫之所以存而不滅兩般亦不可太開

衛奔　踐土

鄭位未絕則晉河立武乎立武便是廢鄭了廢置物分屬報恣行私
正專權自恣之實二書法總收

朝王所

天子在是諸侯不得不朝來朝不得不受只緣他下勞不是正本者
正此也若依巡狩之常期自當於方嶽而不於衛雍矣當時晉預作
王宮以迓王原不曾有倉卒不辦等情正恐後世巡游之無常度以
致勞民傷財之害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與正本意相關勿輕放過
加踐土只作下勞事迹

合如京會伐　云時巡之度明述職之義　俱就書法上發

合翟泉　俱正本之意下側重子虎

鄭復歸

只重書名上罪其薄恩稱復一段原爲不稱復而發帶點在後加匝
奔只作事寔加伐衛　有憾　衛奔　逐　踐土　立武　亦以事寔叙起

衛侯奔　鄭復歸　衛鄭歸

前云以爭國爲心後云終以爭國爲心此正所以戕恩處勿輕看

會溫

河陽召王事在此實講有罪而情順須像個罪中之情勿倒書法然
亦以河陽問起時晉強大擁衆入京恐有震驚之嫌故請王至溫以
諸侯見然其志實在於朝王也但不可著贊詞

河陽

此題全在聖人意思上發原其自[illegible]一段須透忠字根心字[illegible]

情字誠字又根忠字來爲王諱便是爲晉解總在自狩爲文上見之
知尊周卽所以全晉也加會溫只作事迹
踐土　會溫　河陽
上曰井晉罪也下曰晉則有罪則踐土比只借以問起全晉書法而
足矣既字又字是此題筋脉於此見春秋忠恕句亦不開
衛歸晅歸
以君臣無獄一句斷煞晉罪不然元晅理直豈不可助耶總收稱人
以執非伯討衛侯不名而曰歸之于元晅稱復而曰自晉歸零碎書
法俱納在抑君助臣中去晅歸只爲臣抑君大意同但不用元晅邊
語

遂圍許
玩傳而可以不會乎明是罪許但板板斷罪未合傳佾宜從序諸侯
圍許之故中玲瓏指點爲妙再會再至及皆字獨字與許距近矣須
極力摹寫
踐土　王所　河陽　王所
踐土　河陽　圍許　只主許距近
合翟泉　不會許在河陽踐土近矣上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
襄歸
曹伯賂免似出一時便計胡氏却推到性命之理上蓋理一也在天
爲命在人爲性是有生時帶來的不可少虧此義之原也義行不在

卽得生避患有所不爲況區區一國乎明此自一介以至天下毫不
可苟略渋嫌疑寧死不爲而立身行巳安國寧家無往不宜矣故曰
其說行而天下定矣全要就聖人書法發意以此知須體貼加寬來
滅邢只照書法
二十九年　翟泉
傳兩于此字見明明把天王不放在心上故曰無君之心著矣既有
無君之心則凡可以弁髦其君者無所不爲故以爲大惡翟泉近在
句最重乃斷罪之案而上替下陵隊仗發之上㨗說不得無君緣何
亦在人之中此乃是正其本之意蓋上既替則莫禁乎下之陵矣
合盟暴　正本翟泉王城之內謹防洛邑天地之中

大雨雹　敗鄭　遂入杞　友卒
傳萌字重看有謹微意亦根僖公卽位日以來仍以天變起束
傳佾遂比不同此出專權事在僖時彼出援立事在宣時
三十一年　狄侵齊
狄間晉有鄭虞遂侵齊可見伯主一念不在安攘則夷狄便進顧可
忽乎責晉書法在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上合看一傳精神全在若
移圍鄭之師句此乃文定爲晉文虛設語只見此處用得一枝兵若
舍狄他無可用師意不說出鄭字便了
狄侵齊　圍鄭
須體若能移師口氣勿於圍鄭上[illegible]收上書云云

取舒　伐楚　敗狄　滅陸渾

鄭歸

忮害之心起于自私自利。古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便無猜忌戚屬之事。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如六朝之網羅誅殺，無以庇其本根，而社稷傾覆。非以此責衛侯，全要發聳戒意，故結之以此義荀行云云。

衛侯奔　執衛侯　鄭歸

以不名起名之者，責晉文黜過倒單。

鄭復歸　鄭歸

體始歸再歸總斷，收再書其名爲後世戒，勿涉前傳稱復不稱復。

麟指嚴　卷二　僖公　五十五

晉秦圍鄭

傳總問連論，照傳責晉之以私憤勤民，秦不當從燭之武之利說而致兵爭之無已。故背盟而稱人，將迎贈送之未厚，行李往來之徒供可黜。入秦之不以義舉，非欲其助晉攻鄭，只是不能以理諭晉，使之悔而旋師也。

圍鄭　敗殽　彭衙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加圍圍伐秦同

不可叙事，要體自此始矣句，見兵連禍結之無已，皆今日之不以義舉也。使秦伯不惟利之何，即燭之武之言何由而入。

合敗殽　燭之武　杞子

以晉之遲憤遂親起凶倒者作

敗殽　彭衙　貞伐　晉伐　二國結釁，兵從此始矣。晉楚爭鄭，自茲非得寧矣。

周公聘遂如京如晉

以王室之禮隆起，斷魯罪不日不恭而日大不恭，須體既又二字夾周室於列國句，不可忽，履霜堅冰之漸，從此看出。

祭公逆　結及盟　遂如京如晉

以二事繼事提破，遂之如京及晉，所謂以二事出而非專繼事者，斷罪同單。

合如京伐秦　夾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因會伐而行，不敬莫大焉。

三十一年　取濟西

復吾故田而謂之取，重不請于王以正疆理，上以亂易亂，意要發透。

麟指嚴　卷二　僖公　五十六

四卜郊

此題先提過賜受之非，後以不易之定理透發，知其理之不可易，自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不時強卜。略點孟春之郊以祈穀，周之四月寔夏之二月矣。卜以涓吉，止上辛中辛下辛，四卜則瀆矣。加免牲三望，發明郊之僭，而以時卜牲望，如傳用或字點明因變而書。

杞朝　華元聘

要發其所以得行郊禮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可比，則魯之非禮自明。

免牲

此即上傳所謂或以牲見免牲者，特以卜不從之故，非不僭也。

猶三望

非所得爲正見其可巳全要體貼猶字發

合猶朝于廟（瀆禮而議其不巳　怠禮而幸其不巳）

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　唐典以定時成歲周制以詔

王居門終月

求婦

此題要得告戒意觀傳中猶曰不可況于他乎推開說此義行二句

勿輕放過

合合比弁（婦　呂武　未　恭䫃）

圍衛遷帝丘

一國之盛衰係于邦君天下之盛衰係于伯主衛侯之不能自強即就一遷上看出狄可以至衛獨不可以長驅至帝丘乎昔之野處漕邑樹忘亾之患者誰之功今猶是狄也謀其不免有遷而已方伯固在也志不在諸侯有聽其遷而已晉不能保衛之不遷又安能保中國之不皆爲衛中國之日以衰微夷狄之不日以強盛哉作此題須得感慨低佪之致不宜以衛晉平講

楚丘　帝丘

亦以前日之桓形今日之文不可開

三十二年　及狄盟

盟會中國諸侯之禮云云一句一轉文中就此洗發不地非訂法只

狄再書衛人而稱及

合秦狄伐晉（盟會中國之禮巳非所貴況與云云　中國自相侵伐巳爲不美況與云云）

三十三年　入滑（見秦人伐晉傳）

以襲鄭不克而入滑敘明斷其爲貪兵然須從敗後作晉想出庶幾能改將窒其慾意

合伐麋（秦之貪在襲鄭　楚之暴在殘宋）

國歸父聘（借納幣傳知禮）

敗殽

晉之惡在忘親而背惠帶說秦之罪在襲鄭而不哀喪帶說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先軫曰秦違蹇叔

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以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說明倒二君之過聽上利之所在則從之何有于君父要說得可危可涕晉寔子而人之謂其不可以爲子也秦實中國而狄之謂其不可以爲中國也此聖人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加圍鄭入滑倒秦一邊

入滑　敗殽　貞伐　晉伐（秦穆違蹇叔聽杞子　鄭簡違子展聽子駟　徇私　棄信）

伐邾取訾婁遂伐

重不勝忿欲斷罪欲字從忿字生不必折開須合數役發方見出不勝二字以義字爲主或曰以下不過申說報怨事蓋貪得之罪易見而爲毋報怨人或以爲念毋之勤故不得不辨加須句同再加升陘同

遂伐邾

復伐正見其忿不能勝處仍用念毋意一辨

禘廟致 嘗妾伐

以念毋者必當止乎禮義起二股略分點總發其不可意

敗箕 見伐秦傳

專尚威力雖合詐役而論之只出一比常要見生平氣習如此須繳

出伐秦之不足罪意

不殺草李梅實

此傳不作春秋註脚即以仲尼之對哀公者實之以夫子不然宰我

戰栗之對特爲公陳百年前宜殺之案想頭甚奇曰在聖人能處變

而不失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議論甚正蓋除惡于微

慮患于早之意要知夫子之見微識早不於定哀之末造已於僖文

之中葉矣但日著君威之不振有何意味

代許 與敗箕同

○文公

元年公即位

踰年即位是通例緣始終四句益即位於柩前則太早即位於終喪

則太遲惟踰年改元乃爲得禮之中觀舜禹可證矣雖喪制未終不

得從吉然觀伊尹高宗之事則冢宰可以攝行亦無妨於告廟臨匡

之禮也全在聖人書法上發

毛伯錫

晉侯伐衛 伯城杞傳專獎王室

欲伐衛而先朝王能修文務得知本意出纔於城杞傳相

關

二年彭衙

處已二字極重大凡不能息爭者都只見罪之在人而忘其自處故

以處已破之觀傳頻點已字可知有罪無罪要得替晉層層計較緩

緩商量光景日則可矣猶不得免焉亦可也弗起遽字之神以禁攻

禁就遽然二字上看出正與泰忿相應春秋王事之書故其所以責

晉者如此非謂責晉以王事也加敗殺只以報殺之役爲秦之憤兵

提起

侵曹伐 念大鹵應

以忿兵應兵提明即以敵加于已在我自有所以處已者不得遽然

興師

屈完盟 圍鄭 燭之武 召陵侵

只論應敵當如此正是處已之道兩箇已字不可放過細細從自家

身上想過要說得與遽戰相反

屈完盟 圍鄭 易鄭入代衛衛入代齊僖二十六年 看來此二比戰紀傳亦可出宜刪

合晉侯伐泰

息爭遠怨改過釋怨須以王事提明重聖人意發

合晉宋伐鄭 王事以桀攻桀 王法以燕伐燕

作王

要發覆而不敬爲積惡之原以爲無傷便至惡積而不可掩見所以當謹意

處父盟

一筆削之間而正君臣之分於斯存臣子之禮於斯凡此類甚衆因知春秋經聖人之筆削不同於魯史之舊文矣

垂隴 主無駭卒胥殺二傳

書士見其世官不書司空見其專命要得背戾於古意

不雨至

非文公之意見文公之無意二意字有味俱自聖人書法上推出息於正事又自無意上想出憂樂碎講

躋僖公

只以兄弟之不先君臣斷其逆祀之失無書法

大事 有事

祫祭伯禽而下皆與焉三年一行時祭正五廟歲時一舉要見常禮之不書而書之以上有躋僖之逆下有仲遂之變也

四國伐秦 此傳無晉侯伐秦

時說於常情取景其實說不去開口說報彭衙之役後日報復之無已還須於報復上看精神全不字專欲字要剔出以致濟河焚舟之師只計得締怨意加彭衙只以報怨敘起

嘆報彭衙見四國伐秦人伐晉

三年 合秦伐晉 構怨之深改過之各 倒傳無味

合晉侯伐秦 常情王事

納幣 傳 蔡莊 受札聘之樂 辨夫代

須重發揚字節具音雅俱自人身上說惟本乎其志而流露於升降上下之間綴光舒疾之際則禮樂不爲無根所以與其知各隨事迹略點

知禮

踐土 文公受策命巨鱗再拜三覲 國歸父聘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敏臧文仲稱之

敗箕 與狄夫妻相見如賓 甯俞聘 辭湛露彤弓之賦

朝長樗 知武子相悼公辭魯君稽首 士匄聘 衛雍之受不忘先君之功彤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

韓起聘 觀易象與春秋而知周禮盡在魯 叔弓如晉 郊勞則辭致館則辭叔向有知禮之稱

黃父 子太叔明天經地義之說

知樂

豹如晉 不拜肆夏文王之奏而拜鹿鳴四牡之歌 蕭魚 魏絳辭金石之樂曰夫樂以安德而後可以殿邦國來遠人

午伐 師曠驟歌北風而知南風不競楚師無功

三年 伐沈潰

傳中義舉舊以爲民逃散安集其人民爲義臣解以誅暴禁亂爲義遂以討從衷於國爲義看來俱屬杜撰只將傳文通讀幾遍大義自

是了了夫沈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于楚則與附中國而叛去者不同一句便是平辭之案雖非義舉比于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是平辭之斷平辭乃紀實稱人而不加褒貶之謂非謂沈之師可以用可以無用也凡此類欲示後世云云見用師爲聖人不得已之權而必本之以合義之正如伐沈之役僅不在褒貶之例况於報怨行私乎覺於傳旨隱躍有會

伐鄭圍新城　四國伐秦　伐沈潰

須要見鄭原屬中國的纔與沈未嘗通中國句緊關

齊人伐鄭　僖七年　晉侯伐衛

合救江　示用師之道。示用兵之法。

合滅陸渾　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有間矣 雖爲略遠比之闢土圖治則異矣

秦人伐晉　此傳只多入滑比無四國伐秦

此傳俱是責秦之逞忿損德之修也一句重看惟懲忿而後能窒慾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庶幾於悔過之穆公乃敗殽之後彭衙之師復起今又云云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正虛虛打向穆公悔過心腸教他自去忖度晉人畏秦云云亦是責穆之忿無措其改過之晚意蓋至於晉畏不出秦忿既逞始能踐自誓之言向使秦未厭心于晉吾不知逞忿當何如者而誓言之踐又不知何日矣

入滑　敗殽　彭衙　秦人伐　晉侯伐

要體初字復字今又字而後字[illegible]行文自得起伏頓跌之妙大意同單

入滑　敗殽　彭衙

以懲忿窒慾修德的大旨總起略云當其襲遠之不得而入滑以逞也計失於蹇叔而聽庸於杞子此猶或一時之貪也夫至於殽敗而誓言作矣蓋矍然有大風之懼焉豈其知慾之當窒不知忿之當懲乎乃彭衙戰而秦師復起矣是一悏於貪者再悏於忿矣當斯時也即亟懲忿以相宥未必其桑榆之收孰意又有濟河焚舟之師哉

入滑　彭衙

既無敗殽過文遥對而相承亦可

敗殽　彭衙　伐晉

從誓言上發起忿與忿相尋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只主逞忿一意

合納捷菑　悔過而吝損之修德 聞義能徙同人之乘墉

如晉及盟公至

原公在楚傳搭比即借主意晉侯有改盟之請則隣好無虞莊叔有愼儀之對則臣節無損故當歲首月公在他國而不書

伐楚救江

晉不救江而伐楚乃攻其所必救之意春秋責之不是說他伐楚以救江之非但獨遣一軍而不大合諸侯終不足以救江爾桓文之結江黃復曹衛正是大合諸侯與獨遣一軍相反今江國小一敗見楚

之巳行者足以敵江。未行者猶足以支晉。故非大合不爲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只言其可以此號召衆心而大合諸侯。非另一意。武關陳蔡皆入楚道。齊在東方。秦處極西之國。便該得諸侯在內傳中籌畫如指掌。兵未有不諳於法而能濟者。曰豈能濟乎。所以救之者非其道。卽以示用兵之法

伐鄭　盟貫　召陵　圍宋　侵曹伐衛　城濮

全要影獨遣一軍。遠攻強國。借桓文用兵之法以反照。只召陵城濮同

合盾救　用兵之法。用兵之意。

召陵　城濮　書救偪陽　兵法。將權。

召陵　城濮　宋楚平　袁婁　示用兵之法。示謀國之戒。

四年　逆婦姜

晉侯伐秦　此傳有四國伐秦

不識晉侯所以深善秦伯。就見伐而報者猶無譏。則見伐而不報者善何如哉。如咬定坐實便無味了。還宜以王事重發釋怨便是改過向惟知悔而不能改。所以責之之備。今悔過能改而不責人。則誓言之句句能踐而非剿艾之空言。雖聖賢誥命不越是矣。此仲尼刪書所以列秦誓于百篇之末與。

敗殽　彭衙　四國伐　秦人伐　晉侯伐

照傳首一段敘來。只說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稱之所以異乎。勿說到善秦之改過。亦慢說不識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意

前題加敗箕伐許處父盟

照傳敘過三敗。卽以秦僅一報而入之襄。又報而反稱爵。問起却以晉襄素行點明。見其不足罪。就中剔出善秦意。收爵晉書法

敗殽　秦人伐　晉侯伐

悔而貳。貳而終改。事原一串。宜以備責意做起。倒本比作

敗殽　晉侯伐

以悔始而以改終。就還對中串插廻旋。爲姊倒傳無味

秦人伐　晉侯伐

始責之備而終善之深。只是大改過一意。

盟柯　撻菑

重聖人意上發。就嘉字大字上說出王事。蓋不能使天下之無怨無過者。勢也。惟怨復于無怨。過歸于無過。則王者之願得矣。春秋制法本王事推開說。繳出本股

合秦伐晉　不貶伯國以見重貶強國以見。

合楚人侵鄭　改過者畧伯兵以善之。反正者著外兵以予之。

秦伐　晉伐　入鄀　歸鄀　不譏晉侯深善秦伯之改過。不諱入鄀欲著歸鄀之去惡。

寗俞聘

知禮在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上亦要本平日之志敬來

五年　歸含賵

亘在成之爲夫人上非小失何要玩正弗克若天之實

滅六　見厥務傳者變夏之漸

六年　射姑奔

後段辨其非侵官正見處父之謀爲忠謀而蹇之不容爲可恨蓋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任將之得失關于國之安危匪細說到率天下臣子云云　必此侵官之說何等懷惻

突奔　射姑奔　先蔑奔　易河曲

三句是夫子贊易之詞借股點題勿倒須知夫子贊節之爻而繫詞於容修處父之獄而蔽罪於君總以漏言爲後戒意

不告猶朝

此題須就象數理上發明閏不可廢意唐典也周制也急須故字有味蓋文之不告惟以閏爲附月之餘而可廢耳幸其猶朝正以罪其不告須體變禮存羊意發得悽惋方妙不言朔是紀實

猶朝

從朝上發出廢禮要寫得猶字透惟怕他并此廢了故緊接之以子貢云云

合稅畝　禮荒於慢而天時與人事交弛　法敝於貪而公幣與私藏交困

七年　令狐奔

重廢立之際不可不慎發番戒意晉之志戰意以勝秦然後却雍而靈之立益固然當時只有立嫡一着何待襄夫人之啼差便差於起初之逆雍舉棋不定是妙喻不謝秦卽不謝逆雍之事

盟扈

盾之強盟由廢置在手公之後至以向來之廢緩如是見大夫之強謂因此看得不專指今日之盟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亦非以後至之一節也不序諸侯正是隱其不及

令狐　盟扈

八年　衡雍盟暴

雒邑天地之中句極重此傳謹辨非以其與盟只不許夷狄之雜於中國終字可玩示中國夷狄終不可得而襍不嫌於詞之贅相沿於晉唐世有戎狄之亂以致神州陸沉皆以夷夏雜處而無辨然後知

聖人之爲慮深而謀國者春秋之不可不學

衡雍

要得使與盟者而皆若趙盾其人也則以中國之人而盟中國之地嘗之亦不必如此其贅意

合大棘敗　謹華夷之辨　明師將之等

合伐陸渾　雒邑天地之中　陸渾在王都之側

司城奔

公子卬蕩意諸皆宋昭公之私人昭公欲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樂豫舍司馬以讓卬襄夫人不禮於昭公因戴氏之族殺孔叔及卬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出不能其官私出奔

上看與守土二字相關總發卿爲任人之非旣不得司馬比
九年 求金
以謹通喪提起重發擅權之戒命令爲人主之利器而可托乎後世
跋扈之臣脅制中外動以詔書從事此春秋之所必謹
及箕鄭父
就中鄆者盾之黨也一句看出盾惟有黨偏之意而專權自恣明爲
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危以恐懼羣臣而行其私意字說得細示後
司賞罰者云云須重發加令狐盟扈只照晉靈初立二句
合甲父
伐鄭救

以楚罪提起夷狄未有無所窺而動者彼不窺諸夏之強弱而獨窺
王盟者乎忿之寄跡趙盾而晉之當國矣折衝禦侮之略不能消患
於平時於今日之提兵無及猶將以次且觀望與諸大夫平分其咎與
倒責盾作爲夷狄之所窺即范山北方可圖之語加踐土盟扈只罪
盾一意
椒聘
此題要在聖人心上着脚聖人恕以宅心於聖賢苗裔未嘗不另具
隻眼特其自變於夷狄不得不深加貶黜而思善悔過原不塞其向
慕之機要看遂與諸侯比遂字以中國之禮待之便是進之而不拒
內雖不使與中國同特起下句若其併王號而革之便同於齊晉之
中國矣
荊敗蔡 荊聘 椒聘
如傳遞歸本股將立法嚴而宅心恕渾融發之
荊聘 椒聘
以書法照傳問起總發其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所
以爲聖人之心也舊分漸進遂進不通之極
荊敗 椒聘
要玩內雖雖字外亦亦字是聖人立法之不得不嚴而宅心到底是
一箇恕側本股爲得
荊敗 椒聘 吳伐郯 札聘

重吳楚聖賢之後意總發其宅心之恕
椒聘 會戚 同
荊聘 椒聘 入夷儀 衎歸
入夷儀傳亦引曾子忠恕語各就不輕絕人意發勿用漸字
合晉伐鮮虞 進之同于夏乃慎用刑重絕人之意 黜之等于夷乃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
十年 秦伐晉
此題須以學者意思行文纔于傳中虛字眼會得來益此傳因闕文
而推求其狄秦之故說得甚活觀傳中義固然矣與或者猶有及之
意併乎字俱活辭文中依他口氣說得不死方妙終不遂非終字應
前既而悔之既字只就秦之報而于不當報內顯出晉悔逆雍而送

立靈終不遂非之意爲妥加令狐同畢然不但作事定一傳褒貶之
案全據此想度出來
合楚人侵鄭　重貶秦許晉之不遂非 獨罪楚予鄭之能反正
女栗　見難澤傳
須體貼不待書同而責分之罪自見意
厥貉
上重師無所指上誅其心異齊桓之修文告下重無四境之虞上誅
其志異三國之不得已加伐麇同只照楚邊書法
滅江六　伐鄭　侵宋　厥貉　伐麇
原事以罪憑夏比事以罪從夷去江六加伐楚次大意同以齊桓形

楚以三國形蔡去侵宋比專主楚一邊
伐楚次　厥貉　伐麇
全在伐而次次而伐上描寫其善惡
伐鄭遂會救　侵宋　厥貉
只倒蔡邊獲茷事虛補收削三國書蔡侯
伐麇　新城　俱出駘比主合
伐麇
著罪非著其伐麇之罪乃即伐麇以顯其憑宋之罪也故于次厥貉
之下而書須像書法體做勿坐實講
敗鹹

此傳只辨其非長狄蓋謂春秋乃正名之書要分別種類使後之有
所考必不以長狄爲狄非謂聖人於此特正狄之名以示後也說到
制禦之略便添足矣
追戎　敗狄
要玩其稱狄也其稱戎也便見他種類甚多春秋爲正名之書必別
而書之於策意
河曲
此題不明全在牽扯令狐之役來細玩秦納不正固指納雍事何以
曰遂非積忿胥不謝秦潛師禦之亦指令狐之師然曰是以暴兵連
禍至此極則說在今日了三稱人書法斷自本股上說觀傳中其稱

人何也與故貶而稱人吽應甚明不奉詞令以止之亦指令日說秦
之曲本晉服來曲之甚玩令又字自得推動大衆云云原晉之不免
於貶正以甚秦之罪晉特不能持一介之使以曲直諭之使秦之不
縮引去差此一着不然而秦載其全曲以去矣故雖皆稱人而變主
人及客之例不言晉及較曲直處不失累黍此輕重之權衡要發透
令狐　秦伐晉　河曲　同
令狐　河曲　倒傳綵朱主合 以各稱人提起倒書及不書及上
秦伐晉　河曲　戰鞍　袁婁　輕重之權衡 曲直之繩墨
會沓會棐
借公在楚傳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又以文子爲相能答子

家之賦則內外之情可知已此歲首之所以不書

十四年 新城

此題全自聖人書法上描寫從晉即是外楚楚之僭王惟不知有君臣之義使天下而諉相推戴楚便將挾衆以陵中國赫赫宗周併忘其共主之名故雖晉楚行事不甚相遠寧使諸侯之從晉不許一人之比楚誠權於君臣之義而謹之也切不可謂晉能尊周蔡不與盟只點起

厥貉 新城

蔡之果於即夷正在不與盟見傳中判楚僭王一段原總承予奪言之宜總叙如單發明一箇君臣之義

楚伐鄭 厥貉 河曲 新城 加二比作晉楚行事不大相遠

合辰陵 予外楚以明大義。恕從楚以正大法。

此題俱在楚上立論亦俱於書法描寫上爭於有周無周不爭於為晉為楚下爭於能謀與不能謀不爭於為中國為夷狄

厥貉 新城 會號 取鄟 從夷之驗 崇惡之驗 合辰與奔傳

納捷菑

從義主服於邾人長幼之辨非力不能納何重看惟力足以納而以義弗克納故曰可以為難矣可以為難見其於易行處而能制之不行即易之乘墉弗克攻此一段乃聖人美盾本意文中宜極力洗發書法收弗克而稱人帶之

觀魚 歸益

此題宜以聖人以改過為大一句作主曰過而不改云云過而能悔云云二比只借點首尾都要紐着趙盾私欲不行二句發正見聖人所以美之之意

晉侯伐秦 夾谷

上是悔過能改下是不文過遂非總要聖人意上發上要見使其貳過則懲遷善之美下要見使其文過則有怙終之刑一刑一美只係於改不改故曰改過為大改與不改只在私欲之行與不行故曰可以為難矣

前幽 納捷菑

聞義能徙故為之諱見諱之在內者為貶而在外者則為善也宜側做

合哀奔 從義見幾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重在義上私欲不行可以為難與文過遂非相反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重在幾上貴愛其身以存道與偷生避禍相反

合四國侵鄭 非力不能納義不克也 力非不足以理曲也 同人訟

子哀奔

於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看得一箇幾字出昭公無道子哀知之久矣何待今日始不義宋公而出乎蓋封人猶可托於吏隱至為卿便

有國家之責矣然當時宋猶未亂子哀即辭卿命而去之正合於易之見幾而得愛身之道當愛身則愛身即以存道也無二樣偷生避禍云云是禍已及而逃之正與幾字相反

十五年 華孫盟

開口說司馬主兵之官主兵便是委政秉政不在宋昭時須本自督弑殤公云云觀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是宋委之以政不嫌其弑逆之後而子孫以祖先之大逆公然形之於口今日之專行無君亦逆賊之後宜乎其有此也曰春秋之所禁春秋此義全在稱華孫上發意比他傳譏世官者不同蓋逆臣自無可世者不必論及子孫之賢否也

華孫盟 職載 易三 猶伐莒同

猶季孫之類只證明書法乃世官之文夫逆賊之後而可世乎視季孫輩徒以父兄相及者又不卒矣

書救 會奔

題所出者後人之事而所重者先人之行與尹氏傳報功報德不同蓋云必若人而予之以政庶於國家有賴亦前修在耳目祖烈在旌常子孫非極不肖不至隕越其家聲非謂爲世臣者槩不可委之以政也

賢者之類

嬰齊如 叔肸子 取郜鼎 哀伯 猶 柏子

功臣之胄

晉侯伐衛 先且居 軫之子 令狐 盟扈 新城 盾救 衰之子

鄢陵 士燮 會之子 書侵蔡 欒枝之子 會宋 會虢 趙武 朔之子

合會奔

華孫公孫四字有味都在聖人意思上發以專命待放趣

單伯至

重在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上尊命乃以謹禮全自書法上描寫加意如至舍至只照書法

合舍至 尊尊 賢賢

盟扈

此傳不槩責諸侯之棄義直是嚴討罪之法要看陳恒弑君云云受賂而退指晉侯分惡是分晉受賂之惡觀傳論與諸侯總問總應晉魯初不與盟會曰罪亦可知矣宜依傳遞推爲妙况於鄰壞正與况於鄰國相應

荊敗蔡 楚文 荊伐鄭 子文 盟扈

二比只作倒起倒諸侯作等於夷狄全在不明君臣之義上方與同詞意貼得着

合四人伐宋 商人 宋人 比之夷狄 比之賤者

十六年 四不視朔

此見聖人所書之意意字要玩蓋通文公之政事論其心放而不知

求久字本平昔厭政說來事神治民政之無急於此者而不勝其怠
此心不知落在何處了。

毀泉臺

挈頭挈先祖二字便有眼後應以輕先祖之心弒父與君之萌句重
看先祖可輕則弒逆亦可爲總是心上忍得過

滅庸

以庸罪提起謀國之善全在不徙一徙必不能存南渡之事可鑒也
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則徙之說破矣曰不如伐庸則不徙之筭定矣
當時非楚滅庸則庸特楚自免其滅不得不出於滅之謀謀國自善
滅國自惡原不相掩但差減其罪詞耳

合圍蔡 爲貢申包不

上見庸有取滅之道下見蔡宜得報兩傳俱切宋朝時事文定綽有
深情

合遷州來 爲晋以徙阪高爲非而莊聽之 子駟以請遷於吳爲非而邪遂之

十七年 四人伐宋

位爲天位職爲天職則討亦爲天討一傳全重職字成其亂指立文
公不能討而成其亂二意相承引陳恒一段不可忽以吾從大夫之
後後字對共字治字說見告老者且然況見任列卿之職乎正見得
天討之不可廢加處父殺卿入伐南鄙只側起

諸侯會扈

伐宋時已立文公至是晋復合諸侯以平宋也此時無一人討罪君
臣之義已自廢了要在書法體出存君臣之義來故曰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

四人伐宋 會扈

全重明人道之大倫上觀傳急頂一故字而又曰不然云云可見二
則字有味見縱惡之罪無君臣一也正人人有討賊之責意

十八年 遂得臣如

弒立之罪專在仲遂與得臣沒相干但不變立文之常體無以起問
者見事情耳要重不著其實云云句則見日著矣是即爲春秋之大
義

乞師 臧文仲爲介 敗䖵 侯叔夏爲副

此春秋立文之常體蓋乞師克敵別無事情之可見何必變文以起
問者哉其有變文者必爲大義所關要影得出

使舉上客

先蔑奔 逆雍士會爲介 執艮霄 告絕太宰石奐爲介 舍如晋 子服回爲介

會虢 圍逆女伍舉爲介 執意如 子服湫從

將稱元帥

戰泌 先穀副 大棘 樂舉副 新築 石稷副 書救 同括副

次郇 荀偃副 郹齊伐吳 鄧廖副 大鹵 魏舒副

遂乞師 敗䖵 遂得臣如 戰鞍

是役使將之文俱一女貼欲以總問者意

會向　三卿伐莒　同

麟指嚴卷二　終

麟指嚴卷二

吳興金光清靈徹甫手授　廣陵門人李涑希光甫叅訂

○宣公

元年即位傳　四國伐　郑鄭伐　救邢　遂救許　盟葵丘　盟平丘

美一也云云原引起一美一惡二句要得惟有小六所以異詞別之

若美惡之判然者則自不嫌於同須將不嫌意至發於後

後幽　葵丘　清丘　平丘

盟幽　救邢　遂救許　葵丘

只出美一邊亦不成題以尊王安夏作目取其題右耳

遂逆女

魯秉周禮豈不知亟於圖昏之不可亦齊出也是紀昏於齊之由有不能待其喪制之畢光景必字非料想之詞見請齊立接之始其計策便已畫成以至越典禮而不顧其後云云則魯遂因此而沿爲故事矣不獨一時之廢棄也由懼討結昏說到廢禮處煞甚危痛

婦姜至

夫人與有罪焉責其不能以禮自防提過重妾毋用事斷罪敬嬴嬖妾本不得婦穆姜今卽以所逆穆姜婦之見嬴已立爲夫人亟欲自成其姑雖斬焉在衰服之中而不顧要發得帝鑒意出

行父如齊

罪行父非只就納賂請會而不能討卽在納賂請會上見重在爲悶

上卿諸侯立卿云云是責行父之正詞猶屋之有樞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儼然定策有不可卸擔處奈何不明於君臣之義而謀國如此其謬末不是以其素行之賢而惜之對君臣之義看區區之勤勞恭儉猶小節之不足數也須發得慨切

如晉 文六 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 成 夾谷 歸田

平州 濟西

納賂請會是一大事全要得驗他口氣正謀國之實

如齊 夾谷

須以行父之勤勞恭儉配晏嬰論起而後以大節斷其賢否仍用不然口氣虛虛歎惜

放甲父

擅刑通一經言只提過則以趙盾當國三句有無限情景就趙盾私刑揣出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發垂戒意實責君非單責盾者亦非也桃園之志志字指盾言

敗箕 河曲 甲父

以既又二字辨起非正同畢河曲敗是此題罪案

敗箕 甲父

甲父即胥臣子也既又二字須體貼總發邊正意

合侵崇 其志固耻于此 其勢不忍于此

合執歸

一在獨放上見得趙穿以趙盾當國而免之一在獨復上見得趙執以有韓魏之援而請之有罪而得以庇則侵上之形以成而晉之政不在公門了有援而遂得請是大惡之辟可縱而晉之政刑都沒有了

平州

非但惡其會宣惡其列會以定位然魯所恃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弑君之賊必非列會之所能免而中國之不幸為戎夷人類之不棄為禽獸賴有春秋之法須透發加遂如行父如只照舉國臣子句

平州 會戚 執曹

遂如齊

首誅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後說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見遂今日如齊明日如齊無非逆謀之布置宣無遂不立遂無齊不成而內交外結皆所以成就之也此傳責遂何等森嚴垂戒意只帶發加遂得臣如遂逆女同再加行父如齊同

鄟陵 宣伯內交稽姜 適歷 意如外結晉國

取濟西

此傳不在罪齊上着脚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利之之心比為惡者更狠為惡者尚不[illegible]無憚利其惡而助之者惟恐人

之不爲惡也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以利之不可以爲利而爲之
自字最要醒孟子爲梁王云云 盖得經書取田之意此段不可遺經
書取田之意正是舉法如此以後一段

高子盟 濟西

上股非特借之以發盟王鄭國意是知以義爲利者以義利相形而
以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云云 儘力發揮加僖春王正月平州同

侵陳宋

全重不能討宋罪上盖不能聲宋之罪卽侵宋亦是病中國也要體
何義乎口氣與他棄晉的初心比較一番死死斷罪便無味稱人是
貶詞書侵陳遂侵宋只作事寔帶講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加盾救鄭救陳傳

既背晉則宜討宋既不能討[illegible]此意攻擊使鄭不得
開口

侵陳宋 盾救 棐林伐

下二比原不是予中國正以著鄭之不義只宜渾發[illegible]於君臣
之義徒斥夷夏之防能免於中國之師乎不曰晉[illegible]師而曰中國之
師對附夷者說既正字然後字須剔明

盾救 棐林伐

必辨明鄭罪然後見中國之救陳義所得救伐鄭義所得伐也若不
然鄭將藉口於棄晉從楚之故而[illegible]國之師反疑爲不當舉矣總是
根附蠻夷以亟病中國一句來

盾救陳

曰鄭在王畿之內又曰陳先代帝王之後則門庭之寇句不可忽須
以存諸夏攘夷狄之師美晉意重發後以聖人用兵之意與汲汲誅
討之法兩申之典刑猶常法也如常說前半傳似落空了

伐宋 會扈 侵陳宋 盾救 同章

侵陳宋 盾救

伐宋 會扈 盾救

棐林

以謹其微而著其美兩邊書法屬對亦無妨上邊有疑字謹字下邊

有無嫌字著字但勿以鄭不可從乎楚對臣不可疑于君以爲疑詞
亦是穀梁子之言上見得非是大之而稱師微就稱謂上論謹禮於
微謂謹君臣之禮於細微之際下見得非是疑詞而書其地美盾根
鄭之附夷來不美其功

晉侯伐 處父救 棐林伐

君將不言帥師者君爲重也師將並書者大夫與師其體敵也至于
大夫帥師而諸侯會之既不得從大夫敵體之例若獨書大夫之名
氏幾臣疑於君而體統何以分別乎故不言趙盾而言晉師仍是大
夫將則稱師之例非變例也要發謹禮意

晉侯伐衛 處父救江 易公[illegible]邾友敗莒同易鄢陵艾陵同

君爲重非大夫比大夫偕與師敵不敢與君比也俱要逗出本比

千哀伐　棐林伐

以前此二字及兩以字振起見納突自惡討鄭自是美總發其無嫌意

合大棘敗　諱臣疑於君　明將等於師

侵祟

此傳未說到心事顯露亦未說到上侵只從求成而侵其所與其事之詐議上原穿已有逆心然亦胡氏料想之詞玩傳意者乎字及不然字可見當國者亦不裁正又從謀之迂生來由穿遁歸盾方得其端又見於此意書侵只見與求成之道相反勿涉下傳無名

救江　侵祟

合欒書伐　此諸伐楚以救江異　與處父救江何異

上議相似而事不同下事相似而所救之人不同

救江　楚子入陳　合嬰齊伐傳

晉宋伐鄭

此題全以聖人之王法發揮王法要破得衰世之巳免意但說透法不赦宋而晉之瑕自見卽指伐時言聲罪者聲鄭附夷之罪鄭方以我黨宋故弃我從楚我復同宋伐之能使鄭之心折乎二書法依傳遁倒加伐宋會邑照列會加盾救照巳免諸侯之討

二年　大棘敗獲

人以將尊多重之師卑多輕之故聖人立輕重之權衡以示兼重之義此傳爲師之當重而發首云大夫雖貴與師等後又以元帥發問解以自行師云云俱由將論到師上則重將亦所以重師也王道權衡須透發不必以宋事粘講

大棘　王侵鄭傳

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宜乎罪在鄭也此是辨案勿輕放過兵加於有罪之國便是有詞故曰直非楚能討宋之罪也說楚有詞正以起晉之曲文中須映帶

入郲　單伯伐　棄師　城濮　大棘敗

步驟一一如傳以大棘既書獲又書敗問起卽發大夫雖貴與師等

意以不稱師不稱將遁歸師將並書上發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而以棄師城濮繳之

單伯伐　城邢　大棘敗

總敘過發示人君二句意然合三項方見王道權衡不可獨倒本比

大棘　甯殖侵

同上但題既倒出則以本比兼重爲主而以下一倒呑上發明之

單伯伐　城邢

須於偏重處發出兼重之義專紀單伯稱將不稱師此少之不敵尊也非師之不敵將也以將之重而見師之不輕于將專紀三師稱師不稱將此卑之不敵衆也亦師之可敵將也以師之重而見將之不

重于師字字斟酌
三國伐宋 桓息兵　圍宋 文謀師
以本題師衆將尊並書於策說起而以春秋之示義發揮不重事迹
不可云齊能重師晉能重將傳中其義深矣與傳末明此義相應示
人君三字何等吃緊勿將輕撇過周破云經於師將而皆示其當重
其義深矣
次郎　圍郕　師還　河曲　戰邲　伐秦
輕役輕選即上題反股周破云經譏師將之輕者所以示皆重之義
也
城楚丘　書救

命倌人稅桑田文之勤于撫民繞角遇楚而還書之師出以律借題
發意點題過即依傳行文又出師之不輕于將意纔妙
棄師　城濮　大棘敗
惟不明兼重之義以致師將之皆失經之罪鄭責楚即師將並書之
義透發王道之權衡切勿以書法混倒
棄師　城濮
不重罪鄭責楚須發明本題兼重之義
大棘　戰鄭　兵弒逆之宋不息無詞。戰能討賊之楚則非觀釁。二書法甚警
秦師伐晉
大意與侵崇同但彼就求成而發其隱此因秦報而顯其情非侵崇
時尚隱必待今日始見也穿盾低昂遞責須就情見上發上侵之意
由來漸從弒君時看出加侵崇同
新城　棐林　易令狐盾救同　加令狐會扈同
要得即此二事以見其策之無遺便影得從逆之情出
新城　棐林　伐陳　會號　宣子當國算無遺策。合四國伐傳　子產當國方有令政。
四國侵鄭
要認定侵鄭是報大棘之役也一句曲直從此看出師之老壯在曲
直畢就晉說惟晉之理曲而不直其師自老而不壯耳何嘗云楚直
而壯乎去字宜玩有悉然心折之意理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釋宋
言則爲本不正自今日報鄭言則爲理曲葢本之不正末流必至此

也可不愼乎有替他追悔意春秋行事必正其本云云又推開說發
垂戒意
大棘　侵鄭
起手以師之老壯係曲直此因本之當正而君子必謹之于始意提
明便叙起侵鄭報大棘之役即原楚非眞能有詞于秦而承以晉之
受賂理曲則老壯之判矣故雖晉主夏盟云云不能不畏楚而避敝
也收本股書法加會扈同
踐土　新城　救陳　棐林　只踐土盟扈同
總見力之有餘纔剔得不兢之故出合諸侯之師句不可遺
合乎莒郯

上以中國之大不能云云看得理親切下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
云云看得心親切只以理與心描出本來
合楚子圍宋 皆始謀不滅皆有訟卦
合國書伐 易曰謀始書曰省躬 皆有師之老壯在曲直外
傳 弑夷皋 子哀奔 華元歸
王討賊越境兩箇然後字要着力纔影出盾之與聞不與聞而縱賊
不討馮以華元雖討賊非弑君事易季子歸甚確
立晉 石碏討州吁 衎奔 孫甯逐君遷伯王不對而出
三年 伐陸渾
夷狄相攻不志謂其與中國無與也陸渾逼處伊川寔遷在王都之

側而雜處者楚又至洛觀兵周彊而問鼎直是借陸渾以窺周能無
慮乎問鼎即觀兵時事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二語雖平須體傳
混發傳中明有一又字不可抹殺
合滅舒蓼
傳以王道世道分甚無謂周云兩志外夷之相攻皆為中國慮也極
渾融
合滅陸渾 雖何地也以王都之側而雜處以戎所當譏戎何人也以允姓之奸而縱處於籌所當滅
楚人侵鄭
書楚侵自不必書及晉平了此意不重晉成初立句是此傳的穴鄭
本以晉靈不君云云今新王當陽向來背晉之心此番足以自白改
襮最得其時獨著楚罪獨字有味獨著侵掠之罪則反正之善自明
須從責楚上描出予鄭意加會扈侵陳宋同
晉侯伐秦 納捷菑 改過便是遷善不可分
合宋師圍曹 予能反正罪失反已
宋師圍曹
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只照起下意見二族雖非以討罪起
兵然宋有不赦之罪亦當自反故總結之曰宋惟有不赦云云使人
知一為亂賊人得而加我我不得而加人終其身不敢與天下較曲
直非但欲宋之息兵已也莫之治還指當時諸侯加伐宋會扈同再
加盾救晉宋伐同

四年 平莒取向
臂頭說心不偏黨之謂平心字傳中頻頻照顧一傳大意只責他心
有所私係有私係之心即利心又從莒人不肯上看出然而則以字
須玩不必指利其婚姻之勝反求諸已謂當去私係之心以正其平
怨之本推開說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此一傳收拾的
穴須痛發
合夾谷歸田 如以勢雖強大不行于弱小如以理即弱小可化乎強大
傳 歸生弑 會扈 子家執訊諭晉 大棘獲 上易會斐同子家相鄭作賦鴻雁載馳
只發兩可以不從意不重事迹非空空說箇不從還重不能討罪上
如齊至

惟以篡弑謀齊故賂以土地而不足又以畢屆事之也利交指賂齊
言天王方伯得正其篡弑之罪者故曰上不知有云云見其恃齊以
無危義之與比爲可安是形容利交之必危以爲後戒只虛虛說高
固事未見得殆倘公不即從殆矣加平州濟西只照利交事實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王比年皆至句總叙總收傳中故字緊頂殆字來惟此二年書至解
作危舊出五如齊至寧可主茂如京傳毎行必至斷不可主此傳
如齊十傳　如齊二傳十　如齊至四　如齊至五
上二比只作常事不書以起下皆致之意利交之不可保故危之非
若義之與比爲可安也亦虛虛說不必指從伯爲義

楚子伐鄭　寄缺救傳
惟諸侯未有能討因楚之適至而予之正奏著一段憤激之心非眞
以討賊望楚落不得一句呆話
五年　如齊至
只止公請昏便是辱自爲之主特辱中枝葉耳昧禮即前傳以篡弑
云云　對利交言則曰義對取辱言則曰禮書法是詳書連逆姬在內
此題宜收書如齊至於高固逆之上只高固逆單就強昏上斷
高固逆　會號
將子產形宣公全在所以取辱上斷他昧禮非謂不能執禮以辭昏
也。

叔姬來
反馬來寧之非禮提過重齊惠高固云云將肆入欲透發番戒意
高子盟高子其命善道期告會
以君命公事略點全要發否則禮法之所禁而不可犯意
楚人伐鄭　寄缺救傳
玩與師動衆賊則不討云云　即合四年伐鄭說要見前此之爵楚者
特以中國無討賊之人耳寔責楚之不能討亦呆
六年　盾免侵
晉之加陳正以主盟而討貳也春秋謂主盟之道在自反省德而反
仁反智則必以義用兵遂以兵加則非主盟之道傳蓋據左氏陳及

楚平之下荀林父便伐陳而今又侵之略不踰時故曰遽無乃於已
有闕仍照傳虛說
盾救　棐林　四國侵再進兵　楚人伐即楚　盾免侵同單
盾救　棐林　四國侵
命上將對下再字看只朋朋說見晉之待陳亦不薄若大誇晉德則
陳有負於晉而非晉德之闕矣宜寫得當自反意出
合會邑伐　所以主盟非遊重遽字　幾於自反有禮重然後字
合叔弓圍費　不反仁智　不反忠禮
秋八月螽
由兵煩故賦重不可以兵賦分股前止有伐莒一事故曰善惡之感

萌於心玩宣公不知云云全是要他戒心天變亟於修德之意

伐莒 伐萊 初稅畝

伐莒 伐萊 黑壤 賂晉 會宋 賂楚 合秋螽傳

善惡萌於心而災祥見於事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俱入戾氣應之句

螽 螟 築郎囿 雉門兩觀 合平丘傳

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人主之慎所感經於宮室臺囿之作必謹而書示人主之重民力

七年 良夫盟

前定只作事寔必有疑焉即未足效信而釋疑春秋不貴修盟非賤

其渝而不信也賤其心先不信故托之盟以解疑有始約之始誓之以侥倖於無負意不俟其黑壤之辱只比事以見盟之不足貴無責備語

良夫盟 黑壤 同單 加公如齊 四 公如齊 五同

良夫盟 黑壤 亳北 伐宋 盟不足恃 盟不足恃

伐萊至大旱

此題諸說紛紛還該以會字辨起齊志倒宣公作曰師行之危危字就征役煩興怨咨並起景象看出若恃強凌弱何以謂之危所以感動天變者即在此傳末一段只辨不書雩之故略一帶

伐萊公至

齊魯不並重以齊志說明齊侯之不務德不必言公不該與之合黨連兵而恃強凌弱也雖弗說到感動天變上而征役煩興怨咨並起景象亦須發出以見其可危

伐萊

據會字見伐萊之爲齊志雖齊侯之不務德公可合黨凌人以徇其志乎但勿涉危字意

平莒取向 伐萊公至

書及與會是解事寔繼以取向以伐致俱斷魯罪須從魯欲齊志上生情一則魯用齊一則魯爲齊用也

黑壤

行有不慊於心即是不直只就不事盟主說不必扯篡弒來又以賂免亦是辱正以驗其不直耳此題全就書法上做發凡不直者云云

加涖隨不見平丘不與只照書法

八年 遂如齊復

有事太廟

合乎禮之常若非仲遂之卒有猶繹之失則此爲常事不書矣

猶繹去籥

用其無聲而去其有聲重故知不可故字春秋非欲宣公全始終之恩於仲遂只因此以存君臣之義耳加首止葵丘只以隆君抑臣意引起

晉狄伐秦

重賚夷上罪其失安攘之職職字當極力洗發不知自反只用在中翻斷不可另作一意加侵祟伐晉同

踐土 文 敗箕 襄 救陳 靈

晉主夏盟 云云 原一滾下夫晉爲宗盟之長則糾合諸侯以攘夷狄而安諸夏乃其職也須云今日之晉即踐土以來主盟之晉盍攘夷安夏由文公刱其業自是而襄而靈猶能繼之今日當何以修其職哉將三股於入題處點破重發職之當修勿用誇美之詞除上股亦要根主盟來

合伐鮮虞 賚夷 效夷

減舒蓼

傳爲中國憂句與中國何與句緊相照應見得中國於此時莫倣等閑看待只論其勢之強大不可無攘却之謀不必說如何以攘却之

合歸父會宋 外勢強示經世之謀 內勢弱示經世之略

謀在未然略在已然都在聖人意上做在中國方泄泄於無事聖人則瞭然於腹心之憂而不可忽在天下皆靡靡於不可爲聖人則毅然於衰盛之轉必有由

楚師伐陳 見會扈伐傳

如齊至茂如京

傳首奎惡自見者也是據經的文面而其惡自顯已盡罪宣之案宣公享國至深罪之也又抽出一聘再朝以見事周之慢而事齊之如此其謹末一段見得聘覲之禮乃君臣大閑禮廢則位失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故不可以不謹此傳正意須透發書法只收王正月以表之凜然打動其奉朔之心書至非此傳特書不必用

春王正月如齊至

以重於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三字發揮不必涉大夫聘

公如齊茂如京

既不出公至不必照數往只以君臣先後相形收比事見惡

茂如京

主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亦要把事齊相形無書法

如齊至 四 如齊至 五 春正月如齊至

就事齊之數形出慢王來收每行必致句

合公在楚 尊君存君 春王正月兩邊都要發

會扈伐陳

只就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一句中予奪之案凜然然後字須體不曰自反有禮曰幾于自反有禮下語須斟酌惟晉之有禮愈以甚陳之不義衆輯亦屬罪陳邊以陳之不義犯衆怒也惟楚之即指今日不會說曰經所書只一書法其曰林父帥師特以驗兼將之容耳兩意不必對須體傳中委婉口氣

會扈

見其不遽加兵會于扈以待之有厚責已而薄責人意幾字宜玩無

晉法

林父伐陳

非將是事實非書法衆輯亦不必多講只斷其背義之非

新城　盾救　楚師伐陳　會扈伐　只盾救會扈伐同

原伯義之不可背重不會上斷罪不必牽予晉

新城　盾救

傳中二句原偶下須體又字見其義之不可背

合伐鄭次鄶　有禮放義

新城　盾救　戒陳　會鄶　合陳逃傳

麟指嚴　卷三　宣公　十八　三〇二

重伐喪上虐小只帶之必動大衆而將大夫亦須點破

伐鄭缺救

圍滕

此題全在書法上作文不單斷楚罪要得一字之間除非以之治黨未有不人楚者至是稱爵豈與之乎須以書爵爲主而以書救證之

缺救

以稱爵問起將書救一證婉轉擲斷涉予晉固非即死講楚罪亦失

楚人侵三　楚子伐四　楚人伐五　楚子伐九

此題雖總數役而論見春秋謹華夷之辨未有不人楚者四年之特書爵借以寓治黨之法至是稱爵豈與之乎如此說通體皆靈如缺救同單

楚人侵三　楚子伐四

以存防治黨分須體楚入爲是與楚師至焉字様荅夷狄之於中國苟非大義之所關自有大防之當謹是深于體傳者

楚人侵三　楚人伐四

以殘正嚥義分下股不重不討賊只重惟服鄭之爲事

楚子伐四　楚人伐五

須知與師動衆三句總指兩伐說楚惟以服鄭爲事前後一也但聖人始爲傷中國而爵之原非真以討賊予楚不可開

楚子伐四　楚子伐九

麟指嚴　卷三　宣公　十九　三〇八

以稱爵總問起昔爵之而褒貶異者前治黨後謹辨要發明以一字爲褒貶句

晉侯伐　楚子伐九

傳引公羊例謂師莫重於君將君自將則兵之重可知不必更紀師矣正起下書楚子之爲重兵倒作

楚人侵　楚子伐九

楚人侵　楚子伐缺救

多缺救王合爲整反正者著外暴以予之變夏者錄內救以罪之

合伐鄭書救　皆錄救以顯去二伐便是仍叔傳題矣

洩冶傳　小白入　取糾　下陽　去取糾比同

此題不宜顛倒召忽之奇宜云召忽之死善矣而管仲之生未爲不
可之奇之語是矣而百里奚之黙亦未爲不可如此講機不犯駁不
然國家養臣子欲何爲哉
觀魚 僖伯語 下陽 百里黙 荀息 死 夷儀 晏嬰生
下陽 敗殺 敗箕 彭衙
此當可就一人身上說奚不諫虞公貪璧馬而諫秦千里襲人狠戾
不死於敗箕立績簡伯之日而死於彭衙以其屬馳秦師
子哀奔 公即位 宜下易晏嬰如同即叔肸子
須體傳如字針針刺到洩冶身上傳故仕於昏亂之朝何有許多出
脫處文中須點得出纔於上若字其字得力可也與則善矣正應上

當其可而止句
哀奔 即位 宋楚平 衰婁 合吳伐我傳
十年 如齊至
傳只辨不書月之故無斷罪語須味一際字與唐虞之際際字一般
益九年如齊之後即有蔑如京之事兩事相形顯然事齊不事周了
此君臣名分相關之際故必書王正月以表之今年如齊之事歸田
以爲私惠此特關於義利之際此關於名分之際者不同非以其罪
之有輕重也作此題全以上比形斷加歸濟西只作事實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如齊至 加蔑如京歸濟西同
歸濟西

授受之私即相親愛惠遺中事提過全在我字書法上形容不以魯
爲逆且以魯爲我矣賊而我之更何言故曰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
罪且恃賂求安其心尚有畏也至於今欝然莫逆若併取田之故而
怨之齊不假田而保魯魯亦不假田而可恃齊以無恐宜之心益放
而惡益肆矣須發得痛快加取濟西只作事寔再加高固逆伐萊如
齊至等比只照歸田緣故加謹闡只照我字
歸濟西 歸讙闡 勿誤認歸三田傳
崔氏奔
以族奔作事寔於此聚氏此字要體蓋今日見逐而奔人皆以爲去
其疾矣設以聖人處此則因其宗強而已知其必反必有事做出來

所謂辨之早宗強全本有能于惠公來出而能反反而能弑是後事
此距杼弑越五十年以杼之惡則因宗強得逐也加武氏尹氏只辨
其非譏世官
滕朝 穀鄧朝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重詞一邊此樣題俱自看經者說聖人要發一視之則泥而不通意
事同詞異
糾聘 貶 家父聘 不貶 城邢 再書 楚丘 不序
殲滅邢 名 楚滅夔 不名 召陵 書來 袁婁 書及
事異詞同 當論來美惡不嫌同詞此不可搭如殊會猶朝比
于襄伐 黨惡 棐林伐 討貳 會首止 尊君 會祖 外決

猶朝幸其不已　猶三望譏其不已

如齊至

全要以不奔王喪相形

弒平國傳　甯毋（管仲諫納子華）敗殽（先軫怒釋三帥）

二比不可太開要得使有國者必以開納包容爲心意不然則及於敗亡之禍

伐滕

稱師怎見是著其罪平國以弒微舒爲天下之罪人既有此師何不以之討陳而加于所當矜恤之滕乎明滕之無可尤正見其當恤已德有闕虛虛說一傳精神全在而汲汲一句內

圍滕　伐滕

以前字此字點明倒單

歸父如

前傳云天王之薨不會使微者往此使貴戚會葬故曰亦不顧云云

收比事句加平州歸濟西如齊至同

四國伐鄭

此題不空空說箇力爭全要本楚來責晉楚惟無德只是力要發透無愈意

四國伐　楚子伐

如單夫晉伯且然則楚之來特夷狄之常態何足責哉不可以士會爲力爭

楚子伐九年　四國伐　楚子伐

上比只影居大國之間意此時有郤缺之救鄭未嘗從楚從楚在今日見鄭及楚平以迫于大國之令原非得已晉不以德鎮撫而力爭之又何以責楚之競力

四國伐　楚子伐　辰陵去同　圍鄭　戰邲　晉矦伐鄭

以本比恃力爲主下總是責楚益輕明罪之獨在晉不必逐股尋責恕書法脫本比同　此傳題與鄭伐許傳同但彼多五國伐鄭比此多圍鄭比

四國伐　楚子伐　晉矦伐同

四國伐　楚子伐　宋師伐陳　楚子圍宋　合圍宋傳

上責楚益輕罪在晉矣下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要發明所以罪晉責宋之故

伐邾取繹

盜字對奉天討罪說見宇宙有亂賊則其他更無可急之事棄義盤而取盜名便是傎泛說不討賊未透

四國伐鄭　伐邾取繹

以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毋論爲方伯爲諸侯人人有可討之責此之圖而他有事於征伐哉故四國伐鄭云云　總結鄭居大國之邾在邦域之中可點入勿雜入競力

行父如歸父如

爲國以禮者自無懼於強未聞妄悅取人可免於討葢悅人者必有所畏於人者也畏於人者必行有不慊於心者也理曲指今日之取繹言免弑君之討還是宣君臣大主意因又有取繹一事故遣聘比常加密只行父如體亟行字君臣同

冬歸父如 無冬字即前題

不知爲國以禮是受病根由如無心痛病即有取繹之貪何消怕得齊雖畏齊者畏其問邾之故但恐他借此破綻來尋事不得不委曲彌縫須描得心虛膽怯一段光景

國佐聘

重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仁親即守身之本非二意加戰鞍取汶陽同

楚子伐鄭

責晉只是上傳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然不必坐定講亦不可以今日士會之救爲競力當從書法上發揮意字知然字可知字須體貼

伐鄭缺救 楚子伐

從書法做總以經有詞同而意異三句論起各重稱子以書救不書救驗之在描寫兩箇若曰比事以觀又曰兼以傳爲案可見書子都是直詞但以錄救見得爲貶惟錄救見得彼爲貶辭故不錄救見得此爲直詞

楚子伐 九年 楚子伐 十年

是不完題兩若曰字亦要體可以其詞之同而意之無異哉須比事以觀耳

十一年 辰陵

此盟未嘗謀討陳只是聖人因楚能討陳故不貶從之者以能討賊之楚爲可從耳[illegible]從楚猶可全是汲汲討賊不得已之意非予陳鄭也中國不能令[illegible]重看即所謂禮失求野夷狄有君都以聖人自家言譏之經之大法至居也一段不可忽葢中國夷狄其防易知中國變夷狄其防之潰有更深者聖人所以汲汲于正倫也

辰陵 伐莒 攢函 入陳

同畢以下三比從中爲案加楚師伐會扈伐四國伐楚子伐只以晉楚之爭問起

辰陵 入陳

伐莒 攢函 入陳

合圍鄭 中國不能謀而楚人能謀之即從夷之爲可恕 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即猾夏之猶未減

合曹伯歸 誅詐 賞詐 皆有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

伐莒 攢函

傳外[illegible]之說原以起內中國故詳故緊貭之曰今中國有亂云云方伯四[illegible]混作非專責晉不討中國之亂而求成於狄也玩傳兩不能

討字兩則字方字下止用是字接入可見書法只直書其事不必牽
外狄只伐莒同但少責晉邊

攢函

略夷狄在不與會同上見會狄只提起傎字亦重不能討亂上非徒
以略所詳而詳所略也收直書書法

會潜　攢函　鍾離

總叙混作俱自春秋正法上論要見待中國之法自不得比之夷狄
況中國有亂此何等事情而略之哉如此剔出於本旨有會

石門　攢函　同單

入陳

麟指歲　卷三　宣公　二十六　[illegible]

予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一章大旨即繼以討賊云云明說書殺
為予楚書入為貶楚矣武曰以下又因復封生出一段議論連書入
亦說到予楚上傳心之要典傳其利陳之心也聖人知他心於利陳
若先書入後書殺恐沒了他的功故先殺後入耳末不曰深美其有
討賊之心而曰討賊之功言心雖未善而功則有餘也就是予之全
是重傷中國意作文須重發楚罪而跌入末滅方有味義利字須剔
明舜跖善惡不可遺加寧儀行父同

合宋公伐郳　正倫重功字　扶弱重意字

合伯舉　正倫　郵患　皆不計其心

合入郢　不以過掩功先書殺後書入　不以善蓋惡前書獻後舉號

合圍蔡　討罪之義　復仇之理

但說不計其貪與暴不透上要終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下
發若包羞忍恥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意

合吳救陳　討罪　恤患　俱是傷中國之不能

納寧行父

春秋亦只不與其納道他做得不盡善與他獎亂不同玩傳末為楚
莊者云云便見

十二年　圍鄭

此題不在以其有正倫之功在聖人見得大倫之為重上故不可說
楚討賊之義足以掩虐人之非只說聖人不欲以虐人之罪掩其討

麟指歲　卷三　宣公　二十七　三十三

罪之善全在書法上理會須說得楚子憑陵之罪大然後見聖人之
從末滅為重大倫之意雖如猶從字可玩

戰郎　圍緡　入曹　滅江

言重者既書餘不足紀也雖泛說例亦見無有重于此者故不滅重
從輕

入陳　圍鄭

謂入陳已滅滅書入今其憑夏又滅入書圍何為悉如此故後應之
以雖如云云將二比間起總發同單加伐莒攢函同只照諸夏不能
討句

入陳　圍鄭　伐鄭　黃池　因正倫而終怨之　因僭分而終黜之

戰邲

此題但說一箇將權亦非傳意須將晉楚當日事情看得了了纔透得知難而進意出既知無及於鄭是傳中正眼諸帥又皆信然其策亦不可遺茲不能用獨又不能參衆而徒以失屬亡師之懼眩惑于分惡之言是知難而進棄師之罪無所逃傳中轉折墜落字字靈醒作文不宜以肓史事寔致掩本傳之神

入陳 圍鄭、戰邲 書救 偪陽

入陳 圍鄭 書救 偪陽

既脫毋不宜側下姑以敵勢將權分亦須針針刺着林父

入陳 圍鄭 戰邲

麟指歲 卷三 宣公 二十八 三十四

罪其不觀釁而進兵不必涉將權意加戰泓城濮照獨與常詞異句

戰邲 書救 偪陽

書救 偪陽

只是一箇知而能令曰遂還曰遂下描寫將權如此其重非謂得專制之宜而予之也諸帥又皆信然句見獨一先縠欲濟正與八人二帥反照

合鄢陵 非觀釁之師 非恃勝之進 隨武子 范文子

合盟蒲 失主將之道 失主盟之道 欒書荀罃 子餘季路

宋楚平 袁婁 書救 偪陽 合吳伐我傳

卽國斷當自強況未及斷乎卽不從當專制況皆信然乎全要洞[illegible]

本上

滅蕭

此題全要想像楚伯伎倆發得不久遠歸意出但說箇不仁之甚不似楚莊要描寫他其志已盈據當不定處蕭既滅亡以下證其不能久假遠歸之實故總結以孟子定其功罪云云史外傳心是傳楚子之心即不能以禮制心之心也矜其威溢起于不能以禮制心連假也假不來不能久假而遠歸是楚莊之不逮齊桓處觀傳推此類句有味

入陳 圍鄭 滅蕭

假於討賊惡其貳已都是不好只因其義重其情恕不與他認眞話

麟指歲 卷三 宣公 二十九 三十六

頭今便露出本色遮醜不來雖欲赦之可乎要從書法上描出他志盈來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以滅蕭赴告是矜威之寔起於不能以禮制心云云仍見他不能久假遠歸史外傳心三句不可遺

楚丘 踐土 盧吳歸

曰政曰法總是王者以德行仁處是斷不仁之案要擊出楚莊之不能久假來

合圍宋 令終 謀始

合會蜀 矜威 遲忿 俱有不能以禮制心史外傳心句

清丘　此傳無圍宋

同盟是事寔只稱人書法須重發楚勢乃能直破其謀之無益曰爲諸侯討云云尚不是無題目可做明有一條自強於爲善之路不去乃而要質鬼神以禦楚斷字要發是僥倖於必不可爲以致大敗極壞故曰謀之不臧孰大於是任賢修政虛處說原穀將來一驗略點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同單全傳題有茂酌等此不必載

清丘　救陳　伐宋　舊多伐陳宋指月載圍宋傳極確

救陳背討貳之約伐宋背恤病之約只依傳提過倒失謀斷罪

戰邲　清丘

麟指巖　卷三　宣公　三十　三五四

即任人一節以繫其餘勿死講

合伐宋　失謀爲諸侯討　失策爲宋人討

合盟蜀　謀之不臧　不善擇　兩傳俱有任賢修政

合會平丘　各以楚勢揚起　原穀叔向

伐陳救　此傳無圍鄭

玩傳首陳有弑君之亂云云則陳之無罪在此宋之當省德在此謀國者不圖之於楚未收陳之前而圖之於陳既德楚之後便是師旅之妄興失謀即在非義中似不必另抽出衛叛盟而書救正以責宋之非義只收書法帶之去救陳同但無書法

救陳

閱傳末若衛叛盟云云原不曾怨衛只見宋師非義以未有罪之陳而受兵也非于陳上又一意不重可恤字此題重書法作文方與全題別

清丘　救陳　同上但叛盟處多說義例　伐陳即圍宋傳

入陳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同上　陳即圍宋傳

入陳　清丘　伐陳救　主前段勿涉失謀意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主下半傳然有圍字亦歸非義去救陳同

伐陳救　伐宋　非義失策　俱托詞以罪

救陳　伐宋

此題是因客見主背本伐陳斷罪而以非義失謀分蓋救者是則伐者非不然衛叛盟何以救書哉伐者是則見伐者非不然楚凌夏何以爵書哉

麟指巖　卷三　宣公　三十一　三五五

十三年　伐宋　此傳無救陳無圍宋

看首三句當時宋即不伐陳楚亦必至但明知其至而待之此時豈宜輕動須玩可以待敵一待字恤民云云正是待之之策只不伐陳未爲得策也急于伐陳急字妙書爵非予楚只借以形宋罪耳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去滅蕭即合

滅蕭　清丘　伐陳

見其失待敵之策但不收書法

清丘　伐陳　伐宋　合清丘傳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同上

殺先縠 河曲 戰邲 伐秦

此傳非論將責景之將林父不當以先縠參之以戰邲爲主前後二段相形見縠之親信雖異於趙穿而剛愎不殊於欒黶乃以是佐新將之林父乎要玩傳雖得其人句

河曲 靈 伐秦 悼

有寵而弱士會已知其難任汰虐已甚士軼已知其必亾末緻出先縠

河曲 書救 偪陽 伐秦 晉景任剛愎之縠與穿甞同林父縱違命之縠與荀甞異

十四年殺孔達 衛人伐晉 文元 衛人救陳 是犯盟主之實要歸罪用人者然上比無謂

戰邲 衛救 先縠孔達傳合

晉侯伐鄭

全根戰邲來須體貼比事則知虛描如云當斯時晉豈有義足以加鄭鄭豈有罪足以致討者勿就報復上死死斷罪

合五國伐

爲邲故討邲之役皆罪晉之報復宜總發意而事實略點

圍宋

只重自取說其自取在伐陳上要在幾於亡國上發故曰端本曰謀始須以凡事作始將畢之間發其必至訟至師之意責宋爲深卽前日特書救以著罪本比無書法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圍宋

從傳串下救陳書法只在講中帶出蓋傳是叙原由說話明見伐之由卽端本

清丘 伐陳救 伐宋 只明見伐之由一段

清丘 伐陳救

總是始謀不臧始字痛發側重伐陳上觀傳已字又字自明曰非恤患之兵謂除了恤患皆不可用兵對勸民說書救是明見伐之由勿用倒書法體

伐宋 圍宋

宜以見伐說起逓重圍上方與幾亾其句合自取意須說透

救陳 圍宋 托詞以罪其非義 端本而責其失謀

都根伐陳來若衛叛盟若蠻夷圍中國各點末

合會穀 謹始訟之謀始 明漸坤之履霜

見伐見圍幾亾其國則自取之也與君若贅旒陪臣執命由來者漸矣是兩傳的穴

會穀

別嫌明微主禮自天子出以別於臣下故爲未亂稍移於下則嫌無別微不明便是亂了傳適春秋數百年發慨是就禮既失後畫出一箇禮不可失的圖來不可以君大夫交會爲流弊其所由來者[illegible]弱臣強皆由禮之不出于天子漸之所必至也此題全在[illegible]

神

會防　會穀

以禮自天子出提起諸侯大夫逓下總發禮之漸移於下以致贅旒

云云勿涉無婁傳正之之意或加會城濮作王事自天子出大謬君

若贅旒二句亦槩論有出溴梁從祀等此尤可笑

合會宋　君臣陵替之漸　示謹禮之意　夷夏盛衰之由　示經世之略

會宋

諸侯縱不能云云非絕望以出脫他正是責他嚴兵固圍巳是下

策奈何謀其不免云云此題須拋脫做見聖人非特筆之經以鄙僇

而巳也比事以觀則知諸侯自處如此中國安得不衰而爲夷狄做

世界乎經世之略不必照畏簡書三句只是一箇不自處于弱後世

和議相紿總爲夷狄積威所刼靖康之禍可爲薦賄榜樣加圍宋只

引起楚橫

會救鄭　遂伐楚

要體縱不能三字剔出薦賄之可鄙

宋楚平

只自以情實私相告語便是取必於上便是君不與知功字傳中頻

頻照出以如是之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爲可罪急於平輕見情實

卽納在取必於君中不必另抽出

敗郿　侵曹伐衛　隨出侵伐股同

耍見聖人所賤惡者若此則平宜在所褒意

戰鞍　郤克曰君之制也臣何力焉　雞澤　魏絳曰不能致訓臣之罪

須發人臣之義當知如此不重事迹

善稱君

蕭魚　魏絳曰九合諸侯君之靈也臣何力焉　偪陽　向戌曰若光啓寡君何貺如之

過稱巳

垂隴　孔達曰請以我說罪我之由　華元歸　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

茖丘　行父曰乞師不與臣之罪　鄢陵　子反曰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屈完　北鄙　宋楚平

以屈完照子反以展禽照華元

高子盟　宋楚平

主然則臣而有安國家一段不用華元須知子反亦是境外但在君

側耳

合滅潞歸　然則安國家云云可乎子反無奏報之難　然則攘夷狄云云非恥赤狄非門庭之寇

合救台入　子反在君之側　台在邦域之中　俱有安國家云云

合晉衛伐齊　取必於君以成功責元反　取必於君以行私責四卿

合黃父　於平國而正以人臣之大義後世羊陸云云　於勤王而待以人臣之常職後世濫賞云云

滅潞

曰著滅者之甚不仁又曰不仁甚矣重殄滅上若以爲討罪不該剕

狄之土曰何義乎只辨其不仁之甚得原一氣說下着又有[illegible]

一句便不宜兩開故總結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

此題雖以仁義分全在以本股管攝上須本門庭之冠來下重封陳而還

伐楚次　入陳　易召陵 齊聽同

侵鄭　伐楚次　于師　滅潞

此總要顧攘夷狄安諸夏非耶一句來夫當桀者且不殄滅之無遺育況非門庭之冦而恃強暴以滅之乎要說出不仁之甚

入陳　滅潞

殺召伯　楚丘　邢丘

以君之所司者命也一句立案臣之上侵由于君之下委重不君上

鱗指嚴　癸三　宣公　三十六　三十二

繼于王札矯王命而不誅貼得來

城邢　楚丘　緣陵　會向　伐秦　會戚 同

秋螽

重不務本而感召天變與前螽別

無婁

此題以私會作事定極論一箇源委兩無以正之郎一失又再失之說十分着不得力葢始初不謹自然僭踰必無了極雖欲正而不能所以辨之當早須擒後將不能句發汲汲當有以正之意

會防　會穀　無婁

禮必自天子出以諸侯相會為始失而下二比緊緊接去乎……以正之及然後字面禮亦不自諸侯出矣亦字有味末大發必反之天子而後可慕齊分晉事在春秋後不可搭股舊出作三軍軟歸陽生入俱刪之

會穀　無婁

根始失來發兩無以正之一不自天子出郎諸侯亦不能保其出見辨之不可不早

稅畝

此題不但空空譏其變法要得助法之行實有上下相通蕩然一體之情其後上惟公賦之入民惟私家之利無盡力於公田者所以公田之入愈薄雖欲不稅畝而不能是廢助的緣由傳無責宜語只指

鱗指嚴　癸三　宣公　三十七　三十五七

出其不能務本以至于變法啓弊如此耳有國家者一段是歸宿處

本字雖不出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然亦不必坐實

稅畝　丘甲　田賦

不是說宣公輕壞祖制遂使後人目成法爲不足守而任意變更要歸咎於不務本而徒變成法以困民不知民愈困用愈不足勢必紛更敗壞而無底極玩則肯宣公啓之㮣頂至於二猶不足可見有國家者云云　重發

丘甲　田賦

雖說宣公啓之亦要得二猶不足勢所必至意

作三軍　田制變欲其務本　兵制變欲其攬權

上助法其後云云下舊法其明年云云上重有國家者之所必先下

重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

合大鹵　井田法亾其後云云皆宣公啓之　車戰法亾其後云云皆此等啓之

合盧吳歸　井田萬世良法　封建天子大權

見聖人於井田封建之法皆欲其行之不壞純用學者意思體發

十六年　滅甲氏

此題須本滅潞說來惟一種一邑之不留纔見其忍傳不使亂中夏則止矣止字有無限意味正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下緊接以必欲二字正應此字不可忽

宣榭　季子歸　敗箕

借事虛發重必於太廟示不敢專意

大有年

十七年　斷道

笑客事宜主穀梁四卿皆忿不獨郤克也曰諸侯者君爲臣所取必也此只著其同欲無斷罪語非有不得已句可玩天下有迫時勢而不得已者有激于義理而不得已者忿怒之事何激何迫而同謀哉

叔肹卒　蔡季歸字　轉奔弟

年聘　語盟　友如齊　遂如晉

全自叔肹作文以在內在外相形勢必與聞政事句當發因戒以爲寵弟生而賜氏辨稱字之所以賢之

遂如　復如　行父如　歸父如

况字須體仍要根貴戚之必與聞來要見叔肹之何以獨不與

十八年　晉衛伐齊

昧傳不必太開以頂公之不謹禮起列卿之逞忿全在取必於其君末只點見伐與伐者二聯要發得皆可以爲鑒意出

父歸如晉

以背齊事晉講起歸父實尸其謀不過欲去三桓耳殊不知欲張公室只消引君當道云云　三桓自然畏服何必倚外援哉其背易世之與國者何輕而謀數世之強家者又何易也卒之所倚者未足爲三家難而身且見逐能無悔乎昧本意須發

如齊至　惠　行父如　頃　斷道　歸父如

向背俱主齊言要識得無忠信誠慤之心即事晉亦然背齊因齊少懦纔切利字此題主前半傳重責宣公

考宮　禮　獻羽　樂　大旱　刑　邢丘　政

要發自己出意正心以正朝廷此引君當道所以爲張公室之本

歸父奔

以歸父之志仁提起倒成公君臣死君亾父作是時成公幼弱政在三家故結局在當國者有無君之心上

士匄聘　成十八　速伐邾　襄二十　易公如晉速盟何同

要體傳意必如夷羊五等方可逐苟無大故如孟莊子不改父之臣

可也嘗將董父仍爲車右豊黙仍爲御騶

○成公

元年　無氷

故字應字俱根已見字來重在天人一段發人君之不可不愼於微意以爲陰陽寒暑之偶忒若微而不足介意苟察其盈虛消息之所自來則關於治亂者不啻巨矣毎愼以無不悉書言王事卽調燮之事

盟宿微友如陳災不雨無

上二股只引起悉書須玩一察字陰陽寒暑一一與政事相應而或變其常此必有以致之察其氣之所召而修其理之所虧斯調燮備

而亂無自生

六月雨　無氷

曰肅時雨若曰豫恒燠若勿予僖責成只體悉書以謹微備王事意發

盟宿　友如陳

須以經邦大訓爲主而推其所以不登不記意其悉志於書必爲經邦大訓而不可忽

秋七月　焚咸丘

曰一理曰一氣其中正見相關便有調燮之事在便當觀其會其暑以察其消息盈虛

合會平丘　察天變而愼於微結人心而持之有

丘甲

向之取足於四丘者乃取足於三丘向之出三甲者乃增之而出四甲輕說幾句只發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意損民以益兵便是困農

戰鄚　蒐紅　上易城濮同

以本股增甲增乘俱未可如爲主而二事分參其中總是加三之一見其爲困民

合三軍　變兵制失一成一乘之制失兵權非公車公徒之舊

合大鹵　益兵變一成之制困農崇卒變車戰之法啓詐

赤棘

以固本保邦之道講起接結盟非道推出其心之逆蓋宣公歸父謀去三桓而立宣公納歸父者齊故結晉以讐齊讐齊以報君父雖失邦之道弗顧矣雖說三桓傳首云季孫當國還重季孫恨字懟字是心字的眼目

歸父如晉謀去三桓　歸父奔齊納歸父　卽位　丘甲　赤棘

丘甲　赤棘

家文字須體見困民之甚歸懟君作

茅戎

引起重自反上不以敦信持國指背瑕嘉平戎之約自反者咲也納收不言戰而言自敗

河陽　揹函　易首止新城同

以聖人作經書法大意發揮不可實講末要透所以尊服有道意

會城濮　會陽穀　上易齊人伐衛同

傳雖以字正吸所以之神而發道字不可抹過要單挽得二本股上正是以討罪興師何嘗見侮急下正是以敦信持國何嘗見他輕

二年　伐北鄙

覵初魯事齊句及兩而後字俱說魯之啓釁玩非義矣句又屬末了語若曰齊之不義固無論魯何以得此於齊而務報復之無已乎

公如齊　歸父如　斷道　赤棘

此致師之由明白罪魯何處着責齊話頭

北鄙　戰鞍

非義矣豈義乎口氣宜體雖曰彼此無善而責魯之意爲主

新築

說衛之加齊已甚正見良夫不當戰也玩傳末故書法如此一句則春秋善解紛　云云　宜極力洗發纔于兩故字神脉對針加斷道伐齊同

突救　盟柯　新築

皆從聖人意思發方聯絡得傳中故書法如此句

突救　盟柯　易齊晉侯伐秦同

就所善所書一邊出懸蹊兵忍相誘意勿粘題死講

合書救　石稷欲還良夫不可　三帥不欲武子從之　亦要就兩邊書法發出聖人重戰之心

戰鞍

兩邊俱重垂戒意一怒正與一笑對方主少國危正見不可離左右爲季孫一怒之故而掃境興師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政安得不自季氏出乎看然後字止說得堅冰之漸故四卿皆書堅冰之戒亦明　一非仗義執言見不必放在心上爲房帷一笑之故而殘民毒衆雖幾獲乎千乘之主猶未勇也不亦重怒之難任乎故以四國爲主憤兵之戒亦嚴矣加伐衛及戰戰鄑只照書法

伐衛及戰　敗鍼　不書侯　叔夏

但說主兵之倒責將之體無味有變乎此者必有所以垂戒也此意

須逗出

戰鄑　戰章

總問以一將權謹兵權分倒本股無味

合湨梁　蕭同笑客不謹季孫一怒　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高厚歌詩不類荀偃二怒　已自大夫出矣

合戰鐵　郤克讓而欒范皆讓　趙鞅矜而瞶良皆矜

如師袁婁

非有擊強扶弱之心是不義的根由繼又不以德命而不以德命却重質毋上總是制敵不以義賂免非心服須提明晉以東畝質母命齊全參不破國佐來意猶自謂戰勝力強足恃齊不敢不我從不虞國子之揖而去也乃使魯衛之使僞以國佐之詞爲請追及袁婁而

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非晉乎義卽理也制敵莫如仗義云云是一
傳的穴須透發一段於後加戰鞌同
如師
須從戰鞌上沓出如此威力而何僅以賂免就他賂免便是不服由
列卿欲雪一笑之耻與齊桓擊強扶弱之心異也便逗出待之不可
無其道意
袁婁
以及字問起要看汲汲欲盟者晉也非齊也與往常敵敗請成者不
同故反以三字最有味急須以若此類云云全在書法上描情
于師召陵　如師袁婁
麟指嚴　卷三　成公　四十四　三·廿五
全在書來在楚書及在晉二書法比擬體貼出所以異處傳文句句
反擊句句對針若夫字與則異于是何亦不可遺加伐楚次戰鞌同
屈完盟　如師
上曰自服而求盟此曰非服之也卽爲兩邊寫照勿倒書法
召陵　袁婁
齊桓退三十里而禮盟屈完郤克進五十里而要盟國佐上根仗義
來下非有擊強扶弱之心而又不以德命勿泳于合
戰鞌　袁婁
旣去如師比對倣爲整上敵暴未甚而横以加之下敵服非誠而倖
以命之絅收書及

合夾谷歸田
只從學者口氣總發天下莫大于理要得卽此觀之云云不必強以
孔子御克對
取汶陽
不請于王以正疆理只一意正疆理自然請于王然則宜奈何以下
是正疆理之事引孟子一段不可遺加牟婁戰鞍袁婁同
袁婁　汶陽　制敵不以德命　復地不以王命
反魯衛之侵地正在袁婁時但不出戰鞍宜主合
合廬吳歸　正疆域　存封建　兩邊各有典藏繼絕須在書法理會
侵衛會蜀
麟指嚴　卷三　成公　四十五　三·廿六
沒而不書只是不書侵我書其重者五句明不書侵我之非諱詞爲
國上卿句重看危貼侵邊然傳意重辱逮君父上此傳從心上論故
結以史外傳心句傳心指肆其禍心之心德之修三段皆是以禮制
心處辱逮君父是遲忿之流禍故傳引詩書等語俱就遲忿上說末
又結之曰放其行事云云板罪季孫亦無味
侵衛
以楚旣侵衛遂侵魯叙起沒而不書非諱也尤有重焉者爾且未說
出遲忿
斷道　伐齊　戰鞍　侵衛　會蜀
以上二比叙起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爲此役以救之仍[illegible]

單

合盟蜀 逞忿而辱君不知以禮制心 冒恥而宗夷不能以義善擇

盟蜀

傳首便將主盟辨起正引下西向服從意服從對主盟者說當時諸侯俱擇強而事不知晋與楚論不得強弱楚僭稱王云云兩兩相形正見其當擇況諸侯苟能任賢云云還有事體可做連楚也不消怕得恥字須極力描寫夫不得已而從之猶未為恥惟可以無畏而并心服從此何等榜樣書法只重書人而帶明書公不諱

盟蔑 北杏

此等題死講便失來脉經必先書次書就有墜落處須影得本比見是楚人主盟方到家

荆敗蔡 清丘 下此傳出新城似太遠

以僭王黜楚便無主盟之理雖字猶字宜體正示以所當擇

召陵 盟蜀 加伐楚次于師同

古者用夏服夷原不可求之經中任賢修政正當時服夷之策

盟幽 盟齊 翟泉

盟齊 盟蜀

須將正始意發透從同自不費力葢盟齊交楚之始不諱不足以見貶今盟蜀之事同其貶亦同不必諱公而可知矣故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

合鍾離 西向服從而與盟 俛首東向而親吳 俱以僭王為案

三年五國伐鄭

彼此無善意輕提既曰討邲之役又曰必以鄭之從楚葢晋之所以伐鄭為邲故而當時之聲於鄭者必以其附蠻夷擾中國也是料想他謀伐之初筭何嘗一字予晋亦不可板着罪鄭話頭則於彼此無善句說不去須玲瓏體貼宋衛未葬略帶加戰邲只照非觀釁加侵衛會劉只作附夷事寃

如晋至

要緊在喪畢入見上嗣守社稷之重云云須此照發揮此春秋所為作一語千鈞要重以其關係於君臣大倫不作等閒看

圍棘

復故地而民不服至于三句字字有味魯於是時云云亦是想像出來觀所以也與字可見薄稅斂輕力役即德政也不知字須醒所以不願者在彼而肆其兵力者乃在此雖得必失即指棘之民心說舊出歸汶陽謬甚

稅畝 丘甲 汶陽 圍棘

稅畝 丘甲

須以復故地而民不服點起隨入魯于是時句全在日益重上描寫後透發棘雖復故國所以不願歸之民意

合盟蒲 成公不知薄斂弛役失柔民之道得失 晋人不知信明義失反已之道未示

合會平丘 魯於是時云云非得民之道晉方是時云云非固結人心之本

合圍費 稅役命上將用大衆忠禮命正卿用大衆

稅畝 丘甲 圍棘 汶陽歸 盟蒲 合盟蒲傳

二聘二盟

首說諸侯有聘無盟禮也盟便干先王之典不信即在非禮中就盟之中而指出其專與抗之罪非惟辱本國之君抑亦褻魯國之君故結以盟爲春秋所惡云云將此段洗發一番傳吉躍躍靈露

鄭伐許

此傳義利字極重夷夏之分在此通論其所以從晉與楚見其惟利是視又通論鄭襄之爲人而斷其無異於夷憑弱犯寡亦是逐利之

鱗指嚴 卷三 成公 四十八 三六五

見況又口氣宜體特言其甚非倒入虐小的話

四國伐 楚子伐 辰陵 戰邲 晉伐 侵衛 去同 五國伐

要摘寫他事晉也只爲着利事楚也只爲着利專意事楚不事晉也只爲着利總以利在云云而不擇于義之可否以爲去就斷其無異於狄加兩伐許仍體又況一段

合晉伐鮮虞 事楚 效楚 皆中國而夷狄

四年 華元聘 見僑如侵傳

借此以辨魯宋爲素所通問而邦交之無間則此師之非爲魯而舉也

五年 蔑如宋 同

蟲牢

六年 立武宮

武公伯禽之玄孫論廟制則祧于桓之時論祭法已絕於僖之世然此重廟制上斷其不宜立

合立煬宮 行父誇于鞍之功意如酬不入之德

取鄟

全重聖人意上發揮勿着斷罪語微字即毫釐字指書法言聖人慮有不嫌攻主過而卄于助權臣者故立爲尊君抑臣之旨使後世臣子莫要錯了念頭以附權棄君此是謹微之意傳中以道事君道字勿輕抹過謂事君者當諫則諫鱗可披檻可折固必有箇道理至于

鱗指嚴 卷三 成公 四十九 三六一

權要之家決不去攀援要結爲梯榮固寵之圖故引傳犯上云云又接以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王世世之公患也一段說得可危可涕使春秋之義得行凡所以辨上下謹于微之處皆是尊君抑臣之意則後世豈有此患乎看傳須於後幅着精神

滅項 取鄟

尊君抑臣不得分全重書法上總別謹微意大略同單

歸父奔 忤貴 趙鞅歸 犯上 加歸父如晉鞅叛同

歸父奔 朝吳奔

惟此義不行是以黨與衆多若齊若楚知有權臣不知有君父向使知所尊抑則二臣何以擅其權二國之君何以失其柄哉春秋所以

謹之

歸父奔　朝吳奔　會扈　召陵侵　合朝歆傳

權臣之禍至于如此其原皆起阿附之者衆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豈有此患乎貪臣之害至于如此其原皆起賄賂公行故爲国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蔑僑如侵

春秋之罪罪其無名而所以罪之者以聽命於人而不自立上三年一段原邦交以見此伐之無名後二年一段乃驗聽命於晉之實上卿授鉞二句亦不可遺正形容可陋之意兵戎邦交不平謂以兵戎

聽命於人而不能自持其邦交也重事大倫字須玩

華元聘　蔑如宋

五國伐　華元聘　蔑如　蟲牢　僑如侵　納幣

上通嗣君下報華元宜一串作發出相親不相替意末比如傳另驗不可以始終平點兵戎一段須透發

華元聘　壽納幣　舊以未侵既侵分非傳亦宜删

合會伐鄭　俱有不能立句

嬰齊伐書救

凡書救未有不善亦何善之有春秋所以善欒書三善字相應則無功也與計功受賞之功字相應無功是無折馘執俘之功非謂[illegible]無功也晉本以救鄭出今楚去我而晉遂侵蔡是遷戮也不遷戮而卽還此正欒書之善當時功利相高始有繞角之遇旣爲桑隧之禦單騎躍馬揚鞭欲戰之念勃勃上將但欲計功何惜兩國之民武子之不遷戮春秋所以極口讚歎庶幾于舜文之盛作文以楚罪講起書救書法只完得罪楚之案隨照傳轉下大發善書之意

嬰齊伐

就加兵反正之國惡其非義伐丧意輕

書救

全在無功而何以善之描出春秋之所以善他不遷戮之心全是一箇不計功勿添出全民

荊敗蔡　次陘　蟲牢　伐救　蕭魚

敗鄭　甲氏　田錫汶陽地頒費邑　服隆馘晃命崇太傅

仁人之心王者之事只是不計功此一段正反剔春秋所以善欒書之意文中須影出

滅甲　書救

雖倒做要以盡殄滅之無遺與不遷戮相形

次陘　于師　蕭魚　會申　只次陘蕭魚同　記此傳不可盡戲

以舜文論起須發聖人意重不戰上惟次于陘而屈完服春秋所以善齊桓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春秋所以善晉悼都是不以計功爲心與禮與誠無干

伐鄭救　次鄫　壬夫侵　伯救而著猾夏之罪　附外救而著從夷之罪

書救　書伐　惟鄭反覆故楚不當伐　惟鄭從夷故楚不得救

七年郊牛傳　歸父如晉　戰鞍　主宣公有處二句一串作

吳伐郯

只重僭號以君臣大分立說中以族屬命圭辨吳伯之爲本爵以號舉後雖強大不過還其子之稱乃待四夷之體聖人自有簡制度在此春秋二句重看何嘗不敢以進退諸侯而嫌于亂名實哉

伐郯　黃池

重書法上發揮見聖人之謹嚴如此使人曉然知尊王之義不敢胡亂稱名只融會傳意總發不必粘壽夢夫差分股

麟指嚴　卷三　成公　五十二　四十三

合猶三望　僭號　僭祭

命圭有命曰吳伯不曰吳王封內有望曰泰山不曰河海

伐鄭救馬陵

凡看傳須將全文通前後一讀而平心靜氣參之知其來龍何在結穴何在此題近擒着後一段欲步步形出楚勢不知躬往與合八國善晉處已說明只爲同病緣由復抽出言之下急頂一故字自明傳以楚之頻年伐鄭不過爲背已從諸夏然此正鄭之善而楚反以是伐之其暴橫憑陵之罪何言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故特書救以美之是正書法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之善亦著如傳帶明末一段推其爲同病之故不則一救已有以禦荊何復亟亟于馬陵之軼哉如此看便掃盡葛藤行文亦爲直截

嬰齊伐九國救

以楚罪重講下全在躬往與合八國著晉勤義之善而救者善伐者之罪自明鄭善略點

嬰齊伐

夷莊之欲討徵舒句最重恐習者疑其無貶詞況既非係於討之義未有不加貶者

救鄭馬陵

只要形得楚勢出楚勢益張原是起下之詞傳中緊頂一故字勿以勤義協謀分

麟指嚴　卷三　成公　五十三

九國伐

玩傳前此一段原以明病楚之故單救竟以安攘之師重講收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而以楚罪益明鄭善亦著如傳點出

馬陵

勿以同心馬陵之壇爲病楚之實據前此一段描出楚勢益張諸侯之不能須臾忘楚者此也仍體故字收書同盟

入陳　蟲牢　伐鄭救馬陵　同全單

入陳　嬰齊伐　嬰齊伐

頻年字要點以其背已而從諸夏句極重正說所以異於楚莊處

書救　九國救　加兩嬰齊伐同

要體前此此則便揣得楚勢益張。舊云伯義益勳欠通。

九國救　欒書伐　緣晉削楚

以鄭之可救不可救爲主。

嬰齊伐鄭　嬰齊伐莒　同上

吳入州來　王滅巢傳

四鄭指吳言不能制制字是控制之制言不能控制之使爲吳所入。

郎此便是封境震不待巢之滅也故曰著陵楚之漸。

八年　汶陽

本魯田也一句便是各入罪案傳意重不當歸上故末云罪亦見矣

亦字對晉說緩易二字有味蓋晉之來言非能必魯之遽從固有兩

端之持而魯遽歸之于齊。更無纖芥沮格之意所以爲微弱可罪爲

國以禮禮字虛說

取汶陽　汶陽歸　加聘穀同加公如晉郎盟瀟傳

汶陽本魯田取之之時便該正疆理於天王。惟借他人的兵力。得之

不以其道。此魯微弱病根。所以晉有二命便擔當不定不覺其脫手

之。易舊主傳首二段板貴魯晉有何意味

汶陽歸　歸三田　下易會號同

泛論爲國以禮者無彈于強而以下丛形上比作勿涉於合

合燮聘伐　信不可知之誹　土地　中國不振旅之識　甲兵

友晉命非道非義爲案斷魯之不能係不能立俱有季孫語文中一

點

欒書侵蔡　借長岸傳

只主楚棄析公。致有申鄖之獲夫不能自用其國之材而且驅之爲

敵人用乎

同括　圍宋　衰　新城　肴　會宋　立趙武

以殺同括爲主而韓厥語點綴在中斷晉之失政刑歸咎于聽纔之

非。

城濮　令狐

要以忠勳相繼發其賞之當延意以攘夷定伯曰勳以置君定難曰

忠

成季之勳

春王正月　答獻復國　彭衙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宣孟之忠

盟扈　爲晉靈立故　衛雍　輔靈合諸侯　河曲　將中軍以敗秦　盾救　棐林

盾免侵

盾救　侵陳　行父如　行父如　合刺偃傳

上趙盾擁立靈成。韓厥稱其忠。補晉不當聽莊姬下行父歷相宣成。

范燮稱其忠補晉不當聽僑如合宋楚平瑣澤華元奔歸傳。有彼多

大勛句

賜命　河陽　錫命

玩一人之通稱句則此題不宜太開惟大君為臣民之統故可以隨稱要盡其君臨之實不必泥王法王恩過為分別

欒聘會伐鄭

此題重晉斷罪不曰晉之為晉可見矣而曰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盎擾夷以安夏正是盟主之義既不救其患而又討其成於義上說不通晉之非義即魯之不可從既知之而不敢違是魯之不能立須玩亦可知矣亦字單欒聘要收書聘於會伐之上亦要見魯之不可從意

會伐鄭

舊只用魯半邊是未看傳中又帥諸國伐之句專就伐與會伐上晉

魯分責

吳伐郯　欒聘會伐　主上半傳

合盟蒲　吳初伐郯季孫已憂中國之莫恤晉初會盟季孫已譏伯德之二三

九年　盟蒲

只重盟非固結之本一句固結二字當發解體都從此生緊字從范文子之言來本末字要透誠信便是本對盟字看加馮陵只點尋盟加戰轂二汶陽如晉同單

盟蒲　蕭魚　悼公　衎歸　子鮮

於下二比間間論起盟非固結之本發意欄單

盟蕤丘　會蕭魚

此題須悟本比意透傳旨字不令不言有來總之來脉在盟非固結之本

合蕭魚　信不可知　誠能動物

合鄢陵　盟非固結之本　季文子　肆非持勝之道　范文子

合會平丘　上重本字　反求諸己以敦信明義　下重預字　重民力以制治保邦

言汶陽　叔弓如晉　即上題脫母

一予一奪季孫有信不可知之譏是祟是飾子野有態贖並作之料點出兩末字

取汶陽　言汶陽　執意如　意如至

予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喜怒皆以利發自是不合二十

餘年

致女晉媵　傷伯姬之賢作

獻羽　致殳

要得之類是也是說經中此類不一兩邊皆有天子諸侯之殺

執鄭伯書伐

殺伯爵不書自是事體如此不必照只以非伯討提起背夷即華指蟲牢受盟故下文着一又字今以重賂故極重故曰惟利之從云云着緊以義利發揮與泛說附夷者不同

書伐鄭

伐楚救江　書伐鄭

伐楚以救江與侵陳以救鄭事迹相類只引起書法勿添出江有可救之善

書伐鄭　厥伐鄭　削子重之救爲重賂故削子辛之救爲集失故俱說鄭無可救之善

嬰齊伐莒　壬夫侵宋　同前　二役皆既救而移師于莒宋卽作救鄭寫

伐莒入鄆

此傳議論是因左傳城惡之説生來其曰昧爲國之本卽從莒潰ㄧ看出效死勿去自非臨時可使其不能使民效死勿去可知他平日繫固本安民之政矣急字與末務二字相照以明一段須透發

城鄆　浚洙　滅遂　滅黃　舊滅黃入滑是傳事之傳欠通

全在事字政字看出本末略點渾發之

合長岸　守邦以安民爲急雖隆莒之城何益乎爲國以得賢爲本雖廣土衆民足恃乎

秦狄伐晋

只貶秦用夷一意傳開口説經所謹者華夷之辨是一傳大意説族類不復分意已盡了下皆發明此句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爲正相關應文中須透發晋致冦如傳拖帶于後

晋狄伐秦　秦狄伐晋

自相侵伐四句是總斷加衡雍盟暴以謹辨引起

盟貫　陽穀　晋狄　秦狄

以齊桓代出武王見以義驅夷者與用夷殘夏者相去何如總發其不義之甚

言汶陽　盟蒲　秦狄伐

晋失信刑而召内外之侮或以書救股同括請戰代殺同括聽婦人讒說不如晴補

書救　歸汶陽　信刑俱失爲召寇之由

盟蒲　秦狄伐　皆字交字宜體要得比事以觀發番戒意

城中城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道字所該者廣傳只就謹禮發之體字用字更自緊關將一險字納入禮中將一禮字把作險用故説箇杜絶限隔影關城字恃城郭溝池以爲固其守已微而況城中城故曰益微城亦設險大端不可説謹禮卽不用城玩獨字可見

莒潰入　城中城

傳據高氏説魯之城懲莒禍也故借莒事論之只魁得城非春秋所貴句時王對作不若倒單合傳

城中城　墮郈費

須以城非春秋所貴起本股益微仍依傳將王公設險以守國一段翻出謹于禮以爲國如聖人云云乃體險之大用體險是以禮爲險杜絶限隔卽所以體之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須透發

合會平丘　不以城郭爲固須平日撫綏分不以兵甲爲威須平日固結人心

合昌間　體險之大用軍政之大本

十年　黑背侵

此是卽後事而斷其過寵之非要得垂戒意加年聘照傳無異句此
斷發揮加衛奔會戚作寵愛之貽禍
十二年　周公奔
盟事在前不用將周公提過倒出字作號令不行就遣逃上見之
十二年　錡乞師
此題只在前段着力特書曰乞是聖人描寫他卑伏屈損處有欲人
之從又恐人之不從景狀盡惟報怨貪得義不得請於天王而必至
卑伏屈損無自反而貊之意須看得直截
遂乞　錡乞　內外同辭加并陘戰泓只喚起書法
如京伐秦

因會伐而行卽不成朝禮不書朝而書如是紀實語重在以伐秦爲
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此題全在書法上挑剔聖人雖將咎分傷時恰
悅之意諸侯之不盡禮於王室只爲一點慢心其所以慢而不敬只
爲不知大倫之爲重故一則曰見諸侯之慢一則曰不敬莫爲而後
云臣必敬君子必敬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一部春秋不出此義說
得何等愷切傳末意字亦須振醒
如京
如京師是事實書法要得舉此以見列國獨字又字須體君臣人道
之大倫而至于此極要發得剴切不徒說箇見其慢
祭伯來　盟洮　厥貊　新城

以君臣人道之大倫帶起本股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抑縱予奪不
必分貼妙處全在四或字於君臣之義明之者無所不至也其義得
行一段勿空放過
伐衛　奔　突救　子　楚丘　抑　河陽　縱　同上更確
合廬吳歸　朝覲　封建　臣敬君子敬父　興滅國繼絕世　俱用聖人懼而作春秋云云
河陽　遂伐秦　出　如京師觀魚傳
上以自狩爲文下以伐秦爲遂事俱屬書法重在正名存禮上
十五年　盟戚　主遇晉傳
須以爭國之亂說起仍體君子不幸而處此不如是則亂不止意
執曹歸京

敘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重在執得其罪上然曰又不敢自治
而歸于京師使卽天刑春秋中獨此一舉夫是之謂伯討亦不可忽
加會伐秦盟戚作事寔加執曹執衛只形出未有如此字面
華元奔歸
司君臣之訓句極重正其志於討賊處但曰不賴寵而出奔非便能
治官直借援於晉期在必討故身羈河上居宋晉之界示以討之討
則入不許之討則不入是其得正處春秋幷予元之歸予其不輕歸
也宜先敘事起照傳問其出入皆不省文然後發所以詞繁不殺意
魚石奔
圖然後定是元之能正君臣之訓而出入之志爲不虛不可徒羨其

功

宋楚平　瑣澤 合晉楚之成

只就魚石口氣論之惟元以必討賊而出故能為賊人之所畏如此

須擒此發

合鱄奔　討賊蔡轍 全信殺祭

鍾離

有伯而傷王無伯遂思伯矣成襄之閒四字感慨係之不曰齊晉而

曰齊晉大國大以伯業言亦皆二字使人不忍讀此題非但責其不

當會全要描出衰颯不堪之景

首止　鍾離 加柤向同

起云均一殊會池何以見此為外之然後開發二義都在書法上發

要得聖人扶植倫紀君臣夷夏之大防煞甚關係不比于等閒王帛

鍾離□于柤□于向

合盟宋 東向親吳 南向朝楚 皆時事之可傷

合黃池 以中國而親夷狄為可傷 以夷狄而加中國為當執 成襄之間中國無伯 定公以來晉失伯業

十六年 鄢陵

重君提過全在垂戒意發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正見他是倖凡

勝之可持者必先有制勝之具故其餘烈遠者一再傳近者亦終其

世其規模料理原自足垂許時非徒藉餘威之彈壓也曰幸則不待

更生驕溢就目前之可恃以勝人者安在說勝後不可持便隔

鄢陵　三伐鄭　夾谷　歸田　墮郈費

惟聖人能內外無患彼其所以弭患者原自徹始徹終非徼意外之

幸故功成而無溢志無敗媿叙明本股便將范文子語提出入孔子

事仍倒幸勝上而以三伐鄭驗之亦要補出三郤

三伐鄭至

見楚勢益張就楚張處入晉怠仍歸到內亂上發出倖不足恃意

鄢陵　伐鄭至　伐鄭至 同單

夏冬二伐皆畏楚救而還作楚張甚確十六年伐鄭無楚事故去之

合盟戲 非持勝之道 得善勝之道 文子外寧內憂之戒 武子勞心勞力之訓

合蕭魚 倖非持勝 誠能感人

鄢陵　夏伐　冬伐　獲欒　貞伐　晉伐

楚師益張晉遂怠矣不出外寧內憂之戒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

孚符文德武功之語

三伐鄭 潁上曲洧汝上 三伐鄭 牛首北林東門 合蕭魚傳 倖勝善勝之效

三伐鄭　兩入吳 士燮曰倖而勝非國之福 子胥曰盈而蕩乃天之道

俱在示戒上着意曰晉遂怠曰越巳入無限光景要發得剴切

沙隨不見公

大勇浩然之氣無時而餒只為自信不過便不可以競于人于公何

歉乎直提大勇之脈隨他橫來直撞都是我的道理都是我的世界

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只要人正巳而無恤人之是非全在

書法上看出垂訓之義示天下後世一段須透發

假許　盟幽　歸邾　二邑　只盟幽歸讙闡同

揚其美不揚其惡不必分貼要體臣子之於君父自是如此所以有
諱君之禮若非惡何消諱得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鄟

曹伯歸

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於天下曰因晉之執要他自去誅討不
能這也是一箇極便機會却又放去了除却刑賞把甚麽號令天下
故曰無以爲

春王正月僖廿四　適歷　下執歸同

文不賞介推定不刑意如以堯爲君三句須透發

合執歸

上云無以爲天下之共主下云其能國乎要見刑典極重國與天下
全仗此爲維持意

苕丘　僑如奔　盟扈

此題不可只斷郤范賢否因犨而執行父因范文子而出僑如以赦
父者則晉也以晉之操縱立說而忠讒之有關用舍意

苕丘

前有訴公于晉侯及晉人執季孫句故聽讒只屬晉君爲妥

僑如奔

主范文子從善之美全要本赦季孫來

盟扈

主行父忠足動人范文子只點入

剌僂　行父如　蔑如　書救　鄢陵

要摹擬他嫉賢害能之衷不稱欒則稱范參言晉魯之事且徧於郤
犨之前幾乎一網打盡

如齊　如齊　如晉　如晉　相二君各出一比同

盟扈　取鄟　如出要主總傳汲引或加苕丘會讞辨之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范文子稱之忠不忘國難不越官趙文子稱之

十七年　夏伐鄭至　見難澤傳以柯陵繫

柯陵

只描出懼楚之有同心不然何一文綏之不敢未免聞風而遁望影
而靡前此後此之遝逐也

冬伐鄭至　同

十八年　公如晉　借陳述傳晉君方明句與士匄聘杞朝同

伐宋入彭城

傳中托於諸侯二句即足上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意還屬上段竟
楚之不當納下只就已絕復入發其惡之甚

魚石入　欒盈入

麟指巖卷三終

吳興金兆濤澂甫手授　廣陵門人吳聘侯祉在甫訂

○襄公

元年　彭城

全在楚巳取而封爲猶繫之宋發明追字有味兩不得任他瑁奸竊據而坐縛于王度之中一步不可移易逆取者之所不得取猶順受者之所不得受不登叛者亦成其叛也一書宋而彼疆我理之截然王度之不爲叛人模糊所以爲仲尼親筆加伐宋入同

取汝陽　滅巢

疆域封守便是王度正與固便是謹要擊得本此意出

合城虎牢　度之必當謹險之不可失　通以聖人大意立論爲高

合戍虎牢　楚巳封魚石戍之矣追書之以謹王度晉巳遣魏絳戍之矣遷係之以責遏貳

伐鄭次鄫

楚人釋君助臣事巳悖矣事關於君臣之故千古之大義懸焉一毫走作不得晉之所當放者此也鄭之不能裁者此也以楚之悖義提起重講晉之放義轉到鄭上發其無可救之善收削救書法二義字總一般不必以夷夏對

圍彭城　伐鄭次　壬夫侵　大意同與加鄢陵同

圍彭城　伐鄭次

宜體傳中遂字發皆放意無書法

鄢陵　三伐鄭 從楚不貳 伐鄭次　壬夫侵

既不出討魚石事只主下半傳削救

壬夫侵

要知救鄭遂侵宋亦侵宋以救鄭也全要發鄭無可救之善君親集矢於目德亦不輕裁之大義則爲私欲此鄭獄之難出脫處

二年　城虎牢

此題責鄭意還輕因鄭之不能有其險而論險之不可棄曰必據曰必守正見其爲延袤之要害待衰世意要發既不能修德以固金湯僅此世守之岩邑又不能保顧委而棄之使敵國謀臣注我於股掌之上則小康之不能待何圖之爲

下陽　虎牢

照虞之有下陽何此論方得一則爲虞虢之屏蔽一則爲南北之鎖鑰要發必據必守而不可棄意此知武子之老謀有類苟息之陰算何鄭之不能有而爲羣諸侯之所城耶

鄫防　虎牢　加牟婁下陽同

體傳走遞文法固非春秋之所貴亦非聖人之所與明其爲待衰世之意有合于大易之訓且曰小康之事對爭地爭城者言須說得對針

三年　嬰齊伐吳

借長岸傳燕巫臣以貽禍取駕在吳伐楚時勿以獲鄧廖對

盟長樗　王納幣傳知禮

其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一懼字提出萬古綱常是其志敬之可嘉

雞澤

只就當時事勢虛虛描出一箇懼楚之同便了楚師在繁陽是後事將來一驗非謂因此而有戒心也此傳胡氏因王臣一句辨其為此不為彼末又獨論王臣一段亦宜於辨論中一作波瀾

盟洮　翟泉　女栗

全要借三盟之不書同以為書同之辨王臣將命一段須透發之

柯陵　雞澤　平丘

各驗此雖不出亦要點入以照出懼心之同

夏伐鄭至　子重　冬伐鄭至　子申

傳中會于柯陵之歲句不可離須知柯陵之懼非為二役之不就乃即二役斷柯陵之為同懼也

二伐鄭至　盧吳歸

上驗柯陵下驗平丘總出雞澤之同懼來

袁僑如　盧吳歸

奚救　葵丘　齊桓不敢盟宰孔

要知明義奉法為下文斷罪之案須擊得出

袁僑如及盟　見溴梁傳

懼楚是專寔諸侯猶未失政是正意不曰大夫盟而曰諸侯之大夫見權之猶有所統

袁僑如會　王楚師在繁陽句

四年 陳午卒　盟幽　壬申朝　取鄫　孫齊

此傳文質從諱名上發來若古者不諱名質也二帝之道也周人以諡易名文也王者之道也夫子兼帝王而參文質之中略放其諱之文以諱幽惡而盡從其不諱之質以紀君名曰放曰從有斟酌只將作春秋以法萬世意發透

取鄫　偪陽

五國伐鄭　宋共葬文公　陽生入　陳乞從景立荼　下易戰　郟潘　寔請禁京觀

須得後世不明此義與則有之脉纔是真肯春秋之法不行句正相應

豹如晉

不對四夏文王之奏而拜鹿鳴四牡之歌非明於分者不能亦可作知禮股

會善道　會戚

會善道

既云請聽諸侯之好且告會期還作不為主的事實但勿收書法

會戚

要看請聽諸侯之好一句故仰戒之會來會而不為主也只就書法

上描出進之之情聖人之情無非欲夷狄之效順中國耳

會戚　會柤

要體二則字聖人之情二句總在明華夷之禮統蓋以諸侯而主吳則中國居下夷狄居上而其禮不可行以吳而從諸侯則中國爲尊夷狄爲役而其體乃不失體統得失治亂攸關此聖人所爲深致意也

會戚　會柤易本此　栢舉　入郢

各就聖人意上發聖人之情只欲夷狄之效順來會則進而往會則貶必如是而後義明聖人之心初無毀譽之先見善則進而惡則黜必如是而後法公蓋義有一定而不可易法原無常而不得膠也

戍陳伐陳救　主陳逃傳

七年　城費

此傳指月看出謹微之意是特解夫文子相三君云云　斯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入之私邑是季氏原未嘗爲魯患也及行父卒云云曰遂專曰益張見季氏之弱魯自宿始而城費乃宿不患起手第一件事明是強私弱公之萌爲國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戒向使宿不世及于宿寧有是乎用人惟世自有旁操意旨者所以畢小媚之此題以越禮不度作事寔而以用人三句着咏歎語大發于後加倍舍股只作強私弱公事寔

行父如晉　如齊　如晉　城費　墮費同單

如晉　如齊　如晉

以三比叙過總發說箇相三君見他權得自爲且得政日久其時豈無孽小媢之者乃彼惟忠於公室而不顧所食之私邑爲其後者能盡皆文子之忠哉

城費　墮費

玩傳其後孔子云云至于字其越禮不度可知矣只將點過重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云云一段發周破云卽後事以知內役之越禮而因示弱公之萌焉極有理會

季子歸　春王正月　宿如晉　城費易季歸三鄆伐莒同

主用人當惟其賢不當惟其世亦要體豈不殆哉語氣

首止　葵丘　會虢　平丘

以惟其賢搭不重管仲子產事迹只發明官之不可世意

合邢丘　越禮用墮費驗可爲用人之戒。委權用溴梁驗可爲行政之戒。

合杞城　季忘先德。晉廢先業。

合圍費　官人之失。反己之失。

執聘　墮費　卽合三單傳脫毋

會鄬　主諸侯又救之句

陳逃

禮義二字要醒中國者禮義之所出輕棄中國便是棄禮義矣下令國中云云爲陳畫禦敵之策正是禮義之事明明易爲者故曰路曰

問

戊陳　圍陳　會鄬

上二年與今又字字挑剔非是美晉之勤義言晉如此致勤而陳可恃以無恐意

公如晉　會戚　雞澤

三句不是贊晉勢之盛乃爲陳畫禦敵之策合當仗晉處須發能致力於陳意當是時句十分有味必能二字亦不閒

杞伯朝　韓厥伐鄭　在八會戚　吳聽命　同

八年　公如晉　主邢丘傳會公在晉句見宿之不當會

侵蔡獲燮

麟指　卷四　襄公　七

要發無故怒楚意非責其失謀直是不能保其國矣收特書侵蔡書法

邢丘

大夫聽命指今日言謂改命朝聘之數此是大事不該使大夫聽命重煩諸侯畢竟是姑息之念愛人承重煩句來又豈所以愛之緊相照應夫不自爲政四句便是愛中之毒利器字亦緊要有一脫不可復還意失正謂失君臣之正只舉會以驗諸侯耳謹始始字對後此後字言加溴梁如單渾發只要醒得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光景出

踐土　晉侯伐衛

伯業寬說重在悼公之修其業改命朝聘之數亦要說文襄時並無使大夫聽命之事

公如晉　邢丘

因悼使大夫聽命故宿欺襄幼而代之末云今日之魯已然何怪乎後日云云

合三軍　利器不可委人兵權不可去公室　須說得利害分明以周公伯禽對文襄

合盟宋　大權旁落

須把後禍看得重一是以姑息愛人而後君若贅旒大夫張都自此始一是以交見爲名而後人倫絕中國衰都自此始

溴梁　荀偃專盟　會申　楚虔主會　即上題脫母

麟指　卷四　襄公　八

貞伐鄭　此傳有侵蔡無肅魚

此傳通自侵蔡失謀說來而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首說交鄰國有道乎非無謂後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正着眼處失於事大乃失於事晉蓋使前日不加兵於蔡則不至怒楚而可以專從晉只爲無故怒楚到此田地不得不出於苟且紓患而無適從之意犧牲待盟卽是屈服不信處其能國乎正所謂不能保其國也此是事定非斷罪語加侵蔡獲同

侵蔡　貞伐　伐鄭盟戲　楚子伐　盟于中分

大略同單一二此作待盟境上之寶

侵蔡　貞伐　十二國伐鄭　加楚伐晉伐鼠

無故怒楚是原委骨子便是弗得寧之胎故不從云云而書法聯繳

貞伐　十二國伐

不但說弗得寧要揣寫自茲二字劂出受病根由

貞伐　會晉伐 鄟門　楚子伐　會晉伐 牛首

仍主晉楚爭鄭兼用待盟事實歸到前日失謀

侵蔡　貞伐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忍子產之言而貽患 用智罃之謀而成功

侵蔡　貞伐　滅巢　入郢 子產憂禍之莫大失謀 沈尹戌策郢之必亾失守

侵蔡　貞伐　夾谷　歸田

士匄聘

不亾先職其志敬處衡雍之獻彤弓之藏

九年　伐鄭盟戲　此傳無侵蔡獲有貞救

晉師至矣以前一段不重鄭失謀只原今日伐鄭之故此題只重智罃不與楚戰還師以敝楚上三分四軍謂以四軍分作三軍楚以全師出我以一軍當彼出三次我出只一次此更番道敝之法與諸侯之銳句不閒惟有外兵相合我兵所以可分而楚不得以罕弱應此時設不戰之謀而三駕乃實行其事下書蕭魚非書法蓋舉其功之成以見其謀之善耳要識悼之時比桓文局面不同楚但可敝而不可勝武子知彼知己量我未病料楚不能是明於善陣之法不然鄭之朝南暮北一盟回不得其要領晉與楚今日振旅明日視師即一勝烏足為承國哉只盟戲同但不入鄭事

十二國伐鄭

但說鄭之失策不是此傳來龍於是晉師至矣句有味惟鄭之盟楚而我來若鄭之盟我而我去分明為朝南暮北之所愚妙在即以其盟鄭者敝楚此智武子之老謀非荀偃之所能及此題似宜以縮脚體做

貞伐鄭 及楚盟　伐鄭盟戲　加伐鄭蕭魚同

舊說上違子展之謀而從子駟下從智罃之謀而黜荀偃非傳旨揣月同畢為得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去兩伐鄭主合

用善勝之法以成功一直做下但成功處多說幾句正見其謀之善耳

伐鄭盟戲　三伐鄭　蕭魚

三伐鄭股在此傳為實行不戰之謀蕭魚只照下書句加戍鄭貞救及楚鄭伐宋主楚輒救之而不與戰

盟戲　貞救

伐鄭而即許之平楚救而不與之戰皆敝楚之謀

楚子伐 九年　貞救

方楚伐而我已歸矣迫楚救而我又歸矣無非所以敝之也

盟戲　蕭魚 謀以敝外 誠以服武

盟戲　蕭魚 知罃　盟宋　會申 向戍 敝外之成 交外之禍

楚子伐鄭

荀偃所謂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正待此行也今晉已許鄭成故楚不救而伐此股正行不戰之謀楚與鄭盟于中分要發楚欲戰而不得只得盟鄭而去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在蕭魚傳卽作息民

十年 會柤 與鍾離同

偪陽 見戰郲傳

初駕伐 主盟戲傳乃所以致楚而敝之

盜殺 伐北鄙 夾谷 上易會號主子産

偃息談笑而却敵非可卒辦須玩本疆則精神折衝句亦須先把敵勢張皇方見勝千里之難只就却敵勝難上發國家所賴於卿職爲甚重

麟指巖 卷四 襄公 十一

戍虎牢貞救 此傳止有一駕伐伐鄭盟戲亦可出

須就城虎牢時駐師扼險以逼鄭緊頂發揮而後落入循前志意方有味傳非責其不能斷荆楚之路爲鄭蔽此舉原服鄭妙着但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而武子善之則其志之在於逼鄭而不在於蔽鄭也志字極重義不義正相應惟義可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逼鄭一念全無屏蔽他意思則彼固不義而我可謂以義服之乎戍而繫鄭又書楚救兩書法遞倒鄭國分地云云不必又講

戍虎牢

循前志須說得透分地云云略點是從逼字內罪其專加 十二

王伐而復戍句

貞救

痛發曾荆楚之不若意只就書法上發揮非謂楚之能保鄭也亦可謂深切著明句可玩

城虎牢 戍鄭貞救

以虎牢繫鄭不繫鄭問起在鄭不當棄之而諸侯可扼之以逼鄭乎仍以循前志透發其非義帶出又書救來加貞伐晉伐只作待盟事迹

楚鄭伐 鄭師伐 從楚不義 城虎牢 一駕伐 戍虎牢

麟指巖 卷四 襄公 十二

王鄭人從楚一段勿牽不繫鄭來

十一年 作三軍

三軍本魯之舊制但初時屬之于公今則舊制雖存而以何屬公者改屬于私故曰作此論作三軍之實其明年云云是兵權去公室之驗失國無正又其禍也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所宜鑒乃春秋書其作舍之大意全重垂戒發揮

敗莒 侵陳 救徐

只是更師之迹重將皆三句總發民之猶屬於公意

救台入 執聘

以何以知民不屬公與起卽應云夫民而屬之公也則將皆公家之

臣兵皆公家之衆今如此則無民可知其明年又其後字俱有力

合用田賦　兵制變而示謹權之意史克之緣田制變而示重本之意有若之對

舍之侵　王伐宋傳

體從子展之謀欲致晋師而後與之乃後日既同又叛張本

亳北伐宋　此傳獨有舍之侵

論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要根子展之謀來須玩尋復二字單伐宋同但不繳書法

亳北

只做鄭服而同盟句須偷一既字失民踣國墜命亾民須要張皇其說以如是之盟而可叛乎然則何以書同哉纔喚得傳中故字醒竟

麟指嚴　卷四　襄公　十三

收書同尚未見他叛

亳北伐　伐鄭蕭魚　欲致晋師而後與之

子展之謀直筭到楚師不來方固與晋是亳北載書直借以行其致晋之策重盟不足恃發揮加舍之侵會伐鄭同

亳北　蕭魚　盟不足恃誠能感人

亳北　伐宋　蕭魚　會申　同

伐宋　會申　叛之速服之久　卽前題脫卅

鄭之所以前叛之速後服之久者乃其本謀不係晋之待信與推誠觀子展之言則亳北時卽以誠心待之鄭亦未必不叛大有見

伐鄭蕭魚　此傳有楚子伐無貞伐

當時之推誠比舞干苗格因壘崇降不同脫一个謀字不得鄭非好爲反覆因晋拿楚不定只得僕僕於待盟乃盟戲之時所謂於我未病楚不能者智武子直筭到此着鄭可以信得楚過晋便可以信得鄭過要玩非楚不欲與之爭楚自不能與之爭傳於誠感之下卽歸本於自悼公云云魏絳之施舍輸積與武子之分鋭逆來是能爲強本之謀使強楚之不戰而屈今日之納俟禁侵亦無所容其備禦而爲撫鄭話頭非知其不可信偏以至誠動他且鄭卽不忍叛其如楚之饒他不過盟戲傳卽日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此復日自悼公云云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實相照應若悼公果以誠服鄭居然王者之事不止於邁績城濮如不能制楚漫爲推誠之說則是宋襄之仁

麟指嚴　卷四　襄公　十四

義耳敢質諸同志

蕭魚

雖是說推誠之效亦要本駕楚來鄭不畏楚故能安然于晋之宇下而無疑也

伐鄭盟戲　智武子　楚子伐　魏絳　三伐鄭　蕭魚　會申　加執良霄同

同全單依傳做此傳題有執良霄則以三伐鄭爲不戰而執良霄爲成功無執良霄卽以盟戲爲不戰而三伐鄭爲成功

盟戲　楚子伐鄭　九年　易楚子伐鄭三伐鄭同

自悼公三字宜玩而能[illegible]更有力謀字聽字亦不空蓋國家不慮無謀臣但君能謀而聽之者必須於此處討消息勿徒爲息民不戰所

捻

陳人圍頓 無終如晉魏絳 陳息民之策 戍鄭貞救 楚貞往救智罃 庸不戰之謀 同上

一駕伐 戍鄭貞救 二駕伐 伐宋 伐鄭蕭魚 加盟戲鄭 盟戲傳

一駕師牛首楚師退於𡖖頴之軍再駕會比林楚強起爲伐宋之旅三駕而東門觀兵楚徒覘子展之出盟不能出一旅以相爭矣以成功說起而歸本於用二子之謀爲得竟出三伐鄭同

戰城濮 伐鄭蕭魚 夫伐鄭即王合

先以城濮揚起纔見不越是之妙亦不可脫聽謀之自

執艮霄 會申

城濮 蕭魚 控外以戰 服內以誠

蕭魚 會申 意如至 召陵侵 推誠 狥利

會申以前鄭不叛者二十四年召陵以前諸侯不合者二十餘年

會申 召陵侵 易鄭陵同

至哉誠字之能感人有贊嘆意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有竦戒意

三伐鄭 長岸 智罃魏絳 無極囊瓦

執艮霄

楚不能爭鄭僅執使臣以洩其忿本晉悼之聽謀來

十二年 救台入

大夫無遂事是斷案而以在邦域之中一句駁定他敢字要發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正指明其無君之心須玩由來之漸 重遂字

入字帶收不作書法

高子盟 救台入

十四年 會向

卿使則大夫介乃君命使人之體以內卿行不得不書於三卿並使而失自見看傳中不使之免不敢避分明寫出驕睨軟怯氣象加遂乞師作使舉上客

十三國伐秦 兼先穀湨梁傳

重一權字上見君權不可以大夫專下見將權不可以偏裨撓一成贅旒一成還延

衛侯奔

曰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曰非聖人莫能修全在辨難書法方得警君意醒

會戚 見湨梁傳

見以定剽而會林父乃君臣大故所係不可委之臣

救成至 見救邢傳

不重罪其怯要體救而不敢救則書所至以罪其怯纔發得聖人之情出

十六年 湨梁盟

失政不臣俱就今日說推其由在前日之三會委之大夫此從大夫跋扈之後追咎往事須描寫他事勢已成情景迫切非虛虛言一箇

禮之當謹況悼公云云是說必然之勢非以委政實責悼公須重發
善惡積於至微二句重微未兆承非一朝一夕之故從使大夫皆專
之說到如今故曰積而分晉之勢已見所謂不可掩也謹於禮而不
敢忽正與常情忽於未兆忽字相應曰待後世之意重垂戒說
牡丘　次匡救　雞澤　袁僑盟　單救徐袁僑盟同
以溴梁照出彼不出乎公之命則此猶是君之命也益就聖人書法
上想像出來
會向　伐秦　會戚
以溴梁之專盟論起而歸咎于三會上三皆字重看上二年春夏冬
俱有味益以一家之事觀之是列國之君云云原非獨責悼公玩禮

麟指巖　卷四　襄公　十七

樂征伐已自大夫出[illegible]卻脫韁之局使有不可復收之勢
會向　會伐秦　此譏樂征伐分
十七年　圍桃　圍防　[illegible]見齊環之肆暴
十八年　白狄來
此題只就聖人立法上說諸侯不得而通故不與其朝只一意引德
不及不享正見天子所不欲居皆謂諸侯善其交際遂可得通乎又
將上文轉翻一案懲淫慝二內外須透發
同圍齊至伐
前半傳只解同字事實其以伐致何也方說出聖人主意大諸侯之
伐大字如大家大衆一般勿看得太好了玩免其圍一免字則知非
子諸侯是聖人阻抑暴逆意使其強暴者甚亦未肯曲全諸侯之師
同圍齊
以獨於此書同問起勿倒書法只在諸侯同心惡疾上寫出齊罪
入許　圍新城　伐秦　侵楚
全以不書同影出書同之意是皆大合諸侯者
彭城　會戚　皆齊不會　圍成　圍防　以背盟棄好數伐隣國搭
圍成　圍桃　圍防　伐北鄙
就魯一國上描寫他暴橫之態
沙隨不見　黃池
全在書法上發出沮抑之意

麟指巖　卷四　襄公　十八

合圍蔡　齊宜得惡疾而圍齊之罪可免　蔡宜得報而復仇之事可恕
合豹歸　自伐人伐　自滅人滅
午伐鄭　見殺嘉傳
嘉則有罪矣但當正以王法不宜利其室而分之
十九年　公至伐
玩免字與諸侯身上無干只見齊環強暴故春秋特爲沮抑之觀引
孟子國必自伐一段可見勿混入同心意
旬使　高子盟　士匄侵　倒單
觀魚　宋楚平　易浮來楚丘同
雖泛論君臣之當戒亦宜體或曰語氣見便宜所在有不嫌於專者

二十年 盟澶淵

要發士匄德施當厄令齊倍爲感激意若主長勺傳之不陣則無味矣

履奔

此傳因㷭欲背夷履乃奔楚故生一段議論履其母弟也不是閒話正見其力有可爲使能聲國人殺㷭之罪成兄事晉之謀則大義所在不惟可以正國而害亦莫能及進退二字不必泥卽進一着退一步之說加踐土作文侯之欲事晉加獲㷭作公子㷭求從先君

黃奔 見殺慶傳

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卽諮愬之于大國而不能辨謂不能辨其與司

鱗指嚴 卷四 襄公 十九

馬同謀之誣也收㷭弟與他處責薄恩者不同譏其以一國之君而不能保一弟

二十一年 庶其奔

此題全在書法上討主意總是以利棄義則國必亂一句故於小國之大夫苟爲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者此爲義之所關亂之所起不可不謹之也責叛與受叛之意已都在此末只綴明何以不書叛晉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自見旣正其竊邑叛君則書來奔而晉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若開做於傳意便不融貫

莒慶逆 庶其奔

春秋禮義之大宗句不可忽惟禮義重故所關於接我之人亦重將以欲敗禮四句透發收特書其姓氏以謹之

觀魚 滅下陽 易楚子入陳樂書伐鄭同

必危必亂卽在利欲上看二必字見從來再無放空時節正見其當謹。

庶其奔 伐鮮虞

須知據城求援在兩敵相持之際與竊地來奔者不同方得而況口氣

入州來 伐鮮虞 合沙隨傳脫母

二十二年 商任 沙隨

只不當錮一意以他世有功於晉宜動晉君臣之念今晉不念云云

鱗指嚴 卷四 襄公 二十

無限轉折極其慘毒之計正與古者大夫去國一段相反加盈奔見其旣遂而復錮

城濮 文枝佐 河曲 靈盾佐 救鄭 景書佐 鄢陵 厲鍼佐

入州來 商任沙隨 上易楚鄭侵衛同共王將爲楊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與盡室以行

城濮 枝 踐土 文 伐衛 襄 河曲 盾 鄢陵 書 亳北 悼

勛在伯晉業在尊周說個世勛便見待其後者不可薄說個世業便見爲其後者不可不修奈何皆不念哉

二十三年 欒盈入

以盈逆提起晉殆意亦要寫出重原其失一段而發爲後鑒意加盈奔商任沙隨同

救胥次 見救邢傳

只就書救而不遽救者其書法如此不可死煞責無及于晋亦要發出仁天下之情

二十四年 大饑

此傳却就臨時救災說凶荒時有而所以備之者不可不至

崔杼弒 滅黃 舍至

就晏子語中體出不忘社稷意死君者所以死社稷而不死非其所

會夷儀

晋本爲句是一傳關目以伯主見伐而報業已衰矣既聞崔杼之弒是一個絕好機會修方伯連帥之職正在此時却爲區區之賂與之

麟指晨 癸四 襄 二十

同情深爲可恨義字職字情字皆緊關

合會平丘 同惡 本爲報朝歌而來 會誠 本爲成虎祁而叛

舍之入 借忽奔傳子產之足以當晋 皆有如下文所貶砅

馳詞事雖載伐陳而所獻則入陳之捷也傳以執縶而見數俘而出作入國之有禮無蔵

重丘

許成 弒之時則是與他一樣了故特書同故字須說得緊切

入夷儀

此傳全是借实之名以發明衛矦之不名義未絕不在推挽上在無大惡而可改有歸道猶言好機會曰撫曰嘗當困衛時有賢臣夾輔

正是遷善改過大機括於後日之名今日之循不名畢竟怙終不悛永斷爲善之路然後以特刑相加不然曷忍逆探其惡而重絕之哉要在書法上體出聖人不輕絕人以恕待人之意

突入櫟 夷儀

義之絕未絕須說得相關國人君諸矦助是硬把氣力來使對撫内營外看

夷儀 衎歸

及寗喜弒剽 云云 正是中明聖人不名衛爲未絕衎之意然後字有力

夏伐陳

麟指晨 參四 襄公 二十二

要說禮以服強一臣足以當之何待大國之助乎竟說子產之當晋無味

二十六年 衎歸

背政由寗氏之約是失信逐者出而納者死是無刑皆以後事爲案以十二年淹恤在外放他進來毫無善狀故曰自棄要發聖人欲人強於爲善意惟俟人改過之深所以責人自棄之重加林父叛只提過加衛奔夷儀㬇起不名

城濮 衎歸

以人之有德慧術知恒存乎疢疾論起晋矦在外十九年而安内攘外衛矦在外十二年而失信無刑要發自強與自棄異勿涉於合

二十七年 會宋 左傳交見事在此

鱄奔

鱄病失言四字寫出子鮮千古抱恙衷曲誰能參透必欲獻公守復國約將終身不聽政以全甯氏乎此萬萬無是理初然敬姒之命原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因甯喜曰必子鮮在強以公命嘗之或徐俟其復國之後調停于上下之間使之令始令終自有一番妙用不謂君兒之先責我卒不出宰穀之料是失信者君失言者我也我雖不殺甯子實甯子之由我而死蓋至坐不鄉衛終身不仕正其負病之深而聊以一去自白於春秋聽昧惟彼視之盟可為千古於悒作此題者但曰罪衛侯之失信於子鮮所以抱病處憒然不解何以讀經為

鱗指嚴 叁四 襄公 二十三

合札聘 托於木門終身不仕合乎春秋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過乎中庸

盟宋

弭兵是盟的緣由其禍專在交見上當時楚不得大逞者惟是中國諸侯未屬宇下不肯授我以朝見之名自是以下皆交見之禍而以其事自宋之盟始總束之須發聖人一段哀傷之至有不忍言不能言的光景

盟宋 會申

全以于申之禍見盟宋的不好宜串作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玩聖人王是四字便有無限哀傷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一語結穴

召陵 盟宋 會申 召陵之禮自會申時大合諸侯競

二十八年 慶封奔 王徐越伐吳傳

齊來討復奔吳吳以朱方處之責吳之獎叛

三十年 公在楚

須就聖人意思上發送襄取卞二事俱在正月後益計其危困則思所以存之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嫌于無陽而稱龍猶嫌于無君而存公之意使後世臣子一段無限轉折無限悲酸胡氏有激於徽欽時臣子之苟且富貴靦顏立朝者而皆自一念之忘君始宜痛發

春公至 文四 春公至 襄五

只以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而不書引起獨書不必說彼之無可危

鱗指嚴 叁四 襄公 二

餘祭 升陘 公畀邾不備 大棘 華元使羊斟御戎 合比奔 宋公信寺人柳

城杞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何有味正見輕棄諸姬處晉主夏盟令行中國所以一召而諸侯畢至者正惟文襄悼公尊獎之餘業在耳若事關尊獎也值得勞動一番今合十一國大夫只為母家奔走把諸姬輕棄了須想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以其所圖者非天下之本也棄不可遺

踐土 晉侯伐衛 亳北

文公創業襄承之悼又修文襄之業以尊獎意總起皆所謂知本見他非無所自出而終不敢以尊獎為第二着

合澶淵宋災　不知本　不知務

士鞅聘　見作三軍傳

執幣之禮僅行於莊叔三耦之射取足於家臣非無民也民之不屬於公也曰可知要描寫得感慨意出亦須體自文宣以來云云不專咎襄之失政

札聘

傳中段數雖多然只一意貫下須知壽夢將立札時諸樊兄弟不爲泰伯之逃札自無受國之理及光弒僚而致國則又有與聞之嫌其去之延陵亦是凡此皆季子之賢其不受以致亂全在夷昧既卒一辭上故傳獨斷此時以爲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父兄之心

非私心直謂札可以興治於吳聖人把個季歷武王望他亦不是小可覆師喪國直指一二傳之後言之彼其觀樂而識周之衰周之舊與文武周公之德果其得志行乎中國豈不能率周公故事以光文武之遺澤扶西周之絕業不獨爲一吳興治者如但指弒僚爲亂則札受國僅可以免光僚之爭聖人何爲而過望之哉惟其望之也深故其責之也備若以讓國爲賢僅同于子臧之流不幾於小覷了札非夫子不能貶季札非季札不足以當夫子之貶故曰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急須以非聖人莫能修如此說傳可謂極其痛快

椒聘　術聘　札聘

要說讓國在季札身上不謂之賢故於楚椒秦術則非貶而於季札則爲貶

宋救　季歸　完盟

要玩皆實而特書句其人如是則其賢之者亦如是必不斬破格之嘉獎若札者可以爲達節之聖而拘拘於守節之賢豈聖人之過望哉是知其不以爲賢而貶之是知宇須醒

札聘　會夲

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是就聖人之賢子臧而不賢季札看出不但札之人品勝於子臧須知所值時勢亦有不同望之深故責之備須透發

澶淵災

曰大夫以智帥人曰可謂不智二智字相應曰可謂知務乎曰尚爲知類也乎曰不知本於仁義三知字又相應曰三綱國政之本曰不知本於仁義二本字亦相應下不是又責他不仁口氣猶云若察此而不謀亦是無人心的了央當時未之察耳夫穆叔等皆諸侯之良何以不察至此緣世俗漸磨已久把仁義看做沒要緊的是以至此極國家到禽獸同羣也再亂不去了聖人之懼春秋之作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也遍刺天下之大夫有歎惜世道意

豹如京　會宋　加豹如晉二十六年澶淵同

要體叔豹趙武而下非單說豹武上卿執政不是說他力能討蔡盃

誅亂賊以正三綱是他的責任不得推諉
向戌聘　豹如京　盟宋　胥奔子皮
皆諸侯之艮皆字亦要體而所謀若是一般一樣日以利害謀國家
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須寬寬推開說若世俗之漸磨使然是以
至此極應上無父無君胥天下而禽獸意
昭公
元年　會虢
公子招一段只辨公羊貶招之說輕提會于虢至晉人許之一段雖
說不書盟的緣故即接以覯其事云云實說楚強晉懦以起先趙武
意弭兵之約原不是十分美事呆講守信便不是此題真龍須本惡

盟之心說來蓋不以強弱論先後亦在理上扶植中國勿苦苦趙武
身上尋求
會宋　盟宋　會虢
原以覯其事起此中國極失意的時節而趙武到底是箇守信與春
秋不貴修盟意有合故每書之所以必先
盟宋　會虢
傳中云在宋之盟正把盟宋先歃以證今日讀舊書之爲先楚宜從
傳如舉舊以杀防守信合
合鍼奔　尊尊親親　諸侯非始封雖諸父猶臣之況招爲弟乎　父毋有愛妾猶没身敬之況鍼爲弟乎
合黃池　重信祀常
此段在尹氏傳王趙武報功在無駭傳王衛齊惡書謚在仍叔
傳王祈午世故在忽奔傳王子產却逆女之公子在長勺傳王
鄭有備在同括傳王立武反田在華孫傳王功臣之胄在逆祀
臣如傳王使舉上客不書伍舉在殺三卿傳王子產談笑却敵
在麇卒傳王知圍之入預夏盟在偃師傳王公子招餘搭牽強
者不載
取鄆
不書伐莒者諱其乘亂取邑之實故不悉書非諱滅書取之謂重乘
亂上取邑只帶說傳全引左氏只結以不日伐莒云云見季孫有取
鄆之事非豹之忠足以動趙孟之請魯幾不免矣文中須點入加會

虢作尋盟未退
合舍至　世以爲顯皆社稷之衛用左傳事定甚螯
鍼奔
均愛非特別兄實以全弟也能友非特愛弟實以敬父母也二句文
勢原側下以父禍講起倒秦伯亦通
荀息　晉獻及于殽　衛成　以均愛二句搭
大鹵
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至此其擯斥甚宜使其以車戰挫之即宣
王六月之詩昌以加此惜其勝不以正車戰是正法崇卒是欲其利
于擊刺即是詐傳中詐誘狄人而敗之承毀車崇卒說使後世車戰

法以云云當重看聖人貶吳之意正爲此蓋以事用詐猶有限以卒
用詐則百出不窮故曰日趨苟偷
合代鮮虞 惡崇詐 趨近正
合滅陸渾 異於王法 異於伯圖 太原在禹服之內 陸渾在王都之側
去疾之
天下國家定於 只引起去疾以國氏句重予其得討罪之正不稱
公子依傳辨一段于後
突歸 忽奔 納糾小白入
玩國無二君也下緊接以展輿乃莒子二句則此題爲去疾立案能
隱隱照出纔好嫡庶長幼一點

合展輿 予討罪之正 誅不能討之逆
展輿奔
以不可以有國罪展輿之逆體傳不可以有國曷爲以國氏乎用一
紐相聯罪諸侯之與共立發崇亂意
會虢 取鄆 展輿奔 王下半傳展輿比只辨書法
疆鄆田 見執意如傳
會虢 會申
召陵 踐土 二公 會申
脩成聘 夏伐陳
比奔 見比歸傳

二年 韓起聘
此知禮自觀書太史知周禮在魯看與他禮自春秋說者 春秋
此時尚未經夫子之筆要知明禮之吉凶者莫備於易象道禮之名
分者莫過於春秋故曰周禮在魯
叔弓如晉
就郊勞致館之辭推出志敬來
如晉復
曰舉動人君之大節又曰必謹於禮而後動動字頻頻著眼論理還
不該如晉前半傳都是罪其妄動但已至河而見却則又不宜輕復
了故設爲責晉一段發明從權適變之意總是起初不該失禮而妄

動耳
落姑 賢 甯毋 奸 如晉至 降文三 易觀魚子翬斷道 衛奔遷伯王
總見人君之舉動不可苟把大節二字起下故有國者四句透說便
有味
三年 燕款奔
不尊陪貳以嬖寵之多小人之欲用事必蠱惑君前盡黜秉政諸君
子而後快而諸大夫之不安其身自有事體出來 立脚不定
此有國者從來之大戒全重番戒意發
鄢陵 衛侯奔
入極 無駭不以 公族私 曰入 晉 不以 秦人伐晉 孟明不以 三敗輕

辭澤 題辭不以 我儀屛

四年 大雨雹

禦災在政權上說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所謂本也傳獨申豐之言極婉見得專權失政爲致災之由而歸咎藏氷亦誣矣欲爲禦災計必攬權圖政而後可否則徒合凾凮何益哉加舍中軍是致變之由

會申

最悞人者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消磨天下多少好漢不知命在義中造化在人事中有益於事與無益於事在能爲不能爲中傳語頭緒甚多只掄任是責命於天三句反覆玩味無限精神或曰以下是

申說前段就書法中看出春秋之法見無不可合天之人無不可立命之義盡人事無不可回之造化重發垂訓之意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滅陳蔡

以責命於天爲綱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爲目以三箇則曰爲關鍵直說到楚虔結局人不致討天自討之可悲可涕收不殊淮夷

執徐 伐吳 滅賴

是會申一時事正所謂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也須拿定司馬侯惟天所相句發他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意

滅陳 滅蔡

只玩兩個不能救則曰正是不盡人事而責命於天亦不重禪灶子存二人大槪說當時諸國委命其說數有如此耳

會扈 平州

然至此極矣要體貼逗出則未有光景

向戌聘 欒盈奔 叔向 夏伐陳

突救 六月雨

都自春秋之法上做見盡人有立命之眞機盡人有合天之實事義在手卽造化在手春秋之法便是聖人之天故曰以天自處

合盟平丘 崇惡 則未有不以爲賊云云 競力 則未聞主盟中國云云

合胡豹歸 聖人立命 國君造命

合黃池 以人合天 以人勝天

執徐子 伐吳 滅賴 隨出俱主會申傳

執慶封 見伐吳傳

五年 舍中軍

作此題只要描得季氏欲盡專兵權心腸出曰微詞以著其罪不必着斷罪語重盡征之而但歸貢于公一句發是將前所分過者復分之而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分者分其民季氏得以盡征其民之賦而以其所征者貢于公卽所謂民不屬公也葢卑與悉歸字須剔曰微詞謂不明著其四分擇二之謀但渾說曰舍使人自揣其舍之故耳

作三軍 舍中軍

重兵權有國之司命二句無故而作忽然而舍但書其作舍而季氏

之罪自著理之必至亦能免乎是將後事以斷其前之所以及即是
上二句意
公如晉 王至河復得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用女叔齊語
牟夷奔
必書地以名其人提過單書奔惡其以利相接兩識之不必分貼只
以爲國爲己一段將義利作骨重發戒上大發揮
取部鄟 紀奔邾
上有賄賂敗人國家句下指武仲請後要君極確但爲國爲己二段
即本段斷罪語虛論爲得
庶其 牟夷 黑肱
麟指嚴 卷四 昭公 三十三 三十二
只主春秋於三叛人一段重雖賤特書其名發懲不義懼淫之戒
徐越伐吳
越始見經與徐皆得稱人句有味蓋越之始見以討罪即徐人取舒
之善非若荊之始見以敗蔡吳之始見以伐郯也越稱王自句踐始
允常尚未王但就聖人修經言自是僭國作文先把吳以朱方一段
辨起楚師有名而緊承從之者爲可進後以世類照傳發揮重在猶
不欲滅其類一轉發出聖人愼絕人之意
伐吳 慶封 伐吳 同單
荊敗蔡 徐伐莒 吳伐郯 越入吳
主徐始稱王至比諸夷狄一段

會戚 伐吳 抽出二比
徐越伐 於越入
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正指可遠可來說 雖始見於經
苟有善即引之在已進之後苟有惡即推之
合會奔 從兵有名劉子觀河洛而思功 去國有禮季子逃延陵而效節
合比奔
須重發刑人之可畏至令君臣大義一朝聯絕上講
澶淵 比奔
寺人戾埋書以誣座而殺之寺人柳埋書以誣比而逐之總就刑人
可畏上發垂戒意
麟指嚴 卷四 昭公 三十四 三十八
合朝吳奔 刑人之可畏 讒人之可畏
叔弓如楚 吊房鍾之敗 主暨平傳外附句
七年 暨齊平
暨字是事實只論暨平之故出而魯罪自見傳當是時三字不閒驪
公結婚強吳二句正魯之罪無汲汲之意不過描寫他平時景象
暨平 及平
元許之平欲其平無汲汲之意非不得已句兩邊語氣相反兩乃字
故日字宜以訓釋體做無斷罪語
輸平 宋楚平 暨平 及平
玩四或字雖就事斷罪然語氣歸墜贗者罪也一句總收考其事而

輕重見矣謂平輕而罪重故不因平而減其罪

叔弓如楚 鏈弔 弔 公如楚 落章華 侵齊 門楊 侵齊 攻虞丘

周破云考附夷凌大之迹可以捴結成者之罪矣

盟首止 盟葵丘 暨平 及平 合盟平丘傳 以惡盟責平引起各照然字轉下

公如楚 主上傳外附句

八年 蒐師 季歸 春王正月 會虢 招以公子 爲司徒 殺偃師以 致大憝 滅陳

主尊賢者親親之本一段 以季歸會虢便是尊賢報功

叔弓如晋 見會平丘傳晋咸虒祁

須本當時楚勢說來從其君其臣無憤悱自強之志發其不能固結

人心勿徒講崇侈之非

麟指歲 卷四 昭公 三十五

蒐紅

前段乃後段張本正是非禮以動民動字卽俗云試試看蒐皆三家

之事由民皆三家之民故傳曰民食於他何謂謹履霜只是大奮乾

綱取回三軍蒐狩得以自由便是

九年 叔弓會陳

叙明陳災所以得書便從夫子存陳意發須在使畢歸語上探討不

是爲楚卽使他國滅陳聖人亦必存之矣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

爲心只就聖人自家心上說民心天德總是一個公而不私不欲私

一人以自奉便是歸民心而合天德

叔弓會陳 叔鞅如京

倒畢無味如傳叫醒書法各爲擧八所以必書於策之意以公天下

家天下作眼鶉火及而楚靈横詩存邾鄅雞尾斷而賓孟諫詩載瑕

鴞

築郎囿 主舍至傳

忠在不順季氏上見平子欲速成勞民以叢怨于公昭子看破他心

事而速成勤民無民無囿之論直是慷慨陳說何等忠義未須帶實

信任意

十年 欒施奔 主會危傳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

事詳左傳移字最巧只是私恩固結人心不知不覺而齊爲陳氏有

矣要發得爲王法所禁意出使春秋之義行則人臣不得以取民其

麟指歲 卷四 昭公 三十六

有移國之禍哉

三卿伐莒

傳因舍中軍下公羊有復古之說故卽三卿並將之事以驗中軍之

舍乃季氏中分魯國以自封而非復古也襄公以來云云卽足前半

傳之意只體三軍固在遵額固存發揮得驗之意透而季氏之罪自

見

作三軍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如傳前已舍中軍云云 問起作三軍就與明在前方於二軍固在句

應得着

宿救台 速伐邾 豹救晋 三卿代

毋字各字須體要根既作之後原三家各有其民故各將其屬以令
日之並將依然舊額可知其未反於公而中軍之舍以爲復古者誤
矣

十一年 棄疾圍蔡

春秋之法莫嚴於討賊爲討罪而舉連誘而殺之不爲詐今虔本心欲圖國云云則是詐以濟其貪開後世傾危紿刼之漸至不以大義興師而僥倖一捷者流毒無窮要發出垂戒之旨

比蒲

以越禮提起重三綱軍政之本發季氏之不忌君

敗箕 晉襄有文之衰 交剛 晉厲有景之衰

須體若此者三字見其非無顧忌緩急輕重之宜亦要發

盟祲祥 王執意如傳令晉與邾通好仍見邾訴之不可信

厥慭

作此題常要把晉之不能帶三分慨歎意當時蔡有效死不降劬之亦易爲力乃使狐父以空言請于桀驁之虔其請甚誤只是他有謀救蔡這一點心還是做盟王的心腸故可恕言外有激發他這點念頭不要放倒如徒諉于力之不加成何景象

盟扈 澶淵 厥慭

全重心力字須做得本比與上二比相照都一樣不能而如彼則惡如此則無惡見春秋之明者審者而所以待人者凡此二字可玩

盟扈 澶淵

八國十二國未便是力有餘但當日之時勢不同原無定亂討賊之心耳

合黃父 以恕待人荀吳憂狐父請 以正待人太叔憂范獻懼

合會扈 原其情義利輕重 權其事取舍輕重

合召陵侵 恕其不能沮于力 陋其無功隳于私

合柏舉 原其心以恕待人 略其心與人爲善

滅蔡執

無降伏之狀正是不忘其親而世子之道得非二意滅執只作事實

以益來 以陽歸 以字與執字相反要形得出

慭奔 見孫齊傳要發乙軌字及羣臣無敢獻謀意

楚子伐徐 王會申入櫟二傳

卽楚虔之自縊而知命之不可委卽棄疾據不奠以叛而知險之不可設

晉伐鮮虞

入昔陽與伐鮮虞原兩項事僞會齊師乃滅肥之計假道鮮虞以入昔陽滅肥而因肥之役以伐鮮虞所謂詐也楚奉孫吳數句最重晉人覘其殘虐三句亦緊關全要體既莫能救而又效其所爲不然夫是假道晉獻不過稱師與人此何遂斥爲狄耶春秋謹嚴意須痛發戎狄禽獸相去無幾全仗中國以信義砥柱此防一決傾詐相高一

失再失後便有不可挽回之勢蓋觀于六國秦項之際失信棄義之
學甚明而後知狄晉之不爲過

滅下陽　執虞　滅陳蔡　伐鮮虞

十三年
圍費

以家臣强大夫弱作案以不忠不禮作斷宜南蒯之及此還重效尤
還要其效尤正所以報復故云出爾反爾若敵國然不可輕放過要
勢爲南蒯之宜及書法在書圍費上不書內叛是春秋常法只欲人
反求諸已而今日書圍費又欲不沒其宜及此之實可謂深于體傳
者

三卿伐莒　憖奔上易寵紅同

麟指擬　卷四　昭公　三十九　三廿

作此題須會來脉所惡勿施然後家齊國治今季氏之所以事上使
下者何如而不忠不禮旣以其身施之則出爾反爾不宜南蒯之及
此乎如板講則無味

伐莒　憖奔　郎圍　舍至　不忠不禮以忠以禮　令舍至傳

比歸

只以上半傳爲主下半傳抽論當時事勢爲他設箇處置見比不能
然而徒脅於勢云云總是不能明君臣之義

涉隨　鱄奔

全要影照楚比見其分之猶存加比奔同

比奔　比歸　盧吳歸

難易不過論勢仍重君臣之義上斷其遭變事而不知權蒸若子論
義不論勢卽力能制人死命猶靡敢失節况以五難而當五利其事
甚明何不顧君臣之義而卒被大惡之名哉

嬰齊如晉　盟戚

此題竟在比身上說國有所歸句重看解之國歸于宜公曹之國歸
于負芻玩不亦善乎語氣要得婉轉商量爲他設處變之法是不失
君臣之義者

會平丘

此傳是通論晉事重在祟後上其曰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車耀之
非謂今日不當如此以爲前日乃如彼以貳諸侯及其旣貳而欲如

麟指擬　卷四　昭公　十　四十三

此挽之則何及乎故下旣繼之制治云云末又結以臺圉之第一段
耻於苟成而不要諸道卽下傳競力不道句成指盟會苟字從不亦
末乎末字生來蓋示威迫脅畢竟諸侯也畏而從我然都是一時苟
且之計孰若平昔閒君臣交儆諸侯自不我貳之爲預明知會之不
能結人而但苟於成寧不可耻故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作文當
從聖人欲弭亂持危以德禮固結人心意發揮

盟宋　會虢　會申　滅賴　滅陳蔡

叔弓如晉　會平丘同單

秦人伐晉　夾谷易彭衙歸田同　穆公任孟明晏子論謝過

玩其君其臣與兩個當字都是吸起後今乃云云則不宜坐實講

公如晉 悼公選六官於民甚以德修攻蕭魚之地魏絳進居安思危以禮格心

雞澤 救陳

內結外攘要本悼公君臣來競說悼公之業無干全要思所以復之有弗敢即安之志

叔弓如晉 叔弓會陳 諸侯背貳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叔弓如晉 會平丘

以悼公之業提明在前倒崇修作大略如畢

盟戲 會平丘

既無叔弓如晉股主安攘得失相形以伯業之盛衰由君臣之勤怠開作

築臺 郎囿 煬宮 雉門 兩觀

兩一字當味此正常人之所忽而聖人之所慮也要體明其義岩然後知仲尼作經云云

叔弓如晉 築郎囿 同 以外內之輿役分

弓如晉 會陳 執意如 鄆陵 合意如主傳脫母

成一虒祁而諸侯貳心不獨舉壺矢者有溷陵之祝也利一郭莒而諸侯不合不獨病蕩羌者有羨錦之饋也

盟平丘

禮義即道字對威力說此題須從盟出衰世之事以下一步深一步然得剴切方妙則未聞三字應上幾個有字主盟中國矜其威力恐迫諸侯是總說又信蠻夷以下是於迫中抽出摹寫他的惡處於諸侯迫之使盟於魯竟絕之不與可恨在開其憂疑明悖於理而不顧故總結之以競力不道重流及後世強衆相詐詗疑恐惕埤行凌暴皆此等積習所至故深惡以為後鑒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虢 平丘

盟雖衰世之事然衰世中有這般又有這般還有那一樣此亦盟之所常有獨平丘之盟便是衰世之事裏頭這是一椿罕聞的此端一開流及戰國積習之禍不可勝言所以深為可懼

首止 葵丘 蕭魚 會虢 加胥命同

上三比亦不要說得太好通是衰世之事會虢比貼其次意另做總

要剔得則未聞口氣出

盟首止 盟葵丘 難記錄之易會首止即盟葵丘傳

蕭魚 良霄 盟宋 會虢 須貼其次意活對

憖奔 子仲 圍費 南蒯 平丘 以開其憂疑搭

公不與盟

只就平丘之盟有五不避而魯不與為幸不要說魯之不與便是自反而縮把傳自衆人常情與仲尼推明其故故字細思之便知此道不在魯上着腳只從直書書法上發出聖人示人立身己之道作垂戒立身行己只須一個持正在理義上走憑他威勢何論故曰垂訓之用大矣

平丘　平丘　不與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合國書代　推明其故　省致師之由　俱有番訓句

執意如

要知此題不是責晉不能討意如無君之罪正見其意原非以無君臣之義而執以邾莒不共之貨財而執也何得爲伯討與非伯討句相應意字須極力覷定偷字亦有味意如非不當執之人執意如非不是伯討之事然尋其意會可討之大義而較諸貨財之小所以爲偷而可罪

取鄆　三卿伐莒

麟指嚴　卷四　昭公　十三　三十

宿及意如尤爲強倔却要本鄆鄆之故非昭公意上說他不臣不得大分

彊鄆　舍中軍　三卿伐莒

勿分宿與意如照傳元年十年云云中分魯國使氏食于家總發其不臣之甚

彊鄆　伐莒　祲祥　主魯與邾通好四句

祲祥　伐莒　愍奔　闡費　主按邾莒所訴二句

代邾是無的代莒雖是有的此却是季氏強倔處與昭無與按其狀須按出季氏的罪來寃南蒯子仲奔叛之因亦要寃出季氏益二人之作亂欲歸室於公耳

公不與盟　執意如

要體徒以邾莒之言辭曾君而執意如遂字與則是字須剔出

合執樂祁　意在貨賂使莒邾能出則弗執也君臣之義泯矣　出自卿私意使揚柄皆獻則弗執也威福之柄移矣

盧吳歸

作文先須提明書法方與後故書法如此句有力不與得封與不與得滅意相關紐必有滅而後有封若楚得封之是楚得滅之矣封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大本大端說諸侯不能救不能與不重責諸侯正是夷狄制諸夏而封建之法幾亾聖人所以爲此懼作春秋與他處重傷中國者不同曰其義以公天下爲心云云再足之曰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又欲望先王之治難矣反覆再三總爲得封建二字加減

麟指嚴　卷四　昭公　十四　四十

陳蔡同

十四年　意如至

傳總執與至而論單股亦須根執來違道道字對利字看甚字從兩個皆字生來要描寫他回嗔作喜做得兩番面目易沮爲勸顛倒于所命能具之中違道之甚無以宗諸侯光景此總是平丘會中事故歸東在平丘上指出貪利之戒

執意如　意如至

以伯主之宗諸侯以道𢓜必重持其喜怒而公行其勸沮從其始其終云云只爲共具之些小連自家喜怒也做不得主以此勸沮方法諸侯之能無生心總發其違道之甚以致晉業日衰意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總是平丘會中事。其執。其釋。把季孫做個樣子。便有明示諸侯意。但說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勿涉矜威。去加盟平丘。同當深加貶斥書法。

會平丘　召陵侵

題雖無執。至此。故字離根。不得至于字。又字宜體。則二股勿作書法倒。依傳散散做去。而以利之能敗人國家。重發于後。玩乃如此三字煞甚危動。

齊侯伐徐 徐成而鄭莒從蒲隧之盟 宋公伐邾 邾服而郳徐從于蟲之盟

主平丘貪利之效。說要借此見二十餘年意。

伐徐　伐邾　盟臧　鞅叛

就諸侯不合。與外攜內叛上。見得利能敗人國家。此統論晉事。須相因遞卸。自是及至于于是字面做得有欷歔嗚咽之致纔肖。

去疾卒　蒐紅　伐莒　意如至

點明總模擬出小人情態。要得皆若是戶氣而以當遠束之。

十五年　朝吳奔

上半傳因吳出奔。論出讒人為害。又非止害一朝吳。下連連數及宗廟。見得讒人之可畏。又說到勸賢去讒。志奔吳而入郢之師兆。正應上卒使吳師入郢。愈見讒之當去。下半傳用一然字轉到朝吳身上則明罪吳之不智。說一個處危疑之地。又說以忠信自任。以名利累心。句句喚醒他。須發得剴切。

滅蔡　廬歸　朝吳奔　入郢　只主上半傳

季子歸　僑如奔

以楚之國為讒而壞。說起點出為國有九經云云。然後以讒人用。則賢人去。賢人去而國隨之。虛虛渾發。見得國之亡起於讒人。收志奔吳而入郢之師兆句。讒中傳肯。

廬歸　朝吳奔　主下半傳

上比不但見他忠。就見他處危疑之地。該知所以自全。

合吳伐巢　九經尚勸賢 三寶首土地　入郢之兆 亡郢之始

俱是聖人先見。錄之以示後世之戒。觀志朝吳志字。書滅巢書字可見。

合曹陽歸　讒言 辨訴

合叔成奔　遠讒 賤貨　吳能以忠信自任。豈為讒人之所害 使戍積而能散。豈為貪人之所惎

伐鮮虞

荊氏不曰免于貶。而曰纔免于貶。畢竟以為未善。以褒詞之窮而免其貶。以免詞之窮而纔免其貶。下語須字字斟酌。即吳以正兵加敵而免于貶。用兵之略見矣。即吳以正兵加敵而讒免于貶。禦狄之略亦見矣。

滅甲氏　晉伐鮮虞　荀吳伐　加滅潞同

三事俱窮兵于遠。非禦狄之善者。要體三或字。三則字。就書法上別出好歹。末總發用兵禦狄之略。咸見不必倒罩。

滅甲　晉伐鮮虞　徐戎之征微於之代　祭吳之奔蔡般之亡

合滅陸渾　近正　近義　繼免於貶　纔得無貶

十六年　公至自晉

時當自強而安危辱則昧困亨之道傳中安於危辱云云　一句一轉

一轉一呌勿得草草抹過

楚丘　越入吳　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須把易之困亨論起要發二君能憤悱自強擊得安于危辱無激昂

勉勵之志出

楚丘　宋楚平　袁婁　越入吳　上繳出昭公　下繳出季孫　合吳伐我傳

十七年　郯子朝

滅陸渾

此題全在書法上看出聖人膺戎狄別內外之義非謂荀吳之能靖華也戎夏雜處義當擯斥與闢土服遠者不同然纔得無貶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此又推出餘意

滅潞　甲氏　陸渾

上二比即是闢土服遠以圖強伯此與鮮虞傳迭論不同須倒單

山戎　陸渾

長岸

傳意原不重楚事見以楚之強而一失于用人自是為人所敵自是為人所敗則廣土衆民安足恃哉總見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攷其所恃云云由字指得人失人文中將楚事戲慨歎息大發番戒意

戰泓　戰邲　盟宋　會申

此題雖主戰勝威服然真眼在吸本非吳敵也起今日為吳所敵意

只空空說尚無讒貨之事而策士奇才足供本國之用不可指定用某人去某人

戰泓　戰邲　雞父　柏舉

上勿增出得入要體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云云吳日益強而楚削見廣土衆民之不足恃

會申　伍舉　柏舉　褒尾

只二比未免強弱對作上比擺出得人來終非傳意

入州來　去巫臣　朝吳奔　過無極

朝吳奔　召陵侵

吳之奔蔡之請借以見極死之用事而題眼在一使字見兩人用是不好人誰寔使之以讒貨勝且行哉

書救　祈公　多鼓　州來　子靈　射御　鄢陵　貴皇　蹇井　彭城　雍子　逸囚

只將四股點敘總發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此日以侵削之故

長岸　雞父　柏舉　入郢

以長岸為吳敵喚起點出信讒狥貨轉至雞父二股足上楚削之由

再將為國以得賢為本云云大發番戒意

雞父 相舉

從長岸說來點出至字纔有力敗甚于敵而奔且破又甚于敗當推其日削之由

十八年 四國災

此傳前俱叙事至子產當国方有令政曰此以德消變之驗緊接是知云云則作文以子產消變說明將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實落發揮見得人事之當先說是此題真諦

入鄀 見其有可舉之罪

十九年 伐郲

全在體貼其善意也意字釋其罪正所以全其善亦自書法上描出

聖人回護善意一片婆心見其善善長而惡惡短

合會奔

上是即一事而聖人只取其好處下是即一人而聖人直追其後裔都是善善之長

二十年 會奔

會之賢雖以待放見而賢會之意全在子臧之後不然則待放亦臣子常禮何善之深也只就善臧無窮見善善長之意勿着會上講

盟戚 執曹 會奔

遂如齊 歸父奔 盟戚 會奔

及于孫止其身都在書法上論舜典亦須一點

歸父奔 會虢

不竟作舜典曰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之意最得

華向奔 見前里傳

據所引事實宋元之無信多私而三大夫刧公取質宜以宋元起倒不臣作但勿用斷罪語

二十一年 蔡朱奔

無極先以討出朱後以巧言止楚君之討叙事要明只見讒人之可畏

二十二年 華向奔楚

傳雖有三段宜以華向之必誅不赦起楚人釋君助臣是奬亂之尤

諸侯之怠於救而宋又從逸賊之請總是不能致討總收書法

昌間

重三綱軍政之本而所主者主字與本字相應非馳射擊刺之末末字與本字相反何以蒐爲有味要將蒐之本意講得極明自然見得與會毫沒干涉了其君其臣其宰須點入要知春秋所書爲後戒意

不在會上駐足

蒐紅 比蒲 昌間

以非時非地提起說明權臣專行重發平日失軍政之本

城濮 昌間

只說大蒐示禮以晉文起倒會之昧 本作

作南門 君三卿伐 詛 圍費 宰

合二零 講武之虐本 禦民之非道

鞅如京

本正而天下定句是一傳主意達權之說非所行於衰世則必以居正爲大故鄭突以下只就家天下說而無易樹子是正本之要訣王室亂離之禍皆起於此

山戎 鄍陵

傳中先字正吸下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一句自近自內皆不欲本之亂也然內外遠近皆以京師對天下言而本字則指定儲說

同生 突歸 札聘 陽生入

傳原以達節墜下居正宜將札聘論過倒入同生居正爲大而以突與陽生足之總發正本以及天下之義

同生 突歸 陽生入

俱就書法上洗發見嫡冢既定庶孽不得以強衆搖君父不得以私愛易也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須透發

突歸 陽生入

子同生 鞅如京

要得書彼於前而紀此於後該得一部春秋法戒昭然本之不可不正

猛居皇

猛制在劉單乃景王忽本所致只收以字

以四國伐 以牟婁 以豹歸

入王城

稱王稱名只提過上下舛逆非實責劉單之專須就時當其變上用慨歎語發番戒之旨爲得重書而未足故再書於策以著之

二十年 執叔舍 見令王傳

圍郊

只重不親往徐遣帶說玩當是時三字見事之不可緩晋爲方伯句更有眼勤王尊王之義從此看出

首止 圍郊

庚輿奔

庚輿入國郊公嘗奔齊矣至是庚輿奔魯而郊公復歸莒要叙得明重庚輿不仁一意而郊公依傳帶後就見逐蒲餘豬寵齊人其爲君抑末矣在表不戚無據

盟宿 位 圍郊 事 庚輿入

列貴賤者存乎位彰得失者存乎事辨賢否者存乎人其位其事其人有關於王事則書之若此類亦衆矣正足三或字之義須體出

雞父敗獲

吳詐勝胡沈自取俱事實只點起重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要發顛沛必於是意大奉國

家顛沛廝便把君臣名分爲綏圖不知顛沛者一時之變君臣者萬
世之常可以變而失其常乎此正所以熄平時之亂萌

雞父

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只引起下句作事實叙過專重正分一意
書其敗句有力正是顛沛必於是意

殲遂　棄師　雞父敗滅　倒胡沈作要别出亦藩宗

戰韓　大棘獲　雞父滅獲　以本股分配滚作見得别君臣意

狄泉　只著其能立之實

立朝

以不當立㕥重曰尹氏著世卿擅權之戒

麟指嚴　卷四　昭公　十三　三十

居皇　居狄泉

引王猛敬王之　當立正以辨朝之書立爲不當立其未能立與又
能立是事實不重

歸朋　名突救　字盟洮　人葵丘　爵尹單伐　子立朝　氏

先以禮義總論禮屬名分常也義屬是非變也全重六個或字見皆
斷自聖心豈徒徇時之稱乎

歸朋　突救　盟洮　葵丘

宰咺宰孔均之爲三公也子突子虎均之爲下士也而春秋稱之不
同何哉就四或字總發非有所徇意

如晉復

此傳不自強雖泛就平日說全要根耻字來形容有耻而后能云
是立身行政的機括公之安於屈辱卄處微弱遑羞惡之念頭都無云
焉能免於失國出奔之禍受制權臣不可與晁陵方伯並以爲可耻
而殺之全是激他羞惡之心

如晉至　十六　如晉復　雖傳王令

十六年如晉王是見止之終此年至河復是不得入之終雖總是不
自強上說困辱可以亨人從時上立論下說憤耻可以奮人從心上
立論

三卿伐　不與盟

當內偪外凌之時正所謂憂患疢疾宜有以激其自強之心

麟指嚴　卷四　昭公　十四　四十五

二十四　舍至

須知以禮以忠非此題事迹蓋原其生平制行之賢重在社稷之衛
見得爲魯之良大夫而昭不能用使昭公稍有云
云　及知其無可柰
何一段情景堪孟不得抹殺

築郎囿　執舍　上此易恕齊同伐莒之[illegible]如子以再命爲卿季孫欲抑之
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季孫懼而歸罪

滅巢

以入郢之漸作案以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作斷要看實邑之
也何益楚邑而楚失之是不能有其土地人民矣境與都相表裏巢
爲吳滅則我不以巢爲境而日與強吳爲境安得不危皆由前日之
不能制鄰來春秋內失地云
云　胡氏爲南渡之地日感借此發傳以

刺時事不可抉過

入州來　滅巢　入郢

州來亦楚邑視巢稍遠耳淩楚之漸句宜虛說兩漸字原連株下州來入而不能制吳必至於封境震蕩而巢滅因之巢既滅而不能守境必至於國都危破而入郢因之封境震卽指巢說舊添雞父甚謬

州來　滅巢

當就書法上描出漸來昔日州來之入蚤知有今日之滅而封境之不能守今日巢之滅預知有後日之危而國都之不可保如此說傳意自靈

取濟西　滅巢　加取汶陽同　有易滅譚歸田賂晨混標之

麟指殿　卷四　昭公　十五　三四八

從不書皆書上體出大罪卽是不君故諸侯之實三以土地為首是聖人垂戒的主意

合取鄆　巢楚邑　鄆魯邑　皆不能有其土地人民而不私

二十年　黃父

以人心之公提起重明臣子之職王室不靖云云須重發此春秋以正待人之意後世一段不可遺加入王城狄泉立朝句

合會邑

俱以王事作骨列國之勤王雖協使以其有功於王而卽褒之則臣子之職謂何成周之令既行倘以其無功於魯而必貶之則君父之重帑何

合檇李　勤王者無褒　役魯者不書　皆略其所當為之事

鸜鵒巢

二雩

天心之猶有眷顧卽在災異上看全重列位有人修德任賢禦災之再無別着至是猶不四字要說得剴切

來巢　二雩

高宗之異貼來巢宣王之災貼二雩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是總承

公如晉五年　舍至　來巢　二雩

由人存而天眷處責其不能修德渾發之

麟指殿　卷四　昭公　十六　三七六

孫齊次

作三軍　遂入鄆　公在楚十　宿取　舍中軍

民賦半入軍政在手見季之不可輕去抽出入鄆在楚見在宿之時已然而況於意如

歸父奔　愁奔

須知二子非魯忠於公室總是謀去季氏但只借此以見魯之羣臣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意一亡其族一亡其身正見季之強片言一動意要發

野井

昭公昧於正身治人之本屑屑焉習儀以亟宜其不能有國而齊誥

納之修方伯連帥之職但修來唁之虛文又豈所以爲禮哉雖兩遜
俱有禮字有威儀文辭禮與辭而無納公之實說不得禮之實如何
對本且啻無書法

舍中軍　公如晉　五年　或加暨乎影取吳比蒲影吳齊歸

取鄆

次陽州　取鄆
已絕未絕意要挑剔各渝其職職字重看爲戒意須重發

二十六年　居鄆
重居字以土地人民挑講存防處全要發非大夫所得專意故大夫
專邑爲叛君惟諸侯得而居之

居鄆　居鄆

公圍成
傳引左氏齊侯將納公句與齊侯從之句俱有味景公沵於邪說爲
義不終須描出梁丘據陰陽情景與泛常嚗義不同

鄆陵　主意如至傳貪利之效
此齊景假納公之義以爲糾合之謀

入成周

朝奔
此傳全是剖明利害以戒後世不必着罪景至

論明　荀息

三十二年　會歷
開口云令成周且謀納公納公原是帶敘後云又況成周之令行當
重王事上衆人只帶言文中將事叙起所以列序而不略即發聖人
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取舍即於輕重上見亦自後人窺見聖人之
情不可坐實

盟歷　會歷　上股只引起辨書法

二十九年　高張唁
孫齊　居鄆　公如齊　高張唁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既不嘗徵其故諸侯失國托於諸侯禮也
又不當徵其窮總罪齊之失職

高子盟　高張唁

鄆潰
此傳是因民之潰而求其故斷其自棄之甚甚字要發

三十年　在乾侯
章羽奔　見滅譚傳

三十一年　適歷
士鞅貪利是事實寵以會禮專罪晉君要本晉寔主盟發其欺君臣
之義不知從自及意哉曰以下乃設一辨論辨季氏之罪是不可赦
又引陸淳之言以申巳之說見得春秋所書之意
公圍成　會歷　行貨齊晉

圍成適歷

一惑郛丘據之言一惑范鞅之言主齊晉不能誅亂禁奸悖君臣之義後以從自及帶之

三十二年 城成周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京師何有於城城則不可言京師矣與上京師不可係之入同意

○定公

元年 春王

正月者政令之始而元之正月又一君之始故謹之季氏廢太子衍是事實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意如是斷罪語主人即定公著定哀

多微詞設使定公習其讀而問其解亦不自知其罪耳

執仲幾

時當城成周不得不執於京師但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即此一念便是篡弒之萌履霜之漸不可不謹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初字對萌字看有其萌則有其漸矣毎謹於初而禍亂熄須發

嬰齊 仲幾

定邦典斷邦法皆司寇之職總起只論意見不可以事體二凡字不看晉宋身上爲得

合樂祁 專 私 上僭之漸不可長 下黷之禍不可忽

履霜不殺 隕霜殺

二年 作門觀

通經與役皆重勞民獨此在駁臣上說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議身二句最重此先公已作之妄使遇災而翻葺之則身不敢僭天子卞人又豈敢僭諸侯此身正物正之理習舊而不以爲非無有力寶痛發之

作南門 作門觀 雖傳主分

僖因本有而改作定因旣作而復爲以勞民駁臣分史克以作泮宫爲美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可黜入

三年 如晉復 見皐鼬傳

四年 召陵侵

大合諸侯不可與天子之元老句平全要本請命於周說來伯功之不得齒於王者只少得這件二百四十年中從不曾見豈不是驚天動地一場好事乃索然而歸眞是可陋有荀寅者四字最有味如此盛舉只一個人之腹不厭便壞了事全要形出陋字光景

遂伐楚 城濮 召陵侵 桓文此單出俱主合

以桓文納入講中須有感慨太息之致徒陋其無功而還不肖

滅沈圍郕 蔡昭以所惡於前者先後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三家以所惡於下者事上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

皐鼬

言及是事迹只發他受圍意如有歉而求盟便了凡舉只帶一句

召陵侵　阜鼬

此題發在此意右彼全然借阜鼬以形召陵須推由不書十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意倒凡縣有何味

柏舉敗奔

此題明是善吳之成功而以晉罪就中相形曰天王不能達其命曰吳能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則所以善吳者亦不小夫吳夷狄也而成功於蔡如此其易豈以晉世伯也而保利棄義如彼其難將書曰以照書侵言之非正書法末段為吳設辨正是為吳出脫寫出樂與之情貶尾略帶

尾奔

人臣到貧以敗國原非一死可以塞責但不死則益見其可賤

召陵侵　柏舉

全在難易上並比就其聽蔡抑楚見吳善就其劦於聽蔡抑楚見晉罪故大合諸侯而書侵蔡用吳師而特書以二書法並收深罪晉人相承說

踐土　新城　長岸　雞父　易新城鍾離則

只要形出難易之勢救災恤患之義宜在晉而不在吳意

合益來　聖人道大德寬樂與人為善
聖人道隆德大不念舊惡

入郢

獄訟重亂男女之配上功罪要相連說方見善小惡大于奪曾不險

時所以為聖人之公心全重聖人心無毀譽一段妙一因字不期公而自公即此便是天有心於順命奉討便不是因了

柏舉　入郢

全在書法上發二則字一事而忽為褒貶所以為天道無私司賞罰之權者必明此義而後可亦要發

柏舉　入郢　益來　歸邾

聖人心無毀譽聖人道隆德大俱就窮經者說抛趙做總得中窾死講則明此然後句不靈

越入吳　主後入吳傳初書伙

六年　滅許歸　主滅黄傳

執樂祁

此題只就執出於私以慨晉柄下移意使范趙方睦三句發列卿私意甚透宜體貼分晉之禍須帶出

七年　盟鹹　盟沙　見朝歌傳

八年　侵齊至　侵齊至　見暨平傳

此求平之由陽州門而戰士坐列顏高有子鉏之射廩丘攻而主人焚衝陽虎有冉猛之譏

會尾

民衆即是兵兵即是權全重聖人書法上剔出用衆意蓋執以上衆行若止書執則執可以有衆而權在下矣故聖人謹之春秋大法一

叚引起大衆之當重惟衆當重故兵不可專此非讓欵於以見人臣
不可 云 云 但借之以番戒王法卽春秋之法故春秋之義行 云 云
公伐邾 師次於君 翟帥師 與大夫敵 師還 君用衆以師爲重 會厇 大夫用衆以師爲重
以上二比作倒起倒下總發重衆意
次郎 圍鄆 棐林 會厇 易師還棐林同
至用大衆四字極重言聖人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不粘在君大夫
身上說
棐林 會厇
取衆便是專兵了於以見三字極重是卽春秋重衆之法上急頂一
故字有會

棐林 舍中軍 欒施奔 會厇
春秋之義行則人臣不敢以用衆而兵權自屬之公豈有移國奪民
之禍哉此皆爲王法所禁重發謹權意將陳季在中詠歎
舍中軍 欒施奔
厚施盡征正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處要發王法所禁意而以春秋
之義行則不得爲東之
從祀
事逆倩順滋味全在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之上一句
九年 得寶玉大弓
是郎今日之得而斷前日之失竊不恭須有分曉傳守字柄重觀

子孫世守句及後猶不能守至末云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
不敢忽此義行三句正打轉魯失政來
次五氏 見朝歌傳
十年 及齊平 見暨平傳
夾谷至
只就後人論孔子原無書法然傳引孔子一言而麾齊謝過只是順
理須重發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意
于沘乞盟 夾谷 歸田 乞盟歸田同
以晏子語總起略點亦仲尼一言有以啓其謝過之誠
合墮費 服強以理 華偕以禮

合圍成至 聖化行于外見順理之效 非專墮 聖化阻于內由得政之淺 少正卯 見聖賢却敵之功 勿誤認殺三卿傳
合會郈
歸田
此題全從學者看聖人不嫌於自序上發揮不是聖人有意如此聖
人以天自處則不知績之在已績之在人惟其可序斯序之矣亦自
後人看得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分明畫出一個天來
歸濟西 歸三田 歸二邑
以前此後此引起獨書來歸辨出齊人之心服
伐楚次 屈完盟 夾谷 歸田 來盟來歸仝
從肯書曰來肯字見其不嫌於自序卽轉到夫子之削總發會人

物通古今意
元年　春王正月　屈完盟　歸田
古今天之一息人已天之一體聖人以天自處其作春秋原不視爲
一時之史孔氏之書何知有古今人物之隔只渾發意不必粘題面
合墮費　卻萊侏拒兵車罷享禮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俱謹禮之化從學者稱聖人祕
合獲麟　秉禮而化人　修經而格天
歸田　墮費　橐臯　會鄖　孔子變齊變魯　子貢全魯全衞
圍郈圍
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是非無因而起只重上行下效
意而知其理所當然夫子之五世十世皆是自理推之春秋制法本
麟指巖　卷四　定公　六十五　三五五
忠恕一段即申言上意施諸己六句正是忠恕知傾公室以自張而
不知家隸之擬其後如云只顧前不顧後不免以傾公室者自傾也
三軍　中軍　圍郈　圍郈
曰亦其理宜矣後云不知家隸之擬其後要得再三慨歎無窮太息
口氣
合兩入吳
兵就強力相乘之機宛轉發揮上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願之
擬其後下自謂莫之敵而邈已入其國都都有深切著明意要發
地奔陳　見辰奔傳
辰暨奔

以宋公待弟之薄起而昧義失節相承下總收書法
十一年　自陳入　自曹入
以得已不已重發叛君之罪四卿大心略分後將陳曹却傳帶出玩
傳亦著矣語氣自差
及鄭平　見朝歌傳
十二年　墮郈費
三都之墮不墮由聖人之用不用以禮爲國是看自家本事豈假靈
於侯犯諸叛隸乎推而行諸以下不可作餘意看正是以禮爲國之
實而惜乎其行之未竟故曰兆也非是說墮郈費乃以禮爲國之兆
城費　城成郛　各固其城　圍費　圍郈　數有叛者　墮郈費
麟指巖　卷四　定公　六十六　三九五
圍費　墮費　從傳
合圍成至　聖人之爲國本乎禮　聖人之行政精乎權
圍成至
以強與危與起轉到得政之未專又或有疑沮之者皆自後人揣度
出來夫是冬圍成不克越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事此時已得專魯國
之政獨不可克乎疑沮於其間者不必如少正卯原因公欲處父之
言而不以伏兩觀之誅何也且孟氏雖強不強於叔季何墮郈費之
易而墮成之難夫孔子可以除叔季之患決不難於除孟氏還是城
雖未墮無與爲比不能爲患則聖人亦聽之後來不聞其以孤城叛
魯而兩都既墮之後三家亦奄奄無氣弱私強公不可謂非聖人大

作用奈何致疑於成之不墮也
十三年 晉陽叛
全在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看出入臣之義來入臣無以有已豈
可專土與君為市故說篡弑之階明此義則殺生予奪之權君失無
有據邑稱兵如光弼之擁兵不朝者傳後世大臣云云須玩
朝歌叛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此時政權在君而賄賂未行也及大夫專政遂
至賄賂公行如平丘之役叔向明告衛曰鮒也賄這纔是個公行以
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又提醒威服天下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
矣直打轉晉主夏盟正所謂國家之敗也故為國以義不以利句亶
麟指歲 卷四 定公 六十七 四十
看此番戒意此傳通論晉事勿泥定衛貢一節全在著效二字痛發
貪之為禍
踐土主盟 蕭魚威服 邢丘 溴梁大夫專政 平丘各般有明傳 黃池不復主盟
要縱橫頓挫說得痛快隨出加減同
平丘 夾谷
齊以叛始會以叛終舉二國以該其餘義屬於商人晉之弗厭于齊
久矣懟行於莒人晉之弗厭於魯久矣可點入
盟扈晉靈討商人不序 執意如晉昭稱人 召陵侵晉定書侵
三致字見責之備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故於晉事備責之
不發帶至是三卿內叛此便是貪利之效故直書於策以見得如此

會扈 召陵侵 執樂祁 晉陽叛 加部判仝
以哀伯之言斷過此正是官邪正是寵賂章發見諸行事深切著明
之旨
適歷 范 柏舉 邾 犁 執歸 同
會扈 召陵
執歸
縱舞有罪就易辭上看出以有據故得復此所謂易也叛逆入臣之
大惡是斷案據兵在國雖拒范氏而亦為叛逆既不能以始禍致討
之辭又狥韓魏之請而許之復是無政刑處故曰其能國乎傳末復
發稱兵一段非無謂
麟指歲 卷四 定公 八十八
晉陽 朝歌 執歸 上二 止只作同罪異罰事實
十四年 戌陽奔 只主壯件傳
戌奔
靈不能還色失齊家之道戌不能聚貨失保身之道又字宜體
頓牂歸 見滅黃傳
檇李
傳于詐戰只是紀實未有斷辭語立庭之誓亦須帶出
入吳 檇李 黃池 入吳
以越三加吳比照問越夫椒何以不書既曰常事亦借以明文譬之
後胡氏有激乎其言也

合圍蔡　俱重復讐之義

蒯聵奔

危其國本句正與傳首世子國本也相應㐅兩個南子句分明說出禍根以爲靈公不能正家之案曰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下文逕倒靈公身上父子相殘是蒯聵與輒所爲而至使字由字則歸重靈公

十五年　胡豹歸

楚之可怨自胡有取滅之罪說來春秋之書以歸者多矣獨胡子豹說他不知命因他平日存亡有命之言乃把他的說話問他的口氣則是亡字說得活不可泥實

○哀公

元年　圍蔡

說蔡宜得報正見楚之復仇爲可怨禍及宗廟辱逮父母總是不共戴天之讐文定益有爲而發須說得怒髮裂眥

柏舉　入郢　圍蔡　去柏舉同

柏舉　圍蔡　雖傳主合　惟患而不計其食　復仇而不計其暴

二年　伐邾取田盟

列書三卿直貫到適邾之辱兆矣是時哀方五歲無所容其責只爲君入者著敎下詳書著其罪是爲邾子諸卿而發邾子不以禮爲國泛說不必指定奔　三人伐易爲二人盟是事實略帶出去及盟

同

三卿伐邾

以我國不與提起邾不免於見伐諸卿相繼伐之小分只取田句繹主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責三卿

盟句繹

盟一段作事實提過盟其君而已不與權不足以御下強與之盟義不足以睦隣

納蒯聵

此傳頭緒雖多歸重只在世子二字傳中將世子二字頻頻喚醒此夫子不爲之旨可破嫡孫當立之說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自是

千古正論此題總以罪輒爲主而軼與靈公大臣皆餘意

戰鐵

州來

只重不該請遷於吳中悔其所必致春秋非欲其守信於吳楚益謂遷國大事而輕爲反覆非謀國之道也故引盤庚之事以明之復字又字須體背楚誰吳串說其誰之咎正打轉謀之不臧句以見自遷之義

圍蔡　州來　放獵

只是一個失謀子駟要補出末云詎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即委罪亦是不善謀之所致

合曹陽歸　背楚 雖與異于盤庚之五遷　背晉 奸宋同于虞公之一執

三年　國夏圍戚

當時衆論亦有以輒爲當拒者若不辨明則國夏之師爲有辭昔法

雖是罪齊然傳意　從責齊上誅輒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絕此義

極精聵若既廢逆　也不可立矣所以不當立以聵之義未絕也聵

所以未絕以靈公　有命廢之也須大柱子明白

四國伐鄭　圍

首宋首齊正所以孤　之勢此討亂臣賊子之法

放獵

仍補出子駟來雖責其委罪須抗歸始謀不弑上駟與獵以請遷爲

麟指戲　卷四　七十一　二五二

非原胡氏料想之詞　得活無以盡忠謀國意不可遺

四年　戎蠻歸

此傳與泛說伯義之畧不同蓋謂晉主夏盟爲日已久素非楚人之

下今乃以楚人之　所執蠻子以畀之若諸侯之事天子者然則

不覺莫此爲甚辱　慷慨悲咽

執曹畀　執　歸　執戎歸

見其畏楚而歸　京師然非若文之畀宋也

土　馬陵　肖魚

不徒說主　皆爲攘楚而舉其事者文中須想此光景要味

日久二字

陵　盟戲　同

子提起倒重景公之啓亂玩其誰使之二句自明收

陽生入

孫不出乞罪在詭辭以對重不明春秋之義二句

七年　會

只主召康子　盡以當雖

入邾　益來

入國之惡不得輕說諱振　諱有力欲見後書四字無限情景苟

麟指戲　卷四　哀公　七十　二六十三

不書此何以見得後日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聖人之情即不念其

惡之情正是道隆德大處明此然後可以云云　亦要發

入邾益來、吳伐我　取騶闕　歸邾益　同盟

吳伐我　取騶闕

邾根入邾之惡來兩個爲是字可玩

邾益來　歸邾益

宋圍曹　鄭救　主陽歸傳

以宋伐晉不救爲案以背晉奸宋爲斷鄭救反借以見晉之不救也

只未用辨言亂政　小題無

八年　曹伯陽歸

書法重不言滅亡國二句正洗發滅字下言猶虞之亡而不言滅又
言故書法若此書法有不宜擬過者此類是也辨言指向說肯晉奸
宋即亂舊政矣有國者妄聽辨言云云大發於後

執虞公　曹陽歸

要揣循虞之書意俱削其見滅之實發出輕重之權衡

吳伐我

傳引元佐要形容他呼吸存亡之時尚不甘心下敵皆禮義自強者
也魯之棄國全在未及虧上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恤死而不知耻
字字俱緊要須重書戒後世謀國者意不言四鄙非書法是著其兵
加國都之實不言吳盟方是諱故曰欲見其實而深諱之

圍宋　宋楚平　戰鞍　袁婁　宋楚平袁婁同

都就定盟上說與城下相反兩國虧一以勢之緩急言一以力之強
弱言須看春秋與之句

取驩闡

從四隣謀取其國家莫能保上形容出造惡來就發當改意

歸驩闡　加歸邾益同

須體傳中以此見三字優與大全在感齊上見勿說合齊魯俱還俱
改只要說改過遷善之力量是這等優且大的不徇在魯身上書法
照傳收

益來　取二邑　歸邾　歸二邑

先將以逆召逆以順召順叙過即從去逆效順四句發揮因以此見
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原推開說不收不諱入邾云云只取二邑歸二
邑同但不倒書法

九年　取雍丘　主鄭人伐衛傳悉虜而俘曰取

十年　邾益奔　見定來傳

結伐陳吳救

傳深著楚罪乃趣下傷中國之衰句此傳責其不救與別處棄義不
同觀子欲居九夷及夷狄之有君云云可見當做其書吳救陳之意
意字

邾鄭伐宋　救邢　盾救陳　不書救宋

要見自誅討而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其有救在此則罪在彼者又
不同於書救之例矣

邾鄭伐　遂救許

惟惡首亂所以善解紛宜側出善救之意來要見得皆出國諸侯之
事

盾救　吳救　上比只引起書法

突救　狄救　處父救　貞救　吳救　此救邢傳只多貞救

狄救　貞救　吳救

會戚　札聘　加吳救亦異

見吳非聖人未嘗進者則進則又進宜體要挑得何獨牽號意出

滅陳　麿吳歸　伐陳救

十一年　國書伐

以齊事提明郎曰春秋之紀斯師絕不在魯上着脚一傳議論俱自我字生來曰省躬曰自反曰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凡致師必有由將我之所以被師之故嘿嘿體驗一番自不消歸咎于人要得垂訓之義

吳伐我　國書伐　非有城下之盟起書法　皆以自強自省合

入邾　取二邑　歸邾　歸二邑　會吳伐　書伐

艾陵　主入吳傳旣勝齊師句

用田賦

鱗指蔵　卷四　哀公　七十五　三五一

此只是以國用不足又於田上加賦非欲農民兼出商賈之稅也傳分別田與賦之名色出來只是說賦之名色不該用于田之中非謂不當取之農而取之商池引周制二段發明先王之意欲驅末業以事農正惟農爲國本之故起下削其本何以爲國句與上百姓足云云一段相照

初稅畝　用田賦

此傳不重變法稅畝是收公田之入於田之中到哀公時加公田之人十分之二而猶不足故又妄加非田之入於田之中須體百姓足與不足發重困農本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意

橐皐　會鄖　隨一比周主馳詞執禮

爲曾却尋盟之請爲衛免籓舍之辱非文辭不爲功賢者

無信哉

會黃池

此題只就自家意思想出聖人書法中意便得平時去尊中國抑夷狄也不見得惟夷狄當極強之時中國奄奄無氣卒不使夷狄加中國上即此便是治禦之道文定憤宋屈體於金難引漢唐石晉事而廷臣之并於歲輸稱臣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故又設一難反問指出箇以人勝天之事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說得可危可涕

召陵侵　艾陵　加本比倒單

鱗指蔵　卷四　哀公　七十六　三

於越入

傳只發明強力相乘之機不重禍福往還像佛家因果去了須描寫傳意慷慨激烈宛轉有情亦不粘滯吳上要借此事見力之不足恃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反覆言之愈玩愈有味

於越　入郢　艾陵　黃池　要體自謂莫敵句

柏舉　入吳　黃池　入吳　兩入吳同

要體初書再書皆因事屬詞句看三在字二之後字乃不驕不怠時候須描寫得出

柏舉　黃池

三傳首吳自云云體可謂強矣句

截出不成題

星孛東方　見大辰傳

十四年　獲麟

此傳因春秋已終遂發一經大指其曰文成麟至亦常理爾不十分務奇只要發得明王道正人倫之功出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其視六經看教皆屬空言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以春秋天子之事爲聖人撥亂反正之書重學者何莫學夫春秋句

春王正月　獲麟

何以始乎隱公何以絕筆于獲麟始于王道而終于天道

叁輯 9－500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四卷

〔清〕沈赤然撰

清嘉慶刻本

爲春秋傳者左氏之外則有公穀鄒夾四家皆得之當時口說各自爲書鄒夾亡於王莽之亂公穀之學盛於後漢何休甯祖公羊范甯則并三傳而竝譏其失然均不若左氏之親聞聖言故其事信而其傳亦備卽閒有附會或少不當於正義者亦百無一二焉予幼喜讀左氏傳塾師更授以公穀皆中輟不肯卒業今老矣復取二傳讀之雖皆以空言說經而時有妙義因并錄二傳之異同而合評之或彼優於此或此優於彼或彼此皆優皆失竊附以臆見至其說之必不可從者閒取左氏證之共三百七十四傳其一有傳一無傳及皆有傳而簡略無深意者槩不入焉

嘉慶丁卯大雪前三日梅邨沈赤然自序於五硯草堂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卷一

仁和　沈赤然　韞山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治也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同伸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正其邪心以爲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公羊於隱之讓國無貶詞蓋以桓當立隱不當立也其議論全從立子以貴不以長句生出穀梁謂隱之讓國爲不正蓋以隱既立卽不得復讓桓也其議論全從貴義而不貴惠二句生出然終似深文不若公羊之平允矣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 眛左傳作蔑

公羊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最聚也 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柰何漸進也 去惡就善曰進

穀梁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

公羊解及字暨字各有妙義以稱字爲褒層層推勘亦好穀梁少略至云不言邾子以邾之上古微恐非聖人褒貶本意若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得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公羊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如卽不如齊人語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弟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 謂稱鄭伯 以其目君知其爲母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於鄢遠也猶曰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然則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二傳同一大鄭伯之惡而穀梁兼貶及段義更周至末數語不免爲蛇足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桓未君則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也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穀梁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

錢財曰賻
公羊解宰咺及賵字似冗穀梁則簡淨矣至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雖傳聞異辭然亦未思經文之先惠公而後仲子者則仲子之爲惠公之妻書法固已顯然何見不及此耶○又左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又云豫凶事非禮也則其說又與公穀異然左公身受經于仲尼非如二子之徒得諸口說此等事必當從左傳無疑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羊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詞也

穀梁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公羊以祭伯爲王臣穀梁則以爲諸侯然以左傳祭伯來非王命也語證之當從公羊爲是解來字義更透

公子益師卒
公羊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
穀梁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公羊以不日爲遠穀梁以不日爲惡皆不若左傳之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之確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公羊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
二傳皆空解入字之義公羊謂得而不居似已得向矣穀梁謂內弗受似欲入向而不得矣按左傳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空言釋經安足爲據

無駭帥師入極
公羊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貶始乎此託始

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公羊以不氏爲疾始滅穀梁以不氏爲滅同姓其爲貶一也公羊謂不言滅而言入爲諱內大惡則勝於穀梁之空疏矣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左傳作裂繻
公羊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

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穀梁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公羊旣云婚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而又曰何以不稱母未免自生枝節穀梁以國氏者數語解亦不確

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公羊伯姬者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旣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微也君不親逆而大夫來逆故曰微

公羊無深意穀梁稍優

十有二月己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穀梁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公羊以夫人爲隱公之母穀梁則以爲隱公之妻其誤在穀梁無疑矣按仲子隱之嫡母也前宰咺歸賵穀梁旣以仲子爲孝公之妻此子氏薨又以爲隱公之妻吾不知其將此一人畢竟著落何處甚矣其疏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朔在前者朔之次日也朔在後者晦日也

穀梁言食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者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之辭也

公羊專解書法穀梁形容日食合之則成全美闕一不得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

公羊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

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公羊詳于言葬穀梁善于釋崩亦肴饌中之小品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於下

穀梁武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卽位）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公羊止解得求賻之非禮穀梁復添出不歸賻一層尤爲周至

癸未葬宋繆公

公羊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急也）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穀梁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二傳皆以危不得葬解書日之故然穀梁太略公羊則幷渴葬慢葬等例而推及之又從危不得葬之故將宣公立弟繆公逐子事曲折詳敘末語歸罪宣公其見解似高出左氏一層（左傳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四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二傳略同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羊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柰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悅子盍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塗裘吾

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柰何曰請作難弒隱公于鍾巫之祭弒隱公也

穀梁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於弒公故貶也

公羊以不稱公子爲與弒隱公之故按隱公之弒在十一年何得以後七年之事預爲貶之且既云桓曰然則柰何曰請作難是弒君者翬也又安得云與弒公乎至隱乃死後之謚而翬已於生前稱之尤爲可笑此墨守之不待攻而自破者穀梁之誤亦與此同

○按左傳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則翬之不書公子正是坐此何勞舍本事而別逞臆說耶

五年春公觀魚於棠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登來言得來齊語也百金之魚公張之張網罟也登來之者何美大之詞也美大多得利之詞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而公觀之非正也

公羊譏遠而求利不若穀梁之譏尊親小事義更正

大

秋衞師入郕

公羊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

公羊解率師等例甚詳穀梁只解師字於本事均未之及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考宮者何也考成也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穀梁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非責也

公羊謂爲桓祭其母是隱竟不得母仲子仲子終不得子隱矣穀梁仍狃於前說復以仲子爲惠公之母隱爲仲子之孫不知幾許鐵鑄成此一大錯也

初獻六羽

公羊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柰何天子八佾諸公六大夫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

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始僭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於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穀梁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減也）樂矣

公羊但以用六羽爲僭諸公而不言諸侯之羽數強分東西內爲三公亦穿鑿無理惟末二句則深婉有味矣穀梁乃曰諸侯四佾又引尸子曰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既曰始僭樂復曰始厲樂厲耶僭耶畢竟宜從何說此諺所謂騎牆之見也而不知者謂得抑揚之微意過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公羊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墮音灰）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敗也

穀梁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獲成也

穀梁只解輸平之義公羊兼及輸平之故然左傳作渝平更成也蓋先未成而今方來成之耳義與公穀相反

城中丘（七年夏）

公羊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公羊謂以重書穀梁謂以譏志穀梁爲得解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穀梁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衞也戎衞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衞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公羊以戎爲夷狄與左傳同穀梁乃以戎爲衞不知何據云然豈以楚邱爲衞邑而因是張冠李戴歟其說必不可從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八年　祊穀梁作邴）

公羊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祊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太山諸侯皆從太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穀梁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公羊但釋祊爲湯沐邑穀梁則釋書法似勝

庚寅我入祊

公羊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

公羊解我字趣甚穀梁釋邴字嚴甚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穀梁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公羊卽以帥師入極事釋不氏之義穀梁前於入極傳巳云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而此乃云無駭之名未有聞焉云云竟忘却前事矣可發一大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十一年

公羊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公薨不地何也隱痛也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二傳畧同穀梁更為簡老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公羊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繼故不言卽位正也（故謂弒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之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巳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按公羊只以如其意也四字括之而桓之罪案巳定穀梁語甚拖沓轉將躬親弒逆之桓與其君為它人所弒而繼位者同例又何謬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羊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之恭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穀梁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

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鄭伯之所受命而祭太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于周而鄭之不祭太山也

二傳各能透解五字書法而公羊尤細緻可喜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羊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者矣其義形于色柰何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

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穀梁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禦捍也）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公羊專發明及字之義穀梁前半畧同至解不稱名之故尤為別具手眼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公羊分為二傳）

公羊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若楚王之妻娟（音胃妹也）無時焉可也（謂終不可名有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賄納于太廟非禮也

穀梁桓內弒其君外乘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公羊解首句偏在閒處著筆解納于太廟只以遂亂受賄四字盡之穀梁先發正義後解首句似更明暢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復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羊先說踰竟非禮後兼釋不稱夫人之故為後世多增一例穀梁列敘送女之禮其踰竟之非只於末語一點局法固自不同

六年春正月寔來

公羊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化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穀梁寔來者是來也何爲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公羊之化我穀梁之畫我皆土音是操不可強解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公羊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公羊謂以罕書穀梁謂以非正書義較切實惟末句不識其何所指也

蔡人殺陳佗

公羊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柰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穀梁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柰何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于蔡也

公羊不言獵而曰淫似欠分明穀梁於淫下加一獵字使令觀者了然

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羊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其正也未有言喜其正者此其言喜其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爲桓與

穀梁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于它人）

公羊妙在婉穀梁則似刻然非刻也桓公固已自言之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七年）

公羊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

穀梁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待之如初）

二傳畧同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八年）

公羊祭公者天子之三公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造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于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詞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二傳略同公羊兼解及稱王后之義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穀梁爲之中者歸之也

公羊解稱紀季姜之義與前齊侯送姜氏于讙例略同至解及京師贅矣穀梁簡略無深意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公羊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未知在魯與在曹與

穀梁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從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

公羊專譏曹伯結語則兩譏之而故爲疑詞令人得之言外穀梁內外並譏幷及世子卽一已字引尸子語作結義亦嚴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年

公羊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穀梁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戰乃敗矣

二傳略同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十一年

公羊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埜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

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穀梁宋人者宋公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穀梁無意義公羊以祭仲之逐君爲行權非惟不知君臣之義卽權之所以爲權亦未之知也且其言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云云曾不思宋所執者乃祭仲非鄭忽也祭仲果不從宋不過殺祭仲而已突又焉能入忽又何爲出乎惟其自畏一死于

是乎遂與宋盟突納而昭逐矣尚得謂之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者耶語意尤自相矛盾

乙亥嘗十四年八月

公羊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惟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何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何之事為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皆譏御廩甫災不應即嘗穀梁更說得御廩鄭重則不應嘗意更透

十有五年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公羊簡直穀梁言當獻不當求與前求賻傳意同收處兼及求金又與求賻事遙遙相映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十八年春

公羊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非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今書遂如齊欲錄其致變之由也

公羊正解不及夫人之義穀梁追解會于濼不及夫人之故而姜氏之淫亂已不言自明

冬十有二月葬我君桓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詞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會矣

公羊專解公葬之故穀梁并及舉謚而末數語譏桓之不當與齊會妙在用反筆神味彌覺悠然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卷一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卷二

仁和 沈赤然 韞山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隱痛也

穀梁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不忍卽位也

二傳同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公羊孫者何孫猶孫也遁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也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也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于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念母則忘父矣

穀梁孫之爲言猶孫也同遜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言不氏姓貶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順也于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公羊明暢無剩義穀梁卽一人字推論受命之原而

文姜之當貶其義自明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受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公羊專解本文穀梁則以爲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不可受於京師非本文應有之義且以私怨違王命亦有礙難行處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於外非禮也於外何以非禮築於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梁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爲變之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

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公羊論築館之禮只就常禮言之文亦拖沓穀梁以築之外爲變之正發明居喪待仇之義識斷遠過公羊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公羊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溺者何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名而貶之也

公羊寬泛不若穀梁切實

五月葬桓王

公羊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改葬也

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會葬）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公羊謂以改葬書穀梁又添出卻尸以求諸侯與左傳之議稜同然桓王崩於桓公十五年前已大書特書而公羊謂此未有言崩者穀梁謂不志崩失天下也豈皆忘卻經文耶至穀梁獨陰不生以下一段議論不過解稱王稱天子之義耳於此全無干涉何勞淚費筆墨

紀侯大去其國（四年夏）

公羊大去者何滅也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分半也）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

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穀梁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詞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可使小人加乎君子

公羊以襄公復九世之讎爲賢未免好爲議論無論

此綏綏之狐非復讎之人卽其果賢亦無復讎於數百年後之理此論一開遂使亂君之貪人土地者轉蒙盡心祖禰之美名賢侯之無罪見滅者竟爲明王必誅之餘種抑何謬也穀梁之言曰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得使小人加乎君子眞得聖人書法本意

六月乙丑齊侯葬伯姬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也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柰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公羊將齊襄直看作仁人君子行事可謂推譽不肖之舊言也穀梁曰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亦欠分明蓋隱之者魯葬之者齊似此竟說成魯葬伯姬矣此事左氏無傳杜註最爲得解

冬公及齊人狩於郎

公羊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一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illegible]於讎者則曷爲一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爲一譏而已其餘從同同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凡二同故言同同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穀梁簡而明公羊則支離矣

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衞五年冬

公羊此伐衞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衞侯朔辟王也

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立朔故云逆

公羊只解伐字穀梁從齊宋之稱人推勘到人公從人公推勘到逆王命其筆意之妙與與齊人狩於郎

傳同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衞

公羊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

穀梁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衞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公羊止解得王人二字穀梁兼及本事以救衞爲善方不是虛弄筆頭

秋公至自伐衞

公羊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衞侯朔入於衞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惡事不致此言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公羊於言外見伐衞之非穀梁則直斷其惡各有妙處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穀梁夜作昔）

公羊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星復其位在半夜之後故知向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孔子未修之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

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可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公羊逐字解說明白穀梁意愈深而愈晦筆愈轉而愈支吾無取焉又左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是將星隕與雨分爲兩事則經文如字竟無着落杜注亦仍其說以如字作而字解胥失之矣其說當從公羊

公伐齊納糾（九年夏）

公羊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穀梁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公羊解伐納之義穀梁直斷莊公之無謀尤見老筆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羊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

穀梁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詞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公羊簡略穀梁解取字有妙義又以十室百室之邑反襯千乘之魯以見死子糾者非齊而實魯也必如

此乃得聖人書法

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梁荊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以歸猶愈乎執也

二傳略同穀梁聖人立必後至二語更能寫盡楚人倔強反覆意態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柰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辟摋（側手擊也）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穀梁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閑扞衞也）

公羊筆意全與前宋督弑其君與夷傳同穀梁解及字亦與前傳同

冬公會侯盟於柯（十三年）

公羊何以不日易也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於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

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曹劌之盟也從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穀梁如嚼空螯公羊寫曹劌作用處聲色活現紙上至寡人之生不若死一語更於言外見莊公之於齊襄反不若恨小白之深其意微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詹作瞻）

公羊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也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公羊但解執字穀梁兼解人字而并及所以志之之故意更細緻

秋鄭瞻自齊逃來

公羊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穀梁逃義曰逃

公羊趣穀梁簡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公羊肆者何跌也（跌過也）大眚者何災眚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

先王常以子卯日省吉事不忍舉常若聞災自省故日災省也肆大眚何以書譏何譏

爾始忌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不以忌凶事不事毋則已不當忌省

穀梁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

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耳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絕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

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葬

公羊以眚爲忌日以肆大眚爲不當忌而忌疑非本義穀梁謂是赦除罪惡與尚書眚災肆赦句合乃正解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公羊直是沒得說穀梁只解小君亦不著痛癢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納幣大夫之事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

二傳同意愚按莊公生於桓之六年十三歲卽位至是已三十四歲矣豈有始聘齊女爲夫人之理疑此再娶而前此乃史失書耳

夏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觀社非禮也

穀梁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詞也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詞無事不出境

公羊只說得觀社非禮穀梁兼解觀字且推見莊公之隱妙妙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二十四年穀梁分爲二傳

公羊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疾也齊人語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約約遠媵妾也夫人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入公至後約定八月丁丑乃入

穀梁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贈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近也舍置也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公羊只寫姜氏之驕妒穀梁以公先歸爲非正又譏其不當娶讎人之女義特嚴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

穀梁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公羊不及大夫專議婦人之用幣非禮收處故作宕漾之筆婉絶韻絶穀梁譏用幣處輕責大夫見小君處重只從不用一及字看出耳

赤歸於曹郭公

公羊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穀梁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二傳同以赤爲郭公然經文不曰郭公赤歸於曹而曰赤歸於曹郭公似未可以兩人爲一人也其爲經文闕誤無疑不必曲爲解說

曹殺其大夫二十六年

公羊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穀梁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它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

二傳意同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二十七年

公羊原仲者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言葬不言卒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公羊能寫出季友不得已一片隱心穀梁殊不及也

○按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約束其妻堂堂國君曾不如一匹夫之家範眞可恨哉

臧孫辰告糴於齊二十八年

公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

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於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穫也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公羊語簡而意亦足穀梁往復回環於國家積貯之要尤致意焉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公羊僅說凶年不修穀梁凶年所以不修之故且及冬築微事以見延廄之更不當修也

齊人伐山戎三十年

公羊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

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伐乎山戎故曰人 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

公羊以爲貶穀梁以爲善按左傳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是齊桓以山戎病燕故伐之而公羊以爲貶過矣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三十一年

公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穀梁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重伯主親而內之若同一國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公羊搉見齊侯之隱穀梁以爲內齊侯亦是一解至謂戎爲菽謬甚按管子北伐山戎出冬葱戎菽布之天下蓋二物乃因伐山戎而得者耳豈可以獻山戎之捷卽爲獻戎菽之捷乎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三十二年

公羊子卒言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公羊解子般卒書法而旁及乎他穀梁解書日之故而意在言外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

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焉

穀梁繼弒君不日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公羊以不誅慶父歸獄鄧扈樂爲親親之道違經悖法莫過於此穀梁解不卽位義添出非君非父一層又爲後世開一新例

季子來歸

公羊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二傳同

冬齊仲孫來歸

公羊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不言公子慶父）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言桓容赦其罪）

公羊爲尊者諱數語迂甚末二句亦費解穀梁解齊字深得聖人微意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二年）

公羊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言吉也曷爲未可以言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同譏喪未終而吉祭之非禮公羊論尤委曲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

公羊之悖與元年春王正月傳同穀梁謂不以討母葬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今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者不以討母葬子）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者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故也

公羊於齊桓高子皆有襃無譏穀梁解不言使而曰不以齊侯使高子可謂別具隻眼

僖公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元年

公羊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於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於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

公羊解極明快穀梁未免粘滯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

公羊莒挐者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噫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諾已皆自畢語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魯人待之以偏戰

穀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柰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弃師之道也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

公羊敘事始末分明穀梁乃以無稽之譚解釋經文陋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若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同姓妹也

二傳貶意同左傳杜註以不稱姜爲闕文恐非

二年春王月城楚丘

公羊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詞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公羊與救邢傳同其文法如轉轆轤其斷義如剝蕉抽繭穀梁意亦略同而透暢不及

虞師晉師滅夏陽

公羊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

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國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假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乃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歎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公羊寫獻公問諸大夫一段情態如生穀梁寫荀息料宮之奇一段癡結盡見其餘略同至馬齒加長歎語公羊則出自獻公口中不若穀梁之爲荀息語尤婉而趣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左傳貫作貫

公羊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焉

穀梁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二傳全同均非經文本意當以左傳之盟於貫服江黃也爲是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卷二終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卷三

仁和 [illegible]山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四年

公羊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于此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 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 屈完曰大國之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公羊以不稱使爲尊屈完穀梁以不稱使爲權在屈完似較公羊義勝公羊以屈完爲楚大夫穀梁以楚無大夫以來會桓成之爲大夫未知誰是然左傳杜註亦以完爲大夫似當從公羊至解來字謂與桓爲

主公羊尤得書法本意以桓公得志爲僅穀梁亦能

探此舉微情二傳不可偏廢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曷爲直稱晉侯以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正之也

穀梁目晉侯斥（指斥也）殺惡晉侯也

二傳意同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公羊止解經文穀梁謂爲參譏與前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義同

冬晉人執虞公

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執不言所于地緼于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詞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公羊因執字而解及滅字意新而確穀梁殊無深意

鄭伯乞盟（八年）

公羊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柰何蓋酌之也（時鄭伯不肯自來盟遣使抳取其血而與之）

穀梁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之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

解乞字義同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成風也）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柰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立為嫡）

穀梁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其氏姓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也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不稱夫人）

解用致及不稱姜氏二傳意同穀梁又發明經文所以必稱夫人必去氏姓之微意則更詳細矣然左傳明言此夫人爲哀姜而二傳皆指成風似不可從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年）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二傳意同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公羊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爲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穀梁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止也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公羊以書日爲危穀梁以書日爲美穀梁乃正解也然公羊卽一危字寫出小白沾沾自喜之意正爲後世驕主下一頂門大針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左傳殺皆作弒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穀梁極得解公羊以稱其君之子爲殺爲未踰年君之號恐不可從

晉殺其大夫里克八年

公羊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旣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何以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豫也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於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柰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穉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衞士而衞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衞士而往衞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以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

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汝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公羊只敘里克所以見殺之故而惠公之負德自見至謂齊桓言入晉文不言入以享國之長短分諱與不諱終似強解也穀梁則明言里克無罪又細敘麗姬陷害世子一段情事而以重耳為寄一語坐實惠公所以必殺里克之故寂有源委微嫌文欠簡勁耳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穀梁陵作林

公羊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桓公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公羊全與前城楚丘傳同穀梁即因經文視前城楚丘增出諸侯二字看出桓德之衰可謂得間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穀梁作繒

公羊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實來請已也使來娶己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

穀梁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按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云云然則季姬乃嫁後來寧因公怒止之中道復返適于防與鄫子遇而因使之來朝耳公穀二傳皆謂季姬使鄫子來朝為請已竊為無理豈有未嫁之女而遭他人于道遽使之向父母求娶者乎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十五年

公羊晦日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孚信也季氏所信任之臣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公羊以夷伯爲季氏之臣穀梁以爲魯大夫與左傳同然夷伯爲展氏之先夷謚也伯字也公羊以爲大之故曰夷伯又曰天戒之故大之殊爲曲解未若穀梁德厚流光數語得所以書之之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分爲二傳鷁作鶂）

公羊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也決不日月而月也（若不言是月則疑與戊申同）六鶂退飛過宋都聚詞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公羊字字解得確卽宋字亦不放過穀梁似不及也至君子之于物也云云毋乃更成贅語乎

夏滅項十七年

公羊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二傳語意皆同

梁亡十九年

公羊此未有亡者其書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也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正謂政教）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公羊簡而趣穀梁冗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公羊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

曰請迫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穀梁曰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

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無幸勝之非僥倖也）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

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公羊以不知死活之宋襄而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何異癡人說夢穀梁則先論其雩之恥爲自取後責其泓之敗爲信而不道自是正論發辭固無取于偏宕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二十四年）

公羊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穀梁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王者之所居卽爲王畿鄭不敢有其國）

公羊止解出字穀梁并解居字于鄭字老筆嶄然

宋殺其大夫

公羊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二傳均非確解不如左氏之竟不作傳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二十八年）

公羊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衞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穀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公羊解刺字確穀梁解不卒戍義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使聽其獄也）
曹伯之罪何甚惡也甚惡柰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公羊以曹伯爲甚惡於晉侯無貶詞穀梁不罪曹伯專譏晉侯義頗相反然曹伯雖有罪晉執之不以歸京師而以畀宋人洵有可議之道焉
天王狩于河陽（穀梁作守）
公羊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

穀梁全天子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
公羊解狩字好穀梁兼及河陽彌見閒情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十一年）
公羊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曷爲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千里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乎天下者惟太山耳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公羊披剝無餘穀梁解乃猶二字精細入神
文公
丁丑作僖公主（二年二月）
公羊作僖公主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之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後不能卒竟也）
穀梁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喪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公羊因不時而并譏其不能久喪穀梁止譏其後而兼及乎壞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

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公羊以久不雨爲無災是何言也穀梁以文公爲無志乎民差爲得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羊大事者大袷也大袷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袷嘗袷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于太廟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二傳譏逆祀略同穀梁又添出無天一層更見升僖公之非禮甚大

雨螽于宋 三年

公羊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柰何茅茨盡矣茅茨盡則嘉穀可知著于上見于下之謂雨

公羊以爲異穀梁以爲災按左傳秋雨螽于宋墜而死也墜而死則其不爲災也明矣不爲災則公羊之以爲記異宜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公羊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穀梁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

公羊但言兼之非禮穀梁并言兼之所以非正及不言來之故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穀梁止有上句傳

公羊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柰何君將使狐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于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出奔狄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何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

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使汝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君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云陽處父謂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襄公卽以其言告射姑故射姑怒而刺之當時情事想是如此若穀梁所云處父以仁者稱射姑初非醜毀襄公易射姑佐趙盾未聞漏言則射姑亦何至怨毒刺骨而必欲殺之乎此說當從公羊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公羊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二傳略同公羊解閏月更趣

宋人殺其大夫

公羊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內娶娶大夫女也禮不臣妻之父母故絕去大夫名

穀梁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公羊解不書名以內娶穀梁謂稱人以殺誅有罪皆非正解當以左傳之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爲是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八年穀梁作不至而復

公羊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者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梁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復非復也惟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

公羊解如京師不至復二句在魯君一邊著意穀梁則在公孫敖一邊著意而語尤組織可愛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穀梁只以八字斷之公羊前後敷衍處皆與本文無
涉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年

公羊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
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
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
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不言帥師而言敗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
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更也）宕中
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
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
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之齊也王
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二傳敘長狄三人始末略同穀梁又寫其軀幹雄偉
　字字驚人至以不言獲為內諱其義似未安也○按
　左傳殺長狄僑如者富父終甥也而穀梁則云死於
　得臣之射又僑如之弟焚如為晉滅潞時所獲而公
　穀皆以為未知其在晉者益信當時口說流行之未
　足為據耳

世室屋壞 十三年 穀梁作太室

公羊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

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
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
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
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
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
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不純色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新穀）魯公燾（冒也以新穀冒故穀之上也）
羣公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耳）世室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
不修也

穀梁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
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
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
稱之志不敬也

　公羊因廟制而兼及周公之所以不之魯又及周公
　魯公羣公之祭牲祭盛至末了纔說世室屋壞非喧
　賓奪主也蓋必說得如是鄭重益見世室之不可不
　修然未若穀梁之直起直結尤為簡潔耳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十四年 邾婁作邾 穀梁接作捷

公羊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
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
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之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
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

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為微之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乎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公羊與處多貶處少穀梁有貶無與按左傳帥師者

趙盾也而公羊以為郤缺穀梁又以為郤克同一事而互異如此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為）

穀梁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二傳略同穀梁添不日不以國氏二層較細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穀梁分二傳）

公羊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詞也使若異罪然

穀梁私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叔姬同罪也

二傳皆以單伯之執為淫子叔姬然按之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子叔姬也）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據此則單伯之使由襄仲請之于周襄仲之求昭姬由舍為商人所弒故杜註云恨齊侍王勢以求女故執之欲以恥辱魯此事本極分明不知公穀何據妄坐人以淫罪令單伯子叔姬含冤千古口說之

禍人如是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十六年）

公羊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朔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公羊之詞微穀梁之詞嚴

毀泉臺

公羊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

之譏先祖爲之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喪不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毁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公羊之解泉臺似鑿穀梁以毁臺爲緩喪似迂

冬十月子卒 十八年

公羊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曷爲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子卒不日故也
公羊解極明白穀梁只模糊數字了之

宣公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元年

公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不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公羊深穀梁淺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八年

公羊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穀梁乃者亡乎人之詞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公羊以聞喪不及之禮斷其有疾而復之非義甚切當穀梁殊無深意

仲遂卒于垂 穀梁并上辛巳有事于太廟句合爲一傳

公羊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然則曷爲不于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于子則無年 無年謂旣弒後無歲月可考也
穀梁謂若反命後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 仲與宣公共弒子赤 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公羊以爲貶穀梁以爲疏疏輕而貶重當以公羊爲

是至曷爲不于其弒焉貶云云此論殊悖仲遂躬行弒逆豈得謂之于文無罪于子無年乎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羊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 置也 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 明其心猶存于樂 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繹日繼昨日事但不降神以大夫爲賓尸 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公羊解去籥直窺見宣公之隱餘與穀梁略同

冬十月已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穀梁分爲二傳
左傳頃熊作敬嬴

公羊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雨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詞也

公羊解而乃二字雖非書法本意然亦奇拗可喜穀梁固是正解足乎日句亦新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羊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

也

二傳穀梁解是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十一年

公羊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于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公羊仍是城緣陵楚丘等傳筆法穀梁以不言入謂外徵舒于陳似亦非書法本意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卷三

公羊穀梁異同合評卷四

仁和　沈赤然　韞山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五年）

公羊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二傳皆以潞子爲賢而惜其國之亡然左傳則謂狄有五罪如不祀嗜酒及棄仲章奪黎氏地則嬰兒亦安得爲賢乎公穀不知何據云然

初稅畝

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畝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畮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初者始也古者藉而不稅初稅畮非正也古者之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己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公羊反復言什一之善穀梁鄭重言井田之制而稅履之非益見矣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十八年）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家爲會所遣以先人弒君也）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人之子謂歸父之子言成公與歸父之子共守宣公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繼事也

公羊善歸父之能反命乎介穀梁譏成公之奔其父之使

成公

三月作丘甲（元年）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邱甲也（甲鎧也譏始使邱民作甲）

穀梁作爲也丘爲甲也邱甲國之事也邱作甲非正也邱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公羊欠明穀梁則謂使一邱之民皆作甲而左傳但云爲齊難作邱甲亦不言其詳惟林註引周禮每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今僉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云云是邱甲者蓋使十六井之邱而出六十四井之賦初非使人人皆作甲也二說未知孰是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左傳作茅戎

公羊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公羊兩存其說穀梁則直指晉矣然按之左傳敗王師者實茅戎也似當從左氏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三年

公羊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也

二傳畧同

梁山崩 四年

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沍 同流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問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 用忠心問之 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 或作續謂無繼嗣 攘善也

公羊止解本文將異字分作三層說穀梁添入伯尊

遇輦者一段問答話頭以見天災之不可以人力柰何詳略各有其妙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 上謂天王出居于鄭下謂此周公奔晉 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公羊專解周公之出穀梁則合前天王之出而并論之言外有無限感慨在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十五年

公羊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至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

穀梁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穀梁以仲字爲疏之公羊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故以王父字爲氏遂爲後世議禮者不可易之論矣至敘公子遂之弒子赤臧宣叔之遣歸父之家嬰齊之所以爲歸父後只百八十餘字而本末曲折已曲盡無餘則子長孟堅又不足道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十六年

公羊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穀梁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公羊止說公不見見穀梁謂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老筆特識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穀梁作苕丘）

公羊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悕悲）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穀梁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今言舍者公在苕丘故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公在苕丘也）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執而言舍之復不致之詞耶）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公羊敘季孫所以執所以舍之故而斷之以仁穀梁解執而舍舍而不致之義而以爲存公

九月辛丑用郊　十七年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穀梁較公羊更說得十分鄭重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穀梁軫作脤

公羊此非日月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穀梁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公羊詳穀梁略其先致君後卒臣之義則同也

襄公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穀梁操作鄵

公羊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于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曷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臣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謂以其臣欲從楚故之夷狄之民 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公羊以不書弒為中國諱穀梁以不書弒為不使夷狄之民得加乎中國之君而左傳則云子駟使賊夜

弒僖公而使瘧疾赴于諸侯是當時第憑其赴告之辭而記之故不言弒耳二傳未免曲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公羊三軍者何三卿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穀梁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二傳不以分公室為譏而但言作三軍之非按周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本侯爵百里之封不得為次國公羊之意尚謂魯當二軍穀梁竟以小國例之謬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二年 穀梁台作邰

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爲政爾

穀梁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二傳解遂字意同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公羊專責大夫穀梁兼責諸侯

公至自伐齊 十九年

公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自十五年至十八年齊凡五伐魯世子處諸侯之上 謂十一年蕭魚之會也

穀梁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之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復伐無異

公羊解致伐字意虛懸無著穀梁卽以本事斷之義便了然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君命而伐齊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梁還者事未畢之詞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公羊有褒無貶穀梁褒少貶多于人臣專命之防益嚴矣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公羊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 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公羊解粗不及穀梁之細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五年

公羊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穀梁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

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
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者何古者大國過小邑
小邑必飾城修守備也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
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及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
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也

公羊止解門于巢卒句穀梁兩擧古禮于巢人吳子
兼責之似更周細

衞殺其大夫甯喜衞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分爲二傳又鱄作專

公羊衞殺其大夫甯喜則衞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
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衞甯殖與孫林父
逐衞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甯喜曰黜公者非
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
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
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
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
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
之子固爲我與子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
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之爲信
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
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
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
與之盟曰苟有履衞地食衞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時割雉以爲

盟故云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其君以累上之辭言
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喜有弒君之罪獻公入則當殺之不宜旣入以爲大夫而後殺之明有它故也甯喜出君弒君而不以弒君罪之者
惡獻公也○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
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
者何也專有是信者言君本使專與喜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使專失信故稱弟惡獻公也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
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衞專之去合乎春秋

公羊只敘事穀梁處分情罪各極允當頗得書法微
意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三十年

公羊外夫人卒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
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
復曰火至矣伯姬曰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
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哭故隱
而葬之也

二傳略同穀梁不敘伯姬之卒以前五月甲午宋災
已有傳也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公羊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斂也）而更（復也）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公羊以稱人爲貶穀梁以稱人爲救災以衆而左傳則曰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又曰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似公穀均不若左氏之確

昭公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元年）

公羊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親也親而奔之惡也

公羊專譏秦伯穀梁若兩譏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四年）

公羊此伐吳也其言誅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其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亦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爲君者乎軍中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二傳解書伐吳意畧同穀梁又添寫慶封不服楚圍一段情事而以孔子之語終之更饒姿態○按慶封之封邑左傳曰朱方公羊曰防穀梁曰鍾離一地而三傳不同何也

秋蒐于紅（八年）

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質椹也槷門中臬）流旁握（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四寸空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發足相應遲速相趨）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勿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

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公羊乃正解穀梁只以正也二字了之下乃自撰出一篇蒐狩文字古茂可愛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一年

公羊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穀梁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公羊解書名義嚴穀梁少寬泛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穀梁有作友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君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 遷怒也 無繼也 父誅子當絕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持其足以頭築防

穀梁此子也 諸侯在喪稱子 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 一事輒注而志之 所以惡楚子也

公羊以誅君當絕故不稱子穀梁以不與楚殺故不稱子似穀梁之說為優又左傳但言用隱太子于岡山公羊則曰用之築防不知何據云然而注遂以為持其足以頭築防此與叩鼻血社之說均未可信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 十三年

公羊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于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穀梁自晉晉則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 歸與弑異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弑也 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二傳皆以歸字釋弑比不弑恐非春秋立萬世臣道之防之例也

冬葬許悼公 十九年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 治罪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公羊聽於兩曆情罪允當中間引樂正子春視疢一段尤足爲天下後世人子事親之道穀梁以不使子就師傅兼罪許君刻矣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二十年　穀梁鄸作夢

公羊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立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伯無道致令出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

公羊以爲爲賢者諱故不書叛穀梁以曹伯無道致會出奔故不書叛義皆可取

盜殺衛侯之兄輒

公羊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穀梁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惡其不能保護其兄爲盜所殺 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公羊但說輒有惡疾不得立於書法不及一字穀梁則以盜殺其兄爲衛侯之累可謂別具隻眼至以輒爲兩足不能相過之稱春秋一部豈有舍其名而不書轉書其殘疾之號者乎恐無是理又按左傳輒作縶縶與輒音相近蓋當時傳聞之誤耳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二十三年　穀梁分爲二傳

公羊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

少進也

穀梁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楹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公羊詳細于穀梁穀梁上下之稱句卽左傳君臣之辭之意

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

公羊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邪之也曷爲邪之君存焉爾

穀梁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公羊以潰爲君存專責季氏穀梁以潰爲上下不相
得兼責昭公

定公

元年春王

公羊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哀則未知其有罪焉爾

穀梁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公羊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云云按昭公已于去年十二月薨何得謂入不入未可知耶又定哀多微詞二句亦不解所謂不若穀梁之明簡多矣

戊辰公卽位六月

公羊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于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緣乎內也

穀梁殯然後卽位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亦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危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公羊簡而該穀梁前半太冗入後以踰年卽位爲厲忽生出一段議論文情特妙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公羊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二傳略同然當日火作安知其自門始耶自觀始耶公羊欲爲新解遂借此作波而穀梁因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續四年

公羊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于是止蔡昭侯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侯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也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

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恐將害己而并殺之朋友相衛而不相迿音巡先也古之道也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其孝甚大其心甚勇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于是止蔡昭侯朝于楚有美裘正時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于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救大也夷狄漸進未同乎中國

穀梁往往勦襲公羊此傳尤顯見者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

公羊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以爪刻其饌食板也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

之于是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免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大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

之謂之盜

穀梁止解經文公羊細敘陽虎之亂季孫之得脫寶玉大弓只于結處一點

晉趙鞅歸于晉 十三年

公羊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公羊意重在叛穀梁兼許其歸然立臣道之防公羊尤爲嚴正

哀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從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公羊父有子二語義甚嚴正穀梁以拒父爲尊王父之命是何言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齊國夏曷爲與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公羊與前穀梁趙鞅帥師傳意同穀梁與前公羊趙鞅帥師傳意同皆自相矛盾者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公羊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公羊解災字有著落穀梁只解不言及字甚屬無謂

齊陳乞弒其君舍 穀梁連上句爲一傳 舍作荼

公羊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詞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讓也 詐也 此其爲詐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

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欲廢正而立不正必先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諸（置也）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常陳乞子）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行過無禮謂之化今以魚菽之祭屈諸大夫亦猶無禮相過之義）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置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巳諸大夫不得巳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穀梁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君何也荼雖不正巳受命矣（受命于景公）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公羊敘情事如繪穀梁解書法亦精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十三年）

　公羊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梁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藉謂獻貢）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惟欲好冠）

　公羊四面周到穀梁只就吳子一邊說收處忽結夫差語趣絕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之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起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清〕李鳳彩輯　附　周福山輯

孔子文昌孝經合刻二卷附錄一卷

清乾隆四十九年夢杜樓刻本

乾隆甲辰歲

孝經合刻

是編亦承小素華友
於咸豐辛亥夏所贈

夢杜樓藏板

孔子文昌孝經合刻序

孔子論時習之學次章繼以為人之孝弟子入則孝
君子道四先以所求乎子之孝何者孝為畀通庸行
而行遠登高所自始也學於孝之謂下學下學於孝
之謂上達下學於孝而上達於天之謂一貫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又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雖
異而旨則同故一貫傳之曾子孝經即授之曾子也
顧孔子孝經外又有文昌孝經余初疑其荒渺及取
而讀之情理曲盡上智下愚皆可共曉與孔子互相
發明而更為詳盡乃嘆孔子後天以牖民文昌先天
而開化明儒以文昌為先天之孔子孔子為後天之
文昌斯言信矣余事親甘旨不充嘗館於富室進食
時停箸不忍遽下夜題詩云何當匡
后普仁化肉食帛衣遍八埏是夜夢臥樓上孔子帝
君及城隍之神列座各二侍者余見座旁有帖一本
徑取觀之色如墨無文字覺後不解所謂及讀孝經
文印偈曰至文本無文蘊之孝道中發現自成章詞
之豈容泄天聾與地啞非聾亦非啞特將天地秘不
使人盡解始悟聖前帖本即孝思發現所成章也異
哉一節之孝寔必登記有如是哉乃發端不能擴充

至今徒抱鮮民之痛何敢復言人子事傾悔已不孝
之莫可追更願可追者之勿自貽悔也嘗聞孔子作
孝經成向北斗告備有赤虹黃玉之祥夫文昌宿列
斗極斗中有孝弟明王三才上下一孝貫通孔子十
八章包涵蘊藉帝君六章縷析條分均欲覺晨鐘發
人深省安可使其分而不合耶
聖天子孝治遐宣時雍於變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幸
生
唐虞之世含至德要道無可效輕塵之足岳墜露之
添流也謹取二經合而刻之讀孔子孝經者知自天
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孝為本讀文昌孝經者知自
天上以至人間壹是皆以孝為重同於庸行循循以
下學庶太和洋溢於家庭即太和洋溢於宇宙爾
乾隆辛卯仲春花朝日建水李鳳彩謹序

續刻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序

粤自聖聖相傳道無不該原其根本則孝而已矣故有孔子孝經有文昌孝經經者常也皆垂諸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余嘗讀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凡天地神明祖先莫不自孝而上溯之自倫類以迄胞與莫不由孝而推廣之誠以孝為百行先而後泰行衆善則真經與孝經固可相為表裏夫以帝君之聖神文武超千古而立極人徒知其精誠貫天地道義配日月節操冠古今而不知帝君之靈爽實下鑒乎愚夫婦一念之誠一節之細呼吸相通有隨感而格者憶余

弱冠先嚴遠謫西域余隨侍一載既以歸省慈幃獨行萬里迨先嚴卒遷所余又巡櫬往返所歷驚沙絕巘屢瀕於危每賴神佑藉以獲安者指不勝屈其最險者扶柩將抵哈密路過南山盤旋而上數十里始至巔嶺日已薄暮不能出山嶺際有帝君古廟內無寺僧因依宿焉時方仲夏夜忽朔風大作至旦雪滿山谷路徑漫滅廟旁土穴中有一老叟守伺香火者曰此雪非匝月不消斯時資糧已竭夕餐難謀即不暇為身計其如先人靈柩何急禱帝君前頃之忽有數人插標開道踉蹌踴躍掃除積雪詢之乃哈順滿屯兵聞有鎮將過嶺先期除道者余因是循路度嶺得脫於險此非帝君之顯為庇佑使然歟繼余歸葬先嚴為貧祿仕念我母族係江南向緣兩家官蜀宦邸于歸後各解組旋里河山迢隔音問鮮通未獲歸寧者垂四十載思欲藉遊宦以遂我母陟屺之志故就銓京邸時每私心竊冀以籤掣江蘇為望旅寓適供帝君神像常朝夕默禱同舍或笑之已而果得分發江左爰是奉母歸省母年六十而外祖母已屆八旬一堂洩洩介壽稱觴使非一念之感蒙帝君默佑烏能適如人願哉余久欲刻帝君文未果今年春僚

友李公諱鳳彩者由鎮洋縣尉超遷京秩臨行来辭於余出所合刻孔子孝經文昌孝經囑余代為印紙以勸世余因憶帝君真經詞不同而旨則互相發明也爰敬續於篇且誌余獲佑於帝君者若是俾世之人警而覺焉咸知夫天經地義不越庸行之常深言之即賢人君子有難自信淺言之即一念之誠一事之細亦無不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有如是者苟由一念推諸念念一事推諸事事庶無負三聖人諄諄化導之意也夫

乾隆甲辰孟冬下浣鄂城周福山謹序

孔子孝經

開宗明義章第一

孔子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第六

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加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遵。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

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為要道
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言之不通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兆宅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意備矣孝子之事親

終矣。

孔子孝經 目畢

文昌帝君孝經

開經偈

浩浩紫宸天。郁郁寶華筵。文明光妙道。正覺位皇元。振嗣恩素重。救劫孝登先。大洞完本願。應驗子心堅。（延嗣救劫大洞應驗帝君所著四經）

育子章第一

帝君曰。乾為大父。坤為大母。含弘覆載。胞與無外。羣類咸遂。各得其所。賦形為物。禀理為人。超物最靈。脫離蠢劫。戴高履厚。俯仰自若。相安不覺。失其真性。父兮母兮。育我者弘。兩大生成。一小天地。世人不悟。全

不知孝。吾今明闡。以省大衆。乾坤養物。勞而不勞。父母生子。不勞而勞。自字及妊。自幼迄壯。心力所注。無有休歇。十月未生。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躭娠如山。筋疼血滯。寢處不舒。臨盆性命。若不自保。父心閔惻。母體擔虞。縱令易誕。費盡勞苦。若或遲久。不行分娩。艱難震恐。死中幸生。幾舍其母。始獲其子。一月暗居。三年乳哺。啼即懷抱。猶恐不調。睡令安寢。戒勿動搖。含食以飼。貼衣以裹。諒其饑飽。適其寒暑。痘疹関煞。急遽驚悸。咿唔解語。匍匐學行。手不釋挽。心不釋護。子既年長。恐其不壽。多方保持。幸而克祐。籌

畫有無計其嬌媚厥齡方少諸務未曉一出一入處
處念之綢繆咨嗟諄諄誠命親心惆悵子方燕樂教
之生計教之成業母誕維艱父誨匪易雖至英年恤
若孩提食留子餐勝如己餐衣留子衣勝如己衣子
若有疾甚於己疾有可代者已盻甘受子若遠遊行
旅風霜夢寐通之踰期不歸睛裂腸斷子有寸善誇
揚樂與子有小過回護遮蓋暗自傷心恐其名敗子
惟賢能父母有賴子若不肖父母誰倚子若妄為父
母身危作事未事俱切親情芽栽苗培堂基構植母
勤子生父作子述其行其志不厭其苦憐子念子何

時放置形或暫離心恒無間貴如帝王神如天寶顯
如公卿賤如編戶愚如齊氓皆如是心窮達愁樂存
歿明幽皆如是心混沌初分亘古及今普天匝地綿
綿惻怛父母之心無不如是如乾覆物如坤載物和
藹流盈充塞兩間莫大慈悲無過親心
即說偈曰萬般勞瘁有時休育子辛勤無盡頭字懷
耐苦終無厭訓誨循徐不憚求一葉靈根非易植窮
年愛護幾曾優子俱親自身栽養親老心猶為子籌
又說偈曰真成一片結成慈全無半點飾虛時慈中
栽養靈根大生生不已自無涯

靈慈神咒
佛菩薩菩提心大羅會上陀羅尼一切救苦難無過
我親心聖主神君救濟生靈不忍一匹之不生無如
愛子心靡所不至誠推極仁惠者孰能踰二人

體親章第二

帝君曰前章所言不止育子直將子心親曲體之凡
為人子當以二親體我心者還體親心體我此身骨
稟父生肉稟母成一膚一髮或有毀傷親心隱痛子
心何安心為身主太和蘊毓父兮所化母兮所育一
有不孝失親本來孝先百行根從心起定省溫凊時

以敬將每作一事思以慰親每發一言思以告親入
承親顏親歡我順親愁我解出必告親恐有惡行以
禍親身歸必省親恐有惡聲以拂親心力行戒慝隨
時加惕口業不干身業不作恐有意業欺親欺身恐
有心業累身累親我有手足父母一體與母兄弟總
屬天倫恐有參商殘親支體叔伯同根宗族一家恐
有乖戾傷親骨肉祖曾上人恐失奉事悖親孝思子
孫後裔恐失字育斷親嗣脈恐失教訓敗親家規子
姪世系恐失敦睦貽親庭釁我夫我婦子媳之職恐
失和敬致親不安我有姻婭屬親至戚恐失夙好致

親不寧上而有君為親所主恐有不忠致親以逆下而民物與親並育恐有不恤損親之福外而友朋為親之輔恐有不信絕親友道師為我法即為親箴事恐失賢以違親訓匪人壬人親之所遠交恐不擇以累親志仰而天高帝位乎上日月星斗親所敬畏恐有冒瀆妄干天怒致重親辜俯而地厚羣生資始親所奉履恐有褻侮業積暴殄致延親禍中而神祇司我親命恐有過犯致減親紀一舉一動總期歸善以成親德我親有善身順其善救人之難即是親救濟人之急即是親濟憫人之孤即是親憫容人之過即

是親容種種不一體親至意親或有過委曲進諫俟其必改以善規親猶承以養養必兼善方得為子人各有親曷不懷思父母在日壽不過百惟德之長垂裕彌遐是以至孝親在一日得養一日堂上皆存膝下完聚人生最樂惜此光陰誠不易得玉食三穀句水一菽行盡其歡加餐則喜減膳則懼貧富豐嗇敬無二心願親常安恐體失和疾病休戚常係子心一當有恙能不滋虞藥必先嘗衣不解帶服勞侍寢愈則徐調食不輕進相其所宜倘或不痊延醫詢卜酒不沾唇至心禱祝殫厥念力以求必痊終天之日飲

食不甘哭泣失音衣衾棺槨多方自盡三年哀痛晨昏設薦佳塋厚穴安置壟邱禮送歸祠親魂有托廟享墓祭四時以妥去親日遠追思常在形容面目若聞若覩動息語默尋聲覓跡中心勿忘抱慕如存生死同情幽明一理孝道由基大經斯彰嗟爾人子縱能如是體之親心未及萬一

偈曰幼而得安全安樂不之曉設無雙親在饑寒難自保遭此伶仃苦方思親在好

又說偈曰嬉嬉懷保中惟知依二親何至長大後漸失爾天真我親既生我我全不能孝云何我養兒我

又恤之深反觀覺愧悔方知父母恩

又說偈曰家室是親成豈是離親地莫道風光少遂把親歡易貧賤是前因豈是父母遺生不托親體我并無人身莫怨生我苦修來自有界富貴是親培豈是驕親具親若不教我何有富貴遇報本正在此惻恒安可替最易忘親處尤宜加省惕

帝君曰子在懷抱啼笑嬉戲俱関親心實惟真摯為人子者能如是否試一念之何能暫釋父母強健能嬉能笑能飲能食子所幸見父母漸衰嬉笑飲食未必如常子心所惕責我不楚憐親力弱嗔我聲微憐

親氣怯愈加安養勿致暫勞父母逝世苦無嬉笑及我顔色苦無怒詈及我身受縱有厚祿親不能食縱有錦帛親不能被生不盡歡追思何及逝者念子存者念親祭享悠遠隔不相見思一慰之悲哀無地言念斯苦實難為子

乃說偈曰親昔養兒日豈比強壯年我方學語處親疑我啼也我方跬步處親疑我蹶也我方咿唔處親疑我疾也我方思食處親知我飢也我方思衣處親知我寒也安得本斯志體恤在親先親今且垂暮亦豈強壯比欲將飼我者奉親膳養時欲將祿我者侍

親寢息時欲將顧我者扶親衰老時欲將育我者事親終天時何者我曾盡全然不知覺生我何為者能不中自怍

孝子明心寶咒

以此未及萬一心時時處處體親心常思愛養恩勤大每想懷躭乳哺深日在生成俯仰中覆載風光父母仁何如羣物向春暉切切終身抱至誠

辨孝章第三

帝君曰吾今闡教以示大衆親存不養親歿不葬親祚不延無故溺女無故殺兒父母客亡骸骨不收為大不孝養親口體未足為孝養親心志方為至孝生不能養歿雖盡孝未足為孝生既能養歿亦盡孝方為至孝生我之母我固當孝後母庶母我亦當孝母或過黜母或載嫁生我勞苦亦不可負生而孫哀恩育父母且不可忘何況生我同母兄弟我固當愛前母兄弟我亦當愛同氣姊妹我固當和連枝娣姒我亦當和我生之子我固當恃前室遺子我益當恃衆善家修無不孝推如是盡孝始克為孝始知百行惟孝為源我孝父母不敬叔伯不敬祖曾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子孫不敦宗族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

和姻婭不睦鄉黨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忠君上不信師友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人民不恤物命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天地不敬三光不敬神祇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聖賢不遠邪佞於孝有虧我孝父母財色妄貪不顧性命知過不改見善不為於孝有虧淫毒婦女破人名節於孝有虧力全名節於孝更大奉行諸善不孝吾親終為小善奉行諸善能孝我親是為至善孝之為道本乎自然無俟勉強不學而能隨行而達讀書明理因心率愛因心率敬於孝自全愚氓愚俗不雕不琢無乖無戾孝理自在茍

具靈根。知愛率愛。知敬率敬。於孝可推。孝庭子容。孝壼婦儀。孝男端方。孝女靜貞。孝男温恭。孝女柔順。孝子誠愨。孝婦明潔。孝子開先。孝孫承後。孝治一身。一身斯立。孝治一家。一家斯順。孝治一國。一國斯仁。孝治天下。天下斯昇。孝事天地。天地斯成。道於上下。無分貴賤

偈曰。世上傷恩總為財。誠比諸務尤為急。相通相讓兄和弟。父母心歡家道吉。財生民命如哺乳。祿奉君享如養親。本之慈孝為源流。國阜人安萬物熙。

又說偈曰。子賴親安享。不忍盡孝易。若或罹困苦。方知盡孝艱。難易雖不同。承順是一般。

又說偈曰。今為辨孝者。辨自夫婦始。孝子賴賢助。相廠內以治。后惟盡其孝。君得成其緒。婦惟盡其孝。夫得成其家。同氣因之協。安親無他意。自古賢淑妻。動即為夫規。上克承姑順。下克撫媳慈。從來嫉悍婦。動即為所惑。承姑必不順。撫媳必不慈。惟盡為妻道。方可為人媳。惟盡為媳職。方可為人姑。身有為媳時。亦有為姑日。我用身為法。後人無不格。嬪妃與媵妾。致孝以安命。婦德成夫行。化從閫中式。所係重且大。淑訓安可越

又說偈曰。辨之以其心。毋使有不安。辨之以其行。毋使有或偏。辨之以其時。毋使有或遷。辨之以其倫。毋使有或鬩。大小各自盡。內外罔所慼。誠偽在微茫。省惕當所先。

又說偈曰。親懷為已懷。至性實綿綿。即是佛菩薩。即是大羅仙。

純孝蘭微咒

萬般切已應為事。俱從一孝參觀。到胸中認得真分曉。孝上行來都是道。

守身章第四

帝君曰。所謂孝子。欲體親心。當先立身。立身之基。貴審其守。無身之始。身於何始。有身之後。身於何育。有挾俱來。不可或昧。當思在我。設處親身。愛子之身。勝如己身。善善乳哺。望其萌芽。冀其成林。寸節肢體。日漸栽培。何一非親。身自勞苦。得有此身。親愛我身。如是之切。保此親身。豈不重大。守此親身。尤當倍篤。遵規合矩。如前所為。矜驕不形。淫佚不生。嗜慾必節。父母之前。聲不高厲。氣不麤暴。神色温靜。舉止持祥。習久自然。身有光明。九靈三精。保其吉慶。三尸諸厭。亦化為善。凡有希求。悉稱其願。兢兢終身。保此親體。無

虧而歸。是謂守身。茍失其守。塊然軀殼。有負父母生而猶死。抑知人生。體相完備。即有其神。每日在身。各有處所。一身運動。皆神所周。神在臟腑。欲不可縱。神在四肢。刑不可受。縱欲犯刑。非傷即死。凡有身者。所當守護。守真為上。守心次之。守形為下。愚夫愚婦。無所作為。亦是保身。何爾聰明。姦偽妄作。昧性忘身。沉溺欲海。全不省悟。大羅天神。覩見斯苦。發大慈悲。降生聖人。以時救度。惟玆聖人。躬先率孝。加揄必謹。加恤必至。不忍斯人。墮厥親身。一切栽持。遂其所守。種種孝順。當身體物。體在一身。化在眾生。畀玆凡有同

歸於道。身居不動。肆應常普。如是守身。是為大孝。

即說偈曰。親視子身重。常視己身輕。人何反負己。損身背吾親。莫將至性軀。看作血肉形。今生受用者。夙世具靈根。

又說偈曰。一切本來相。受之自父母。謂身即親身。人猶不之悟。謂親即身是。重大不可悞。完厥惺惺體。盡我所當務。無量大道身。圓滿隨處足。

又說偈曰。同此親稟受。一般形體具。善哉孝子身。超出浮塵世。以玆不磨守。保鍊中和氣。真培金液形。元養玉符體。廣大不可限。生初豈有異。

孝子金身咒

惟此光明孝子身。果是金剛不壞身。化成即在當身內。現出千千萬億身。

教孝章第五

帝君曰。孝自性具。教為後起。世多不孝。皆因習移。愚既罔覺。智又悞用。聖人在上。惟教為急。教之之責。重在師傅。尤當慎擇。賢能之師。化惡為善。不賢之師。變善為惡。師而不教。過且有歸。教之不善。其罪尤大。不賢之師。導之匪僻。引之邪佞。養成不肖。流為凶頑。越禮犯紀。妄作無忌。雖欲救之。急難格化。如是為教。罪

實非輕。藥石之師。惟賢是與。行己端莊。導人忠信。教不他設。孝無畸行。因其本然。還所固有。朝敦夕誨。幼育長循。惟玆孝弟。化行是先。雖至愚氓。無不曉習。如是為教。功實不少。為功為罪。職豈易任。惟名尊嚴。其實如何。孝弟是宗。能孚孝者。弟亦本諸。助君為理。轉移風俗。全在師儒。教不可悞。師不可違。自重在師。率教在弟。孝原自具。有覺斯與。

偈曰。孝弟雖天性。良師當時省。一或干不孝。何能全弟行。罪愆有攸歸。師實難卸任。能作如是觀。訓之方有定。

又說偈曰。教雖賴良師。人亦當自謹。無自干不孝。徒然費師訓。

孝感章第六

帝君曰。吾證道果。奉吾二親。昇不驕境。天上聚首。室家承順。玉真慶宮。逍遥自在。吾今行化。闡告大衆。不孝之子。百行莫贖。至孝之家。萬刼可消。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殛。魔煞禍侵。孝子之門。鬼神護之。福祿畀之。惟孝格天。惟孝配地。惟孝感人。三才化成。惟神欽孝。惟天愛孝。惟地成孝。水難出之。火難出之。刀兵刑戮。疫癘凶災。毒藥毒蟲。寃家謀害。一切厄中。處

處祐之。孝之所至。地獄沉苦。重重救拔。玄祖宗親。皆得解脫。四生六道。餓鬼窮魂。皆得超生。父母沉痾。即時痊愈。三十六天。濟度快樂。七十二地。靈爽逍遥。是以斗中。有孝弟王。下有孝子。光耀乾坤。精貫兩儀。氣協四維。和徧九垓。星斗萬象。莫不咸熙。神行河岳。海波不揚。遐荒是奠。遐邇均孚。孝之為道。功德普徧。

偈曰。跡顯心亦顯。感應固神妙。若有心不孝。盜名以為孝。假以欺世人。中實難自道。跡或似不孝。身心實盡孝。世人競黙之。心惟天可告。獨此兩等人。感不隔纖毫。天鑒不可欺。禍福時昭報。

帝君曰。凜哉凜哉。今勸世人。遵吾修行。感應之機。速於衆善。背吾所言。天條不赦。萬刼受罪。夫人之生。養親有缺。且難為子。何況世人。毀辱父母。腹誹父母。親且毀駡。毆叔詈伯。弑君凌師。無所不為。子在懷抱。氣不忍吹。及其長也。愛之者眞。訓之者嚴。以愛子心。用之撻楚。撻亦是愛。嗔亦是愛。即有盛怒。子惟柔順。欲再杖時。手不能下。何爾世人。拒親責己。如抗大敵。天怒地變。豈容大逆。子有病厄。親處不安。何於親疾。絶不關心。子有勞苦。親閔痛癢。何況我體。犯法極刑。子苟不育。淚不曾乾。冀其重生。傷入七情。何爾世人。父

母終天。未及三年。思慕中衰。饗祭失時。親骨不葬。且干不孝。何爾世人。貪發親塚。賣穴暴路。嗟爾父母。念念及子。何爾世人。凡事用心。獨於父母。有口無心。不肯實為。人之一身。諸般痛楚。何處可受。何爾化外。火焚親屍。全無隱惻。美名火葬。於心最忍。夫人之死。口不能言。肢體難動。心實未死。猶知痛苦。過七七日。心已形死。其形雖死。此心之靈。千年不死。火焚而燬。碎首裂骨。燒肋炙節。立時牽縮。心驚肉跳。苦痛萬狀。俄頃之間。化為灰燼。於人且慘。何況我親。那知冥獄。首重子逆。閻羅本慈。人自罪犯。多致不孝。自罹冥法。人

盡能孝。多致善行。地獄自空。一節之孝。冥必登記。在在超生。誦是經者。各宜省悟。苟無父母。烏有此身。報恩靡盡。銜慈莫極。人果孝。惟以心求。生集百福。死列仙班。萬事如意。子孫榮昌。世系綿延。錫自斗王。是經在處。可鎮經藏。可概萬行。厭諸魔惡。成大羅仙。長保亨衢。何樂不凝。

孝感神應咒

禔唎。禔唎。人子心曲。仰事俯育。一家氣和。飛鸞廣度。樂愷先歌。如意寶光。普照長怤音孚。禔唎。禔唎。盡孝靡他。解盡親厄。消盡親過。罪滅福生。孝思不磨。超脫

九幽。永離網羅。欲報親慈。惟心長慕。禔唎。禔唎。至孝誠孚。親生福祿壽增多。歸去逍遙昇天都。孝思不磨樂永佗婆唵婆訶。但願人子心。常如在母腹。一呼一吸中。吮血茹膏液。一血一脉間。俱屬在父怙。情雖性發。依爲命府。陰陽日月從此脈。乾坤翕闢從此脈。五聲六律五行脈。五倫妙道從此脈。太虛有盡處。孝願無磋磨。佗婆。佗婆婆佗。婆佗。唵唎婆唎。

孝子文印偈曰。至文本無文。蘊之孝道中。發現自成章。司之豈容洩。天聾與地啞。非聾亦非啞。特將天地秘。不使人盡解。朱衣與魁光。變幻文人心。遇彼不孝子。塞其聰明路。遇彼純孝子。開其智慧途。凡才作仙品。仙品作凡才。文雖有高下。黜陟豈人操。或因前生報。或因今生報。今生或後報。必當爲孝顯。文章作證明。闡揚在大道。

孝子桂苑天香偈曰。我有蟾宮桂。仙品真足貴。稟蘊斗星靈。包含月華精。元和鍾紗蕊。枝根挺天衢。蒼龍覆七曲。光輝連玉宇。栽得大靈根。吐茲百寶芬。一葉自天逕。大地萬花稠。流化在人間。所到無不周。紛紛世上胄。植香豈不茂。易茂亦易落。暫而不能久。無如天上桂。一蕚勝千蘂。愈散覺愈遠。愈久覺愈悠。香隨

九天翔。浩蕩風清飈。聲香萬會秋。真紗来無量。名之爲金粟。載之在奎斗。珍貯慶宮中。高佔璧樓頭。不是擎元叟。莫得主其有。若非植善手。莫得攀茲秀。勿與輕薄子。必以孝爲首。莫下害良筆。莫使褻字手。孝子之所爲。我當賚賜厚。千祥凝聚處。早把天香攬。果是誠孝子。不求而自授。不孝不弟人。求攀終莫有。變孝妄行逆。有必奪其有。悔逆猛從孝。無仍賜其有。聖人孝天地。大位帝眷祐。須知世所貴。必從天上酬。祈進桂苑者。宜認此来由。中間莫錯路。自有非常遇。億色花香裏。重重寶光覆。洞明萬戶玲。天天疊文秀。疑成

篆籀章。結合五霞構。秘笈列繽紛。仙韻不停流。悉在
空中現。徧照大神洲。盤旋觀不盡。若仙悟且近。花隨
步履拂。馥自冠裳透。略嗅雲霄桂。洗盡塵俗垢。千孔
與百竅。感香俱靈竅。心腑也充滿。福緣無不備。入圓
獨推玄。垂芳能不朽。寶哉勿輕錫。慎重待孝友。吾奉
九天元皇帝君律令。
乃說讚曰。純孝本性生。無不備於人。體之皆具足。踐
履無難循。以此瞻依志。無忝鞠育心。在地自為紀。在
天即為經。生民安飲食。君子表言行。父母天親樂。無
奇本卒真。人人若共遵。家國賀太平。放之充海宇。廣

之塞乾坤。孝行滿天下。塵寰即玉京。
說讚未畢。聲周三界。惠日藹風。一時擁護。爾時有朱
衣真君。恭敬稽首。深會妙旨。演為慈孝。鈞天大羅妙
樂。以廣聖化。爰命金童玉女。着五色霞衣。按歌起舞。
奏曰。
教孝有傳經。奏愷成聲。母慈昰昰。父愛甄甄。子色循
循。妻婉婉。夫誾誾。兄秩秩。弟恂恂。姑仁媳敬承。父携
子。祖携孫。恩勤室藹藹。家溱溱。俱是父母一般心。樂
衎衎。何地不生。至性中。篤實天情。懽騰普天下。億兆
馨烝氣洽門屏。俱如家人父母一般心。有身有親。始

信有君有臣有民。師弟良朋。咸歸作貞。邦家總孝成。
願人生過去父母。昇生紫庭。現在父母。祺祿享遐齡。
化徧乾坤。中和瑞凝。九光霞。百和香。淡淡天鈞。瀜瀜
六宇聽。諧鳴並坐長春。並坐鸞笙。直上瑤京達帝闕。
爾時樂舞三尋。天龍鳳族。聲和翔集。衆籟騰空。香花
圍繞。真君喜悅。手舉如意。更示大衆。我方演教。宣揚
妙道。慈孝感洽。化應纖微。遂如是觀。衆等寶之。傳寫
廣勸。勸一人孝。准五百功。勸十人孝。准五千功。自身
克孝。當准萬功。事後母孝。准萬萬功。當身事祖。如孝
父母。准萬萬功。善哉善哉。諦聽吾言。於是朱衣魁星。

天聾地啞。及諸仙衆。懽喜踴躍。命諸掌籍。載之玉册。
信受奉行。至孝真詮。元皇妙傳。得自身體力行間。尊
科修奉。福祿綿延。（簪冕商星聯重念末二句）
南斗文昌元皇道君（三稱）再奏前鈞天大羅妙樂。（一闋）

文昌帝君孝經終

關聖帝君真經
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
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别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
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
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脩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
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冤讐解釋斗秤公平
親近有德遠避兇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
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
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減
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
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妒人技能謀人財產
唆人爭訟損人利已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
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
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弟兄不信正道奸盜邪行
好尚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已
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歛物行淫
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
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
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
男盜女娼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

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
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侮吾言斬首分形
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
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百福駢臻
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
衆善奉行毋怠厥志
帝君曰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
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
世其心既死可謂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
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
其獨勿謂闇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
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淫為諸
惡首孝為百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勿謂有利而
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
吾教請試吾刀

關聖帝君誥
太上神威英文雄武精忠大義高節清廉恊運
皇圖德從演正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
上司三十六天星辰雲漢下轄七十二地土壘幽酆
秉註生功德延壽丹書執定死罪過奪命黑籍攷察
諸佛諸神監制群仙羣職德闡妙果無量度人萬靈
萬聖至上至尊三界伏魔大帝加封恊天大帝關聖
帝君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真元顯應昭明翊漢天尊

關聖帝君降筆真經

吾是漢關帝君勅諭大衆聽聞世上不齊等事全憑一點真心正直光明不屈死生順逆昌分吾嘗下遊漢季結盟皇叔三人桃園名重千古單刀秉燭於今竒曹明来明去吞吳為漢亡身上帝憐我忠耿獨勅宣化幽明令我日遊天下鑒別忠佞紛紛一切貪殘奸巧還償果報斤斤最戒讀書文士併及官宦軍民第一休欺父母切莫圖套鄉鄰貧富先交朋友朋友乃是五倫信心内外平等昌妬寃難究屯曹操無底深險現今受罪冥陰孔明只因多智幽冥不奉為神直心直受真福巧計巧来禍因有過昭如日月無私天地同羣果然見女不

誑到處鬼怕神欽設計偷覷女色自己帷薄宣淫弄手坑騙財物葷葷嫖賭淪沉堪堪争能争勝往往越賤越貧快快收心猛省休休愈墮愈深三生輪廻惡趣千載唔罵難禁筆尖添減情罪舌劍厉誅滿門尤恨毒心狠婦花言哄掇鄉親唆夫罵公罵婆令我一見生嗔泥像揮刀剖腹分斬女子平匀可喜貧人孝弟朝夕買辦柴薪雲時風行泥馬馳田萬里窮軍男女遵奉吾語遇難我自降臨戰場驅逐鬼神刀光雷雨血淋護國百折不改助爾加爵策勲富貴永昌奕世眉壽永無災侵如有毀法妄制斗秤欺哄愚民不許生身人世阿鼻地獄呻吟那時悔禍已晚急早佩服法文

關聖帝君降筆真經終

闗聖帝君顯應戒士文

夫四民之中唯士居首百善之內孝行為先尒叨膴
司三教糾察賢愚凡遇選士揚闈查考善惡德行陵
而吉神護可保成名冤累重而仇孽隨難期發達苟
一念之未繩雖竊經而何益聊述往事以訓諸人昔
用予祈妻遺母降罰三科俞麟面從腹誹削除五福
父歿未葬陳果兩試無名母歿未闗文獻一身不保
何如不匿館金之顧熊生子翰林善養繼母之陳桂
名標鄉榜願減筭以延親鼎臣首魁黃甲竭忠誠以
孝友翰臣早換青衿到能友於兄弟是亦慰及親心

牛宏不究射牛官居宰相彥霄迎養兄嫂子占科名
果其倫理克盡尤須立節脩身三代不淫女色周吉
掄元一宿不納館婦曹生發解呼甲呼不可二字狀
元報騎墻一人奔女自來公容能以疾卻東君借種
周子謝以天知性善勸阻友姦雖隨相而忽改福相
張泰思更醜婦縱貴形而變貧形姆勝雖微元非
巳色路花甚便亦屬良人淮士戲家婢事未諧而神
巳怒江潮辭館妓品既端而名亦彰口不道閨閫之
言席匡早發目斜睨道傍之女劉堯晚成勿謂無知
神將默記勿謂不報影必隨形蔣舉放債致富不免

賊刑于堤窩賭謀財難逃憲網郁從周迎機訕謗名
籍削除翰宏餘良言勸勉壽紀增祿祝期生因唆詞
刺舌章齊一以善譴敵牙若蔡虛齋止人造謗子中
狀元文徵明隱人過失孫登顯仕功名之事爭無據
歟去取之間必有驗馮薛玠登進士夢考祖父陰功
王曾占三元寢見神言獎諭買妾不淫沂國公之厚
德嫁婢如女鍾縣宰之隆恩兄弟同形一念差而兄
貴弟夭何劉共社寸心改而子沒重生毛公代趙氏
白冤人不知而神報德焦生以僕夫還玉官已考而
天曲成陶石渠放生功大名標榜首胡伯安拯物衆

多蟻聚筆端磬篋賠糧聯登二子委金全命一舉三
台惟求遷勉從善以迓天庥不可倚仗夤緣而干國
法淫殺妄盜字字書紳貪黷欺瞞時時省察脩橋平
路賑粥濟貧雞豚之肉可食非祭不烹牲醴之味甚
甘無竊囹設至於牛犬一生為主食之寧不自憐駑
雁終身不偶殺之豈得忘情姜學士以食牛暴死徐
尚書緣戒殺馳名三世不食牛犬楊應文高科預定
一方能化屠宰李遂夫神榜先知他如借本助屠一
月三火因夢即戒二子咸登物且尚然人胡不愛王
生代寫休書榜欲填而又落唐舉改悔賣券燈已去

而復明。張孝純不嫌瞽女。位至三公。劉廷試不棄病妻。福宜二子。處心正直。不因貧困而怠操脩。立志忠誠。豈以艱危而易素守。下筆屬文。切思有裨教化。具疏救弊。當求無礙民生。即法在必行。猶圖恩開一線。刑威懲惡。尚期德懋再生。不可報怨稱直。寧堪枉法去仁。廣刻經文。常行善事。昔王竺發願鐫經。麟兒早賜。汪源絕刻首冊。孀母延年。演說之周。麗易飢饉而增壽祿。持奉之守業。愈痾疾而得長生。由此留心積德。矢志潛脩。則甲第蟬聯。不負予言之勉勸。聲名烜奕。無虛科目之徵求。事有萬千。言難盡述。凡為士者。各宜勉旃。

續刊孝行引證

吳江吳某迎父喪於旅次貧不能歸函骨負而行千里間關渡鄱陽湖中流風急浪猛同舟百餘人呼天請命篙師曰諸君行旅中非有異寶即有穢物速棄之或可免也遍搜諸客見函骨譁曰是已促之投水吳不肯風逾急吳仰天號曰我寧與父骨俱溺但求一板庶幾憑而到岸客竟縛吳腰於板推墮水中矣負骨浮沉湖中有旋風送入蘆葦竟登岸不死回視前舟無一生矣遂徒步歸葬其子孫皆八座

錢塘徐公旭齡號敬庵父羽儀館於江右玉山縣鼎革時為兵所害敬庵聞之號躃嘔血遂子身往尋父骸溯流而上艱險備歷將至其處夢父曰汝要得我骸須問茅十七公訪得其人引至墓所見枯骨累累公呼號滴血方得父骨負歸又遭大風覆溺親入水中撈取歸家安葬順治辛卯科主司誓求真士夢神投一孝子卷明日閱徐卷與夢中所見無異遂登鄉薦至乙未魁南宮今為都御史巡撫山東

江西贛縣民某為子娶婦而無貲其人為里役撮用官帑十二金逮繫獄新婦知其事謂夫曰翁以君婚故罹法君不得為子妾亦何顏為君婦夫涕泣無以

應妻慨然典其簪釧得八金復遣人告父母兒未製夏衣不顧得衣頋得金於是湊十二金授其夫其夫豎子不嫺官事走告於叔叔相去數里途遇族之無賴叔偹詢其故佯喜復為之慮曰爾室不虞慢藏耶曰置我婦枕匣中遂别去無賴叔竟詣姪婦處詭言我是某叔從縣来同爾夫具狀贖爾翁官命取銀銀在枕下匣内婦付之去及夫與叔偕来方知其詐追至其家不復見矣婦悔恨自經死停柩關帝廟三日後夫方寢忽有叩門者其妻音音不敢啟視妻呼曰我得神聖力今再生矣與隣人秉燭至廟見空棺委

地旁塑周將軍刀血淋漓環上掛人頭乃無賴叔也神案上列小匣十二金在焉次日聞於官旌以孝婦出翁於獄赦其金此作禍所召也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曲以悦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嚴寒赤身勿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楊一遂致富夫以乞丐之夫尚知孝親而格天如此等而上者可不勉乎

明崑山顧鼎臣父諱恂五十而生公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以己壽益親見己成立一夕夢黃鶴飛從天来近視即所焚表也末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恂果九十餘鼎臣登第猶及見之

唐時張義每日告天謝愆一日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貞觀十一年父使刈禾張出誶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最為深重不通懺悔故也義甦以此告人言畢而卒若早知悔悟而力行孝道未必不

可勾破也然二親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是以君子行孝正須及時

宋翟永壽販米為業紹興乙卯間米價湧貴永壽於中路聞之乃急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黑雲忽起雷電大作迫近永壽身所永壽知罪戾必不免因念家有老母我死供養殊缺遂探腰間錢一貫授與同行囑令遺其母作是語畢天忽開霽夫以田水漬米遂干天怒若非一念孝心豈不早斃雷斧之下乎

孫瑾父喪哀毀載柩渡江天昏地黑瑾拜跪虔禱

三光風波止息事繼母唐氏尤孝甞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禱於三光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哭天遂霽至壙夜暮無光瑾復拜禱星光燦爛如同白晝後瑾仕至侍郎

莒州民家有母老病卧於牀、康熙戊申年、地震時、其子謂妻曰、汝抱兒速出、妻曰、母在床、奚暇計及子耶、共扶母出、置其子不顧、及屋壞、盡兒竟無恙、夫人當死生存亡之際、而能割愛以全孝、此在子之於母已難也、而在媳之於姑則尤難、嗟哉與婦、其平日之盡孝可知矣、而其子能弗愧死乎、

庚子與吉水人、性篤孝、其父出守巴西、遷寧蜀而卒、子與扶柩歸、時秋水方壯、而瞿塘之流尤湍急、舟人懼、子與撫心哀號、方一慟而水頓減二十餘丈、及柩已過、水復如初、

上元陳敦化性篤孝、母病朝夕侍牀簣、衣不解帶、忽值世變、兵擾其鄉、殺人如麻、或有勸之自全者、化不應、既而兵入門、裸體縛之於庭、射之七矢皆中腹而不傷其腸、兵見不死、復斫以三刀而去、未及七日、刀箭之傷全愈、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冒公起宗紀以詩、

元仁宗延祐二年、蔡九五作亂、賴禄孫負母入山避之、盜至、守母不去、以身翼蔽、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禄孫含唾呴之、盜見相顧驚歎、反取水予之、事聞、勅賜旌表、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尤謹、姑好飲江水、龐氏出汲、遇風還遲、姑因渴怒甚、詩遂責妻遣之、龐不忍去、寄居鄰舍、晝夜紡績、日市珍饈、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久之、姑怪問鄰母、以實告、姑感而命還、母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妻力作以供、呼鄰母共之、其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日躍雙鯉以供其膳、赤眉賊經詩里、疾馳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吾輩何敢、朝廷聞其孝、拜詩為郎中、

晉陵顧成娶媳錢氏、媳寧母家、時疫甚盛、轉相傳染、數日即死、令人神悸股慄、至親不敢顧問、成先得是疾、婦及諸子、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聞信急、欲趨視、父母力阻之、氏曰、夫娶婦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等、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成家明見鬼物相語云、諸神皆護錢孝婦歸矣、吾等速避、錢歸、一家俱無恙、後錢壽至八十、

賈直言唐人父道冲德宗朝洩禁中事帝怒賜酖
酒直言紿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直言既持杯
自飲之立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上聞感其孝
嘉之免道冲死
王靚知成都城無閒田中下之戶多從火葬公至
委官盡録在城未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葬之仍
設義塚敝俗遂革王享中壽子孫貴顯累世夫禁
人之不孝即思所以全人之孝宜其蒙佑無涯矣
帝君於篇終懇切言之碎首烈背燒筋炙節立時
牽縮心驚肉跳令人不忍卒讀雖屬化外急宜改

悔當事者果設法勸導立革敝俗其感動
帝天受福又寧有窮耶
崔沔少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躬親奉養不脫
冠帶者三十年溫凊適時每美景良辰必扶持遊
宴笑談陳說於前母忘其所苦也後年亦高官尊
重矣躬與子姪植果以致敬及母卒瘠形吐血茹
素終身事兄嫂如父母慈卹姪如子所得俸以分
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
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九泉得慰也仕至中書侍
郎子佑甫為賢相

太原忻州城外有雲中山頂上有碧霄殿為
文昌行宮諸生王用予等十餘人為　文昌社每設醮
上表以祈功名社中有俞麟者以孝謹稱又有郁從
周者能文善談社中推服二生正統辛酉元旦輪王
用予司會設醮先期赴
文昌宮宿壇夜方就枕忽有二人促之曰起起
帝君升殿矣用予不覺身出殿外見列炬燭火
帝君端坐天下城隍彙送鄉試榜冊子一神朝衣絳服
抱大冊送
帝君簽押用予潛問抱冊神曰本省榜中有王用予名

否神曰無又問有俞麟郁從周否亦曰無少頃諸神
退候門外絳服神捧冊入殿跪陳几前
帝君一一披閱每名下書一押亦有躊躇不下筆者良
久絳服神發冊大聲宣諭云仍付各省城隍速查陰
德之家仁厚之子報名以換榜中未押者用予隱身
柱下忽聞殿內傳呼王用予入見用予匍匐階下台
進几前伏地不敢仰視
帝君曰累年覽爾等表章虔潔但功名事天曹秘録未
可輕泄因汝至誠故名汝析之汝家祖父皆朴謹無
過自食其力從不負人已註爾為前榜鄉科以彰傳

家忠厚之報、因汝生平遇神佛稽首、止默祈自己功
名、並妻楊氏病痊、汝有孀母在堂、並不祈佑一語、以
此獲罪、降爾兩科、爾名在下榜五十三名、汝宜改行、
毋更觸天心也、用予叩頭謝罪、
帝君又曰、爾同社中周吉、今科本省解元也、時用予社
中、惟吉最恂懦、而文字復不勝諸人、聞之不勝愕然、
因頓首請問中元之故、
帝君曰、周吉祖父俱為士、從無一字入公門、從不奸淫
一婦女、相沿三代、並不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祖
曾作百忍說、以訓人、感化者多、父子祖孫六十餘年、

最上陰德、人皆不知、惟
上帝克嘉、註昌三代、今吉發元、特福澤之肇端耳、用予
又叩首云、同社俞麟郁從周、未審可發科第否、
帝君顧掌文卷童子、命查太原士子冊、檢閱之、色若不
懌、云、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腹誹、且谿刻論人、不近
情理、而妄以君子自命、故黜其科、使其窮年潦倒諸
生中、用予、請問何謂腹誹、
帝君云、彼於父母言語舉動、麟心大不以為然、但勉强
浮沉順之、真性日離、偽心相與、是視親如路人矣、假
行竊名、最攖神怒、故以是罰之、至於郁從周、則生畀

異才、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歲應遷侍郎中丞、
四十五歲應進大司空、兼領司農司寇諸印、五十四
歲以少保致仕、至六十九歲善終、緣其十七歲為諸
生、後恃才傲物、諧謔譏談、語多湊巧、冥司錄其輕薄
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
上帝震怒、命註於陰惡籍中、悉除所有、倘老大猶不知
悔、溢三千條、將奪其壽算矣、將錄其子孫入丐籍矣、
傷天地之和、犯神明之怒、莫此為甚、故其罪與殺生
邪淫等、爾輩慎之、用予惶懼良久、
帝君又諭云、淫殺口過、絲粟有報、至涉功名一途、尤為

大忌、但殺業淫業、少知自愛者、猶知禁戒、至於口頭
訕謗、隨口譏彈、少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為得意、而心
胸輕薄、琢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為貧窮軀殼、
可不惜哉、可不懼哉、汝當廣勸世儒、鑒茲為戒、毋煩
我、發榜時大費躊躇也、用予再拜而退、不覺曉鐘驚
寤、雞三唱矣、急起櫛沐赴
聖像前叩頭拜謝畢、援筆記之、以俟所驗、及秋榜開時、
周吉果冠一省、里人因刻化書、指告同志、
崇禎癸未年濟寧南關有
梓潼帝君、

關聖帝君、二殿久圮、庠生王道新、陳益脩等、捐貲競勸
鳩工重修、卜吉上樑、廟後界於清真寺、回孽楊生花、
楊化龍侵獵廟地、糾黨拆逐、益脩不平、偕兄嘉修、弟
尚謙、王宏等、公呈總河禁止、生花啣恨、邀截益脩於
途、捶毆幾斃、剜其雙目、以倭刀攪數次、塞以礦灰、惡
為得計、斷無生理矣、夜半夢一綠袍偉人、持酒救之
命嚥之、有聲、家人驚聞、次夜又夢一唐巾藍衣排闥
而入、趣益脩起云、我來醫子、手繫腦後、死血迸出、目
孔噴血如注、至三夜見一老嫗先飼以杏、繼飼以李
使吞之、又投羊眼盈把、益脩接之吞其二、兩眼復生

而明矣、益脩恐回孽復思害之、避去舊里、甲申年流
寇郭升至濟寧、將生花合族十三口、一一剜目剖心
戮於市、州人快焉、乙酉學政校士、拔陳氏兄弟俱高
等、鄉試益脩併弟尚謙、同修廟王宏王道新俱中式
聯登甲第、益脩授江南貴池令、有襄城賈壯楊藕霖、
作傳記以垂世、
武林龔璋字爾茂、於順治十一年、甲午五月初旬、家
居曝書、內見一紙、乃
帝君陰隲文也、言言金玉、字字蓍龜、遂發願刻施、刻成
供於堂上、是夜室人郭氏臨產、惡血憧嘔、命已垂危

至四鼓、忽假寐、夢
帝君臨軒端坐、側侍二童、隨鶴百餘、前後圍繞、見一鶴
向屋銜污穢而去、
帝君逍遙歷層雲而上、醒即安泰如初、繼而璋姪佳蔚、
妻徐氏臨產雙生、於辰時生一子、其一子至酉時尚
在腹中、母子一絲弱息、驚惶無措、蔚祈請於
帝君、願施陰隲文萬張、叩畢、即分娩、母子俱安、璋向患
眼疾、風淚作楚數年、來昏眊不明、庚子二月望前齋
戒三日、虔禱
帝君、次日忽然光明、風淚頓除、璋又患痔有年、坐立痛

楚、默禱
帝君、求除錮疾、禱畢、忽然抖戰、腹內如氷、不一飯間、錮
疾永除、庚子二月、璋僕龔賢、傷寒四十日而痢、病已
危、璋禱於
帝君、願施陰隲文萬張、求其痊可、方禱之日、僕遂沉睡、
次早即食粥、漸愈、逾八載復病將危、璋急誦
帝君本願經一卷、誦畢、僕病即愈、璋姪佳穎妻李氏患
痞疾二十年、腹內成形、每發痛苦欲絕、穎因祈禱
帝君前、立願刊施陰隲文二萬、李氏久病、一旦消除、又
於康熙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璋妻郭氏病亡、合家環

泣、璋向
帝君前虔誦本願經幷陰騭文各一遍、哀求經內一神
速至閻君處求釋、至二鼓、氏遂甦、問其故、云有青衣
使者票拘氏行、隨至五里外、見一仙長持拂追至、令
我與使者同回、使者恐誤限不便、仙長云、氏不可去、
出一陰騭文示之、使者見文自去、氏遂復生、又僕人
華福年七十有二、病痰喘、精力日消、二月初三日祝
帝君聖誕、璋與福祈禱、早晚供侍香燭、福病次日即愈、
今八十餘、精力堅強、又璋於堂上、惟供陰騭文、朝夕
瞻禮、思得

帝君聖像苦無名筆、至都門、聞有寧波朱瓚名甚盛、寓
文人劉君庵家、璋備資往求、瓚因事冗、延閣兩月、忽
抱恙命危、呼吸、君庵言其狀、璋云不速繕
帝君故至此、虔誠速繕、可立愈、瓚時不能起、默想
聖像稱方成、病患立解、至今　聖像莊嚴、尤極靈應、璋
自順治十一年、至康熙四年、每年印施陰騭文、徧行
諸省、數已十萬張、又勸諸善士刊施、或一萬或二萬、
數年內、共計有二百餘萬、於康熙元年、廳前印文處
畫見
帝君聖像、絳袍玉帶、積誠感通、非僅夢寐通靈也、又璋
在都門日久、廳前有丁香大樹二株、右一株因宴客
拴馬、樹皮四圍剝盡、枯死已經一載、璋頌
帝君本願經有云、一應草木、承此經者、已枯使榮、轉更
茂盛等語、誦不十日、樹果復榮、　又有親姪王名仲
者、於康熙元年、陞安順府知府、別時惠璋花木數株、
北地寒、有石榴一株已斃、全無生意、至五月十五日、
令移至堂中、囑曰、汝雖枯、而木體尚存、當聽我誦本
願經、因設香案、誠心端坐誦之、不半月、其樹復生、觀
於此則
帝君之靈驗、又非特禍福斯人已也、

南昌一士子、素好恢諧、令尹改建文廟、遷聖像十餘
人、舉之不能動、士謔曰、是之謂仲尼、令尹正色曰、汝
為士而敢侮聖耶、士慙而退、是夕夢追至一所、有官
叱之以侮慢先聖、令杖三十、醒遂痴、自此不識一字、
子孫流為丐而絕、
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
區、風水最吉、達造偽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
遂以已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
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偽契欺人、奪人所葬
而專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闔家俱病死、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馮氏、天性至孝、姑年髙病篤、毛又運糧赴京、婦乃沐浴更衣、夜晚籲天代死、取刀刺脅、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揜刀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刲、時月尚未出、天忽明淨、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刲肝一葉、當即和羮進姑、姑甫嘗、便覺甘美、問是何物、婦詭言鄰家獲一鹿、此鹿肝也、姑食之病隨愈、彼時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揜、小姑覺之、合家驚傳、姑方知其救己也、痛哭感恤之時、有新安諸生汪天乙著奇孝驚天集、以傳其事、

雲間顏公諱文瑞、號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年甫十三、即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頗愛弟、悉以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楊侍講女為室、氏事翁姑益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常以銀錢隱投親筍、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恒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戚欲舉公孝行、公堅却不許、

文安縣有居民娶婦美而不孝姑、每夫歸必泣訴其苦、夫常默然、一夕夫出利刃示婦、佯曰、汝常訴姑不容、今持此去殺之何如、曰願也、夫又佯曰、汝且謹事一月、令人皆知汝孝姑惡、然後密行此事、婦如其言、因怡顏柔語、晨昏供侍、幾一月矣、復取刀夜呼婦曰、姑日來待汝若何、曰非比前也、又一月、復扣刀問之、婦懽然曰、姑今與我甚好、不可殺也、夫握刀怒視之曰、人生以孝養為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故長而娶婦、正為事舅姑、生子息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為大逆、我藏此刃、實要斷汝首、以快我母之心、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盡為婦之道、表我母待汝之心、而安受我刀也、婦驚懼、拜泣曰、幸恕我死、我當畢生承順父母、不敢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姑婦交睦、共成慈孝、

江陰長涇婦、夫死而虐其姑、有所頤指、恐恐然不敢犯、婦遠出、計期留米於廚、吃姑曰、與若食、無費、婦出門有僧持鉢乞施、其鄰與之米而不受、堅求其姑廚下米、姑曰、此絕我老婦命也、僧出敝緇衣為質、姑以情告、我老不堪為媳箠楚、僧強納衣攫米而去、日暮媳以他故還、索米不得、呌罵逐姑、姑曰、僧言着衣愈

百疾特為娘子留也。媳罵曰、能愈疾、試披着身、遂
不可脫、須臾生角、成老特矣。姑急牽其手、手仍為
人形、觀者如堵、與之飯不食、僅嚙生草、非姑親飼
不食、天啟丙寅年事、此不孝於親者、
晉顏含字宏都、兄畿客死、櫬歸、其父夢畿曰、我為嘗
𠯘悞、未應死、可急開棺、含時尚少、力請父發棺、畿
息尚喘、含旦夕營視、足不出户者十三年、而畿始
卒、嫂目失明、藥須蚺蛇膽、含力求之不得、忽童子
扶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蚊膽也、童子即化青鳥去、
嫂目遂明、含後出仕、官至開府、

黄士俊號象南、廣東順德人也、素敦孝弟、赴京會
試、途聞兄病、歎曰、悪有急功名而緩吾兄哉、遂速
歸、萬歷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
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敬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
向兄叩首曰、弟今再不敢欺兄矣、富訝問其故、貴
曰、被卒械赴城隍廟、跪堦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
欺兄、罪百杖、將責、貴惶懼大呼曰、貴愚蒙、自今改
過敬兄矣、即聞殿上曰、汝過能改、姑免杖、觀此改
過亦動神聽、

天啟辛酉元年、齊門外石獅橋某兄嫂並疫、姪女
数歳、叔潛鬻之、得錢四千、兄病中数問女安在、紿
以他詞、其後鄰媪問疾、話其事、兄嫂但枕上涕泣
而已、雷震提叔跪於榻前、身焦黑不死、項上掛錢
鄉民即以錢贖女、兄病亦愈、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於許
氏、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下、熟視而泣、
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亦令此邑、曾於此地為
毬、導我戲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歳、育於吏家
數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

先人、不覺悲耳、公呼吏問之、大為憫惻、即命家人
為易服飾、送書許公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撤我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
一年、別為我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
耻獨為君子、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
子、安用盛飾、於是二女並嫁許氏、瑾曰夢一綠衣
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
上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為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
皆仕於朝、
宋呂公誨、為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恍

見青衣人授以一丸曰
上帝即日南遊炎州以子至忠特命糾正群仙彼州
大熟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氷雪下咽未幾
果終明朱明復初登第遇公於湘江見公跨一玉
角鹿左右擁衛甚盛明復迎謂曰君其已仙乎公
曰我此行待
上帝南遊不及款曲乃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
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為司直更有何人
掌柏臺言訖忽不見

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祐間元兵告急下

詔勤王公舉兵入衛屢冒矢石元兵襲公於興國
縣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奉帝遷於崖山加
少保信國公公方飯元兵突至遂被執急吞腦子
不死在道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揖不屈辯論侃
侃元兵幽之小樓三年乃殺公於柴市臨刑南向
拜而死衣帶中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
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
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裔
族鼎盛無比

元時秦閏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閏
夫病篤以前妻之子托柴氏撫育柴無二心後有
惡少年殺張福家人福訟於官連及閏夫前妻之
子罪當死柴氏引次子到官泣訴曰殺人者次乎
非長子也次子亦曰此乃我之罪也願勿加於兄
問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因始得其情官
嘆曰妻能割愛以從夫言子能趨死以成母志此
天理人情之至也因奏其事於朝赦之而旌表其
家噫天下之為繼母者當以柴氏為師法矣此即
忠主而孝親者也

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

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令謀殺分其家產善乃
潛負續入山中親自乳哺乳乃自生汁備嘗辛苦
續雖孩稚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
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後
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為太子舍人後遷善為日
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
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祝曰主君夫
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夫以廝養之卒尚知盡忠如
此凡居官受祿為縉紳先生者可不各殫厥心乎

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鱠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

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毋得此作鱠、婦汲水忽見竹筒浮至、輿而取之見二魚、曰、此我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後舉孝廉為郡守、

宋山陽徐積字仲車、父卒時方三歲、哭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止、既冠事母益孝、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尚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公以父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怵然不敢加足耳、太夫人病、終號慟嘔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循古禮、哀呼問視、一如生

時、郡守延教生徒、後授本州教授、卒贈節孝先生、

宋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聚錢三萬助之、道至滑州、至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其兄欲賣女以辦喪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又為嫁其女而去、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托、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我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家中、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敢獨止此、巨伯曰、友有疾、不忍棄之、願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義而還、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我子必敗我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慙不敢荅、德曰、我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並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

室、後德生子仲遠、登第、官至尚書、

孔子為中國之聖人、佛是西方之聖人、其說同歸於明心見性、但後人奉佛者、都不識佛教之要、今與俗人言佛、未有不歸於拜佛念經者、夫拜佛念經、此俗人之所謂佛、俗僧之所謂佛也、佛亦何嘗區區教人拜、教人念哉、不但此也、并何嘗教人必棄妻子、去父母、以坐餓七習禪觀為事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色與聲、蓋指拜佛念經之人言之也、然而帝君慈悲為念、不但為上乘人說法、并為下乘人開

方便之門、故拜佛念經、亦或及之、為不知拜不知念者說法也、經常也、至精至妙、不可移易之謂、念者、念念不忘之謂、

帝君不言誦而曰念、正見口耳之學無益、念想之功無窮、蓋經之所載、不過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絕人以非禮非義之萌、若徒口邊誦過、不知心領神會、徒記遍數、不以善惡自反、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念經者、於勸善處、必思我有是否、有則忻幸、無則力勉、於戒惡處、必思我無是否、無則自慊、有則痛懲、念得精熟、則行住坐臥念之所之、無非聖賢經

典、人能從此知佛之所以為佛、經之所以為經、由拜而識、不必拜之為拜、無時不拜之拜、不必念之為念、無時不念之為念、則庶幾矣、

孝經續刻孝弟忠信引證終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前序不過記余昔年遭先嚴文光公大故扶櫬萬里所歷之境虔禱應祐耳敢云孝乎故誓願刊佈孝經以昭

聖靈茲於編末復錄古孝行諸條並述余有叩悉驗虔誠付梓冀士君子觸目銘心之一端耳竊余籍隸江西寄居楚北幼隨祖任材質魯鈍無志青雲鄙事貨殖及先祖解組兩袖清風日就陵替踵丁

先嚴變故戍所父西子南痛隔萬里真令我萬槊攢心恨不插翅時際囊底蕭然盤費維艱惟泣禱

帝君前置微命於度外孑孤身以遠涉孰意竟有不

期之遇機緣湊合盤費扶櫬外更有餘貲甲午六月路出涇陽正值炎暑柩木向因塞外苦寒未經灰漆日近南方燥烈難勝旅詢同鄉方邑侯寬公寓停漆柩木以待秋涼旋里適閘川運例開悚我親老祿仕之隱遂紆道北上勉就微職復返涇陽扶櫬歸厝於楚省後籤掣江蘇他無所喜惟喜慰我母素願耳蓋我母原籍姑蘇自相先嚴後未歸蘇者四十載故即乞假還楚奉母買舟南下於乾隆丁酉春到蘇時吾母與外祖母及諸舅氏一堂聚首熙熙雍雍吾母之心稍慰矣弟余於聚晤之

餘轉慮奔馳靡寧不遑將母幸辛丑得授斯職已
經六載專司典守不承差遣庶朝夕瞻依得奉慈
幃今母年七十精神轉健迥異當時兩弟與姪均
趨署奉侍色笑承歡一堂雍睦要皆
帝君冥冥默相使然也今縷陳其槪祈士君子鑒之
勿哂耳乾隆丙午年閏七月江蘇糧儲道庫大使
鄂城周福山謹識

〔清〕耿介撰

孝經易知一卷

清同治十一年邗江王氏刻本

孝經易知

同治壬申仲冬
邗江王氏重刊

孝經序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敎人也故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敎加於百

行下孟反

三去聲

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

幾平聲

糟本作糟誤

傳去聲下同

別彼列反下同

當去聲下同

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有補將來邢疏本作有補於將來據石經訂正

行下孟反

唐元宗開元十年御製序

更平聲　相去聲　度入聲　期音基　少去聲　幾平聲　復扶又反　傳去聲

耿逸庵先生傳　洛學續編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庵登封人初名沖壁一日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盜除積弊革宂費戢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逃之案株逮者多一案牽引至三四十人先生在

任將及期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咸感之丁內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適長洲張牖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衆士風蒸起嗣以宗伯湯潛庵先生薦授少詹任輔導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檗自矢家居澹泊自甘潛心經傳

易去聲

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君子之道易知善寧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博陵尹會一元孚編輯

崇聖祠祀位圖

昌聖王伯夏公

裕聖王祈父公

肇聖王木金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啟聖王叔梁公

先賢孔氏　先賢顏氏　先賢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孟孫氏

先儒周氏　先儒程氏　先儒蔡氏

先儒張氏　先儒朱氏

大成殿祀位圖

至聖先師孔子

東配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西配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東哲

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先賢端木子　先賢仲子　先賢卜子　先賢有子

西哲

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先賢冉子　先賢言子　先賢顓孫子　先賢朱子

兩廡先賢祀位圖

東廡

先賢公孫僑　先賢林放　先賢原憲　先賢南宮适　先賢商瞿　先賢漆雕開　先賢司馬耕　先賢梁鱣　先賢冉孺　先賢伯虔　先賢冉季　先賢漆雕徒父　先賢漆雕哆　先賢公西赤　先賢任不齊　先賢公良孺　先賢公肩定　先賢鄡單　先賢罕父黑　先賢榮旂　先賢左人郢　先賢鄭國　先賢原亢　先賢廉絜　先賢叔仲會　先賢公西輿如　先賢邽巽　先賢陳亢　先賢琴張　先賢步叔乘　先賢秦非　先賢顏噲　先賢顏何　先賢縣亶　先賢牧皮　先賢樂正克　先賢萬章　先賢周敦頤　先賢程顥　先賢邵雍

西廡

先賢蘧瑗　先賢澹臺滅明　先賢宓不齊　先賢公冶長　先賢公晳哀　先賢高柴　先賢樊須　先賢商澤　先賢巫馬施　先賢顏辛　先賢曹卹　先賢公孫龍　先賢秦商　先賢顏高　先賢壤駟赤　先賢石作蜀　先賢公夏首　先賢后處　先賢奚容蒧　先賢顏祖　先賢句井疆　先賢秦祖　先賢縣成　先賢公祖句茲　先賢燕伋　先賢樂欬　先賢狄黑　先賢孔忠　先賢公西蒧　先賢顏之僕　先賢施之常　先賢申棖　先賢左丘明　先賢秦冉　先賢公明儀　先賢公都子　先賢公孫丑　先賢張載　先賢程頤

兩廡先儒祀位圖

東廡

先儒公羊高　先儒伏勝　先儒毛亨　先儒孔安國　先儒后蒼　先儒鄭康成　先儒范甯　先儒陸贄　先儒范仲淹　先儒歐陽修　先儒司馬光　先儒謝良佐　先儒羅從彥　先儒李綱　先儒張栻　先儒陸九淵　先儒陳淳　先儒眞德秀　先儒何基　先儒文天祥　先儒趙復　先儒金履祥　先儒陳澔　先儒方孝孺　先儒薛瑄　先儒胡居仁　先儒羅欽順　先儒呂柟　先儒劉宗周　先儒孫奇逢　先儒張履祥　先儒陸隴其

西廡

先儒穀梁赤　先儒高堂生　先儒董仲舒　先儒毛萇　先儒杜子春　先儒諸葛亮　先儒王通　先儒韓愈　先儒胡瑗　先儒韓琦　先儒楊時　先儒尹焞　先儒胡安國　先儒李侗　先儒呂祖謙　先儒袁燮　先儒黃榦　先儒蔡沈　先儒魏了翁　先儒王柏　先儒陸秀夫　先儒許衡　先儒吳澄　先儒許謙　先儒曹端　先儒陳獻章　先儒蔡清　先儒王守仁　先儒呂坤　先儒黃道周　先儒湯斌

冠去聲 分量二字去聲 行去聲下同 諍邢疏作爭下同 上上聲 女石經作汝下同 閒音閑

孝經易知

登封耿介輯註

睢州湯斌鑒定

上郡馬世英訂正

長洲陸樹基課本

開宗明義章第一

言開發全經之宗旨題明五孝之義理也

按邢昺疏云劉向雖分章而未定名至皇侃始標其目於章首今鄭註並列章名唐宗御註依古今集詳議諸儒臣連狀題其章名遂依所請而以開宗明義冠首章孝之終始無分貴賤而分量大小各殊故下又分列五

孝而以孝無終始總結之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孝為德本教所由生紀孝行而即以不孝之罪傷之此言始於事親廣要道至德揚名此言立身揚名孝之終感應乃孝治之極功君子事上是中於事君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三章通於貴賤今按諫諍章大夫以上皆有諍臣而士有諍友父有諍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女汝下同○通

仲尼孔子字居閒居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侍坐也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至也要切要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則人之所共由者也

強上聲 女上聲 辟石經作避邢疏本同復音服辟去聲下同 行去聲 語去聲

順者因其性之自然不假勉強也上下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也孔子與曾子言古先聖王有極至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協和雍睦上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甚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啟問也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辟與避同

夫音扶下同語去聲○辟席古者席地而坐禮師有問辟席起答曾子聞孔子之言起而離席以對也不敏謙言不聰敏也孔子告之曰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即孝也本根也孝為百行之原乃德之根本也教之所由生言教化皆從此生也復坐命之

復坐而詳語之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膚音

孚○身一身也體四肢也髮毛髮也膚皮膚也言人之一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不敢有一毫虧毀損傷也蓋虧體則辱親故孝子不敢也曰不敢者即下文敬字之原孝之始者孝之始基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承上言非惟不毀而已必植立此身在天地之內俯不愧俯不怍使此身為聖賢之身也行道行其道於天下也揚名於後世雖無意求名而名自隨之也以顯父母者子為賢人則其親為賢人之親子為聖人則其親為聖人之親不如是不足為立身

夫音扶

也。孝之終者，孝至此始全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申結上文。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非事君則事親之孝不全，故中於事君。而非立身則不能成其事親事君，故終於立身。

無本作毋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文王之篇。無念，念也。聿，語助辭。厥，其也。引詩以見人能念其祖先，而聿修其德，則孝之始終備矣。

天子章第二 首章統貴賤言之，而其迹未著，其等未辨，故分列天子至庶人五章，謂之五孝。王者受命於天，父天母地，故曰天子。蓋有天下之尊稱也。

惡去聲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惡去聲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此承上文而言天子之孝也。言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不敢者，兢業小心之至也。德教，至德之教。刑，法也。言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而推以愛人敬人，則百姓之眾，皆被服其德，感教化，而四海之廣，視以爲法則焉。此正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者也。蓋者，約略之辭。言孝道廣大，此特略言之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甫刑，尚書篇名。一人，謂天子。慶，作善降祥也。兆民，庶民也。十億爲兆。引此以見天子能盡孝，而天下之人皆賴之以

量去聲

盡孝。吉祥善事，莫大於此。○此章言出身加民，充廣以盡孝之量，故爲天子之孝。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

諸侯章第三 次天子之貴者，五等諸侯也。故次列其孝。

處上聲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此言諸侯之孝也。在上，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處尊位也。危，危殆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充滿也。溢，盈溢也。蓋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苟能不以貴自驕，則終不至於傾危，而可以長守貴矣；不以富自侈，則終不至於盈溢，而可以長守富矣。

人民石經作民人邢疏本同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社，土神。稷，穀神。人，有位者。民，無位者。諸侯，公侯伯子男也。蓋諸侯始封之君，受命於天子，而有社稷，有人民。爲其子孫者，能不驕不溢，以保其富貴，此所以爲孝也。凡言然後能保者，以見不如是則不能保也。可畏之甚也。

著入聲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惟如此而後不驕不溢，以保其富貴也。○新安呂氏曰：此詩是傳孝心法，曾子平日著力處。觀其有疾，口誦此詩，以示門人小子，得力於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

傳法聲 行去聲 德行之行去聲 註同 差參差之差 見音現 不行如字註所行同 行去聲 惡去聲註同 一

卿大夫章第四

次諸侯之貴者。卽卿大夫。是佐其君以成孝治者也。王制云。上大夫爲卿。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傳云。進賢達能曰卿大夫。傳不同而行則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言卿大夫之孝也。法服法度之服。蓋服者身之表。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也。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躬行者也。一服一言一行稍違法度。卽不免於罪廢而有虧孝道。故三者皆不敢也。

孝經易知　五　槐陰書屋家藏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承上文而言。所言皆遵法度則出於口者無可擇之言。雖所言滿天下而不至於有口過矣。所行皆合道理則體諸身者無可擇之行。雖行滿天下而不至於來人之怨惡矣。宗廟卿大夫之廟也。三者至備然後能守其宗廟。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此申言行而不及服者。以言行旣謹而服卽在其中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大雅烝民之篇。夙早也。匪懈不敢懈怠也。一人天子也。引此以明卿大夫之孝。蓋忠孝一理。不忠卽不孝。有懷二人。自不敢不敬事一人矣。

邢疏本作推一合十。據許氏說文訂正 傳去聲 事也下當加白虎通曰上者事也八字 長上聲註同 紀極之紀。邢疏本作限 下去聲

士章第五

從卿大夫之後以事君者。士也。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爲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此言士之孝也。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則同是一愛。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則同是一敬。蓋事母未嘗不敬而愛之意爲多。事君未嘗不愛而敬之意爲多。若有母之親。有君之尊。而愛敬兼之者。其惟父乎。

孝經易知　六　槐陰書屋家藏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亦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上卽君長也。能盡忠順之道以事其君長。然後能保其祿秩爵位。永守其祖宗之祭祀。士無田則不祭。故保其祿位。斯能守其祭祀也。蓋士之孝當如是也。按士一命爲下士。再命爲中士。三命爲上士。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詩小雅小宛之篇。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引詩言當早夜敬謹。無辱其所生之親也。

庶人章第六

庶衆也。士有員位。人無紀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長上聲　別彼列反　省所梗反　養去聲　別彼列反下同　屬音燭　行去聲　夫音扶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此言庶人之孝也天道天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道用之者順四時之氣也地利地有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利分之者別五土之宜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用天道則物得以生分地利則物得以成而衣食足矣而又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省其用而不敢奢侈以奉養其父母庶人之孝當如此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之終謂立身也孝之始謂事親也患禍患也自天子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五等之別而大本則一若不能徹始徹終事親立身以盡孝道而禍患

不及者此必無之理也禍患如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之類天子明五等之孝既畢而總結之其警人也深矣○邢疏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雖殊而奉親之道不別故孝道無終始貴賤之異或有自患不能及於孝者未之有也蓋勉人行孝之辭恐未是○朱子曰自首章至此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至矣

三才章第七

天地人曰三才天經地義夫子所以發明孝之根本大義而則天地者全在於人雖以三才名章歸重民行上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行去聲下同○曾子平日以守身為孝不知孝

行去聲下同　好惡並去聲

道之通於天下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推言之也經常也天以生物為常此生物之心在天為元賦於人為仁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是孝本天之常道也故曰天之經義者宜也地以利物為宜然地統於天而義本於仁地得天之元氣以生物成大成小使物物各得其所宜人得天之仁理以為孝親親仁民愛物使事事得其宜是孝同地之利物也故曰地之義民統人而言之也戴天履地而居仁由義人有百行而孝為百行之原故曰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治去聲○則法也孝乃天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為法則也上言天經地義而此言天

地之經者蓋地統於天言經而義在其中也天道常明而不息故曰天之明地以利物為宜故曰地之利聖人以此順人性之固有而化導天下是以其教不待戒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承上言政教皆可以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故先王以身先之也博愛者推廣其愛由一本以及九族無不在所愛之中也先之以此故民化之而莫遺其親矣得孝之理於心謂之德行之合宜謂之義陳之以

行去聲 見音現 和樂之樂音洛 好去聲 惡去聲下同 量去聲 節音截 懽歡同 下去聲 治平聲 惡去聲下同

此而民皆興起於孝之行矣。恭敬，孝之存於心者；謙讓，孝之見於外者。先之以此，而民皆敬讓而不爭矣。孝之天然秩序爲禮，自然和樂爲樂，導之以此，而民皆效而和睦矣。孝者，獎美之爲好；不孝者，懲創之爲惡，示之以此，則民自知榮而不敢爲不孝矣。○謹按天子章言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孝治章言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無非先王一箇愛敬，由是推之，親親仁民愛物，方見王者仁孝之量，即一本九族，尚不足以圍之。而原註以博愛爲百方以懽悅其親，似失之矣，正之。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明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引之以見在位者，人所瞻仰，不可不先行孝道，以爲標準也。○

此章極言孝道之大，因以化民之旨歸之於上，而君與臣俱不得懈率先輔助之職也。

孝治章第八

上章言孝可化民。此章言孝足成治，故以孝治名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平聲下同。○此章又廣敎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明王，聖明之王。遺，忘也。小國之臣，謂子男以下之臣也。萬國，舉其多也。其先王，指明王之祖考也。言明王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於人，雖小國之臣尚不敢忘，況於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乎。如此廣其愛敬，故得萬國懽悅之心，各修其德而以

惡去聲 治平聲 夫音扶註同 養去聲 治平聲下去聲 行去聲註同

共職來助祭，事其先王也。○按此不敢遺小國之臣之心，即博愛敬讓之心，即不敢惡慢於人之心，即不敢毀傷身體髮膚之心，雖兼愛敬，而實則敬以成愛。此主敬之學，乃古帝王傳授孝道心法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諸侯被天子之化，而以孝治其一國。鰥，無妻之鰥，無夫之寡，尚不敢侮慢，而況於士民乎。故得一國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卿大夫被天子之化，而以孝治其一家。即待臣僕妾御，尚不敢有愆失，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一家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氣屈而歸曰鬼。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禍亂，如悖逆爭鬭之類。夫然，承上三節而言。惟其如此，故親生而存，則安受其養而心志和；親歸而鬼，則歆享其祭而體魄寧謐。天地間無非一孝之所薰蒸，和氣洋溢，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故總結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蓋由天子身行孝道於上，故諸侯以下皆化而行之，至於如此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引此以見明

行去聲　論平聲

上有大德行。而四國順從其化也。

聖治章第九

此章又因曾子疑問而言孝爲聖德。故以聖治名章。

古文父子之道上。有子曰二字。另作一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行去聲。○曾子旣聞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有此問。孔子告之曰。人與物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故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人之性。有仁義禮智四者。而皆統於仁。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也。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嚴。尊敬也。配。配享也。孝子之心。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無所不至。而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求其能盡此禮者。則惟周公其人而已。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南郊祀天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明堂。廟之前堂也。凡廟之制。後爲室。前爲堂。室幽暗。堂顯明也。享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而以后稷配。季秋大享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上帝。帝卽天也。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引周公制此。正見嚴父配天之實。而以上帝爲五帝者。非矣。○朱子曰。此因論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當如此也。

夫音扶　養去聲　長上聲　强上聲　分去聲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四海之內。四方諸侯也。其職。謂貢物述職之類。來祭。來助祭也。至此而孝子之心。始無遺憾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養去聲。○親。猶愛也。膝下。孩幼之時。嚴。敬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從此奉養父母。年漸長。知識漸開。而日加嚴敬於其父母也。聖人於是因其嚴敬之心。以教之敬。因其親愛之心。以教之愛。故其教不待戒肅而成。其政不待威嚴而治。若是者何也。蓋皆因其本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而

非有所勉強。於其間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此承上文而切言之。父子之道。其親愛。乃根於天性。其日嚴。有君臣之義焉。續。相續不絕也。父母生我。此身從此一氣。世世接續。生生不已。其爲天性。孰大於此。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親則父母。尊則嚴君。而分義之隆厚。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

夫音扶　處上聲　樂音洛　樂音洛　放上聲　行去聲

貴也。德主愛，禮主敬。故必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爲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爲逆。夫教民者，先自居於順，而後可以爲民之法則。今先自處於逆，民又何所取則乎。順則爲善而吉，逆則不善而凶。今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所以雖得志爲民上，君子弗貴也。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立德行義，不違於道，故可尊。作爲事業，動得其宜，故可法。容止威儀，必合規矩，則可觀。進退動

孝經易知　十三　槐陰書屋家藏

靜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蓋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於順。故其發於言，措於行，修於德義，以至於作事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之臨御其民。是以其民皆畏其威，愛其德，則其所爲順者而放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何待嚴肅哉。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詩曹風鳲鳩之篇。淑，善也。儀，表範也。忒，僭差也。引詩言善人君子行孝道於上，以其身立之表範，而不僭差，則民皆愛敬其親，胥天下而歸於孝。然則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者可見矣。

紀孝行章第十一

此章及下章，申始於事親，統五等之孝。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

樂音洛註同　處上聲　處上聲　好惡去聲　陶音遙　女上聲　辟音闢

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下同。○此言事親有五要。居，平居。致者，推而至其極也。敬者，不敢慢也。養，謂奉養。樂者，悅親之志也。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哀，哀感追念痛切也。嚴，謂齋戒嚴肅也。備此五者，生事死祭，無一不致其愛敬，然後爲能事父母。有一之不備，不可謂能也。凡爲人子，無限貴賤，皆如此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此言事親有三戒。醜，類也。三牲，牛羊豕也。居上當莊敬以臨下，不可驕矜。爲下當恭謹以事上，

孝經易知　十四　槐陰書屋家藏

不可悖亂。在醜類當和順以處衆，不可爭競。蓋驕則亡，亂則刑，爭則兵。三者不除，危亡之禍憂及其親，雖日用三牲之奉，親得安坐而享之乎。故曰猶爲不孝。此人子所當深戒也。

五刑章第十一

此章承上章不孝而言，以起下章教化。但示好惡，不重刑罰。按舜命皋陶云：女作士，明於五刑。又禮記問喪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蓋驕亂忿爭，刑辟必及。明刑正所以弼教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

劓音異　剕音廢　辟音闢　要平聲下同　少上聲　行去聲

之道也。要平聲○此承上章爲下而亂則刑以足其意。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其係其有三千。而最大者。莫過於不孝之罪。下三者皆不孝之大者也。要脅也。非誅毁也。君者。言移孝以事之者也。爲人臣者敢於要脅其君。是有無君之心矣。聖人教我以孝者也。學聖人者。敢於非毁聖道。是目無法紀矣。事親之孝。人子天性所同然。爲人子者。敢於非毁事親之孝。是有無親之心矣。此皆大亂之道。不孝之甚。而聖人之所必刑也。○封邱萬氏曰。要君。非聖。非孝者。不但有其言。有其事。即少萌一念。亦將有天地鬼神鑒臨焉。○此章言五刑以不孝爲罪之最大。則孝爲百行之原可知矣。

廣要道章第十二

上章則不孝之罪太乃禮教所不容良宜要道以教化之庶能變而爲善也。首章言至德要道而未詳焉所以於此

孝經易知　十五　槐陰書屋家藏

復扶又反　弟去聲石經作悌邢疏本同　治平聲註同　分去聲

復申而演之。皆云廣也。先要道於至德者。蓋以化行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廣前章要道之意。要道惟在於孝弟與禮樂。皆從此出也。言教民相親指愛。無有善於孝者。至教民有禮而順。莫善於弟。教民移其風化。易其習俗。莫善於樂。安上之等威名分。以治下民。莫善於禮。○按邢註風俗移易。先人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

所悅石經無所字邢疏本同　操平聲　弟去聲石經作悌下同　樂音洛易去聲　復扶又反

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此承上文而以敬明禮。以見行孝切要之道也。禮。毋不敬。敬者。禮之本也。居上者自敬其父兄與君。則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亦莫不懽悅。各敬其父兄與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操者約。而天下之道。皆不出此。此之謂要道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申詳至德之義。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

孝經易知　十六　槐陰書屋家藏

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言君子之教民以孝。非必家諭戶曉。日日相見而面命之也。蓋君子躬行孝道於上。而教天下以孝。則天下之人自然感化。而各敬其父。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至於教以弟。教以臣。亦莫不然。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詩大雅泂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則孝爲至德而能順民可知。引詩而復咏歎之。以見先王至德要道。順天下之大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此章申揚名。包立身行道。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弟去聲 長上聲 行去聲下同 下去聲 諫諍石經作爭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弟去聲○長上聲 行去聲 君子以孝教天下其事親也先自盡其孝孝者所以事君也故忠可移於君孝則必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順可移於長孝則其居家必理家齊而后國治故治可移於官孝為百行之原行成則名立不惟光顯一時而且傳於後世所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至此結信矣○謂此章言家無二理忠孝本一心故行成名立而言齊治平之化不下堂而裕如矣。

諫諍章第十五

此章又因曾子疑問而發以戒從令而勉諫親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

重平聲 與平聲 爭去聲下同

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音扶 與平聲○此又因曾子之問以明孝之大也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統前章而言也夫子止言愛敬而曾子並言慈恭者蓋愛出於內慈為愛體敬生於心恭為敬貌兼內外而言也禮事親有隱無犯曾子平日以從命為孝故發此問而孔子重言是何言與所以深明其不然也。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與

爭去聲下同 告入聲 道去聲 幾平聲 要平聲 焉於虔反 號平聲

諍同 離去聲○古之天子必置諫諍之臣以救其過故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致失其天下諸侯次於天子國小於天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可大夫有家者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不失其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陷於不義要之七人五人三人止約略言之非謂置諫臣止有此數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從上文而言父子天性不忍陷於不義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隨之必使從而後已故結言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因曾子問從父之令而言也

爭去聲下同 感應石經作應感

感應章第十六

此章申終於立身結上文明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長上聲 治去聲○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見孝之大也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父天母地故事父之孝可通於事天之道事母之孝可通於事地之道明謂明其體統察謂詳其曲折從孝推之為弟則長幼順而上下皆歸於治夫言孝而至於天明地察則天時順而休徵協應地道盡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矣。

弟去聲 長上聲 夫音扶

弟去聲下同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行去聲○承上言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者如此故雖天子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言有父也故不可以弗孝天子之尊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者言有兄也故不可以弗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事生言不敢忘其親也尤必修身愼行恐有一行之失而玷辱其先人也夫言孝而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格來饗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

行去聲下同　夫音扶　弟石經作悌　光於之於石經作于邢疏本同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弟去聲○此總結而

弟去聲　復扶又反　分去聲　處上聲

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爲感應則盈天地間無非孝道充塞故孝弟之至極自然通融貫徹於神明光顯耀於四海上下幽明無有隔礙而不通者明王孝道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至此而無以復加矣故引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以咏歎之。

事君章第十七

此章中中於事君結上文君子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此又論移孝作忠之道以廣中於事君之義君子指爲人臣者上謂君也進謂進而在公也盡忠謂凡職分之所當爲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退謂退處私室也補過謂君有闕失必思補之以歸於無過將助也順導也言君有善則助而導之以成其善也匡正也救止也言君有惡則正而止之於未然不使成其惡也如是則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而上下相親如一體矣○謹按原註以思補過爲補己之過與下文語意不合正之

夫音扶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承上下能相親而極擬臣子之愛其君也詩小雅隰桑之篇遐何也謂猶告也言臣子忠愛於君何不有以告之蓋根於心而莫解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惟有中心藏之於莫可忘而已夫曰心乎愛曰中心藏正從上文兩思字以形容其忠愛無已之意惟其忠本於孝故篤摯如此○新安呂氏曰孝經首章卽說中於事君其餘章所言事君不一。至此章則專言事君之忠尤爲切至後世乃有別作忠經者是不知孝之大也已

養去聲　行去聲　不樂之樂音洛註同　幾平聲

喪親章第十八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前紀孝行章只說喪致哀祭致嚴舉其綱而未詳其目故於末章特詳說居喪之禮以全孝子之事親之道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喪平聲偯音倚○此又備言送死之道以盡孝之變也孝子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居親之喪哀痛之極五內割裂發於聲爲哭偯聲委曲也不偯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動於貌爲禮無容觸地局脊不暇爲儀也出於口爲言不文哀

衰七雷反 疏食之食音嗣 強上聲

量去聲 爲去聲

痛無已。不服修飾也。以至服美有所不安。故服斬衰。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食美有所不甘。故食疏食。此六者。皆孝子哀感之真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強之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以哀死而傷生也。性者人所受於天之生理。孝子愛親本出於性。若哀毀而至於傷生。則反至於滅性。故雖毀瘠而不使至於滅性。此聖人之所以全其孝也。孝子報親之心。爲有限之量。聖人爲之立制。喪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此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擗音僻 厝音措 石經作措邢疏本同 盛平聲

應平聲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此因聖人之政。而詳言之。舉尸納於棺也。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皆盛黍稷素器也。擗撫心也。踊跳足也。男踊女擗。哀之至也。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其始死也。爲之棺以藏體。衾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斂之。蓋大斂之時也。其朝夕奠也。陳其簠簋而哀傷痛慼之。其將葬也。擗踊哭泣而哀以往送之。其葬也。豫卜其墓穴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乃安厝之。此慎終之孝也。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既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而遷主祔於廟。以鬼享之。而鬼者神之也。及其久也。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則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類是也。四時皆祭。言春秋者省文也。此追遠之孝也。

更平聲 處上聲 省所梗反 養去聲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此總結全篇始終之意。言孝子事親於其生也。事之以愛敬。如前章所言者。於其死也。事之以哀慼。如此章所言者。蓋生民之道。以孝爲本。至此而後盡也。養生送死。其義爲大。至此而後備也。然後孝子事親之道。至此而終也。所謂孝爲德之本。而教所出生。又何疑哉。

無錫周士錦
長洲王堯棟
常熟潘欲仁同校字
吳縣錢國祥
長洲陸汝泰

孝經易知終

板存蘇城王天井巷□變文齋刷印 每部毛邊紙四十八文 每部毛太紙三十八文 金陵楊志旺鐫

〔清〕董增齡撰

論語雅言二十卷

清鈔本

論語雅言序

經六而已論語孝經漢世謂之為傳然各有師授與六經並重匡衡上疏以之勸學張禹獻章句以蕭顧問劉歆序七略列六藝之次不與諸子同科其推崇至矣說文引逸論語者二皆論玉之語王浚儀以為即齊論問王篇秀水朱氏從之恐未必然漢世以古文有而今文無者為逸經故史記云孔安國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馬氏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氏三禮目錄云奔喪實逸曲禮之正篇以其不立學官今文家所不見故謂之逸若齊論則今文也博士弟子童而習之何逸之有哉然則逸論語乃古文也古文分堯曰為二則此二篇章句寥寥疑其間逸文尚多即如不知命一章魯論所無鄭從古增入此真逸論語矣說文所引懥亦此類乎

經義攷引宋姚勉之言曰六經之傳行世出西漢者獨孔安國書傳然出偽託惟論語訓解經首功予又以為不然安國論語訓亦偽託爾何晏曰古論惟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夫自安國至魏幾四百年以四百年不傳之本而忽然復出庸可信乎集解序末有鄭沖名此固傳古文尚書者論語訓即書傳之萌芽也其詞氣平弱與書傳如出一手斷非西漢人所為試以毛詩詁訓傳較之大相逕庭矣太史公嘗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尚書多古文說其於論語亦當復然如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加學之二字則知三月者紀學韶之候也齊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蓋景公初意欲留孔子而用之既而惑於讒言故語意前後不符至若好德如好色及期月三年之語俱為衛靈公而發多學而識及子張問行並在厄於陳蔡之時凡此皆有裨於經義還自言出孔氏古文今不信其真而信其偽何居古論有兩子張如淳以堯曰下章名為從政然既謂之從政即非兩子張猶季氏將伐顓臾謂之季氏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自名八佾即無兩季氏矣豈本名子張經師因其名之重而改之與東京以後張侯論既行魯學為盛而扶風馬氏又專治古文唯康成兼綜古今故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為之注陸氏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今攷釋文所載祇二十三事皆從古者也其餘二十七事當從齊而釋文不載何也公治長篇可使治其賦也梁武帝曰魯論賦作傅此鄭所未言不詳何據乃若何晏之

本又與鄭小異弁衣裳者魯讀弁為絻詠而饋魯讀饋為歸鄭從古而何仍從魯又如餕之為饌僎之為撰于之為迂弓之為躬俱與鄭異光和石經卷末記云凡廿篇是魯論也以何本校石經殘碑不同者已三十餘科許叔重崇尚古文而說文所偁六經不純乎古也所引論語三十餘句復與何本差殊惜鄭注久亡蔑由是正蓋魏晉間釋經者多朋於王肅肅釋經務與鄭相反甚或竄改經文以成其說何氏集解疑用王肅之本不古不今漢學於是埽地可勝歎哉王何為清談之祖王用其學以注易而何解論語俱集先儒成說閒有自下己意微露宗旨如屢空之類則十之一二尚不失矜慎之意此則何之勝於王也皇侃疏論語能採江熙以補何晏之遺孔穎達疏易不能採張璠以補王弼之義此則

皇之勝於孔也邢疏盡刪皇說未免過當其解名物制度比皇氏較詳然多取諸賈孔之書具存雖微邢氏後學自能言之殆難與皇氏爭席矣嘗謂漢儒之說至魏晉而一變隋唐諸儒之說至宋而一變由師法之失傳也然宋人之風實自唐開之陸淳春秋三書穿鑿詭辯固已見譏前哲矣筆解相傳出於李翺宜若可取乃動輒改經逞其臆見為熙甯諸儒作俑故吾以為文章至元和而盛經學至元和而衰歸安董慶千氏銳志研經恥鄙俗學以此書自紫陽作集注大義已明而漢唐舊說未可遽沒乃以何氏集解為主參以皇疏兼採諸家下逮宋元暨近世通儒之說一言之當甄錄無遺名曰論語雅言雅者正也其蒐羅也廣其審擇也精其攷辨也慎而當可謂名稱其實矣予既服膺斯編因譔括大綱略陳鄙見先經起義埘箸簡耑將以振滯釋疑或庶幾萬一之一助云

嘉慶二十年乙亥冬十一月既望德清徐養原譔

凡例

一聖言載於經文非一家之訓所能盡今采周秦兩漢下至近儒之釋是經者依經編入而以淳熙為限淳熙前者與注並書淳熙後者亞一字以為區別

一古人作疏原與注別行後人強為配合如納鑿之不相入即如義疏所列諸家與集解已有同異至諸書之訓更各題其說博學者自有定衡今兼收並采不敢蹈牿守一家之習

一孔鄭諸家注有何晏未采而見他書者固當采入其何氏本采而邢本逸者今檢義疏及七經攷文補入其孔子家語孔叢子尚書孔傳盡人知為後人假託但別書援引都題原名且作偽者亦典午以前之筆未敢遺漏其孟子偽疏亦題孫宣公名事同一例

一胡廣等私竊倪士毅四書緝釋加以竄改名為四書大全即論語言之自元以前二百五十餘家之訓片辭不錄前明一代誕陋荒經之習皆是書作俑以致濫劣講章至今未弭泰人焚書而經仍在明人講學而經真亡其言非過激也此書凡大全所錄者決不濫登一字

論語雅言

引用姓氏

周

荀氏況　荀子

莊氏周　莊子

秦

孔氏鮒　孔叢子　按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是時沛公尚未入關故係於秦其書紀鮒之沒則非鮒手出今從隋書經籍志仍題鮒撰

呂氏不韋　呂氏春秋

前漢

孔氏安國　古論語訓　何氏集解引

董氏仲舒　春秋繁露

公羊氏壽　引用姓氏　公羊傳舊題公羊子名高受經於子夏而作傳然徐彥疏引戴宏序曰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著於竹帛

穀梁氏　集穀梁傳舊題穀梁子名俶一名赤受經於子夏而作傳然初獻六羽條引穀梁子曰其非自著可知今從徐彥說為傳其學者所作而名不可致

毛氏亨　譜　詩傳　毛詩草木蟲魚疏　按詩疏題亨作傳隋志謂毛萇作今從詩

伏氏勝　尚書大傳　按史記漢書但稱伏生不云名勝而晉書伏滔傳稱遠祖勝今從晉書

賈氏誼　賈子新書

公乘氏興　訟王尊書

陸氏賈　新語

司馬氏遷　史記

梅氏福　請封孔子後書

劉氏安　淮南子

劉氏向　說苑　新序

爾雅注　太平御覽引

京氏房　易傳

桓氏寬　鹽鐵論

杜氏欽　白虎殿賢良策對

賈氏捐之　前漢紀引

張氏禹　孝經疏引

嚴氏彭祖　經義考引

劉氏歆　漢書引

揚氏雄　將作大將箴　揚言法言

杜氏鄴　上日食對

後漢

孝明帝　後漢書引

孝和帝　後漢書引

孔氏融　引用姓氏　孔融集　藝文類聚引

馬氏融　論語訓說　集解引

鄭氏元注　論語注　集解引　儀禮注　禮記注　篇目弟子　詩譜　詩箋　周禮

包氏咸　論語章句　集解引

馮氏異　遺李軼書

班氏彪　漢書引

班氏固　漢書　白虎通義

班氏昭　文選注引

張氏純　定禘祫奏

袁氏安　論北單于不當立封事

第五氏倫　勑成風德疏

盧氏植　禮記注　禮記疏引

楊氏震　後漢書引

賈氏逵　左傳注　禮記疏引

許氏慎 五經異義 說文解字
趙氏岐 孟子注
范氏滂 後漢書引
范氏升 義疏引
陸氏康 斂田畝錢疏
傅氏瓚 漢書注
服氏虔 左傳注
楊氏秉 後漢書引
王氏逸 楚辭注
魯氏丕 後漢書引
蔡氏邕 明堂月令論 光和石經 文選注引
應氏劭 漢書注 風俗通義
鄭氏衆 經義攷引

樊氏光 義疏引
李氏巡 爾雅疏引
孫氏炎 爾雅疏引
張氏衡 文選注引
禰氏衡 文選注引
歐陽氏歙 風俗通義引
田氏瓊 鄭志
趙氏商 鄭志
王氏符 潛夫論
徐氏幹 中論
牟氏融 理惑論
王氏充 論衡
徐氏防 五經章句取士疏

汲氏延 論幸臣鄧萬封事
何氏休 論語注 公羊注 初學記引
楊氏終 誡馬廖訓子弟書
高氏誘 淮南子注
郎氏顗 後漢書引
左氏雄 後漢紀引
荀氏悅 前漢紀 申鑒
張氏霸 書疏引
王氏朗 義疏引

魏

高貴鄉公 魏志引
陳氏羣 論語解 集解引
周生氏烈 論語義例 集解引

王氏肅 論語注 集解引
何氏晏 論語集解
孫氏邕 集解敘
鄭氏沖 集解敘
曹氏羲 集解敘
荀氏顗 集解敘
鍾氏繇 冊府元龜引
張氏揖 廣雅
陳氏壽 三國志

吳

虞氏翻 周易集解引
唐氏固 義疏引
韋氏昭 國語注

晉

衛氏瓘 論語集注 義疏引
繆氏播 論語旨序 義疏引 釋文引
干氏寶 論語義疏引
欒氏肇 論語釋疑 義疏引 釋文引
郭氏象 論語體畧 義疏引
蔡氏謨 論語注 義疏引 釋文引
袁氏宏 後漢紀 長疏引
江氏淳 論語注 義疏引 按義疏作淳經義攷作序
蔡氏系 論語釋 義疏引 按義疏作系經義攷作奚
李氏充 論語集注 義疏引
孫氏綽 論語集解 義疏引
周氏瓌 義疏引

引用姓氏 九

范氏甯 論語注 義疏引 以上皇疏所采十三家
王氏珉 義疏引
張氏華 義疏引
殷氏仲堪 義疏引 晉書引
杜氏預 左傳注 春秋釋例
譙氏周 論語注 釋文引
王氏弼 論語音 論語釋疑 義
夏侯氏湛 稽求篇引
江氏熙 論語集解 義疏引
張氏憑 論語注 義疏引
庾氏翼 論語釋 義疏引
郭氏璞 爾雅注
摯氏虞 師服議

劉氏寔 崇讓論
萬氏洪 抱樸子
張氏載 文選注引
潘氏岳 稽求篇引
徐氏廣 史記音義
虞氏喜 論語讚鄭氏注 義疏引
徐氏邈 論語音 義疏引
夏氏統 晉書引
華氏嶠 後漢書
韓氏康伯 義疏引
荀氏崧 經義攷引
王氏廙 初學記引
孫氏盛 太平御覽引

引用姓氏 六

北魏

酈氏道元 水經注
高氏閭 魏書引

宋

顏氏延之 義疏引
范氏蔚宗 後漢書
裴氏駰 史記集解

齊

顧氏歡 義疏引
何氏佟之 禮說引
劉氏瓛 孝經疏引

梁

梁武帝 釋文引 資暇集引

梁元帝 金樓子

太史氏叔明 論語集解義疏引

褚氏仲都 義疏引

劉氏勰 文心雕龍

顧氏野王 玉篇

皇氏侃 論語集解義疏

任氏昉 文選引

珊琳公 義疏引

熊氏埋 義疏引

王氏雍 子雍 義疏引 陳鱣曰王雍當是王肅或肅字子雍而義疏誤脫子字

袁氏 字彥叔見晉書 義疏引 義疏列袁氏而不著其名按袁喬撰論語注釋十卷見經義攷未知是否

張氏封溪 義疏引

引用姓氏 七

沈氏居士 義疏引

繆氏協 義疏引

季氏彪 義疏引

江氏長 義疏引 以上十家并未詳時代附列於此

北齊

李氏業興 北史引

北周

何氏妥 北史引

盧氏辯 大戴禮記注

隋

侯氏白 論語注 齊東野語引

唐

孔氏穎達 易疏 書疏 詩疏 春秋疏 禮記疏

賈氏公彥 儀禮疏 周禮疏

徐氏彥 公羊疏

楊氏士勛 穀梁疏

鄭氏覃 開成石經

韓氏愈 論語筆解 論語注

李氏翱 論語筆解

陸氏元朗 經典釋文

顏氏師古 匡俗正謬 漢書注

李氏賢 後漢書注

歐陽氏詢 藝文類聚

虞氏世南 北堂書鈔

杜氏佑 通典

徐氏堅 初學記

引用姓氏 八

張氏守節 史記正義

司馬氏貞 史記索隱

李氏善 文選注

張氏銑 文選注

呂氏延濟 文選注

呂氏向 文選注

劉氏良 文選注

李氏周翰 文選注

李氏鼎祚 周易集解

李氏涪 論語刊誤

李氏延壽 南史 北史

楊氏倞 荀子注

皮氏日休 鹿門子

陸氏贄 文獻通攷引
武氏儒衡 文獻通攷引
魏氏徵 新唐書引
啖氏助 新唐書引 經義攷引
王氏方慶 通典引
王氏利貞 幽州石浮屠頌
常氏仲孺 唐文粹引
權氏德輿 唐文粹引
劉氏柯 經義攷引
劉氏知幾 經義攷引
陳氏岳 經義攷引

蜀

毋氏昭裔 廣政石經

引用姓氏 九

南唐

徐氏錯 說文繫傳

宋

司馬氏光 類篇
蔡氏節 論語集說
歐陽氏修 新唐書
徐氏鉉 說文繫傳
王氏應麟 玉海 困學紀聞
黃氏震 黃氏日鈔
洪氏邁 容齋隨筆 次續 三續 四續 五續
鄭氏樵 通志
李氏昉 太平御覽
王氏欽若 冊府元龜

吳氏仁傑 兩漢補遺
陸氏佃 禮記解
劉氏敞 七經小傳
郭氏忠恕 汗簡
洪氏适 隸釋
丁氏度 重修廣韻
王氏楙 野客叢書
周氏密 齊東野語
蘇氏軾 論語解
蘇氏轍 古史 論語拾遺
黃氏仲元 四書講稿
張氏齊賢 曾子贊
錢氏時 四書管見

引用姓氏 十

孫氏奭 孟子疏
黃氏庭堅 涪翁雜說
沈氏括 夢溪筆談
王氏逢原 文獻通攷引
李氏育文 獻通攷引
王氏安石 論語解
邢氏昺 爾雅疏 孝經疏

元

馬氏端臨 文獻通攷
何氏異孫 十一經問對
李氏冶 敬齋古今黈
楊氏桓 六書統

明

劉氏宗周 論語學案
邵氏寶 簡端錄
夏氏洪 孔門弟子攷異
國朝
朱氏彝尊 經義攷
顧氏炎武 日知錄
閻氏若璩 四書釋地 釋地續 又續 三續
毛氏奇齡 經問 稽求篇 四書賸言 賸言補
惠氏士奇 禮記
江氏永 羣經補義 周禮疑義舉要 鄉黨圖攷
陳氏祖范 經咫
盧氏文弨 釋經音義攷證
萬氏斯大 學春秋隨筆 學禮質疑

惠氏棟 九經古義
余氏蕭客 古經解鉤沈
金氏文淳 蛾術篇
錢氏大昕 潛研堂集
杭氏世駿 道古堂集
孫氏星衍 問字堂集
邵氏晉涵 爾雅正義
周氏柄中 周氏辨正
武氏億 羣經義證
阮氏元 考工記車制圖解
姚氏文田
翟氏灝 四書攷異
楊氏鳳苞

畢氏憲曾 論語廣注
陳氏鱣 論語古訓
洪氏震煊
山井氏鼎 日本國人 七經孟子攷文
物氏觀 日本國人 攷文補遺
物氏茂卿 日本國人 論語徵

論語雅言卷第一

論語學而第一 義疏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此書既徧該衆典故以學而為先也

歸安 董增齡 述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包咸曰同門曰朋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何晏曰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義疏又經攷文古本說並作悅○白虎通作朋友自遠方來○釋文有或作友非○羣經義論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釋文朋蒲宏反 卷一 一

義疏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為子○許氏說文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乃得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書也○文選注引論語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周易集解序卦傳兌者說也虞翻曰兌為講習故學而習之不亦悅乎○義疏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長則捍格幼則昏迷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二就年中為時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三就日中為時前身中年中二時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易疏鄭元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疏朋者在學之稱朋多而疏友親而少故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釋文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悅自外曰樂○釋文慍鄭云怨也○義疏又一通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故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之也

論語古訓慍鄭訓本蒼頡篇何訓本毛傳然慍怨聲鄭義為長

有子曰 孔安國曰弟子有若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何晏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何晏曰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包咸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義疏又經攷文古本弟並作悌○又經攷文其為仁之本與足利本為字 卷一 二

史記正義鄭元篇目弟子有若魯人○通志氏族略有氏風俗通有巢氏之後○釋文鮮鄭云寡也○詩疏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為長不諫為短也○義疏熊埋曰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志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漸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宜微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者鮮矣○義疏務猶向也慕也本謂孝弟也○義疏王弼曰自然親愛為孝推愛及物為仁○後漢書延篤傳仁孝之辨紛然異端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物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夫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故曰夫

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論語廣注曰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論語仁作人錢大昕倣漢書攷異有子先言其為人也孝弟倣言其為人之本首尾相應以人為長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大戴禮巧言令色難於仁矣〇義疏張憲曰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人性為少非為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〇義疏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言無質

曾子曰馬融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何晏曰言凡所得之

卷一　三

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傳直專反注同鄭注云魯讀為專今從古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

史記列傳曾參南武城人〇通志氏族略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鄫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字子輿〇釋文省鄭云省察己之所行也〇詩疏謀者主忠〇易疏鄭元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潛研堂集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以曾子之言為孔子班固謂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言皆歸之孔子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融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咸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敬事而信包咸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咸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咸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漢石經作以下放此道並作導〇案漢石經作棄〇以

釋文千乘大國之賦也〇周禮疏是徵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步卒多〇義疏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

卷一　四

方百里國中令出千乘也周家十井為通通十為成成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成出十乘也〇周易集解貞固足以幹事何晏曰貞信也君子堅貞可以委任以事論語曰敬事而信故貞幹而配信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釋文汎孚劍反行下孟反

春秋疏汎是寬博之語〇蔡邕集非善不喜非人不親〇釋文鄭云文道藝也前漢紀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

臆言文是字說文文交畫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謂字畫有疑處闕而不書孟子不以文害辭謂不以字義傳傷句義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使習字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安

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
史記集解子夏家語云衛人鄭元云溫國卜商張守節
云溫國今河南溫縣○漢書李尋傳少微處士為比為
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顏注賢賢尊上賢人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音弋二反○義疏又一通云言若欲尊重此
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義疏王雍曰言能行此四
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
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假言之以勸善行也
經咫此指夫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
不形於動靜在婦為嫁德不嫁色在夫為好德不好
色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一倫盡之矣

卷一　五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
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嚴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主忠信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無憚改鄭元曰主親也憚難也
義疏按孔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不能敦重縱學亦
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中論貴
驗篇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
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將不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
亦無日矣○義疏或曰若人皆慕勝己者為友則勝己
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為主不取忠信不
如己者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敵者蔡
謨曰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
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閎
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
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
勝己今言敵則為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
非夫子勸教之本旨○禮記疏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
○義疏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
李充曰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
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
厚
文選注引論語摘輔象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
義疏熊埋曰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
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尟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
之也○義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
餘而不忘是追遠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

卷一　六

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春秋疏德謂人之性
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鄭元曰子禽弟子陳元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
賜元恠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
人君自願與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鄭元曰言夫子行此
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貢漢石經作贛○釋文貢本亦作贛盧文弨曰按說文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竷省聲是贛乃贛之譌今从臧氏林校正○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之與下並有也字○翟氏攷異隸釋載漢石經作意與之與畫曌錄廣川書跋東觀餘論並同柴說文繁傳見之於外曰意意猶抑也合其言欲出而抑之大戴禮武王閒黃帝頤瑣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與音如抑二字古蓋通用
義疏禮身經為大夫則得稱為夫子孔子為魯大夫故

弟子呼之為夫子○義疏梁冀曰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卽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義疏顧歡曰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夫子求知乎己而諸人訪之於聞故曰異也○禮記疏良善也漢有賢良方正○賈子新書廣敏自歟謂之儉○義疏梁冀曰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卷一　七

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禮記鄭注不以已善駁親之過○義疏若父政善不改為可若父政惡甯不可改乎曰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漢書注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

潛研堂集為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孔安國之意則謂父在觀人子志之邪正父沒觀人子行事之得失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是論孝不是論觀人既曰論孝則以為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為觀人之志行非也禮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觀其志之謂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或謂父之志行容或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為孝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其中而於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背觸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和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美漢石經作美亦不可行也漢石經作亦不行也周易集解易繫辭傳虞翻曰禮之用和為貴故以和行○周禮疏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國語賈逵注節制也○義疏沈居士曰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包咸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義疏作可宗敬也七經考文古本作亦可宗敬也釋文近附近之近又如字遠于萬反賈子新書接遇慎容謂之恭○周禮疏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義疏言信不必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覆驗也恭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近禮也喪服傳繼母與因母同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孔亦謂此因為親是也

羣經義證說文擊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按周禮大司徒注姻親于外親疏引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豈得輒昏非類據此則因即

卷一　八

婣者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元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漢書引陳宗語無君子二字○義七經攷文古本也己下並有矣字疏漢書注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子貢問曰○義疏唐石經七經攷文古本樂下並有道字○漢書引陳崇語好禮下無者也二字○七經攷文古本作詩曰○磨釋文作摩陸云一本作磨○義疏七經攷文古本其斯之謂與下知來者下並有也字釋文諂都檢反義疏范甯曰不以正道求人為諂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文選注引論語讖貧而無諂循性動也○詩疏鄭元注切磋琢磨以成寶器○釋文治骨曰切治角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義疏江熙曰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以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閑夷齊之言可以知不為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義疏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釋文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義疏李充曰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

論語雅言卷第一終

論語雅言卷第二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爲政第二義疏鄭注周禮司馬云政者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爲政化民故以爲政次於學而已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鄭元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致文補遺古本共作拱釋文共求用反鄭作拱俱勇反之選注引鄭元注北極謂之北辰也呂向曰天之轉動衆星遶移而北辰恒居其所而不動也北辰北極星也衆星以北辰爲主故繞之萬民歸君亦猶是焉○春秋疏北辰衆星爲長○公羊疏春秋說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乙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常居其所者謂常居紫微宮所矣○爾雅疏辰時也斗杓所建以正四時○後漢書注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以行政也○釋文共鄭云拱手也○義疏郭象曰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爲政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得其性則歸之失其道則違之○漢書注言衆星共繞北辰若文武之尊輔天子也

羣經補義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極天樞一星不正當不動之處沈括謂不動處在極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三度北辰不動非不運動謂不移動耳實與南極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真無所爲也○爾雅邵氏正義繫辭傳云易有太極釋文引馬融云北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得謂北辰能生兩儀馬說非也周禮疏引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云天星北辰耀魄寶是天皇上帝之號爾雅載北極於星名則不得謂之天帝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以紫微星爲北辰公羊傳北辰亦謂大辰疏引春秋說云高居深藏後儒謂北辰不可見識一小星以爲辨本於公羊疏北辰有其所若歸諸元氣指爲帝號則無其所北辰居其所若以爲星象星隨時爲旋轉則無定居所歷原天問云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註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天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左旋之極

日月五步各有一極日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環繞正北極者也日與五步之極又環繞璿璣者也是皆爲右旋之極○論語徵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喻順無爲而治參之股肱良哉則古義明矣

子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包咸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包咸曰歸於正七經攷文古本蔽作蔽註同一本作弊釋文蔽必世反邪似嗟反義疏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也○儀禮疏一句爲一言○釋文鄭云蔽塞也○文選注孔安國解蔽斷也○義疏衞瓘曰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不曰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孔安國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馬融曰整

齊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苟免罪道之以德
包咸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道並作導○漢書董仲舒對賢良策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王符潛夫論德化篇梁書徐勉修五禮表穀梁傳疏北史黎景熙傳並作導○楊尉范曰魏鄭公羣書治要作道之以法顏淵篇政者正也古本作金也金卯濛字傳寫形似訛金為正道之以法亦必作金漢書部揚傳齊極公法而不論今通行論語亦作正而不論蓋和同周比爭矜聲煮皆辨其似是若議正則義相顯背無廣辨也齡業范蔚宗二十八將傳論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是蔚宗所見論語亦作法乎訛為正在唐以後也○攷異漢祝睦碑作有恥且格隸辨曰傳校之異非借格為格漢費厭碑作有恥且格隸辨曰爾雅格至也王篇洛亦訓至古蓋通用釋文格加百反
義疏郭象曰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刑者興法辟以
制物者也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興則可避可避則違情
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
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亦薄乎○漢書注以政法教

卷二 三

導之以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釋文
德鄭云六德謂知仁聖義中和○釋文格鄭云來也○
義疏郭象曰德者得其性者也禮者體其情者也情有
所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恥知恥
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漢書注格正也
言用德禮則人有恥而自止尚刑政則下苟免而無恥
○漢書注格至也言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
化以德禮則下知恥辱而至於治也○晉書刑法志刑
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文選注言理道德之本
齊禮樂之先○後漢書注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
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
而無慙恥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
皆有慙恥之心且皆來服

古訓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
六德孔子道民必從周公之典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何晏曰有所成也四
十而不惑孔安國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國曰
知天命之終始六十而耳順鄭玄曰耳聞其言而知其
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融曰矩法也無非法
漢石經及論衡知實篇並作志乎○白虎通辟雍篇皇氏義疏文選注太平御覽學部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志○漢石經唐石三十並作世攷異皇侃讀從為縱柳宗元曰孔子七十而縱心王安石曰七十而後能縱心所欲也蘇轍古史作縱心宋列子黃帝篇七十之後縱心所念其從字請去聲六朝喜談莊老皇氏梁馬然聖人雖不恐勉而中道仍終身無少縱時也釋文從字與釋蓋以縱之一讀不可為訓而姑置之唐宗人乃猶紛紛若此此集註所以特正其音曰獄知字
義疏孫綽曰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

卷二 四

於身訓洽邦家以之涖政可以無疑惑也○周禮疏謂
於前事不惑○義疏王弼曰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
行也○義疏孫綽曰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
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
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義疏熊埋曰既了
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
以窮通易其志也○義疏王弼曰耳順謂心識在聞前
也○義疏李充曰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
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與耳相從故云耳順也○論
語筆解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
也○後漢書注言恣心之所為皆闇合於法則○義疏
李充曰聖人微妙元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
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迹同盈虛之質勉夫童

蒙而志乎學十五載功可以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

勝言補不惑則於人事不貿亂如貫誼傳眾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於定命此參贊化育之實境耳順者是以小體為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為道心洪範所謂作謀舜典所謂達聰皆從此無扞格也廣書俾予從欲以治亦以欲屬從內聖外王之學如此

孟懿子問孝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元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卷二 五

祭之以禮遲漢石經作遲○孟子趙歧章句古本引作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禮記疏慶父雖為庶長而以仲為字其後子孫以字為氏時人為之諱故曰孟氏○春秋疏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史記索隱樊遲魯人○鄭元篇目弟子樊遲齊人○義疏衛瓘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

經義攷孟僖子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夫子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事以禮葬以禮祭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淮南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高注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論衡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十一經問對孟武伯為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唯當憂父母之疾

子游問孝孔安國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咸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義疏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為人守禦馬能為人負重載人皆事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

卷二 六

稽求篇今第以養為能事非特人子能之即犬馬能能之彼所不足唯敬若人養犬馬則何晏繆說唐李嶠為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則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為能侍奉親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夫子已自註之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咸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釋文饌士眷反鄭作餕音俊曾音增

詩疏鄭元注和悅顏色是為難也○義疏顏延之曰夫

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釋文鄭元注食餘曰餕初學記引同○禮記疏先生之號亦通父兄

古訓包馬訓屬父母顏色然證以內則柔色以溫之祭義有愉色則鄭訓為長○羣經義證大戴禮盧注引子曰色難下云是以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蓋指色對衆人亦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之謂○古謂訓特牲饋食注有司徹注古文籑作餕籑饌字本通故馬注古論作饌鄭注魯論作餕然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為孝饌止是飲食不如餕義為長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義疏及經文古本如愚下並有也字

義疏繆播曰將言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義疏熊埋曰退察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與振起風訓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何晏曰以用也亦視其所行用觀其所由何晏曰由經也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有所匿其情

漢石經作人焉廋哉人焉廋

卷二 七

杜欽白虎殿賢良對策取人之術也○漢書注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義疏江熙曰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陸贄曰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何晏曰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

釋文溫烏門反

義疏孫綽曰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惟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漢書注溫猶厚也謂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則可以為師○禮記疏左傳賈逵注尋溫也有司徹云乃燅尺俎是燖為溫也謂賢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燖溫故食也

子曰君子不器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義疏熊埋曰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禮記疏器謂堪服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宏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為諸器之本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唐文粹陳黯詰鳳篇引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

義疏王朗曰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太上有立應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

卷二 八

曰而後從之〇三國志注非知之難其在行之
廣注沈括云先行當為句其言自當後也欒李治敬
齋古今黈云先行斷句其言而後從之者猶云而後
其言從之與夢溪筆談合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小人比而不周釋文比毗志反〇漢書顏注比音頻寐反
釋疏孫綽曰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〇北史何晏
曰所謂比者即阿黨也心之所好既已光華榮顯猶加
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怒〇通志氏族
略蘇氏云事君有黨曰比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包咸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釋文罔本又作冈音待依義當作怠殆
義疏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
是誣罔聖人之道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晏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義疏七經孜文古本也已下並有矣字
公羊文十二年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〇禮記大學鄭
注他技奇巧異端之謂也〇晉書索紞傳攻乎異端戒
在害已〇文選任昉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呂向曰異
端謂非常之事為人害者故攻而伐之〇後漢書注攻
猶習也異端謂奇技
集說攻謂攻擊害謂反貽吾道之害〇滕言劉勰文

卷二 九

心雕龍序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為攻擊之攻孫
奕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是未由也已之已〇羣經
義證皇氏謂諸子百家並是虛妄此莊子丈言孔子
時尚無此不得引以曲證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孔安國曰由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義疏七經孜文古本並作不知之為不知釋文知也如字又音智
史記正義徐廣曰尸子云子路卞之野人〇集說引孔
安國解誨猶教也〇荀子非十二子篇注言而當知也
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〇義疏又一通云孔
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
乎汝若知我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
知之人也

子張學干祿鄭玄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咸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咸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史記列傳作子張問干祿
鄭玄篇目弟子顓孫師陽城人史記索隱陽城縣名亦
屬陳郡〇漢書注言為學之道務在多聞疑則闕之慎
於言語則少過也〇漢書注殆危也謂有疑則闕之也
〇義疏范甯曰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邀祿乃致
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
回猶不貳過蘧伯玉猶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

卷二 十

之子張若能寡悔尤使為得祿者也

潛研堂集陳顓孫自齊來魯子張是顓孫之後以字為氏故史記以子張為陳人子張既從孔子遊其子申詳為魯繆公臣居魯非一世故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人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包咸曰哀公魯君謚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包咸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七經攷文古本何為則民服下有也字釋文錯七路反鄭本作措齡案漢費鳳碑後漢書梁鴻傳注詩周頌疏文選閥中詩注並作措○釋文枉紆往反

義疏江熙曰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欲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此問也○釋文錯鄭云投也○文選注枉者必投棄也

黃氏曰鈔或疑諸者助辭錯者置也如賈誼置之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言舉而加諸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康謚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包咸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 孝慈則忠 包咸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包咸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廣注風俗通載汝南太守歐陽歙下教云舉善以教則不能勸後漢書卓茂傳三國志徐邈傳倉慈傳注顧邵傳陸績傳注晉書衛瓘傳引文多以教字斷句

後漢紀魯丕曰救弊莫若忠○義疏江熙曰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文選注有善必舉之於朝

釋地三續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使民勸於善也宜補注曰以與以也韓文攷異亦有嘆息知其為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之例韓文屢見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包咸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包咸曰孝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

孝乎漢石經作孝于○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孝于○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奚其為為政也一本無為字○九經古義漢石經唐石經釋文並作于包氏注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為孝乎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又安從而是正耶華嶠後漢書劉平業江革序云此俗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為絶句者但于訛為乎其來已久○稽求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蓋所引雖君陳篇文而自為詞句與說命其惟弗言改作三年不言正同此論語引書之例故蔡邕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儀無有孝乎惟孝四字降而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為政也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張承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閻百詩引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為令德宋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即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句或疑孝乎惟孝句不可解閎有詩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于其肆韓文酺乎其酺相同言孝之至也○釋文音義政證王氏鳴盛云漢石經作孝于惟孝戴洪适隸釋而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書梁元帝劉緯墓誌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衛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誌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闕成石經遂定作乎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為句此因僞書而并亂論語之文臧庸堂云義疏于於也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所以互見之也初學記十七引論語孝于惟孝愚於王氏所引外又得此兩證○後漢書鄧悍傳作施之有政○白虎通德論華氏後漢書范氏後漢書皇氏義疏並作是亦為政也○考文補遺奚其為為政下古本有也字

書疏引鄭元注或之為言有也○春秋疏或云人有言而不顯其名而略稱為或○義疏范甯曰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政復何者為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于

此也○漢書注友受也善兄弟曰友○文選注孝父母友兄弟是亦我之為政於家何必在於國也○後漢書注孝弟亦從政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包咸曰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枙小車駟馬車軏轅端上曲拘衡

釋文車音居輗五兮反字林五支反周禮注大車謂柏車小車謂羊車○說文繫辭乘車當中為一曲轅木為衡又縛軶於上另○鑽孔縛之大車雙直轅衡軶都縛之而已不鑽也○義疏鄭玄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義疏江熙曰彥升云車待輗軏以行猶人須信以立也

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鍵衡謂之軏所以鍵鬲謂之輗衡即衡任也鬲者大車衡名說文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軏小車轅端持衡者包咸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軶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此已足正舊註之謬戴氏震又為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棄大車以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據戴氏說則包說謬矣元又案皇侃義疏引鄭康成氏注其說本不誤何晏集解棄鄭取包可謂無識揚雄太元經闕次三闕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為衡上之鍵可知且此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輗軏為衡鬲鍵之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安國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釋文鄭本作十世可知無也字○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盧文弨曰案也字古與邪通損漢石經作損○義疏匕經弦文古本足利本百世下並有也字春秋繁露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承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

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周易集解干寶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在既濟之象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於殷有所弗革也○漢書叔孫通傳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故夏殷周禮所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荀子非相篇注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荀子天論篇注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漢書注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違此也○義疏又一家云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少昊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為人統帝嚳為地統地堯為嚳子亦為地統帝舜為天統夏為人統殷為地統周為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三才須人乃成故從人始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元曰人鬼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求福見義不為無勇也孔安國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

周禮疏義宜也見義謂君有危難當致身受命以救君是見義而為故義勇兼言

稽求篇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周禮大宗伯以人鬼為祖考衛成公遷都帝邱欲祀夏相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皆顧祀他鬼之證

論語雅言卷第三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八佾第三

義疏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為政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漢書注八人一佾○通典宋傅崇議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為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一列又減二人至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春秋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若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

稽求篇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啟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為東海王其詔曰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於行事者

三家者以雍徹馬融曰三家者謂孟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包咸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

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釋文作以雍釋文雍於容反辟必亦反
漢書注雍樂詩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百辟卿士
也公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言三家以雍
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荀子正
論篇注奏雍而徹饌言其僭也○後漢書注言百辟諸
侯諸侯來助祭皆有肅雍之德無懈慢也○周禮疏三
家無辟公助祭又無天子之容則諸侯亦不得用唯天
子得用之

姚文田曰雍徹馬氏謂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
此據周禮樂師小師二職鄭氏周禮注直去徹者歌
雍又即據論語之文然天子之徹必歌雍實無正文
可據故鄭司農云將徹之時自有樂亦不言雍今考

卷三　二

仲尼燕居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雍為大饗之樂經
文甚明又班固東都賦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馬融長
笛賦食舉雍徹勸侑君子漢人以此為侑食之樂亦
其佐證是舞佾僭天子歌雍僭邦君明有等差至三
家之堂毛氏奇齡以所祭之廟為桓公廟三家之堂
即季氏之堂謂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可父天子據魯
有周廟為證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可父諸侯據大傳
宗法為證並以三桓當設桓廟而郊特牲之言為誤
案郊特牲疏引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
諸侯者得祀其所自出魯以周公故立文王廟又曰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
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
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
上德封於魯得郊天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
子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鄭同也其王
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
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為都家
祭所出祖王之廟也又昭十六年左傳疏引服虔注
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為太祖毛說與服注及郊
特牲疏同今考襄十二年左傳臨於周廟杜注文王
廟昭十八年左傳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杜注厲王
廟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鄭
皆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如更設祖王廟則周公桓
公將不得正太祖之位又據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
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春秋書太廟者四世
室先公者各一並不言祭文王即明堂位令大魯國

卷三　三

亦不言文王左傳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太宮
杜注鄭祖廟下云徙主祏以周廟告於先君又不言
告先王然則魯鄭周廟不在祖廟之數確然明白可
見諸侯不得祖天子矣至謂大夫得立先君廟尤無
證據左傳邑有先君之主曰都邑所以得有先君廟
者一如周公營洛邑即立宗廟洛誥王入太室祼一
如武公併翼其祖廟仍在曲沃左傳太子祭曲沃晉
文公入曲沃朝武宮並不因食采始有即以家宗人
都宗人為言既是王朝設官尊司其事則非王子弟
為大夫者所得私祀矣魯語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
夫佐之授事焉是卿大夫之於先公僅得助祭晉語
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春秋成十四年經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

傳稱族尊君命合族尊夫人則所謂叔孫者是其族又安得上及先公毛氏據公子有宗道止是未為祖時權宜立法至後世各自為祖故經無公子更立稱廟之文至稱三家之堂即桓廟則宮廟皆據某公為稱從無以子孫名其廟者當時三家實立公廟郊特牲文甚明然謂禮所宜有且專設於季氏則不可信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咸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漢書言不仁之人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顏注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義疏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義疏江熙曰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

者之屬無所施之

林放問禮之本鄭元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包咸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通志氏族略林放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林雍林不狃林楚世仕季氏故曰林氏之先皆季氏之良也○釋文易鄭云簡○義疏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禮意也○漢書注若不得禮之中而失於奢則不如儉○淮南本經訓高注以哀為主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包咸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義疏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漢書注夏大也中國大於戎狄故曰諸夏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包咸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弗並作不○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釋文曾則登反則也○考異孫奕曰曾是以為孝曾謂泰山皆當音增案宋季人多浸讀層音夫曾如字者乃也其變音讀層者經也

史記注鄭元篇目弟子冉有魯人○義疏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書疏祭山曰旅○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季氏欲旅仲尼非之蓋季氏大夫興事於泰山○禮記疏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

九經古義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盧籀文臚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旅擯先鄭云旅讀為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經義考曾謂泰山韓愈注謂當作為言冉有為泰山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也君子馬融曰多筭飲少君子之所爭

釋釋文爭責衍反爭鬬之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嵌之初是則云下而飲○禮記釋文而飲一句飲王云於鴆反又如字

禮記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乃有爭也下降也

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疏經揖讓而升下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拊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其爭也君子者言雖君子因射亦有爭也○義疏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義疏李充曰

卷三

六

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己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愈知君子之無爭也○義疏欒永初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也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恥人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緒傳則無爭之證亦明矣范甯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 鄭元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 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咸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以共言詩 釋文繪本作繢音同畫文也○繪考工記經文及鄭注引先鄭說並作繢○漢石經作起予者商無也字 說文盼從目分聲○絢從糸旬聲○釋文盼普莧反又匹簡反○說文繪從糸會聲 盼字林美目也○釋文鄭云文成章曰絢○說文會五采繡也○儀禮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汙也○前漢紀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儀禮疏畫繪之素者言白色禮說古者裳繡而衣繪泰麼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

卷三

七

閒賦白疏容有章康成蓋目覩之或云繪事素地加采謂之白受采不知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為質子夏疑素以為絢夫子以後素唯繪事為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為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為之閑且禮者五色之一色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而無禮則愿信而無禮則諒不學禮而忠信失其美是故畫繪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朴○稽求篇五采並設素反後設若唯恐先素而汙易滋者是必俟衆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章故素可當絢考工記所云同是五采而施有後先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咸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玄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野客叢書據禮運之杞之宋之文當以言字點句括地志汴州雍邱縣古杞國○禮記疏說之在孔子行之在杞君以杞君不能行故不足與成所以不能行者文獻不足故也○通典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讓之至故封建之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以事先祖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卷三 八

灌者酌鬱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釋文灌古亂反周易集解馬融易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灌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禮疏引鄭元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張純定禘祫奏禘之為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釋文禘大祭也○周易集解虞翻曰盥沃盥坎為水坤為器艮手臨之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而不欲觀之矣○周易集解王弼曰王道之可觀者莫盛於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為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義疏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郊特牲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是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初學記禘以四月○通典所以特言禘者以禘為大祭故欲觀其盛禮也

稽求篇禘有三一是大禘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國語祭法皆云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是也一是時

卷三 九

禘王制祭統夏祭曰禘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魯立出王廟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雖用使屬非禮故不欲觀夫子仕魯在定十四年未遭國喪不容吉禘且以五廟計之閔僖逆祀歷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定元年季寤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閔僖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已祧兼且不逆而解者尚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哉○羣經補義趙伯循謂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魯之禘本禘周公非禘文王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就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為周公非為文王也詩秋而載

嘗魯禘行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大嘗禘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然則禘文王者於經傳無據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為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知漢石經作知

羣經補義是言天子之禘故云之於天下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安國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咸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

春秋繁露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春秋繁露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

卷三　十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安國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安國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

玉篇奧字下引論語曰寧媚於奧釋文媚美記反奧烏報反禱丁老反一云都報反

義疏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是時仕衛為大夫也○釋文奧鄭云西南隅○周禮疏周禮儀禮皆言爨自孔子以後皆言竈○春秋繁露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義疏欒永初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滕言補古者家不行祭五祀注引逸中霤云五祀皆祭於廟祭竈設主於廟門外之東迎尸而祭於廟門外西室之奧亦與設主之門東西門樞相近之故奧與常尊之奧正復不同○周氏辨正羅整菴困知記媚奧之諷殆指南子後人所謂奧援蓋出於此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於天之意奧者室中深隱之處竈是明處謂借援於宮闈之中不知求合於朝廷之上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隸釋監漢華山碑作鑒○九經古義郁汗簡云古論作載漢石經仍作郁○說文引作馘𢽤○淮南本經訓高

卷三　十

注引作鑑乎文哉釋文監古暫反

前漢書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文選注言周兼以夏殷二代文質兼備也監兼也○漢書注監觀也釋文同

子入太廟每事問包咸曰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孔安國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呂氏春秋高注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恐不知○春秋繁露慎之至也○春秋疏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父

為鄹邑大夫謂之鄹人
釋地續鄹人之子孔子少賤時之稱年二十為委吏若委人供祭祀之薪蒸木材年二十一為乘田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安得賤且少者啾然致辭說哉顧瑞屏謂子入廟當是隅日宿齊始可每事問者是又或平日往觀如荀子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廟者此何器之類

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和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融曰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卷三 十三

義疏將祭擇士之大射張布為棚而用獸皮帖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之主皮也然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然後以中皮為美周衰禮崩樂壞其有射者無復威儀唯𩰚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解之曰射不必在主皮也○穀梁疏射不主皮則射皮不射禽也○義疏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為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強弱三科與古為異此明古不同科也○周禮疏壼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為力不同科是視民力之強弱也

稽求篇射不主皮儀禮引入鄉射禮篇但儀禮原文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賅舉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又云主皮之射者則又別有力射如儀禮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着於皮也鄭東海所謂善射扶風馬氏所謂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為能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即不主皮者也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主皮即五物之一曰和曰容曰主皮則不專主皮矣推之大射賓射燕射亦然若乃主皮則有之儀禮主皮之射註引尚書大傳廣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於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必期於中質故名主皮若夫貫革則但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樂記所云貫革之射息明是試弓習武之射此並非主皮不主皮所得言者蓋

卷三 十三

主皮者力射也矢至於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節比於禮樂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與力射不同等故也○羣經補義鄉射禮篇後記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按注雖以三射為禮射其貫惟大射之侯棲鵠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元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廢禮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包咸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義疏唐石經七經攷文古本爾並作汝 釋文去起呂反餼許氣反

蔡邕明堂月令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其廢禮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詩疏鄭元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禮記疏引同○春秋疏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盡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皆當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粃亂恒必由此聖人知

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穀梁傳注每月天子以朔政班於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義疏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義疏鄭注詩腥曰餼生曰牽今云牲生曰餼腥與生是通名然必是腥也若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腥送故賜愛之也○義疏朔者蘇也生

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禮記疏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廟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是也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用四時常禮胡用大牢是其別也○春秋疏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春秋疏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子貢欲去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

漢書注禮每月入君告朔於廟有祭事故用牲子貢見其禮廢而欲去其羊○通典王方慶奏天子於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其實一也魯文公六年閏十二月不告朔左氏傳曰不告閏朔棄正時也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周禮疏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之政令○穀梁疏鄭云祖廟范云禰廟無正文各以意說或祖或禰通言之耳何休亦云藏於祖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凡告朔之禮畢因聽視此月之政故謂之視朔謂之聽朔也○武儒衡議月享者告朔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

稽求篇周禮注諸侯每月朔必朝於廟告而受行之告朔畢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即月祭不在祖廟其供羊祖廟者專為告朔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今子貢所欲去告朔之羊也以文公為不告朔所始故引之○學春秋隨筆不告朔故不視朔經書四不視朔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自昭公孫齊季氏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而羊尚存佚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惟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不告故憤然欲去之

卷三 廿六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為諂 釋文盡津忍反諂勑檢反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三國志注引孫盛曰上下休嘉道光化洽○三國志注引董尋曰無禮國胡以立○孝經疏說文忠敬也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則忠者善事君之名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釋文哀如字毛詩箋改哀字為衷 釋文雎七餘反

儀禮疏鄭元注國風之首篇○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顯宗永平八年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云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薛氏韓詩章句曰雎鳩正潔敬雅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機而作○義疏江熙曰樂在得淑女疑於為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詩疏謂思賢才之善女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至無傷缺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詩疏鄭元注哀世夫婦不得其人不為減傷其愛○通志昆蟲艸木略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而為傷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之所以為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致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而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為無傷害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志安在乎

卷三 廿七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

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咸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包咸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咸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復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釋文音義考證案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皆以為廟主〇義疏七經攷文古本戰栗下並有也字釋文咎其久反

初學記鄭元注主田主謂社也〇史記集解鄭元篇目弟子宰我魯人〇春秋疏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社為木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〇義疏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襃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系之

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代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〇淮南齊俗訓高注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〇通典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白虎通云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所以自戰栗亦不相襲廟主以木為之木有終始與人相似〇周禮疏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社宜柏周居鎬京宜栗〇春秋疏栗為敬謹之意〇初學記栗敬也使人敬謹齡按初學記禮記宗廟篇引漢書舊事曰廟者所以藏主說文云宗廟之木主名曰祏白虎通云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即引此夏后氏以松三句證之〇義疏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釁成矣遂事不諫而哀繆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識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概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〇古史哀公欲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以諫告孔子知其不可此先君之所為植根深矣不可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

文獻通考白虎通云社稷有以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書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槐陳氏曰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以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俱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〇文獻通考引陳祥道曰鄭注社之主蓋用石為之韓詩外傳五是土數社土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以根在地中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

見鄭子展栗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栗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迎而擁〇容齋五筆何休公羊傳注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傳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松柏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哀公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意謂古者帶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使民戰栗一語出折哀公則便即時救正以杜其始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出於此〇九經古義鄭本社作主云田主案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云天子有泰社將封者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為

社此之謂主上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公羊傳練主用衆用衆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衆疏云夏后氏以下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政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程氏考異按集解孔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蓋即以樹木為社主而社為國社也孔所注者古文論語故公羊疏獨謂古論為社而當時齊魯二家似亦未與古異惟周禮大司徒有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文鄭據論語注之曰所宜木謂若松柏栗社與田主嫌未脗合鄭乃更參改此社字為主而杜氏遂引其改文轉說以為宗廟主釋文但言宗廟作主不言其因某讀又述鄭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而問主

一事不預數中則此字為鄭氏擬改甚明然以為田主與下使民戰栗語牴牾以為宗廟主違距尤遠唐孔氏援張包周為解張包周書久亡孔氏何由而見邢昺承其說為此經疏恐未可深信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何晏曰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包咸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太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包咸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包咸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為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元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並作焉得儉乎曰然則管仲知禮乎○七經攷文一本作管民亦有樹塞門○義疏七經攷文古本知禮下並有也字釋文為于僞反又如字

新序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於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而惜其不能以王也○義疏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義疏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分謗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為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惟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

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賤之也○禮記疏卿大夫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禮記鄭元注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蔽猶塞也孔穎達曰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為敬也○淮南主術訓高注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禮記疏李巡云當門自蔽者名曰樹○禮記疏內屏門內為之○儀禮鄭元注坫為稽賈公彥曰在廟中有之以元反爵之屬○儀禮疏豐似豆而卑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是也必用豐為坫者以其時和年豐勸飲為之樂○禮記疏坫為尊而設故云反坫反爵也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閒熊氏云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

上主人作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黃氏曰鈞案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鄭氏亦以坫為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俱於西坫上則累土為之者皆可名坫非必反爵之處鄭氏指坫為反爵皆本好之一字然以坫之反為爵之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指爵言也據郊特牲反坫與臺門相聯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九經古義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為大器者故夫子辨之○稽求篇戰國策明云管仲為三歸之家漢公孫宏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班固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取三歸曰家曰取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羣經義證臺為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之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為藏儲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此既對貧云有三歸則歸臺即府庫別名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三字者疑為三歸所斂之貨○論語徵晏子春秋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蓋古者食采邑之入而車乘供公家之賦其併車乘歸之私家賞之厚者也○爾雅邵氏正義太平御覽引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為樹郊特牲注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

卷三　二三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何晏曰大師樂官名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何晏曰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何晏曰言具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攷文補遺語古本作謂○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樂其可知也已人並作以成矣○從史記後漢書注並作縱釋文翕許及反○釋文音義考證鄭注云從讀曰縱謂八音皆作則此字本依鄭讀○釋文皦古了反繹音亦詩疏引鄭元注始作謂金奏孔穎達曰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周禮疏凡樂皆先奏鐘以均為樂○釋文翕鄭云變動貌皦鄭云清別之貌繹鄭云志意條達之貌○文選注翕純皦繹明盛之貌皆謂大也

儀封人請見鄭元曰儀蓋魏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包咸曰從者弟子從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從漢石經作從○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君子之至於斯者○七經攷文古本無道久作矣後漢書郡國志浚儀本大梁章懷太子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春秋疏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楊子法言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義疏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義疏孫

卷三　二三

繹曰達者封人棲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曆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元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

釋地續孔子時衛都濮陽今大名府開州夫子凡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返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返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返乎衛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五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都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要爲

卷三

二十四

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蓋喪失位去國也又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蹤正合○周氏辨正邢疏鄭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蓋衛邑考夷儀故城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而東昌府聊城縣亦有夷儀城皆非封人請見之儀邑邢疏非也一統志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又云儀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二說並存案續漢書郡國志浚儀本大梁注云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又西征記亦以浚儀爲封人之邑見水經注浚儀今開封府祥符縣城內有浚儀街爲遺址則儀蓋今之祥符非儀封也後見王中川集儀蓋今之祥符秦漢曰浚儀此地去衛都僅百數十里自衛適陳路必經由水經浚水實出邑下衛風在浚之郊浚之與儀實唯一所儀封在漢爲東昏縣後易東明宋元始易儀封去衛適陳必不由此封人官名何取儀封此不足信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謂以盛德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漢書董仲舒策禮記樂記注文選與引注並作孔子曰韶盡美矣○七經考文古本作又盡美也矣釋文盡津忍反

詩疏引鄭元注謂未致太平○文選注引蔡邕注武周樂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禮記疏舜於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矣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比體美矣未盡善者天德猶少未致大平○漢書注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

卷三

二十五

矣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通志統序此仲尼所以正樂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樂甚希惟文武二舞尚傳於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辭不爲義說所惑故得全仲尼之志

日知錄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靖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大武雖作於周公而未至世變風移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以是論樂之優劣與以追蠡何異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春秋繁露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

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邪僻之則誹於下○漢書五行志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不能居聖位

論語雅言卷三終

論語雅言卷第四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里仁第四義疏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所以次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鄭元曰里者民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元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

義疏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文選注擇仁者之里為廬舍焉猶安也

困學紀聞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註引里仁為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當以古文為正致當曰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爾雅邢疏里謂邑居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九經古義案釋名曰宅擇也擇居地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為擇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為不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不可以長處樂孔安國曰必驕佚仁者安仁包咸曰唯性仁者體之故謂安仁知者利仁王肅曰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七經攷文古本處樂下有也字○文義古疏本知作智

冊府元龜鍾繇對魏文帝曰仁者安仁性善者也智者利仁力行者也○禮記疏利仁謂貪其利益而行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後漢書下邳惠王傳注引漢和帝詔責仁者所好惡得中也○義疏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漢石經作苟志於仁矣無惡春秋繁露引作愛惡之惡○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論語拾遺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何晏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泰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後漢書李通傳論晉書夏侯湛傳世說新語後漢書陳蕃傳注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引文是人之所欲下並無也字○介融理戒論晉書皇甫謐傳王沈傳文選幽通賦注張孤素履子與初學紀太平御覽引文是人之所欲是人之所惡下並無也字○論衡問孔篇後漢書陳蕃傳鹽鐵論不處也並引作不居也釋文沛音貝文選注富貴人所欲不以道而得仁者不居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仁者不避○釋文造次鄭云倉卒也○文選注顛沛猶傾覆也

卷四

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為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漢石經作未見好仁○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作蓋有之乎義疏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義疏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義疏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押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

卷四

三

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禮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不仁仁者之賊也矣必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為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中不仁無往而不屈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安國曰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黨觀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義疏作民之過也○滕言陳公櫟云仁字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同義疏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當在於斯者○義疏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

過之人有仁心人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

稽求篇但曰知仁則唯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邊黨指倫類言單指為人受過者天下豈有為人受過而可目之為不仁者劉宋張岱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注籍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漢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遺性伏罪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晉宋以前解經皆是知仁並無知不仁者

卷四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何晏曰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四

漢石經作可也

義疏欒永初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為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為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為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義疏李充曰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為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何晏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

釋文適鄭本作敵○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與比下並有也字 釋文莫武博反比毗志反

釋文鄭元注莫音慕言無所貪慕也○義疏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君子於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九經古義適鄭作敵禮記雜記赴於敵者鄭注適讀為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代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白虎通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稽求篇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為和過情為密若曰君子之於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疏惟義之相與比焉國語司馬侯曰同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為確證後漢劉梁和同論有愛而為害者有惡而為美者君子於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主愛惡言李燮傳燮拜議郎時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言燮之用情無厚薄處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

卷四

五

子曰君子懷德 孔安國曰懷安也 **小人懷土** 孔安國曰重遷 **君子懷刑** 孔安國曰安於法 **小人懷惠** 包咸曰惠恩惠

刑漢石經作荆○考異按說文荆罰辠也闕之荆罰也从井刀以刀守井割其情也論衡四諱篇亦云刑之字荆與刀也字義與荆有別

文選注孔安國解懷思也○義疏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上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己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刑法也言

君子之人安於法則也又一家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同上者利極則生叛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多怨孔安國曰取怨之道

漢書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

臆言孔訓放為依檀弓則吾將安放鄭注本衆本所放謂榱桷皆依放以立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何晏曰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包咸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後漢書劉般傳賈逵上書列女傳班昭上疏并引作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滕言漢時論語本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或云是古論齊論非魯論本然亦未考

賈子新書厚人自薄謂之讓○義疏江熙曰范宣子讓

卷四 六

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漢書注謂能以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後漢書注何有言若無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咸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

潛夫論引作不患無位下患已不立也○義疏後漢書注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風俗通義過譽卷金樓子立言篇並引作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校相臺岳氏本補何晏注闕文忠以事上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釋文參所金反唯維癸反○考與孝經音義參本作參所切與唐氏字樣合乃說文學下但云商星也不及曾子名而森下云讀若曾參之參則曾子實名參矣大戴禮又云習參之行也人以參作參漢唐扶須家有祭為陳君閣道呼行同參驚皆無參可讀滕森不可讀參增修禮部讀畧謂曾子所以字與取諸此其說尚非穿鑿而陸氏釋文而釋之在當時已不能辨定其一是

義疏王弼曰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者也能盡理極則物無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以終身者其唯恕乎○文選注貫猶次第也

洪震煊曰鬱草十葉為貫錢貝十百為貫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一貫三為王一合十為士貫从毋生說文毋穿物持之也實字从貫戴記引孔子之言曰

卷四 七

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忠恕者一貫之雅詁爾管子闔一言以貫萬物莊子德充符曰以可不可為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祕如禪家頓悟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安國曰喻猶曉也

義疏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包咸曰思與賢者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七經攷文古本見不賢下有者字

義疏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包咸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咸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

已之諫義疏敬下有而字

禮記注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禮記疏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幾諫是尋常之諫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子不遠遊

禮記疏遊必有方亦當謂老者耳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元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

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卷四 八

義疏李充曰孝子之事親曰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然僅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道備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包咸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

釋文逮音代又大計反

義疏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無憂患

釋文鮮仙善反

義疏顏延之曰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漢書注謂行能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後漢書注儉則無失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咸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疾

玉篇吶字下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云或作吶○史記正義徐廣曰訥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

釋文訥奴忽反

釋文訥鄭云言欲難○漢書注訥遲也敏速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何晏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周易集解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西南得朋乃以類行孔子曰必有鄰也○義疏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德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漢書鄰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

卷四 九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

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辱矣稱子曰不稱子游

釋文數鄭云世主反梁武帝音色具反 釋文音義考證按梁音則讀數為屢

釋文數鄭云謂數己之功勞也○義疏斯此也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任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至危辱朋友計數必至疏絕也

論語雅言卷弟四終

論語雅言卷第五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公冶長第五

義疏此篇明時無明君賢人獲罪者也所以次前者言公冶雖在枉濫縲紲而為聖師證明若不近仁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安國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肅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釋文絏作紲○釋文音義攷證案唐石經避諱凡世字皆改從曳釋文作於隋末亡時故不為唐諱○七經攷文絏作紲戮作剹○義疏釋文並以子謂南容以下別為一章○三國志鍾繇傳引作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

義疏古舊相傳冶長解鳥語○釋文家語字子張范甯曰名芝字子長史記亦字子長○義疏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禮記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史記索隱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經義考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檀弓鄭注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其妻孔子兄之女入稱敬叔左傳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夏洪基孔門弟子傳畧以南宮縚括适字子容者為一人以仲孫說閱字敬叔者為一人至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於南容則云南宮縚也於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适與縚與邊子均未可渾而為一○釋地續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居正謂此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

孔安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包咸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史記正義引顏氏家訓云兗州永城郡舊單父地東門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通志氏族畧宓即伏羲之後也伏亦作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咸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

攷文補遣古本作賜也如何○璉說文引作槤从木連聲徐鉉曰今俗作璉非是○九經古義瑚璉从玉旁俗所作也當為胡連春秋傳胡簋之事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易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周禮鄉師輦輦注云故書輦作連先鄭云連讀為輦巾車職輦車佀輓陸氏云輦本又作連音輦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輅輦漢書蓮勺縣如淳音輦酌則知連與輦音義皆同釋文璉力展反

禮記疏鄭注夏曰瑚殷曰璉皇氏云鄭注誤也○春秋疏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而包咸鄭元注論語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記或相從而誤○義疏江熙曰瑚璉置宗廟則為貴器然不周於民用也汝言語之士來修廊廟則為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義疏子貢周人偏

而遠舉夏殷器何也或通者曰湯武龍飛伊呂為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回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之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融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安國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惡

七經考文屢憎於人古本人作民○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

釋文禦魚呂反

史記正義雍鄭元篇目弟子魯人○春秋疏佞是口才捷利之名但為佞有善有惡耳為善敏捷是善佞為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服虔云佞才也○禮記疏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

卷五　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鄭元曰喜其志道深

雕義疏釋文唐石經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彫

集說引孔安國解子若其字也仕仕於朝也○通志氏族畧古有漆沈為魯相或云即漆雕開○史記索隱家語云漆雕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可以仕矣王肅云未得用斯書之義故云未能信也○義疏張憑曰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於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義疏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究習治道以此為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經義考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為憑恐誤○釋地三續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開字子開上開字本啟字避景帝諱也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閔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自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元前後皆稱子禽則開為其字何疑蓋自孔安國注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馬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孔安國曰喜與己俱行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鄭元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

義疏作浮於海又作其由也與

卷五　四

釋文桴芳符反過我絕句一讀過字絕句材才哉二音

漢書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國語韋昭注材裁也○史記正義樂永初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故曰無所取○義疏言汝勇乃過勝於我然我無所覓取為桴之材也又一通哉送句也言子路信我欲行而所以不顧望者言將我入海不復取餘人哉言唯取己也又一家云言我道之不行如來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竝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孔安國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孔

安國曰賦兵賦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孔安國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馬融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始爲行人不知其仁也

釋文賦梁武帝曰魯論作傅○仁也唐石經並作人也○隸釋孫根碑作束帶立朝

義疏范甯曰仁道宏遠仲由未能有之又不欲指言無仁非誣獎之教故託云不知也○禮記疏十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禮以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故未之成國○釋文賦鄭云軍賦○周禮疏四井爲邑據田千乘之邑據城○春秋疏百乘之家家即縣也哀二年傳上大夫受縣○史記集解赤鄭元篇目弟子魯人○義疏范甯曰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爾雅邵氏正義位古通作立束帶立於朝即左傳所謂有位於朝

卷五 五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咸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論衡問孔篇述文作吾與汝俱不如也○釋文聞如字本或作問非○七經攷文古本知二下有也字

論衡子貢之名淩顔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義疏繆播曰學末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義疏張封溪曰顔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至二也○義疏顧歡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汝此言吾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義疏顧意是言吾與爾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泰道賓云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九經古義鄭元列傳元從馬融學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曹操祭橋元文仲尼稱不如顔淵李賢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稽求篇魏志夏侯淵傳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咸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於予與何誅孔安國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安國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卷五 六

齊東野語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侯白隋人○漢書董仲舒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雕論衡漢書皇氏義疏唐石經宋石經詩棫樸正義並作彫○杇史記漢書皇氏義疏並作圬玉篇作杇太平御覽作污論衡引作於予何誅○資暇集寢梁武帝曰讀爲寢室之寢畫胡卦反且云當爲畫○釋文予羊汝反或音餘晝竹救反寢七雉反糞弗聞反本或作糞同行下孟反

資暇集鄭元注寢臥息也○資暇集梁武帝曰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彫糞土之牆不可圬○經義考韓愈注晝當作畫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

貢○七經小傳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屬人倫也寢當讀為內寢之寢○漢書注坊鏤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於予與何誅釋文予宰我之名○易疏違錯處不足問其事理○義疏珊琳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廢懈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為影響者也

考異案如諸說作晝其音義當與今文晝之晝同寢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晝限其功以冀休息故夫子責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 包咸曰申棖魯人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孔安國曰慾多情慾 釋文棖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也釋文音義考證衆說文以廣為古續字是續即廢與棖聲相近今史記作申棠索隱引家語作申續今家語作申續疑續之誤卷五七

釋文棖直庚反慾音欲或羊住反

書疏鄭元論語注剛謂強志不屈撓○漢書注言有剛德者為難也

困學紀聞申棖史記云申棠家語云申續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也唐封黨召陵伯又封棖魯伯本朝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馬融曰加陵也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攷文補遺無加諸人下古本有也字

義疏言能不招人以非理見加及不以非理加人此理深遠非汝分之所及也故袁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何晏曰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於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漢書眭宏夏侯勝等傳贊皇氏義疏漢書外戚傳顏注匡謬正俗讀書敏求記引高麗本七經攷文古本並作不可得而闕也已矣

後漢書注引鄭元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義疏太史叔明曰文章者六籍是也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聖師生平之德音難可復值六籍即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漢書注文章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性命元遠天道悠深故孔子不言之也○匡謬正俗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周易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三國志注引荀粲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文選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注言性合於天道不可得稱也○漢書注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

日知錄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故曰不可得而聞又曰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

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為聖人性命之書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潛研堂文集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論語注與易春秋義正同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為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策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意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以來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有聞不得竝行也攷文補遺古本作之未能行一本無之字荀子哀公篇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安國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七經攷文是以謂之文也足利本無也字漢書注敏速疾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孔安國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攷文補遺君子之道古本無之字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義疏作久而人敬之義疏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交可久所以難也○義疏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愈敬之也○周禮疏謂他人久敬平仲由平仲敬於他人善在平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包咸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栭也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孔安國曰非時人謂之為智釋文梲本又作棁淮南說山訓高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漢書注如淳曰居蔡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大龜因以大龜為蔡○春秋疏引鄭元注山節藻梲皆非文仲所當有之○釋文藻水草有文者也○漢書注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文選注節櫨也楶與節同禮記鄭注栭謂之梁名向曰梲又手亦畫以文藻稽求篇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曰家不寶龜故漢書食貨志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居者藏也文仲居蔡便是非禮家語漆彫平對孔子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梲明堂位所言天子廟飾也文仲以大夫僭天子廟飾此又是一事故漢書貨殖傳序大夫山節藻梲明言僭天子禮制史記

褚先生說今高廟中龜室又曰置室西北懸之惟室是櫝故可懸也○周氏辨正全祖望曰居蔡非私置也家語文仲一年而為一兆武仲一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一年而為三兆是世官也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或以為即蔡之別名見陸農師明堂位注至山節藻梲管仲之奢汰不足怪臧孫儉人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織蒲於其中者然則山節藻梲蓋施之於居蔡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安國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國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安國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安國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潛夫論作楚子文三為令尹○太平御覽作三任為令尹○義疏新令尹何如下有也字又作違之之至他邦○釋文未知鄭音智注及下同釋文音義考證案漢書古今人表中論智行篇論衡問孔篇皆讀為智故鄭氏本之○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釋文音義考證惠氏棟云王充論衡云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夫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之言義疏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子之子不可謂仁佩案李為不智不及注也○漢書注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文選注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以濟物者也○義疏范甯曰子文是諡也○義疏弒試也必相試以漸○義疏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又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釋地又續闕穀於菟為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子玉代此二十八年間有三已三仕之事不知代之者何人左傳及楚世家俱不詳宜以論語為信至孫叔敖為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莊王時約為令尹七八年以莊之賢豈肯暫已叔敖莊子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為叔敖耳○考異史記循吏傳亦取莊周呂不韋說以其事屬孫叔敖考叔敖為令尹為楚莊王十六年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前安得有三已三仕事楚語鬭且曰昔鬭子文三舍令尹鬭且與孔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甯不較莊呂為可信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鄭元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斯漢石經唐石經並作思○義疏作再思斯可矣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文選注三蘇濫反義疏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宜算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文選注言

卷五 十一

卷五 十二

猶三思慢己有過

子曰甯武子馬融曰衛大夫甯俞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安國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義疏文選注太平御覽知並作智

通志氏族畧衛武公生季亹食采於甯因以為氏○義疏王朗曰智之為名止於布德尚善動而不黜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潛采恬然無用丈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審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義疏孫綽曰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世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為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去華以葆性者難也○春秋疏魯人失於所賦辭則章主之失答則已當其寵故不辭又不答佯若不知如愚人然此亦是愚之一事也

卷五 十三

釋地又續備攷謂武子未嘗仕文公公族世為大夫父死子繼成元年速猶盟向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春秋並時在朝者甚多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屬如魯乞師鍼為公右又佐中軍者父士燮為公族大夫者其子句將下軍者父韓厥為公族大夫者子無忌季孫宿為司徒適子紇蚤卒猶得諡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為公左宰此皆並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愈歷仕大夫適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俞繼父正卿備罹艱險故曰則愚○稽求篇邦有道指成公被執時晉衛瓘為中書郎時權臣專政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當時稱為甯武子則愚武子別有事迹如此等若必以成公被執時言或故作頗蒙不與強霸之國君及悼悼之訟臣相抵抗故為輔得免賂璽得脫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史記世家作歸乎歸乎又作吾不知所以裁之○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七經考文古本作裁之也

說文陳宛丘舜後嬀滿之所封○文選注孔子在陳絕糧歎曰歸與歸與○文選注孔安國解簡畧也○詩疏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之貌○文選注斐然彊進之貌

釋地續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魯定十五年度二年一居於魯哀二年三年四年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歎一同孟子一同論語葉三年已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於情事為得惜乎猶錯簡復出於二年戊申云

卷五 十四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安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諡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安國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孔安國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

漢書注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國策鮑彪注上經攷文古本或下有人字○釋文臨本或作臨○五經文字作臨者俗

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其名為高蓋即論語微生高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安國曰足恭便僻貌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大夫匿怨而有其人孔安國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一本章有子曰字恐非匿女力反此

漢書劉歆傳歆治左氏以為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齡業顏注即引此章證之○文選注引論語摘輔象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唐新書啖助曰孔子所引率前世人邱明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邱明非也○文選注左姓

卷五　十五

也邱明名也○書疏足恭前卻後俯以足為恭○禮記疏足恭書云象恭滔天○義疏繆協曰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己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期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揚子法言友而不心面友也亦邱明之所恥

經義攷左氏為孔子弟子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太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者嚴彭祖也謂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有所褒貶口授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於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邱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邱明受經於仲尼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邱明之傳釋孔子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邱明躬為魯史受經於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於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為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邱明與聖人同時接其閒見參求其長左氏為上者陳岳也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邱明受業孔門追宋儒惑於趙匡之說疑左氏在孔子之前又惑於王安石之說疑左氏生孔子後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不得與七十子之列豈漢晉以來經生

卷五　十六

之說均不足信耶○稽求篇漢書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邱明著自趙匡陸德明輩謂論語所引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遂分左傳論語為二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言作春秋傳者非邱明也明吳繼仕左祖季本之說謂左傳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若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尚能著書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季本疑左傳為張蒼作以蒼年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邱明年不可長耶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安國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孔安國曰不自稱己之善無施勞孔安國曰無以勞

事置施於人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安國曰懷安也廣注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云國子監石經論語十卷願車馬衣裘下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常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曰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本古無輕字釋文於赤之適齊師音衣為於既反此衣字無書是陸本無輕字邢疏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義疏車馬衣裘共來服而無憾是皇邢本亦無輕字今注疏與皇本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共舊矣來容爾一筆曰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是洪氏所見本亦無輕字○以經致文古本言作曰敝作轅釋文盡戶臘反

春秋疏稱子路為季則字季○義疏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故殷仲堪曰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財不覺已非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義疏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賈子新書反退為伐○詩疏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書疏自言已功曰伐○義疏欒永初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卷五　十七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包咸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釋文訟自用反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釋文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為下句首義疏衛瓘曰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荀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正義衛瓘曰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丘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不如我之好學者也○義疏孫綽曰夫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為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

已此皆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義疏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者則其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不忠信耳○禮記疏不誣十室也

論語雅言卷第五終

六

論語雅言卷弟六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雍也第六義疏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也所以次前者其雖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為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為次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咸曰可使南者言任諸侯治仲弓問子桑伯子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何晏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包咸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攷文補遺古本南面下有也字。義疏子桑伯子以下別為一章。

詩疏美其堪為人君○禮記疏諸侯一國之尊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釋文子桑伯子鄭注秦大夫○通志氏族略伯子魯大夫○文選注孔安國解簡略也○說苑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義疏作哀公問曰○考異說文解字㚔吉而免凶也胡耿切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㚔字鑑經典㚔作幸誤幸亡武切○釋文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

義疏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文選注遷怒謂移怒於人也○漢書注貳謂重為之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求與之太多釋文釜音父庾俞甫反

周禮疏小爾雅鬴二升二鬴為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藪注云今文藪為逾逾即庾也申豐云粟五十庾杜注云庾十六斗以此知庾有二法○後漢書注謂周濟困急也

滕言邢昺謂子華仕魯為魯使而適齊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注每車一秉有五藪藪音逾即庾也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秉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予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之者○

周氏辨正釜六斗四升此據左氏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說范鎮謂周以八十寸尺為量八八六十四故容六斗四升邢士登據管子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泉也是五鉅為釜非四鉅為釜也按管子注二升八合曰鉅則非四豆為區之區矣同一名而大小異不得據此輒排前說○周氏辨正聘禮記十六斗曰藪注今文藪為逾疏逾即庾考工記庾實二瀫鄭注瀫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與儀禮疏異姜上均曰藪音叟文異音異何得妄以藪為逾鄭注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為藪者今文藪為逾夫云量名有為藪者則其量非即為庾明甚又云今文藪為逾則逾字非即為庾又明矣疏乃

率云逾即庾也而云庾有二法耶杜注左傳庾為十六斗考中豈鈷高齡粟五千庾當是二斗四升之庾共千二百斛若十六斗為籔當八千斛則賄據止鋒百兩而賄齡反至八千斛且為之請後於高氏理尚可通乎自包氏誤疑逾為庾而為十六斗之說何晏因之而杜預注左傳賈公彥疏儀禮與考工記及昺疏論語展轉成錮而經訓汨矣按晏氏此條甚辨但據考工㮚氏為量煎金錫以為之而陶人之庾與獻甗盆鬲皆瓦器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為量昭二十六年傳孔疏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則謂陶人之庾即論語之庾恐亦未確然其說自不可廢○周氏辨正四秉曰筥註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此禾數也又云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此米

卷六　三

數也冉子粟五秉是米數據儀禮為八十石說文繫傳云禾數百二十斤為柘二柘為秉粟五秉十石也此以禾言非秉有二法

原思為之宰包咸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安國曰九百九百斗辭讓不受子曰毋孔安國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鄭元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史記集解原憲鄭元篇目弟子魯人○史記索隱原憲家語云宋人○國語韋昭注原憲為家邑宰○義疏孔子為魯司寇有采邑故使原憲為邑宰也○義疏余見鄭注本云孔子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從司空為司寇也○詩鄭箋士辭位不辭祿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釋文犂利之反又力之反色如鋭也[illegible]反耕犂之牛舍音捨一音赦也

淮南說山訓覺也犂牛既耕以摻決算而屬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高注犂牛不純色○漢書樊噲等贊言士不繫於世類也○漢書注言牛色絶而角美堪為犧牲雖以其母犂色而欲不用寧肯置之

禮說南齋書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審山川合為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

六　四

乖愚謂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騂而醇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故有勿用之疑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為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為天牲犂毀文作犂耕也辭牛為耕牛謂其子而嚳其父君子弗為也○滕言仲弓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毋犂犢騂無害犧牲伯牛寢疾仲弓潔全竟以犂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未免通人多怪語但仲任漢人近古且博通墳典必非無據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何晏曰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

義疏邕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勖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咸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孔安國曰藝謂多材藝於從政乎何有

義疏作下曰賜也達下曰求也藝

義疏衛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周禮注藝謂多材藝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孔安國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之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託使者善為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則吾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史記引文無則吾二字○釋文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汶漢書顏注音問

史記集解閔子騫鄭元弟子篇目魯人○史記正義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文選注汶水名言濵此水不仕也

周氏辨正費在魯隱公時為大夫費伯之食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為季氏邑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是或云費伯之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秘者有別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然先儒無此說據路史讀如字者乃滑國之費今河南緱氏縣家語執轡篇閔子為費宰問政於夫子此傳者之誤譚梁生謂閔子在季桓時當為費宰是未墮費前事此康子復使為宰是夫子自衛反魯後事按桓子嗣位在定五年時不狃為費宰十一年將墮費不狃師費人襲魯前後七年中宰費者不狃也閔子何由承其乏乎○周氏辨正漢書地理志兩載汶水所出按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入濰酈注又有北汶水合於入濟之汶齊有三汶入濟者大此汶上乃入濟之汶在齊南魯北禹貢所謂浮汶達濟者也

伯牛有疾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咸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新序引作末之命矣夫○漢書宣元六王傳引作蔑之命矣夫○攷文補遺古本作亡也

史記正義鄭元篇目弟子伯牛魯人○淮南精神訓冉伯牛為厲○論衡義命篇伯牛空居而遺惡疾○漢書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遺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呂延濟注伯牛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芣苢惡臭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

羣經義證亡讀作無以新序及顏師古注證之遠過孔氏如解視疾即決其要必致衆室悄駁其非慰問所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命也夫白虎通作命矣夫皆無亡之二字當是齊古論遺文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安國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史記正義衛瓘論語注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春秋疏鄭元論語注簞笥也○儀禮疏曲禮鄭注圓曰簞方曰笥○說文漢律令簞小筐也○揚子法言顏氏子之樂也內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 義說說作悅女作汝釋文中如字一云仲丁反畫音獲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馬融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七經攷文足利本無作毋 義疏儒者儒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為儒也

卷六

七

子游為武城宰 包咸曰武城魯下邑 子曰女得人馬耳乎 孔安國曰馬耳乎皆辭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包咸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玉篇後漢書章帝紀注唐石經宋石經並作耳乎○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耳乎哉○蔡邕論語前論語某編呂氏論語說並作爾乎○七經攷文古本澹作臺○說文补讀若偃古文名狄字子游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武城也興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城邑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史記列傳澹臺滅明武城人○義疏汝得人馬耳乎哉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史記索隱鄭元論語注步道日徑○義疏公事其家課稅也 羣經義證疏家皆云滅明德性方正考呂氏春秋孝行篇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大戴禮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道體行殆此義保身為孝亦可附證

子曰孟之反不伐 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 後漢書注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義疏六籍惟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為騎馬為乘車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左傳漢書人表並作祝佗 義疏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慈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 集說美色尚不足免禍唯口才乃可免○擔求篇施愚山云難免者謂罹害也但世有幾鮀朝無即不免則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說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於人世鮮有不為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質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恐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

卷六

八

免○釋地三續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詩子豈不知而作鄭箋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辭尤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孔安國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人出入要當從戶義疏戶下有者字

義疏范甯云人咸知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包咸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咸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說文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文質份份彬古文份○玉篇份字下引文質份份彬字下又引文質彬彬賈子新書反側為野○儀禮疏鄭元論語注野人粗略

子曰人之生也直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義疏攷文補遺古本並作人生也直詩疏引鄭元論語注始生之性皆正直○韓愈注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文選注引馬融論論注罔誣也○義疏李充曰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包咸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義疏李充曰雖知學之為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肅曰上謂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釋文上時掌反漢書注言中庸之人漸以訓誨可知上智之所知也○漢書注中品之人則可以言上道

卷六 九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包咸曰敬鬼神而不瀆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為仁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並作問仁子曰○春秋繁露引作治身者先難後獲義疏言臣必先歷為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則是仁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為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包咸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何晏曰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咸曰自進故動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知者樂鄭元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咸曰性靜故壽考釋文樂音岳又五考反淮南墬形訓山仁萬物生焉故為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為積形也○周易集解李鼎祚曰智主冬藏北方水也故智者樂水○中鑒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仁處正居中形神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中論夭壽篇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咸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卷六 十

漢書地理志言近正也顏師古注魯庶幾王道齊人不如魯也

子曰觚不觚馬融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何晏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不成

說文觚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義疏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長發蔡謨曰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所以防沈湎觚失其體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義疏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為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為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文選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張銑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為簡也○太平御覽引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小器而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于大事也

稽求篇觚容二升其義寡也今名雖為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名稱故曰觚哉觚哉如謂觚是竹簡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漢書操觚之士皆薄竹方片可操以寫未嘗有棱若謂學書之牘削木為之其或六面或八面此即原涉傳所謂削牘但此名牘不名觚蓋操觚之觚本是竹頭柧棱之柧古果本字皆借寫作觚非本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孔安國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包咸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可欺也不可罔也孔安國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攷文補遺古本雖作縱○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孔安國解陷入於井也○義疏或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若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元曰弗畔不違道釋文一本無君子字○釋文音義考證臧琳云集解弗畔不違道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此處亦無有者為得知

稽求篇以禮約文以約約博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

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畔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畔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從來釋經者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安國曰舊以為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呪誓義可疑也七經攷文古本厭作壓釋文否鄭繆方有反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夫反塞也又於豔反

淮南泰初訓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焉注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晉書夏統曰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慷慨○漢書注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鄭元論語注

矢誓也繆播論語旨序同○史記集解欒氏釋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義疏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衆庶困窮鐘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鐘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處汙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看之未有可猜也○繆播曰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亦以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義疏王弼曰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蓋亦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義疏繆播曰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為聖者之事天之厭塞此道耶○義疏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義疏蔡謨曰天陳也尚書皋陶矢厥謨也春秋經曰公矢魚於棠是也夫子為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義疏李充曰天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之子路而已

困學紀聞陳自明以南子為南蒯考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方二十二歲子路少孔子九歲其說鑿而不通○九經古義虞翻周易注矢古誓字○稽求篇欒永初謂否是否屈但否無否屈之解蔡謨訓矢為陳但陳者下告下之辭如皋陶陳謨雖驗叩重華而陳詞夫子與弟子語何用此告體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予所不者竟與否作不不必訓詁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為虜正同○廣注否論衡作鄙者訓為鄙陋之鄙按尚書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易避小人否詩蕩未知臧否釋文俱音鄙惡也釋名否鄙也二字通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文選注庸用也言其以大中之道用之於人

廣注周禮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蓋風俗通含金樓子並引作大哉中庸之為德也覆燾含宏之意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先聖至聖猶病其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安國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義疏七經攷文足利本有並作能濟衆下並有者字

漢書注言能博施於仁而濟衆者非止稱仁乃為聖人也○文選注病諸猶難之也○後漢書注引鄭元論語注方猶道也

論語雅言卷第六終

論語雅言卷第七

歸安董增齡述

論語述而第七

義疏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堯舜自比老彭而不著作也所以次前者時既夷險聖賢地閑非唯二賢之不遇而聖亦失常所以述而次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彭但述之耳

漢書注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漢書注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耳○後漢書注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禮記疏鄭元論語注老彭周之太史○文選注鄭元論語注彭咸也○淮南說林訓高注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釋文鄭云老老聃彭彭祖○義疏老彭彭祖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

困學紀聞龜山云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而信好之○羣經義證鄭注以老彭為二人考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大戴禮昔商老彭及仲傀呂氏春秋彭祖以壽終高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棄夫子為殷後故云我以引而近之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元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釋文默亡北反倦其卷反

義疏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於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於我哉故李充曰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彼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敎誨誘之辭也○尚書序疏不為苟謙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稽求篇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並夫子自任者以此作謙過取類詐矣按鄭注語難解大凡何有作無有解言視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何有於我則又著當有言猶云誰則有於我言不為我所有我鄭君急著我獨有之句言此我當自有也以何訓誰此非謙詞賁勉詞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義疏修下講下徙下改下並有也字○攷文補遺古本徙作從

周易集解虞翻曰陽在三進德修業故以反身修德孔子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漢初平四年詔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初學記廣雅云講讀也論道也說文云講和解也論議也○後漢書注講習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馬融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釋文燕鄭本作宴○後漢書注亦作安○漢書述萬石等傳申申引作仲仲

後漢書注宴安也○說文申尻也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居如此○義疏孫綽曰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漢書注申申整飭之貌○詩疏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安國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義疏公下有也字

義疏李充曰蓋傷周德之日衰衰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也

子曰志於道何晏曰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何晏曰據杖也德有形故可據依於仁何晏曰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游於藝何晏曰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文選注藝六經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釋文上時掌反○如字魯論讀為悔 王

書疏孔安國傳束脩謂束帶修飾○後漢紀左雄曰虞詡者獲祜束修者見黜○後漢書注束修鄭元論語注謂年十五以上○義疏江熙曰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修脯也○後漢書注束帛也脩脯也○後漢書注束修束帶修潔也○禮記疏童子之摯悉用束脩者也

卷七 三

縢言禮弓束脩之問穀梁傳束脩之肉後漢書第五倫傳束脩之饋皆汎言士大夫出境聘問之禮孔叢子云子思居貧或致構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此猶是偶然餽遺之節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則直指教事矣又隋書劉炫傳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則直與論語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脩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則分束帛與脩為二然亦是教學贄物近人以史書多作約束脩飭解如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三國志魏桓範薦管寧束脩其躬遂謂束脩不是物試思束脩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脩何能將而上之乎○翟經義證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薦湛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行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此以年計之一解也秦誓孔傳如有束脩一介臣後漢書和帝紀束脩良吏胡廣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劉般傳太守薦般束修至行注束脩謂謹束修潔馮衍傳束脩其心隸釋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冀州從事郭君碑束脩勤恪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存于束脩此以行義計之一解也曲禮童子委贄而退正義童子之贄悉用束脩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此以贄計之人一解也○廣注後漢書鄭均傳束脩安貧黃髮不怠晉書虞喜傳束脩立德皓首不倦俱作十五以上解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卷七 四

鄭元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十一經問對此合上為一章不憤上子曰字當是衍文義疏唐石經文選西京賦注蜀石經乂經陜天古本

○一隅下並有而示之三字義疏作則吾不復也

文選注憤悱心憂也字書悱心誦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何晏曰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何晏曰一日之間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釋文子以是日哭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義疏是日下有也字

義疏范甯曰是日即弔赴之日禮歌哭不同日也○周禮疏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之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

之心無常○禮記疏曰日之朝亦得歌樂但日以還其日晚不歌耳亦得會是日哭則不歌是哭先哭後乃不歌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安國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唯與己同故發此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安國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釋文舍音赦止也一音捨放也誰與如字史記正義樂氏釋疑用己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義疏繆播曰聖人德合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

卷七 五

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場也○義疏一云與許也唯我許女如此也故江熙曰聖人作則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捨則藏也唯我許爾有是分者非聖人無以盡賢也○釋文與及也或云與謀釋文音義考證案孔注與字當作及字解謀也一謀不可通○文選注夫語助也○淮南本經訓高注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楫而渡河曰馮河○劉易集解王弼曰居得其中能以其中不為馮河死而無悔過難能止○義疏沈居士曰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尚其勇鄙昧己其孔子以之比暴虎馮河陷之於惡寄為太深予以為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己才之近唯強而已故聞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己也言許己以麤近也故夫子因歷而廣之言若在三軍如暴虎馮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麤勇也若懼而能謀抑亦仁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軍則不獨麤近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韓詩外傳說苑立節篇周禮條狼氏注後漢書蔡邕傳注而學記文選引文並無也字○釋文一本作吾為之實○義疏作如不可求者說苑大聖之操也○義疏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後錄執鞭有二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以求當言之當從地官

卷七 六

子之所慎齊戰疾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釋文齋本或作齊○太平御覽作齋釋文戰之彥反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

義疏說樂下有樂字○野客叢讀三月譬俞釋文為樂並如字本或作嬀音居危反此注作音字史記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司馬貞曰論語子語魯大師樂非齊大師也又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入今此合齊魯兩文而為此恐失事○義疏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辭○義疏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

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義疏斯此也此指齊也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此齊侯之國也○漢書注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天縱多能而識微也○通典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在焉不聞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文選注忘其肉味兆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鄭元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安國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鄭元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義疏作子曰古之賢人也又作又何怨乎○公羊疏引文有子字

義疏江熙曰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為之○公羊疏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仁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略辭也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於死於首陽然則怨周王乎云求仁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為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又何孜孜而怨周王乎云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夫子不助明矣○春秋疏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緣是以得立耳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為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已是嫡孫緣有可立之勢貪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教使之距蒯聵也夫子意不助輒明是輒為不義○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司馬貞曰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孤竹之君墨胎氏○文選注引論語讖伯夷叔齊義讓龍舉

經問當時晉帥師伐衛借衛世子入乘喪嫁兵此衛國存亡之幾故國人拒晉不是衛君拒父晉徵索與國齊景衛靈求成於魯陰結之距晉而會於夾谷此定十三年齊衛以有伐晉之舉經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以為伐衛者趙鞅非蒯聵也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為拒晉者齊衛之師非衛君也不幸而新君與乎其間旁觀以為拒父耳○日知穀春秋傳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江熙云齊景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命傳似失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元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

有義疏本疏作蔬○後漢書劉般傳注引文無且有二字淮南覽冥訓高注隱仁義之道不正詠直言也

考異詩彼疏斯粺箋疏麤也謂糲米也禮主人辭以疏一訓菜食周禮聚斂疏材一訓菜也疏兼麤菜二義若鄉黨疏與菜對舉則疏食雖加草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何晏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文選魯靈光殿賦張載注引作加我數年可以學易釋文易如字魯論讀易爲亦今從古

義疏王弼曰易以幾神為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

卷七　九

熟習然後存義也○義疏王朗又為一通云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閒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恒以為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

九經古義古五字如七見王肅詩傳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稽求篇五十為彊仕服官之年非為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閒五十而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為窮經之年故曰假○古訓纘業讀易為亦者五十以學絕句亦字屬下句五十以學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者即欲寡其過意也然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是作學易為得故鄭從古論

子所雅言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元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義疏顧歡曰引綱尋綱振裘挈領正言此三則靡與不統矣○經義考韓愈注音作言字之誤也○禮記疏教學唯詩書有誦禮唯臨文行事則不誦

禮說雅與胥通故爾雅一作爾疋說文胥作疋疋者雅也正也訓也訓其文正其名以合於雅乃得其敘之謂訓及周之衰淫文破典則有孔子雅言以正之其道得以復明而訓詁之師授受不絕猶古之象胥也○稽求篇雅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此與祭遵雅歌卜式雅行哀眾雅步何

卷七　十

武傳雅拜一類○考異古經典小雅大雅爾雅並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常始於集注○困學紀聞石林云猶執射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治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邑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義疏將至下有也字

禮記注憤怒氣充積也○義疏江熙曰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尚以其問近故不答也又曰葉公唯知執

政之肯不識天下復有勝遠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義疏李充曰疑葉公問之必將欲致之為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許其說耳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覬覦不亦宏而廣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鄭玄曰言此者勸人學 義疏欲下有而字

義疏王肅曰此蓋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義疏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

卷七 十一

○皮日休鹿門子當仲尼之世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禨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其道也豈多歧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何晏曰言我二人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史記世家義疏釋文唐石經七經考文古本並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穀梁傳注蜀石經並作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義疏王朗曰於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托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尚賢而或滯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簡端錄一人不善即惡師於是乎在矣必曰三人行者一人行二人中易復六四所謂中行也不然奚擇之有○九經古義依何平叔注自有我字有誤為得蓋習於俗而忽不孝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咸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義疏江熙曰小人為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强晏然待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包咸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

卷七 十二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咸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並作以我為隱子乎又並作吾無所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義疏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何晏曰疾世無明君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春秋繁露聖人言中本無性善之名使萬民之性皆以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

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皆能當之過矣○義疏王弼曰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義疏江熙曰言世人負情反實逐波流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恆難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

太平御覽述文作子曰弋不射宿釋文綱音剛鄭本同弋羊職反

義疏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義疏解繳射者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計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鄭元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雁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宿宿鳥者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卷七 十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咸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安國曰如此者次於生知之

漢書注疾時人妄有作述非有實也

廣注此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史記孔子退修詩書禮樂晚而喜易因史記而作春秋然則六經之作唯春秋耳公羊傳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以證聞見的確不易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鄭元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鄭元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

釋文難與言句絕○唐石經宋石經兩潔字並作絜

義疏琳公曰此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義疏顧歡曰夫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

釋地續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相傳童子見孔子處○閻氏辨正困學紀聞互鄉屬今亳州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地通雅互鄉名古曆里今在睢州一統志在陳州商水縣據此數說互鄉非宋地即陳地或據博物策會云兗州之域東盤琅邪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疑為是魯地非也此緊言兗州之域鉅野屬魯琅邪則為齊安見互鄉為魯地乎

卷七 十四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咸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

後漢書班昭女誡王符潛夫論引作仁斯至矣

義疏江熙曰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漢書注言道不遠求之而至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安國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

匽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
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
故受以為過
義疏作孔子對曰又並作而進也釋文揖伊入反巫音無
釋文鄭以司敗為人名齊太夫○左傳注陳楚名司寇
為司敗○釋文揖說文云攘也一云手著胸曰揖○史
記集解鄭元篇目弟子巫馬期魯人○禮記注吳太伯
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馬去姬曰吳而已○漢書注魯
與吳皆姬也周禮同姓不為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孟
子也○春秋疏謂之吳孟子言魯人嘗稱孟子也○通
典周制百世不婚魯昭公娶吳以同姓故謂之吳孟子
○義疏昭公不知禮而我答司敗云知禮者若使司敗

卷七　十五

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
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為過則
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幸也○禮記疏孔子為昭公諱
而稱丘也過聖人含宏獎勸擥過歸己非實事也
九經古義古陳田字通故鄭氏以為齊大夫史記弟
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孔安
國注弟子名施說文施旗貌齊欒施字子旗知旗者
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義云聞名即知其字
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宜從史記作旗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何晏曰樂其善故使
重歌而自和之
義疏衛瓘曰禮無不答故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
不相反故今更為歌然後和也○詩疏釋樂云徒歌謂
之謠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
歌為總名未必合樂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
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 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 孔安國曰身為君子己未能也
義疏得下有也字
稽求篇欒永初作論語駁有曰燕趙之間謂勉強
曰文莫明為成語實證文莫則吾亦猶人猶曰吾亦
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
猶未也此專言文不言行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孔安國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
聖 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

卷七　十六

況仁聖乎
釋文魯論讀正為誠
漢書注此孔子自謙不敢當聖與仁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 包咸曰禱請於鬼神 子曰有諸 周生
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 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 孔安國曰子路失旨誄禱篇名 子曰丘
之禱久矣 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禱之
久矣
釋文鄭本無病字○釋文音義考證皇疏疾甚曰病是本有病字○義疏丘之禱下有之字
釋文祇祈之反
春秋疏鄭元論語注謂疾益困也○周禮疏生人有疾
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為辭○釋文曰誄說文引作讄或
作讄禱累功德以求福也以誄為諡也○論衡聖人修

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後漢書注鄭元論語注明素恭肅于鬼神且順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于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絶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夫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以神明哉以為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為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所禱請之禮夫如是則禮典之言稟金縢之義審矣○義疏若如樂義則猶是使門人為臣意也子路欲此亦不違之甚不如依何集解為是

九經古義鄭氏小宗伯注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則知古文論語本作讄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 隋書煬帝紀引作與其不孫也寧儉 漢書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也顏師古注孫順也固陋也○馬融曰廣成頌奢儉之中以禮為界○通志諡略非薄廢禮曰儉○後漢書注言仲尼得奢儉之中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元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 淮南原道訓高注引作其德坦蕩○釋文坦吐但反蕩徒黨反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 義疏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競于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為慼府也○後漢書注坦蕩明達之貌○淮南原道訓高注德尚恬和故憂悲為失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釋文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也釋文音義考證案今皇本脫君字

論語雅言卷第七終

疏云亦有云子曰者○考異按今傳皇疏本有君字此是海國中傳寫脫漏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疏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也可為其脫漏之確證○義疏威下無而字○三國志步騭傳引作恭而安威而不猛 文選注引鄭元論語注厲嚴整也○義疏王肅曰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通志諡略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與猛言不

論語雅言卷第八

論語泰伯第八

義疏泰伯能推位讓國者也所以次前者物情見孔子栖遑常謂實係心慮令明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秕穅累眞故泰伯次述而也

歸安董增齡述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史記吳太伯世家裴駰注韋昭曰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司馬貞曰國語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

也范甯論語解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後漢書注引鄭元論語注太王旌太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論衡太王亶太伯還王季避王泰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知其不可權而受之○史記正義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義疏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讓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後漢紀華嶠曰太伯出於不苟得未始有以讓也是以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則詭激生而取與安矣○義疏范甯曰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德而稱乃大德也○文選注泰伯太王世子太王欲立之讓弟季歷遂居荊蠻號曰句吳○詩疏孔子欲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太平御覽孫盛云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既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讓跡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天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適受不赴喪之讖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允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為已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札盛之

倫者○拾遺蘇轍謂泰伯不居其名故辭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禍

日知錄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彊大乃託之采藥往而不返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更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以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鼎彝不銘其流所謂無得而稱又曰高泰伯之讓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後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何晏曰葸畏懼之貌

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馬融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咸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

潛 潛研堂集葸字說文未收以草非無義蓋葸為諰之謂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合一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引作諰蘇林音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葸假借字葸則俗字○論語微曷子作諰漢書刑法志引作諰亦蛟篇靈諰諰能部賊訓勁捉而無諰是葸諰諰之皆通○九經字古義汗簡云古語為作竺尚書微子說命曰篤不忌釋文云篤本又作竺說文竺厚也

後漢書注引鄭康成論語注葸質慤貌○淮南主術訓高注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釋文絞鄭云急也○周禮地官疏故舊朋友謂共在學中者若伐木詩亦是故舊之類言民不偷上行下效亦據人君而說○國語

卷八 三

韋昭注偷苟且也民相與不苟且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鄭玄曰啟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安國曰言此詩者喻己常誡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周生烈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後漢書引注論語注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咸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包咸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易疏飛鳥遺其音聲遺失也即哀音也○義疏顏延之曰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正色則人達其誠故信者立也出辭則人樂其文故鄙倍絕也○詩疏辭加於民知為政教也○義疏繆協云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有司存籩豆而已○後漢書注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

羣經義證動猶習儀也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史記孔子世家設禮容太史公適魯登孔子廟堂觀其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漢書龔遂傳立則習禮容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注蘇林曰漢

卷八 四

舊儀有二郎為此容貌威儀事後漢劉昆傳少習容儀皆其證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咸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融曰友謂顏淵

潛研堂集王伯厚舉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劉知幾史通引昔者吾友亦以曾子之言為孔子

義疏殷仲堪曰能問不能多問寡或疑其負實德之跡似乎為教而然余以為外假謙虛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為教哉犯而不校者其亦不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為中虛一也○新唐

書孔穎達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之人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公羊疏謂校接之交不謂爲道報也○義疏江熙曰稱吾友言所未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晏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記王篇作佹○釋文作君子也無人字

文選王逸注託寄也○漢書注應劭曰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周禮注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賈疏對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鄭言以下者正謂十五以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以下○義疏繆協曰夫能

卷八　五

六尺於其臣寄顧命以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齊必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咸曰弘大也強毅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安國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周易集解虞翻曰乾爲仁故任重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文選注言遠重之至也

子曰興於詩包咸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立於禮包咸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孔安國曰樂所以成性

義疏江熙曰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義疏王衍曰言有爲政之次第也夫喜怒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采謠以知民志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人感以聲樂以和神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晏曰由用也可使用而不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儀禮疏引鄭元論語注民冥也其見人道遠

後漢書注引鄭元論語注由從也言王者設政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或輕而不行○義疏張憑曰爲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爲政以刑則防民之爲姦民知有防而爲姦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卷八　六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包咸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安國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

義疏繆協曰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之人習以武事是使之爲亂也○後漢書注引鄭元論語注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絕之甚是益使爲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旦釋文吝力刃反又力愼反

九經古義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

釋文吝本亦作悋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

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義疏上經攻文吉本 得也下正有己字 祥文穀公豆反易孫 子亦邵音以豉反 韓人穀鄭及孫綽祿也○義疏孫綽曰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得也教勸中人以下也集說三年不至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滕言補以就傳計之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計之三年尚未小成漢代尚有限年之法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未有三年即志祿者蓋學之始事務在至善特至善無難學即得之而沮善之徒必以為善非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

卷八　七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咸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臣弒君子弒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義疏江熙曰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束帶立朝不獲遁逸也在朝者亦誚山林之士褊厄也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宏出處之義明屈申貴於當時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安國曰欲各專一其職 義疏政下有也字 梅福詩封孔子後書此者職也○周易集解荀爽曰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漢書注洋音羊又音翔○是 記索隱注鄭誕生云音翔非也 文選注以其工琴謂之琴摯○詩疏關雎之始早失風發矣○史記正義亂理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烏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按王雎金口鶚也○義疏即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如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理之得正也羣經義證晉書司馬彪傳春秋不修則孔子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爾雅邵氏正義匡繆正俗云山東俗謂衆為洋是洋為方俗語重言之詠為多也

卷八　八

子曰狂而不直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孔安國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包咸曰悾悾愨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狀我不知之 釋文侗音通又勅 動反玉篇音同 釋文愿鄭云善也○義疏人幼未成人者性情宜謹愿而當時幼者亦不謹愿也○義疏王弼曰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僞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為明務使姦僞不興不以先覺為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晏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

三國志常璩傳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
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
然之以日力○義疏李充曰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
天然好樂者則易為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
怠乎○義疏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
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
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文選注好學樂
道如弇及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況于棄日乎○
義疏如注意則云如若也言人學宜熟若學而不及於
熟雖得猶恐失之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晏曰美舜禹
也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論衡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
卷八　九
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而不與焉○劉寶崇讓論賢才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
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
道興矣己仰其成復何與焉○義疏此二聖得時有天
下並非身所預求而君自禪之也○義疏一云孔子嘆
己不預見舜禹之時也江熙曰舜禹受禪有天下之極
故樂盡其善歎不與並時蓋感道契而理屈當今也○
漢書注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
親其事也與讀曰預
稽求篇漢王莽傳太后詔云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
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身指任賢使能為
無為而治之本正可破西晉虛無之學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安
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已成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何晏曰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
乎其有文章何晏曰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文選注大哉歎美辭則法也○書疏堯唐帝名馬融曰
為諡也翼善傳聖曰堯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
舜既為名則堯亦名也○春秋繁露則之者大也言其
尊大以成功也○書疏鄭元曰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
之同功○藝文類聚孔融集荀以為孔子稱大哉堯之
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為覆蓋衆聖再像之明文
也孔以堯作天下九十餘年政化洽於人心雅頌流於
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堯之為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卷八　十
三國志曹植傳夫天地之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為
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三國志高貴鄉公記帝問曰
鄭元云稽古同天王肅曰順考古道而行之何者為是
庾峻對曰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帝曰仲尼言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於則天順考古道非其
至也○漢書注言堯所行皆法天○義疏王弼曰夫名
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
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
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
者能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
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言也○劉寶崇讓論言天下
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詩疏言其無復
惡事善事廣平○淮南修務訓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

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又明言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大夫之才抑婦人之能臣弼于政化也○淮南道應訓高注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周易集解崔憬曰文王知天命歸周三分終于臣道可興進修意合故言知終終之可以存義○周易集解易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虞翻曰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詩疏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兖屬紂舉爲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則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邇北故也○詩疏率商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晦昧之君以老其惡孔子歎美文王謂之至德是周德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荀子儒效篇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涖境上已近於洛矣○周易集解干寶曰文王之忠於殷抑參二之強以事獨夫之紂蓋欲彌縫其闕而匡救其惡以祈殷命以濟生民也○周易集解干寶曰在革之初而无應據未可以動文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文選注言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言能以遜讓之道而人歸焉○儀禮疏遵養時晦循養晦昧之紂三分天下猶服事於殷

九經古義叢釋文及唐石經無臣字後世因晉時所出泰誓以益之劉原父遂駁馬鄭之說以邑姜易文母真臆說也原父又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此言尤謬王伯厚已辨之蓋古亂字皆作治訓亂敹

云蜀土官○日知錄此陳師孝泉之言十人皆身存戎行者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且牝雞之晨方爲紂罪乃周之功業必藉手於婦乘此理之不可通者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考異婦人任厥遷謂漢石經作殷人漢石經文之略見於今者前四篇與後四篇耳泰伯篇久悉湮沒任氏何由獨見之○考異逸周書太子晉言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服事於商知二語非孔子創言之或謂此節宜自爲一章由周書觀之疑亦如上例先記古書成文而後記孔子論贊之語孔子曰字似宜加於事殷下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絜**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咸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七經攷文足利本間然下無矣字○史記夏本紀作薄衣服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漢書顏注間工莧反○釋文盡津忍反○說文洫从水血聲

漢書賈捐之曰禹入聖域而不優○春秋疏引鄭元論論注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儀禮注禹治洪水民降邱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漢書注謂勤于治水而所居狹陋也○義疏李充曰夫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爲而治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世僻王厚珍膳而簡僞享祀盛織靡而闊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觀夫禹之所以興也

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

周氏辨證毛西河謂蔽膝名韍非黻也明堂位鄭注韍冕服之韠也韍或作黻此韍與黻通之證明堂位孔疏虞氏直以韋為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此又禹致美乎黻之證○鄉黨圖考黻繡作兩己相背韍是韋蔽膝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為黼黻之黻故論語鄭注黻是冕服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

論語雅言卷第八終

論語雅言卷第九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子罕第九

義疏 子孔子也罕希也此篇明時感者既少故聖應亦希也所以次前者外遠富貴既為枇糠故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 漢書注罕希也○義疏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利利彼則害此非義和也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物得宜而和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元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元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史記世家黨人下有童子二字攷文補遺古本作吾執射乎吾執御 義疏王弼曰譬猶和樂出於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

困學紀聞甘羅云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稽求篇鄭注所謂不成一名不足無名言非一技之可名也南史王僧辯為梁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即大大即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孔安國曰冕緇布冠也

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拜
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王肅曰臣之與
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
禮之恭也
白虎通義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
○後漢書注上古皆以布中古以絲○春秋疏麻冕蓋
以木爲榦而以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尚書論
語皆云麻冕知其當有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知其色
用元也○儀禮疏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以色解之○
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詩疏鄭注
云純當爲緇則緇亦得爲紂帛何以知非紂帛爲元冠
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爲帛從
甾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帛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

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綴以固冠也○
周禮疏純實緇字也古緇字以才爲聲緇以絲爲形才
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系旁
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絲帛之緇
系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爲色麻冕禮也
今也純儉絲理自明即爲色解之齡案此章純字當依
鄭康成讀側基反黑色也○文獻通考李育曰純者絲
也變麻用絲蓋已久矣○儀禮疏主君雖辭賓猶終拜
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
鄉黨圖考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以緇布冠解之與
始冠之緇布冠相混又謂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亦非
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
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
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孔意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
當倍於衣不知冠當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
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禮無冠倍於衣之
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
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釋地三績拜而受之如
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
拜乃再拜稽首也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
覲禮及禮記燕義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
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於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即
其事也燕禮賈疏臣拜君凡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
君辭乃升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
賓未即拜君辭即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筭爵
受公所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

又殺也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曰泰素臣
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幕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
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康成注小臣辭不升
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升賓獨臣也公彥疏臣
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
無筭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
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
辭賓衆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
成注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人辭之賓雖
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公彥疏主君雖辭賓猶
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
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
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注疏者以此

子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何晏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
故無固行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
異儀禮疏引作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
論語筆解王肅曰說不任意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〇
義疏顏延之曰謂絕人四者也〇儀禮疏不必事也〇
公羊疏無事億措乃孔子所絕
子畏於匡包咸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嘗暴於
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至於
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
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
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

卷九 四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
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
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
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斯文則我當傳
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
漢書注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虎陽虎嘗
有怨於匡人匡人見孔子以為陽虎也故圍而欲害之
〇史記索隱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
子張守節曰匡城本漢長垣縣〇後漢書郡國志長垣
侯國有匡城注引陳留志孔子因此〇淮南繆稱訓高
注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〇義疏孫綽曰夫體
神知幾元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太山豈有畏哉
然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即以物畏為畏也〇

禮疏世家云陽虎曾侵暴于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剋為
虎御孔子亦使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
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
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
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鬭以媚悅之也〇義疏衛瓘曰若
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
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〇史記索隱子路彈劍而
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蓋夫子再厄匡人
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以釋難〇義疏江熙曰言文王
之道為後代之軌己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〇
春秋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吾制作匡人不
能違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〇左傳杜預
序此制作之本意也〇穀梁疏文王既沒文之道實不

卷九 五

在我身乎孔子既言文武之道在我身孔子有制作之
意〇漢書注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
蓋自謂也
滕言公侵鄭取匡在定六年是時凡過衛不假道反
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陽虎當侵鄭時匡本鄭鄙
邑必欲為晉伐取以釋憾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刻就
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
匡適顏刻為僕匡遂以為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明
白可據〇周氏辨正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則
匡是衛地路史亦云衛邑據家語莊子則指為宋地
西河所據虎暴匡事甚核但以匡為鄭地雖本杜注
而與史記不合史記言孔子去匡即過蒲蒲為今大
名府長垣縣治匡在縣西南十五里時孔子尚未出

衛境故自蒲仍反衛文八年晉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今皆令鄭還衛知匡既還衛後又屬定六年所取者鄭地實衛地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安國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安國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包咸曰我少小貧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知我下並有者字

釋文鄭云是吳太宰嚭○義疏此應是吳臣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於師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

卷九

六

貢對將恐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風俗通義窮通卷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義疏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義疏繆協曰君子從物應務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欒永初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也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又曰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技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

釋地續案檀弓陳有大宰嚭孔子兩居陳識防風之骨專車辯肅慎之砮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世所謂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時事故陳大宰以為問即多能不止上數事而注家不當遺在陳二字齡按陳入春秋二百餘年無太宰之官檀弓記陳大宰嚭洪氏遂謂簡策差互錯其名氏是嚭乃吳宰而儀乃陳臣注不兼陳得之○潛研堂集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並訓為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子貢譬孔子擬諸日月擬諸天不可升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知聖人亦無庸謙也○廣注論語詳解將言匠猶將帥也謂為羣聖之統帥案郝氏解似穿鑿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義疏繆協曰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卷九

七

古訓王肅家語敘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按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為二人肅臆說不可從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何晏曰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安國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

義疏問上有來字 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同音空叩音口

義疏李充曰日月照臨不為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為賢鄙異教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義疏繆協曰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為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為盡其本末也○詩疏

叩其兩端為發動本末兩頭也

困學紀聞或謂空空指鄙夫而言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沈約辨聖論並引作子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文選注引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漢書董仲舒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漢書注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文選注引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義疏繆協曰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遺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義疏孫綽曰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贊疊落殊才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先於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儆已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也○杜預左傳序蓋傷時王之政也○春秋疏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即使制作○穀梁疏言已無瑞應道終不王○文選注此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

卷八

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包咸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者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咸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史記世家見齊衰者瞽者雖童子必變○七經攷文一本齊作齋○釋文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無○義疏少下作者字○宋本石經趨作趨有義疏范甯曰趨就之也九經古義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說文冕或作絻從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從魯論又說文弁作覍覍與冕字相似包注以冕爲冕或覍字之誤○釋地三續冕孤卿大夫之冠或希或元唯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無見此見之不必真見其服但當服此者

顏淵喟然歎曰何晏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第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卷九

九

隸釋嚴發碑作鑽堅仰高○列子史記後漢書黃憲傳皇氏義疏唐石經宋石經漢李尤蘭臺集搖銘劉峻世說新語注陶宏景真誥稽神樞並作忽焉惟邢疏作忽然○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三國志步騭傳胥袁褒疏北魏書高允傳注煬帝紀南史王綝傳抱樸子疾繆篇並引作恂恂集韻亦作恂恂善誘也○史記世家作蔑由也已釋文喟苦位反又苦怪反罷皮買反又皮巳反又音皮義疏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又曰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文選注張衡曰彌終也○玉篇循次第也○詩疏引大射禮注誘教也○漢書注博我以文章開博我也○義疏孫綽曰既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息也○周易集解干寶曰顏子欲罷不能故

曰自強不息○釋文卓爾鄭云絕望之辭○揚子法言顏苦孔之卓也○後漢書注卓爾高遠之貌○義疏孫綽曰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詩疏卓爾為高之稱

子疾病包咸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鄭元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安國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融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棄於道路乎

卷九 十

釋文鄭注本無病字釋文詐側嫁反差出貴反

義疏江熙曰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後漢書注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春秋疏子路欲令以臣禮葬君莫其顯榮夫子夫子瘳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為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吾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文選注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為亂逆之道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融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匵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咸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

文選劇秦美新注匵引作鐲吳都賦注直東宮詩注善東何王殘注逸傳注太平御覽匵並作櫝○緒权夜賦

賈作價○漢石經作賈諸沽之哉羣經書辨沽古手切鄭康成音故○釋文賈音嫁一音沽古沽音姑○玉篇沽公乎切論語求善賈而沽諸今作

後漢書注韞匱也櫝匱也○說文秦以市賣多得為沽○後漢書注沽謂衒賣也○義疏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文選注價求也待價謂待人來求也

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融曰君子所居者皆化

說文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後漢書東夷列傳東方曰夷夷言仁而好生夷有九種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義疏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賈子新書反雅為陋

卷九 十一

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戰國策李斯曰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屬楚之夷也張儀云楚破南陽九夷內許鄢陵危呂氏云以此考之九夷之地略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欲居九夷之言○十一經問對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禮義教化與中國同不可謂之陋齡案君子指箕子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元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義疏反下有於字

孔叢子楚惠王立十年子西召王孫勝為白公是魯哀
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已五年矣○周禮注時禮
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穀梁傳
序疏太師掌詩樂仲尼就而正之直言雅頌者舉雅頌
則風詩理在可知又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師
摯特嫻關雎之音而已詩之顛倒仍是仲尼改正○詩
疏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文選注雅正也其事曰
頌○北堂書鈔漢書禮樂志周道既缺怨刺之詩起王
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
之○文獻通考黄初二年詔就大師而正獻頌○通志
昆蟲草木略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仲曰頌又曰夫樂
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此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
之宗也○通志樂略三百篇在咸周之時亦無所紀繫

卷九　十三

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
也問於太師然後取而反焉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
音有闕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亦謂雅頌之
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

困學紀聞石林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
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克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
以所作為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
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
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
刪詩之序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馬融曰困亂也

文選注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儀禮疏父兄者一家
之統○義疏衛瓘曰三事為酒興也侃案如衛意言朝
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為酒困○義疏又一云人若能
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能故有
我應世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鄭玄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孟子趙岐章指古本引作仲尼川上曰逝者如斯

周易集解陸績曰水再至而益通流不舍晝夜君子象
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義疏江熙曰言人非南
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人以百
姓心為心也○義疏孫綽曰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
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

卷九　十三

困學紀聞楚辭燈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
屋舍次舍皆此義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
音捨者非○釋地續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在泗
水縣東五十里陪尾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

史記正義引李充論語注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
正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咸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全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融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之而

與之漢書禮樂志王莽傳後漢書班固傳注贊並作匱

書疏鄭元注簣盛土器○文選注一簣一籠土也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漢書注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言為山欲成尚少一簣之土止而不為則其功終于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漢書注言人修德行道有若為山雖于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往觀之○文選注止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土而止作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何晏曰顏淵則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釋文惰徒臥反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馬融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卷九 十四

義疏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勗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咨嗟以盛德之業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孔安國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義疏又為歎顏淵為譬也物既有然人亦如此○爾雅翼韋昭魯論解莠草似稷無實

考異牟融理惑論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異禰衡顏子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文心雕龍苗而不秀千里斯慟李軌法言注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自漢迄齊梁相沿如此當時必有據○稽求篇苗不專指穀說文草生曰苗此并不指草專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為早夭者以止於苗也范蔚宗作章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苗或秀○羣經補義說文釋穗字云禾成秀也較吐花曰秀之義為長禾成穗俗謂之出穡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出穡而後堅好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何晏曰後生謂年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也已下並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孔安國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 馬融曰巽恭也謂恭巽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卷九 十五

釋文繹鄭云陳也○義疏末無也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何晏曰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

義疏毋作無

義疏范寧曰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安國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公羊傳注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徐彥疏誤則三軍可奪帥之屬其指王官之伯子○後漢書注引鄭

元論語注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義疏匹夫言其賤但夫婦相匹而已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文選注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安國曰緼枲著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融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融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何足以為善

敝說文引作弊○義疏釋文並作弊○釋文貉依字當作紒釋文音義考證云說文貉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七經考文古本貉作貉又作是道之○九經古義汗簡云古論語貉作貊鄉黨篇同釋文緼紆紛反○說文袍襺以衣包聲○釋文忮之豉反韋昭漢書音義音泪○高誘淮南子注貊音涸

釋文緼鄭云枲也○義疏顏延之曰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眾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以心戰不能素泰也○釋文忮書云很也○義疏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故抑之也顏延之曰懼其伐善也

卷九 十六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義疏彫作凋○釋文彫依字當作凋○史記伯夷傳漢書傳書傳後漢書盧植傳注呂覽注潛夫論交際篇郭氏周易舉正說文繫傳字鑑初學記文選西征賦注山谷集詩注南州九井書注蓺文類聚事文類聚猗覺寮雜記宋史范如圭等傳論劉珙等傳論並引作凋

莊子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某其幸乎○義疏琳公曰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漢書注以喻有節操之人也○文選注歲寒能瘁松柏時亂則害忠良○猗覺寮雜記松柏未嘗不凋特歲寒時不凋凋時後眾木耳至春夏則易葉

子曰知者不惑 包咸曰不惑亂 仁者不憂 孔安國曰不憂患 勇者不懼 孔安國曰不畏懼也

義疏孫綽曰智能辨物故不惑也又曰安於仁而不改其樂故無憂也○義疏繆協曰見義而為不畏強禦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何晏曰適之也雖學或得其端未必能之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何晏曰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晏曰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何晏曰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何晏曰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第斯可見矣

卷九 十七

說苑權謀篇牟融理惑三國志魏武帝紀引孔融語北周宇文護傳論淮南氾論訓鹽鐵論遵道章毛詩綿篇正義並引作可以適道未可與權○韓李筆解學而之道豈徧不能立耶吾謂正文傳寫例錯當云可以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春秋繁露引文唐作棠棠上有詩云二字○義疏亦達唐棣以下為一章何遠之有下有哉字釋文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偏音篇本音味或作栘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

義疏此章明權道之難也○淮南氾論訓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淮南氾論訓高注立立德立功立言○

淮南氾論訓權者聖人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義疏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義疏張憑曰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亹亹之功其幾乎此矣○詩疏公羊傳云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後漢書注立謂立功立事也○兼明書引孔安國論語解常棣棣也○春秋繁露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以適道矣○義疏引明權之逸詩以證權也夫草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華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為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適其道偏與常反也

困學紀聞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後漢書注而語辭也○爾雅邵氏正義唐棣栘陳藏器云夫栘木生江南山谷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稽求篇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於正予嘗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蓋行權即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於立非權不可立也公羊傳權者何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後漢周章傳孔子稱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以適道未可以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者相仍不改

論語雅言卷第九終

九

論語雅言卷第十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鄉黨第十 義疏鄉黨者明孔子教訓在於鄉黨之時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希故退還應於鄉黨也故鄉黨次於子罕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鄭元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 音荀離說漢碑令在者多書鄉作黨○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恂恂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道古堂集恂恂劉修碑作逡逡○郤氏蒲雅正義山陽太宇祝穆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蓋漢書論語異文○文選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注引作子在宗廟便便史記孔子世家作辯辯釋文恂齊前又音旬廷徒字反又便便反便蝉緜反 後漢書注引論語鄭康成注恂恂恭順貌○廣雅恂恂敬也○文選注恂恂和樂貌○爾雅邢疏便便言辭便給也小雅采菽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便平古今字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貌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馬融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中適之貌 侃後漢書袁安傳唐扶頌碑並作衎 玉篇誾誾和敬貌○說文踖長脛行也○集說踖行而謹敬

君召使擯 鄭元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包咸曰足躩盤辟貌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鄭元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 趨進翼如也 孔安國曰言端好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孔安國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 釋文擯本又作儐一作賓○說文引作色孛如也又引作色艴如也○義疏作左右其手○說文引作趨進趨 說文躩从足矍聲趩从走異聲 禮記疏儐是相侑孔子身為君作儐侑○儀禮疏據初迎賓時至於入門之後俱上儐相君也○義疏江熙曰不暇閑步躩速貌○說文揖讓也一曰手著胸曰揖○義疏江熙曰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儀禮疏送賓是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使命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同也○儀禮疏公送於大門內公不見賓矣而云賓不顧明知擯者告公使還入燕寢也

鄉黨圖考孔子為擯大夫門外傳辭之時仍是大夫為承擯傳命而入有揖右人之時至入廟門乃攝上擯而相禮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儀禮擯者進卽此經趨進之其時賓已致命君已拜左還北向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故特記容左傳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襄九年同盟於戲鄭公子騑趨進昭十二年晉侯與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定八年晉師盟衛侯於郭澤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王孫賈趨進卻克叔孫豹正是從中庭趨至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

前為進俗解謂入門揖者趨入有事君迎賓入門與雁行揖介皆隨後雁行及廟唯上相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為進者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安國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孔安國曰閾門限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包咸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孔安國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孔安國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沒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踧踖如也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

漢書朱雲傳引作攝齊○七經攷文古本齊作齋○釋文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釋文音義考論衆楝氏云史記仲尼世家作沒階趍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王義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也趍音馳俗以代趨字非○唐石經太平廣覽張子

正蒙引文○竝有進字

釋文鞠九六反○丁傳經曰鄭本躬作窮三蒼窮窮躳畏兒則窮乃窮省鞠窮為變將字○說文闕門稱也从門或祭釋文闕子逗反一音況逗反還勃卄反恰以之反

文選注鞠躬敬懼貌○儀禮疏鄭注云行立不當棖闑之中央是以行解立行由立始故以行解立○禮記疏引鄭元論語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漢書注齊衣下之裳子私切○禮記疏燕朝在於路寢○文選注引孔安國論語解屏除也○詩疏兔諵喘息○儀禮疏下階發氣怡焉即論語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故又趨進翼如也以將授玉屏氣似不息今既降階縱舍其氣怡然和說也○儀禮疏行而張足曰趨是庶人貌也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與庶人同也○儀禮疏下降則趨故論語曰沒階趨進翼如也是孔子見於君也○義疏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為敬也

閻氏辨正儀禮疏之說謂門有東西兩臬而以兩闑之閒為門中主君於東闑之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中棖與闑之閒末介末擯各自拂棖玉藻疏之說謂門止有一闑而以門闑之中央為門中主君由門左扉之中賓由門右扉之中上擯近西而拂闑上介近東而拂闑大夫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二說不同疑賓得之若入玉藻疏則大夫入門之節各與其君同也愚覯所謂不中門及此經立不中門者乎○爾雅邵氏正義闑門橛也繫傳云橛所以為限闑亦名梱士冠禮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鄭注闑梱也案曲禮不踐閾注士大夫出入君門之恒禮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論語行不履閾此言朝聘之禮○鄉黨圖考宁有二齊風俟我於著著即宁此有堂之屋門內兩塾閒也一是門屏之閒謂之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處近路門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為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閒近門而遠屏鄉黨過位在此宁位不論外屏內屏皆在路門外邢疏既知宁在路門外屏樹之內又用曲禮孔疏釋屏謂之樹則屏又在路門內前後自相牴牾○廣注曲禮正義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

西公降阼階南向爾卿是也鄭氏釋鄉黨過位為卿
夫夫朝位在路寢庭正與下經沒階復位文義相屬
○鄉黨圖考王藻退適路寢聽政每日常朝畢君自
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若有所議則入
內朝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
入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內朝議政之證過位升
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君立路門外揖羣臣之
處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
三朝唯路寢有堂檜風狐裘在堂孔疏上言以朝謂
日出視朝言在堂為正寢之堂此為確證○周氏辨
正升堂謂路寢內朝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
路門外及庫門外之朝皆無堂無階人君登車於路
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注

本之尚書大傳蓋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
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安能升降乎○集說進疑作
退○齡按儀禮聘禮記文下階發氣怡焉節鄭注引
此經曰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
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又賈疏解
賓入門皇升堂讓云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據賈說
即此經入公門也又云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
之時即此經攝齊升堂也又解將授志趨謂賓執玉
向東楹將授玉之時念向入門在庭時執圭徐趨今
當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據賈說則疾
趨即此經沒階趨進也又儀禮執圭入門鞠躬焉如
恐失之賈疏謂方聘執圭入廟門時云鞠躬焉則鞠
躬如也更與此經入公門合又案不中門不履閾亦

玉藻賓入之文則入公門至復其位踧踖如也正當
指夫子出聘他國言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包咸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鄭元曰上如揖下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縮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有容色**鄭元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享**私覿愉愉如也**鄭元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廣注釋文鞠躳作鞠窮劉音弓貫昌期羣經音辨穴部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曰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張淳儀禮識誤引爾雅鞠窮蓋複語劉音誤案廣雅匔匑曹憲上音邱六反下音邱弓反正讀如鞠窮史記周公世家躳躳如畏然徐廣云鞠鞠謹敬兒見三蒼音窮窮益知張說之確○釋文上時享反又如字魯論讀下為趨今从古○說文愉从心俞聲

詩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

○禮記疏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惟宜慎重器
雖輕小而執恆如實重如不勝之容也○儀禮疏鄉黨
論孔子為君聘使法足縮縮如有循謂徐趨據入彼國
廟門執玉行步之時以足容重○荀子大畧篇私覿私
見也○儀禮注愉愉容貌和敬舒於盈容也
鄉黨圖考享禮有圭唯二王後享天子周禮鄭注其
於諸侯亦周璧琮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
圭之事○論語徵易公用享於天子王用享於岐山
亨虛庚反此皆聘享之享古作亨亨者嘉之會也子
貢論執玉高卑而曰嘉事不體聘享以通萬國故訓
通不音當依虛庚反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為領袖
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為飾似依齋服緅者三年練以

緅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曰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褻裘長短右袂孔安國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安國曰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鄭元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羔裘玄冠不以弔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齋必有明衣布孔安國曰以布為沐浴衣

袗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並作縝○禮記疏士昏禮女從者必袗鄭氏彼注以為同此云袗禪者以袗襲

振鬃相近袗字从衣故讀為袗蓋袗字得為同又得為袪○義疏作必表而出無之字○禮記鄭注引文絺衣索衣黃衣上各題孔子曰三字○說文引文褻裘作絬衣○六書統絬古文褻字○貉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謝惡連雩賦注日本圖古本證作貉○釋文飾字戍从王旁非○七經攷文足利本布下有也字說文緅从糸取聲○釋文緅莊由反字林帛青色子反○釋文緇側基反麑米兮反袂面世反長直亮反句

說文帛青赤色也○儀禮疏淮南子云以湼染紺則黑於湼湼即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矣若更以紺入黑則為緅此五入為緅是也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儀禮疏爾雅三染謂之纁是染赤法周禮鍾氏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是染黑法論語紺緅連文紺又在緅上則以纁入赤為朱若以纁入黑則為紺○集說引孔安國論語解紅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褻服不用則正服可知○詩疏引鄭元論語注褻服襌也○義疏火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為紅又水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為紫○禮記疏必表而出之鄭元曰為其形褻為其肉露見也○義疏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禮記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周禮注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禮記注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詩箋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禮記注緇衣羔裘祭祭於君之服孔疏是祭服用羔裘鄭注諸侯之朝服孔穎達曰羔裘必緇衣為裼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者謂助君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詩疏朝服衣色元元即緇色之小別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有緇布衣為裼裼衣亦是緇衣○

詩疏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與冠同色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朝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以君在朝朝同服此羔裘○周禮疏鄭注君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則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禮記注素衣麑裘視朔之服孔穎達疏在國視朔素衣麑裘卿大夫亦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聘禮公裼降左注引玉藻云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皮弁時或素衣熊云臣用絞君用素皇云素衣為正○儀禮疏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麑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裘裼衣

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為裼鄉黨是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全用素裼可知聘禮亦同用麛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為裼使臣則用絞衣為裼○詩疏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公側授宰裼降注注引論語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視朔及受鄰國之其皮弁服皆服麛裘○周禮疏黃衣狐裘十月農功畢獵祭先祖五祀之服○詩疏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大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用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玉藻云狐

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周禮注寢衣即今小臥被○詩疏言之毛厚服之居於家也言貉裘賤也○禮記注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春秋疏引鄭元論語注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服縫齊倍要○穀梁傳疏引鄭元論語注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周禮疏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則不用元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周禮疏吉謂朔日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或云吉或云朔聽朔在月一日是知吉為朔日也○義疏江長曰沐者當是沐浴時亦衣此服置衣上以避身溼也○義疏浴時乃用布便待乎肉燥

鄉黨圖考紺緅皆赤黑之間色不以為飾謂非正色

也緅又入黑為緇為元齋時服元冠元端而孔氏云齊服是誤以紺為元練衣本以一染之縓為緣而孔氏云練是誤以為緅為縓矣邢疏不能辨正○周氏辨正士冠禮爵弁注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緅既可用為弁獨不可為飾乎深衣之制衣純以繢衣純以青衣純以素紺緅非繢非青非素故不用○潛研堂集孔氏云一入為緅邢昺以緅為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為緅則緅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緅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一染謂之縓即孔所云一入也檀弓練衣黃裏縓緣注縓為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字也考工記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以不以紺緅

飾證五入為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士冠禮注爵弁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許氏說文無緅字而有纔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纔淺也古文纔與才通才亦讀為哉與爵聲相近則緅纔爵三者同物今文論語作緅古文作縓微黑為緅淺絳為縓不能渾而一之明矣自何乎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之縓亦為緅而二文相亂邢昺知緅為縓又云一入謂緅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考異廣韻曰紾單衣或作縝同縝單也是紾與縝不僅音同古賓通用若今本紾字說文解為元服玉篇訓緣也儀禮兄弟畢袗元鄭注云同也孟子被袗衣趙注云畫衣也古逗未有訓為單者不若作縝輒得○考異依皇氏義疏說句

末應無之字且如是說之則衫亦褻服而所表猶裼
衣與上下所記尤成類〇鄉黨圖考古人行禮時開
出上服前衿以左襄插諸前衿之右單言袒者袒而
無衣內袒也言裼或連言袒裼者袒而有衣也凡與
襲對者皆是袒左褻露裼衣襲則掩其上服不但褻
別無所謂襲也玉藻注袒而有衣曰裼聘禮凡袒裼
者左俗解謂直其領而露裼衣為裼曲其領而掩裼
衣為襲非也裼衣上便是上服裼衣貫疏說是〇姚
文田曰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
農云大裘黑羔裘詩羔羊之皮毛傳大夫羔裘以居
白虎通天子狐白詩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則羔裘
已無定論論語本文羔裘元冠不以弔是非弔皆得
用之矣麛裘僅見玉藻亦不明言所施鄭以素衣推

之當是皮弁遂謂是視朔行聘之服檀弓練練衣鹿
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鄭又以鹿裘推之注云古時
麛裘呂覽稱孔子始用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
投之無戾似又是常服矣狐裘見於經者如旄邱終
南何有檜之羔裘七月彼都人士及臧之狐裘渾良
夫紫衣狐裘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之類本言狐貉之
厚以居豈得皆為息民之服蓋朝祭聘朔四時皆有
若裘則非寒不御故古人詳於衣而畧於裘其意如
此鄭風緇衣毛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蓋元冠
緇衣素裳謂之朝服如易其裳為元裳黃裳雜裳又
名元端然則諸禮之用朝服元端者乃皆緇衣如士
冠禮主人筮日筮賓請期皆朝服有司賓皆如主人
服及期主人元端爵韠賓如主人服及期畢袗元擯

者贊者皆元端士昏禮自納采至期使者主人從者
皆元端鄉飲酒禮朝服謀賓介鄉射禮主人肅賓及
拜辱賓出迎及拜賜皆朝服燕禮朝服于寢聘禮使
者帥衆介夕及釋幣於禰又未入境一肄入境後三
展幣又君使卿歸饔餼賓禮辭又賓問卿又歸反命
皆朝服又主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飱致饔士介受餼
及聘問卿大夫迎於外門外上介問下大夫若不親
食使大夫致侑幣亦皆朝服公食大夫禮賓自即位
大門外至明日拜賜皆朝服又若不親食使大夫致
侑又賓受明日拜賜及大夫相食若不親食則公作
大夫致幣幣亦皆朝服既夕禮復者朝服特牲禮其
服皆朝服元冠唯尸祝佐食元端少牢饋食禮主人
及史宗人亦皆朝服曲禮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

而命之乘路必朝服內則國君士于生卜士負之吉
者齊朝服於寢門外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
士也雜記大夫卜宅若筮筮者朝服据是則緇衣之
用廣矣素衣見於經者有二素朱襮謂以帛為中衣
也庶見素衣兮則練服也惟皮弁用十五升白布衣
乃是禮服經雖無文然冠禮雜記皆稱素積以該皮
弁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則先儒之言為可據
聘禮賓皮弁聘又使卿韋弁歸饔餼賓皮弁迎於大
門外君使卿皮弁還玉賓皮弁迎迎於外門外雜記
大夫卜宅占者皮弁學記皮弁祭菜此皆用素衣之事
惟黃衣祗有蠟祭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是也三者
衣皆有常夫子固各取裘以配之〇周氏辨正曷生
篇毛傳云齊則角枕錦衾衾即被也齊設錦衾則不

必別有寢衣而寢衣為被無疑○釋地又續滿吳元
解若作褻與上狐裘複作熱居又與褻裘複蓋居卽
吾語女之居秦風文茵暢轂車中所坐虎皮褥夫子
取此二獸之皮為坐褥以其溫厚適體耳○鄉黨圖
考帷裳對深衣及中衣長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
辟積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祭服喪服皆用帷裳
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
王肅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
之正幅各半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疏既知舉深衣
裳有殺矣仍曲徇王說又與喪服裳之內削幅者為
殺誤甚喪服正是帷裳其云內削幅者謂布幅二尺
二寸縫時各削一寸向內縫之不若衰衣向外縫耳
與此殺字義異此殺為斜裁彼殺為斜裁彼殺為摺

卷十
十三

倒一寸也○鄉黨圖考王藻疏朝服緇衣素裳謂卒
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
此經孔注以朝服為皮弁服疏謂衣視朔之服朝君
為我愛其禮此說非是侯國亦有以皮弁服為朝服
者

齊

齊必變食孔安國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安國曰易常處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
魚餒而肉敗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失飪不食孔安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
鄭元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
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安國曰撤去
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不多食孔安國曰不

過飽祭於公不宿肉周生烈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
則以頒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鄭元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
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安國曰齊嚴
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禮記解陸佃引作孔子曰膾不厭細○臭氣疏作見○
說文引作不使勝食既○九經古義氣本古饐自詳見
左傳補注饐又與既適禮記中唐云既臯耩事鄭注既
讀為饐是既與氣同○沽詩毛傳鄭箋孔疏班國漢書
許氏說文杜氏適與薑引作酤○薑說文作禮聽撰經
菜○義疏上經狄文古本作並作疏瓜並作底齡按皇
本作底據內則邢本作瓜據玉業魚宜底謂會食之宜
又底食難貴相配說之剔底為食與上疏食複且底即
庚肩吾所謂黑米生菰葉杜甫所謂菰未沈雲黑似食
之最精者亦與蔬菜不類○釋文魯讀瓜為必合從吉
釋文音義考證玉集瓜祭上環與古
論合鄭已校定从古朱子反从魯論
釋文生如字范宵才卧反古外反又作繪饐字林央
莅央集二反○說文餲飯也从食昌聲○釋文餲烏
遇反一音遇餒奴罪反又餒字書同○沽
時毛傳音戶說文同鄭箋音顧又音活

卷十
十四

義疏范甯曰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
食遷居齊室也○周禮王齊日三舉賈公彥疏齊必變
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儀禮注適寢者不齋不居其
室○爾雅郭璞注飯饐臭說文饐飯傷熱蒼頡篇云食
臭敗也邢昺疏饐謂飯中有腥米者為名餒即失飪也○漢
書召信臣傳不時之物有傷于人○儀禮疏引鄭元論
語注一日之中三時食○義疏江熙曰不時謂生非其
時若冬梅李實也○後漢書注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
○義疏江熙曰殺不以道為不正也○儀禮疏割本末
為食正也○釋文氣說文作既云小食也○詩毛傳酤
一宿酒也○漢書食貨志詩曰無酒酤我夫詩據泳平
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孔子當周亂酒
酤在民恐薄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顏師古注鄉黨所說

孔子齊之時也○通典酤買也王莽時魯康請法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率開一爐以賣月讐五十釀為準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詩疏古買酒為酤酒○禮記疏脯曰尹祭尹正也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義疏多則傷廉故江熙曰少所啖也○公羊傳疏不宿肉者助祭於公有受俎賓之禮○詩疏祭於公不宿肉特俎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祝畢歸賓客之俎也○南史顧憲之傳雖菜羹瓜祭必齊如○公羊傳疏言雖蔬食菜羹及瓜質薄之物亦必祭其所先君子有事不忘本也

播求篇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煮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專指蔬菰言 卷十 十五

予

予謂此節當如禮運曰飲食不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名有所宜之物推之春多酸夏多苦食齊視春醬齊視秋春宜羔豚夏宜腒鱐春蔥秋芥之類為正解○鄉黨圖考或於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腶脩蚳醢脯羹兔醢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論語徵氣即餼食為食饗之食餼為餼牢之餼言肉雖多不得過食餼之數王制曰庶羞不踰牲○廣注通雅曰周禮注有功有沽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注猶麤也論語沽酒恐酒也○釋地三續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不知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唯酒無量不及亂一例通章不食俱指一物何獨此而泛及耶○論語徵語者誨言也古者養老有乞言合語然當時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君子平日亦依其禮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高宗三年不言則言指政事內寢不言政敬天職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安國曰杖者老者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墨子非儒篇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七經攷文一本斯作則

義疏范甯曰席正所以恭敬也皇侃曰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禮記疏禮集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

鄉黨圖考室中布席之法以西為上者統於奧以南為上者統於堂○姚文田曰周禮鄉大夫三年一飲酒州長春秋再飲酒黨正歲終一飲酒皆以官物為之族師春秋祭酺則是合錢會飯有此四者而已至飲國中賢於經文無據僅見鄭氏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句注彼注云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愚謂此五字當連上為文上云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句以道鄉人士君子道即道之以德之道蓋鄉飲諸儀唯黨正是其正法經云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又云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此之謂鄉飲酒本文甚明雜記亦云一日之澤是也先王以是明養老之禮故有正齒位之事黨屬於鄉遂稱鄉飲正是州長習射不言州射但稱鄉射不稱州射耳至如鄉大夫三年賓興則以禮賢能州長春秋屬民則主于習射皆 卷十 十六

通用此禮並非正飲酒蓋黨飲之賓皆以年年老者為之若賓興習射則以處士或公士為賓以代老者故不復見上齒之意唯大人為遵席于賓東則猶有三命不齒之法鄉飲遺制甚見禮記一篇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又云少長以齒是也儀禮則止載其儀節鄭目錄以鄉飲酒禮為即賓興禮然考鄉大夫職云鄉老及鄉大夫羣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是賓興之主有鄉老有鄉大夫乃儀禮言鄉飲席未見鄉老之位其非即賓興之禮明甚鄭注又于禮記謂前是賓興中是黨飲如其所言則王制習鄉上齒經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其言又作何解誠知黨正是正飲酒然後諸經文皆可明而其禮重狄者亦自顯然矣

卷十　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安國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廟之阼階 釋文作朝服而立立於阼無階字 釋文儺魯讀為獻今從古釋文音義考證鄉特牲鄉人裼注裼或為獻或為儺蓋儺獻聲相近故往往異文 後漢書注引鄭元論語注儺陰氣也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星之氣為厲鬼隨強陰出以害人故儺卻之也○禮記疏引鄭元論語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禮記疏盧植曰所以逐衰而迎新○注補後漢書引譙周論語注儺所以卻之也以葦矢射之○義疏三儺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而皇氏解季冬儺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周禮疏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乃命有司大儺鄉黨鄉人儺郊特牲鄉人裼亦皆據十二月民庶得儺而言

文獻通考此儺雖陰氣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疏曰庾云裼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強鬼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孔安國曰拜送使者敬也 七經考文足利本無而字 春秋疏遺人以物謂之問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包咸曰饋孔子藥 **曰丘未達不敢嘗** 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也 釋文一本無而之二字○攷文補遺古本嘗下有之字

卷十　十六

釋文饋其愧反 周易集解虞翻曰坎為多眚藥不可試故勿藥有喜康子饋藥丘未達不敢嘗此之謂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鄭元曰重人賤畜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 廐釋文作廐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論語刊誤廐字从是既字从九是者戈戟之屬馬主武事故曰廐若从九卽失武事之意 釋文廐久又反焚扶云反 義疏王弼曰孔子時為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釋文夫子家廐也王弼曰公廐也釋文音義考證鄭注自君之朝來歸陸說本之鹽鐵論刑德云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王說本之○禮記疏以為近君還私遠君故稱退○韓李筆解傷人乎不句問馬句讀不為否大德聖人豈仁於人不

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齡案此條今本筆解不載而讀不爲否見於李匡乂資暇錄又檀弓記夫子之言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則問生馬之傷情所宜有

考異禮雜載記廐焚事與此不同僞家語因此退朝文漫云國廐乃致與拜鄉人不合若國廐則人皆以國事急公來者必不止子之鄉人即有子之鄉人亦非專來弔子子顧私拜其一鄉耶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孔安國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孔安國曰薦其先祖 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元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七經攷文先嘗之足利本無之字釋文腥音星說文並作胜魯論生爲牲今从古

卷十 九

儀禮注君祭先飯食其前食此之謂君與之禮食

古訓說文牲不孰也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則腥當作胜○釋地三續禮君賜食以容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君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周氏辨正路史君祭先飯祭其始飯者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之類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拖前漢書龔勝傳引作拕說文引作袉云裾也釋文作拖釋文拕徒我反又勑佐反

禮記疏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也○漢書注拕引也

臥著朝服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元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荀子大畧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後漢書注俟待也○孟子疏是時孔子爲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

入太廟每事問 鄭元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

義疏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

釋文殯必刃反

鄭志田瓊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

卷十 十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孔安國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

禮記玉藻疏引作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儀禮疏饋者上下通稱

寢不尸 包咸曰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 居不容 孔安國曰爲室家之敬難久

釋文作居不客客苦百反○唐石經作居不客○廣注禮記釋文祭義濟濟者客注疏本客作容道德經儼若客王弼作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周生烈曰褻謂素相見必當以貌禮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持邦國之圖籍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鄭元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曰敬天之怒風

疾雷為烈義疏見齊衰者上有子字○釋文覓鄭本作舟○考文補遺古本貌下有也字○七經考文古本版作板○後漢書楊秉引作孔子曰迅雷風烈必有變釋文狎戶甲反迅音信又音峻

世說注鄭元論語注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書疏烈風是猛疾之風○新唐書五行志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有以致之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

升車必正立執綏周生烈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車中不內顧包咸曰居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枙旁視不過輢轂不疾言不親指釋文魯論車中內顧今從古釋文音義考證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注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今論語即魯論語言今以別古論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夫人君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且下之私也李善注魯論語曰車中內顧漢書今人皆據今本論語改之○王篇不內顧魯論無不字○考異魯論內顧上無不字鄭以古論就校增之○古訓臧在東云何既從鄭本作不內顧乃不取鄭板之言而反取魯論內顧之說後人於包注內顧上加不字致漢書文選並為增易幸薛注未誤師古說亦甚分明今宜據正之

說文綏中把也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安也○春秋疏綏者挽以上車之索○義疏內猶後也顧回頭也衛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疾高急也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漢書注不內顧謂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疾言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

色斯舉矣馬融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後漢書注舉協韻音捺

義疏繆協曰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舉故色斯舉矣○淮南覽冥訓高注翼一上一下曰翔翔不搖曰翔○後漢書注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義疏翔而後集者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迴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後漢書班固傳注本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文山梁雌雉時哉無重文○釋文一本作時哉時哉釋文音義考證業皇疏云山梁雌雉時哉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也邢疏云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為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則皇本邢本亦單作時哉重者近人所加○義疏七經考文古本矣並作供○釋文共本又作供釋文共九用反又音恭三息智反又如字

釋文鄭康成論語注孔子山行見雌雉食梁粟也○文選注孔安國論語解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文選注鄭元詩箋梁石絕水之梁也○義疏嗅謂鼻歆翕其氣也子路不達孔子意而供此熟雉乖孔子本心○義疏顧歡曰夫栖遲一邱雉之道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適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義疏虞喜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為物精微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韓愈注嗅當作鳴鵙之鵙雉之聲

爾雅邵氏正義嗅者張拍其翅○姚文田曰嗅晁氏

云石經作戛劉氏據爾雅云當作臭案廣韻有嘎字注爲聲也戛嘎古今字嗅嘎形近恐傳寫之誤陸氏釋文望文爲音遂作許又反

論語雅言卷第十終

論語雅言卷第十一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先進第十一義疏此篇明弟子進受業者先後也所以次前者既還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何晏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包咸曰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義疏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羣經補義時人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聖人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存本質耳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己慤己慼是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元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義疏及門下有者字

書疏門者行之所由故於門言仕路○詩書以仕進者得入君門謂不居位者爲不得及門○義疏張憑曰道之不行命也唯聖人安時而處從故不期於通塞然從我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爲心耶故感於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釋文鄭云以合前章○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以德行下別爲一章○攷文補遺古本德行上有子四二字○

唐石經作冉子

義疏范寧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政事謂治國之政也文學謂善先王典文○文選注引論語摘輔象仲弓淑明清理○初學記王廣宇我贊云嗣嗣宰我首名言語志表語章英辯風舉○文選注引論語比考讖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義疏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

稽求篇史記弟子列傳子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換德行至子夏二十字則此節本統計七十二人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況冉求明明哀三年為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師師戰于郊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舊本德行上有子曰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為德行桓寬鹽鐵論七十子有名列於孔氏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為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蔡之言

卷十一　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安國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己

義疏孫綽曰所以每說我言理自元同耳非為助我也言此欲以曉眾且明理也○公羊疏非助我者謂非師徒弟子共相發起之義蓋欲顯聰非是不助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杜鄴上日食對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公羊傳注閔子騫以孝聞○後漢紀華嶠曰言其孝皆合於道莫可間也○義疏顏延之曰言之無間謂盡美也○義疏昆兄也昆明也尊而言之也○釋文閒間廁之閒○初學記蕭廣濟孝子傳曰閔損與曾參門徒之中最有孝稱○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章懷太子注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文選注言父母子弟和穆盡歡人之讒言難以相間也○劉昭後漢書補志閔子行孝父母兄弟皆化之故無毀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卷十一　三

周禮注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妻之也○文選注圭玉有玷缺可磨而滅惡及人易為汙染不可去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釋文無季字○義疏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

義疏江熙曰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答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安國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

予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義疏作吾不可徒行以為之椁又作吾以不可徒行

淮南精神訓高注顏淵十八而卒○義疏繆協曰顏路之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義之輕重故托請車以求聖教也○兼明書毁車為槨非責車市槨○史記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司馬貞引王肅云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且七十也鯉也死或為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辭○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一年詔仲尼葬子有棺無椁○義疏繆協曰子雖才不可貧求備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而無槨也○義疏江熙曰不可徒行距之

卷十一 四

辭也鯉也無槨將以口之且塞厚葬也○春秋疏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禮記疏顏淵之死必當以物與抑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槨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之○文選注徒步也

考異史記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髮白之年非蚤死之年顏子之死在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四十一王肅偽造家語撫拾史文妄增三十一三字知與論語抵牾更自妄注小司馬注史記漫引其說邢昺復轉取之以疏論語偽家語之害經也○稽求篇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早死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一歲早死據史記則在夫子五十九歲據家語則在夫子六十一歲夫子五十九為司寇是年即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去位之後獨鯉之死己九年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今參校諸書知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夫子去葉返蔡為六十三是年當陳蔡之厄匪兕之歌唯顏子能解之是顏子依然在也考顏子之死公羊傳及史記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是夫子七十歲非六十一歲史記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於此考伯魚之死删在淵死之前伯魚之生夫子二十歲年五十先孔子死正當夫子七十歲為哀十三年魚淵之死相距一年經死之喻引痛正切

顏淵死子曰噫包咸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何晏曰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卷十一 五

義疏劉歆曰顏是亞聖人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元妙所以藏寄既道旨所由讚明敘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噫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來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公羊傳注噫嗟嗟貌予我徐彥疏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益親也今而遺命故曰天喪予○義疏繆播曰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史記集解天生顏淵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漢書注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義疏作子曰有慟乎又作而誰為慟釋文慟徒送反從才用反為于偽反
義疏繆協曰聖人體無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
○釋文慟鄭云變動容貌○文選注慟動容貌○禮記
疏慟比出涕慟則為甚
古訓按慟字說文所無漢景君碑驚慟傷哀武榮碑
感哀悲慟郭仲奇碑悲慟剝裂並作慟從心重聲鄭
云變動容貌動亦從重聲下從者曰子慟矣亦是見
夫子變動容貌而言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何晏曰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義疏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義疏范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于門人之意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陳羣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七經考文古本季路作子路又作敢問事死

義疏顧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恒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元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義疏七經考文古本並作閔子騫侍側又若由上並有曰字

說文侃侃剛直也○淮南精神訓高注言不得以壽命終也○義疏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文選注言子路有剛強之德竟至凶殘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鄭元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肅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北史何妥傳引作孔子曰仍舊貫釋文魯讀仍為仁

揚雄將作大匠箴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漢書注言因舊事則可仍乃復更改作乎

四書釋地昭二十五年杜注長府官府名意其與季氏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註言藏貨財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

心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云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三里為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為孔廟即夫子故宅今得知孔廟所在則可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象而得長府地○考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扞禦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悉公恃此伐己故于己事後率魯人毀其閑閟使後此之為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寧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為婉言諷之深契聖人強公弱私之心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馬融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

義疏作由之鼓弘
義疏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
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儀禮疏堂室相
將有室必有堂
孔子門人考門人子路之弟子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
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何晏曰愈
猶勝也
義疏作子貢問曰又作孰 賢子又作過猶不及也
義疏江熙曰聖人動為物軌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
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貽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
卷十一 八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玄曰小子
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義疏作而附益也 又鳴鼓下無而字
義疏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為公蓋周公旦之後○
義疏繆協曰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
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氏○
漢書注附益者背正理而厚於私家也○春秋疏伐鼓
者是攻責之事又曰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
考異說文富備也厚也此合訓厚與薄稅斂之薄反
對季氏之用田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魯
自稅畝而田賦已富於周公冉求復為季氏訪問田
賦即為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既告以周公之典在
冉求仍不勸救夫子所以絕之若以舊說周公勳貴
有之曷常以富著哉

柴也愚何晏曰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孔
安國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
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子**
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
晏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
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
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
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
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
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
以不虛心也
文選注魯與函同○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辟並作僻億 並作憶○尚書疏喭作諺○周易集解虞翻引作回也
卷十一 九 上
其庶魯从白蕭省聲○釋文柴仕 幾手諸一反辟匹亦反喭五旦反 說文 佳業
通志氏族略齊文公子高之後高孫傒以王父名為氏
十世孫高柴○義疏王弼曰愚好仁過也魯質勝文也
僻飾過差也喭剛猛也○書疏諺則叛喭欺誕不恭之
貌○周易集解虞翻曰幾者神妙也顏子之䘖故殆庶
幾○義疏王弼曰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
義疏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恒虛無累
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
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顏特
進云空非同所體故庶而數得○文選注屢空謂貧無
財也○後漢書注屢數也空乏也又曰言庶幾於善道
也○漢書注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

贛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義疏王
弼曰命爵命也○義疏又一通云殷中堪云不受驕君
命江熙曰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
殖之業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史記索隱廣雅云殖
立也孔安國尚書注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韓李筆
解貨當為資殖當為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
性命之理所以亞回
經義考王伯厚曰衛高柴為孔子弟子後居於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安國曰踐
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
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 何晏曰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
莊者不惡而言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卷十一　十

七經攷文古本作君子者與釋文與音餘釋文音義考證邢疏謂口無擇言所以論說皆厚重是善人與又云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乎以疑之也則邢亦音餘
義疏殷仲堪曰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
往迹不能入閫奧室論篤質正有君子之一致焉○漢
書注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少自創制然亦不
能入聖人之室○義疏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
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
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篤厚謹敬之辭也故云論篤是與
也又能君子之行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
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咸曰賑窮救乏之事 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 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 子曰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
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義疏作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
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
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
家財也白虎通義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
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
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
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
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

卷十一　十一

贍士大夫空船而回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
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子曰
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咸曰言夫子在已
無所敢死 經義考韓愈注死當在先
義疏庾翼曰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不盡則不可
以涉險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死路故賢不遺聖運
否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畏匡而發
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為指南啟門徒以出處
豈非聖賢之誠互相以為起予者也○義疏李充曰聖
無處處之悔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興乎將以世道交
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

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死對以定生死之命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安國曰子然季氏子
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曾由與求之問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
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
求也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
之者與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君所欲邪子曰弒父與
君亦不從也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
義疏孫綽曰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
所免者唯弒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
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義疏繆協稱中
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雖知貴其人而不
能其言也○文選注具臣無才而具官位之臣○漢書

注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包咸曰子羔學未
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
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
應遂己非而不知窮
史記列傳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張守節注括地志云
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義疏張憑曰季氏不臣由
不能正而使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難
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漢書注言子羔未
知道而使宰邑所以為賊害也○義疏繆協曰于時有
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
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

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美其來旨故曰是故
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識由乎
論語徵書謂尚書孟子盡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
謂尚書莊子書道政事故子路云爾
子路曾晳孔安國曰晳曾參父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
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女
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孔安國曰女常居
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安國曰如有用女
者則何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何晏曰率爾先三人對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包咸曰攝迫也迫乎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何晏曰方義方夫子哂之馬融曰哂笑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何晏曰求性謙退

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為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安國曰
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
君子謙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
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元曰我非自言能願學
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
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
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
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置瑟起
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
言其志也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包咸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

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
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生烈曰善點獨知時三子者出
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
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哂之包咸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安國曰明
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為之小孰
能為之大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晉書食貨志引作孔子曰加之以師旅○義疏率作卒可使足民下有也字○史記弟子列傳點作蔵○玉篇摼口耕切論語摼爾捨瑟而作類篇集韻並作摼云或作損○論衡明雩篇蔡邕篇後漢書儀祀志注文選何敬祖答張茂先詩注徐堅初學記太平御覽莫並作暮○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冠者五六人又近作吾子何哂由也又並作子曰為國以禮又並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又並作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釋文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釋文音義考證案皇本正如此古而如字通用之字蓋衍文釋文哂詩忍反○說文沂从水斤聲○釋文擬士兌反歸如字
蘇轍曰千乘雖大國而於衰周為小○文獻通考說文
二千五百人為師軍之五百人為旅○晉書食貨志此
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飢
二穀不升謂之饉○釋文鄭云方禮法也○文選注方
所也○文選注至如禮樂化人非我能及○詩疏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其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
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
殷正也十二年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
為壇合諸侯命政焉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行
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衆理既是一

故連言之○儀禮疏元端以朝得名為元端也○儀禮
疏朝服亦得名端以十五升布為緇色正幅為之同名
也○儀禮疏端是正幅非直幅稱端○禮記疏端元端
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
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
服○後漢書注鄭衆周禮傳曰衣有襦裳者為端鄭元
曰謂之端取其正也正者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
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
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之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陳祥道禮書鄭氏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
二寸而屬幅則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
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
之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
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侈於半而益一亦非端
也深衣之袪圜長衣之袪長中祭及餘衣之袪侈則元
端之袂端可知矣○文選注孔安國論語解稀少也李
善曰希與稀同古字通○釋文鏗爾投瑟聲撰鄭作僎
讀曰銓銓之言善也○初學記蔡邕禊文云洋洋暮春
厥月除乙○文選注蓋春衣青故言春服也○公羊傳
注使童男女各八人無而呼雩疏論語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今言暮春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
不言男女凡修雩者皆為早甚而作之故其數多又兼
男女矣春秋說文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蓋是天子
之雩也○後漢書注雩祭早之名也為壇而儛其上以
祈雨焉○義疏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
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為七十二人也

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論衡明雩篇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歸詠歌饋祭也孔子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說文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水經注引鄭元論語注沂水出沂山○禮記疏鄭元論語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韓李筆解浴當為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也堅冰未解安有浴之理哉○釋文鄭注歸作饋云饋酒食也○禮記疏女巫旱漢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云舞雩詠而歸也○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善焉○義疏李充曰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遊詠之至也夫人各有能性各有尚鮮能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餐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鳴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之情從中來不可假已唯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精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陋於茲陋矣

考異撲卒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為訓者若卒之讀倉未切廣韻卻訓急遽皇本作卒爾與孟子梁襄王卒然義合○廣注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故鄭以禮法解方○古訓撰鄭作僎撰鄉飲酒禮鄭注今文遵為僎或為全是全僎本通故讀僎為詮臧在東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廣注漢志祈穀之祭舞以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人三十人童子六七人四十二人也點欲以農事為閔故以孟春祈穀之事言之○古訓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北對稷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道西即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有周公臺臺西四里即夫子故宅故王獨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皆與鄭合則魯論作歸包曰歸夫子之門義亦通也以浴沂是祓除之禮事見韓詩周禮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引論語此文為證論衡詠而歸詠歌饋祭也是皆用古說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太史公采古文論語故作饋鄭以古義為長故從之

論語雅言卷第十一終

論語雅言卷第十二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顏淵第十二義疏顏淵所以次前者進業之冠莫過顏淵故顏淵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國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顏淵曰請問其目包咸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鄭元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義疏克作剋

義疏剋猶約也言若能自儉約己身反返於禮中則為仁也于是為奢泰過禮故云禮也○義疏范甯曰克責也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為仁矣○春秋疏引劉炫曰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亦情為嗜慾所逼己離禮而更歸復之○文選注剋節也言節己復禮○後漢書郎顗薦李固表顏淵十八天下歸仁○義疏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曰辭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周禮注欲知其要賈公彥曰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文選注不敏猶不達也

禮說周官師氏三德二曰敏德克為敏德以己承之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仁也詩云佛時仔肩毛傳曰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然則荀非己馬能克堯舜恭己禹稷由己成湯惟己伊尹若己於文以己承之曰克克者謹慎之辭詩赤舄己己蓋言謹也若無己則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變為槁木死灰亦終入於昏昏墨墨而已學問求諸己康恥行諸己忠恕推諸己達立取諸己安仁安百姓修諸己孔子無我非無己也楊子為我非為己也己之欲非己猶身之垢非身訓己為私濫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異莊子曰至人無己無己是無人也故莊子不知仁○稽求篇克己復禮左傳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注以為善公克己復禮漢光和五年劉毅上書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卽北史稱為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怨者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剋字正與掊刻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咸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史記弟子列傳引作仲弓問政

義疏范甯曰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如此也○書疏不可狎侮民也○義疏既出門及

使民皆敬又恕己及物三事並足故為民人所懷無復
相怨者已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牛宋
人弟子司馬犂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
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
公羊傳注引作其為之也難說文訒頓也从言刃聲
義疏一云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仁人事必言難
也王弼曰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訒也○釋
文訒鄭云不忍言也字或作仞○公羊疏難言之事必
須訒而言之○義疏江熙曰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
仁然後知勉仁為難故不敢輕言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
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
卷十二　三
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咸曰
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義疏作斯可謂君子已乎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元曰牛兄桓魋行惡
死喪無日我為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
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咸曰君子疎惡而友賢
九州之人皆可以相親
潛研堂集論衡引死生有命以孔子之言為孔子○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文選注引文並作皆為兄弟也
義疏繆播曰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通塞
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
修道以待賈不能遺時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為言
自然之勢運不為主人之貴賤也○詩疏上天之命定
於寔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文選注天下
四海道合則親
周氏辨正子夏欲其至他國以避禍但牛本宋公族
爵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微詞矣
喻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曰敬
而無失恭而有禮則亦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若謂天壤甚大唯吾所之何必懷此故都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鄭元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馬融曰膚受
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
遠人莫能及
卷十二　四
公與東訟天尊書班固五行志並引作可謂明矣無也已二字
公羊傳注如其言曰訴加誣言曰譖○漢書注寖潤積
漸之深也○義疏膚者人肉皮上之薄縛也若巧相訴
害者亦日月積漸稍進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
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人者為膚受之愬也○義
疏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旨乎夫賴明察以勝殘猶人
發滅之以水雖消哭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俟
根元拔鑑巧無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復喻
獨深微顯之義其在茲乎○漢書注膚受謂初受皮膚
以至骨髓也○後漢書注膚受謂得毛膚之言而受之
不深知其情核者也○文選注所受膚薄○義疏顏延
之曰譖潤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
不對於情偽故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

故曰違也○義疏如馬意則謂內寶之訴可受若皮膚外語虛妄則謂爲膚受也然馬此注與鄭不類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並作今民信之矣足利本作使民信之矣○義疏於斯二者何先上無子貢二字文作民不信不立　釋文去起呂反

漢書注無兵與食不可以爲國○義疏李充曰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三國志引王肅疏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日知錄兵五兵也故曰天生有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史記而五經無此語也○勝言補食不足以養衆則析骸易子衆益多果反不若因民以守足以自固古制天子六軍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賓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於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矣不可也

卷十二　五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鄭玄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廣注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注作革子成業詩匯棘其欲禮器引作匯革其猶列子湯問於夏革莊子作棘林革通○義疏成作城鞟作鞹○鞟說文引作鞹說文鞹去毛皮也从革郭聲

詩疏以舌動而爲言謂言爲舌也○詩疏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禮記疏駟不及舌故審言語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玄曰盍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安國曰孰誰也

卷十二　六

釋文饑鄭本作飢○七經攷文古本作飢○楊震爲何毋修第疏引作君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作君孰予足

陸康斂田畝錢疏徹者通也言其法可通萬世而行也○周禮疏徹是天下而通法亦助法也○左傳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通典古什取一時什取二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兵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穀梁疏凡邱賦之法因其民之所受公田什一及私家之財通融及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人分別其所受公田各令出此馬牛之賦此田財并賦之驗也○周禮疏哀公已行十二而稅有若

亦知哀公十取二故仰之使從十一之正而云盍徹徹
通也謂十一之通稅哀公憂國有若憂民故也○義疏
江熙曰夫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
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之可有餘而歲計則不足行十
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逾影有子所
以發德音者也○漢書注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
○書疏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
文獻通考二謂收公田之租又履私田之畝十取其
一○稽求篇周官匠人注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十一使自賦語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
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通其率為十取其一則徹
之訓通亦祇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
立義已耳

卷十二 七

子張問崇德辨惑包咸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
也包咸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包咸曰愛惡當有
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
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義疏徙義崇德下無也字欲其生下欲其死下既欲其生下亦有也字○釋文惑本亦作惑 釋文祇音支
集說明其愛惡如此誠不為有益亦祇以自取異而
已○融堂管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愛欲
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
國曰當此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史記世家義疏釋文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吾豈得而食諸○太平御覽作吾焉得而食諸
漢書壺關三老茂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
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漢書注君為君德臣為臣
道○義疏江熙曰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衆之
憂善其誠言也○漢書注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
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
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
子路無宿諾何晏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
故不豫諾
釋文魯讀折為制今從古釋文音義考證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折則刑是制折古以聲近互通○

卷十二 八

釋文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
義疏孫綽曰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
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為證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
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使能斷獄也○書疏片言即單辭
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
單辭即可以斷獄唯子路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包咸曰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王肅
曰化之在前
義疏孫綽曰夫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
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周易集
解王弼曰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作制契之不明訟
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起契之過職不相亂爭何由興
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漢

書注言使我聽訟與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曰立政施德則能使人絕于爭訟○書疏聽訟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

爾雅邵氏正義訓為若若如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唐文粹常仲孺河中府文宣王廟碑引作學之無倦行之以忠○釋文倦亦作券釋文倦其券反九經古義倦當作券說文曰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施舍不券鄭氏考工注券今倦字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元曰弗畔不違道

卷十二 九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釋文一本義疏本七經攷文古本並作君子博學以文義疏美與己同故成之也惡與己異故不成之也小人反是者惡與己同故成之也美與己異故不成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鄭元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義疏作子帥而正○孟子趙岐章指古本引作子帥而正孰敢不正也前漢紀夫子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正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眾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公羊疏帥長也○義疏李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多情欲言民化于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義疏作苟子不欲義疏李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者也○文選注自絕營欲雖賞之使竊不為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漢書董仲舒班固並引作少○義疏釋文七經攷文古本上並作尚

卷十二 十

董仲舒對賢良策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文選注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漢書注言人從化若少之遇風則偃仆也又曰言從教而化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元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義疏作夫達者夫聞者各無也字

義疏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大夫也○漢書注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周比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義疏繆協曰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殉為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真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義疏沈居士曰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近世巍巍蕩蕩有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世並終然顯稱名則是達也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至終然豺狼迹著而母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

廣注書朕既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鄭元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桀邦家是驚動臣庶使之疑惑也

卷十二　十一

樊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咸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下可游焉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安國曰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為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釋文從才用反慝吐得反

漢舊儀五夏龍見而始雩壇在城東南引龜山為之沂水至壇西南行曰雲水曲中壇上舞雩即曾晳樊遲所遊之地○論衡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義疏范甯曰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為先得事為後所以崇德也○義疏先事謂先為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後得祿位已勞也○春秋繁露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人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荀子不苟篇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手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注蓋當時禁鬬殺人之律戮及親戚

樊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咸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安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卷十二　十二

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改文補遺古本諸作於○釋文鄉又作舜○義疏鄉作嚮又作富哉是言乎

詩疏直者即不私枉之謂是枉者不直也○詩疏杜預云正直為正正己之心正曲為正正人之曲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義疏蔡謨曰何為不仁者遠遠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化子夏謂之去者亦謂商之未達乃甚於樊遲也子夏言此者美舜湯之知人臯陶伊尹之致治也無緣說其道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陟遐路身適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案蔡氏之通與孔氏無異遠惡行更改為善

行也○春秋疏鄭元論語注皐陶為士師號曰庭堅○
漢書注任用賢人放黜讒佞
考異易嚮晦書嚮邇俱臨對之義嚮用五福作嚮望
解義疏以當曩昔字古無是訓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包咸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蔡邕集引作忠告而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義疏作忠告而以善否則止無自辱焉

詩疏朋友之交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
古訓皇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可知古本經文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說文會合也

卷十二　十二

論語雅言卷第十二終

論語雅言卷第十三

論語子路第十三義疏子路武為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歸安　董增齡　述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釋文勞孔力報反鄭如字

義疏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禮記疏為政先行恩惠乃可使人為勞役子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孔子答云但勤行前恩惠之事無倦急則自足為政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義疏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書疏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義疏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卷十三　一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咸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咸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包咸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包咸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
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
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釋文迂○鄭本作于○七經孜文古本矣其正下有名字後漢書梁統傳引文中作衰措作厝
義疏鄭元論語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
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於策孔子見時禮教不行故
欲正其文字之誤○後漢紀魯丕曰正名之道所以明
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前漢紀荀
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
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義疏孔子答曰若
必先行正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為時昏禮亂

卷十三　二

言語譎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也○
漢書注言欲為政必先正名○古史衛人立郢郢不可
則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
則名正矣雖以拒聵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廢輒而立
郢耶亦將教郢納蒯聵耳春秋書晉趙鞅納衛世子於
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
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
○釋文迂鄭注狂也○禮記疏迂是廣大之義○史記
索隱野者是不合禮耳○周禮鄉士士師受中鄭司農
注中者刑罰之中也○漢書注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
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也○後漢書哀之為言不輕
不重之謂也○周易集解干寶曰言安恐以暴政加民
而無哀矜之心百姓无所措手足

稽求篇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
也蓋輒固未嘗受命於靈公者也據左傳郢曰君夫
人在堂三揖在下言立後當以禮與大人卿士同之
今君私命耳故曰祇辱是當日立郢之言尚是私命
更無他命命輒可知及靈卒郢又曰君沒於吾手若
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
不聞命辭之則更無他命又可知所謂輒之立受之
王父者有不可盡信公羊傳石曼姑受命於靈公而
立之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豈有曼姑獨受顧命者
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飾之非實錄也○稽求
篇舊注引馬融云正名者正百物之名也考祭法黃
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書藝文志謂名家者
流蓋出於禮官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為鈲析則是稱

卷十三　三

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為無非是名如禮名子
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臨有兄而
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
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
不入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為孝而實不可名言
以為法故禮不興後漢薛宣子况為博士所毀而廷
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
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於禮樂刑罰者况
春秋以義正名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傳
四年齊侵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是兵戎大事闕於
正名者尤急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
折之蓋拒父一事第使隱悟而不可明言耳○潛研
堂集或謂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鄭康成以文

字解之宋儒改為正祖稱禰之名則於衛事為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為辭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正名自當從鄭義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在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春秋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為先故子路以為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闕文同意○古訓外史注大行人注文字通謂之名臧在東云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說文解字敘亦引此是許君同以為正字又云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書句皆不順顛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於書無所苟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也隋書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鄭學

卷十三　四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咸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繈義疏作子曰吾不如老圃○七經攷文古本樊須下無也字○漢曹全碑漢封禪書文選嵇康幽憤詩繈並作緥釋文國布古反又音布義疏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子孫也圃之為布也取其分布於地○義疏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行也○文選注言為政由人但杖信義莫不盡其情○義疏繈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公羊疏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漢書注李奇曰繈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顏師古曰繈即今之小兒繃也○文選注呂向曰繈以繩繫筐李奇曰褓小兒大藉也張銑曰繈褓束樸小兒衣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何晏曰專猶獨也漢書藝文志引作顓對○攷文補遺古本以為下有哉字義疏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漢書注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漢書注謂人不達於事誦詩雖多亦無所用○荀子勸學篇注詩書但論先生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釋地又續專擅也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自何晏訓專為獨遂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及之助果爾先王遣聘止使者一人足矣胡為從以上介及衆介耶

卷十三　五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晏曰令教令也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淮淮南主術訓人主之法必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第五倫勸成風德疏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三國志何晏曰善為國者

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義疏范甯曰上行理僻而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咸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義疏兄弟下無也字

義疏衛瓘曰言治亂略同也○漢書注言周公康叔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

羣經義證史記以此為出公哀公發衛瓘因之遂宋綦叔厚責王仲山仲巍兄弟並降辭云魯衛之政若循一涂亦沿此解考漢書馮野王傳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隸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乃宣魯衛之政敎二南之澤漢經師所授宜為有據皇疏不達斯義謂自初至衰兼言之是偷敝相亞故作此語微文近譏聖不為是言也

卷十三 六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 王肅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義疏子荊初有財帛不敢言己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已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完全而已不敢言欲為久富貴也富有言家道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為美非是性之所欲故云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 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王肅曰民富然後教義也衣食足後知辱 義疏作冉子僕○塩鐵論引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

荀子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春秋疏欲先富而後教為其貧而無恥欲營生以富之也○通典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通典考績篇文獻通考盧懷疏並引作期月而已無可也二字○後漢書郎顗傳注引作三年乃成功

史記世家孔子去衛時語○漢書公孫宏傳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月而變三年而化孔子習周公者也故云然○前漢紀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此功也○公羊疏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漢書注謂使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

卷十三 七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肅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 誠哉是言也 孔安國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義疏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前漢紀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後漢書注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節可以無殺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釋文王于況反又如字

詩疏鄭元論語注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文選注引素王受命讖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莫不喁喁延頸歸德○

前漢紀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升謂之升平三升
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太平而王業大成刑措
不用王道興矣○漢書刑法志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
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漢書平
當傳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義疏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
亂之民未能從道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
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
措仁功可成○義疏欒永初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外
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
也○漢書注此謂若有受命之主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也○詩疏積世始得去殺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卷十三 八

七經考文一本人上有其字
義疏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正人
乎

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 馬融曰政者有所更改匡正 **子曰其事也** 馬融曰凡
行常事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融曰如有政
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鹽鐵論引文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
詩疏鄭元論語注朝謂季氏之私朝○集說引周氏論
論注謂冉有從季氏自魯君之朝而退也○義疏欒永
初曰按稱政事冉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
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與政之
理則二三子為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

春秋疏於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為
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禮記疏以近君為進還
私遠君故稱退○禮記疏鄭元論語注君之教令為政
臣之教令為事○後魏書高閭曰政者君上之所施行
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
而行之謂之事
稽求篇魯語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
朝此言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
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事則季氏之朝
原可議國政弁議家事但朝不可晏周禮注朝猶朝
也欲其朝之蚤也朝而晏則議事久久則多事吾猶
國老聞之不得而議之若是之久乎晉語范文子暮
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卷十三 九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
近一言可以興國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安國曰事不可以
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
唯樂其言而不見違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安國曰人
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
則近一言而喪國
義疏作如知為君難也又作一言而可以喪邦又作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文選薛綜注幾近也

九經古義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唯其言而莫之違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苑引夫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義疏邊國之人豪氣不除人情不附故以說近諭之○詩疏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伽其近者

釋地續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即此越王無疆曰夏路以左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當爭霸中國連山累石以此以為固號方城亦謂之長城春秋時楚第一重地宜以沈諸梁填撫焉

子曰為莒父宰問政鄭元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

卷十三 十

周氏辨正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不言莒父何地路史國名紀亦不詳莒父何城闕氏釋地據杜注推之謂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西鄙此說亦未可據定十五年城漆漆在今鄒縣北非備晉也哀四年城西郛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杜氏並以為備晉西郛魯西郭邾瑕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毗無考豈皆西鄙之邑乎既無從實指其地闕疑可耳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公羊傳注所以崇父子之親也○釋文鄭康成注躬作弓云直人名弓○淮南 論訓高注直躬楚葉縣人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義疏撰光曰父為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義疏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故相隱乃可為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義疏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

釋文音義考證呂氏春秋當務篇引孔子云異哉直躬之為信也淮南氾論訓高注直躬楚葉縣人雖同孔本作躬而皆以躬為人名

卷十三 十一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包咸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義疏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己所以為仁也本不為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偽斯見矣偽見則去仁邈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鄭元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

足算也鄭元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
也ㄨ經攷文古本弟作悌○漢書公孫賀傳贊引作斗筲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引何足選也○韓李筆解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家宗族稱其孝焉鄉黨稱其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解曰孝悌為百行之首無以上之者舊本子曰行己有次為上文簡編差失也
義疏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必無者其唯有恥乎是
以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
為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獨不為君子
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故孔子之稱邱明亦貴其同恥
義苟孝弟之先者也○穀梁傳序疏言其當權事制宜
受命不受辭○義疏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為小
器取其能有所立○義疏硜硜堅正難移之貌○韓李
筆解硜硜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古文小與之

卷十三　十三

相類傳之誤也○文選注斗筲小器也○漢書注筲竹
器也選數也言其材器小方不足數也○漢書注斗筲
喻小而不大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咸曰中行行能得
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包咸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
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攷文補遺必也狂狷乎古本無必字○後漢書儒林傳引作與其不得中庸必有狂狷乎古訓狷俗字當作獧
詩疏鄭元論語注仰取古制不預時俗是進取一槩之
義○後漢書獨行傳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
之端者然則有所不為必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
必將有所不取者矣○後漢書注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漢書注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必不得中行之人與之
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後漢書注庸
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
也須得狂狷之人○義疏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知退
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為皆不中道也然
率其天真不為偽也季世澆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
飾詐以誇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文選注狂狷佯
狂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安國曰南
人南國之人鄭元曰言巫醫不能無恆之人善夫包咸
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國曰此易
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

卷十三　十三

元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淮南說山訓高注引作不可作為巫醫○ㄨ經考文足利本作善載○集說不恆其德一節則為一章
禮記疏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義疏人
若用行不恆者則巫醫為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
也○義疏衛瓘曰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巫醫
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周易集解荀爽曰與初同
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為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
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為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
○禮記疏恆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為乾乾
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恆其德也又互體
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易疏九三居下體之
上處上體之下雖處三陽之中又不在中之位上不全
尊下不全卑執心不定德行無恆故曰不恆其德德既

無恒自相違錯則為羞辱承之所羞非一故曰或承之羞也○義疏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云無不爾或承鄭九曰或常也老子曰湛兮似或作河上公注或常也○後漢書注恆卦九三爻辭也鄭元注與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或毀折後有折辱也○義疏子曰不占而已矣者記者又引禮記語證無恒之惡也言無恒人非惟不可為巫醫亦不可以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恒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古訓鄭注巫醫不能治者猶左傳疾不可為也巫醫善治人疾無恒之人二者所不能治衛瓘曰不可以為巫醫夫無恒者豈止不可為巫醫○廣注緇衣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此巫醫乃卜筮之謠金樓子云論語無恆之人不可卜筮此其證也○勝言補或承之羞羞是惡義在吉凶悔吝之外故曰不占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筮不能及也

卷十三

十四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周易集解虞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和而不同故同人以類族辨物也○國語韋昭注和謂可否以相濟同同欲也○文選注劉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呂延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不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七經考文不善者惡之下古本有也字

義疏一通云子貢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云未可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為所疏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既頻答未可所以更為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疏惡也○公羊疏行與衆同或朋黨矣行與衆異或孤特矣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實勝於前故知是實善○陸贄疏蓋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安國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卷十三

十五

禮記疏不以其道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三國志王恢傳其使人器之人之所能各有長短稽求篇漢儒謂說如字即言說也曲禮禮不妄說人鄭注為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亦引此文為證但近媚婢難解孔疏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為妄說近於媚佞也此為以言語諂人者言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何晏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文選注泰自縱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

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後漢書注剛毅謂强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義疏作何如斯可謂士矣又作兄弟怡怡如也○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太平御覽述文並有如也二字釋文偲音絲怡以之反

大戴禮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詩毛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詩疏鄭元論語注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文選注怡怡兄弟和樂貌○義疏繆協曰以為朋友不惟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匿怨兄弟道缺則鬩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重弊至於恨匿將欲矯之故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咸曰即就戎兵也言以攻戰也

義疏繆協曰亦可以即戎未盡善義也○義疏江熙曰子曰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于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韓李筆解即戎是諸侯朝會於王各修戎事之職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後漢書傅燮傳論引作不教民戰

公羊傳注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蒐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閱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穀梁疏引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漢書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義疏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餧虎徒棄而已也○義疏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也○漢書注非其不素習武備○史記索隱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通典天生五材人並有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歷代以來禍亂之作非武不定是以君子習之

論語雅言卷第十三終

論語雅言卷第十四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憲問第十四

義疏：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仕進之法也所以次前者顏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史記弟子列傳皇氏義疏竝述克伐以下為一章稽求篇憲字子思史記憲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即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作一章甚甚是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馬融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咸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考文補遺克作剋○三國志鍾離牧傳注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忍不仁者其為仁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何晏曰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咸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何晏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後漢書獨行傳注引作天下有道危言危行○淮南冥覽訓高注後漢書第五倫郭泰等傳章懷太子注皇氏義疏七經攷文古本條竝作遜漢書注危言直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後漢書注危言謂不畏危難而言也○後漢書注鄭玄論語注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淮南冥覽訓高注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義疏江熙曰仁者宜不歲寒虧貞松之亂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晏曰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義疏殷仲堪曰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則訥木矣木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義疏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巧佞之言也數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晉書刑法志君人之道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固當為除害理務亦當為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於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義疏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在道忘身斯為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趨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義疏李充曰陸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後漢書注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為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

寒浞殺之而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
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此二子者俱不得
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馬融曰禹盡力
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
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
有德故曰君子
釋文适古活切本又作括羿五報反盪土浪反○說文引作𢏚云䠶从弓幵聲
說文𢏚帝嚳䠶官少康滅之○荀子儒效篇注羿逐夏
太康而遂簒位○春秋疏尚書云有窮后羿孔安國云
羿諸侯名說文羿帝嚳射官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
使羿射九日而落之要言嚳時有羿堯時有日則羿是
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氏信是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 卷十四 三
何也○文選王逸注羿既殺夏后相卒為相子少康所
誅○孟子疏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
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
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二者未嘗不相待為用耳
困學紀聞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
舟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想即丹朱○日
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
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漢時竹
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引之王逸
注天問謂滅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
為之說又曰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陳宋書顏師伯
傳單騎出盪其銳卒謂之跳盪唐書百官志矢石未
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別帥謂之盪主陳書

高祖紀盪主戴晃徐宣等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
乘舟盪公者不同○經義考夏洪基云南宮之為敬
叔非也史記南宮括字子容未嘗云孟僖子之子孟
懿子之兄也索隱遂注云僖子之子仲孫閱史無其
文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
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天下豈有一人四
名者乎可疑二敬叔公族元子從孔子時定已娶於
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檀弓載敬叔載
寶而朝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中有德謹言語而不
廢於有道之邦耶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安國
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經義考韓愈注仁當作備 卷十四 四
義疏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慕為仁者不能盡
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
事者也○義疏王弼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
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
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白虎通義引作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
釋文勞力報反
義疏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義
疏愛慕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道不無勞賴之辭
也忠者盡中心也有人盡中心未者不無教誨之辭○
詩疏是不愛則不勞也○書疏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
慰勞之勞亦愛之義○詩疏中心善之不能無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漢書人表作卑湛○羣經音辨鄭康成作卑湛草創之○釋文創依說文此是創殘字創制之字當作刱釋文裨婢之反諶時林反創初向反

周禮太祝二曰命鄭司農曰命論語所謂為命○淮南說山訓裨諶出郭而智以成子產之事○文選注艸創造始也○書疏鄭康成以討論為整理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卷十四 五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鄭元曰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義疏釋文七經攷文古本疏竝作蔬釋文駢薄田反又蒲亭反飯扶晚反

漢書注言彼人哉無足稱也○後漢書郡國志臨朐有三亭古邢邑注引應劭曰伯氏之邑也○禮記疏鄭元論語注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義疏伯氏名偃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邑三百家也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禮記疏鄭注訟卦云小國之上大夫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伯氏齊大夫齊為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禮記疏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文選注沒盡齒年也

稽求篇子西伐陳子產獻捷於晉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襄二十九年裨竈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避之子西子產任往同事而竝見優劣故連附若楚有兩子西一鬬宜申僖文間謀亂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管仲子產連類及之○廣注彼哀也論語子西彼哉集韻司馬光類篇郭忠恕佩觿竝同○稽求篇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證于是附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而後小誤其偏旁者案定八年公羊傳陽虎謀弒季氏不成見公斂處父之甲賊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釋地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史記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以籍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周氏辨正陳心叔謂書其邑之民人使相聯駢易於稽察謂之駢邑又謂之書社案大戴禮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左傳哀十五年齊與衛書社五百商子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千下衛而駢邑之稱無聞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應劭曰郱一作駢後為伯氏邑杜注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又曰孔注言管仲奪之劉向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之用刑並論

卷十四 六

習鑿齒亦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注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己哉據此則指管仲行罰之公而人服之非桓公奪以與仲也晏子春秋亦云桓公以書社封管仲然則書社者桓公之所與而奪駢邑者管仲之行罰也當以孔注為是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釋文難乃旦反義疏江熙曰顏淵無怨不可及也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卷十四 七

隸辨唐扶碑朝百公綽即孟公綽○釋文綽本又作辭○義疏大夫下有也字儀禮疏家臣稱老○後漢書注趙魏皆晉卿之邑也趙魏老優閒無事○漢書注言器能各有所施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和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周生烈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融曰義然後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義疏范甯曰不欲不營財利也○釋文卞莊子鄭云秦大夫釋文音義考證丁傒恆云韓詩外傳魯興師下莊子請行後漢書班固崔駰等傳亦皆以莊子為魯人鄭注秦人之說殊誤荀子大畧篇薛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義疏莊子能獨格虎○周禮地官疏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穀梁注見危授命江熙曰義存君親雖沒猶存○義疏顏特進曰見利思義雖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見危授命雖不及卞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苟免也○文選李周翰注授命授君命也久要久交也

古訓卞邑今泗水縣東是魯地非泰地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卷十四 八

七經考文古本其言其笑其取下竝有也字漢書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發也○義疏袁氏曰其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群經義證論衡兩引此文皆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重言無為抑揚之詞與馬氏本異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二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釋文防音房

義疏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

周氏辨正魯有兩防隱十年取防此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此東防也據杜注在琅邪華縣東南武仲以防即此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元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正 穀梁傳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文選注引論語讖重耳反譎伐德矜功○左傳注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彊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穀梁疏正而不譎指謂伐楚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漢書注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義疏江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下綏諸侯使車無異轍書無異文也○後漢書注譎詐也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夫子故取其一切之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仲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

義疏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為霸主遂經九過會盟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辨也○釋文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釋文音義考證按今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僖九年會葵邱皇疏邢疏所引皆同然鄭康成注論語亦有柯無葵邱則陸氏所引范注當有所本非誤也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釋廢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貫故得為九也僖九年盟于葵邱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穀梁疏所言與公羊傳一一印合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五誤矣○漢書注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會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同盟於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洮九年會葵邱也○後漢書注謂再會于鄄兩會于幽又會檉首止戴甯洮葵邱也○文選注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文選注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

日知錄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為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漢晉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若毛偃為重耳臣而仲與忽不得為糾臣是以成敗論君臣可乎論至於尊

周室成筆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固在遂謂之無罪非也○學春秋隨筆子糾小白之或以為僖公子或以為襄公子按齊襄娶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年即卒即妾媵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知任管仲圖霸功踰二年亦娶王姬其為僖公子無疑或謂小白為兄糾為弟按經文書糾為子予以嗣君之稱則糾為兄乃以公穀經文納糾無子字為疑不思殺糾之經公穀不已稱子乎由是推前不得謂納時之非子也故公羊於糾曰貴宜為君於小白曰篡穀梁於小白曰不讓曰惡之以傳證經知納糾不稱子為闕文而左氏為可據○稽求篇荀卿云桓公殺先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

卷十四　十一

弟小白左傳杜注小白僖公庶子糾小兄庶兄即管仲所自著之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傅小白辭不出蓋以小白幼而賤絶叔不欲為之傅也韓非子桓公五霸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越絶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說死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絶叔曰公子糾在上而不讓尹文子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鄧驥左氏指蹤云桓公襄公之季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有齊桓殺弟以返國之語不知薄昭因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見漢書與淮南本傳韋昭注奈何誤襲之也○稽求篇王逸楚辭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蓋九數有核實者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

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屬九數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展喜曰桓公糾合諸侯則糾與九字果屬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也故屈平天問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經典稽疑引晉悼公曰八年之中九和諸侯祁午曰再合諸侯左氏指記會盟悉皆數目豈有桓公九會歷見羣書而反謂九是通字糾是正字者○考異管子小匡篇晏子春秋問下篇荀子王霸篇史記齊世家又蔡澤傳戰國策王斗語又魯仲連遺燕將事越絶書外傳吳內傳韓非子十過篇呂氏春秋審分覽韓詩外傳大戴禮保傅篇淮南子氾論訓說苑尊賢篇新序雜事篇風俗通義皇霸卷論衡書虛篇中論智行篇魏武帝短歌行皆引作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按公穀俱

卷十四　十二

以九為實數周秦兩漢人以九合一匡作偶語者又如此之多釋文中九字無音則諸儒俱如字讀未有據左傳展喜一語遂改文為糾字者○考異召忽殺身成仁仲不死而有九合之功則亦如召忽之仁其者實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晏曰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

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
言召忽不當死
書疏鄭元論語注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
持王者之政教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漢書注謂定
襄王為天子位也一說陽穀之會令諸侯無障谷無儲
粟無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義疏王弼
曰于時戎狄交侵亡邢滅衛管仲攘夷狄而封之南服
楚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漢書注
言無管仲佐齊桓征討則中夏皆將為戎狄也○文選
注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
美其功也○後漢書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
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義疏召忽投河而
死故曰溝瀆 卷十四
十三
後錄左傳殺公子糾於生竇史記作笙瀆賈逵曰魯
地句瀆也句與溝同聲則溝瀆即笙瀆在今曹州府
曹縣東北三十里齡案史記索隱笙瀆鄒誕生本作
莘瀆論語作溝瀆後代聲轉字異故諸文不同今曹
縣北有句陽古城即溝瀆故地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孔安國曰大夫
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孔安國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漢書人表作大夫選 五經文字僎西究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遵○後漢書注僎七春反
後漢書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
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
其喪 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
亡 義疏作子曰衛靈之無道久也○漢書人表改作中叔○漢書注引作祝鮀主宗廟王孫賈主軍旅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馬融曰怍慙也內有其實
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義疏作則其為之難○大戴禮盧注引作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 釋文作才洛反
義疏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
不作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
請討之 馬融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齋齋
必沐浴 卷十四
公曰告夫三子 孔安國曰謂三卿也 十四 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安國
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馬融曰
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義疏弒竝作殺○義疏唐石經七經考文古本竝作告夫二三子又作君曰告夫二三子者又作之二三子告 又作不敢不告章本無也字
漢書注應劭曰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
文選注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
封邑○淮南繆稱訓注簡公君也以柔懦田成子殺之
○文選注引紀滑識陳滅齊六卿分晉○春秋疏求討
不義顯事施舍足以致益固人臣所當達滕也○禮記
疏魯無弓矢之賜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簒
逆亦得專征代○春秋疏還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

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詩疏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義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拾遺軾以爲能克田氏則三家不治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轍則以爲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

困學紀聞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廣注案路史注考左氏家語不可似在孔子不曾至三家與詩疏合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

義疏作勿欺之○攷文補遺一本無也字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晏曰本爲上末爲下

卷十四 十五

文選注引論語比考讖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論語徵表記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盖以事君言之與上章相比言君子通君以德義小人通君以財利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孔安國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劉向新序引墨子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務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義疏徒空也外空爲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一云徒即圖也言徒爲人說也○後漢書桓榮傳論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晏曰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陳群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攷文補遺古本作與人生釋文遽其居反○釋文音義考證使者出方音所吏反今本多刪者字竟似上文使人之使亦是讀誤矣

漢書藝文志引子曰使乎使乎顏注歎使者之難其人○論衡問化篇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安國曰不越其職

周易集解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義疏袁氏曰不求分外○易疏止之爲義各止其所君子於此之時思慮所及不出其己位也

卷十四 十六

稽求篇夫子既言分位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辭以爲證與太宰章宰曰子云正同北齊魏長賢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果屬一章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義疏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並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義疏君子之人顧言愼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偏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稽求篇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必恥行何必過按雜記其有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

恥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
於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即論語亦云古者言之不
出恥躬之不逮也何獨於此而殊之○潛研堂集邢
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而行不副君子所恥
也則邢本亦當與皇本同今注疏本乃後人所改非
邢本之舊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義疏江熙曰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非忘其神武遺其
靈智遂以衆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
真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
不暇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義疏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釋文方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義疏江熙曰比方
人不得不長短相傾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臧否故云
我則不暇是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
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王肅曰徒患己之無
能義疏本七經考文古本足利本並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
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
漢書翟方進傳注引作于人逆詐
義疏李充曰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信僭則
懼及偽人詐濫則懼及真人寧信詐則為教之道宏也
人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在善察若
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
之路塞矣○漢書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
也○義疏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
覺之次也○義疏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
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為賢者之行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包咸
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包咸曰病
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漢書人表尾生畝顏師古注即微生畝○釋文鄭作丘何是栖栖者與○義疏作孔子對曰
通志氏族畧猶今人言某生也微生畝魯武城人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元曰德者調良之謂
義疏江熙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
而惟稱其德也○太平御覽德謂有五御之威儀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何晏曰德恩惠之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賈子新書施得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漢書注言怨
于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春秋疏德加於彼彼荷其恩
故謂荷恩為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何晏曰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
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
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
何晏曰聖人與天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釋文怨於袁反又於願反
釋文鄭云尤非也○文選注引論語撰考讖下學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禮記疏尤過也責也苟皆應之患難即亦甘為○說苑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漢書注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元曰吾勢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說文引作公伯寮訴子路○義疏於公伯寮下有也字○釋文寮力彫反愬恚路反

卷十四 十九

通志氏族略子服姬姓魯桓公之子公子慶父元孫孟懿伯字子服其後以為氏○義疏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周禮疏鄭元論語注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

經義考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按繚見弟子列傳又見文翁禮殿圖馬融曰繚魯人弟子也後人以愬子路一節斷為非聖人之徒然論語六十人公是公非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掩也又曰案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子真宗錄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列

子曰賢者辟世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安國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

義疏連作者七人為一章○義疏三國志許靖傳注文選七命注辟竝作避

三國志許靖傳注益責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文選注謂迴踪避俗代以全至道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包咸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義疏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義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

稽求篇舊以此賢者辟世合作一章信此則劉敞謂作者之謂聖以羲軒至堯舜七人實之非矣黃璞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符作者

卷十四 二十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何晏曰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咸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

義疏七經考文古本足利本晨門上復有石門二字

後漢書注鄭元論語注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

周氏辨正呂氏春秋歸父居石門皇甫謐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為魯守石門則石門非齊鄭相盟地○古訓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入西南經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為

水門跨于水上寰宇記云魯城門凡有七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據此則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論語徵知其不可而不為者不恭也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所以為至德也晨門知之以贊孔子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包咸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也**何晏曰未知己志而使譏己所以為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荷蕢說文引作荷臾深則厲說文引詩作深則砅云履石渡水也○七經考文古本蕢作蕢氏作子○九經古義說文硜古文磬故何晏注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

文選注李善曰廣雅云鄙固陋不惠呂向曰硜硜堅勁兒○詩疏鄭元論語注由膝以下為厲孔穎達曰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下總名曰厲○後漢書注揭褰裳也音邱厲反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隨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文選注厲深露也揭淺露也○義疏武王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勤誨而荷蕢之聽以為硜硜言其未達耶則彼皆賢也達之先於衆矣殆以聖人作而萬物都覩非聖人則無以應萬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之所緣勤誨之累則焚書坑儒之禍起革命之弊則王莽趙高之釁成不拾擊其迹則無振希聲之極致

爾雅邵氏正義厲揭自來釋詩者無異說惟說文云履石渡水砅或作濿毛鄭詩考正引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裳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辨矣然相如上林賦越壑厲水大人賦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櫂舟航以橫濿兮又曰橫汩羅以下濿王逸云濿渡也由帶以上為濿是相如劉向俱宗爾雅不以厲為履水石也列子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為以衣涉水也春秋疏引李巡云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云以衣涉水濡褌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即所謂由帶以上不必困履石波水之解而傳合於橋梁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馬融曰己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諒尚書說命作亮公羊傳注前漢書竝作諒陰公羊傳注左傳注竝作闇釋文諒音亮陰如字鄭讀禮為梁闇

尚書大傳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諒闇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後漢書注鄭元論語注闇謂凶廬也○晉書杜預曰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

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諸疏轉作梁闇梱謂之梁闇廬也○漢書注言居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書疏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之義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儀禮疏喪服四制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鵪鶉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禮記注高宗殷王武丁也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鄭志趙商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通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使之臨朝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斬衰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叚暢曰尚書無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信陰默也唯鄭獨以諒闇為凶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衰麻躬行信默聽于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預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菲杖絰帶當遂其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梁闇為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元之所依傅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漢紀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為得之也○文選注信默三年不言○周禮注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疏欲見天子冢宰兼百官之義言百則三百六十亦一也且論語言君薨據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子互言之者欲見天子諸侯君死世子居喪使大臣聽政同也○漢書注聚束曰總○後漢書注古者君在諒闇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于冢宰○北堂書鈔晉書荀勗守尚書令詔曰周之冢宰今尚書令皆古百揆之任○通典殷湯制官有冢宰伊尹制官以三公攝冢宰

爾雅邵氏正義王篇暗與晻同荀子不苟篇是將盜名以晻世者也錢詹事云陪當為陰鄭注訓陰為闇蓋據此文古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經問不言指命令不指言辭故曰惟作命又曰周攸稟令若周禮全異此康王居成王喪自乙至癸九日即作誥以命群臣故夫子但曰古之人皆然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何晏曰民莫不敬故易使

釋文好呼報反易以豉反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孔安國曰敬其身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 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安國曰病猶難也

考文補遺古本敬下有人字

義疏衛瓘曰此難事而子路扶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曰過此則堯舜所病也○周易集解陸績曰聖人教先從家始家正則天下化之脩己以安百姓者也○義疏郭象曰脩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萬國殊風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若欲脩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況君子乎

原壤夷俟 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人踞待孔子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 何晏曰賊謂賊害 以杖叩其脛 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 義疏賊下有也字○經義考韓愈注叩當作指 魏書鄭元論語注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

闕黨童子將命 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何晏曰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包咸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漢書人表作厥黨童子○義疏將命下有矣字 儀禮疏童子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皆不專以禮事

卷十四 三五

釋地三續闕黨黨名按兗州府志在府東北一里有泉亦以此名荀子稱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弟子以化

論語雅言卷第十四終

論語雅言卷第十五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義疏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孔安國曰俎豆禮器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元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末事 釋文陳作陣釋文音義考證案顏氏家訓書證云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乘之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唯王羲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論語據此則陳字從車六朝本已如此今皆邢作陳後改也又 文選注俎豆禮事也言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軍旅之事本末嫺習○論語意原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

卷十五 一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 文選幽通賦曹大家注引作糧○釋文作糧○義疏作糧○釋文音義考證皇作糧字俗○考文補遺亦有窮子足利本無有字○說文引作窮斯濫矣从女監聲 釋文糧鄭本作粻音張云糧也○離騷王逸注粻糧也○賈子新書氾禮為濫○說文濫過差也○釋文濫鄭云竊也○周易集解困德之辨也鄭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易王弼注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鄉黨圖考絕糧雖記於陳蔡後亦非初至陳時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之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平侯徙新蔡縣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六年蔡昭侯遷於吳之州來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相距數百里不得言陳蔡之間然則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還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楚楚昭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楚如葉哀四年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葉公在蔡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故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在陳絕糧別一時事不必即在去衛如陳之年又曰道途間資用乏絕不必有兵圍也

孔注陳蔡乏食則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圍之之說在孔氏已不信矣○爾雅邵氏正義鹽鐵論孔子飢於黎邱哀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於陳蔡之閒黎邱蓋即州黎之邱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謂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義疏貫猶穿也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而萬事自然可識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

論語徵然非與廿巻云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皞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考文補遺古本矣作乎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何晏曰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春秋繁露引作無為而制者其舜乎○晉書劉寔傳引作無為而化者其舜也與春秋繁露言其主堯之道而已○尚書大傳大戴禮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詩疏鄭元論語注言任賢故逸也○漢書董仲舒曰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史何為哉○義疏蔡謨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系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為乎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元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咸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袁安論北單千不當立封下引作雖蠻貊行為○義疏參下有然字夫然後行下有也字釋文參所金反倚於綺反釋文貊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釋文音義考證說文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詩疏貊者四夷之名○後漢書杜林傳論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文選注言若能常履信而行則無處不居雖蠻貊之鄉何所懼也貊蠻夷之種類也○漢書律歷志衡平

也權重也所以任重而鈞物平輕重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王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孟康注權衡量三等為參○義疏參森也森森滿互於己前也○文選注紳帶也

子曰直哉史魚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咸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漢書注直哉史魚言其壹志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何晏曰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而不與之言義疏唐石經並無之字○案邢本無此注今依皇本補入

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國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後漢書杜林傳注引作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經義考書仁唐石經誤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仁德類並作害人文選注志士君子也○義疏繆播曰仁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九經古義漢書梅福傳作必先厲其器案春秋文七年傳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義疏士之仁者下有也字詩疏工者巧於所能故善其事曰工○漢書注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禮記疏器利則事成也○詩疏得以己情擇而依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何晏曰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輅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包咸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何晏曰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遠放之後漢書輿服志引作行夏之正義疏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問治魯國之法○周易集解干寶曰弟子問為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非其任也回則備王者之佐伊尹之任也故夫子及之焉○孔叢子孔鮒引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白虎通義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莩甲而出色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史記夏本紀集解注引鄭元曰得夏四時

之書具存者有小正○周書集解虞翻曰孔子行夏之
時然用周家之易夫子傳象以皆夏家月故復為十
一月始五月矣○義疏魯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
之時○新唐書○志歐陽修曰顓頊口上元甲寅歲正
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
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
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命曰顓頊口其實夏口也
○義疏亦殷之輅亦魯禮也魯以周公故雖得郊天而
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也郊特牲說魯郊云乘
素車貴其質也鄭元注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
也○文選注白虎通云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涉之於路
也○通志器服略商因鉤車而制大輅禮緯云山車來
鉤乃鉤車之象昔成湯用而郊祀有山車之瑞山車謂

卷十五

之乘金車似金根之色亦謂之大輅○義疏服周之
冕亦魯郊也周禮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鷩四
曰毛毳五曰絺六曰元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鄭元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周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也○通
典黃帝造冕旒始用布帛冕者冠之有旒形制並無文
至周六冕章數始備言中禮也○義疏樂則韶舞謂魯
所用樂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傳杜注魯用四代之樂
故及韶箾○白虎通義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
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公
羊傳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何氏云
鄭聲淫與服虔同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
也○禮記疏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
之聲佚淫過矣許君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
九故鄭聲淫也今按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
九者誤也無十字矣○漢書注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
亟於其間聚會故俗亂而樂淫放棄也○前漢紀遠佞
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
書疏謂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漢書注遠離也
學禮質疑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已半
月當長至時立秋已半月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
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蓋夏時分至啟閉前後相距祇
四十五日周正至分之距啟閉前止十五日後乃七
十五日雖司口之推測有常星辰之宿離不貸於之
敬授人時之義終不若夏時之正故孔子答為邦首
及行夏之時後儒云周雖建子未嘗改月改時則是

卷十五

周己行夏時而聖人之言為虛贊也○廣注公羊疏
鄭重其手而音淫過謂鄭重乃躑躅之謂鄭聲非
鄭詩其義最確謂鄭聲以鄭重而得名又何以解於
鄭衛之音乎大司樂禁其淫聲鄭注若鄭衛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義疏乂經者文足利本人下並有而字 王肅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義疏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文選注謂無德而居其位○文選注鄭元論語注柳下
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春秋疏知賢不舉
是無怨心○後漢書注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

不進達之孔子譏之
釋地續柳下以顏闔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
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
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當在齊南魯北先屬魯後為
齊有○群經義證臧氏之專不及三家三家皆宜推
賢何獨責之文仲考宣十八年杜注宣叔文仲子武
仲父時為司寇主行刑襄二十一年傳季孫謂臧武
仲曰子為司寇此兩世皆為司寇獨文仲無文春秋
多世官文仲蓋居是位而子孫因之文十八年左傳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
之禮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是文仲告文子皆舉其職言之文仲之為司寇徵見
于是則柳下惠為士師實身為其屬日相從事材與
卷十五　八
不材必無不光夫子故探其實曰知獄無遁辭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春秋繁露作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春秋繁露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義疏蔡謨曰自厚者為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已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春秋繁露引作人而不曰如是何如之何者陸賈新書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前漢紀吾末如之何者言教之不行也○義疏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元曰小慧謂小小之才智難矣哉言終無成王海魯論讀慧為惠○義疏文選陳琳檄注太平御覽七經考文古本慧註作惠○釋文壽義考證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韓詩外傳主明者其臣惠顏氏家訓歸心云辨才智惠註書作慧是惠慧古通文選注小惠不益於世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元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釋文作義以為質釋文音義考證臧氏云下方云君子哉明不當先有君子○考經疏引文無君子二字
卷十五　九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包咸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己義疏病猶患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何晏曰疾猶病也中論考偽篇貴名所以貴實也○義疏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為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漢書注以身沒而無名為病○史記正義君子疾沒後懼名湮沒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己立名後代稱述日知錄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何晏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咸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文選注王逸曰黨朋也○義疏江熙曰君子不使其身俛焉若非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之也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為群群則似黨群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咸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王肅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七經考文古本舉人下有也字齡案義疏七經考文疏無王注今據邢本補入義疏不以人廢言者李充曰諭予弱嵬不恥下問也○文選注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何晏曰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卷十五　十

子曰吾之於人也義疏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咸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融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義疏所譽作可譽釋文譽音餘申鑒其有試者蓋事之與量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當罰以賞其惡反之人焉飾哉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義疏又通云我乃興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文選注毀者以惡言談人譽者以善言悅人○漢書注所譽人者必當試之以事○漢書注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事取其實效也○漢書注言人之從政可試而知○義疏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書疏是言試之以事乃可知其德○漢書注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取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漢書注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稽求篇包馬兩家之注言夏殷周凡三代所以直道不回者正以舉賢無阿私也後漢永平間詔議郡國貢舉有云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即試也韋彪傳劉注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練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後漢谷永薦

卷十五　十

薛宣疏以宣為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亦引此作用人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咸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咸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王淆史之闕文唐石經脫之字○義疏今則亡矣夫徐防五經章句取士疏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漢書藝文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之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孔子蓋傷其寖不正○漢書注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說孔子自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治○後漢書注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

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乂經小傳世亂史
之記注不明前代有闕文者仲尼猶及知之至於簡編
俱絕非仲尼所知也故春秋斷自隱公
集說有馬者借人乘之即史之闕文齡案包注釋有
馬者借人乘之之後繼結以俗多穿鑿句故邢疏謂
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是邢意以己有闕
文而待人補猶己有馬而託人習之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
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義疏又一通云凡為人法當依董以斷事無大小皆使
求了若小小不忍有所慈為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王肅曰或眾阿黨比
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卷十五 十二
義疏衛瓘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人與時
同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與
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梁書劉孝綽傳孤
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何晏曰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
道雖小故不能弘人
漢書董仲舒傳皇氏義疏弘人下注有也字
文選注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宏之達於
天地之性也○義疏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
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宏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宏人也
○漢書注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周易集解王弼曰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
過而不改乃謂之過○義疏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
成罪也○漢書言人有失行許以自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周易集解干寶曰仲尼終夜不寢故曰自強不息○義
疏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
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
姓同事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為己異故謂聖人亦
必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
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元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
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古訓餧俗字釋文餧奴罪反移山經音義引作錗 卷十五 十三
潛夫論釋難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孔子所稱謂君子
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
也○義疏江熙曰慮匱乏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
必無餓學亦未必得祿祿在其中恆有之勢是未必君
子但當存大道而遺細故憂道不憂貧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咸曰智能及
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
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
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古訓涖義疏作蒞按當作隸釋文涖音利又音類
前漢紀不嚴以涖之則民不禁也嚴以涖之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言禮刑之並施也○義疏祿位雖由知而得

為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後漢書注知而不能自守其身○春秋疏肆師稱涖卜曲禮云涖官春秋書涖盟皆謂當其事而臨之則臨為平常涖為當事皆而言之涖亦臨也○義疏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必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義疏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稽求篇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臨民動民豈賤者所有事哉漢書食貨志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則仁守斷有位

卷十五 十四

釋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集解無此章鄭本有古皆無此章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何晏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義疏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故宜推誠闇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義疏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仁急

義疏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安國曰貞正諒信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經義考韓愈注諒當作讓

周易集解易序卦傳有其信者必行之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也○義疏又一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文選注貞正也諒信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實孔安國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蜀石經作而後食其祿

義疏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卷十五 十五

子曰有教無類馬融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義疏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鄙庶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漢書注言人之性術在所教耳無種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塩鐵論引作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以言治道不同者不相為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文選注必須辭達其意理以舉事不在煩多

論語徵聘禮記曰辭多則失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論義之至也春秋時為辭命率以文飾相高而回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

師冕見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七經孟子考文古本及席下有也字告作謂禮記注謂其不見進欲知之也○儀禮疏師冕見孔子為之相○釋文鄭云相扶也○儀禮疏瞽人無目須扶之

論語雅言卷第十五終

卷十五　廿六

論語雅言卷第十六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季氏第十六義疏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故據臣凶故以季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夫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包咸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兵甲堅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安國曰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曰

卷十六

少患政理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咸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富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元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國語韋昭注兩引文並作孔子曰夫顓臾為東蒙主○釋文邦或作封○義疏作何以伐為也又柙櫝上並無於字○柙釋文作匣云本今作柙○釋文作兕為子孫憂無後世二字○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並作而更以為之辭○春秋繁露魏書張普惠傳並引作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孟子趙岐章指古本引作修文德以懷之○玉海而謀干戈於邦內鄭注作於邦內鄭注作封內○糒漢石經作牆釋文顓臾音專喻任音王貴位悲反析星歷反

後漢書注顓臾魯附庸之國魯上卿季氏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儀禮疏孤卿有采邑者既有邑宰入有家祠冉有子路之等為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詩疏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附庸猶有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國語韋昭注主為山川主也又注主為之神主也○詩疏謂顓臾主蒙山也○春秋疏須句顓臾皆附庸也得祀所出之祖主境內山川○左傳杜注周任周大夫○文選注周任古之賢人○通志氏族略商有太史周任豈其食采於周與○春秋疏以戮力為陳力○漢書注列次也言自審已之力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文選注陳力就列皆仕進也○書疏布政用力○後漢書注相扶持者論臣當輔君也○漢書注孔子以此責之以其不匡諫也○義疏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義廢於內也○義疏繆永初曰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漢書注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耶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文選注龜玉謂國寶也○春秋疏櫝為盛物之匱也○公羊疏言為國家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而患政令之不均不患國無積儲而患君臣上下之不能相安○漢書注言為政均平不相陵奪則無貧匱之人也○文選注引論語比考讖文德以懷邦○義疏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大夫以簾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為之也○漢書注蕭牆謂門屏也蕭肅也人臣至此加肅敬也○文選注蕭牆院落之牆也○義疏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以罪相者雖文識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懼二子之見幽將沈淪於腐學是以急正之以莅來者也

黃氏日鈔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

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正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
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也夫子因將伐顓臾而繫及當時之國勢〇釋地續
東蒙即書蒙羽其藝〇有龜蒙之蒙自元和志誤析
為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
北七十五里為東蒙相距止五里覺論語與詩書各
有所屬界若鴻溝按漢書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
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為一山〇周
氏辨正于欽齊乘曰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後人
惑於東蒙之說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當東蒙然則東
蒙即蒙山而元和志之蒙山即東蒙也〇九經古義
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依孔注當作封古字邦封同

卷十六　四

或云封當作邦漢諱邦改為封非也尚書序邦諸侯
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又
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作封域〇釋地又
續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為
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通典繼收於沂州費縣余讀
酈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
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內按其里程
僅七十里耳故曰近〇釋地又續或謂經文曰在邦
域中曰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顓臾非遠人又
曰不取為後世子孫憂則非今有不服事當以淮夷
徐戎當之不知淮徐並興乃伯禽時非哀公時考哀
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
七年秋入邾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

邾子遠人似即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止七
十六里何以為遠曰世為仇讎職尋干戈疆界雖通
邈若山河吳起所謂舟中之人皆敵國耳〇蛾術篇
全仁山謂屏以限內外蕭疏可通望爾雅巽蕭取蕭
祭脂之蕭墻內乃燔蕭之地則又指為廟之屏援神
契以惕季孫其說未確蕭之言肅當從鄭訓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安國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安國曰無所非議

卷十六　五

國語韋昭注周禮軍將皆命卿詩云周公東征周公時
為二伯而東征則亦上公為元帥也大國三卿皆命於
天子承天子詔從王師以征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〇孟子疏王者功成制禮治定
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賜
弓矢然後專征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〇詩疏鄭
元論語注平王東遷政治微弱〇賈公彥序周禮廢興
鄭元論語注亦謂幽王之後也〇詩箋平王東遷諸侯
始專征伐孔穎達曰兩無正箋云天下諸侯於是乎更
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

宣王時也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烱下
致使權相伐滅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
伐無所顧忌○白虎通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
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義
疏繆播曰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大者難傾小者易滅
近本罪輕遠綱罪重輕故禍遲重則速敗○漢書注陪
重也諸侯者天子之臣故其臣稱重臣○漢書注政不
在大夫謂權不移於下○後漢紀袁宏曰庶人干政權
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元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
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
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
卷十六
世矣鄭元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　六
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
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漢書注引文五世作五君四世作四君故下無夫字　釋文逮音代一音弟夫音符
漢書注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及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
不由君予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顏師古曰瓚說是
也○淮南說山訓注康子肥魯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祿
之去公室○春秋繁露四世自文公以來之說也○古
史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遂與戰國相終
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
而其實無罪久則將衰之其勢固當然哉
稽求篇五世宣成襄昭定末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
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史墨對趙簡子曰文子武子世
增其業魯文公薨東門襄仲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
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上追文薨下及
昭終不云五世者祁墨言此昭公時夫子所言在定
公時多一世也史記魯世家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
由此公室卑三家强漢書食貨志魯自文公以後祿
去公室政在大夫是鑿定文公以後為宣成襄昭定
五世其四世則文武平桓也樂祁言三世謂文武平
也史墨言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不言桓
者昭公時未有桓也悼子未為卿故政逮四世斷自
文始而桓止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馬融曰
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元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卷十六
便佞說文引作諞佞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　釋文便辟上婢綿反下婢亦反釋文音義考證案公羊　七
定四年傳疏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佞辟非鄭氏之迹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所讀為歷本鄭注也馬融注則讀為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
注作避○漢書佞幸傳作便嬖
爰延論幸臣鄧通封事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
游則日生邪情○公羊傳疏便辟謂巧為譬喻善柔謂
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辯佞辯為媚矣○文選注便辟曲
諂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何晏曰動得禮樂
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安國曰恃
尊貴以自恣樂佚遊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
矣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漢書貢禹傳引作若于樂　節禮樂○宴漢書引作晏
公羊傳疏樂皆是發心之樂唯有禮下一樂是禮樂之
樂耳言樂節禮樂者言樂得禮樂之節言樂道人之善

者謂口道之道言樂佚遊者樂欲從遊言樂宴樂者樂欲安樂而好內矣○漢書注無樂無私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鄭元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釋文魯讀躁為之傲今從古釋文音義考證言未及而言自言之是以已所知者傲人於不知也○荀子勸學篇引作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以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廣注荀子不問而告謂之傲又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鹽鐵論不及而言者傲也皆從魯論書疏瞽者非謂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荀子勸學篇注瞽者不識人之顏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卷十六 八孔安國曰得貪得義疏年少象春夏春夏為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秋冬秋冬為陰陰體歛藏故老者好聚歛多貪也○漢書注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何晏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何晏曰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何晏曰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何晏曰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何晏曰直而不肆故狎之侮聖人之言何晏曰不可小知故侮之漢書外戚傳引作侮聖人言顏師古注侮古侮字春秋繁露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謀事不謀事上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書疏鄭元論語注狎慣忽之慣見而忽也○儀禮疏鄭元論語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為政教者○義疏狎大人者江熙曰小人不懼德故媟慢也侮聖人之言者江熙曰以典籍為妄作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楊方五經鉤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問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曜八風有序四氣銘御覽日月而遞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元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幾瞻天為師用醒已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卷十六 九義疏李充曰靜容謂之溫也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公羊疏見得思義者得利祿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大戴禮注後漢范滂傳竝引作見惡如探湯○論語意原論語集說四書管見竝逮齊景公有馬以下為一章釋文探所南反與音餘後漢紀范滂曰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義疏見善如不及者袁氏曰恆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文選注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文選注見其善者如望之不可及也○爾雅郭璞注探刺嘗試○漢書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後漢書注探湯喻去疾也○義疏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

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位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後漢書注求志謂長沮桀溺○義疏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

集說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矣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又未免於嘗試之矣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為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於古則夷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之不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之不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得之可稱夷齊兄弟遜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於今稱之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周氏辨正毛西河引後漢書注探湯喻去疾也按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故以探湯去病為御惡之喻朱探熱湯而畏恐也按荀子以指撓沸此探湯之說孔注喻去惡疾章懷注偶脫惡字毛氏遂以湯為湯藥如其說則列子日初出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可作湯藥解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為稱

文選注四馬曰駟○莊子讓王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馬郭象注云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馬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淮南繆稱訓高注伯夷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義疏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遂西今丈縣祐家白張石虎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史記正義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又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即夷齊餓死處也○文選注伯夷叔齊恥周而餓於首陽山也○義疏言多馬而無德亦死即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釋地又續千駟蓋指公馬之蓄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諸侯六閑千二百九十六匹景公地大又猶馬是好故畜多如此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者是非此數也○稽求篇舊本原是德字

王肅注此所謂以德為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困學紀聞石曼卿詩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考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滄之間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坂當得其實○閻氏辨正首陽馬注謂在河東蒲坂賈景伯顏師古之說並同而河西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有首陽山亦傳為夷齊隱處故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高誘杜預阮籍皆以為是王楙野客叢書亦主此說水經注則兩說並存王伯厚證以曹子書因斷以首陽在蒲坂為得其實莊子夷齊北至首陽偃師在河南不得云北則當在蒲州許叔重謂首陽在遼西即今永平府孤竹之遺墟在焉豈因夷齊之故國而名其山與

通典稱諸異邦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小童若云未成人也

論語雅言卷第十六終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義疏不學詩不學禮上並有曰字入作無以言也○北史何妥對周宣帝引作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說文引作陳伉从人亢聲○漢書古今人表注亢音剛又音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七經攷文君稱之古無君字○稱諸唐石經作稱謂○義疏作亦曰君夫人也

論語雅言卷第十七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陽貨第十七　義疏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非惟國臣無道至於陪臣之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欲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　歸孔子豚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有為智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釋文鄭本作饋魯論讀為歸今從古○經義次孔子時其亡也韓愈注時當作待○古訓塗俗字據周官司險五涂當作涂釋文豚徒門反塗當作涂音族孟子疏孔安國論語解豚之小者○文選注懷寶謂懷德也○義疏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稽求篇前兩曰字皆貨口中語自為問答以斷為必然之理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皆良自為問答並非良問而高帝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下方是高帝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方是孔子語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班彪諭東宮師保書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為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君子審所與居而慎戒所習○義疏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為君子習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義疏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曰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遷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後漢書黨錮傳序言嗜惡之本同而遷善之途異也○義疏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於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生而有未涉乎用非惟不可名為惡亦不可目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情既是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漢書注言人同秉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矣○後漢書注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還染者由其所習○禮記疏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九等相近相遠亦據中人七等也○漢書古今人表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師古注言上智不染於惡下愚雖教無成○揚終戒馬廖訓子弟書中

廣之流要在教化○漢書注不移言不從化也○荀子
正論篇注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縱
被堯舜之治亦不可化
黃氏曰鈔天命之謂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然也
推性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之人而然
也斯其謂性之者也夫子之言性指此本朝之言性
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探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
以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一語哉○
日知錄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相遠
遠於善也又曰衛嵩云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
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湯武可以及之即性善
之說湯武之不即為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
之說

卷十七　三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夫子莞
爾而笑 何晏曰莞爾小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安國
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安國曰道
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 子曰二三子 孔安國
曰從行者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安國曰戲以治
小而用大道
釋文莞爾作莞爾○唐石觀孔子廟碑悅嚴微笑○文 選注引作莞爾○九經書義釋文莞作莞草板反今本 作莞剛易夫之九反曰莞陸夫夫虞翻注莞怖也讀如 夫子莞爾而笑之莞是漢以來皆作莞唐石經作莞非 由廣雅曰莞笑也疑莞字之誤莞 吓剃笑故何晏注莞爾小笑貌
義疏又一家云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
也○義疏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反教歌
詠先王之道也○文選薛綜注莞爾舒張貌○義疏武
城小邑之政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繆播曰惜
其不得道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義疏
一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正是小人易使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
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
必公山氏之之也 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
公山氏之適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其為東周乎 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方
義疏作不擾又作如有復用我者○史記作 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其為東周乎
史記孔子世家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
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
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司馬貞檢家語及孔氏之

卷十七　四

書並無此語故桓譚以為妄也○義疏王弼曰言如能
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道也○詩疏鄭元論語注據
時東周○義疏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
周道故曰吾其為東周也○春秋疏言彼召我者而豈
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能
用我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東方之周乎言將興周
道於東方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唯鄭元獨異以東周
為成周○詩疏公羊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
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
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通鑑前編大夫畔諸侯陪臣
以張公室為名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然皆以私
為之非真可有為也故卒不往
周氏辨正史記定九年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

子夫曰以費畔即未稱兵亦據邑矣惟據邑而季氏不敢攖之故後來肯聽墮費耳○九經古義何注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翟氏致異陽虎畔在定八年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虎則季氏亦料其畔矣因於次年使人召孔子十二年孔子為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顧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召亦以之應矣論語召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召費大誤捩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平素若蹟而云何必以公山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又曰東周鄭康成謂成周是也詩正義引鄭論語注欲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為東周乎為字當作去聲讀猶言助也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大義即季氏輩共止之矣俗儒乃謂子欲因魯為東周或且謂因弗擾為東周謬甚

卷十七　五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安國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

義疏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義疏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事故不見欺也○周禮疏信任於友道者謂朋友道徳則任信之○義疏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漢書人表作弗肸○義疏作胇肹○史記引作以其身親為不善者又作子欲往如之何○七經攷文不曰堅乎上古本有白字○漢州輔碑作摩而不鄰涅而不緇○史記孔子世家論衡新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韓李筆解緇然作淄○漢費鳳碑作埿而不滓史記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春秋疏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晉車千乘在中牟晉趙獻伐衛閔中牟佛肸為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知其處耳傳瓚言中牟當在溫水之上案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義疏王弼曰孔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通遠處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汚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爾雅

卷十七　六

疏堅者剛強之固也○淮南俶真訓高注涅礬石也○釋文涅說文云黑土在水中者也○文選注涅黑泥如在涅中而無汚穢○漢書注涅汚泥也可以染皁緇黑色也亦天性潔白者雖處汚涅之中其色不變也○文選注緇黑磷薄也玉之為體染之不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文選注鄭元論語注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義疏又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為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史微周易口訣義匏瓜為物擊而不食也○文選注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

周氏辨正中牟有二鄭之中牟在滎陽佛肸以畔則晉之中牟也史記索隱但言在河北漢書臣瓚注以為當在溫水之上張守節謂湯陰西有牟山中牟當在其側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衛自開州至邯鄲湯陰其必由之境今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張守節之說得之○孜異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扶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為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拒之于晉為畔子范中行猶為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而大夫自為諸侯之禍起其為不善較佛肸孰大孰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為弟子告也故但以堅白恒理答之○稽求篇何注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非謂能食物也能食之物不得稱食物天下無植物而能飲食者埤雅匏苦瓠甘苦則不可食而但可繫之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瓠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蓋植物以可食為有用故韋昭注不材不可食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何晏曰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子曰居吾語女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

義疏由下無也字女作汝知作智曰居上無子字○釋文蔽必世反絞文卯反

文選注鄭元論語注蔽塞也○義疏六蔽王弼曰不自知其過也○義疏江熙曰好仁者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厚乎其道知其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變則知所過也○前漢紀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必橫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議作○義疏江熙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之害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咸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元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通志昆蟲艸木略小子無所識之辭其曰何莫者若曰

之辭也○義疏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通
志昆蟲艸木略詩之本在聲聲之本在興鳥獸艸木
乃發興之本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化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義疏召作邵○攷異叢韓詩邵伯所拔邵字从邑列子楊朱篇偁邵公史記句起傳偁周邵呂望
北史引李興業曰太王王季居於岐陽行召南之教以
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文王以
爲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
侯之地故分封二公○通志昆蟲艸木略周爲河洛召
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海二南之地詩之

卷十七 九

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海二南之地詩之
所起在于此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文選
注牆面謂面牆而無所見者
四如譎稿据小雅鼓鐘及內傳季札觀樂南即是樂
又周召爲二公采邑非因二公所得名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鄭玄曰玉璋珪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前漢紀引班固曰言明王設禮樂之本也○義疏王弼
曰禮以敬爲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於樂鐘鼓者
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贄幣而所簡於敬盛鐘
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義疏繆播曰以禮假玉
帛以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以求樂非深乎
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待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
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後漢書華嶠曰
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新唐書禮樂志魏徵
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漢書注謂禮以節人爲貴樂
以和人爲本玉帛鐘鼓乃其末也○荀子大略篇注言
玉帛禮之末也○禮記疏樂之隆在移風易俗非崇重
乎鐘鼓之音○後漢書注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
非謂鐘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鐘鼓

子曰色厲而內荏 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安國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釋文荏而審反○窬釋文作踰音踰本又作窬音同說文作窬穿木戶也郭璞云門邊小竇曰窬音臾一音互

卷十七 十

釋文音義攷證唐韻窬羊朱切皇疏引傳云華門圭窬窬竇也据孔注窬窬牆也陸氏作踰則當讀爲孟子踰東家牆之踰乃皇邢本皆作窬義疏及釋文說多混
漢書注應劭曰荏屈撓也顏師古曰外色莊厲而內懷
荏弱○義疏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爲狗盜穿壁如踰而
入盜之容也外爲矜莊而實柔佞之容也峻其牆宇謂
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厲者
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爲之喻明免者鮮矣
○禮記疏小人顏色嚴厲而心內荏弱爲佞○後漢書
注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

子曰鄉愿德之賊也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經義攷釋愈論語注鄉愿當作內衆○七經攷文古本賊下無也字○釋文鄉如字又許亮反

義疏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宏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義疏江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已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愈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何晏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

文選東京賦注作鄙夫不可與事君○後漢書李法傳引作可與事君乎哉○釋文本或無哉字○沈作詰寓 卷十七 十一 簡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子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鹽鐵論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義疏患失之患不失之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之也○漢書注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邪僻無所不至者也○漢書注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包咸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 古之狂也肆 包咸曰肆極意敢言 今之狂也蕩 孔安國曰蕩無所據 古之矜也廉 馬融曰有廉隅 今之矜也忿戾 孔安國曰惡理多怒 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後漢書注引作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釋文魯讀廉為賤今从古戾力計反

貴子新書辭利刻廉謂之廉○義疏李充曰矜厲其行向廉潔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義疏唐石經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竝無此章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包咸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媚悅時君傾覆國家

七經攷文古本足利本竝作覆邦家者

周禮疏朱是南方正色紫是北方姦色紫奪朱色是姦色亂正也故孔子惡之○漢書注紫間色之好者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 卷十七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十二 何晏曰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玉海魯論讀天為夫

周易集解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義疏王弼曰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何晏曰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釋文孺而樹反又作孺釋文音義攷證孺乃俗孺字○義疏辭下有之字

文選注鄭元論語注將命傳辭者毛詩箋將奉也○義疏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辭云有疾○義疏李充曰聖人不顯物短使無自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絶則矜鄙之心頹而思善之路長也○儀禮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

經義攷雜記鄭注士之喪禮廢矣孔子以教孺悲乃復書而存之因悲欲見孔子而以疾辭疑拒之門牆之外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卷十七 十三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安國曰言予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史記封禪書作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義疏稻下錦下竝有也字曰安下又有曰字○史記弟子列傳作天下之通義也

文選注李善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呂向曰燧火也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儀禮疏必加隆至三年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以子為三年報之○通典賀循妻于氏表父母之於子生與養其恩相半豈胞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母故服三年○通典春秋傳云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義疏一云愛惜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義疏繆播曰爾時禮崩樂壞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時人失禮而予謂為然是不仁矣是不仁於萬物人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名若予安稻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卷十七 十四

說文奕圍棊也从廾亦聲

後漢書注言人終日飽食不措心於道義難矣哉言終無遠大也○漢書注言博奕雖非道藝無事為之猶賢也奕今之圍棊也○文選注系本云烏曹作博許慎說文云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漢書與文志無字竝作亡

義疏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請可尚乎○義疏李充曰旣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

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上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咸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孔安國曰徼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包咸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義疏作子貢問曰又作賜也亦有惡也○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截句○漢石經作惡居下而訕上者○九經古義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未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釋文魯論讀室為室今从古○古訓漢韓勑碑膚域庫室義作嗜域庫室漢書功臣表清簡候室中同水經注漢高帝八年封室中同於清室乃室之有故从古○七經敌文古本微作微釋文微古尭反鄭本作絃古卯反許居謂反說文云而相所字林紀列反

義疏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嘆言偃曰君子何嘆乎○文選注徵徵名許訐發人罪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義疏孫作遜又作遠之則有怨奚延論幸臣鄧萬封事蓋聖人之明戒也邪臣惑君亂安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久君不能遠之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元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古訓鱨桉說文奭字下云卌數之積也與庶而惡釋文引鄭注孝經說卌彊而仕漢孔龢碑云選年卌以上孔寬碑年卌九乖勸闕碑年卌五皆以四十作卌

論語雅言卷第十七終

論語雅言卷第十八

論語微子第十八

歸安　董增齡　述

義疏微子覩紂凶惡拂衣歸周以存宗祀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虎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馮異遺李軼書微子去殷而入周○鄭志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曰子也○漢書注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文選注引比考

識殷感妲己玉馬走張銑曰謂微子開於宋○史記索隱微國號爵為子啟名也孔子家語云微或作魏讀从微音○論語意原謂去王朝而之國非歸周也○周易集解馬融曰箕子紂之諸父明於天道洪範之九疇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為暗○淮南主術訓高注箕子紂庶兄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周易集解虞翻曰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五乾天位今化為坤箕子之象坤為晦箕子正之五成坎體離重明正坎為志故正其志箕子以之而紂奴之矣○荀子儒學篇注箕國名子爵也比干紂賢臣○孟子疏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莊子云箕子名胥鄭元云箕亦在圻內家語比干是紂親戚即諸父宋世家箕子乃紂之親戚鄭元王肅皆以為紂之諸父

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書疏鄭衆曰為之奴者繫於在隸之官是因為奴以從隸役之也○通典為之奴罪隸奴也徒坐沒入縣官者○文選注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為奴○淮南本經訓比干數諫紂之無道紂剖其心而觀之○周易集解九家易曰大過之世君子遯遯不行禮義謂當不義則爭之比干諫而死是也○史記索隱引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進諫不去者三日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也○詩疏鄭元論語注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者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文選注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史記正義夏侯元曰微子仕之窮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於一揆也○書疏或留或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

周氏辨正微國名其地有二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此初封之地後紂徙微子於畿內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為魯地莊公二十八年築郿公羊穀梁俱作微注云微即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水經注載壽張有微子冢蓋反葬於此十道志微在耶城九域志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謂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冢其實皆非微子封地蔡九峯以為去而逃避於外鄭東谷以為去之其國全紹衣證以左傳史記微子來見武王使復其所封微子之國及武庚誅始移封宋此說非是微子篇云詔王子出迪又云王子弗出孔傳以出為逃難蓋箕子常贊帝乙立微子紂必忌之故勸其逃避若去而之國入何能不為紂忌而免難乎且箕子自言我不顧行遯則去之之為行遯無疑至抱器歸周之說尤不足辨○四書釋地今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其所封地疑近是○周氏辨正紂囚箕子武王克殷而後釋之箕子焉得先去漢書所云避地朝鮮固非事實大傳謂箕子不忍為周所釋走之朝鮮觀書序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則箕子並無逃去之事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此即武王克殷之年四月歸鎬京訪于箕子孔鄭並同當以宋世家為據又曰史記宋世家紂親戚也路史以親戚

為外親箕子乃箕伯之後舜之苗裔也不知古人稱父兄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左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為戮可證○周氏辨正全吉甫謂孟子所云兄之子者兄當作乙謂均是帝乙之子如是則比干非紂諸父乃庶兄顧甯人云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通人之論宋元儒者動輒改經可怪也

柳下惠為士師（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疏引此章曰柳下惠上有孔子曰三字○漢石經作枉道而事人何□去父母之國○經義考樊毅碑命守）

斯邦劉熊碑來孫我邦未嘗爲高帝諱如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遊高詳遠
淮南說林訓許慎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義疏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義疏孫綽曰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荀子成相篇注展禽謚曰惠居於柳下三絀爲士師三見絀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於二者之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何晏曰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史記孔子世家作奉子以季氏吾不能

義疏江熙曰麟不能爲豺步鳳不能爲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史記索隱奉讀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閒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漢書禮樂志引作餽孔子行下有也字顏師古注餽亦饋字

韓非子仲尼爲政于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鉏曰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絶魯乃令犂鉏以女樂遺魯定公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義疏江熙曰夫子色斯擧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春秋疏城莒父及霄孔穎達曰何休云是歲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去冬者疑之也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去冬見無臣也杜氏以爲妄說○漢書注季桓子勸定公受之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乃行○史記索隱謂請魯君周徧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漢書注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史記索隱言不能遂容於魯而去也○通志樂略世家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龜山作操言位尊非其人嗟予莫之依也或言季氏若龜山之蔽魯○論語拾遺齊閒孔子魯卿大夫也已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

鄉黨圖考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敘於定公十四年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諸執政聖人在

位必不聽其行之十二年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三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當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當於衛世家爲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往者不可諫 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 來者猶可追 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安國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包咸曰下下車

七經考文古本足利本並作歌而過孔子之門○漢石經作鳳兮鳳兮何无德之衰也往□□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義疏衰下諫下追下不得與之言然有也字○唐石經作何德之衰也○釋文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从古

漢書注與音弋於反○史記索隱楚狂接輿張晏曰楚賢人司馬貞曰高士傳云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文選注接輿避世之亂佯狂而歌○孟子疏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釋文孔子曰鄭云下堂出門也釋文音義考證崇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云云可為下堂出門之證○義疏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又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議者修其狂迹故疾行而去也

卷十八　六

釋地三續王艸堂云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字者以有輿字在前也自莊子以接輿為名入稱為狂接輿演其歌亂至二十八句此何足信若高士傳又遠出作論語之後撰其人姓名曰陸通益無足辨○道古堂集接姓輿名史記齊稷下辯士有接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元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避世之法耰而不輟鄭元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漢婁德碑棨且溺之耦耕○漢石經作執車者為誰子九經古義毛詩我出我車荀子引作輿下章出車彭彭史記引作出輿是車輿古通○義疏作執輿者為誰乎又作對曰是也○七經攷文古本同羣下有也字○漢石經作為孔企又作曰是是知津矣○釋文滔滔鄭本作悠悠釋文音義考論棨孔子世家哉論語云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裴騆集解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又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涯所引亦同是古論作悠悠孔鄭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采孔注而改之妄甚○耰說文引論語作櫌云櫌摩田器从木憂聲○漢石經作耰不輟又作子路以告又作子憮然○三國志魏明帝語引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釋文耦音○反輟張劣反憮音呼音武從與誰與然如字又並音餘又

卷十八

後漢書注鄭元論語注並隱遁人也○文選注耦謂耕田之器○周禮疏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此兩人耕為耦共深一尺廣一尺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此二人雖共伐一尺之地未必並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荀子大略篇兩人共耕曰耦○論衡問津欲觀隱者之操○義疏子路從孔子行范升曰欲顯之故使問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墓冢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

所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處也〇漢書班固自敘引作悒悒鄧展曰悒悒亂貌〇文選曹大家注悒悒亂貌桀溺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己隱也李周翰曰桀溺招子路令從己隱謂孔子不可隱從也〇漢書注服虔曰櫌鉏柄也晉灼曰櫌椎塊椎也〇淮南氾論訓高注櫌椓塊椎三輔謂之僂所以覆種〇史記索隱孟康曰櫌鉏柄〇文選注櫌者顏監云摩田器也劉良曰櫌以土覆種〇爾雅疏輟止也〇義疏江熙曰子是風政日昏彼此無以相易良所以猶然斯可已矣丘不與易蓋物各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賢管仲而無譏卲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何滯哉〇三國志引劉仁長曰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〇義疏沈居士

卷十八 八

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宏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己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羣鳥獸羣鳥獸避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宏世也

羣經補義國語深耕而疾櫌之孟子播種而櫌之播種之後以土覆實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包咸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咸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何晏曰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安國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咸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包咸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

蓧說文玉篇竝引作莜義疏七經攷文古本竝引作篠〇釋文蓧本又作條又作蓧釋文音義考論莜為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杖字說文云小枝論語作荷條於六書為假借今作蓧不者集解載包注蓧竹器與說文異皇本竟作篠疏云以杖擔一器籠篇之屬則其誤已久〇漢石經作凵殼不分〇漢九石經作置其杖而耘九經古義商頌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曰金滕云植壁秉圭鄭注植古置字是植置字同說文植或作攢从置〇漢石經作殺雞〇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〇義疏欲漢書申唐蟠傳注疏作如之何其可廢也又竝作道之不行此〇漢石經唐石經宋刻九經潔竝作絜釋文荷何可反又音何分包云如字薪扶問反云猶理植音值又市力反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草也已音紀一首以釋文音義考證業皇疏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知之也邢疏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則皆音紀派音以足

國語韋昭注體手足也〇義疏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百穀〇文選注周禮注五穀黍稷麥豆也〇義疏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芸艸故云植其杖而芸也〇文選注植杖謂插其所執之杖於田以除田中之艸也〇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羣經補義今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

卷十八

正所以標猶云拄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何晏曰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咸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元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咸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義疏作不辱其身者○漢石經作其斯以乎釋文廢鄭作發釋文少詩照反廢方師反中丁仲反

釋文朱張並如字鄭家亦為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史記索隱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義疏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漢書注虞仲即仲雍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而不言故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後漢書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義疏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釋文廢鄭云動貌○文選注曹大家曰伯夷以高遁為賢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言去留適等也呂向曰去留各殊為賢齊等也○後漢書注鄭元論語注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義疏江熙曰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揚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其所以異哉○後漢書注此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義疏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同也

困學紀聞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己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飾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日知錄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虞吳二字多通用詩不吳不敖漢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驁衛尉衡方碑辭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竊疑二書之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稽求篇左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言虞仲封國之始以為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故也所指虞仲是仲雍曾孫非雍也自班固地理志謂虞仲即仲雍而後之作譜系者注左傳者直注曰虞仲一名仲雍豈有繼君句吳自有國號稱吳仲雍而名虞仲之理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焉知武王未物色時仲非流落荊吳作隱居逸民者○周氏辨正顏師古漢書地理志虞仲即仲雍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按師古此注與譙周古史考以

許由巢父為一人正相類然以論語敘述逸民之例
求之自別為一人不知顏監何以錯注○廣注史記
貨殖傳子貢發著漢書作發貯詩豈發五豝釋文徐
音廢廢發通漢書注所廢中於權道似從鄭讀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咸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咸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安國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鼗漢書人表作鞉陸氏釋文亦作鞉義疏作紹釋文亞於嫁反繚音了播彼佐反鼗徒刀反

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已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注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擊其地非謂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為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通志氏族畧商有太師摯○通典蔡邑曰王者日舉以樂杜佑曰按膳夫職以樂侑食○漢書注鄭元論語注師摯以下周平王時人○周禮疏鄭元論語注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通志氏族畧商末賢人亞飯干○史記索隱師襄子魯人

集說魯君荒于女樂故樂官散去○稽求篇太師諸樂官是殷紂時人漢書禮樂志及顏注實本尚書太誓文史記作泰誓告於衆庶即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則明明可據祇疑齊蔡皆周時國名不知尚書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作魯論者始以今地實詮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況蔡為庖犧著蔡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諏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者三代之遺聲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孝王封非子而邑諸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且河亦古地夏書距于河商書自河徂亳可據至泰伯篇師摯之始又是一人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周氏辨正孔注以為魯哀公時人班固以為殷紂時人鄭康成於師摯之始謂是魯太師名于太師摯適齊則以為周平王時人司馬遷論周厲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周厲王時人按史記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入齊楚或入河海之八人者蓋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當以孔注為正○姚文田曰亞飯三飯四飯舊注皆無明文有以一日四食為四飯又謂天子四飯諸侯三飯無初飯皆非也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王藻君既食入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湆醬特牲饋食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尸又三飯有司徹注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飯有十三飯十五飯諸所稱三飯至十五飯者乃皆一食中之儀節其一食三食周禮言日一舉日三舉則以四飯為一日四食者謬矣周禮膳夫王食一舉以樂侑食大司農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注大食朔月月半也然則常食有樂至大食則更有三侑明矣史記禮書三侑之弗食也索隱禮祭必立侑以勸尸至三飯而後止

每飯有肴一人故有三肴準此以推大食必一肴為一飯又明矣乃知魯論亞飯正當第一侑以初食不得有侑也四飯則三侑也先有初食故第一侑為亞飯或疑諸侯不得有三侑案玉藻臣侍君食亦有三飯飧注飧勸食也諸侯不必遽無此其所僭者自在樂章如雍徹之類耳襄十四年傳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則初飯為太師之職無疑又白虎通謂王者日四食平旦食少陽之始晝食太陽之始晡食少陰之始暮食太陽之始若云諸侯三飯則諸侯平旦必不當食有是理乎且與周禮日三舉不合

周公謂魯公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曰大故謂忌逆之事

漢書宣六王傳引作則不可棄也○禮記檀弓疏引作則不相遺棄○唐石經棄作棄 釋文弛舊音施又詩紙反人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云勅紙反豉不及舊音本今作施

義疏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釋文施落也○義疏張憑曰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三國志杜恕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詩疏人君當順大臣也○禮記疏殺父害君乃為大故○禮記疏交友不以小忌而相棄○漢書注言人有小忌當恕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耳○文選注不求備才於一人收其片善也○漢書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九經古義左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晁云廢也其族也則國語讀為弛訓之為廢家語說此事亦為廢弛王肅曰弛宜為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于邢侯施猶劾也案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之義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包咸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爾

漢書人表作中突中曶 釋文适古話反騧季花反

春秋繁露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也○釋文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詩疏晉語云文王詢於八虞賈逵唐固皆云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稽求篇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即位詢於八虞賈注周八士皆在虞臣引論語十六字為證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未見有兄弟八人即君奭五臣馬融注十亂皆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士即南宮氏子則适非虞官且晉語詢八虞下人曰謀于南宮則八虞外別有南宮氏難強同矣○釋文音義考證晉陶潛集聖賢羣輔錄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間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為文

王時○九經古義周有叔液鼎即八士之叔夜古文液或旹作夜尚書大傳時則有脂夜之妖鄭康成注夜讀爲液今五行志脂夜字皆作液○周氏辨正陳心叔謂八士亦隱者流引唐蕭穎士詩尚子捐俗緣季隨蹈遐軌爲證按季隨季騧後俱爲氏宋有季隨逢蕭詩所指未必卽八士之季隨

論語雅言卷第十八終

論語雅言卷第十九

歸安董增齡述

論語子張第十九

義疏明其君若有難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旣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卽去明若不得去得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文選殷浩解尚書表注引作子張聞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利思義

義疏江熙曰但言若見自可也

論語學案人未有錯過義理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

義疏江熙曰有德不能宏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咸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攷文補遺古本作我大賢與我不賢與拒漢石經皇氏義疏陸氏釋文並作距○釋文與音餘距具呂反

蔡邕集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義疏論語鄭元注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義疏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也○

釋文距難八也○漢書注吳孚吾所聞言不與己志同也○義疏繆永初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寬則得衆而過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宏夫子度也

考異韓詩外傳子貢謂堂衣若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蓋必子張述乎日所聞於夫子者為子貢所同聞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何晏曰小道謂異端致遠恐泥包咸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後漢書蔡邕表引此作孔子語李賢注此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潛研堂集王伯厚樂漢藝文志小道可觀以子夏之言為孔子○攷文補遺不為古本作不學漢書注泥乃細反

卷十九　二

後漢書注論語鄭元注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陷滯不通○義疏江熙曰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體趣故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應止於為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後漢書列女傳引作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何晏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後漢書章帝紀引此章作孔子語

後漢書注言能博學而厚識之切問於己所未悟之事近思己所能及之事好學亦仁之一分故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咸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禮記注肆市中陳物處也○周易集解易說卦傳巽為工虞翻注為近利市三倍故為工子夏曰工居肆○義疏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而巧成若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義疏繆播曰小人之過生於情偽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書疏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

卷十九　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元曰厲嚴正義疏作望之儼然○釋文儼本或作嚴釋文首義考證古嚴儼通曲禮儼若思釋文作嚴

義疏袁氏注溫和潤也李充曰厲清正

日知錄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洪範正義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又曰居官則告諭同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王肅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後漢書李雲傳引作事君信而後其君釋文己居小反謗布浪反

釋文鄭注厲讀為賴云恃賴也○義疏江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和信不素立民動

以為厲己而奉其私也又曰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貴孚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安國曰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

義疏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僭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春秋疏閑謂禮法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又校人謂馬廄為閑則閑是欄衛禁防之名也禮之防失者若往閑然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包咸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曰本之則無如之何卷十九 子夏聞之曰噫四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咸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埽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游漢石經作斿○證漢書薛宣傳作無○七經考文卒古本作終○惟漢石經漢書董仲舒傳引文皇氏義疏唐石經上經致文古本並作唯釋文洒埽上色賈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素報反區恙于反焉於虔反釋文音義考證說文灑汛也洒滌也古文以為灑埽字經典如毛詩及周禮隸僕國語晉語皆作洒埽是借用說文洒滌字也

義疏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要當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義疏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皆麤入妙故先且啟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義疏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夙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文選注唯此草木而猶區分人豈能一貫哉○漢書注言蘭桂異類而各芬芳也○漢書可焉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顏師古注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周易集解李鼎祚曰用九之君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人明終始萬國咸寧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斯卽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其義也○漢書注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唯聖人能之

九經古義蔡邕石經游作斿說文斿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偃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卷十九 五從㫃汓聲斿與游通大宰九貢八曰斿貢讀如囿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為游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

文選注優長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

義疏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咸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

義疏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文選注呂延濟曰堂堂盛貌劉良曰堂堂出衆貌○義

疏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行仁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義疏江熙曰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漢書注蓋美子張儀容盛也稱未篇堂堂夸大不親切故難為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陳越絕書此邦堂堂後漢書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為言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後漢書注猶盡也極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義疏難下無能字○困學紀聞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

卷十九 六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釋文膚方于反始元六年罷鹽鐵議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通典孔融曰古者俗龎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自取之末代淩夷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書疏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哀人弗得輕耳○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云君子以禮義為法小人以畏慎為宜至於大過之世不復遵常故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家家有誅絕之罪不可咎也則哀矜而勿喜此其義也○漢書注士師獄官前萌俗澆瀉輕犯於法乃由上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汝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後漢書注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義疏不善下有也字○漢石經作不如其甚也○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為孔子義疏蔡謨曰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文選注人稱紂之不善亦太甚

卷十九 七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更改也皇氏義疏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尼傳劉頌傳北史蕭大圜傳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太平御覽食並作蝕

衛公孫朝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漢石經貢所贛墜作隧識作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班固作劉歆傳引文並作志○九經古義述而誦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周禮保章氏鄭注志古文識春秋傳傳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昭四年傳且曰志之十五年傳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此孔壁中故多古文貫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

同後代自有記識字不復以志爲識何晏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考後人因循莫能是正可嘅也○晉書禮志摯虞引作夫何常師之有
孝經疏劉瓛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謚曰仲尼○漢書注志識也一曰記○文選注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文選注道在者則爲師故無常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包咸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包咸曰夫子謂武叔

卷十九

八

漢石經作辟諸宮牆又作賜之牆也○白虎通義皇氏義疏並作譬諸○孔叢子皇氏義疏陸氏釋文窺並作闚○義疏作夫夫子之牆○李仲琁孔子廟碑及縣太公廟碑仞並作刃○七經攷文古本作不得其門而入者○義疏連毀仲尼以下爲一章釋文闚棄規反好如字舊呼報反數色主反

義疏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也○文選注孔子之宮牆數仞雖百官之富得其門者寡矣此謂夫子之道高人不可及

日知錄仞伸臂一尋八尺從人及聲書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與孔義同鄭康成云七尺曰仞當以八尺爲正若小爾雅云四尺漢書應劭注五尺六寸則益非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晏曰言人雖自棄絕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義疏七經攷文古本日月上並有如字自絕下並有也字○後漢書孔融傳注袁隗之妻傳注並引作它人之賢者猶邱陵焉猶可踰也焉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文選注人多見此人不知量故不量其力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安國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卷十九

九

及也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義疏道作導○漢書董仲舒傳來作徠

義疏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周易集解王弼曰同乎道者道亦得之以同相順以類相應動之斯來綏之斯至○漢書注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義疏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文選注言生爲時榮死爲人哀

論語雅言卷第十九終

論語雅言卷弟二十

歸安　董增齡　述

論語堯曰弟二十 義疏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若宜留者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觀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咸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舜亦以命禹 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

此有罪不敢赦 包咸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何晏曰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何晏曰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咸曰權秤也量斗斛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

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漢石經作朕躬有爾毋以萬方萬方有爾在朕躬○義疏乂經攸文足利本並作萬方有罪在朕躬○誤堯引作百姓有罪在予一人○易疏引作百姓有罪在於一人○百姓有過漢書元帝紀注書無逸疏並引作湯爾○漢書律歷志周衰失故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公羊傳注引文謹權量上亦冠孔子曰字○前漢紀義疏之經攷文足利本並作四方之政行矣○公羊傳注文選兩都賦序注逸民傳論注引文興滅則上並冠以子曰字○漢書藝文志引作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注論語載孔子稱湯伐桀告天辭也○考異世據尚書天謂此語當以民字絶句考孔注民食喪祭四字平說則在此論語還寒以重字絶句○衆漢石經作累○漢石經皇民義疏亦無信則民任焉五字○古訓繽案哉疏不及信則民任焉句正興石經合後人困陽虎篇覓則得衆下有此句誤增入○義疏之經攷文古本並作公則民悅釋文牡茂后民蔽必秩反賁力代反量音亮

孔安國書傳歷數謂天道也○春秋繁露言察身以知天也○書疏鄭元論語注歷數謂有圖籙之名○北堂書鈔歷數永天序○文選注言堯去位曆數歸舜也○

書疏歷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後漢書注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得中正之道○書疏謂用大中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漢書注能盡躡心信執中和之德則能終天祿者也○義疏困極也窮盡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王逵原曰四海不困窮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文選注李善曰爾雅云命告也李周翰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以命禹而禪之○義疏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乙以為殷家法○書疏鄭元論語注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於事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

帝之牲○詩疏皇皇后帝太微五帝○禮記疏用元牡
者謂告祭也○通典商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夏禮也○
書疏鄭元論語注簡閱在天心言天簡其善惡也○文
選注簡當也○周易集解王弼曰上之化下猶風之靡
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曰百姓有過在於一人○文
選注賚周賜也賜祿秩於善人○孔安國書傳周至也
○禮記疏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謙也欲言己才能當
一人耳○漢書注在予一人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
言君天下者當任其憂責○漢書律曆志此孔子述古
帝王之政以示後世權謂斤兩也量斗斛也法度丈尺
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其後子孫
雖有辠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
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說苑君道篇

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後漢書安
帝紀詔曰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五經異義國謂諸
侯世謂卿大夫○北堂書鈔白虎通云為先王無道妄
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而絕重
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春秋疏天子不滅國諸侯不
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賢而親者更紹立之○文
選注不忍絕國乃封杞是繼絕也○文選注諸侯公卿
有祚微者興之緒絕者繼之○漢書注逸民謂有德而
隱處者○漢書注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之辭言為君
之道所重在人之食○書疏食謂年穀也○書疏務在
寬所以得民心也○漢書注敏速也言應事疾速乃能
成功
稽求篇永終漢魏以來俱作永長解金縢惟永終是

圖周易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原非惡辭班彪王命
論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
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
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無替朕命永終天祿漢禪
魏冊文魏禪晉冊文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文皆用
天祿永終語吳大帝告天文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
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
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
因詔禪位於晉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
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永終繼
困窮之後爲卻位絕天之辭此經籍文體升降一大
關節○潛研堂集孔注此伐桀告天之人墨子引湯
說不云湯誓且係禱旱告天之辭非伐桀告天之辭

孔殆誤矣東晉古文尚書出又以此文竄入湯誥使
孔壁果有予小子履云云見於湯誥則安國注論語
何故舍湯誥之正文而別引墨子乎○考異尚書古
文訓曰古文履字作復篆文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
○九經古義戰國策制海內子元元高誘曰元元善
也姚察漢書訓纂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為元故云
黎元其云元元者非一人也素泰誓云大賚于四海
而萬姓悅服則善人為黎元審矣何晏以為有亂臣
十人失之○周氏辨正賚指分封義確與詩序同洪
範既富方穀孔傳以爵祿富之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
惡斯可以從政矣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

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義疏問下有政字○漢平都相蔣君碑引文尊作遵屏作通○後漢書祭遵傳引作遵美屏惡○漢書董仲舒傳引作不教而誅○皇氏義疏陸氏釋文唐石經納並作內釋文音義考證邢本作納古人納多作內俗人任往改之

釋文費芳味反慢武諫反出尺遂反又如字吝力刃反舊力慎反

義疏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義疏欲仁義者為廉欲則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為欲則色之貪○義疏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公羊傳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周易集解馬融曰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甲巽在東南故云後甲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民徧習行而不犯也○公羊疏不先告戒比視之而責其成(功)為暴矣○前漢書注遭屯難飢荒君當開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漢書董仲舒傳皇氏義疏陸氏釋文宋刻石經子曰上並有孔字○玉海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義疏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深井故無以知人也

稽求篇知命即易傳樂天知命若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陳晦伯作稽疑引韓詩外傳云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徵命者道本也受天命而為天子為公卿為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故不知此不足為君子禮者德之則也故不知禮無以立言者先王之法言也猶規矩準繩也非規矩準繩何能知方圜平直故知先王之法言而後所知合於道故知人知人者知賢者也

論語雅言卷第二十終

〔元〕董彝撰

四書經疑問對八卷

元至正十一年建安同文堂刻本

策問對卷之一

進士饒州董彝宗文著

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而不及禹與文王歟且禹與文王果性之歟果身之歟又言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不知性之與性者身之與反之又何不同願聞其說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從容中道自然而然故孟子以性之性者言之所以見其生知安行之至也湯武修身体道以復其性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故孟子以身之反之言之所以見其學知利行之至也其不及禹與文王者禹受舜天下言舜可以包禹武王乃文王之子則言武可以畧文然析而言之則禹之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即湯武身之反之之道也文王緝熙敬止望道未見即堯舜性之性者之妙也學者苟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則可見矣若夫前言性之身之者所以明其事功之異後言性者反之者所以著其德性之殊此其所以不

所入之途雖異所造之域則同堯舜禹湯文

有安行利行之不同而所謂聖者則无異也故先

聖以地言則告其極之名也觀數聖人之行事

其至而無餘矣不然何以曰或安而行之或

成功一也

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與孟子之

樂莫大焉同歟異歟且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

不與存焉而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君

子又樂之歟其所謂樂即孔顏孟子之樂歟抑

別歟

樂一也而有二焉有聖賢之所獨得有君子之所同欲

別孟子之樂即顏子之樂顏子之樂即孔子之樂也雖其樂不能無聖賢之分然其所以樂者皆由於心得者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窮而在下之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達而在上之樂也雖其樂有窮達之殊而其所以樂者皆由於外得者也由於心者聖賢之所獨得得於外者君子之所同欲豈可以槩論哉

孔子言堯舜執中孟子言湯執中又言舜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言君子時中所謂中者

同歟異歟且曰執曰用曰時抑有閒歟孟子又

言執中為近之又若不同何歟

理之中有子莫執一之中蓋義理之中自其

之者而之則謂之執自其著于民者而論之則

其當其可者而論之則謂之時此堯舜成湯

也子莫知楊墨之失中故度二者之間

執中為近之然執中而無權則猶

□之亡矣豈可與聖賢之中而個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曰
君子有九思何歟且不思而得聖人也以周公
之聖何為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歟
九事之不致其思乃君子之所當為臨事而三思則私意
之所必起聖人則天性渾全故可不思而自得然惟知
義理之無窮者又聖人不自滿足之心也
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何以不同中庸言
率性尽性尊德性果相近之性歟抑性善之性
歟且曰率曰盡曰尊亦有別歟

四書集 三

孔子兼言氣質之性孟子專言天地之性中庸則兼二
者而總論之也蓋氣質之性或有不同而其初本不甚
相遠也天地之性人無有不善堯舜至於途人一也中
庸言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之也盡者
所以尽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之也尊者所以奉
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之也學者苟能循此性而
尊德性之功則可以造尽性之妙道若是則
下以 能尽氣 之性雖天地之性亦与之俱盡矣尚何
語言仁 者不憂 者不惑勇者不懼中庸則
以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其次序何以

以 達德則通天下之所同得而孔
乃以為我無能 何歟及其答司馬牛之問
其二而遺其一歟
成德以仁為先 聖人不自以為足進學以知為先乃天
得此詔語言君子道者三以人事已試之效
言之也故先仁而後知中庸言天下達德三以人心同
得之理言之也故先知而後仁若夫聖人且以為無能
於聖人豈真不能哉姑自責以勉人耳故有以來夫子
自道之語也其答司馬牛者因其所蔽而釋之耳蓋向
魋作乱牛常憂懼聖人安得不因其問而勉之哉
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不及禹湯

四書集 甲

何歟然夫子文不在茲之論止称文王而不及
武王不復夢見周公之論止称周公而又不及
文武何歟及其答顏子為邦之問乃以四代礼
樂而又不專於堯舜文武周公又何歟
有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有門人記聖人行道之言蓋
論道統之傳則上原堯舜下及文武雖不言禹湯而禹
湯在中矣而文不在茲之論止称文王者蓋幸近
世之 見其來之有自亦足以見其自任之不
夢見周公之歎所以言其吾衰之甚無
之志益 樂成於周公孔子少時夢
以其衰也獨歎其不復夢見周公

者所以饑[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指[illegible]四代之[illegible]以告
公論[illegible]之人行道之素　淵子亞聖之資安[illegible]不對
然子夏時敎輅周冕韶舞固可以見聖人
由此觀章之冉[illegible]孰謂文王之文周公之道尚有不備
身哉
子夏言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而不仁者遠
是湯有天下而後得尹也孟子言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是得尹而後有天下何歟且湯
既學於尹矣而孟子又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
有餘歲若伊尹則見而知之又若尹學於湯何
歟

化之原則舉一人而天下化論創業之功則自得
一而天下歸若夫道統之傳則臣固不得而踰君矣何
以言之子夏因樊遲之問而曰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
尹而不仁者遠特以明舉措得宜則人心服初未嘗以
為湯得天下而後舉尹也蓋曰湯之所以有天下者以
其舉一人而天下自化也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
臣之者特以明創業之君能擇其師所以不勞而王
[illegible]湯[illegible]者以其能自得師而天下自歸之也
歷叙群聖之統而必曰由湯至於文王
歲若伊尹則[illegible]知之者蓋以明湯得其正
[illegible]見而知之矣初未嘗言尹學於

[illegible]言之旨則不以辭害意矣
有天下禹未嘗躬稼而與
謂禹稷躬稼　稷未嘗有天下而與禹並稱何也
句[illegible]禹思[illegible]在曆[illegible]其志在於遂民生而不在於奄有四海
而不入也非沽名忠溺猶己溺之而已矣其
播時百穀也非要之言思飢由己飢之而已然濬畎澮之
功欽於禹播稷之巧將安施播稷之功欽於稷胼胝之
勤雖其伐故禹未當滅載南畝於當時立我烝民之造
讚其於古聖告功則雖未禹以躬稼事也況暨稷出於
神禹之口盡力溝洫形諸孔聖之書而懷襄在望欲耕
得乎稷雖未嘗登帝位於其躬而八百年農桑開國之

積實兆於艱鮮播奏之功則雖謂稷亦有天下可也況
戎衣一定驗牧野之誓祀稷之配天見諸周頌之詩而
武王繼世以有天下見果誰之功乎因其功之互相益
以驗其位之世相傳其所以異乎時世之有先後其所
問者以德之相頡頏所謂稷亦禹禹亦稷者南宮适尚
德之詞所由發也雖然使禹而承播時百穀之托其能
心飢由己之飢乎使稷[illegible]平水土之命其能思溺
之溺[illegible]易地則皆然
其[illegible]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至矣章曰
曰[illegible]宋[illegible]知之然則湯學伊尹歟伊

不能無助焉伊尹之所以
不過見尹　湯之道耳非求知於湯也
余而亦何嘗師之有湯者伊尹者如孔子
不朋官之类非如常人師弟子之禮從也伊尹在畎
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故湯傳之非見湯而始知道是乃
見尹而不知湯之道耳且夫生知之聖資質純粹義理通
達於古今名物制度猶待學而後能況湯非佳之也又
之以宜必不待學而能伊尹聖之任也而湯傳之以為
顏淵反之而至於聖所以商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伊
尹有功於湯可也而謂之伊尹見湯而始得聞道者則
非也韓子云堯以是傳之舜々以是傳之禹々以是傳

四書集　七

之湯々之與伊尹同相資而互相益故伊尹自謂与湯咸
有一德其享天心也豈无其故哉以當時言之則君有
尊於臣此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以斯道言之則尊孟
言堯舜之君此所以深有味於知其道之一言也
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之歎胡氏釋之曰高
堅前後語道体也又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程子釋之曰此道体又曰皆与道為
体二字　与道為体何以
豈隱微而發見則昭著耀之形体雖昭著
其微一豈之之理百著然必有不心然
此　之与言隱体也顏子所鍵

亡蓋无方体夫子因川水之流
曾傳以皆道体之本然也
則後之可言則道之隱者未始不顯也特
微耳其　川流不已之可見則道之顯者未始隱
也特其体物耳故於顏子高堅前後之歎曰語道
体程子於川上之旨曰此道体是皆言道之本体為隱
微而其發見則昭著而程子又恐人直以川流即為道
之体故推明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来寒往則暑来
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与道為体者欲知物之形
体雖昭著而其所以則隱微也然則道固无声无臭者
也而在天地間无物不有无時不然苟非体道之君子

四書集　八

能知体用一原顯微无間者固未易以語此
中庸之鳶飛魚躍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之說似若不同而程子謂其同一活潑々地者
何也
程子之中庸之鳶飛魚躍与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同一活潑々地者非正文之意也特以明學者洞見道
体之妙而已矣蓋道之發見於天地一間者無所不在
則鳶之飛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于淵者此
之流行發見充塞天地如此然其在人而見諸日
用則勿不外乎此心也此心之存然後有以自
必有事焉　此心之存而言也又烏得

以
合[illegible]究孟子之本意則但為集
[illegible]養氣而設也至於程子[illegible]以為言則又所以發明子
[illegible]直下之妙非待取彼之文訓此之義而已也由
[illegible]中庸之所謂鳶飛魚躍指道体之昭著而言孟
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指集義養氣之節度而言
卒若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
猶川上之嘆而程子亦以為其要只在慎獨也讀者其
參考焉

四書經疑問對卷一

四書經疑問對卷之二

論語記門弟子言志者兩章而子路皆在焉一
則見哂於夫子何也顏子為聖門高弟夫子未
嘗與之曾點狂者也夫子何以與之歟
志一也有二焉有就事上言者有就心上言者蓋為国
以礼者固子路之能事而其言之不遜此夫子所以哂
之也及其車馬輕裘与朋友共弊而無憾此又子路心
意寬洪之處聖人又安得而哂之哉若夫曾點狂者也
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心夫子所以與之
者特與其一時之志與己同也至於顏子則夫子知之
非一日矣故不待與之而自無不與之也學者觀賢哉
之称好學之學聖人又何嘗不與之哉
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也皆將有事於邦国
曾皙舍瑟之言獨見與於夫子子游絃歌武城
夫子始笑而終是之其於四子之志何如武城
之政推其所至視子路之說又何如
四子特言其志子游乃見於行子路冉有公西華皆將
有事於邦国者皆其才之優者也曾皙舍瑟之言獨見
[illegible]子者蓋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
知夫子[illegible]心夫子所以與之者特與其一時之志同也
子游[illegible]文[illegible]之科而能[illegible]施有政於武城夫子始而笑之

其所繼之深終而是之者所以示門人以
夫論其志趣之高邁則子路固優於子游論其
篤實則子游實優於子路推其所至子游之政
豈止於五六十里而已哉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聖優於仁孟子曰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則智優於聖蓋仁智
一而聖人之道備而其言若此何也夫子之仁
且智而聖不若周公之聖而仁智未之盡又何
歟
仁智以理言則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盡其理而造其極則仁智一而聖人之道備矣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者非謂聖優於仁也特以明博施濟
衆之難盡耳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亦非謂
智優於聖也特以明夫子之巧力俱全非若三子之一
節特造其地之比也若夫知且智而聖不居者特夫子
之謙辭仁智未之盡者特以明周公猶有所不足豈可
以一時之言而遽致疑於其間哉
孟子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
夫子既聖矣乎則是以仁知兼盡言聖矣論語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何以言仁而不言知孟
子又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
何以言知而不言仁

貢之言聖兼知行而言也論語之言聖亦兼知行而
言也惟孟子之言智聖之聖則指行而言也論語則雖
以言知言聖則知在其中矣孟子雖不言仁然終條理
者力行也力行近乎仁故雖不言仁言聖則仁在其中
矣知聖之一字有不同則可以答明問之疑矣夫子貢
之稱夫子既以學不厭為仁教不倦為知而又曰仁且
知夫子既聖矣乎此既謂之聖矣乎者則揔前仁知而
言也此所以知其聖者兼知仁而言也論語夫子自謙
之辭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夫既謂之無所不通之
謂則知固在其中矣況其曰抑為之不厭則固未嘗不
言知也孟子言夫子集大成始條理者知之事則知之
之謂也終條理者聖之事則力行之謂也力行近乎仁
此所以雖不言仁而仁在其中矣三章之旨雖微有辨
然均之為仁知也特聖字有不問矣聖字本無異也立
言者之有異也知仁聖本一理也言之者分屬也讀者
以各章之旨求之庶乎其可無疑矣
中庸言唯天下至誠唯能盡其性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心性一理也曰盡性知性養性曰
盡心存心養心其用功之序何如其成功之目
何在
養心而能存心存心而能盡心者此用功之序養性而

復知性知性而後盡性者此成功之目

孟子養心養性養氣所養孰同

□□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道也夫性者合虛與氣之名也心者合性與知覺之名也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也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者養心之道也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雖名異然心者性之郛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矣內既有以養於心則吾身浩然之氣亦不可不養也人之生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養氣又所以為養心性之助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焉故曰持其氣無暴其氣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苟不有以養吾氣則所行雖出於道然其體有所不充則心或為之動矣此養心養性之後猶不可無養氣之功夫者此也然養氣必先於集義而集義必先於知言惟知言則是非邪正莫不瞭然於胸中夫然故仰不愧而俯不怍非惟浩然之氣可以塞乎天地之間而此心此性益得其養矣曾謂養氣而非養心性之助乎由是觀之則養心也養性也養氣也並徹首徹尾之序而無輕重彼此之分故先儒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其斯之謂歟

孔子言畏大人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何其不同且既曰從其大体為大人矣又曰有大人之事何歟既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矣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焉何歟抑不知果皆可畏之大人歟果皆可藐之大人歟願聞其説

大人者有以德言者有以位言者蓋以德而言則君子之所當畏以位而言則君子之所必藐為大人者苟能為大人之事而從其大体則言行自不必於信果而天下之物自正矣尚何可藐之有哉

孔子言性相近也而又曰習相遠孟子言性善而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其言性既不能無差而所謂習與才者同歟異歟

天地之性才無有不善氣質之性習於惡則惡矣蓋才者性之能也習則氣之成也才由性出習由外入者也

大學言明德中庸言達德

明德者人心本然之善達德衆人同得之理

大學首章既言明德而於平天下章又言先慎乎德何也

首章之言明明德以自脩也末章之言先慎乎德慎德以治天下也如欲治人必先治己故曰在明明德在新民亦言先明明德而后及人也今夫明明德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則有

求偕息者故事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皆明明德之事也此所謂明德以自脩也至於平天下章言君子先慎乎德者蓋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也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已豈於明明德之外而別有所謂慎德哉特首言在明明德者所以列大事之綱末言先慎乎德者所以列大事之目德即明德之德慎即在明之明未有明而不慎者也亦未有慎而不明者也且平天下新民之事也大事釋新民章而必首湯之盤銘豈非新民本於自新与知此則末章言慎乎德者可无疑矣

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三章之言小德同歟否歟

愚嘗即三章之小德大德而互考之矣或以天地之体用言或以行事之節目言或以人品之高下言所言虽同而所以立言則異則不可以強而同也以天地之体用言之則異於子夏孟子之言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歟所謂放之弥滿六合斂之不盈一握其小無閒也即天地之忠恕以明聖人之忠恕此其立言之旨各有攸歸矣以行事之節目言之則大而親義叙別信之倫小而動靜語默之序皆所當謹也若諱其大而忽其微則細行不矜大過終累故子夏之言以之待人可也以之处已不幾於自恕乎此子夏之言所以不能无病也以人品之高下言之則如三德之明有家如六德之亮有九德凝其績隨其德之大小以君位之崇卑賤以承貴卑以事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非有道之世其能致是乎此孟子之言所以嘆夫世道之升降也雖然使事者果能懲子夏出入之失而勉焉日有孳孳則積以方大得行道焉雖以役小可也故由君子自強不息亦至於聖人純亦不已以並於天道於穆不已則物各付物動与天而四時同又何大小之足辨哉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孔子言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何歟且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矣必顏子之賢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豈顏子之得為君子乎願聞其旨

仁者人心之全德苟無其德則不足以為君子矣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也其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者非謂君子之必不仁也特以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其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蓋言其久於仁而已非謂三月之後必不仁也特以明諸子之日月至焉者之不及顏子耳由此觀之則顏子以仁而成名者也豈有終

……遠仁乎哉
孔子於顏子爲邦之問乃損益四代之礼樂以
告之孟子之告齊梁之君乃告之以分田里明
教養而不告之以礼樂何耶
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蓋顏子
爲聖門高弟故於爲邦之問而損益四代之礼樂以告
之者聖人行道之本心也齊梁之君有志於報怨無心
於愛民故孟子不告之以礼樂者聖賢不得已之心也
孔子称子路曰由也喭又曰由也果又曰由也
好勇過我何其不同
論其資質之高下則曰由也喭論其行事之剛決則曰
由也果論其氣質之偏則曰由也好勇過我而又譏其
不能裁度義礼之中也
孔子既曰斈而時習之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斈不知聖人之所謂斈果詩書六藝之斈歟抑
別有所謂斈歟且門弟子獨称顏子爲好斈他
曰文斈之科乃称子游子夏而反不及顏子又
何歟
聖人之所謂斈雖不拘拘於詩書六藝之文然亦不出
於詩書六藝之外也蓋詩書六藝之文七十子非不習
而通也而聖人獨称顏子爲好斈者蓋顏子眞知斈之
所称而非七十子之所也術曰文斈之科乃称子游子
夏而反顏子者蓋顏子在德行之科則兼文斈而有
之矣益以見顏子之眞好斈也
論語言斈文斈詩斈道所斈何先
文者載道之器也斈文斈詩斈礼則斈道在其中矣夫
斈文者弟子之斈也文者詩書六藝也爲弟子之職力
有餘則斈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文斈也故行有
餘力則以斈文此之謂也然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故
斈文則道在其中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君子斈之
則愛人小人斈之則易使也斈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
和平斈礼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啓伯
魚之斈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
之中曾謂斈詩斈礼而非斈文乎曾謂斈文而非斈道
乎雖然理則一也而斈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
弟子之職則教之行有餘力而斈文於伯魚之過庭則
教之以斈礼此固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然斈詩斈礼
即斈文也斈文即斈道也又豈必拘拘先後之分哉
孔子於匡人之圍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於公伯寮之愬則曰道之將行也歟
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一則歸之天一則歸
之命何耶孟子去齊既曰是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耶又曰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是又皆繫之天而不及命又何歟
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命不[illegible]道也而夫子於公
伯寮之愬獨歸之命者蓋子路之出處係[illegible]關時運之
盛衰非孔孟之比也故夫子特以[illegible]而曉之耳况天者
命之所由出則言天固可以包命矣
孔子曰匡人其如予何孟子亦何以微服而過宋
聖賢雖安於天命而亦未嘗不盡乎人事
孔子既曰吾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与不仁
而已矣又曰君子道者三又曰君子之道四何
若是之不同
博而求之則一本必散於萬殊約而會之則萬殊實原
於一本
孔子嘗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為好學子夏嘗以日知其所
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好學其與孔文子之好學
顏子之好學同歟異歟且夫子於六言六蔽[illegible]
皆以不好學告子路矣而又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何歟
學者之好學以至乎君子君子之好學以至乎聖
賢者也蓋眞好學之難其人久矣人雖有好學之心而
未得其所以好學之道此聖人之所深惜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illegible]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可与共學未可与權孟子可欲之謂善
至不可知之謂神其進德之序同乎異乎
志學章之所言者聖人自言其進德之序共學与可欲
之謂善章之所言者聖賢教人之序也夫志於學者入
乎大學之道所謂知之始也三十而立者能自立於斯
道所謂行之始也不惑而無所疑而知之明矣知天命
則窮理盡性而知之極其精矣耳順則所聞皆通而知
之極其至矣此其明通之極切也然耳順者不思而德
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
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此其所謂動容周旋中礼者
盛德之至若此者豈非聖人自言進德之序乎至於聖
人之教人則必之所以求之也知所求然後有所往知
所往然後有所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与權權者聖人
之大用也孟子之所謂善者至於人而無惡由是而實
有諸己則謂之信以至於充滿積實而後光輝發外則
大而化之者固以造其極矣此所以循其可欲之善而
至於聖神之地也若然者豈非聖賢教人之序乎由是
觀之進德之始雖有聖人學者之分而要其終則皆造
乎其極矣此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曾子嘗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乃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何耶
忠恕[illegible]即夫子之道忠信者生質之美

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

大學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不可相離也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是學又不如思何耶周公思兼三王則夜以繼日而又不及於學又何耶

學者學其事思者思其理學其事而不思其理固不可也思其理而不學其事亦不可也夫子以思為無益者政為思而不學者言也周公非不學者也其於理有不合者則夜以繼日以思之其曰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者非行其事乎

孔子於子路未嘗許之以仁於管仲則重以如其仁許之是管仲固優於子路矣孟子學曾西与或人問答乃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何耶

子路之才不勝其德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孔子學仁者之功孟子輕霸者之術

四書經疑問對卷二

四書經疑問對卷之三

夫子嘗稱顏子曰賢哉回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則說之曾點舞雩詠歸則與之子游弦歌武城則始笑而終是之四子皆見取於夫子不知四子之中孰優而孰劣歟

論其見趣則皆高論其行事則有間夫以見趣而論之則顏子子游曾點漆雕開皆見道分明者也以其行事而論之則顏子與子游類而子游未能如顏子之樂曾點與漆雕開類而點未能如開之實

孔子言四十而不惑孟子言四十不動心不惑與不動心同歟異歟且皆以四十言之何歟

四十乃道明德立之時不惑則見道明不動心則德自立

聖門高第顏子為首而曾子次之夫子之稱顏子者累矣於曾子不過曰參也魯而已何其道統之傳顏子反不與而曾子獨得之歟

顏子有大賢亞聖之資具体聖人而未化者也不幸短命死矣此其所以不獲道統之傳也參也竟以魯得之故先儒曰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

孔子於子路之行[illegible]一則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於顔子之短命則未嘗先言其夭豈聖人獨明
於子路而不明於顔子歟
人事之可必者聖人固明言之天命之不可必者聖人
之所不論也蓋子路有必死之理聖人以人事而推之
故知其必不得其死也顔子之夭聖賢之不幸也夫子
安得而意度之哉
孔子於顔子之夭則曰不幸於伯牛之疾則曰
亡之命矣夫何耶
嘆道統之無傳則曰不幸閔斯人之不當有疾則曰命
也蓋不幸者道之不幸也亡之者命之使然也
孔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分義利為
二大斈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是合義利
為一何耶
主於利則未必合義主於義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與汝為君子儒
毋為小人儒同否
夫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二章之疑雖有
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旨意則有異若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者指已然之君子小人而言也汝為君子儒毋
為小人儒指未然之君子小人而言也夫以義者天理
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君子孳〻於義小人孳〻於
利者〻〻者惟恐其失也孳〻於義者惟恐其一日不為
義也孳〻於利者惟恐其一日不為利也此以義利之
分君子小人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未至於喻義則不
得謂之君子未至於喻利則不得謂之小人既曰君子
小人則知已然之君子小人也至於儒者孳者之称也
君子儒者為已之孳也小人儒者為人之孳也君子小
人固有義利之分然所謂利者非必殖貨財之謂以私
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言天理者皆利也皆人欲也皆
有為而為者也此以為已為人而分君子小人也然言
君子小人而必以汝為毋為先之則知指未然之君子
小人也雖然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
於行仁義則未嘗求利而利在其中矣孳者詳之
大斈末章言国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而孟子
之荅梁王乃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其
旨同否
夫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此以大斈言以義為利而孟
子亦有仁義而已矣之説也且大斈末章言治国之事
也治国者但知財利之可為利而不知仁義之正所以
為利則非所以治其国矣蓋惟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
此所以治国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孟子不以
千里之遠而見梁王梁王而以利為問又烏可以利荅
之哉故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行仁義固所
利之心又何必於利哉且孟子專言仁義而不言利

固於□齊梁王之病然為国之道亦不外乎斯言也故後章申言何必曰利二章之旨似若不同然孟子之斯言何必曰利即大学之所謂国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意也易曰利者義之和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是觀之則知孟子荅梁王之問正所以發明大学末章之旨所謂端本澄源之論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命與仁非利之比也而亦罕言何欤

夫利者害於義宜聖人之罕言也而又罕言仁命者何哉蓋有指恐害於義而言者有指恐廢人事而言者有指恐不知切已而言者数言利則人從於利是害於利也数言命則人待於命而怠心生是廢人事也数言仁則人輕易之是不知切已也此所以皆罕言之夫利者非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欲也義者理之所宜而君子之所行也夫君子小人之分每〻相反正在義利之間毫厘之差耳蓋二者如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利重則義滅理固然也故夫子鮮言利而詳言利者恐其害於義而已至於命者理之至微而道至大富貴貧賤之存乎天則命分之命也如仁義礼智之付於人則性命之命也言性命之命而不言人事則道不責成於己矣言命分之命不言人事則岩墻可立矣故夫子詳言人事罕〻言天命者恐人之委於天命而廢人事也及其罕言仁者蓋仁道至大在天為元在人為仁在情為惻隱非全体而不〻言者不足以當之故孟子以為廣居仁之未易言而数〻言之人豈不以為易哉夫如是則志高者以有躐等凌節之患豈切已之事乎故夫子詳言求仁之方而罕言仁之体者恐人之不能察切已之実務也由是觀之夫子固未嘗不言利但詳言義而已未嘗不言命但詳言命分而已未嘗不言仁但詳言求仁之方而已然則学者欲知夫子之所罕言可不從事於夫子之所詳言者哉

大学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孟子言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何耶

拂人之欲者人必不從上行下效者感應之理

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又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楽善不倦此天爵也前言天爵只指仁一事後言天爵則指仁義忠信四事又添楽善不倦一句何詳畧之不同若此欤

道有体有用体雖一而用則殊上指一本而言之下指分殊而言之

孔子嘗以為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臣之間其道固如是也他日子貢問友亦固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夫君臣朋友其勢固有間矣乃同謂之不可則止何欤

〔□□〕交皆以義合者也故事君〔□□〕適乎中而已
若事君而不諫交友而不告此不及者事君諫不行
而不去道友善不納而不止此又不及乎中者也
孔門四科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孟子
於善言德行則称冉牛閔子顔淵而不及仲弓
何歟
觀古人之言當求其志之同異不當求其辭之詳畧記
一事者其言不可畧證一事者其言不必詳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辟田
野治則有慶又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
萊任土地者次之何功罪不同如此

孟子論人臣之功罪不泥其迹而原其心蓋治地而主
於利民則守国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国則殃民
之罪不可逃
民富而国安故君子論其治地之功国富而民病故君
子断其治地之罪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大学記孔子之言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由孟子之言則不以民畏爲上由孔子之言
乃以民畏爲上何歟
〔□〕世〔□□〕天下〔□〕畏法令古以治天下使人畏礼義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夫子所不言子
思孔子之孫曾氏之傳中庸自天命謂性而下
何言之詳耶
入道者自萬殊而一本故聖人言道妙爲至畧明道者
自一本而萬殊故君子言道妙爲至詳性與天道命聖
人所罕言者乃不躐等之教也若夫学問之敎則所理
會者何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
学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叔文子之臣大
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二子之所爲若不相合而夫子皆謂之文何歟

孔文子不以下問爲恥此好善而忘势也公叔文子不
以僎爲卑賤而進之諸公之間此好善而忘人之势也
故二人皆得謂之文也
孟子對梁惠王曰何必曰利宋牼說秦楚構兵
曰我將言其不利孟子則以爲不若以仁義說
之大学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子曾
子之言不同何歟
君子但行仁義其中自有無窮之利蓋不違其親不後
其君此所謂義中之利也大学以德爲本以才爲末有
人有土有才之言即孟子先義後利之意也孟子於時
之急務故言仁義而不言利大学爲平天下盖欲親賢

義利而天下平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他日又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夫既以方人爲我所不暇又使子貢以顔回自方何也

聖人之於人爭者常退其過而進其所不及故子貢方人夫子既責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蓋欲觀其自知之何如耳

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聖人固信鬼神矣又樊遲問智則曰敬鬼神而遠之又若不信鬼神何歟

鬼神難言也以爲無固不可以爲有亦不可夫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之一字不敢以爲真有物在上在左右也而世之惑者以爲有形有聲能飲能食褻瀆無所不至故孔子曰敬而遠之雖遠之未嘗不敬也

孟子謂舜發於畎畝之中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則舜非性者歟性者亦忍性歟

聖人有生知之德未嘗無學知之功舜雖生知亦是學知可爲後世困憂患者之法則乃所以爲進德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然則疾非惡乎

惡不仁者是惡己之不仁疾不仁者是疾人之不仁治己者貴乎嚴治人者貴乎寬嚴者不過盡我所當爲而已疾則有心於怨之也此其所以不同

孔子稱子產曰惠人也孟子則謂其惠而不知爲政然則惠不足尚歟

惠者仁心也有仁政方可以達其仁心仁政者先王所立之法度也子產有慈愛百姓之心而無紀綱法度之妙則其所施及於民者小故但可謂之惠不可謂之政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非出位乎

位有小大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有位之位也孟子曰立天下之正位此無位之位也有位之位小無位之位大周公之兼施乃吾職分之所當爲耳

四書經疑問對卷之三

四書經疑問對卷之四

中庸既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
爲道又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然則道
果遠歟近歟

有一日之知道有終身之行道蓋求其理則道在我而
不遠人徳其事則近者易而後遠者難能知能行則道
之遠近無間然矣

孟子曰大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已矣然則不仁亦可謂之道乎

宇宙之間合而言之只是一箇道理然分而言之便有
邪有正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於泰卦則以陰陽
爲君子小人君子者正道小人者邪道皆謂之道故曰
道不同孟子言舜蹠楊墨許行之道皆道之邪者也

孔子既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欲居
九夷豈亂仁之意乎

君子憂其所習聖人樂其所性成己知也成物仁也化
於人者常人之事化人者聖人之事

顏淵問仁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曾子則
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若與夫子之意不
同何歟

有爲仁之事有爲仁之資先儒所謂內外交相養之者
是也由己所以盡其在我之理以友所以求其在人之
資二者皆不可缺者也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大
舜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
至於爲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舜之善已善人
又無分於窮達何歟

君子獨善其身之時已藏得兼善天下之事業在身了
及其達而兼善天下之時亦不失了在身之善否則流
而爲楊墨之學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然則爲邦之道果止於此四事歟

聖人之治天下尚非一言可盡然其大者固可舉也夫
子舉四代之禮樂以告之以爲天下之大經莫過於此
安得一一以告之哉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義以爲質
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後章言
君子義而信乎其能成名也則主義而不主仁
何歟

聖人之道有体有用合而言之者体也分而言之者用
也此理一分殊之謂也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一則以多爲貴一則不以

多為尚何也
博而求之者學者之初事約而會之者學者之成功蓋
理之萬殊散學之實學乎博理之一本融貫之實乎約此
學者始終條理之序學者之所當莫盡者也

南宮适問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
老農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均之為問稼
也夫子一以君子哉稱之一以小人哉貶之何
也

勤農事以利天下者君子之公心學農者以利一己者
小人之私意一則喜其有尚德之心一則責其無學道
之志此南宮适與樊遲雖均以稼穡為問然其心則實
有公私之異聖人皆俟其出而褒貶之者意各有在也

四書未四丁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浩
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又言可欲之謂善又推而至於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由孔子之言則善人不可以造道
之奧由孟子之言則善人亦可以造道之奧學
者將何從歟

有天資有學力盡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
而不已也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為善人而
已矣有天資而又充之以學力則可以造夫美大聖神
之域不難矣

孟子言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前
則析而為四後則合而為二何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人之有仁義猶天之有陰陽
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其得五行之氣則為五
常乾元亨利貞亦然合而言之則曰仁義猶言陰陽也
析而言之則曰仁義礼智猶言春夏秋冬也

公孫丑問管仲晏子有功於齊孟子以曾西之
之言推尊聖門高弟管仲晏子信不足多道矣
淳于髡問于鄒子思無益於曾孟子則以百里
奚之功答之是又稱美霸国之臣何相反如此

四書丁定四丁

貴王賤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興亡之大事一
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霸国之君能
用賢者以興邦二章之言意各有在不可以一槩論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二者不
可相無也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又偏重於學何歟

聖人教人為學之道未嘗不使之求諸人亦未嘗不使
之求諸己二者固不可偏廢而不如學也之言政為思
而不學者發也學者當考其立言之旨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而論語乃曰學而
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舉其二而遺其三何
也

學之一字有言知也有言行也有言知行也中庸之所謂博學言知也論語之所謂思而不學之學言行也故先儒有曰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下是思之終始由是觀之中庸之言五者非詳也列誠之之目也論語之言二者非略也舉其二以包其三也夫博學者學之於已也審問者問之於人也愼思者思之於已也明下於人也篤行者行之於已也五者不可廢其一廢

問思録四　十五

其一非所為學也此所謂誠之之目也至於論語之說何以知其學思足以包其三蓋學問思下所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然學與行是學之終始言學則行在其中矣問與下是思之終始言思則問與下在其中矣此所謂舉其二而足以該夫三也故自五者而約言之則學思二者足以該之也自學思二者而約言之則學之一字足以該之也由是論之中庸之言非詳論語之言非略其異也乃所以為同也不然程子五者廢其一非學之語何以並見於二章之註耶

夫子旣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

乃不以君子之行望人乎

君子之責己也貴乎嚴故當無不盡君子之待人也當乎恕故不可求備蓋天下之事皆所當為天下之人無不可用此聖人之言所以不同者一則責人以成己之道一則教人以用人之方也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而冉求乃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
子豈未見之乎

有知道之言有求道之言蓋聖人於道甚明每勉人以所必為學者求道不篤每自止而不肯為夫子嘗曰力行近乎仁甚矣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用其力也冉求之

四書叢四　十六

資禀正病欲弱非力不足也畫而不進也故夫子勉人以實用其力毋自棄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又曰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二子孰優

論其出處適宜而為成德之君子則南容優於武子論其忠君之深憂國之至不恤其身不忘其君則武子優於南容蓋南容得賢者之常武子盡賢者之變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孟子
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而不及簡何也又
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添入
狷者何也旣問[illegible]何為簡如何為狷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所謂者不潔之謂也論其資稟得乃狂者固高於狷而狷者亦勝於闇聖人本欲得中行而與之今不可得故思其次而狂者又不可必得故狷與闇者又其次者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似謂有天資者無學力亦可無害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似甚言有天資者之不可無學力當何從歟

資稟得之於天學問則在乎人蓋天資所以為學力之基學力所以充天資之不大甚矣有天資者之不可無學力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是夷惠之道君子之所不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是夷惠之道又可以為百世之師何歟

有絕世之行者固百世可以為師然其末流之弊亦君子之所不取蓋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所謂有絕世之行也其隘與不恭者非夷惠之自弊也學之者不能無弊也故學者但當師其絕世之行而去其末流之弊可也

中庸既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所指達道者若不同何歟

中庸之論達道有指人性之用而言者有指人倫之當而言者蓋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亦人心之所同有者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其言道也何其難孟子則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其言道也何其易

聖賢由於斯道之中故見之為甚易學者未得其門而入故仰之為甚難蓋公孫丑未嘗知道故以聖賢為不可企及而不知日用常行者皆道也

大學言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忠者也孟子則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何其不同歟

大學以化民言孟子以正君言蓋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必好義以忠其上此化民之道也至於正君者能使人君皆行仁義則天下莫不歸於仁義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言仁之效也何其易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言仁之效也何其難

論為仁之道則有感應之效為甚速論化民之道則其淪洽之效為甚遲蓋為仁在己故一日克己復禮而天

人皆與其爲仁哉化作人故必積累而後民乃自此
□□之旨所以不同者一則爲修□之道一則爲安□
□之意歟

顏淵問仁夫子答之以克己復礼仲弓問仁夫
子答之主敬行恕先儒釋之何以有乾道坤道
之殊

□子之問仁先儒何以釋之有乾道坤道也蓋乾者剛
□坤□柔也故天爲乾地爲坤在易則有乾坤之卦在
□□存剛柔之別何性而非乾坤也蓋顏子之資質剛
□則釋之曰乾道仲弓之資質温粹則釋之曰坤道乾
道奮發有爲坤道静重而持守此其所以有乾道坤

四書志卷八　九

道□之分也今夫何以知顏子之資質剛明蓋克去己私
□□天理勇於有爲者不能也今顏子之問仁夫子
告之以克己復礼爲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焉由是
觀之則實其資質剛明奮發而勇於有爲者故聖人以
是告之抑何以知仲弓之資質温粹哉蓋主敬者持守
工夫行恕者私意不在、非資質剛健然豈非資質温
粹乎今仲弓之問仁夫子告之以主敬行恕之事蓋主
敬則私無所容行恕則私意無所施此所以有邦家無
怨之效由是觀之則非其静重而有守者不能也仲弓
爲仁厚重簡默則實其資質温粹静重而有守者故聖
人以是告之且乾道奮發而有爲則如庸言之謹庸行

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也坤道静□而有守如敬以直
内義以方外之類也即此可見□子所存之淺深分於
其問則同而答則異也雖然所□之淺深雖異所造之域
則同使仲弓果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則此之
主敬行恕與彼之克己復礼所謂□殊無己之可克矣
又何有乾道坤道之殊哉

論語既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而又曰君子
而不仁者有矣乎何也

無終食之間違仁者指仁者而言也君子而不仁者指
志於仁者而言也夫言君子已志於仁但毫忽之間心
不在焉則又未免爲不仁夫如是則未能如仁者之君

四書志卷八　十

子也所以知其指志於仁者之言也故君子雖同而所
以言君子則異蓋仁者之人純乎仁者也故終食之間
不違而又於急遽苟且之時傾覆流離之際亦必於是
而不違是非去聖人不遠而無一毫之間斷者何足以
當之顏子亞聖猶有三月不違之□間豈志於仁者所與
仁者同日語哉愚故曰指仁者而□也至於君子而不
仁者則能未如仁者之人而但志於仁故於毫髮幾微
之際心有不在而忽忽之心生則不免流於不仁所謂
不仁者非必見於行也愚故曰指志於仁而言者此也
且夫終食不違者純乎仁者也如所謂安仁則一者是
□君子而不仁者日月至焉者也如所謂利仁則二者

異也與生俱生所謂性也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之
則存舍之則亡故仁如廣居而心則為廣居之主聖人
則渾然無間賢人則内而為主之時多外而為賓之時
少若衆人之曠安宅而弗居則終身為賓之外而已矣
然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斈者苟能由志於仁者之[illegible]
大而造乎仁者之地位則及其成功一也

孟子言設為庠序斈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斈則三
代共之庠序斈校皆斈也有共有不共何耶

嘗謂三代之斈教於鄉者其義異成於國者其效同蓋
教養習射三代取人之意有不同故其立斈之義為有
異至於施之於國者無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也雖然三代立斈之義雖異而其教人之心則一而已
不然何以曰皆所以明人倫也

四書經疑問對卷之四

四書經疑卷之五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而行有餘力則以斈
文則人之孝弟者非由斈而後能也子夏曰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斈吾必謂之斈矣則
人之信者亦不由斈而後能歟

嘗謂五常百行皆具於有生之初有不待斈而能者蓋
人之生也禀五行之理而為仁義礼智信所謂良知良
能者也然其所以好斈者亦不過考其古今事變之實
而斟酌損益之宜而已初非謂必由斈而後能孝
弟信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先儒釋之曰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也不知言可復也亦可宗也可謂好斈也已之
可皆僅可之謂乎抑否乎且於子桑伯子既曰
可也簡又曰可與共斈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與夫曾子所謂可
以托六尺之孤者其旨果同歟異歟必有能明
之者敢問

可之為義有為疑辞者有為決辞者蓋疑辞可以僅可
釋之決辞則有実能之意也何以言之夫子告子貢以
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礼者正與告仲弓曰可也簡

受意同也与夫可与共学之類皆以未可継之則其爲僅可之辞无疑矣若夫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与夫君子食无求飽居无求安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学也已者正与曾子所謂可以托六尺之孤者同也觀其決爲之辞則有其能之意可宜可以僅可釋之哉然則後之学者觀聖賢立言之意考其疑決之辞則字義可不辨而明矣

子曰道千乗之國敬事而信及告樊遲則曰執事敬告子張則曰行篤敬三者之敬同歟異歟且告樊遲子張者果皆可以道千乗之國否歟其不信者抑别有說歟

敬一也有二焉有主乎中者有施乎外者何也子曰敬事而信告樊遲曰執事敬此以主乎中者而言也告子張曰行篤敬者此以施乎外者言之也其告樊遲子張不言信者曰執曰篤則雖不言信而信亦在其中矣且一則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一則曰雖蛮貊之邦行矣由此觀之豈不可以道千乗之國哉特挙而措之耳

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夫子既告之曰未若貧而楽富而好礼者也又曰貧而无怨難富而无驕易何歟且顔子之簞瓢陋巷子路之衣敝緼袍果皆貧而楽歟抑亦貧而无怨歟

有聖人教人甘貧楽道之事有賢者已能安貧楽道之實何也蓋子貢自以无諂无驕爲至矣故夫子告之曰未若貧而楽富而好禮者也蓋楽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礼則安處善楽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又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者蓋以常人之情處貧難處富易故夫子言此欲人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所謂聖人教人以安貧楽道之事者此也至若顔子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楽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以爲恥此皆賢者安貧楽道之實故聖人皆許其所已能也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孟子則曰我四十不動心不惑與不動心果無分别歟皆以四十言之何所據歟且夫子則自十五志学而歷序至於六十七十孟子則止言四十而不及其餘抑必有說歟願聞其略

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故自十五而至於七十孟子則論不動心故止言四十而不及其餘蓋四十者道明德立之時惟其不惑是以不動心也孔孟豈有二道哉

子游問諸夫子曰君子学道則愛人小人学道則易使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学道而爲君子宜也学道而爲小人何歟儒而爲君子宜也儒而爲小人何歟

道本一致而位有小大故其所施有不同儒本一理而心有公私故其成就亦有異蓋君子小人有以位而言

者有以心而言者在上而能脩道則愛人在下而能脩
道則爲易使此以位而言者也爲己者爲君子儒爲人
者爲小人儒此以心而言者也

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礼有宋存
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礼樂
野人也後進於礼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二者不同而皆言從之何也

遵時王之制者有取礼樂之宜者蓋遵時王之制則
得爲下不悖之道取礼樂之宜則得文質彬彬之妙此
孔子於周家之礼不得已而從之而於礼樂之用則必
從於先進者聖人之本心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或曰管仲
知禮乎則曰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魯昭公齊
管仲之愆於礼一也而夫子一則隱其惡以爲
知礼一則正言其不知禮何也

聖人於君父之間不欲顯言其失故隱其惡以存忠厚
之意聖人於霸者之臣不得不正明其罪故指其事以
斥其僭竊之非況司敗又未嘗顯言昭公之失故聖人
姑以知禮荅之或人則疑管仲不儉爲知礼故聖人不
得不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聖人於問荅之間直而云
乎哉

曾子言君子道者三不出於容貌辭氣之間而

已夫子言君子道者三則在於不憂不惑不懼
之間其不同何歟

脩以脩身而言者有以成德而言者蓋曾子言君子之
道欲學者於容貌辭氣顏色之間而謹之所以脩其身
者也夫子言君子之道欲學者於不憂不惑不懼之間
而成功所以成其德者也

論語微子篇記逸民以伯夷叔齊爲稱首堯曰
記武王之事曰舉逸民所舉果伯夷叔齊歟抑
非伯夷叔齊而他有人歟

記逸民者真逸而不復求仕者也舉逸民者特隱而未
仕者也蓋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所謂避

世之士也若夫武王所舉之逸民先儒明謂釋箕子囚
復商容之位所謂避人之士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夫問仁問行皆聖門講學之事
而必以夷狄蠻貊爲言何也

嘗謂修己以敬者固學者之當爲而篤近舉遠者亦效
驗之所必至蓋問仁問行雖皆聖門講學之事然而遠
者如此則近者可知凡學聖人之道者固將用夏變夷
也今而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
則聖人之教不惟可以行於中國雖蠻夷之國可以此

而化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孟子以之與殷助周徹並言無異論也又引龍子之說則謂莫不善於貢謂其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貢之貢果不善歟
禹貢之法在當世則爲善在後世則爲弊何則禹貢一書萬世成法胡可改也孟子蓋爲戰国之人言之也爲暴君汚吏言之也得人而用法然後可禹貢之法非法之過也人爲之弊尒後之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爲良不得人而用則爲弊
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過非盛德事也而孔子所以自處孟子所以處周公者如此豈過不足以爲聖人之盛歟
聖人之言與聖人之事乃聖人之心也非過也義也夫子之過過於愛君者也周公之過過於愛兄者也所謂觀過知仁者其此之謂歟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朱子釋中庸生知安行曰知也斈知利行則曰仁也
有聖人之仁知有斈者之仁知而經傳之說所以不同者要各有在也所謂聖人之仁知者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誠者天之道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其仁則夫子曰仁者安仁也其知則先儒釋中庸曰生知安行知也所謂斈者之仁知者何也自明誠謂之敎誠之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博斈而審問謹思而明辨篤聞而行知其知則夫子曰知者利仁也其仁則先儒釋中庸曰斈知利行仁也
伯魚過庭夫子嘗勉以斈詩未嘗有所專指他日又以周南召南爲言若有所專指何歟
聖人勉其子以斈詩於其始也必先使之泛求乎一詩之全於其終也而後使之專求乎一詩之要此聖斈始終之道而聖人之所以敎其子者固無異於敎他人也
朱文公以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與顏子不貳過相似試取而觀之惡有指一人之身而言今日善則不念其前日之惡遷怒是指二人而言怒此一人而轉怒彼一人也其果相似歟
君子之所惡一循乎理而已所惡在彼已何與焉故夷齊所惡訐其新而不念其舊顏子之怒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由此觀之雖有一人二人之殊然其所以隨物應之者則未始不同也
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恒者何也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所謂神人者何也

孔子[illegible]人才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
樂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之有等蓋聖人君子善
人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
恒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所
謂神人也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其去也何其速孟子去齊
三宿而後出晝其去也何其遲願聞其義

孔孟之去齊有遲有速之不同者一惟乎時而已矣其
去之速者知其道之必不可行也其去之遲者恐其道
之尚可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去齊宣

王欲毀明堂孟子以爲不可毀禮無其實而聖
賢皆欲存其名何歟

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餼羊存則後世猶可因此
而復其禮明堂天子朝諸侯有王者作亦可於此而發
號令此孔孟於告朔明堂非欲存其虛名也實所以存
其禮也

夫子溫良恭儉讓此門人以聖人之德一節而
言也又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門人何
以又以聖人之德全體而言歟

尚論聖人德容之盛當論聖人之性之備故門人記聖
[illegible]之[illegible]貌有專指其發於外而言者有兼指其本於中

而言者蓋發於外者所以接乎人而其合乎內外而無間
者聖人亦非有所勉強作爲於其間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孔孟之言一也孔子以
志言孟子兼以氣言何也

孔子以志與帥對言孟子以氣與志兼言蓋孔子以三
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孟
子則因不動心而言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
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非有他也蓋
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然則志氣之交養乃所以爲不動心者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原憲問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克一也何一則以爲仁一則以爲難
而不以爲仁其不同歟且此所謂難與仁者先
難而後獲之難同歟異歟願聞其旨

仁者無私心之謂克者能勝物之謂也何則克去己私
復還天理此所以爲仁也若但制之使不得行則猶有
私意者存故但可以爲難不可以爲仁也至若仁者先
難而後獲者蓋樊遲乃鄙近利之人故聖人告之以
[illegible]之難而不計其後之獲此亦仁者之事也由此

觀之有公私之殊雖有小大之異學者由此而精察
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曾子曰任重
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

有入道之始事有造道之極功仁人心也元不遠於人
也然欲得此心也然欲得此心者非純乎天理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到此境也

四書疑卷五

四書疑卷六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及其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一則言二南而不及
雅頌一則言雅頌而不及二南何歟其於興詩
立禮成樂則未嘗明言其所以及門小子何莫
學夫詩則又推而至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何
歟且既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知
若此之類果皆可以一言蔽之歟抑不可歟願
聞其說

詩之關於世教尚矣何則詩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
其感人又易入故聖人教人每於此始也是故告伯魚
以周南召南者以人倫之道備於二南故首告之而未
及乎他也其曰雅頌各得其所者蓋雅頌為音樂之本
雅頌既正則其餘從可知矣其曰興詩立禮成樂者設
教之序也其推而至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事父事君
識草木鳥獸之名者又窮經之法也合而觀之詩雖有
學校音樂之不同然其要不出於思無邪之一語也後
之學者苟能博而求之六義之間約而會之一語之妙
則[illegible]之全体不外是矣尚何疑哉

子貢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詩而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詩而夫子亦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今試合而觀之二章之詩若不相合而夫子所以與商賜者無異辭何歟且切磋琢磨之詩大學以引之其旨果同歟抑有不同者歟願聞其要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大學引詩以明明明德之止於至善此何以言之子貢因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夫子告之以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而子貢則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詩以明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故夫子所以許之也子夏因問巧笑倩兮之詩夫子告之以繪事後素而子夏即應之曰禮後乎故夫子亦與之也至其大學傳之三章亦引切磋琢磨之詩者蓋借此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也故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由此觀之一則與門弟子之可以言詩一則引詩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雖若不同然所以爲道學自修者則未始不同也其合而觀之

孟懿子問孝夫子告之曰無違及其未遲又請樊遲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生事葬祭皆不可違於禮也曾子則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先儒釋之曰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祭不言禮而言誠何歟且孔子言生事葬祭而曾子止言慎終追遠而不及生事又何歟曾子言民德歸厚而夫子不言其效抑必又有說歟

有衆人通行之孝有君子化民之機何則夫子告孟孫者以衆人通行之孝也故曰生事葬祭皆不可違於禮則事親之始終具矣曾子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者蓋以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慎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矣夫子亦不言其效也特以三者之難盡耳曾子非不能養親也特以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也先儒釋追遠不言禮而言誠者蓋以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況追遠者非仁孝誠敬之至又安能盡其禮哉合而觀之夫子因孟孫之問故備言三者而未及其效曾子爲化民而言故言慎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後之學者知三者之當爲而不過於禮則不期於效而效自至矣豈有不同者哉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其辭旨同乎異乎

聖人之道躬而獨善一身則惟欲合乎在我之天聖人之道達而兼善天下則必合乎在人之天蓋三綱五常一貫之統聖人固可以預知之矣若夫禮樂名物典章制度則無徵民弗信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且子夏以文學稱此乃不以文學為先何歟

君子之學有本有末德行為本文藝為末子夏聞夫子之道於本領處已能竟悟故舍末而趍本舍外而事內一至此非復文學之子夏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柴也愚又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三子之愚同歟異歟

子羔顏子以愚稱顏子卒造亞聖之地位子羔雖不知他日所得之淺深然夫子以之與曾參之魯並言則必有當乎聖人之心者矣甯武子之愚則知而守之以遇者也故不可與顏羔而並論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其旨果同歟異歟敢問

答哀公者指事之枉直而言所謂服民之道也答樊遲者指人之枉直而言所謂仁知之道蓋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不服舉直錯諸枉者固為知之事能使枉者直則仁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均之為大德小德也而其所施不同何歟

論語所謂大德小德者指事之粗者言子夏為學者發也中庸所謂小德大德者指理之精者言子思為夫子發也由其粗也故自大以及小由其精也故積小以成大此其所以不同也

曾子以忠恕說一貫之旨釋者有盡己推己之分有体用內外之殊至其傳大學也則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藏乎身喻諸人又似以內外体用對言則恕藏而非其推矣子思得其傳而曰忠恕違道不遠既並舉忠恕矣而下文又若止以恕釋之二賢之立論皆不能盡同何歟

論語之忠恕以聖人言大學中庸之忠恕以學者言何則曾子聞聖人一貫之旨默契而心領之及其出而門人問焉曾子於此有難以告門人若故借學者之忠恕以明聖人之一貫欲門人之易曉也及其傳大學於齊

四書問對

□於□□章則言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
也似若止言恕而不及忠然而先儒嘗謂無忠做不得
恕況其爲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而
發非盡己之謂乎至若中庸十三章言忠恕違道不遠
者子思政欲學者盡己推己以求乎聖人之道也下文
又似若止言恕而不及忠者然其於父子兄弟朋友之
間而能反求其所未能非盡己之謂乎由此觀之忠恕
雖有聖人學者之分然其内外相資体用備具者未始
不同也學者察之

曾子旣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又曰忠
恕違道不遠何歟孟子旣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而夫子乃以孝弟爲士之次又何歟

忠恕有自然使然之分孝弟有一節全体之異盖道在
天下人皆可以與知能行若推其極雖聖人亦不能加
毫末於其間也此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自
然之忠恕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者使然之忠恕也
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人倫之至也夫子以
孝弟爲士之次者一節之孝弟也由此觀之學者知忠
恕違道之不遠然後可以知聖人之忠恕知孝弟爲士
之次然後可以知堯舜爲人倫之至道豈有二理乎哉

子貢以夫子爲多學而識之夫子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他日語子貢[illegible]曰我[illegible]而上達下學

非多學歟

天理人事非二物也人事之中有天理人事者天理
之所寄也盖体則用精則粗本則一用則殊萬殊而一
本一本而萬殊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他日子貢問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
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不知夫子果不仕乎果欲仕乎

愚嘗讀夫子之言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然後知聖人之或仕或不仕或止或不止一
歸夫義而已矣夫聖人之心未嘗必其用於天下而亦
未嘗忘於天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爲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然則藝非
小道歟

聖人備道於一身故本末之理無不該學者進道有其
序故本末之學不可紊此子夏之言所以爲學者發若
聖人則体無不備用無不周也

孔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曾子則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不幾
於好勇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非疾貧乎進
諸四夷不與同中国[illegible]疾之已甚乎

有常人處世之道有聖賢處世之道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孟子則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何夫子言之恕而孟子言之嚴歟
夫子之論成人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言之孟子之論踐形則指聖人之無以加者言之蓋亦可以為者略許之辭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一出於公平而已矣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言同一心也至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偏於好善聖人之心不免有所倚矣豈直而行哉
嘗謂好仁惡不仁者固聖人正直之本心而善善長而惡惡短者又聖人待人之要道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以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凡六級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凡六級皆言學之始終也然志學是從道問學入欲善是自尊德性入不踰矩猶有跡不可知則無跡矣其不同何歟
夫子之言為自己而發孟子之言為學者而設夫子不敢以聖自居故但至於所欲不踰矩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故推而至於不可知之神

論語兩言知仁勇其言果同歟中庸以大舜明知顏淵明仁子路明勇果皆論語之意歟先儒又曰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抑何所分歟願聞其旨
論語為教人之言中庸為明道之言蓋教人者有入德成德之異而明道者則有資質氣禀之殊此論語兩言知仁勇皆先儒謂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者然矣至若中庸既以大舜明知顏淵明仁子路明勇而復曰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者子思以資質之殊言朱子則以氣禀之異言無非所以明斯道之妙也後之學者苟能合論語中庸而一之則德有以成道有以明尚何不同之有哉
論語載弟子問孝者四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所問同而所答各異其旨果安在歟
夫子所以答四子者蓋亦隨其人資質與其所失者而告之使其能於此而勉為則其為孝也大矣
夫子以君子贊者三人伯玉子賤南宮适是已然於南宮适又益之以尚德哉二字豈适尤賢於伯玉子賤歟
伯玉子賤聖人蓋指其行事之實南宮适聖人特取其尚德之心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不幾於出位乎孔子教斈者不可有過分之想孟子言聖人盡其當為之責蓋有聖人之德則可以任天下之重斈者而無出位之思則亦妄人也已

四書疑卷六

四書疑卷七

子曰斈而不思則罔思而不斈則殆是思與斈固不可偏廢也然曰斈而時習之曰吾十有五而志于斈則言斈而不及思曰君子有九思則言思而不及斈何歟且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斈也是思不如斈矣及周公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則斈又不如思乎願聞其說

致知力行為千万世聖斈宗祖固不可以偏廢也尤不可以偏重也何則斈而不思則罔思而不斈則殆必然之理也其曰斈而時習之者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斈雖若不言思然曰習曰志非思乎其曰君子有九思雖若不言斈然曰視曰聽曰色曰貌曰言曰事曰疑曰忿曰見得非斈乎其曰以思無益者政為思而不斈者而言也至若周公之兼三王施四事非斈乎由此觀之思者致知之謂也斈者力行之謂也二者豈可以偏廢哉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先儒謂子羔質美而未斈者也樂正子善人也魯欲使之為政孟子則曰吾聞之喜而不寐且推而至於美大聖神之域夫質美而未斈者均之為善人也何在子羔則曰賊夫人之子在樂正子則

可以至於美大聖神之域乎必有能明之者願
聞其說

子羔質美而未學故未可以治人樂正子在善信之間
故可以為政況孟子之門惟樂正子得其宗然惟其質
美故可以為政惟其未學故不能盡美大聖神之妙回
視子羔在孔門不過一愚人而已子路遽欲使之以政
為學宜聖人之罪之也

論語言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
而學之又其次也是生知學知困知三等固不
同矣中庸則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
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又若無差等何歟且論
語止言知而中庸則兼安行利行勉行言之又
何歟

論語以資質言中庸以達德言蓋論資質則有三等之
不同而未及乎行也論達德則必須於行而後能造其
極也請申言之論語重在困而不學故曰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是其資質
雖有三等之不同然其有以學之則皆可也但困而不
學則為下矣若夫中庸政為三達德而言也蓋達德雖
人所同得亦人之所共由也故知雖有生知學知困知
之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也行雖有安行利行勉行之
不同然及其成功則一也是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

域則同茲所以為達德也然則論語以困而不學為戒
中庸以及其成功為貴學者能合而為一則二書之旨
不惟不相背而反相為用矣容何疑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魯欲
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二子
均為聖賢之門人也一以不欲仕而悅之一以
其將用而喜之何其不同歟

明道於已者固聖賢之所悅行道於時者亦聖賢之所
喜何則漆雕開不欲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器不
安於小成故夫子悅其篤志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則孟
子之道可行故孟子喜而不寐

魯哀公與有若言國用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有
若以為加重則不可白圭欲二十而稅一輕之
矣孟子亦以為不可何歟

聖賢立為取民之法惟適乎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
則未至二十稅一雖愈於十二之重然其失中則一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蓋取其時之正令
之善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說者以為周七
八月夏五六月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說者謂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
十月也曾晳曰莫春者春服既成說者以為今
上巳祓除是也魯周公之後也何以獨不用周

正歟

夫子荅顔渊爲邦之問立萬世常行之道曾晳之言其孔子之意也獨孟子二章與諸書不合先儒嘗謂朱子因礼曰成梁之言故誤觧之矣又曰此朱子初本後雖欲改之而不及也斈者不以辞害意可也且改正朔而不改月数蔡氏之辨詳矣三代相因雖有子丑寅之正然皆以寅月起数不過国之大事則以正朔行之而已豈真改其月数哉曾雖周公之後雖當遵時王之制然四時反易尤爲非義聖賢豈爲之哉

曾論記夫子所言大抵皆謙讓之辞一則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一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慊三焉不以聖自居也一旦發予欲無言之辞以啓群弟子之問則斷然以天自擬又兩以天德爲己称復以天未喪斯文爲己任何前後之不同歟先儒謂聖人之言必自卑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孔子聖人也何時乎自卑又時乎自高歟

聖人之自謙者所以勉進後人也其自高者所以任斯道之重也何以言之其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者聖人豈真不能哉盖欲斈者之自盡也其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又聖人不自滿足之心也其發予欲無言之歎者盖爲弟子以言語窺聖人故以天自任也其曰天德於予復曰天之未喪斯文者聖人非以天自任而自高也盖以禍患之来一歸諸天而已不与焉耳由此觀之聖人之於門弟子未嘗不自謙以誘之也聖人之於斯道又未嘗不自以爲己任也後之斈聖人者其合而觀之則聖人之意槩可見矣

孟子性善之說擴前聖之未發爲千萬世理斈宗祖則与滕世子問荅其說必詳矣七篇之中獨此一章乃不備載而止撮其大旨何也

孟子性善之說擴前聖之未發爲千萬世理斈宗祖固然矣獨滕世子得聞其說而又不詳載之何也愚意當時必有條目詳具記者厭其繁而畧之而已愚嘗求之七篇之中无非此理其曰夜旦之氣性情才之辨皆所以明此性之善也擴而充之又豈特滕世子得聞之而已哉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集註謂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自盡其理而言即中庸第二十二章之所謂盡性歟自无歉而言即大斈所謂自慊歟論語子路問成人章先儒又謂惟聖人踐形方可以称成人之名然則聖人之与成人果無以異歟

嘗謂盡性踐形者聖人之能事也但孟子則泛言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故集註謂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欤至若中庸二十二章則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故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極而至於賛化育參天地非孟子泛言聖人之比若夫大斈之言自歉則因論誠意之事乃斈者之先務也由此觀之成人者具是形而欲踐之者也聖人者有是形而能踐之者也天下至誠則又能盡其性而无適不然者也其視誠意為自修之首者大不侔矣其合而觀之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田之制自黄帝已來至于成周溝洫畎澮之法有定畫矣而受田之制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井田不可改也而畝數之多寡不同抑有説乎

當因貢助徹之制而知井田之不可考矣何則孟子之時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已不聞其詳矣今去成周千數百年豈可易而為之説哉然而先生有問弟子寧不思所以復其萬一謹按周礼莱田之説有一易之田有再易之田愚意夏商之時人力未備故五十而貢七十而助其一易再易之謂乎成周之時人力已至故通以百畝而税所謂徹也不然溝洫畎澮自有定限豈得擅易之哉雖然夏商周雖有五十七十百畝之殊然其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者此以德而言者也其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說大人則藐之者此以位而言者也其對小人而言者蓋謂大人則當任治天下之道小人則當任農工商賈之事然則說大人者固不足論矣爲大人之事者苟能惟義所在而不失其赤子之心則所謂大人者將見德與位俱隆尚何不同之有哉

孟子既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又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何歟既曰尊德樂義矣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歟不知孟子之所謂樂即孔子之樂在其中歟抑顏子之不改其樂歟願悉言之毋隱

孟子之樂有窮達之殊孔顏之樂皆自得之實何以言之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蓋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與夫尊德樂義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此皆窮而在下之樂也其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達而在上之樂也至若孔子之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之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雖不能無聖賢之分然其所以樂者皆自得之實也然則孟子之言乃君子之當然孔顏之事乃聖賢之獨得亭者詳之

孟子荅齊王問貴戚之卿則曰反覆之而勿聽
則易位其荅異姓之卿則曰反覆之而勿聽則
去然伊尹之於太甲異姓之卿也而敢放之於
桐宮微子之於紂乃貴戚之卿也而去之何哉
孟子論君臣之常道二子遇君臣之大变盖常道人皆
可守而变非聖賢不能處也況伊尹微子之事先儒明
謂此乃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
無餘之謂也及夫子荅子貢之問士則以宗族
稱孝鄉黨稱弟在行已不恥之後何耶先儒謂
士之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国不足深責
然德勝才亦聖人之所劣歟
有天資有斈力堯舜有天資而又有斈力故為人倫之
至彼常人者但不失其良心而無斈力以充之故夫子
以為士之次

四書疑卷七

四書擬題經疑問對卷之八

大斈之條目有八惟致知格物章爲傳之闕文
誠意章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心章曰心有
所忿懥有所好樂脩身章曰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齊家章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又曰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又曰好人之
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咈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夫大斈明德新民之書也而始終有好惡其說
何歟
好惡者人心之公理天下之正道者也盖明德而不公
其好惡則欲動情勝而無以明其德新民而不公其好
惡則妨政害治而無以新其民此大斈始終以好惡爲
說者所以明善惡之兩端也何以言之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者此以好惡而誠其意者也有所忿懥好樂者此
以好惡而正其心者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此
以好惡而脩其身者也之其所親愛賤惡而辟焉者此
推好惡以齊其家者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
此推好惡以治其國者也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與夫惟仁人能好惡人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者又無非推此好惡以
天下者也由此觀之則大斈雖有條目之詳然而所

謂好惡者又所以為明德新民之要道也斈者詳之
大斈傳自正心章以下皆相貫而言如釋正心
而及脩身是也惟誠意一章不曰所謂正心在
誠其意何歟朱子於此章以為自脩之首若論
其首則當屬致知格物今又遺之何歟一章之
中兩言慎獨其有分歟

大斈一書無非明德新民之事也何則脩身以上明明
德之事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然則格物致知
固為自脩之首傳闕而無之故朱子以誠意為自修之
首也況意者心之所發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故雖
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其理則自有不可違者且

首言慎獨者欲其無自欺也末言慎獨者欲其無欺人
也內外相資首尾一致則意不期於誠而自誠矣
大斈言脩身之道曰之其所親愛賤惡哀矜畏
敬敖惰而辟焉中庸言脩身之道曰齊明盛服
非禮勿動何不同如此

大斈專為齊家一事言之故以防人欲為先人欲去則
天理存矣中庸專為天下國家言之故以明天理為先
天理存則人欲去矣此大斈中庸之言雖若不同然其
所以謹其理欲消長之幾則未始不一也
中庸言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
大至於言九經之目[illegible]曰尊賢也親親也然則

言仁義則先親親而後尊賢言九經則先尊賢
而後親親其序果有不同者歟
仁義自天性而言之蓋仁者天性之全体義者天性之
大用仁莫大於親親義莫大於尊賢先親親而後尊賢
其序不可得而易也九經則自君親而言之蓋君道以
得賢為先務必親師友而後尊賢之道立故必先尊賢
而後親親其序亦不可得而紊也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孟子則曰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誠之與思誠同歟
異歟且所謂天道人道何以分歟中庸又曰誠
則明明則誠矣又若無所分別何歟

或生而知之或斈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何以言之中
庸曰誠者天之道者生而知之之事也曰誠之者人之
道者斈而知之之事也其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又
及其知之一也之妙也獨孟子變誠之而言思誠者蓋
兼知行而言之欲人之易曉也不然子思傳之孟子豈
有二道哉其合而觀之
中庸篇末兩舉天下至誠其曰盡性盡人物之
性賛化育參天地與經綸立本知化育其淵其
天等語大槩意相出入兩章重出何也且皆曰
誠皆言天道尚復有淺深高下之辨否耶
中庸末篇兩言天下至誠雖皆言天道然不能無淺深

之分何則一則論其自誠而明者之事一則論聖人天道之極致其曰盡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雖謂聖人之德之實然未免猶有形迹之可覩其曰經綸立本知化育其淵其天則聖人於天地之化育有默契焉蓋聖人即天天即聖人此皆聖人無妄自然之功用非但聞見之知而已矣然則由盡性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至於經綸立本由贊化育參天地則可以至於知化育其天淵則二章之旨不惟不相背且自相為表裏矣庸何疑

中庸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大學曰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如中庸所言脩身即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如大學所言身脩而后家齊國治天下平若有等級何也

聖人之教人有為為政而設者有為為學而設者蓋為政者不過以是理而推之天下國家者也若夫為學之道則必自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疏循其序而進焉可也

中庸二十二章言惟天下至誠而終之曰贊天地之化育三十二章言唯天下至誠而終之曰知天地之化育至誠之道一也知與贊何所分願相與講明之

蓋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經綸天下之大經者從裏面說上去蓋聖人之所為如天地之所為不勉而中所謂贊也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不思而得所謂知也知為贊之体贊為知之用贊者有迹知者無迹也

中庸引夫子之言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孟子則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由夫子之言則古道不可行於今世由孟子之言則居今之世必須遵先王之法何其不同若是歟

聖人之道有萬世之經有一時之權蓋道之經者不可不合乎古而道之權者不可不宜於今

右四書疑八卷其間多所發明相傳以為進士董彝宗文所編第恐名氏所錄程子之說未免有殊已寄書達今人與有以補其未備訂其訛舛而求真是之歸幸甚

至正辛卯仲夏建安同文堂謹咨